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如何解決四川問題　叔永

也談談教育問題　楊振聲

提倡科學研究最應注意的一件事　汪敬熙

從對外貿易觀察目前中國經濟的危機　一之

日本侵畧政策的歷史背景　劉叔雅

第二十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四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暨南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新生命書局　文華書局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朝野書店　神州國光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商務印書館（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現代書局　新月書店（代定）　光華書局　鐘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南京　四安派報社　四北文化書局　安慶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和平報社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安徽　鐘書店　于鐘書局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漢口

汕頭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新會　現代文化社　成都　成文書社　酆江　德清小說林書社　北海　北海縣中合作社　紹興　甘一學社　太原　晉民書報社代辦部　山東　尚澤書局　滕湖　滙海書局　泰興　寄橋春華文藝社　徐州　現代書局　杭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如何解決四川問題

叔永

四川古稱天府，今號魔窟。其所以由天府而降爲魔窟，則由於頻年的戰爭不息，造成一個兵多匪多，羣雄割據，橫徵暴斂，民不聊生的特別世界。因爲四川地形險阻，與外間的交通極其不便，所以外間對於四川的戰爭，都有隔河觀火的感想。又因同樣的原故，四川人曉得外間的力量，不容易達到四川來干涉他們，於是他們儘可以不顧一切，成年纔月的，幹那蝸角蠻觸的勾當。這是民國成立以來，四川戰事最多，受害最酷的一個重要原因。現今二劉的戰爭，不過是最近的一例罷了。

不過我們若是稍稍留心四川近年的歷史，便可以看出四川的戰事，也有一個進化——或者可以說是退化——的痕迹。如民二倒袁，民五護國之戰，是爲大局而戰，或者可以說是爲主義而戰。這時的四川，尚自命爲中國全局的一份子，他的戰事，也可以說和大局有幾分關係。自後蔡松坡逝世，滇黔的軍隊，還有不少的駐紮在四川。於是有民六劉戴之役，民九熊顧之役，可以說是爲驅逐外省軍隊而戰。這雖然不成一個理由，但我們可以了解軍人們狹義的愛鄉思想，和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的情緒。到了民十以後，滇黔軍隊，既已驅除淨盡，中央及外間的勢力，對於四川，也是鞭長莫及，於是眞成『四川者，四川人之四川也』。然而我們四川的軍人們，並不因無敵而遂相安無事。他們索性關起門來，大打特打，打到現在還不曾停止。

所以我們可以說，民十以後，四川的大小幾十戰爭，都是無目的，無名目，擴充地盤，殘民以逞的私鬥。自然，每一次戰爭，雙方必定有狠多的文電打出來，不說自己是怎樣的委屈求全，便是說對方怎樣的逼迫挑釁。我們有時也聽見失意軍人政客的怎樣的興風作波，或者，『二層將領』的怎樣磨拳擦掌，似乎他們當首領的軍人們，眞有涕泣誓師，欲能不能之慨。不過，嚴格的說來，他們這些欲蓋彌彰的飾詞，或鈎心鬥角的機詐，在我們討論解決四川的問題上，都沒有考慮的價值。我們現在要考慮的，只是四川的戰爭何以特別的多，而四川的局面，要用甚麼方法纔能結束。

先說四川戰事何以特別的多？這當然是因爲兵多的原

故。兵多就得打仗。不但因爲擴充軍隊要打仗，就是因爲裁兵他們也得打仗。十年前作者在四川遇見現在失勢而當時頗得意的某軍長，同他談到裁兵的問題。他說，『裁兵的唯一方法就是打仗；因爲打勝了我可以裁他人的兵，打敗了我也可以裁去自己的兵』。自然，這位軍長的意思，是要用自己的兵去裁他人的兵。實在近年以來，所有無名的戰爭，都不過是用自己的兵去裁他人的兵的一個政策的表現。但打仗的結果，決不能拼一個你死我活，至多不過把你的軍隊拉在我的部下，或者我的軍隊被你拉去罷了。而在這一打一拉之間，軍隊又大有擴充的可能。所以每次打仗的淨餘結果，便是軍隊數目的激增。我們開始的提論是：兵多就得打仗；現在得到的結論是：愈打仗則兵愈多。這樣一個惡循環，便把四川全省陷到無可振拔的境地。

軍隊既多，各不相下，則防區制之成立，乃爲勢所必然。所謂防區制者無他，就是每一軍隊，劃定一個勢力範圍，爲其橫徵暴斂的漁獵場而已。這種制度，近來他省亦有仿行的，用不着我們詳細的說明。我們只要想像在一省之中，成立了幾十個獨立的小諸侯，各人對於他的領域內，都有生殺予奪的特權，而且對於任何機關都不負責任。那末，政事如何施行，人民如何生活？專拿賦稅一項而論，據十九年九月某君在大公報的通信說『省劉防區內，例定爲一年徵三年糧。渝劉防區內，常預徵一年，附加徵一年，故名雖預徵一年，實則預征二年了。川西北各地預徵次數更頻，有多至幾乎每月徵一次者。省內徵最多的，有超過民國四十年以外者。糧稅如此，其他各種捐款之數，當倍蓰於此』。據前年作者在川所聞，每年四川各軍所取於人民之款，不下二三萬萬元。專就養兵而論，三十萬的軍隊，以每萬人百萬元計，不過三千萬元已足。現在百姓所出的，幾乎十倍此數，這當然是政治不良，有以致之。要改良這些弊政以減少人民的負擔，非取消防區制不可。換一句話說，非實行統一不可。但實行統一，雖是整理財政的先決問題，照目下軍隊的衆多複雜情形如何能做到統一，又是先決的先決問題。

解決四川問題，我們認定裁兵，統一，都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不過要是川內的軍閥，打着這樣的旗號來做他們內戰的理由，我們根本上就不能承認。因爲根據十幾年歷史的教訓，我們知道每次內戰的結果，只有增加軍隊的數目和人民的痛苦，絕對沒有統一裁兵的可能。這還是單就平時而言。到了現在這國難臨頭，危急存亡的時候，斷不容我們的軍閥們閱墻爭鬥，直接地爲自己減少抵抗，間接

地爲敵人增加機會，所以我們對於此次二劉的戰爭，無論他們的主張如何，誰負發動的責任，根本上認爲有立即制止的必要。

要解決四川的問題，我們不要忘記古人的兩句話，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這兩句話，一面表示川人有好亂的性質，在亂的方面，他們狠可以得風氣之先。一面表示亂動之後，他們不會安定下來，必須有人前去幫助或是裁制他們，使他們復歸於治。這個話雖然對於四川人說來，似乎有點不客氣，但歷史的成例告訴我們總是如此的。因爲這個原故，我們認爲中央對於川局，應該負一種特別的責任。那就是說，無論『天下已治』與否，而四川却不能任其長久的亂，這個撥亂反治的責任是應該中央政府負的。

據報上的消息，這幾天來，中央政府因四川的戰事，曾經開會討論多次。牠所決定的辦法，便是重提十七年十一月的命令。關於這一層，我們不能不有一點懷疑。若是十七年十一月的命令，可以制止四川的亂事，那末，四川早已太平無事了，何至今天還要舊案重提？況且在十七年的冬天，正值北伐成功，中央威信方隆的時候，川民望治正切，四川的一般將領，對於中央，還不敢存公然弁髦的觀念。但是那個時候的一道命令，連一個省政府也組織不成功，現在還有甚麼重提的價值。最近戴季陶先生在中央紀念週演說，似乎狠怪當時『中央早已有了辦法，而在川人自己沒有辦法』，以爲這是那次失敗的唯一原因。不知川人果然有了辦法，更用不着中央的辦法。何況所謂中央的辦法，不過一紙命令，和七雜八湊的幾個省政府委員（委員中間，一大半是軍人），要責成他們去『裁汰兵額，澄清吏治，破防區之弊制，樹統一之機關』，即使不自欺欺人，也未免看事太容易了。

我們以爲中央十七年十一月的命令，牠的意思是對的，但牠的辦法則不對。有效的辦法，應該由政府先定一個裁兵統一的方案，派中央負責人員，以實力監督，責成四川將領，限期實行。這一層做到了，防區制度方能打破，統一的省政府方能出現。有了統一的省政府，其他財政，吏治，司法，教育，等等政事方能着手。不過在進行第一步裁兵的時候，政府的方案，必須要大公無私，一視同仁，斷不可有一點恩仇愛惡，觸輕觸重之見存於其間。因爲川中將領，向來最擅長的是縱橫捭闔的手段。唯有遠大的眼光，無私的政策，可以號召一切，使他們不能不俯首聽命。如或不然，便是治絲而棼之了。十七年命令的

失敗，與其說是由於『川人自己沒有辦法』，不如說是由於中央沒有辦法。現在時勢艱難，更非十七年時代可比，我們狠盼望政府不要覆轍相尋，一誤再誤才好。

二十一，十一，三，

也談談教育問題

楊振聲

幷不是因爲這個問題時髦，也想跟着旁人搖搖旗子。實在近來教育的情況引起一般人的不安。最近半年來，社會對於教育的責難，以及負責的人對於教育整理的傾向，都足証明中國今日的教育，實在成了問題，而且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在其自身發現了缺陷而要求一種改進的階段中，頂好是大家都來供獻點意見，促成它一個有次第，有組織，比較切要點的改進方案。牙痛治牙，脚痛治脚的辦法，終久一處好了，一處又壞，除不掉這病根。

根本我就懷疑中國教育的自身，是否具有意識？那就是說：它是否知道它本身的使命，而同時有方法，有次第，去趨赴這個使命？所謂使命，當然不能承認教育只是教人識幾個字藉以貫輸點知識就算了事；也不是按上幾個好聽的字眼，如「養成健全人格，提倡高深學術，」招牌一掛，就『萬事亨通』了。我們得睜開眼看看俗們這個社會是個什麼樣子，我敢大胆問一句，以今日中國國民之頹唐，漫浪，下賤，自私，苟且，不負責任，無生產能力，無合作精神，能不能造成個富强的國家？以初世紀的生產方法，二十世紀的消耗能力，能不能防止每年入超五萬萬？以深入骨髓的傳統封建思想，家庭制度，人生哲學，能不能造成二十世紀的新國民？以如此國民所成立的國家，能不能在二十世紀之生存競爭的戰場上得一立足地？別講佔偌大一片土地，還想「高枕無憂」，「鼓腹而遊」了！生存且不能自保，更別講報仇雪恥，收復失地了！也難怪，本來有許多許多人靠的還只是修寺與誦經，就可以挽回社會的經濟破產，與收復東北的失地啊！

這反省眞足使人失望，但失望並不是一個結局；也眞足使人著急，但著急又何嘗是一個辦法？我們不能不被迫的細細的想想，澈底的做做了。

第一我們得養成新的國民——廿世紀的國民。這理由也很簡單：

（1）我們都企望中國變成個有新生命，有近代能力的國家。這雖在一切口號與標語中都看得出。但除非是口號等於義和團的念咒，標語等於張天師的畫符，則這個新國家決不會由一般腐舊十足的老國民造成的，也如一張老虎皮蒙在驢身上，不能把驢就變成老虎一樣的明顯。反過來說，若有了老虎的筋骨爪牙與氣力，就不蒙虎皮，那張驢皮也會自己褪丟的。我相信假使中國國民有英國國民的剛毅或是有法國國民的剽悍，那些官吏就不敢把土地讓人，三揖而退；那些軍閥也就不待廢止內戰大同盟的勸阻，他們壓根兒就不敢起內鬥；不，根本就沒有他們割據的餘地與存在的機會！然則必須先有近代的國民，纔能造成近代的國家，其理由也明甚。但是近代的國民，又不是古代的化石所能變成的。假使傳統的家族觀念不改，他就不會忘了「何以利吾家」，而把他預備「傳之萬世」的財產拿來捐助社會。假使封建的親朋的觀念不改，他也就不會爲事求人，而忘記他的小舅子與八兄弟。假使他只知道有個人的私利，而不知道有社會的公益，他也更不會犧牲自己的小不利以爲社會的多數之利。舉個小小的例子，民十四我在武昌，那裏電燈的昏庸，殆有甚于今日老朽的北平。問其原因是電燈公司賣兩千盞燈的電，而偷電的倒有四千盞之多，所以大家只好住在黑暗的世界裏！據說那電燈公司還是日本人辦的，若是中國人根本就辦不起來。有何爲証呢？自來水公司就是例。前幾年大家組織自來水公司，欵子招集的差不多了，而主辦的人挾欵而逃。從此就沒有人能招股，也沒有人肯投資了。所以大家命定的得吃假江水，淺井水，甚至泥塘的水！你看，這種民族的德性，可是創造新國家的要素？我們若不能把這一切的舊性根給他切斷，從根本上培養一種新的精神，一切的新事業都是『新酒灌在舊酒瓶子裏』。我們知道多少好的事情，經過中國人的手，就『橘化爲枳』了！連教育都會跳出進化的公例，人家是越辦越好，咎們是越辦越糟！無疑地我們得把這舊酒瓶子洗干淨它。

（2）教育的功能，不但能啟灌輸人以知識，它更能養成人的新習慣。西諺稱『習慣爲第二天性』，若然則教育可以養成新的國民性。一個國家假使有從舊的變成另一個新的之可能，這是惟一的方法了。帝國主義者之亡人國，滅人種，那一個不是用教育把人民變化了？爲什麼自己改造自己的國家就不能？舊日的日本維新，今日的蘇俄變法，都是更明顯的例。我們若想這樣的因循下去，坐以待斃也就罷了，若還想掙扎一個新生命的話，幷沒有第二個法

子可用。不錯，這方法得期諸十年二十年以後，慢則慢矣，但慢而可必。且是因爲它慢，更不可不早下手。到『第十一點鐘』還不作，則十年廿年以後，中國猶似今日的中國，也許還壞，也許亡國！

根據以上兩個簡單的理由，中國有造就新國民之必要，而教育又恰是造就新國民惟一的工具。這是教育本身應具的認識。

但認識後更決不可以口號標語，甚至格言傳道的方法去妄想造就新國民，因爲這些方法，其效力至多也如念咒誦經一樣。甚或不如，因爲它會惹起反感。我們承認道德的來源，除了迷信一部份外，是在某一種社會的天然環境及人事環境中，一些被多數承認爲有利於這個社會的行爲方式。譬如說：一個交通不便的地方，其男女人口比例爲三比一。若男三而女一，則多夫制是道德；若女三而男一，則多妻制又是道德，這絲毫也不足奇怪，不如此則不多曠夫，必多怨女。而食色天性，悖性則社會是不會安寧的。至於時移景遷，社會的環境滿不是那回事了，同樣的道德信條，彼時有利於社會的，此時也許反而有害。例如上面的例子，假使男女不均的兩個地方，舟車發明後交通方便了，而兩地的聯合，又是彼此有利的，則一夫一妻制便又是道德了。必須要痛哭流涕的抱着古代道德的尸骸，囫圇吞棗的用格言向人宣傳，不聽則攆之以涕唾，報之以詬罵，是亦不可以已乎？

今日的問題是：(1)我們所要求在十年二十年以後，中國的社會是一種甚麼樣的社會？(2)必有那一種的國民而後纔能成立那一種的社會？(3)必具何種德性與能力而後纔能成爲那一種的國民？(4)以何種方法而後纔能養成那幾種的德性與能力？這些問題是值得集合一些澈底的科學家，哲學家與歷史學家去討論研究，定出個『十年訓練』的方式的。

第二，應注重中小學教育。這幾年來，似乎是因爲大學的校長能與政府接近，以及大學的過量設立與學潮頻仍，就把政府與社會的注意都吸引到大學上面，而籠蓋了中小學的重要。我們若說大學不重要，似乎不合理，但若說中小學更重要也似乎更合理些。(1)大學的學生都是中小學畢了業的。無論是提高學程或是整頓學風，都不能只看到大學而忽略了更根本的中小學。中小學的課程不完善，大學的課程雖欲提高而無從。中小學的學風不良，學生在入大學前，已養成不佳的習慣，大學的學風從何講起？我們整天裏只吵大學如何如何，而把中小學忘在腦後，豈

不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嗎？就大學的學生看，其中來自規矩好的中學之學生，不但成績較高，而且習慣也好。其好鬧風潮的學生，差不多是來自慣鬧風潮的中學，這又是個極簡單而又極可靠的事實。（2）小學畢業後入中學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十二中華教育改進社統計全國小學生總數爲六，三九六，八五四，嗣後未見統計。民十七至十八教育部中學統計，其備案之中學，共一，三三八校，學生總數爲二三四，八一一。未備案中學二八三校，其學生約計爲四三，一四七。合計約二七七，九五八人。使民十二至十八，小學生數目未加，而各統計之精確程度打八折，則中學生數目不及小學生二十分之一也），中學畢業後入大學者又不及十分之一（民十八教育部統計，合計國立省立及私立之大學生總數爲二〇，九二五。約當中學生十三分之一弱）。換句話說，就是：國民中專就受過教育的而論，則大學畢業者不過二百分之一，中學畢業者不過二十分之一，而小學畢業或未畢業者則佔百分之九十四以上，將來舉行義務教育時，小學程度之國民數目更當增加，是將來中國之基本國民有百分之九十四以上爲小學畢業生或與小學相當程度者，我們若注意國民性的養成，舍此又將何從入手？他們的數目是決不容許我們忽略的。（3）無論講身體的發育，習慣的養成，或是基本知識的灌輸，都是在小學易於中學，在中學易於大學，無論我們的教育，採取那一種方針，假使不是說着玩，而要眞實無欺的達到這個方針所指的方向，則必從小學入手，而不能到大學再入手。世界上像個樣的國家，其中小學，可說是沒有不是嚴格訓練的，只有中國是例外！記得有一年想學巧，也養了一盆水仙花。還注意買了幾頭佳種呢！後來葉子長到一尺長，花箭才高三四寸。於是請教一位明公，想什麼法子別讓這盆水仙長成大葱，他看了看搖搖頭說：『要長的好，得從它一出芽就下手，現在可惜已經晚了！』不錯，是晚了，只有睜着眼睛看它那葉子長成一尺五寸長，在茂盛的大葉子下，開了幾個淡淡的白花，頂在幾枝烛子一般的箭桿上。

第三，職業教育應與文化教育同時幷重。這裏幷不嫌文法學生太多，而實嫌職業學生太少。大學生總數僅二萬九百餘人，文法科學生合計，雖佔總數百分之五十五强（十八年教育部統計），而每年畢業之人數，亦不過二千七百餘人。文科僅佔千餘人，將來中小學教育及義務教育發達，中外語言文字及史地教員尙不足用。至法科學生，若司法獨立推及各地，以及行政官吏必經考試，則每年畢業

數目亦不爲多。所患者職業教育實在太缺乏了。我們只要看看小學畢業能入中學者有幾分之幾，中學畢業能入大學者又有幾分之幾，便可以知道其不能升學之絕大多數都擠入社會謀生去了。普通之中小學課程，都是爲升學的預備，除於少數相宜外，而絕大多數在社會謀職業者反無職業上之預備（職業學校在中學中僅佔百分之十一强）。這不但足以使失業者日衆，增加社會的不安；而且生產能力低弱，不足以抵制外貨，即不足以救濟中國經濟的破產與社會道德的墮落。最可羞者，中國自詡以農業立國，而米，麵，水菓，棉紗，木料，烟草等等尙須仰給於外貨。一個國家鬧到日用必需品都要靠人，這危險是太不尋常了。再反看我們學農的學生，其人數在各學院中僅佔百分之三。六六，眞像我國農業已發達到極點，更不需要此項人材了！大家飯都沒得吃，還講什麼文化教育，强國雪恥，不是大言不慚嗎？總之中國教育上傳統的觀念，是爲少數治人階級而設，與生產是不竝立的，至今餘毒洗不清。其實平淡點講，教育也就是一種職業上的預備。而在今日工商業的世界，頂好的人材與腦力，應當放在工業與商業的戰場上去用。政府也應當有個逐年建設的計劃，統計每年各項建設人材需用若干；教育方面也應當有個詳細的調查，各地及各種社會事業所需要人材的種類與數目，作爲辦立職業教育的根據。務使社會的需要得到供給，畢業的學生找到出路，不至閙的教育與職業分了家，事事求人，人人求事，而人與事又偏不相求！

總而言之，今日的教育，重要使命在養成廿世紀的國民的德性及其生產能力，根本入手方法在注重中小學的訓練。國民的德性與生產能力是相輔而成的。沒有破產的國家，而其國民能愛國及自愛的；也沒有不愛國及自愛的國民能造成一個强盛國家的。至於生產方法，既已從手工業進化到機械工廠，則人亦必須由個性的進化到團體的。人們若沒有合作的習慣及廢私重公的德性，則不能集合才力與資本，生產也是空談。欲養成國民的良好習慣與團體行爲，必在其未成立壞習慣及惡行爲以前。故捨中小學又無從入手。

我恨的是庸凡，平常，瑣細，俗。我愛個性的表現。我的胸膛並不大，決計裝不下整個或是甚至部分的宇宙。我的心河也不够深，常常有露底的憂愁。我即使小有才，決計不是天生的，我信是勉强來的，所以每回我寫什麼，多少總是難產。（志摩日記）

提倡科學研究最應注意的一件事：——人材的培養

汪敬熙

我國近十五年以來，提倡科學的呼聲是一天比一天的高。關於提倡科學的方法之見解也是一天比一天高明。在十幾年前一般人心中之提倡科學的方法只是翻譯歐美的科學書，再進一步也只是翻譯歐美的科學名著。最近才感覺到提倡研究的重要。

這種潮流所趨，不但國內有了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而且各大學也漸漸有研究院的設立。鼓勵研究自是輸入科學的唯一方法。這種設立研究院的趨勢當就是一種好的現象。

不過我們不可以爲設立了研究所，便是鼓勵研究：研究所是可以同衙署一樣地變成一羣無業遊民嗷飯之地的。我們更不可以爲買了許多儀器，便是鼓勵獨立研究：儀器是爲人用的，研究的結果不是能隨着儀器買來的。我們絕不可以爲有了研究所，有了儀器，自然可以將能研究的人吸引來的：只有物質的設備而沒有研究的精神，是引不動有才能的人的；就是偶然有此種人來，也是留不住的。

所以我們如果眞想提倡科學，就不得不十分努力造成一種輿論使各個研究所都成爲培養人材之地。各個研究所不但是有出版物，而且眞是能在科學上有所貢獻；不但是有貢獻，而且是能盡一種最重要的職務——就是一方面能搜羅在外國已經走入研究門徑的人給他們一種機會繼續研究，不至像以往的那樣因回國後不得機會而荒廢了；一方面給已經在國內繼續做過研究且有成績的人相當的機會使他們繼續發展及能傳一些徒弟。

現在國人對於一個研究所的批評往往是指摘他沒有工作發表，或是發表的工作不好。這種批評不是十分正當的並且可以生出壞影響來。一個研究所發表的工作報告在質和量之上均好，是足以表示這研究所內的人員是選擇的得當，並且全是努力作工夫的。一個研究所一時無多少工作報告登出來，或者偶然發表一二篇品質差的文章，就未必是一定因爲這個研究所的人員選擇不當，或是他們懶惰。所以說，只在工作報告的質和量上批評一個研究所不是一定正當的。這種批評往往使辦研究所的人急於要所內人員發表工作，結果是使他們躭蹈發表不成熟的作品之弊。並

且作研究的時候，刻刻存着赶快要成績的心，是妨碍研究工作的進行最有效力的一件事。

我們批許一個研究所，應該着眼所內人員選的是否得當，並且所內是否有一種研究的精神使所內人員能日日進步。至於研究所一時出版物的多寡優劣是末節；儀器設備的如何也是末節；房屋的建築是否完全適宜更是末節。

總而言之，培養人材是研究所的第一重要職務。我們應從這一方面批評他，督促他。

○　○　○　○　○

一個研究所如何能够盡這種職務呢？這是極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須從實際一方面討論。只懸空想一種標準的辦法是不中用的。我們必須從國內科學界的現狀上去想辦法。

如根據科學界的現狀去討論培養人材的問題，我們可分三項來說：（一）如何處置已有的人材？（二）如何在外國訓練有希望的人材？（三）如何在國內揀選有希望的人材？

先論第一項。以往我國是一點不曉得如何培養在國外學科學回來的人。選擇的眼光是一點兒也沒有。寫過幾篇科學名人傳，講演過幾次科學的價值，但是在外國未曾做過一點研究的人，可以得科學家的名稱，可以被抬上重要的位置。在外國研究確有成績，做過名教授的助教的人，反是不爲人所知，甚至在青年會內斷送了研究的生涯。就是得到了有希望的人也是不會用。在外國初入研究門徑的人，回國後就即刻任爲主任教授。這是等於硬迫着才會走的小孩兒做跑步給大人看。苦頭已經是吃足了。再加上教書的鐘點多，種種煩瑣的行政事項，各式各樣的無聊酬應，怎樣能够不將這個人材完全毀滅了呢？

現在已經有了各種研究所，這些現象不應使其再存在了。大家也不應該再看着國家花許多錢在國外養些不成材的人回國亂鬧，並且將一些在國外養成材的人回國後相繼的受了精神上的死刑。

現在要改革這種弊病似是不難，只要大家確實遵守兩個簡單的例條：（A）凡是一個研究所的研究員必須是受過相當的訓練有了成績而確能自己工作的人。若不注意研究的能力，只問在外國所得的學位，是絕對要不得的。至於以在國內做事的資格爲選擇的標準，更是糟糕。如果回國後從來沒有工作過，這人的研究能力的大小和他資格的高低一定成個反比例。如果在外國從來沒有做過研究的人那就更不用提了。

（B）凡是一個研究所的主任必須是有相當的研究成績有識人的眼光及有切實做事的本領（這不是說他應具中國政客手腕）的人。以毫無研究成績的人做主任固是笑話。只選擇有成績而不識人且不能聚一羣有能力的研究員之人做主任，研究所也是辦不好的。

如果能照此選擇人，再有可靠的相當的經費，研究所是可以辦的好，是可以培養現有的人材的。現在已有幾個例子在面前，大家是都知道的，不必著者一一列舉了。

有人說研究所易設，人材難覓。此說反証出一個極淺近但極重要的道理。就是有人之後才能設研究所，絕對不可以先掛出研究所的招牌，然後再點着燈籠去尋人。這個淺近的道理，在一個大學設研究院的時候，往往被人忽略了。但是這個道理卻不忽略辦研究所的人：他必使國家花許多冤枉錢，辦研究所的人精神上受無窮的苦惱。

有人說，以上的都是人人知道的淺近的道理。不能按着這些道理去做的緣故是因爲我國人派別門戶之見過深。此說或者是有些根據。但是在科學界，能力爲重，也是舉人皆知的。我們希望科學家至少是能以才能爲重，努力爲中國培養些人材。

又有人說笑話。他說，這些淺近的道理之不能實行，實因國內具虛名無眞本領的科學名家太多。科學界中老資格的人之中尤多此種名家。要想實行這些淺近的道理，應該鼓吹國內設個科學元老上下院。將這些名家既不能研究又不能教書的送入上院，其不能研究而能勉强教書的人送入下院。這些老名家有了享受尊榮安樂的處所，才能够給青年有爲的科學家以實行以上所說的淺近道理的機會。此說原是一種笑話，其有事實根據與否，明眼人自能知之。不過著者覺得這話之中有一點確是值得注意。著者的一位朋友曾經說過，在中國科學界現狀之下，愈是後起的科學家，所受的訓練愈好。科學界的老名流確應切記此言，時時留心給青年學者以適宜的機會。

○　○　○　○　○

從前我國送學生到外國學科學，向來是無人管理這些學生。那所謂留學監督只是一個專管匯款的人，學生的學業是絲毫不過問，而且不能過問的。學生上學也好，不上學也好；成績高也好，成績十分低也好：他只管將收到的款，按月給他們便了。國內不寄錢的時候，他負一種打電催款，或商量借款的責任而已。到了現在這種有名無實的監督似乎是已不存在了。

我們指出這種現象，並不是說應回復這種木偶監督；

是想由此指明我國對於此外求學的學生實無一定的計劃。國家每年出巨額的款項，名爲造就人材，實則是委諸『天命』。一批人裏面碰到幾個用功的學生，這就是運氣。如果運氣低，撞着一批懶鬼，也沒有法子處置。至於怎樣幫助有希望的學生眞眞的造成可用之器，更是從前一般人永遠想不起來的問題了。

如果我們以後專送研究生到外國繼續求學，監督他們求學的勤惰倒是一個不重要的問題。因爲這些學生是在國內大學畢業，有相當的成績，有相當的求學興趣之人。他們自會用功，不必要他人督責着才能勤力求學。怎樣由這些學生中選擇出幾個有希望的，及用何種方法可以幫助這有希望的學生使他們得到充分的訓練，這個問題才眞是應當細細想一想的問題。

愈是有希望的學生，愈是應該使他們在外國多學幾年。剛剛頭一遭做完一件好的研究工作的人，往往犯了不自知的病。初生的牛犢不怕虎。這種人如果沒有他們所景仰的人約束一下，往往是有種種絕對非他們所能做的龐大的計劃。再者初有成功的少年人眼高氣盛，是極難同人共事。現在國內的科學方在萌芽的時候，國內實在無一種權威可以使用這種人。所以爲防止這種人回國後的失敗，正應當使他們在外國多學幾年：一方可以使他們漸漸有了自知之明，並且磨去一些稜角；一方面可以使他們多學一些本領，回國後眞能獨立工作。

所以我們主張以後送到外國求學的學生應分爲二級。一級專爲國內大學畢業到外國繼續研究而設的。此級學生的選擇應以其在大學的成績及其經過選派試驗的分數爲標準。此級學生在外國求學的期限只限三年。再有一級專爲在外國研究有成績且的係有希望的學生而設。此級學生之選擇不經考試，而經由一特種委員會按照他們請求書之內容及所附之成績及推薦信，定其合格與否。此級學生在外國求學之年限每次只准一年，但得請求繼續至滿三年爲止。經過這樣兩重選擇，如辦的妥當，應當可以選些人了。

第一級的辦法是一般同意的。第二級的辦法就是一般所不大注意的了。但是國內已有類似的辦法，譬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之科學補助金的甲種就頗有是這樣用的，尤其是在用在物理學方面的爲然。他們的確在物理學方面爲中國造了幾個人材。我們希望他們將乙種補助金全作此種用法，尤其希望國內多有些款項專爲造成在外國求學有成績且有希望的人。

○　○　○　○　○

我國科學不發達，自然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間仍然須要送學生到外國去受訓練。不過國內研究所如辦的好，我們可以漸漸的不將大學剛剛畢業的人就送到外國去。初步的訓練漸漸可以在國實行。如此則可以爲國家省下些錢。

研究所收研究生除去考試，及由研究員從個人間的接觸選擇外，似無他種善法。這兩種方法都不十分好。但是比這兩種方法更完善的法子，甚難想出來。

完善的選擇方法既一時想不出來，但由個人的觀察，著者深覺國人對於研究生選擇的意見有一點不對。我們太歡喜勤學的學生。勤確是一美德。聰明而懶，在學問上，是難有成就。但是勤而不聰明，在科學上，也是難有成就。我們應當知道，非有相當的聰明，只是勤力，在科學上，是難有成就的。我們如獎勵這種人，不但是時間精力金錢用的得不償失；並且害了這種人，使他們終身精神上不安樂。一個人終日勤勤懇懇做一件事，而得不到結果，已經是苦了。如果自己感覺到就是終其身如此做去，也是一點結果得不到的，精神上豈不更苦痛嗎？我們應當獎勵聰明而且勤的學生。我們萬萬不可以引勤力而不聰明的學生走上研究學問的路上。我們應勸他們早日按其性之所近另選職業。

○　○　○　○　○

如果國內有好的研究所使現在國內有研究能力的人有繼續生長的機會，有好方法在外國訓練科學人材，再漸漸做到在國內自己可以訓練此種人材，我們相信我國在五十年內一定可以使國內科學發達，在人類智識的進步上有所供獻！

從對外貿易觀察目前中國經濟的危機

一　之

最近實業部國際貿易局出版了一冊『民國二十一年第一季第二季貿易報告，』曾摘登于十月三十日後之大公報。大公報記者且撰一社評題爲『如何挽救五萬萬兩以上之入超？』以促起國人的注意。固然，以近世經濟學的眼光來看，對外貿易的有利與否，不僅判于出超或入超這一點。舉凡貿易總額（進出口合計）的多寡，進出口貨物的性質

（如進口爲原料品或製造品，出口爲農產品抑工業品）；數量與價值的增減，以及無形進口與無形出口的數額，都有連繫的關係。出超者不必卽爲富强，入超者不必一定是貧弱。如英國爲入超最大的國家，而並不妨其爲富有，因其有對外投資的收入，船舶海運的運費，保險銀行之手續費，足以抵補巨額之入超。然而我們中國是不同的。第一中國是農業國而非工業國，工業國之入超，其輸入多爲原料品，農業國之入超則多爲工業品。（惟中國目前則農產品亦須仰給于外國，此爲特殊現象，後當論及。）第二，中國是債務國，而不是債權國。債權國之入超尙可以他國欠本國的債務去抵消，中國則不能，中國每年償還外債及賠款本息之數，計達 103,268,360 元（根據民國二十年度預算）。第三，英日各國，雖逐年入超，然有大宗無形收入，藉資挹注，但他們尙努力提倡有形貿易，深搆關稅壁壘，防止輸入，我國則無形收入甚微，且關稅權不完全自主，不能行保護貿易。因此，中國的巨額入超却正表現了中國經濟的破產與帝國主義者在華侵略的深入。現就今年第一季與第二季的貿易報告來作一個簡單的分析，就可知道中國目前的經濟危機，他的嚴重性正不亞于日本帝國主義的占領東北啊！

在這個貿易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下列幾點：

（1）入超的驚人數字　按中國素來是一個入超國，自 1864 年以來，僅有 1864,1872,1873,1874,1875,1876 這六年是出超，1876 年以降，就是長期的入超。入超的數目與年俱增，到 1931 年入超竟達 524,013,669 關平兩，而打破歷年來最高的紀錄。查去年進出口總值合計爲 2, 342, 964, 719 兩，與前年（1930）相較，其指數僅由 261.3 增至273.2，乃入超竟達五萬萬四千萬兩，與前年比較，增加了一萬萬三千萬兩，指數亦由404.5增至 526.6，差不多五倍于民國元年的入超數，這已是非常的驚人，卻不料今年上半年的入超數，竟比去年同時期內更要增高，所以貿易報告（p.18）上說：『自入超方面觀察，第一季（一，二，三月）入超總數爲 119,121,812關兩，與上年（1931）入超 524,013,669關兩之每季平均比較（入超每季平均爲131,003,417關兩）相差無幾，等于上年之90.93。且上年入超爲歷年來之最高數，而本年第一季之入口，又正在貿易減退時期，第二期之入超爲數更巨，共計 189,513,995 關兩，較第一季超過七千餘萬關兩，較上年每季平均超過五千八百萬關兩，或超出百分之 44.66。以三個月之時間出入口相比較，其入超數目，已若是其巨，

實可驚人。故本年入超總數，雖未敢妄爲臆斷，然以第一第二兩季過去情形觀之，至少當超過去年入超數，可以斷定。依據本年前半期超過上年入超之比例推算，（即半年間較上年前半期入超多百分之17.8）今年入超總計，至少在六萬二千萬關兩以上，亦未可知。若與1926年之入超每季平均比較，（64,981,620）則本年第一季，已超過百分之83.32，第二季已超過百分之191.64，本年來貿易之逆象，又可以想見矣。』半年內竟有三萬萬兩以上的入超，這是多麼驚人的數字！另一方面，中國對於外國並沒有任何非交換的收入，在航業，匯兌，郵電上，中國處處都處于被剝削的地位，中國所藉以爲入超之對抗的，卻祇有華僑匯回的款項。然而這項匯款，今年卻大大地減少了。據張公權氏在中國經濟學社的演講，『華僑匯款，因世界市面衰敗，從此大減……合起來最多不過一萬二三千萬元，比去年要減少六七千萬元，若是從嚴計算，恐怕今年匯款數目，不過一萬萬元，就要減少八九千萬元。』（中行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二）實際貿易額的減退　今年上半年雖然有這三萬萬元以上之鉅額入超，然而這不是輸入貿易的特別增進，而是由于輸出的激減。換言之總貿易額是減少的。總貿易額的減退正表示中國對外貿易的衰敗。貿易報告上說：『本年歲首，承世界經濟凋零之後，復繼以一二八中日戰爭，全國貿易，頓受影響，上海以直接關係，貿易下落，自無疑義，其他重要商埠，如漢口九江等地，亦一落千丈，毫無交易可言。貨已到埠者，不敢提取，已定而未到者，亦紛紛退貨。』因此，所以本年上半年的進出口貿易，出口方面『以民國十五年(1926)爲基年，六個月之出口平均指數爲68.87，最低如二月份，僅57.60，即本年二月份之出口貿易，僅等于1926年57%。前半年之平均指數，亦不過等于該年68%。』入口方面，『除二月份指數，爲65.49外，各月均在一百以上。』然而這是與1926年，即六年以前相比較，若與上年(1931)之每月平均一爲比較，則『入口方面，一月份等于上年平均數86.37%，二月份更落，四五兩月，均超過上年之每月平均，六個月平均爲83.50。出口方面，則均在60至70之間，即本年前六個月之出口貿易，僅等于上年每月平均65%左右。貿易總計，六個月來，均不及上年之每月平均數，且平均僅77.17，本年貿易之衰落，及出口貿易之不振，可以推得矣。』不過也許有人說，貿易額價值之多寡，是不足以正確地測定貿易之衰敗與否的，因爲錢幣貿易乃根據商品價格計算之數字，但物價

隨時變動，貨幣價值，不能表示其眞實的情形，有時實際貿易數量增加而以物價低落關係，數值反而下減的，那麼，我們再取國定稅則委員會之輸出入物價指數（固然，這個物價指數僅限上海一域，不能代表全國，然上海一埠的貿易額常占全國貿易百分之⁶⁸以上，且重要出入口商品，又多經過上海，故亦足表現一般的現象）來折合一下，則知所得的結果亦與前相同。貿易報告中說『物價近年以來，入口方面，增高頗大，1931年平均指數達150.2，本年前六個月，大都在139左右不動，與上年平均數較，則約減低百分之11，出口物價指數，上年(1931)平均爲107.5，本年則在90至100之間，變動亦較上年爲低，根據物價指數所折合之眞正貿易數字，及與上年平均百分比，其增減之趨勢，與錢幣貿易之百分比，如出一轍，出口貿易亦不過等于上年平均百分之七八十。……上表雖爲從銀計算，然最近一年來，美匯變動甚微，即折成黃金計算，其趨勢當亦無大差別。』總而言之，本年上半年貿易之衰落，及出口之不振，乃爲不容諱言的事實。關于貿易額減退的原因，貿易報告中亦有所闡明，他在結論中說：『本年貿易數字。恐爲最近五年來(1928以後)之最低數，其中出口貿易，僅298,920,000兩，尙不及上年全年三分之一（上年爲九萬萬餘關兩）。下半期出口，無論如何發展，本年出口貿易之不及上年數字，似可斷言。或且爲近六年來之最低數，亦未可知。此尙在銀價低落之時期中。入口貿易，亦不過六萬萬七百餘萬關兩，不及上年全年之半數，下半年苟時局安定，恐至多亦不過等于上年之入口數字。唯入口貿易之增加，往往較出口貿易爲速，事實上均可証明。其下落情形，吾國時局變動（如一二八滬戰）之影響多，而各國經濟恐慌之影響少。世界經濟恐慌，愈趨激烈，其保護報復之程度，亦愈深，對于東亞無抵抗良好市場之我國，其傾銷商品，亦愈爲積極。故世界關稅壁壘，限制貿易，在各採用保護主義之國家，其出入口貿易，自受重大影響，但在吾國情形之下，則恐出口貿易之影響多，而入口貿易似無特殊影響也。至于出口貿易，則時局變動之影響，尙不及各國經濟恐慌所影響之甚。吾國銷售外洋之商品，有特殊優美品質，或爲各國所必需者，而可勉力維持現狀，其稍能提倡培植或採用替代品者，已無不受各國抵制增稅之影響，絲茶桐油蛋品貿易之日趨下落，即其明証。』（報告P.71—72）。

（三）食糧輸入的激增　吾國爲農業國，而年來衣食都要仰給于外國。製造品無論矣，因爲我們是產業落後的

國家，想不到我們每天所要吃的米，麥，麵粉，雜糧，亦要外國輸進來，以農立國的國家，而農產品也不能自給，這是最可寒心的。本來，中國近幾年來，因農村的特別破產，農業生產力的減低，食糧是每年都是入超的，然而再沒有像今年上半年食糧入超增加的驚人！查今年第一季與第二季五穀類的入口爲91,032,671 金單位，若以六個月內金單位與關平銀的平均比價1.144(註一)來折合，則值關平兩104,141,375兩，而同時期內五穀類的出口僅爲16,949,439兩，入超達87,191,936 關兩。此中尤以『洋米入口，較去年爲增，（洋米多爲仰光西貢等地產，而東亞米市，又幾全爲日本人控制）上半期合計，入口已有13,453,923 擔、值69,745,036關兩，而1931年全年共計，不過值64,375,851 關兩，本年半年之數，即已超過上年全年。其中上海一埠，本年前六個月洋米入口，又已超過上年同期90%』（報告P.34)除米入口外，此外如洋麥進口，貿易報告中雖無說到，但我們根據上海銀行調查部發表之『二十一年上半期商情之回顧』(註二)則知今年上期的進口數雖不如去年同期之多（今年洋麥進口爲7,382,853擔，1931年同期爲9,022,078擔），然去年尚有本麥出口492,964担，今年則因去年歉收，本麥出口完全絕跡。且因洋麥充斥，華麥遂無勢力可言，一切麥價，幾全以國外的市價以及匯率的伸縮爲轉移，實際的需供，反在其次，所以下半年麥價的高低，係乎國外麥收之豐歉，及匯率的上下，而全不由于本國麥收的大小。

（註一）海關金單位與關平銀比價，一月份爲1.11 2;二月份爲1.098，三月份1.103，四月份1,159;五月份 1,192;六月份 1.199,平均數 1.144 係由此算出。

(註二)見國際貿易導報第四卷第五期。

糧食而外，棉花的輸入，實占最主要的地位，查去年棉花入口，已躍居全部入口貨的第一位，值 179,000,000兩，出口亦值 26,900,000 關兩，本年上期則出口大爲減少，天津棉花出口減落三倍以上，上海較上年同期減落七倍，反之，棉花的進口方面，却較上年同期，增加七十餘萬担（今年上期爲 2,357,619 担，去年同期爲 1,697,790担），即增加百分之39。

由出入口貿易主要商品類別的分析中，就可知道入口貨中占居最重成分的是棉布，棉花，棉紗，小麥，麵粉，糖，煤油，紙米等，即是說，年來入口值最最多的商品也就是與我們常日生活最有密切關係的商品。農產品的輸入

表示中國農業經濟危機的加深，輕工業品的輸入表示中國民族工業的衰敗！今日我們欲圖中國經濟之復興，非根本從安定農村恢復農村生產，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不可！于此我願對于最近財政部爲限制洋米進口，救濟農村而擬實行徵收洋米進口稅以及實業部擬訂傾銷稅，以期防止傾銷保護本國產業兩事作一個批評：第一，我們既知道洋米洋麥之大量進口，並非純由于他們的價格低廉，而是因爲中國農村凋弊，每年所產實在不足供中國所需，故不得不仰給于外國，今若增稅之結果，則依關稅轉嫁之原理，最終負担此項關稅的，並非某一特殊集團，而是我國消費之民衆，故進口稅之增加，非必能防止食糧之輸入，而吾儕小民先受其累。第二，縱使各國的商品傾銷者，不轉嫁其關稅于我國消費者，然而我們知道各國商品之所以實行傾銷，實緣商品之過剩，在傾銷者之目的，祇求商品之脫售，不必限于某一定的價格，即以低價售出，較之存諸倉庫，終爲有利可圖。第三，我國的經濟，無論窮鄉僻壤，都已爲帝國主義的商品所侵入，縱令關稅提高後，可稍斂其商品侵略的野心，然而他們仍可輸出資本，在我們內地開設工廠，購買我國廉價的勞工與原料，來肆行其對民族工業的進攻。所以結果無論徵收洋米進口稅或擬定傾銷稅，怕保護的目的沒有達到，而實際上不過使政府多一筆收入而已。

（四）從『出入貿易埠別概況』中，我們又可以看出僞國奪取東北海關給了我們怎樣重大的影響。查我國對外貿易額，以埠別論，以上海爲第一，次之即爲大連。但上海是入超的埠頭，而大連是出超的埠頭。取今年上半年來說，上海出入口貿易總額爲343,506,000關兩，占全國貿易總額百分之37.52，但他的入超爲223,632,000兩。大連爲141,694,000關兩，占全國貿易額百分之15.44，但他的出超卻達21,770,000兩。中國的貿易平衡，差不多各地都是入超，就祇有滿洲是出超，因爲中國輸往外國的主要農產品，就是東三省的特產品，如大豆，豆餅，及豆油等，所以東三省輸出的總數，要占全國總輸出三分之一以上。現在『滿洲國』被日本一手所造成後，此後滿洲的輸出不能再算爲中國的輸出，同時自滿州輸入中國內地的貨物，也要算他是進口貨，而中國輸往滿洲的貨反要被日本排斥了。貿易報告說：『東北各關，大多處出超地位，處第二位之大連關，每年即出超一萬萬關兩左右（1931），東北事件不能解決，各關出入口貿易數字，均須減少，下半期東北各關之能否報告，尚未可知，否則出口，又當更

趨下減，而入超之數，又當更增高也。」

讀完了本年上本期的貿易報告，令我們感覺到中國今日經濟的危機，眞是壘卵不足以喻其危，燃眉不足以喻其急。

一九三二，一一，一日

日本侵略政策的歷史背景

劉叔雅

——日本爲什麼要維新？——

甲午戰爭事隔四十年了，二十一條也是十六七年前的陳跡了，記憶力極强的人，也記不大清楚，並且誰有閑工夫去記他。去年九月十八日半夜日本關東軍的一陣地雷火炮，才把大家的好夢驚醒，於是乎就有許多人肯去研究日本。除去喊口號，貼標語的愛國青年之外，還有人用心用意的作精密研究，這本是很可喜的。不過一般人總以爲日本是明治維新之後，國家的財力兵力膨脹起來，工商業勃興，製造品急於要有銷場，加之國內的衛生醫療進步，人口激增，更要力求移民，以謀解決他們那每年增加幾百萬無處容納的人口問題。美洲和其他白色人種的世界又處處不表歡迎，所以纔不得已向滿洲求出路的。但是據我看起來，這些事固然也有相當的關係，未可一概抹煞，但是日本之處心積慮要侵佔朝鮮東三省，甚而至於要吞併中國全部，其遠久的動機決非是爲要維持什麼既得權和消納人口。世人都以爲日本是維新以後纔要侵略朝鮮，滿洲，蒙古，我以爲他們是因爲要侵略朝鮮，滿洲，蒙古，所以纔尊王倒幕，變法維新。這中間的因果關係，我和一般人的見解是恰恰相反的。大家如果不相信，我可以舉出日本維新以前，德川氏鎖國時代幾位維新先進的著作爲證。

遠在明治維新以前，德川氏幕府秉政的時代，有一位佐藤信淵先生著了一部混同祕策，說他們大和民族負着統一世界的使命，但看他這部書的名稱其野心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混」者是混一天下，再說清楚些，就是吞併全球的意思。「同」者是萬國來同，書同文，車同軌，再說清楚些，就是要同化世界各國的意思。至於「祕策」，就是怎樣併吞全球，同化世界各國的計劃了。他要用什麼方法去併吞別的國家，我們姑且放在一邊，單就併吞滿洲和中國全部說，有下面這樣一類的話：

「凡侵略他邦之法必自弱而易取處始。當今世界萬國

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無有過於中國之滿洲者也。何者，滿洲之地與我日本之山陰，北陸，奧羽，松前等處隔一衣帶水遙遙相對，距離不過八百里（譯者註，日本一里約合中國六里）其勢之易於擾亂可知也。故我帝國何時方能征討滿洲取得其地雖未可知，然其地之終必爲我帝國所有，則無可疑也。夫豈但取得滿洲而已哉，支那全國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韃靼以後（譯者註，佐藤氏著書尚在前清盛時故稱滿洲爲韃靼）則朝鮮中國皆次第可圖矣』

日本水戶地方的民風士習素來是樸質勇敢，輕死尚義的。這個地方出過無數的忠臣義士，至今還有所謂「水戶學風」，好比中國的永嘉學派，顏李學派一般，現在仍然有無數水戶的青年，稟承先輩的遺訓，在那裡拼命的作法西斯運動，要想奪取政權，償他們併吞中國，統一全球的宿願。水戶派鉅子會澤安著的新論開卷第一頁就說道：

「神洲者大陽之所出，元氣之所始，天日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易，固大地之元首，而萬國之綱紀也，誠宜照臨宇內，皇化所暨，無有遠邇，而今西荒蠻夷以脛足之賤，奔走四海，蹂躪諸國，眇視跋履，敢欲凌駕上國，何其驕也。」這類的話，當然也和我們中國往年自稱「天朝」而斥歐美各國爲「蠻夷」是一樣的妄自誇大。所不同的，就是他們能接受西洋文明，精神上，物質上都有突飛的進步。一仗打敗了中國，取得和歐美各國比肩的地位。第二仗居然能把西洋大强國俄羅斯打敗，替亞洲人爭了一口氣。這二三十年中，越發努力向前奮鬥，竟能爬到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地位。土肥原賢二公然說出要獨霸東半球的話來。荒木貞夫大張口嚷着要懲罰歐美。國際聯盟固然無奈他何，就是有實力的蘇俄和英美也只好受他的欺負。而中國人到今天還是昏天黑地，自誇其精神文明冠絕世界萬國，擁抱着腐朽的枯骨談戀愛。近兩十年來，表面上雖然也有點革新，內裡還是一包腐爛的肉在那裡化膿，其結果恐怕要把心肝五臟都腐爛盡了完結。試看現在政治上，社會上何處不是舊勢力在那裡作祟，那一種舊勢力不是由舊思想產生出來，靠舊思想扶持着的呢？所以日本人說這樣的話，正是他們民族自尊心，自信力的表現，說得出，也就能做得到，中國人祇算是閉着眼說大話。從甲午年的慘敗到去年「九一八」無一次不是唱高調，發空言而受寇禍啊。

遠在明治天皇即位的十四年前，孝明天皇時代的安政元年（八十年前）吉田松陰冒犯當時的國禁，要跑上美國船，偷渡太平洋，到美國去留學，因此被捕下獄，幽囚了六年之後到底處了斬罪。吉田先生是日本維新的原動力，

明治以來許多功臣名將都是他的弟子，這是人所共知，無待細表的。他在監獄裡做的幽囚錄上有這樣的一段話：

「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礮略足，則宜開墾封建諸侯，乘間奪加摸察加，陳都加，諭琉球朝覲，會同內諸侯，賣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臺灣呂宋諸島，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愼守邊圍，則可謂善保國矣。」此外如獄是帖上，也有『培養國力，兼弱攻昧，割取朝鮮滿洲，併吞中國，所失於俄美者可取償於朝鮮滿洲』的話。吉田先生殉國之後，他的一班弟子們爲要實現其先師的大理想，才拼命的奪鬥，打倒德川氏幕府，建立明治維新的鴻業。假使德川幕府也懷抱着併吞亞洲各國的野心，積極向外侵略，或者也不致於輕輕的就被這一班人推翻。我敢斷言「席捲東亞，統一全球」的野心是因，明治維新和日本今日的強盛是果。所謂「尊王倒幕，變法維新」不過是「併吞東亞，席捲天下」的一種手段而已，方法而已，決不是他們的國家富强之後才向外侵略，乃是因爲要向外侵略，所以才發憤圖强的。這本是一件明明白白的事實，無待鈎深探賾就可以知道的。要明白了這一點，日本明治初年的征韓論和西南之役前幾次的內亂，中日，日俄的兩次大戰，日本的參加歐戰，六十年來東亞以及世界的風雲才可以得到一個正確的解釋。

關於這中間的消息，玄洋社鉅子的野史介說得最爲明確透澈，他講到頭山滿的時候，有這樣的一段話：

「頭山氏奔走國事，目的是爲什麼呢？老實說起來，王政復古，變法維新，其目的並不專在推翻德川幕府，是想把幕府推倒之後，整軍經武，然後才好完成併吞朝鮮和中國的大業。這是頭山翁之眞正目的，也就是玄洋社同人之共同目的。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等政府當局，祇曉得一味的改革內政，對於向外侵略的東亞政策沒有一點計劃，於是西鄉隆盛，江藤新平，前原一誠諸公才斷然的和岩倉，大久保等分裂，毅然下野回鄉，養晦待時，要想清除君側的姦臣，實行併吞中國和朝鮮，完成維新之本來目的。不幸西鄉和江藤都戰敗被殺，頭山翁看見西鄉那樣的人物都不能用武力達到目的，於是翻然變計，要想用自由民權之說爲武器，顚覆政府，來達到維新當初的眞正目的，奉戴「萬幾決之公論」的聖旨，以國民的輿論爲干盾，體奉西鄉的遺志，作不斷的活動。」的野氏和頭山翁的關係極深，共事最久，眞能說出他的心事來。有許多人祇知道辛亥革命前後受過頭山等人的援助，辛亥革命的期間他和犬養毅又親自到上海南京來過一次，花言巧語的搗過一陣

鬼，誤認頭山犬養是眞心幫助中國革命，上了大當還不自覺，這豈不是痴人說夢，白日見鬼麼？

總而言之，日本這個民族，處心積慮要吞併中國，南自菲律濱羣島，北自黑龍江和俄屬極東勘察加，在八九十年前早已視若囊中之物，志在必得，日本歷年的內亂和對外戰爭其主因都全在這一點，什麼滿蒙政策咧，大陸政策咧，擁護既得權咧，都不過是一時謅出來的口號罷了。當局諸公既昧於日本的國情，又不能力圖振作，把國家誤到這步田地，是不足責的，今日號稱知識分子的一班學者，如果不能看清楚這中間的因果關係，專在什麼協定，什麼條約上作精密的研究，也還是枝枝葉葉，無關大旨，決研究不出一點所以然來，和那些專講究虛文的外交官之背誦非戰公約，九國協約是一樣的勞而無功。歷史這件東西，不僅是敘述已往的陳迹，還可以用他判斷現在的情形，推定將來的結果，所以我才說了這一大堆的廢話。許多料想日本決不敢與全世界為敵的先生們，萬一因我這番曉舌，肯去翻翻那些明治維新前的陳編舊籍，那就是大幸了。

北晨叢書

日美戰爭

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美國陸軍上校達威士著　（每冊五角）
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日本十六專家著　（每冊一元）
第三卷　日美果戰乎　日本海軍少佐石丸藤太著　（一元一角）
第四卷　美國不足懼　日本海軍專家池崎忠孝著　（印刷中）
第五卷　太平洋之戰潮　美國海軍上校易理歐著　（印刷中）
第六卷　日美無戰事　日本清澤洌著　（翻譯中）
第七卷　太平洋大爭戰　日本海軍少佐中島武著　（翻譯中）
第八卷　美國海軍戰略　美國海軍少將馬漢著　（翻譯中）

蘇俄軍備與日俄戰爭　日本陸軍大佐佐佐木一雄著　（每冊九角）

郵寄費五角以內五分以上[illegible]以八分，郵票九五折算，洋[illegible]發行總[illegible]：北平晨報社，[illegible]售處：本市及外埠各書店

北平晨報持大公正消息迅確[illegible]法新穎美刷精印本[illegible]每月一元一角國內及日本每月一元三角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

鞭策週刊

第二卷九期　目次　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政府和人民應認識自己的地位與力量　XYZ
日俄戰爭勝敗之預想　楊鼓
中國新年風俗志序　侯堮
訓詁學中之蒼雅派
康德關於藝術之明言（續）　楊丙辰譯
玉傳說探討（五）　不失
不失一失　不失

社址東城祿米倉27號
零售每冊四分預訂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國外加郵費二元

西北的剖面

楊鍾健著。係在山，陝，河套，東三省，內蒙，甘肅，新疆等地之遊記。于人情，風物，山川，地質，及旅況，均有深刻記述。約十二萬言，附地圖一張，照片九十四幅。手此一篇，不啻親遊西北。定價一元六角，北平西四兵馬司地質圖書館代售。

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鑑

審訂者陶孟和

編輯者邢必信　吳鐸　林頌河　張鐵錚

社會調查所自從十八年印行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後，就着手搜集一切關於勞動的資料，續編第二次年鑑。這本書便是三年來許多人繼續努力的結果。第一次年鑑的資料截至十六年十二月止，本書的資料，即自十七年一月編起，至二十年十二月止，時期既然銜接，體裁也大致相同，但在選擇資料上，更爲精審。全書共分三編二十一章，合計八百餘頁。定價精裝三元六角正，平裝大洋三元正，又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定價布裝大洋三元八角紙面大洋三元二角，凡同時定購兩次勞動年鑑者，第一次年鑑按對折收價，以示優待，但此種優待辦法，以在總發行所購買者爲限。總發行所北平文津街社會調查所。代售處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天津大公報代辦部，上海大公報代辦部

引得

（譯自英文 INDEX，舊用日本譯索引或更轉爲索隱）爲學術上重要工具，西文著作每多附載，中籍則素付闕如，致尋檢書中一條，輒須翻閱全著，學者苦之。引得編纂處成立於民國十九年秋季，崗事中文書籍引得之試驗。其排列次第，一準新發明之庋撚法，學用皆甚簡捷。更附拼音及筆畫引得，俾對庋撚方法未嫻熟者亦無扞格之弊。已出版者十餘種，如：

儀禮引得　附鄭注引書及賈疏引書引得

儀禮爲經典要籍。然考古者患其辭義瑣雜，熟讀爲難。引得編纂處編製引得，舉書中所載之儀文名物，鉤玄提要排列易檢。用以研究本書，可收按圖索驥之效。又儀禮鄭注及賈疏引用諸書，多已散亡。故更將其引用書名，分別引得，以爲輯佚之助。卷首有各本儀禮卷葉推算表二，俾一冊引得，可以用諸二十種通行版本。又洪煨蓮教授序文，關於禮經之源流演變，細加考論，殆亦治經學者所欲一讀者也。　每冊定價二元外埠酌加郵費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分二巨冊：上冊爲書名引得，下冊爲人名引得。不僅採輯無漏，且凡一書而有二稱，二人而同一名，僞書之假托，數人之合著，箋注之另有其人，附刊之別爲一書，往往分作崇條，排成易檢。手此二冊，則總目二百卷，加以未收書目五卷，絕無難檢之病矣。引得據大東書局影本，卷首有卷頁內容表及推算公式，凡有其他版本者亦可用引得無患。又洪煨蓮教授序文一篇，詳述四庫全書及各目錄提要之編纂，並評論其得失，殆亦凡留心四庫掌故者所欲一讀者也。　每部定價四元外埠酌加郵費

讀史年表附引得

讀史年表共二十四張，始漢迄清，代爲一表，詳注公曆年數及各帝王之年號，廟號，謚號，名諱，陵號，以及代諱諸字，並附有標年度尺一，中印甲子紀元，用以量各表兩旁之尺格，則年數可不勞指算。表後附有引得，頗易尋檢。篇首有洪煨蓮教授序文，詳言年表起於漢代及漢前紀年不易考訂之故。　每部定價三元外埠酌加郵費

其餘各種另有詳細出版目錄函索即寄

編輯兼發行者　引得編纂處
代售處　在北平燕京大學圖書出納內
各重要大書坊，具列詳細版目錄中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又一個羅斯福進白宮　蔣廷黻

侮辱回教事件及其處分　胡適

教育罪言　旭生

中年　蘇生

赫胥黎『不善言詞』？（通信）　劉咸

莊士皇帝與趙閻王（書評）　袁昌英

第二十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四聯書社　君中書局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成山書社　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華書店　文華書局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慶登教育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精華印書局　文生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現代書局（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光華書局　眞茹　新中華書店　中央書局　花牌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北文化書局

西安　派報社

蘭州　甘肅青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安慶　和平報社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無場　于鍾書店　春記報社

濟南　中華書局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南華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濱口　開明書店　文化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浙江　德清小說林書社

北海　北海縣中合作社

紹興　甘一學社　青年圖書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　代辦部

山東　商澤書報代辦部

蘇州　滙海書局

泰興　書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汾陽　啟民派報社

又一個羅斯福進白宮

蔣廷黻

美國歷次的總統選舉沒有一次在我國報紙上得着如這次這樣多的新聞篇幅和社論篇幅。我們總管說，胡佛也好，羅斯福也好，美國的遠東政策是不會變的。我們總管自己勉勵自己，說，靠人不如靠己，外援不如自助。但是究竟我們有點不放心。我們雖不願明認，心中總覺得美國這次總統選舉的結果與東北問題的前途有不少的關係。無論我們自己如何努力，我們很明白的知道在數年內東北的收復非有外援是作不到的。直到現在，歐美各大國政府對東北問題的態度還是以美國國務卿司汀生氏所發表的爲最明顯。司汀生的態度，據我們看來，還是不着邊際，僅限於不承認違反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的事實或條約，但英法兩國的政府，直到現在，連這句不着邊際的話，還不肯說。所以我們心中總覺得中國這次如要得着外援，雖不單獨來自美國，其主動及中堅必是美國。不但我們如此想，日本更明顯的認美國爲其目前的第一大敵。歐洲的輿論也承認這遠東問題的重擔，第一應由美國負担。歐洲各國總管口口聲聲的講國聯，心中所想的是美國。

既然如此，那末美國政權從共和黨移到民主黨，從胡佛移到羅斯福，那能與東北問題沒有關係呢？我們的理想回答說，沒有關係。第一，因爲日美兩國在太平洋的衝突是當今國際基本事實之一，且是具有深遠歷史背景的，並不能因爲民主黨一登臺就消滅了。第二，因爲胡佛的遠東政策在過去這一年內並未遭民主黨的議員或報紙的攻擊。這次競選的時候，兩黨都沒有把遠東問題作爲黨爭問題之一。雖然，我們心中不能不有所過慮。第一，我們聽說民主黨主張放棄菲律賓，這豈不是表示民主黨對太平洋霸業的消極？第二，我們平素也聽說民主黨不與紐約銀行街接近，且向來反對金元外交 Dollar Diplomacy。第三，一九一九年，美國討論維爾塞條約的時候，民主黨贊成而共和黨反對條約中關於山東各款。以後華府會議是共和黨召集的；山東條約及九國條約都是在該會議簽字的。並且在威爾遜的總統任內，美國與日本曾訂所謂藍辛石井協定，而共和黨後來宣布無效。第四，胡佛及司汀生的政策已公佈於世，只待推進；羅斯福至今對遠東問題沒有發表過言

論，而民主黨競選的黨綱，關於遠東問題，不着邊際極了。若依照中國人民的心願，無疑的，下一任的美國總統將仍是胡佛，不會是羅斯福。

太致上，我們的情感未免過慮，我們的理想較近事實，但是事實也不是這樣簡單。美國兩黨的外交政策是隨時代變遷的，但黨的傳統也有相當關係。並且現在美國的外交問題不僅這東北問題，還有裁軍問題，戰債問題，銀價提高問題，關稅問題等等。我們的理想和我們的情感都不免斷章取義。我們要了解民主黨的得權與遠東問題的關係必須首先了解美國近年全盤國際關係的變遷。

歐戰初發生的時候，一般美國人都說：「謝謝上帝，這個戰爭與我們無關係」；或說：「謝謝上帝，美國與歐洲之間有個大西洋」。當時威爾遜總統曾勸勉全國人民不但政府在政策上宜嚴守中立，即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也應嚴守中立。這種對歐洲全不過問的態度當然是有長久歷史背景的，並不是一九一四年美國人民或政府忽然新創的。我們在這裏不能回溯這個歷史背景不過我們要指出在一九一四年美國仍舊誠虔的保守外交孤立的傳統。這傳統的經濟基礎是美國有絕大的國內商場；經濟上，美國那時幾乎是自足的。在這種狀況之下，美國對外政策的第一要義是關稅保護政策。直到一九一六年的選舉，威爾遜仍以避免轉入歐戰旋渦爲其大功。但是次年，他就加入歐戰了。歐戰以後，他又親自出席巴黎和議，且以組織國際聯盟爲其使命。不但此也；盟約以外，他與英國協同担保法國的安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年之內，美國的外交澈底革命了。從完全不過問到全過問而且負責的過問：革命也不能不更加澈底。我們無暇來討論這大變更的原由及過程，但讀者應認清這變更的大和重要。同時在歐戰期內，美國的經濟組織也經過同等的大變更。戰前，外國資本家在美國的投資多於美人的國外投資；她仍是個負債的國家。戰後，美國就變爲世界上最大的債主國，她的國外投資已超過英國人的國外投資。其次：在歐戰四年之內，美國工廠及工業品的長進異有一日千里的樣子。等到歐戰完了，美國國內的商場絕不足銷售其工廠的出品。國外商場以先是可有可無的，歐戰以後變爲必須的。換言之，美國亦不能經濟自足了。無論美國人願意不願意，國外投資及國外商場這兩件事使美國與歐洲，與全世界同禍福了。

在這個當兒，共和黨反標榜外交孤立的傳統來打倒民主黨。在一九二〇年的大選，共和黨與民主黨的競爭，在外交方面，是傳統的外交政策與革命的外交政策的競爭。

這個傳統政策原先有牠的經濟基礎，這是上文已經說過的，但經過歐戰時期的經濟變遷而又想回到戰前的孤立，這是開倒車。這簡直好像父母硬要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穿他十二三歲時候所穿過的衣服。好了，在一九二〇年的大選，共和黨得勝了，次年起始執政直到現在。國聯不加入；法國安全保障條約不批准；連國際法庭也不加入。也像歐洲太髒了，值不得美國人去染髒。戰債除減輕利息和延長償還時期外，一五一十都要還的。

共和黨的運氣好。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九年，美國人民的富庶幾爲曠古所未有。人人都在那裏歌頌共和黨的功德，而共和黨毫不客氣的以功自居。八年的富庶足証共和黨的政策，連外交在內，是完全對的。胡佛在其繼任之初，又批准過一個新海關稅則，其高度和其堅固可比我們的長城。胡佛的運氣眞不好；共和黨的霉運都被他前任兩個總統享盡了。他繼任的時候—一九二九年三月—美國的農業和少數工業就不景氣。共和黨的救濟方法不外這個新海關稅則。總統及國會都以爲國內商場若能完全留給國內的農業和工業，美國的富庶就可以世襲無替。他們的經濟哲學還是戰前的經濟哲學。一九二九年的十月，紐約交易所的股票狂跌。共和黨說這是一短時期的現象，是投機者的運用，不出數星期就可復元。這數星期改爲數月；股票仍繼續下跌。直到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總統和國會始承認美國的經濟恐慌不過是世界經濟恐慌的一隅，其病根不限於美國，是遍及於全球。要救美國非同時救全球不可。世界諸大問題之中最與經濟恐慌有關係的莫過於德國賠款及相連的戰債問題，軍備競爭，及關稅的競爭。從一九三一年的夏天美國停付戰債及賠款的提議起，直到現在爲止，美國又步步的放棄她的孤立，協同歐洲各國來解決這些表面上與美國無關的問題。換言之，共和黨開了十年的倒車從去年夏季又起始把車子開回來。十年前民主黨的外交政策，胡佛已於最近這一年內採納了。

正在經濟恐慌强迫着共和黨採納民主黨的外交政策的時候，日本派兵侵佔東三省。我們用不着說，日本從甲午以後就知道遠東問題的關鍵大半在歐美而不在遠東本區；所以泰西多事之秋就是日本在遠東前進的黃金機會。胡佛政府，因爲國情及國力的限制，也知道九國公約的維持非得英法兩國的協助不可。在美國的國策上，遠東問題雖佔主要位置，但在英法則不然。英國雖重視遠東，但大英帝國在目前還有許多更急迫的問題。法國更加。美國要英法協助來維持九國公約；英法就要美國出力來解決軍縮問題

，連帶着法國的安全問題，賠款問題，連帶着戰債問題，及全盤的國際經濟問題，內包括關稅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都得同時解決；想單獨解決遠東問題而擱置其他問題純粹是夢想。所以這個遠東更加督促胡佛政府放棄其孤立傳統。

如上文的分析不錯，那末，羅斯福進白宮與胡佛留白宮是無大區別的。不但遠東政策不會變，美國全盤的外交政策也不會變。因爲在最近這一年內，共和黨已放棄其黨的立場而接收了民主黨的外交立場。大區別雖然沒有，小區別則不能說沒有。胡佛這一年內雖大變更其外交政策，但不能無顧忌。黨的傳統不能完全放棄。上下兩院本黨的議員的意見不能不相當尊重，而他們保守的傾向還在胡佛之上。試看去年十月十六日，司汀生給美國出席國聯理事會代表的訓令就可以知道胡佛瞻前顧後的狀態：

政府特授權與你參加理事會的討論，如果這討論有關非戰公約的實用，因爲美國也是該約的簽字者。……如果你遇着關於中日爭執其他方面的討論，你只能作旁觀者和旁聽者。

美國代表當日在理事會的言論更加明顯：

我的政府絕不企圖加入任何根據盟約所提的行動。，……你們討論如何實用國聯盟約的時候，我再說一遍，我們是不能參加的。

現在羅斯福一進白宮，他雖不能使美國加入國聯，他的顧忌就少多了。與歐洲合作，盡力的督促歐洲問題的解決，既是前任政府已經進行的事業，又是他本黨的傳統，他可大胆的前進。加之上下議院都在民主黨的手裏。他的政策不得像威爾遜第二任的政策，遭國會的掣肘。所以最後結果，世界諸大問題（遠東問題在內）的發展都更加聯成一片，（成敗當然另是一問題。）並且這遠東問題比以前更加離不了國聯。美國的單獨行動比以前更加要少。

同時還有一種發展加添國聯的重要。法國赫禮歐內閣已接收新賠款案。此時又將表示有條件的接收德國軍備平等的要求。這不是說赫禮歐已放棄法國安全保障的尋求。這個是任何法國政府所不能放棄的。德國不忘戰敗後的損失和壓迫，這是自然的，而德國的人口比法國要多四分之一强，且其加增率較法國爲高。但法國安全的保障可有幾個方式。第一，可使萊因河流域脫離德國而獨立。這個辦法已試過而失敗。第二，可由英美兩國担保，這也失敗了。第三，維持極大的軍備及勾結小協約國與波蘭。這個政策是法國近十年所行的。其結果法國徒得了軍國主義的惡

名而成世界提倡軍縮的衆矢之的。並且這政策使德國更走極端，或聯蘇俄，或不顧一切而與法國決裂。赫禮歐的政策是從國聯求保障。那末，法國必須使國聯的權威提高，且須使國聯具有軍備。近幾日的新聞好像戰債問題及軍縮問題都有相當的進步。這表現歐美政府間的接洽已到相當程度。

至於這種發展與我國的關係則是利害參半的。因爲美國與國聯合作來解決這遠東問題，美國的立場與國聯的立場是要折中的。美國反日比國聯反日的程度要深刻。同時，美國不積極與國聯合作，則美國不能單獨行動，而國聯亦不能單獨行動。其結果全問題只有擱置。我國表面上有所選擇，實際上絕無所選擇。去冬曾有人提議我國用國聯不如用國際；換言之與其根據盟約而訴諸國聯，不如根據九國公約而訴諸九國會議。那時這個提議已不切實際，此時更離實際遠了。因爲現在國聯與國際，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已打成一片了。

十一月十三日

侮辱回教事件及其處分

胡適

十月廿四日下午，我到北平東車站搭車往天津講演，在車站上看見足足有一千多人有老的，有少的，有長衣的，有短衣的，都拿着旗子，旗子上有許多標語。我走過去細看，才看出大旗上寫的是『華北回民護教團歡送南下代表』，小旗上寫着約有十種標語，其中我記得的是『封禁南華文藝』，『嚴懲曾仲鳴』，『嚴懲婁子匡』，『爲教爭光』。那一天，有一個火車頭出了軌，倒壓在軌道上，所以我搭的平津快車和回教代表搭的平浦通車都開不出去。天快晚了，歡送的回教民衆才整隊退出月台，前面行的是軍樂隊，那一千多回教民衆搖着旗子，喊着很熱烈的口號，從月台的極東頭向西出站。四位回教代表在二等車上向他們揮手告別，另有一班人散發四代表答謝送行教友的傳單，聲明他們自謀力爭他們的要求。這千餘民衆走了二三十分鐘才走完。聽說司法院院長居正先生也在平浦車上，當然他也看見這一次群衆運動的熱烈與嚴重。

說也慚愧，我那時候還沒有見着南華文藝，也不知道婁子匡是什麼人，更不知道他說了什麼話得罪了回教徒，引起了這樣絕大的公憤。但我當時就感覺得這事件的重大

。因爲這事件必定包含宗教問題，對待宗教信仰的態度問題，言論自由的限度問題，等等。所以我到了天津，見着益世報的記者，我就請他注意這件事。（益世報十月二十五日的社論，是全國注意這問題最早的一篇文字。）果然這事件後來成爲一個絕大問題。因南華文藝婁子匡文中引用了北新書局本年四月出版的一部『小猪八戒』的故事，回教徒認爲這故事侮辱回教最甚，故後來攻擊的中心就由南華文藝遷移到北新書局。十一月六七等日，中常會的談話會與行政院均討論此事，最後由行政院決議處分辦法：一是南華文藝已自行宣告停刊了，原撰稿人婁子匡交法院究辦；一是北新書局應即查封，並將發行人編輯人及著作人依法究辦；一是通令全國，申明民族平等，信教自由，以後各種刊物對於任何宗教，不得稍存侮視。

我們評論這事件，應分兩方面討論，第一應討論『小猪八戒』與婁子匡原文的內容，第二應研究政府此次處分此案的得失。

我們先討論婁子匡的『回教徒怎麼不吃猪底肉』（南華文藝第十四期），和北新書局出版的『小猪八戒』。『小猪八戒』的故事的大意是說猪八戒的兒子，小猪八戒，發願去尋他的父親，因爲牛魔王和羊角大仙和他作對，所以小猪八戒仇恨牛羊；牛魔王並且殺死了他的母親，結仇更深。小猪八戒做了回回，立誓屠殺牛羊。這書中說：

回回殺牛的時候，還有兩句經語：『不該不該真不該，你不該弄死我奶奶。』

最荒謬的是說：

小猪八戒的猪父八戒就是回回的祖先，小猪八戒的母親就是回回的祖妣。

這兩句話，無論怎麼解釋，都是重大的侮辱。解作民族的祖先，那就是侮辱一個民族；解作宗教的始創者，那就是侮辱一個教主。回教徒認這個故事是侮辱回教，我們對他們表示同情。

據說這個故事是西北部漢回對峙區域內的一個民間故事。我們以爲，即使某地方眞有這樣一個傳說，這種故事決不值得編印流傳，更不應該印作兒童讀物，使幼年兒童養成輕侮別人的宗教的惡習慣。近年來，國內學者漸漸知道民俗學的重要，到處有人搜集民歌，兒歌，民間故事，這自然是一個好現象。但因爲國內文藝的貧乏，和兒童讀物的需要，就有一班無識的文人把許多沒有整理，又沒有文學趣味或教育功用的民俗材料編作兒童讀物。這是大錯的。民俗學的材料是應該供民俗學者的研究整理的，不是

可以隨便用作兒童讀物的。兒童讀物應該由專家依據兒童心理去創作，意境不妨荒唐，而材料不可不愼重選擇。凡可以養成仇視妬害的心理習慣的，都不應該用作兒童的教材。

至於婁子匡先生的考據文字，那更使我們感覺到學術界貧乏的可憐可恥了。『回教徒怎麼不吃猪肉？』這個問題，稍有一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應該有一個依據歷史事實的答案。這歷史的答案是：回教徒不吃猪肉，和猶太民族不吃猪肉一樣，都由於民族長期的經驗承認猪是不潔淨的，容易傳染癘疫的。猪肉的禁忌起於一種公衆衛生的戒律。宗教上的意義是後來加上去，使迷信的民衆因宗教而遵守更嚴。這本來不須詳細引證的；但爲了解除一般人對於這問題的懷疑，我可以稍稍引證一點可信的史料。回教禁食猪肉的條文見於哥蘭經第五篇第五節：

> 你們不許吃病死的東西，不許吃猪肉，……不許吃自己倒下的動物，或刺死的，或野獸咬過的——除非是你們自己趕快殺死的。……

我們看這幾種戒忌在一塊，就可以明白原意是防衛不潔淨的獸肉的傷害身體。這種衛生的意義，在猶太民族的經典裏格外明顯。回教起於耶教紀元後的第七世紀；以地域論，以年代論，回教都逃不了猶太民族的絕大影響。哥蘭經時時提起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先知和教訓。回教中有許多教義和許多教禮是從猶太民族傳授來的，『割禮』和禁食猪肉是最無可疑的兩個例子。舊約的『利未書』第十一章專論『潔淨的和不潔淨的，可吃的和不可吃的』，全文凡四十七節，列舉最詳細。我們只能引幾節：

> 在地上一切走獸中，可吃的乃是這些：凡蹄分兩瓣，倒嚼（即『反芻』）的走獸，你們都可以吃。……猪，因爲蹄分兩瓣，却不倒嚼，就與你們不潔淨。這些獸的肉，你們不可吃，死的你們不可摸，都與你們不潔淨。……
>
> 凡走獸分蹄不成兩瓣，也不倒嚼的，其與你們不潔淨，凡摸了的就不潔淨。凡四足的走獸用掌行走的，是與你們不潔淨；摸其屍的，必不潔淨到晚上。拿其屍的，必不潔淨到晚上，並要洗衣服。……地上爬物與你們不潔淨的乃是這些：鼬鼠，鼷鼠，蜥蜴，與其類；壁虎，龍子，守宮……。這些爬物，在他死了以後，凡摸了的必不潔淨到晚上。其中死了的掉在甚麼東西上，這東西就不潔淨，無論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作甚麼工用的

器皿，須要放在水中，必不潔淨到晚上，到晚上纔潔淨了。若有死了掉在瓦器裏的，其中不拘有甚麼，你們要把這瓦器打破了；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潔淨；並且其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潔淨。其中已死的，若有一點掉在甚麼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潔淨，不拘是爐子，是鍋台，就要打碎，都不潔淨，也必與你們不潔淨。……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上帝，……我是把你們從埃及領出來的耶和華，要作你們的上帝，所以你們要聖潔，因爲我是聖潔的。……（用官話譯本）（同樣的訓戒又見於『申命記』第十四章。）

我們看這一大篇諄諄的訓戒，最可以明白這種飲食的禁忌完全起於那個奇異民族的衛生經驗。猶太人從亡國的奴虜苦痛中從埃及出來，在那暑熱的氣候裏流離遷徙，時時遭過大瘟疫。（『民數記』第十六章所記一次瘟疫死者一萬四千七百人。第二十五章所記一次瘟疫死者二萬四千人。）他們的領袖從苦痛的經驗裡磨鍊出來，知道飲食衛生的重要，所以定下種種衛生規律，還恐怕民族不能遵守，所以又假托於上帝耶和華的命令。我們在三千年後讀他們的詳細衛生規律，眞不能不佩服那個民族的一班先知的仁心遠慮和他們的科學精神。（最可驚歎的如『利未記』第十三章以下所記檢驗大痲瘋的條例，其防禦之嚴，檢察之細，爲任何民族所未有！）

禁吃猪肉的謎，不過如此如此，有什麼考証的必要！愛作考據的人，何不費幾點去讀讀古猶太民族遺留下的那幾篇詳細精密的民族流亡史料？何不看看猪肉是不是單獨的，唯一的禁忌食物？何不把猪肉排在猶太教人與回教人的各種飲食禁忌之列，然後看看『圖騰』『拜物』等等謬論是否可以用來解釋這許多的衛生禁例？不肯尊哥蘭經，不肯讀舊約，而徵引到那種無稽的『小猪八戒』故事，還要扳起面孔來談什麼『民俗學的立場』，這豈不是中國學術界的大恥辱！

○　○　○

我們對於引起這事件的兩種文件，也不免要動點感情，怪不得回教中人要大動公憤了。回教徒此次的公憤使全國人感覺此問題的嚴重性，並且使政府下申明侮視任何宗教的禁令，在中國信教自由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次的抗議可算是已有了絕大的成功了。然而我們對於政府此次的處分，終不能不感覺太過分了。南華文藝原撰稿人婁子匡應該由法院正式起訴，公平判決。『小猪八戒』的著作

人朱楊聲沒有地址和職業可查，此人如尚在人世，應該挺身出來自負文字的責任，聽候法庭起訴。如此人不肯出頭，責任應由北新書局的編輯主任或『民間故事叢書』的編輯人担負，也可以由法庭起訴。起訴之後，一切應靜候法庭判決。判決之後，如有不服，回教代表儘可以上訴。我們以爲最大限度的處分不過如此。這樣辦法還不失爲一個希望法治的國家的行爲。

行政院此次不經法律手續，遽然決定發封北新書局，這是很錯誤的處分。發封財產是一種附加刑罰，政府不應在法庭判決北新書局整個法人有罪之前，就執行發封財產之處罰。某篇文字的著作人應負責，編輯人也許應負責，但書局的全體股東爲什麼應擔負全部財產的大損失？書局中其他享有版稅權的著作家爲什麼應該替『小猪八戒』的作者担負財產上的損失？回教民衆在羣衆心理憤慨的時候，提出幾種嚴厲處分的要求，那還是可原諒的。一個號稱法治的政府，不依法律手續，遽然下查封的處分，那是不能叫人原諒的。

現在北新書局已自動宣告停業了。上海書業公會已有呈請政府對『小猪八戒』案『依法持平辦理』的舉動。我們所盼望的也只是『依法持平辦理』而已。

廿一，十一，十五。

旭生

教育罪言

我上一次已經說明現在的教育不大能養出眞正的人才；其所養出的大部分是一班新剝削階級；雖說還有百分之十左右的用功學生，可是因爲他們的推蕩排擠，畢業後無法爲社會安心服務。現在姑且讓一步，設想國家能够想出一種法子，使這一班用功學生可以安心服務，那是不是不久就可以有重要的發明或發現，使我國的科學界可以同先進各國度長量短呢？那仍是不能，並且差的很遠。因爲：學校中大部分的工作爲求知識，可是知識是件什麼東西？應該到什麼地方去求？宇宙中間一切的現象不住地在那裏變化；這種變化雖說是不住的，在這變化的現象中間却有一種恒定的關係。吾人對於這些關係，具一種觀察，得到一種觀念，就叫作常識，再加一種比較與研究，得著一種

明了的觀念，就叫作知識或科學。然則知識的泉源是分散在宇宙中間的各處的；應該到宇宙中間的各處，自然界(Nature)的全體裏面去尋找的。幫助尋找的工具裏面，有一種叫作書籍。這書籍的本質是什麼呢？古人說得好：書籍不過是一種路程單子。古人辛辛苦苦到自然界裏面去求知識，把他所經過的路程寫出來，告訴我們：這便是書籍。詳細說一點，書籍不過是或簡陋或詳備的一種遊記。看點遊記，對於旅行的預備，也未始不無小補。可是求知識總要自己去旅行。就使能把頂好的遊記從頭背誦到尾，對求知識的自身眞是還隔了十萬八千里！現在學校的受課，差不多全是教學生去念教課書；這一班用功的學生也不過是念教課書，把念路程單當作旅行！我看見一個在國內坐第一把交椅的大學裏面肄業的學生，他爲生物系（並不是文法各系）第四年級學生（並不是初進此系），並且頗用功（不是荒唐學生），他走到天然博物院，並不能分辨桑與楡！他們這樣學生的精力，已盡於念路程單子。將來指導青年，還不就是這一班先生。指導學生求尋求知識，他們從什麼地方能得著知識！我上面所舉的例子，或者少嫌極端一點，可是在中等學校教授自然科學的先生們，對於他們所住在地方的物產，氣候，土宜等事絕不了了者，則「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我聽說主張直接教育的衛中先生，在山西時曾爲閻錫山辦一模範學校，他同閻氏約：閻氏對於學生畢業時成績有權過問，至辦理中間時則無權過問。學開的很久了，學生還沒有上課。他老先生終天領著學生們，到山顚水涯去遊山玩景。這個時候，自然有人報告給閻氏，講他的閒話；閻氏問他，他便以成約相抵。這樣玩到很長的時候，他的學生開始上課了，拿出來課本一看，那裏面所說的事情，差不多全是他們所已經知道的。眞正的教育大約應該走這一類的道路。因爲發明與發現，並不是一件什麼神奇的，了不得的事情。你如果把學生引到知識眞正的根源，自然界裏面，告訴他們說：你們看：這一類的現象，是照著這樣的規則變化的。這就是古人所知道的某某現象，某某定律，你們可以自己觀察實驗，就可以知道牠們並沒有錯誤。某某一類的現象變化，古人也曾研究到，也得到若干的知識，但是那裏面還有若干的困難，牠的困難點在什麼地方，還有待於你們的研究。還有某某部分，古人尙沒有注意到，有待於你們和將來人的努力。這樣一來，已經明白的現象，半明白的現象，未明白的現象，均羅列於我們的前邊，我們立時向半明白或未明白的現象去進攻，眞可

以日有所發現，年有所發明。現在不這樣作，却終天在教課書裏面打圈圈，這種教課書，眞正同詩賦，策括，八股，白摺大卷有同樣作敲門磚的功用，眞是了不得的東西，可是距離學問自身，渺不知其幾千萬里也！所以我常說句笑話：自然界這本大書放在面前，我們却不肯讀，不能讀，却專去鑽研小書，摹擬小書！舉目一望，盡是些教小書，學小書的先生，那怎麼樣能行得了！我說自然界，也是廣義的，並不是要偏重自然科學，却忽略了歷史科學或社會科學。比方說：如果想研究歷史科學，不專在故紙堆中尋生活，却注意到地上或地下的各種遺物遺迹，以求得古人的生活狀況，那也是直接研究到牠的Nature。按着社會的實在調查，精密統計，參互之以歷史上的經過，求得社會變化的階段和定律，那也是直接研究到牠的Nature。可是這樣的辦法，絕不是我們現在中學或大學的一般先生所能作，所願作的。我常說出以下的比喻：我們現在要教西山，最好不過的方法是到西山去住些時。那邊住起來，每天出去，頂好是帶著科學的器械，觀察那邊的地質若何，地形若何，林木若何，水泉若何，……住了一月四十天以後，雖不見得對於西山的情形完全知道，可是同他人談起，總是親身閱歷之談，不同隔靴搔癢；那才是正當的辦法。現在教書的人，比方起來，就是南方的人，不惟沒有到過西山，並且沒有來過北平。換句話說，就是他們對於西山是什麼樣子，連影子也沒有看見過。他們住在南方，搜集到十篇八篇關於西山的記載，聯絡起來，貫串起來，就要同人家談西山。也許有一小部分，聯絡貫串的還沒有大錯誤，可是已經是隔靴搔癢，道聽塗說的辦法。大部分雖然聯絡貫串的好像有點道理，可是實在講起，變不是那一回事！沒有自己作過科學的工作，却去同學生談科學，那豈不是一件大笑話！可是現在大部分教書的人全是這樣辦法。那想我國的學術界有前途，豈不是緣木求魚！所以，即使這一班的用功學生得到安心服務的機會，我國學術的前途，仍是不能有大起色的。

要而言之，我國現在的教育情形，不是到民間去的，却是從民間出的。換句話說，是現在並沒有人把學者研究的所得，拿到民間去，幫助農人工人，改良他們的生活狀況。却是用教育的方式，把農人工人的子弟拔出來，使他們以後不能爲農，不能爲工，不願爲農，不願爲工。又因因種種的關係，使他們不能好好的上課，不願好好的上課。就有一小部分很用功的學生，也因教育的不合法，使他們徘徊於學術的門外。這樣的現象，如果不趕緊變更，中

國的教育前途，是沒有什麼希望的。

○　○　○　○

我們現在來談各學校功課的編制。

我們如果專就一小部分來觀察中外各大學的現狀，一定感覺到一種很矛盾的情形。問巴黎大學同北京大學那個大學辦的好？沒有人有疑義的，說這一定是前者。可是如果問巴黎大學理科各系畢業的學生同北京大學理科系畢業成績很好的學生（北京大學必取成績很好的爲比者，因爲我們的考試現在總是馬馬虎虎，好的同壞的成績可以差的很遠。）比較起來，是那些人學的多，知道的多？那却一定是後者。巴黎大學的理科，組織的很單簡，只分數學，理化，博物三組。每一門功課習畢後，考試及格，卽得文憑(Certificat)一張。止要在一組中選習過三門功課，得文憑三張，就算大學畢業。後一組與前兩組不能通融，前兩組可互相通，很可以在此組中選一門，彼組中選兩門。學生聰慧者一年卽可畢業，然二年三年者也頗不少。可是我們中國學生住大學一定要有四年之久，學分必須要修到一百三十二個之多，功課必須要修到幾十門。自然，法國得過 Baccalauréat 的學生，外國文程度比中國高中畢業學生好的多，無須在大學中補習。他們所要習的科門的基礎知識也要比我國高中畢業學生較好一點。並且，大學中所教的一門功課，頗爲繁重，也許我國課程表中把牠分成兩三門。但是全體說起，仍是我國學生學的東西多的多。我問過不少理科的同事，他們全說當日在外國留學的時候，沒有習過那樣多的科目。可是人家的學生學的那樣少，却並不因此減少將來的發現與發明，我們的學生，學的知識那樣豐富，可是畢業後的發現已經不多，至發明幾乎無從談起。這裏面所含的道理不可以仔細想一想麼？理科各系功課的排列，雖不見得大合理，但是還相差不很遠。至於文法各科的功課尤爲離奇。以選科爲名，功課可多至數十百種。英文如莎士比亞，迭更斯，麥考萊等等，中文如李杜王孟高岑等等，均無不可成獨立科門。問其對於所講授之作家有何特別著作？毫無。有何特別研究，也不見得有。在中文中，其所特別講授之作家，或已將其全集，從頭翻閱至尾，至西文中大約並此亦不可得。每年開學時，各系主任的門即被擠破。無法應付，止好每人送一兩點；有三五學生偶然選習，卽可成班。以後不論是否有人繼續上課，學校均當敬送薪水。人人不敷謀食，「點心店」的譬喻，喧騰人口。這一類的現象，尤以各校中無正式校長時爲尤甚。一無總攬全局和負責的人，各系均作無限度的廓張。

及至預算超過，大家金吵着教育經費缺少。如果這樣情形繼續下去，即使每校每月再添數萬元，而溺少僧多，也絕沒有法子養盡少讀過幾句書的災官。中學情形少好，而高中裏面，因有選科的規定，如學校經費稍裕，則賢者有飯大家吃，不賢者有賸大家分，始能少安於位：如果想撙節一部分，爲擴充圖書及儀器的用途，那却比登天還難。習俗如此，即有賢者，也不過仰屋興嘆罷了！至於學生，也絕少有自行研究的習慣。用功的不過希望終天受課。我還記得當我在巴黎大學上學的時候，開始選課達十餘點。一天同一個同學談及，他笑我選那樣多的功課，萬無法自修。可是我國大學的學生，每星期上課至二十餘點或及三十點者，並沒有人覺得很怪。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使他們少上課多自修，他們却要茫茫然無所措手足。我所以嘗說一句笑話：說現在的學生並不像上山上不去的人，需要人推一把，却像一步不能走的人，總需要人家背著他上山。要而言之，今日的學校，教員無指導學生自修的習慣，學生無自修的習慣，學校無節儉經費，擴充圖書儀器的習慣。理科各系功課的排列，已染惡道，但還少有邊涯。其他則除了實在的經費狀況，竟至毫無限制——有時候連這些也限制不住他們。這樣的現狀，限制了學生的學業；學生這樣的習慣，又限制了授課的狀況。互相爲因，互相爲果；循環牽掣，循環限制。現在想打破這樣現成的狀態，殊非易易。可是這樣的狀態如不打破，那裡配得上談什麼高深學術呢？

○　○　○

至於學校經費的支配，最大的毛病，就是經費幾被教職員的薪水占盡，而設備的經費毫無所出。不少的學校，連預算上根本沒有儀器和圖書的經費；有些學校感覺到這樣太不合理，劃出來特別的經費，可是因爲學校經費不能按月收到，隨便動用，結果又等於零。在後一種的情形，自然經費不穩定，國家要負一大部分的責任，但是如果學校當局能眞正負責，也未見得就沒有補救的辦法。民八九以後至十四五年，每年差不多總有七成餘的經費。已經年年如是，如果能在這小範圍裏面籌畫辦法，也未始不能較好一點。徐軼遊先生嘗對我說：「當湯爾和先生長我們醫校的時候，對於財政扣的很緊，錙銖比較，我們大家金很討厭他。可是現在想起，湯先生是很有道理的。湯先生交卸的時候，學校存欵數萬，湯先生對於學校是有一種發展計畫的。自他走後，不到一兩年，大家把他辛苦積存的欵項隨便拉用完，學校此後一點辦法也沒有了」。從湯先生

辦學的成績來看，可見我上面所說的不誤。自民十七以後，教育經費，少有增益，教育經費的情形也比從前較好一點，可是教職員獨立作事的精神日漸發展。已成的舊勢力萬不容易有所更動；未成的新勢力方日日有所擴張。不管學校的經費情形如何，止要我開了班次，招來學生，請來教職員，你教育部承認也得承認，不承認也得承認。教育界爲全國大混亂的一個縮影，到這一個時期也完全顯著出來。沒有法子往前辦，以至於把萬不能動用的款項——如學生入學之保証金等——也全行動用。商欠無限的積壓，商人自願血本，遂不得不提高價額；學校想換商家，而積欠無法清還，也沒有權利換。重重搜刮，層層盤剝，而學校愈病！

對於這樣大不合理的事項，如果想有所改正裁併，那就要羣起大鬨，說我們學校有特別的歷史，千萬不要挨著！殊不知道世界有現實與理想的兩端。漸漸離去現實，近於理想，才有進步之可言。歷史就是現實的自身，牠本身就是不完備的，惡的。無論怎麼樣好的組織制度，如果貪戀著牠，牠一定要漸漸的變成一文不值的空殼子，以至於爲社會進化的障礙。並且，中國學校這樣的混亂，眞是前無古人，中外歷史上那有前例呢？尤有甚者，却可以靦顏無恥，說我們學校有光榮的歷史！我們中國辦學三十年，不惟什麼大發明發現還談不到，以至於什麼少高等一點的科學書，還沒有能翻譯成中文，羞愧汗顏之不暇，還能談到什麼光榮的歷史！像這樣對於軍閥亦步亦趨的教育界，如果不及早回頭，我中國一定要萬劫不復。可是環顧四方，此作彼效，此倡彼和，這一校少好一點，那一校更利害一點；這一時少鬆一點，那一時更緊一點；浩浩蕩蕩，未知所極；障遏百川之橫流，尙未知何日也！万一！

今天得罪人的話，說的已經不少。暫且打住，留待下次再談。

中年

蘇生

昨天我接到了一位朋友的一本新出版的詩集。在他那寥寥數言的小序中，有這樣的兩句：『那時候（十年前）還是初出茅廬的小子，一轉眼快近中年了。』那時我恰好躺在廊上的陽光中，享受那秋末冬初的蕭條景色。小院中是

堆滿了落下的黃葉。有的還似乎不甘心就此埋沒，又掙扎着起來，在空中飛舞一回，方重新落到地上去。夕陽漸漸的掛上了落盡了葉兒的樹枝，留戀着，留戀着。我再低頭看看那本新接到的詩集，似乎也是充滿了幻覺消滅的悲哀與絕望，雖然同情心還仍舊存在。我不禁瞿然驚覺，自己對自己說道，『怪不得情景是那樣的蕭瑟，心緒是那樣的悵惘，原來是季候到了深秋，白日變成斜陽，而十年前的少年也都成爲中年了。中年！深秋！在你們中間，不料却有這樣的一個和諧與同情！

所謂中年的時期，各國人的看法也不一律。從我們中國人的眼光看來，則三十歲至五十歲是中年，五十以後即是老年。至於年未四十而頭童齒豁的，却還不能不算是例外。從歐美人的眼光看來，則有時有五十歲的人，尚自稱是一個少年的，然習慣上則大約是以四十至六十爲中年。然對於這一點說得最好的，我以爲却莫過於下面所引的一個高麗故事。那故事說道：

『從前上帝造動物。他先造了一隻驢子，對他說，「你生命的任務，是給人役使。我給你三十年的壽。」驢子說：「太多了，給我十年吧！」上帝說：「可以」。其次，他又造了一隻狗，對他說，你生命的任務，是給人役使。我給你三十年的壽。狗說：「太多了，給我十年吧！」上帝說：「可以」。又其次，他又造了一隻猴子，對他說，你生命的任務，是坐着做鬼臉，口中胡說八道。我給你三十年的壽。」猴子說，「太多了，給我十年吧！」上帝說：「可以」。最後上帝造了人，對他說，你生命的任務，是在役使萬物。我給你三十年的壽。人說：「太少了」。上帝說：「那麼，我把那驢子的，狗的，和猴子的壽，都加給了你吧。」人大喜悅，叩謝而去。所以到了現在，一個人雖然可以活到九十歲，但他的人生活，却仍只有那原來的三十年。三十歲以後，他所過的是那背着重擔的驢子生活。五十歲以後，他所過的是那隨便叫叫咬咬的狗生活。七十歲以後，一個人便只能坐着做做鬼臉，口中胡說八道了。』

這故事，我以爲眞抵得過一部人生哲學。他使我們不得不承認，凡是過了三十歲的人，都免不了要被牽到驢子棚，狗窠，以及猴子欄裏去的。雖然我們有時口咬脚踢的掙扎着，抗拒着，而結果却仍是被拉了進去，所爭的不過一個遲早而已。

到了中年的人，老年人嫌你氣浮心粗，火工未到；少年人說你暮木已拱，少說費話。假使你的心尚有赤血與火燄，年少的人便又有權利來譏笑你，說你人老心不老。故向來缺乏同情心的中國人，對於所謂中年的悲哀，却獨能有一個普遍的了解與同情。正是因爲無論何人，到了中年，一切都已命定，絕對不能再容什麼『再磨再煉再調和』，像那位波斯詩人所希望的了。但這尚是淺一層的話。深一層說來，則我們的兩重人格—個人格與性人格—與年歲的比例，恰是一正一反的。個人格的立場，是人品，學問，與才能，故他的進步是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的，是可以與年歲俱增的。性人格却不然，他的唯一憑藉是青春，故他是不得不隨着年歲而退步的，也不是人力所能作主的。因有這兩重人格的衝突，中年便常有被捲入旋渦而從此沉落的危險了。

但是，中年果然這樣的可悲嗎？李太白有兩句詩道：『我覺秋興逸，誰云秋思悲？』中年也和秋天一樣，雖是充滿了蕭條零落的情景，但那一種幽逸清高，瀟洒絕俗的詩的境地，却亦惟有中年方能感到。

這個超拔的優越地位，乃是中年的一個特權，少年和暮年是不能有的。第一，是因爲中年是已經飽飲過人生之酒的—無論他是苦酒，或是甜酒，或是甜酸苦辣的酒—故注意力集中於自己的傾向，大抵能比少年爲輕淡。他的那顆不羈的心既有了歸宿，那個流浪的身既有了安置；他便當以超然的眼光，和無我的精神，去爲社會和文化，做一點儲糧的工作。這工作無論是做在學問方面，言論方面，行爲方面，或是事業方面，都足以使世界文化的容量加增，都足以給青年們以一個人格的風範，和一個理智上的導引。第二，是因爲中年離開青年的時期，正是不太遠，不太近。不太遠，故對於青年的企求與欲望，能喚了他自己的回憶而發生了解與同情。不太近，故能旁觀者清，故能利用他自己的經驗，去爲青年指示迷途。總而言之，假如我們能把人生的目的，從小已移到人類的全體；把人格的中心點，從那個與年歲背道而馳的性人格，移到那個與年歲並道而行的個人格上去，而努力於他的改善與進步；假使我們能這樣的超度我們自己；那麼，即使等待我們的，是一個驢棚狗窠的生活，我們也可以絕對不必恐懼了。

努力吧，中年！落葉與斜暉，原也是好詩奇夢的材料。誰說中年不能有他的貢獻？

赫胥黎「不善言詞？」（通信）

劉咸

編輯先生：

讀貴評論第二十二號楊亮功先生讀了孟眞先生「再談幾件教育問題」以後，就中有涉及赫胥黎不善言詞，拙於教學之語，竊有所疑，願就　先生質正之。原文云：『孟眞先生又謂赫胥黎不善言詞，以其學問，能引出許多生物學家；但是假若以赫胥黎的學問，又能善於言詞，長於教學，其受教者所獲益，恐怕是更大罷。』又檢視孟眞先生原文，（第二十號）僅云，赫氏以『說話太快，思想太速』之故，使初學者『趕不上』。楊先生對赫氏之批評，若係由孟眞先生原文演繹而來，似亦有誤。

我個人因欽慕赫胥黎之爲人，對於其生平事蹟，略有所知，試述一二，以見赫氏之善於言詞，善於教學。赫氏於哲學固有其獨立之創見——存疑主義（Agnosticism）——亦爲十九世紀之大生物學名家，但除此之外，赫氏尙不失爲一有聲譽之辯說家，及有勳功之教育家。當十九世紀下半期，達爾文，種源論（Origin of species）出版後，爲一般宗教家所反對，赫氏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與此等人相搏戰，至不以認猿猴爲祖先爲可恥，卒之達爾文之天擇學說，賴以昌明，演化論深入人心。論者謂赫氏演講，具貫澈，有力，清楚，懇摯，該諧五優點，非他人所能企及，要非虛語。鄙人正在作赫胥黎傳記，擬以一章題爲辯說家之赫胥黎亦以此故。

復次赫氏以擅長言詞之故，其教學法特佳，善用平易句語，述高深學理。美國，奧斯朋（Osborn）者，赫氏之高足弟子也，謂赫氏演講時，不僅材料配置適宜，且聲音高下合度，爲人所喜聽，又善用彩色粉筆，作繪圖之用，聽其講者，樂而忘倦。

不寧唯是，英國當一八七〇年前，各學校授生物科學者，大都無實驗。赫氏應皇家礦務學校之聘（一八七二年），首設實驗課程，使學生有實地試驗，訓練手術，理解思維之機會，而不必拘泥於講義及書籍。此法既行，收效甚大，各處學校均仿效之，一時稱爲「生物學新法教學。」現今世界各國授生物學者，莫不注重實驗，不知創始者，實爲赫氏，謂其不長於教學，其可乎？

赫胥黎勤劬一生，除對於動物學有特殊貢獻外，其餘大部分精力，實盡瘁於教育事業。學校授課之外，常作通俗演講，如工人演講，即其著例。意在將科學智識，輸入平民，致工人有以能一聽赫胥黎教授之演講爲榮者。其感人之深，爲何如乎？

當一八九三年之頃，倫敦學院林立，重復衝突，弊端百出，人才經費，兩不經濟，其情形極類我國今日之北平各大學。英政府因爲改組合併之議，組織皇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專責其事，此教育史上所稱倫敦大學改組運動者是也。赫胥黎以碩學重望，被推爲委員之一，因建議當局，有所條陳，並草爲計劃，期諸實行，其重要者，計爲：(一)改組後之倫敦大學，應爲整齊合一之團體，不得分開。(二)凡任大學教務，而合教授資格之規定者，概爲「大學教授」。(三)大學校務會應由多數「大學教授」組織之，規定任期(擬五年)。(四)大學爲自身起見，應徵收學雜各費，及接收各方協款。教授費得按等級高下，工作繁簡，在所收費內支出之。各學院間之具有商業性質的競爭教學，一概禁止。(五)教務，考試，訓育等大權，概付予校務會。此外對於各科系之配置，實驗室之如何充實，亦多所指陳，大部分爲當局所採納。現今倫敦大學雖仍爲學院分立，但上有大學總部，統攬行政，主管考試，及法定大學重要政策。緬今追昔，赫氏實爲此項改革運動之首功，非長於教育，具有卓識，能如是乎？

赫氏文集凡九卷，其第三卷題署科學與教育，大都係有關教育之作。就中有實現的與理想的大學(Universities: Actual and Ideal)一文，係赫氏一八七四年在亞伯丁(Aberdeen)大學就任學長(Rector)職時之演說詞。實爲赫氏對於辦大學之主張，及其教育理想。及今讀之，仍不失爲教育學上之名著，足爲吾國辦大學教育者之參詳。

總之赫氏一生對於教育所盡之力至多，造就之人才至衆，楊先生乃謂赫氏不善言詞，拙於教學，豈非厚誣先賢乎？

劉咸國立青島大學理學院

二一，一一，五，

我也是最崇拜赫胥黎的，當我讀了孟眞先生的原文，就覺得赫胥黎不是一個好例子。後來楊先生拘泥了這個例子，話說的更重一點，就引出劉先生的抗議了。

孟眞先生的本意不過是說，精通一種學問的人，雖不學教授法，也能做好教授。

楊先生的本意不過是說，精通一種學問的人，若學

點教學法，也許更有教授的成績。不幸他們一時都想不出更適當的例子，於是我們最崇拜的赫胥黎就做了犧牲品了。但因此引出劉先生介紹赫氏的通信，使一般讀者認得這位偉大的教育家與雄辯家，這又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的一個例子了。

胡適。

莊士皇帝與趙閻王（書評）

袁昌英

Emperor Jones, Modenn Librar y. New York.

洪深劇本創作集，上海東南書店

西洋人有一個試人急智的謎，說是有一個大黑人，一個小黑人；小黑人是大黑人的兒子，大黑人却不是小黑人的父親；大黑人到底是小黑人的什麼？思想不迅速的人，不一定能信口答得出這大小黑人的關係。我近來讀洪深先生劇本創作集裏面的趙閻王，也碰上這樣的一個謎。沒得急智如我，如何能猜得中？不得已，祇好請大家來幫我猜猜。謎是這樣的：一個美國黑人，一個中國小兵；小兵是黑人的兒子，黑人却不是小兵的父親；他們到底是怎樣一個關係？這謎偶然聽來，似乎不通。然而事實却是如此：趙閻王的確是莊士皇帝的兒子。不然，他們斷不至於如此相像。人類思想斷不會像洪深先生與阿泥氏的這般偶合！

莊士皇帝（Emperor Jones）誰都知道是當代美國戲劇名家阿泥氏(Fugene O'neille)的傑作。牠的劇情略述之如下：

第一幕　黑奴的後裔但是受了新文化洗禮的莊士，已在美國西方的野蠻黑人內，做了皇帝。這是一個無惡不作，無利不取，專以狡猾手段欺人的魔王。然他有他的偉大，使人不能不佩服的地方。他的臣民都恨他，不息地暗中謀叛。有白人斯密瑟士，專與莊士狼狽爲奸，以榨取黑人的膏脂。由二人針鋒逼對的對話中，我們約略窺見莊士的已往：他如何因賭受騙，怒殺黑人節呼；如何因不堪苦辱，憤戕牢卒；如何投西遁逃，得爲皇帝。他明知黑民不可久欺，故儘量勒索金錢，匯存異國；明知陰謀不易防阻，故揚言已有護符，祇有銀彈纔能致他的命；又明知一旦逃命，非經過附近巨林不可，故預先埋藏罐頭食物，以備不時之需。黑民林木果欲以術制術，擂起鞞鼓，跳起野舞，

赶造銀彈，務必置他於死地。莊士見侍從已經逃盡，鼾鼓聲作，知事不妙，不顧日已西斜，夜之將至，落荒而逃了。

第二幕　晚傍，林邊，莊士在地上尋覓預埋的食物；可是天暗不易找着，刮一火柴，又怕被人發見，於是暗中摸索。一羣無形像的，陰森森的，象徵恐懼的小鬼，約約隱隱在他的左右，徜徉冷笑，與外面遠處的鞡鼓聲相應。莊士窘急中一鎗放去，打得跡影無存，纔敢向林中逃去。

第三幕　夜九時，林中做地上，節呼自擲骰子，容顏慘淡。莊士亂步奔入，一眼見節呼，不勝之喜，熱情地與他打招呼。然而節呼不答一詞，繼續機械地擲骰子。莊士知是鬼，駭極，一鎗打去，萬景皆空。可是外面鼓聲更大，莊士嚇得往亂叢中逃命。

第四幕　夜十一時，林中一條大路，路傍大樹直立，月光澄湛，一切呈幽冥景色。莊士慌張而入，衣着已經破碎不堪，疲極而坐。大路上忽暗然走一羣黑奴，被牢卒監着苦工。牢卒一眼見莊士，也逼促他加入工作。他勉强從事。牢卒復見他傾泥土於道傍，以鞭打他的臉。莊士憤怒，舉起鏟子擊牢卒而發見手中並沒有鏟子。氣極開鎗，一切皆散。惟有鼓聲更加宏亮，把他嚇得往內狂奔。

第五幕　夜一時，林中大圓空地上有朽木根，圓而寬大，像個拍賣台。莊士踉蹌入，面目憔悴，神情恐慌，頹然坐於朽木根上，喃喃作禱告耶穌語。圓地忽然悄悄地幻成一塊黑奴拍賣場。男女老少，貧賤富貴，鬧過紛紛不息，忽然叫賣人命令莊士立於台上，作種種拍賣手續。顧主正在估價時，莊士怒極，向叫賣人及顧主兩鎗放去，將一切打得烟消雲散。黑暗中莊士又聞鼓聲隆隆，慌得逃命不迭。

第六幕　夜三時，林中做地被四面樹枝交叉得織成緊密的矮頂。月亮祇能由枝葉內漏些光亮，故全景幽暗。莊士暗然地失神地，坐於中央。忽然景象較明。兩排黑奴，手練脚梏，出現於莊士的後面。他們如同被囚在海船內，被逼着搖船的模樣。搖蕩的節奏中，雜着嗚咽的哀音。莊士睜眼一看，不勝悽惻，全身發抖。既而，如受催眠，他也加入同樣的運動，其聲更是悽愴。頃間，微光消去，一切如舊。鼓聲更濃，更表現勝利。莊士頹然拖着脚，向裏面走去。

第七幕　夜五時，河畔大樹下有神座，月色幽秘，遠景濛瀧，浮泛着淡藍煙霧。莊士與囚奴的悲音應和着興奮的鼓聲。不久聲息。莊士蹣跚而入，神情呆滯，如夢中行

；一見神座，不禁肅然拜跪；俄而又彷彿發見自己的錯誤，懊悔不已，呢喃禱祈上帝的保佑。樹後忽然湧出康哥（Congo）的巫師。巫師舞蹈起來。一路舞，一路唸呪。舞的節奏，呪的音板，與鼓聲互爭激昂與急促。莊士起先傍觀，既而漸漸接受舞蹈念呪及鼓聲的意義，口裏也唸呪，腰部也舞動起來，終於完全被魔力征服了。巫師知道魔神要求犧牲品，幷命莊士自獻。轉眼河中湧出一條鱷魚，一雙綠眼釘住莊士。莊士初如夢般，向之蠕行而前。巫師聲調激厲，舞蹈狂惑，鼓聲更是如山崩如海潟。莊士忽而翻然悲絕，祈禱上帝救命。他憶及身邊尚餘銀彈一枚，描準鱷魚的綠眼，砰然一聲，把一切都打散了。莊士覆地倒臥。

第八幕　明晨，如第二幕的林傍，黑人林木及其黨羽和斯密瑟士等都來找着了莊士而以自造的銀彈殺害了他。劇終。

莊士皇帝的劇情如此。趙閻王的情節却用不着詳述。第一幕是描寫趙閻王在營長處當差，如何被老李告知營長藏匿銀不發，如何終於被引誘得殺營長捲款而逃入附近大林的情形。第二幕，趙大（綽號閻王）走到大樹林傍邊，夜深不辨途徑，略事休息時，見營長的鬼出現。他懼極放鎗，將鬼打散。可是鐵笛銅鼓的追兵來近了，不得已，硬着頭皮，走入樹林去。第三幕，趙大在林子內，看見從前他在長辛店因圖財活埋了的兵士的鬼，和他算寃賬，他驚極放鎗。羣鬼打散了，可是追兵的銅鼓又逼住他奔前程。第四幕，趙大在林子內，得意洋洋數他捲逃的三千元鈔票，預算將來作些善事，以贖罪愆之時，忽有曾經以賭博騙過他的錢，而已經被他害死了的王狗子，又寂然出現於眼前；在地上擲骰子，邀他入局。他盛怒之下，一鎗擊去，打得全景皆空。第五幕是重演他曾見過或曾幹過的放火打劫，强姦民女，枉殺平民的行爲。這些寃鬼都來找他，他連放兩鎗，一切湮沒。第六幕彷彿是演述一個判官以威刑逼供他的玩法行爲。第七幕，趙大在林中，精疲力盡，步履艱難，雖聞鼓聲逼近，却不能動彈，祇好臥倒於地，悽愴的追述他的生活史；述到他在家鄉被洋人欺負一段，洋鬼子果然出現，作種種欺侮的舉動。第八幕，趙大因欲報洋鬼子的仇，加入義和團，設神座，念符呪，手舞足蹈，大施法術。可是舞蹈呪語與追兵的銅鼓相應和。第九幕是追兵赶上了趙大，鎗斃了他，追搜了他的捲欵而退。劇終。

這兩部劇本的結構及內容是如此的相似。然而若是將

裏面的細微末節，對話的聲態，動作的姿勢，一一對照起來，那相似的地方，更是數不勝數。姑無論別的，即就趙閻王這混名而言，也一見即知是莊士皇帝而取的。趙閻王既如此逼似莊士皇帝，誰敢辨駁他們沒有血脈關係？莊士皇帝是千九百二十年降生的，趙閻王遲八年出世，故我說趙閻王是莊士皇帝的兒子。這亦無非取長者居上之義。趙閻王是一個中國小兵，莊士皇帝是一個美國黑人。中國小兵爲美國黑人的兒子的謎語，固是有由來的。可是莊士皇帝不是趙閻王的父親，因爲趙閻王的創造者是洪深先生。在他的劇本創作集裏面，從頭至末尾，我們不見隻字半句提及阿尼氏或莊士皇帝，故我們不敢說莊士皇帝是趙閻王的父親。因而小兵是黑人的兒子而黑人却不是小兵的父親，就成爲一個千古啞謎了。

莊士皇帝是當代戲劇裏面一個不多見的特品。莊士皇帝是一齣悲劇。莊士的悲哀是命定的。命運不是一種外界的無定的勢力，而是個人人格的一種不可免的結果，並且是生命中一種不能避免的條件。莊士的悲哀是他祖宗遺傳給他的，是黑族千百年中所忍受的所包藏的恐懼心在他的性靈深處作祟。阿泥氏在非洲的康哥地方，親眼看見土民中的巫師作宗教式的舞蹈。那舞蹈的節奏及符呪的聲浪，在土民中威力之大，使他驚疑異常，在他性靈上留下很深的痕跡。所以我們在莊士皇帝裏面所聽見的鼓聲，就是這種含着宗教意義的舞蹈與符呪的節奏。鼓聲初起時，祇是每分鐘七十二搏，與普通人的脈搏相等。莊士的恐懼心，一幕比一幕增加烈度，他的脈搏自然也隨着增加速率，因此鼓聲也一幕比一幕强烈。莊士雖然曾經受過新文化的洗禮，當他的靈魂在深林裏受着恐懼的威脅，一層一層剝下新文化的盔甲，鼓的聲浪裡漫溢着鬼神的威力，直至最後，他整個的非洲靈魂赤裸裸地在淡藍的煙波中披露出來。這淡藍的煙霧，就是由他黑族的悲運中滲濾出來的，也就是莊士臨危時最後一層靈魂的流露。

趙閻王，雖有些可佩服的地方，却遠不如莊士皇帝的充滿意義了。別的姑且不談，洪深先生的鐵笛銅鼓放在這劇裡，似乎沒大意味。以常識判斷起來，幾個兵士或一個隊伍，追趕一個捲款而逃的兵卒，斷不致吹鐵笛擂銅鼓，讓他好好地聞聲而遠颺。鐵笛銅鼓在趙大的心理上是不是有如鞞鼓之在莊士心理上那樣大的威脅力，煞是一個問題。然而祇要中國的軍隊裏有以鐵笛銅鼓追趕逃兵的特別習慣，那末其餘的都不成問題了。

一九三二年，十月，武大。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組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郵費合算】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安南暹羅古巴檀香山美國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中國經濟地位統計圖

全套計圖七十六幅，分(一)人口及土地(二)富源及出產(三)工業(四)交通(五)對外貿易(六)財政及金融(七)外人投資，七組。材料翔實，方法新穎，為學習地理研究統計及留心中國經濟問題者之極好參考資料。實價大洋壹元

△△總發行處 北平文津街社會調查所▽▽

本書企圖解答三個問題：(一)中國富藏是否足以供將來工業遠大發展之用？(二)在目前中國初期工業化的過程中，鑛業方面倒底是帝國主義占着優勢，還是民族資本主義占着優勢？(三)這三種鑛物的出產與消費，在中國方面，能否指示工業化底程度？如說能够，中國從這一方面表示出來的工業現在到了怎樣一個程度？實價大洋四角

中國經濟發展問題之一

鐵煤及石油

引得

（譯自英文 INDEX，舊用日本譯索引或更轉為索隱）為學術上重要工具，西文著作每多附載，中籍則素付闕如，致尋檢書中一條，輒須翻閱全書，學者苦之。引得編纂處成立於民國十九年秋季，崙事中文書籍引得之試驗。其排列次第，一準新發明之庋擱法，學用皆甚簡捷。更附拼音及筆畫引得，俾對庋擱方法未嫻熟者，亦無扞格之弊。已出版者十餘種，如：

儀禮引得　附鄭注引書及賈疏引書引得

儀禮為經典要籍。然考古者患其辭義瑣雜，熟讀為難。引得編纂處編製引得，舉書中所載之儀文名物，鉤玄提要，排列易檢。用以研究本書，可收按圖索驥之效。又儀禮鄭注及賈疏引用諸書，多已散亡。故更將其引用書名，分別引得，以為輯佚之助。卷首有各本儀禮卷葉推算表二，俾一冊引得，可以用諸二十種通行版本。又洪煨蓮教授序文，關於禮經之源流演變，細加考論，殆亦治經學者所欲一讀者也。每冊定價二元外埠酌加郵費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分二巨冊：上冊為書名引得，下冊為人名引得。不僅採輯無漏，且凡一書而有二稱，二人而同一名，偽書之假托，數人之合著，箋注之另有其人，附刊之別為一書，往往分作崙條，排成易檢。手此二冊，則總目二百卷，加以未收書目五卷，絕無難檢之病矣。引得據大東書局影本，卷首有卷頁內容表及推算公式，凡有其他版本者亦可用引得無患。又洪煨蓮教授序文一篇，詳述四庫全書及各目錄提要之編纂，並評論其得失，殆亦凡留心四庫掌故者所欲一讀者也。每部定價四元外埠酌加郵費

讀史年表附引得

讀史年表共二十四張，始漢迄清，代為一表，詳注公曆年數與各帝王之年號，廟號，謚號，名諱，陵號，以及代諱諸字，並附有標年度尺一，中印甲子紀元，用以量各表兩旁之尺格，則年數可不勞指算。表後附有引得，頗易尋檢。篇首有洪煨蓮教授序文，詳言年表起於漢代及漢前紀年不易考訂之故。每部定價三元外埠酌加郵費

其餘各種另有詳細出版目錄函索即寄

編輯兼發行者　引得編纂處

代售處　在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內　各重要大書坊，具列詳細出版目錄中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統一的路　胡適

教育改革聲中的師範教育問題　叔永

鄉居雜記（一）　董時進

關中見聞紀要（上）　吉雲

搶親　楊振聲

第二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四軍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最山書社　志遠書店　青年書局　文華書局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摩登教育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大生書局　天津書局　精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眞茹新中華書店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四安　四安派報社　四北文化書局　龍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開封　統一派報所　和平報社　新報社　安慶　無場　安徽省立圖書館　于鍾書店　中華書局　青島　春記報社　東方書社　濟南　遠東書局　南華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圖書消費合作社　重慶　雲南　滇口　朋友書店　東方書店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文化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浙江　建清小說林書社　紹興　廿一學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　青年圖書社　山東　菏澤　菏澤書報代辦部　蕪湖　皖海書局　泰興　吾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汾陽　盛氏派報社

統一的路

胡適

這一期的本刊付印之日，正是國聯行政院會議開幕的第一天，也是日本政府發表對李頓報告的意見書全文的第二天。這次國聯行政院會議對中日事件如何處理，有何結果，我們此時還不能有可靠的推論。日本政府的意見書，我們沒有看見全文，只見了一篇短的摘要，但可以從這摘要上推知那是一篇很蠻橫無理的對世界公論的挑戰書。我們在沒有看見全文之前，儘可以不理會他。世界上雖然也偶有爲日本辯護的議論，然而在大體上我們可以相信這一篇意見書是不會變更世界譴責日本的公論的。

只有一點，在這個時期似乎值得我們的討論。日本此次發表的意見書好像特別注重『中國不成一個有組織的國家』和『中國自民國以來迄今日係近於無政府的狀態』那兩句舊話。對於這種論調，李頓報告書（頁十七，外部譯本頁二二）已替我們提出這樣的答覆了：

> 中國過渡時代的景況——那不能避免的政治，社會，文化，道德的紊亂——雖然是很可以使她的缺少耐心的朋友們失望，並且引起足以危害和平的敵意，然而中國儘管有種種的困難，阻礙和失敗，却也做到了不少的進步。在這一次爭執之中，常常有人發議論，說中國『不是一個有組織的國家』，或者說她『陷於完全紛亂和駭人聽聞的無政府狀態之中』，並且說，中國的現狀應使她失去國聯會員國的資格，不得繼續享受國聯盟約裡的保護條文的保障。
>
> 在這一點上，我們何妨回頭想想，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與會的列强所持的態度完全不是這樣的。然而，在那時候，中國有兩個完全分離的政府，一在北京，一在廣州；國內又有大幫匪亂，內地的交通時常受障害；而漫及全國的內戰當時正在準備中。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三日，華府會議還正在開會時，內戰的通牒竟送達中央政府；戰事的結果，中央政府於五月間被推翻；後來北京成立了新政府，張作霖上將在七月間竟宣告東三省獨立。當時中國至少有三個號稱獨立的政府，其他實際上自主的省分

還不算咧。

現在雖然在有些省分內中央政府的權力還是薄弱的，究竟還沒有公然否認中央政權的；若中央政府能這樣繼續存在，各省行政，軍隊與財政，都可望逐漸變成『國家的』性質。去年九月間國聯大會所以選舉中國入行政院，上述的幾點當然是其原因之一。

李頓報告書答辯此點，用華府會議時代的中國政治狀態來作比較，說，當日與會的列强（日本在內）並不曾因中國有內亂而否認中國的國家資格；又說，中國今日的政治狀況比一九二二（民十一年）好的多了，所以一九三一年九月有被選入國聯行政院的資格。其實日本人攻擊中國不成一個有組織的國家的論調，是去年九月以後才起來的，起初不過是一兩個阿世的法政學者倡出此說；十月中上海開太平洋國際學會，有一個日本代表提起此說，引起中國代表的責難，後來這位日本會員還當衆道歉，說他不過是引証一位英國法理學家的理論，他自己並不信此說！但日本的軍閥認此說爲可以利用，在這一年之中，此種論調就屢次見於日本政府的公牘及宣言之中，成爲日本侵略政策的唯一辯護理由了！我們看這種論調在這一年中驟然變時髦的歷史，可以明瞭日本軍閥政客的行爲眞是藥死了人然後補開脈案，絞死了人然後搜求證據！

話雖如此，我們自己却不可不反省。我們不應該引李頓報告書中答辯日本人的話來替自己解嘲；我們不應該自安於這個過渡時期不可避免的紊亂狀態之中。我們明知道敵人詆毀我們的話是一種藉口，但我們應該努力不再給敵人有可以藉口的材料。我們固然不是一個完全沒有組織的國家，但我們的政治組織確有應該努力改進的必要。我們看此次山東內戰的發生與處分，我們看此次四川內戰的擴大，這都應該使我們低下頭來感覺莫大的恥辱，感覺我們眞有不敢抬頭的羞恥。我們應該承認自己太不努力，太不長進，所以過渡過了二十年還不曾渡過這些不能避免的紊亂。

眼前就是中國國民黨的三中全會了。我們希望，在那個大會的席上，負有政治責任的諸公，應該把一切對人對黨派的小問題都暫時擱起，打起精神來想想中國當前的唯一大問題，就是：怎樣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怎樣組織一個可以擔負救國大責任的統一政府？日本軍閥政客詆毀中國不統一，無組織，無政府的議論，別人可以不保，負有政治責任的國民黨諸公却不可不讀，不可不銘刻在心上。

如果這樣空前的國恥與國難還不能驚醒我們的迷夢，如果敵人這樣的公然嘲罵還不能督促我們努力做到統一國家的目標，那麼，這個民族眞不配自立於天地之間了！

本年八月二十九日汪精衛先生在中央黨部紀念週的會場上有一篇演說，提出『用何方法達到統一的目的』的問題。他提出了三項辦法：

第一，能夠統一的各省，如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等，應替他們解決困難，極力整頓，建樹起近代政治的榜樣來。

第二，名義上服從中央而實際上不完全一致的各省，應該詳密考察他們的政治；其中有一部分較好的，應該打算以建設來求統一，以均權來求共治；但是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共赴國難的目的。

第三，民衆組織起來，如國民參政會以及各省各縣的民意機關。因爲必須民主政治扶植起來，各省割據的局面纔能根本推翻。

這三項辦法，其實是一個辦法的三個步驟。我們認爲這是國民黨的領袖人物第一次公然承認一個不必完全求一致的統一方案，這是值得全國關心政治的人的注意的。近年來談統一者的大病就在於妄想全國一色的統一，而不肯虛心承認事實上的不能一致。因爲夢想一致，所以一面要用武力去統一，一面對於鞭長莫及的省分又只求名義上的『易幟』，而不復計畫逐漸『國家化』的步驟。汪精衛先生這篇演說的精采地方在於老實承認一個不一致的統一國家，把全國分作兩個大門類，一是『能夠統一』的直轄省分，一是『名義上服從中央而實際不完全一致的』遠道省分。前者譬如德意志的普魯士，是必須努力整頓成一個近代政治的榜樣的。後者他又分作兩小類，一類是政治較像樣的，應該『以建設來求統一，以均權來求共治』。一類是政治落後的，應該至少也要能共赴國難。

在這裏，我們可以指出，汪先生的計畫在實際上就是一種聯邦式的統一國家。若有人嫌『邦』字刺眼，不妨說是一個聯省的統一國家。其實這是一個文字上的爭執，不成實際上的問題。如羅文幹先生在他的『獄中人語』裏曾有反對聯邦論的話：

> 北美：各邦或人種不同，或宗教不同，或言語不同，法律不同，風俗不同。簡言之，大抵皆先有邦而後有國。我則何如乎？我則先有國而後有省，人種，宗教，法律，言語也文化，無不同。彼由邦而必使成國，今我已成國而再强分爲邦，予期期以爲不可

也。然而他在同書裏又說：

省之組織，亦宜予以多少之權，自定制度。二十二行省，情狀貧富不同，地勢及人才互異，若强爲一律，詳細規定，事實不能。

其實新疆與廣東福建的不同，何止美國羅得島與烏爾芒（Rhode Island and Vermont）的不同？美國最初之十三州何嘗有人種言語風俗等等不同呢？（法律有小差異。）羅先生也承認各省『貧富不同，地勢及人才互異』，所以也主張各省應有多少『自定制度』之權。我所謂『邦』，也不過如此而已。至於『已成國而再强分爲邦』之說，事實上也不然。今日之大患正因爲五六十年來，離心力超過於向心力，分崩之勢遠過於統一之勢，二十二省無一省不曾宣告過『獨立』，今日雖有名義上的服從中央，事實上各省自主的程度遠過於美國與德國的各邦：軍隊是獨立的，是可以自由開戰的，官吏是省派的或防區軍人派的，稅收是各地自爲政的，貨物過省境是須抽重稅的，甚至於過防區也須抽重稅的：省久已成爲邦，所以有『由邦再組成國』的需要了。（但我已說過，邦與省只是文字之爭，我決不願固執。）

言歸正傳。汪先生提出的『以均權來求共治』一句話，最可以表示他心裏確有聯省式的統一制的意義。均權的意義應該是把中央與地方的權限明白訂定：或中央列舉權限，而其餘權限都歸各省依各省的情形自行訂定；或明訂地方權限，而其餘權限統歸中央。依現在國內的情形，似應該採用中央列舉權限而以餘權歸地方的方式。汪先生所謂『以建設來求統一』一句話的意思不很明瞭；依我的揣度，他的意是要用鐵路，電綫，無綫電，航空等等交通上的建設來連貫那較遠的省分，使他們逐漸和那中央直轄的區域打成一片。

最後，汪先生的第三項辦法，『扶植民主政治來根本推翻各省的割據局面』，我們也認爲很重要。現在統一的最大障礙是在各地割據的局面之上絕沒有一個代表全國或全省人民的機關，所以割據分裂的趨勢終無法挽回。挽救的方法只有在各割據防區之上建立全省民意機關，在各省割據區域之上建立全國民意機關。只有國會和省議會一類的民意機關可以超越一切割據的區域，造成一個統一國家的最高統治權的基礎。也只有這一類的民意機關可以領導民衆在法律的軌道內逐漸造成制裁割據軍閥的勢力。（關於民意機關的問題，將來另有討論。）

所以汪精衛先生的三項辦法，可以歸納成幾個原則：

(一)從近處下手，先造成一個模範的中央政治區。

(二)發展交通，以造成統一國家的物質的基礎。

(三)中央與地方均權，以造成共治的統一。

(四)建立民意機關，以造成超越割據局面的『全國的』最高統治權，以造成統一國家的政治的基礎。

我們覺得這個方案是值得認眞的攷慮與試行的。我們希望在三中全會中有這一類的議題與討論。倘使日本人的冷嘲熱罵能够使中國從分裂紊亂之中爬出來走上統一的道路，這一年的苦痛的代價也還不算完全沒有結果。

廿一，十一，廿一夜。

○　○　○

教育改革聲中的師範教育問題

叔永

改革教育，似乎是現今政府很想嘗試的一種事業。在三四個月前，有陳果夫先生在中政會裏的改革教育的提議，有教育部改革北平各大學的計劃，最近又有取消師範大學的傳說。我們雖不知道這些計劃或動議實行的可能性怎樣，但至少我們曉得在政府當局的腦經中，曾經有過這樣一番擬議。陳果夫先生的改革教育方案和教育部的改革北平各大學計劃，已成過眼的雲煙了，改革師範教育的事件，則正爲教育界所注意，鬧得甚囂塵上。我們因爲這個問題的重要，甚願以局外的觀察，貢獻一點芻蕘的意見。

這個問題所以在今日引起這樣多的注意，除了師範教育的本身外，至少還有歷史經過和地方環境的關係。就歷史方面說，在民國初年，全國本有六個師範教育區，設立了六個高等師範學校。至民國十年學制改革以後，這六個高等師範，都漸漸地合併到當地的大學裏面去了，（瀋陽高師歸入東北大學，南京高師歸入東南大學，廣州高師歸入廣東大學，武昌高師歸入武漢大學，成都高師歸入四川大學，）僅留下一個北京高師的後身——北平師範大學，成所謂僅存的碩果。所以現在談到改革師範教育，同時不能不想到這個碩果僅存的師範大學，不過是歷史演進的繼續和學制改革的尾聲。

說到地方環境，我們不要忘記了北平是國立大學最多

的所在。近年來，雖然經過了相當的裁減合併，但除了城外的清華大學外，城內還有北京，北平及北平師範三個國立大學。這在教育不發達和教育經費常闕乏的中國，不能不說是一種奇異的現象。記得一年前國聯派來教育調查團在北平調查的時候，他們對於這個現象，曾經表示懷疑。最近我同新由德國來平的某教授談到大學問題，他也說在德國沒有一個城裏有三四個國立大學的辦法。也許因爲我們大學的程度幼稚，三四個大學，敵不上他們一個的質和量；然唯其如是，愈不能不有斟酌損益，使全個的組織近於合理化的必要。因此在這個改革教育的呼聲裏，這個碩果僅存的師範大學，時時感覺岌岌不能自存的危險。

除了這兩點之外，最主要的自然還是那根本問題，那便是，師範教育的本身，是否必須要一個特殊的大學來實施與進行。換一句話，現今師範大學所施行的訓練及研究，是否可由普通大學來代替。因爲這個問題的重要，所以師範大學的三十八教授聯名具呈教育部，力爭變更師大學制，即根據此點，陳述五大理由。他們說：(一)中學師資，非受師大之專業訓練，不能勝任也；(二)教師之教師，尤非受師大之專業練訓，不能勝任也；(三)師大之課程，與普通大學之程度相當而性質全異也；(四)師大之環境，又與普通大學之環境不同，不能以大學之教育學系代替之也；(五)師範年限亦應延長，不能縮短，大學畢業而僅受一年或二年之師範訓練，定感不足也。(見本月十日北平各報)這些話，說來似乎都有相當理由，但細按之，沒有一個理由可以說是十分確定不易，因其所謂『專業』，所謂『性質』，『環境』，皆不免失之於籠統，不容易得一個明確的觀念的原故。

我們以爲要討論這個問題，應從師範教育的內容入手。所謂師範教育的內容，依我們想來，應該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智識的本身，如外國語，國文，算學，物理化學等等，這是所以爲教的。一是技術的訓練，如某科的教授法，某種教材的選擇運用等等，這是所以行教的。一是教育學的研究，如教育心理學，兒童心理學，教育社會學等等，這是教授法，教材選擇等等問題的出發點，應該成爲少數學者的專業，普通做教師的人，自然不能不有相當的了解，但不能作爲一種普通的訓練。要是我們這個分析，還不十分錯誤的話，我們可以看看，甚麼是普通大學所能做的，甚麼不是普通大學所能做的。

第一，智識的本身。我們實在看不出普通大學的物理，化學，或英文，算術，和師範大學的物理，化學，英

文，算術，有甚麼性質上根本不同的地方。要說普通大學務「博」而師範大學務「專」嗎？我不曉得所謂「專」的意義是怎麼樣。若所謂「專」是指單簡而言，這是一個規模的問題，普通大學的「博」正不害於師範大學的「專」。若所謂「專」是指高深而言，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不但師範大學要「專」，普通大學也必須要「專」。所以拿「專」與「博」來分師範和普通大學的課程性質，是不對的。

我們以爲目下國內大學的大病，正在沒有做到「專」的一個字。我此處所謂「專」自然是指高深的「專」，而非指那單簡的「專」。高深的「專」，我們要假定他對於基本的功課，有澈底的了解與確實的訓練。對於專門的功課，曾做過廣博的搜討與獨立的研究。這與所謂「課程的統系化，常識化，精攻不令偏枯，深入方能淺出」，根本有點不同。我們以爲一種學問，無論是自修也好，教人也好，必定要有心得，有源頭，方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如單靠了口耳分寸，展轉傳述，自修固不能有成，教人尤不易發生信仰。拿任何一種科學作例，必須自己作過一點獨立的研究，然後對於科學的原理和精神，有一個深切的了解，教起書來，自然頭頭是道能引起學生的興趣。在文學一方面，亦莫不然。除非自己能讀能做，是不易得到學生的信仰，指導學生的途徑的。所以我們以爲目下大學的教育，既然同是向專的方向走，那末，他們對於智識本身的目的，可以說是一致的，更不必有甚麼普通大學師範大學的分別。

第二，技術的訓練。技術的訓練，自然要有特殊的環境，不過環境還應該加以分析。我們以爲一個學校所能給與學生最大的環境影響，莫過先生的學問與人格，其餘的都可以說是次要。就師範教育說，一個善於教學的先生，他自己教學的方法，就是一個活的榜樣。從他受教的人，當然在不知不覺中，得到許多好的教授方法，這豈不比讀幾本教授法的書強得多嗎？又如要養成學生讀書用功的習慣，必須有好學不厭，誨人不倦的先生。所以我們以爲若是教學技術的養成，有待於環境的影響，那末，先生的良否，實爲造成環境的最大關鍵。說到此處，我們又覺得這個問題，不是普通大學或師範大學的分別問題，而是某大學的教授是否良好的問題。除此之外，所謂環境問題，大概尚有實驗學校的一件事。可是據我們所知，凡從前高師或現今師大所辦的附屬實驗學校，不到幾年，都漸漸地宣告獨立。研究教育的先生們，既然無法過問，學生們要去實習，簡直同到外面不相干的學校一樣的不受歡迎。所以有

的附屬學校，儘管辦的成績甚好，但與其稱之爲實驗學校，不如稱之爲模範學校之爲確切。無論如何，他對於教學技術的養成，是不發生多大影響的。

第三，教育學的研究。從人性發展的方面說，從社會影響的方面說，教育學都有蔚成專科的可能，所以我們對於教育的科學的研究，認爲是應該而且必要的。不過就人性研究說，教育學只是心理學的一種應用；就社會的關係說，教育學又是社會學的一個旁支。在合理的編制上，當然須與純粹心理學及普通社會學合在一起，最能得到研究上的便利。可是我們所不明白的，有的大學竟把心理學分成兩組，在理學院有純粹的心理學，在教育學院有教育的心理學。這不但是重床疊架，於經費上很不經濟，恐怕於研究上也很不便利吧。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若是不願聽其自然，則應裁併教育心理學以就純粹的心理學，不應裁併純粹心理學以就教育心理學，當然是一定不易的道理，即小喻大，教育學在普通大學中研究，不比在師範大學中研究吃虧，似乎是可以斷言的。

從上面所說的種種方面看來，我們得到一個共同的結論，那便是，凡現今師範大學所施行的訓練與研究，無不可拿普通大學來代替。自然，我們所謂拿普通大學來代替，并不是說普通大學的功課，即等於師範大學的功課，而要經過相當的斟酌損益，方能適合於師範教育。不過，以現在國內較好的普通大學，和現在唯一的師範大學相提并論，而說師範大學所能授的功課，所能給的訓練，普通大學不能授，不能給，設非別有成見，恐無人下此定論。即就延長師範教育的年限而論，與其行之於師範大學，不如行之於普通大學。因爲在原則上，師範教育，既可以在普通大學中進行，則其教育的效率，當然須以其設備程度的高下爲標準。設備好，程度高的，自然可以事半而功倍，反之，則徒勞而無功，這也是事實的顯而易見的。

末了，還有一層，我們要希望大家注意的，便是所謂歷史的觀念。旭生先生在他的『教育罪言』中說的好：『這樣不合理的事項，如果想有所改正裁併，那就要羣起大鬨，說我們學校有特別的歷史。……殊不知……歷史就是現實的自身，牠本身就是不完備的，惡的。無論怎麼樣好的組織制度，如果貪戀着牠，牠一定要漸漸的變成一文不值的空殼子，以至於社會進化的障碍』。這個話是完全對的。我們看見近來一班中學程度的退化（這是近年大學入學試驗所指示的）和小學教法的不好（這是我們一般有小孩的人所同感的），不能不對於這些教師，及教師的教師的

訓練起了疑惑。我們以爲師範教育確有大大的改革整頓的必要。我們上面所說的，都是就原則上立論，至於實際改革，應該如何着手，那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二十一，十一，二十一。

鄉居雜記（一）

董時進

我素來認爲要知道鄉村的秘密，和農民的隱情，惟有到鄉下去居住，並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鄉本土去居住。攜着表格到鄉下去從事調查，祇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眞確的答案。我因爲要明瞭鄉間的情形起見，早想回到我鄉下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鄉村調查，祇是去居住，希望藉居住，自然而然的認識鄉下。今年暑假，我果眞回到四川我的老家所在，並且幼時曾經居住過好些年的鄉間，去居住了一月。在這一月之內，無意之中得悉了鄉間許多情形，聽見了不少的故事，並且因此引起了一些感想，現在拉雜寫出來，供獻給留心農村問題的人們。

我們還未到鄉下，就感到一件麻煩，這便是用錢的事。從湖北宜昌起，幣制就受川省的支配。宜昌用的銅元是當五十的，每銀元一塊，要換錢七吊（每千文爲一吊）我把一個當二十的銅元給叫花子，他還不肯收，他要當五十的，因爲那才是錢的單位。溯江而上到萬縣，用的是當一百的銅元，洋錢每塊換六吊七八百。我們由萬縣起坡，走到萬縣和梁山交界的地方，就開始用當二百的銅元，斬成兩塊就各當一百，斬成四塊各當五十，每洋一元約換二十吊上下。我說二十吊上下，因爲錢價變動極快。在我們到梁山縣城的三四日以前，洋元曾經換到二十七吊，但是我們到該處的一天，就只換十七吊，並且以白銅元爲限，黃銅元兩枚作一枚。由梁山往西便是蜀江，卽我們的目的地。但是還不等走出梁山的境界，洋價便是二十四五吊，黃白銅元一樣通用。一天的路程，銀價和幣制要改變好幾回。一直等到我到了家鄉，纔將洋價的變遷打聽清楚。據說，前數月銀元約換十七八吊，端節後不幾日漲至二十一二吊，後來有一天當日由二十一二吊漲至二十四吊，午後即有人拒絕使用新二百黃銅元。原來四川當二百銅元，第一有大小之分，大的係白銅製，比洋錢還稍大些，小的與北

平當二十銅元一般大。在多數地方，大銅元已將絕跡，市上通用者均係小的。小銅元之中，再分黃白二種。黃之中又分新舊，新的比舊的稍小，據說是隣近某縣新製，連日運到很多，所以價格大跌。製販銅元是四川軍閥發財的一個法子，他們收買破銅爛鐵，隨時製造。所製的銅元，是一塊形狀不整，字跡不清的破圓板。銅元的價雖賤，然而總比破銅的價高得多，所以製銅元是很賺錢的。等到市上充斥，銅元價暴跌，或被拒絕使用時，已經早到了老百姓的手上，這是老百姓被剝削的一個方法。

洋價由上面所說的二十四吊，到下一場，（即一集市日，每三日一次，例如初一，初四，初七）便漲至二十七吊。（此時我已到鄉下）並且凡是黃銅元，不拘新舊，都被拒絕使用。後來由官廳出示，規定黃銅元換二十六吊，白銅元十六吊，但是花用時，黃銅元實際又是二作一。從那天起，黃白的價錢，紊亂非常，一日數變，忽而二作一，忽而十作八，忽而又二作一。甚至於同時同地，甲用是二作一，乙用又是十作八。反正吃虧的總是老百姓，佔便宜的總是也有人。試爲一般作小買賣下苦力的着想，則拿到手的錢，馬上就大跌價，甚至於用不出去，是何等苦惱。當這幾天，官廳似管非管，所以洋價的變動，格外的大，後來才正式的規定，黃銅元一律十作八。當時在隣接的梁山，已經早是二作一，但是人民還是服從，可見人民之馴。不過大家都知道這局面不會久，所以凡是拿到黃銅元的，都趕快把他用去。當時也就有一種傳說，說是官廳之所以規定十作八，是因爲城內各機關，還有許多黃銅元未用出去，等到他們花出去之後，就會二作一。那時我聽見殊不肯信，但是過了一星期之後，果然改爲二作一了。

當二百銅元的使用，各地也不同，單說我們的附近各縣，有黃銅元通用，而白銅元須打八折的。（據說黃銅元是該地製的，白銅元是外來的，所以受排擠。）又有只用老大二百，而新的不拘黃白一概不用的。

四川的苛捐雜稅，是全國最著名的。吾鄉農民出款，大約可分爲二種，一即糧稅，二即煙款。還有隨時勒派的指名捐，以及各種特別捐，因其係臨時性質，姑且不說。

本鄉的田地，據說是康熙時丈量的，以水田五十方丈作收穀一石論。每石田納糧一升，原先納穀，後來改爲納銀，每年臨時照市價合銀，隨後規定，每穀一石，改作糧銀一兩。到光緒二十年左右，每兩糧實納銀約五六兩，後來因川漢鐵路募股，加派五六兩，至今未取消，現時每兩

糧實納正稅約十七元半，加上附稅，每兩約五十元（附稅在鄰縣有更多的）。正稅每年繳納次數不定，近幾年每年約四五回，現到已繳至民國四十年。按本地穀價，歉收時每石可達十元以上，豐收時每石祇值三四元，今年豐收，頃聞祇值三元半。百石穀可值三百五十元，若上五次正糧，即須納八十餘元，加上附稅約百二十元，逾總值三分之一，其他特別捐款不計。（例如本年即有所謂救國捐者，全縣須出七萬餘元。）收百石穀的，本算富翁，但是生活還不易維持。從此我們可以知道，爲何鄉下土地並未減少，而人民都會變窮。這便是由於一，人口增加，土地分散；二，即使土地多，而土地的出息要被人家拿去，不能歸自己。這樣焉得不窮。（在綏定地方，聞每兩糧正附稅約四十元，外派軍費約二百元，他種雜款三四十元，合計約三百元。許多地主，棄田逃走。軍隊中人，即將錢在本地高利放債，每百元每場一——即每隔兩日，取息二三元。）

煙款全縣每年約出十餘萬至二十餘萬。這是專指種煙者出款，運銷稅不在內。（本縣人口約七萬餘戶）但是人民實際所出，總要加倍，所加的，即是中間經手的人，例如保甲，役吏等，中飽了。

煙款分三次徵收，第一次約在頭年九月開始，至十一月或十二月止。隨着即徵第二期，至陰曆年底爲止。第三期自三月起至鴉片收割爲止（約在五月）。在第一期徵收時，因種煙面積尚不確定，所以繳納數目，是任意攤派。到第二期方始決定每家應出幾何。派款辦法，名目上是按每家種煙面積分攤，實際上是極不公平的。在一縣之中，各鄉鎮的負擔，輕重已不一律，在一鄉鎮之中，各閭鄰又不同，在一閭鄰之中，各家亦不同。有勢力的，可以多種煙，少出款，愚弱的種煙少，出款還是多。繳款屆期如果未交齊，馬上就會有隊伍派到本村鎮坐索，押着保甲，向未交款的農民催逼，食宿零用一切，全由被押者負擔。那次當我在鄉下的時候，正遇着這回事情。許多鄉下人，眞是被壓迫得苦，但是有的怎樣也逼不出錢來，因爲他們實在是乾涸的，而且整個地方也是乾涸的。所以即使出高利，到處挪借，也借不到，即使在市場上搜，也搜不出多少錢來。鄉下括錢的殘酷，要使軍事領袖看見，也未必無動於中，不過他們一則看不見，二則是要錢用，沒辦法。他們想增加資財擴充實力的時候，那還顧得到鄉民的呻吟，好似我們吃肉的時候，誰還去想起猪的叫嘶。至於直接逼款的下級人員，好比屠夫，他們早已習於殘忍，視酷刑直同玩意。所以要想軍閥不刮地皮，決非哭泣請願所能辦到

的，必須有一種使他們不能刮的力量出來才成。

農家所出煙款的數目，就本年說，平均收百兩煙的，約出七八元。煙價本年在鄉下收穫時只二角零，出款約當煙價三分之一。煙價高時，出款的比例較少。但種煙的花費，非常之大，除去煙款，很少賸頭，所剩的不過一家人勞力的一點兒報酬，有時連這一點兒報酬也拿不到，那就簡直是替人家白作了。

和煙款一類的，還有一種癮民捐，每月抽三千餘元。這項捐願名思義，當然是吸大煙的人才出，然而實際上是大家公攤，吸煙與否，毫無分別。這正可以代表四川抽款的辦法，名目是名目，實際是實際：實際即是要錢，用什麼名目，誰出錢，或出多少，都是可以隨便定的。

正是我在鄉下的時候，聽說本縣又奉到命令，要籌軍費三十萬，半年以內繳足，人民都在那裏呻吟恐懼，正預備派人去請願。

煙款固然弄窮了許多人，但是同時也有不少人因此發財。凡是經手的人，沒有不從中剝削幾文的。官廳差員固不用說，地方上的區長，鎮長，閭長，鄰長，都是肥缺。一個窮光蛋，當了幾天公事，就會闊綽起來，並且可以買田地，一下台又會不得過活。這是極普通的現象。這般當公事的人，並不全是地痞土棍，（比較重要的差使，多半是這類人，好人不肯，也不敢出頭。）也有許多是眞正的農民。但是他們一樣的會剝削人。鄉下的好人實在太少，大概不剝削人的，就是被人剝削的。祇要有剝削人的能力和機會，他們決不會客氣。

他們剝削人的辦法是很拙笨，很簡單的。比如某一閭（百家人）派款百元，閭長可以向各家收到一百五十元，或二百元。何以人民許他收那樣多呢？簡單一句話，人民便不知他共收了多少，也不問是多少。他向不報帳，一切不公開。反正可以說話的人叫他少出，他自然不會說話，馴愚的不拘叫他出多少，他也是不會說話的。鄉下的黑暗，鄉下人的愚蠢，眞有令人想不到的。在我動身之前，附近有一鄰，——十家人——原派款二十七元，被鄰長徵收至五十元，因手段太笨，被人攻出（這是很少的）。但處罰辦法，不過將多收的款，交出請區長鎮長等吃酒席。

官廳除徵種煙稅及吸煙稅而外，運銷稅尤重。例如涪州酆都產上等煙，在本年七八月在本地每担值四百餘元，過萬縣上稅即須四百餘元，到宜昌上稅六百九十元，到漢口上稅一百四十元。宜漢等處均有中央所設之特稅局，局長爲全國最肥之缺，每任至多不過半年。鴉片由宜運漢

，係由特稅局派輪包辦，輪上有兵隊機槍保護，不慮危險。

政府對於鴉片的貿易，既然這樣的維護，還說什麼禁煙！煙之難禁，局外人眞不容易領略，比如不吸煙的人，天天喊吸煙的人戒煙，他那裏知道戒起來的困難。種煙的農人，販煙的商人，抽煙稅的政府，都好比吸煙的人，是上了癮的。單就農民說，種煙嗎，因欵太重，煙價也不很高，固是不了。不種嗎，更是不了。因爲種了煙，到底有些指望，比較的還可以活動。借錢去繳欵，買肥料，或賒米糧，都還能辦到。收煙之後，或者能勉强歸還，不過不容易有錢剩罷了。假使錢不够還帳，重新挪借，或許也可以通融。總之，地方上的金錢，有了煙比較的還可以流通。要一禁革，小農民就只有幾斗雜糧可收，拿去幹什麼也不够。那末鄉間金融馬上就會停滯，各種困難都會發生。正好比有癮的人，忽然一下斷了煙，各種毛病都會出現。至於政府方面，原是靠鴉片爲一最大宗之財源，在此財政萬分困難，無源不開之時，若要去堵塞這道財源，何異叫政府立時破產，政府那裏肯呢？所以我們相信，中央政府儘管天天說禁煙，不過是爲敷衍人民，一定不是誠意的，即使中央有此誠意，然而拿到產煙地方，也是決行不通的。近來各地煙價跌落，煙欵又太重，許多地方的農民確不願再種，結果鴉片的栽培，大致可以減少。因此便有人以爲軍閥們所標榜的寓禁於徵的話，眞要實現，其實這最多祇能救治鴉片的生產過剩，即使不甚適於種鴉片的地方減少栽培，結果是促煙價上漲，維持其他地方的繼續栽培。有效的禁煙方法，必須嚴禁販運與吸用。大開公賣之門，而賦禁煙，那是騙人的。同時在鄉下必須設法推廣利益優厚，可以代替罌粟之作物，要農民將煙田改種雜糧，也是很困難的。

（未完）

關中見聞紀要（上）

吉雲

從前讀古書的時候，因爲受了「關中天府之國，沃野千里」一類話的影響，腦經裏總以爲關中非常險要，非常富庶。近十年來看報紙，時時見到許多軍閥，土匪，在那裏打進打出，旱，蝗，瘟疫，繼續不斷，死起人來總是成

千累萬，又叫我覺得關中比各處遭壞，是人間地獄！古書同報紙正成反比例。但是關中實在情形，我沒有親眼見過，所以心中疑團，總不能解決。近來隴海鐵路通到潼關，旅行關中，不比從前那樣困難了。加之去年，遷都到洛陽，把西安也做上一個「陪都」，以備「不時之需」。於是乎冷淡了將千年的漢唐東西都，忽然也時髦起來了！今年夏天，隴海路局同陝西省政府，又發起西北實業考察團，西北的問題更被全國注意了。我因爲有點職務，夏天也曾到關中走了兩個多月，所見所聞，雖然不能完全解決我一向的疑團，但是至少使牠消失一大半。現在我把牠簡略寫在下面，讓同我從前一樣懷疑的人參考參考。

（一）地土

我走的路線，是舊關中道沿渭河兩岸的二十多縣，就是所謂「渭河平原」。東自潼關起，西到寶雞止，東西長約六百里，南北寬約百二十里，南界秦嶺山脈，北頂黃土高原，拔海高度，約自七百至一千公尺，除渭河南北許多黃土坡外，地勢平坦，大的河流，有涇，渭，洛，灞，滻，澇，灃，滈八水，所謂「關中八川」，涇，渭，洛三河源流四季少斷，其餘五川早就淤涸了。河床極淺，砂礫平鋪，從兩岸耕地到河底的距離，深處不過幾尺。一到夏秋兩期，山洪暴發的時候，四邊汪洋，泱泱大川，一過此期，乾涸如常。就是涇，渭，洛三河的上流，在水淺時期過河，既無需用船，更無需脫鞋，關中河流淤淺，由此可見。

本區土壤比較簡單，大致可分做四類，牠的分布同地形有密切關係。距河較遠，位置較高的地方，總是原生黃土。距河稍近，位置稍低的地方，大概是次生黃土，或壤砂質的舊冲積土。河的兩邊低地，是新冲積土，牠的質地大都爲壤砂或純砂。此外緊靠南山一帶，有點紅色粘質壤土。就面積說，原生黃土約占十分之六七，其餘三種土類約占十之四三。就肥力論，原生黃土也比較强些。不過冲積土地勢低下，便於灌溉。加上關中連年大旱，弄得「原上」九料荒歉，「原下」每熟豐收。目前「原下」這種優勢，不是土壤比「原上」好，是占地利。各類的土，總帶有鹼性，潼關朝邑大荔一帶的土，更含不少的鹽質。黃土裏含的棕色腐植質很豐富，石灰質也很多，因爲幾千年的耕種，熟土厚度總在六十公分以上。照牠的理化性質判斷，所謂「厥土爲黃壤，厥田爲上上」的話，似乎不十分欺人。

（二）農產

關中的重要農品，除「特產」鴉片外，要算小麥，棉花，玉米三項。小麥，玉米是那裏的主要口粮。棉花是出口貨大宗。小麥止有很小面積靠河邊的沙土同黑油土不長。黃壤土裏種小麥，產量既豐，質地也好。棉花玉米不論高低地都長。黑油土裡種玉米，比別的土更好。新墾的灘地種棉花最適宜。從潼關到寶雞，沒有一處不種棉花。出產頂豐富的區域，還算潼關至咸陽渭北的一段。二華，盩，鄠地勢較低的地方，也出大米。產量不多，品質平常。稻田大概依靠泉水灌溉，泉水位置總比稻田高多，只要把水槽做好，泉水會自然流到水田裏來；費力少，收入多，所以水田的價值，在關中也是頂高。其餘如大麥，燕麥，高粱，黑豆，碗豆，蕎麥，粟，黍，芝麻，花生，番薯，煙草以及一切北方農作物，可算應有盡有。花生同薯番只產在新冲積地。蔬菜中有白菜，菠菜，韭菜，茄子，黃瓜，豆芽同番椒（辣子）一類的東西。關中的辣子在肴菜中占第一把交椅。聽說中國最喜悅吃辣子的地方，要算四川，湖南，陝西三省；上邊兩省我沒有去過，單就陝西說，他們不論男女老少，沒有一個不愛吃辣子；還有人沒有辣子，簡直不能下嚥；因此他們種得也特別多。乾縣的梨，涇陽的棗，鹽屋的西瓜，在水菓中很馳名，柿子到處總有，桃子，杏子極普通，蘋果也有。鳳翔的燒酒，可比徐州高粱，是關中名產。

（三）農村

關中的土語，村庄叫做堡子，顧名思義，就知道那裏的村庄，一定有個土牆圍繞住。圍牆的外表，以及墻內的街道，完全同普通縣城一樣，不過規模略小。所以一向也被稱爲城，譬如進村子，總說進城，或是進堡子。城墻是黃土打的，城門同城門樓子是磚石砌的。每一個村庄築城的目的，不言而喻，在防禦盜賊。每日天黑，把城門關上，至少別處的小偷夜間不容易光顧；倘若遇到成羣的盜匪，也可以『登陴固守』，不致束手受害，用意本來是很周到。但是我們曉得事實往往同理想相反，十幾年來，關中匪亂不已，我以爲鄉村的城墻也要負相當的責任。因爲土匪或散兵起事的時候，總是先佔據一兩個堡子，做他的根據地，有險可恃，然後蔓延滋長。因此城墻越好，堡子越被蹂躪得利害。

關中的房屋，不論城市鄉村，比較軒朗，土墻瓦蓋，裏邊沒有土炕。還有一種特別建築，牠的式樣就是將普通平房從正梁左右分開的一半，這種房子只有三架梁，一邊高，一邊低；高的一邊朝外，開門；低的一邊朝裏，做滴

水簷。從遠處看，覺得很高，其實屋內很窄。上古的人民，穴居野處，不想到二十世紀，我們貴國還有很多的同胞，守着這種「遺風」！關中人民住「黃土窯」本來就不少，加上十幾年來，天災人禍，弄得農村破產，他們的房屋，不是被兵匪打毀，就是因爲苛捐同饑餓拆賣了。所以現在那裏的住宅，大部分只剩了黃土亂墻，屋頂同木料早就拆光。這亂墻裡的舊主人，不要說得，死的死了，逃的逃了。還有留下來的，住到那裏去呢？當然是最便宜的「黃土窯」了。所以關中可以掘洞的黃土坡，差不多總變成鴿子窩式的村莊了。這種土窯的式樣，正同帆船篷子相仿，大約有一丈高，八尺寬，一丈五尺長，弧頂平底，洞裏桌炕等物也是土墩砌成的。聽說講究的「黃土窯」可以分做幾進幾層，這種好的原始建築，可惜我沒有看見過。美國的高樓有七八十層，我們的「黃土窯」也有幾層，可稱東西媲美，不過一個從地面向上，一個向下罷了！

家畜有騾，馬，驢，牛，羊，豬，雞，鴨，貓犬。農家種地，騾，馬，驢，牛，四種兼用。拉大車大都用騾，馬。耕田用牛。馱人同東西用驢。驢價賤，吃草少，男女喜用牠代步，所以特別多。農具同普通北方用的相仿，犁很少，耕地太淺，土中的植物營養，不能完全利用。聽說農業界已有人注意到這點，想不久可以改良。農民副業很少，興平，鄠縣一帶，雖有不少的農家織布，但是大部分的農家，在農閑的時候，無事可做。他們一家數口，終年衣食費用，苛捐雜稅，完全靠田裏的出產。收成好的年頭，省吃減用，還可勉强對付，儲蓄一層，當然談不到，一遇凶年，就難免饑餓。

關中田畝的分配，比較均勻，上千畝的地主很少；平常一個農家，總有幾十畝地，本算有地可耕；但是四五年來大旱不已，雖然有地也不能種。在潛水比較淺的地方（四丈以上）還可以勉强鑿井灌溉，深的地方，就無辦法了。那裏灌田的井有兩種，一種用人力，一種用畜力。用人力的井，形式同普通水井一樣，每天一個人工作不息，只能澆四五分地。普通每塊地至少要澆五次，即是每畝地要十個工，一個工拿五毛計算，就費五元；另外種子，肥料，人工，畜工以及一切也需五元；總共種一畝地的眞本要十元，而每畝地的收入，就拿一担五斗玉米來說，照平常市價，還不及十元，所以所得常不償所失。況且這種用水桶從井底汲水灌地的工作，勞苦萬分，倘若稍許有點辦法，我相信沒有人肯幹！用畜力的井在地勢低的地方纔有，牠比普通的井大三四倍，井口上邊裝設一個輪盤水車，駕

上牲畜把輪盤在井的周圍循環拖轉，水從井底用木桶綆汲上。潛水面高的地方，每井每天可灌三四畝地，比較人力灌溉，已屬進步多多。但是這種井同水車裝置費，要一百六七十元，不是普通一班農民所能辦到。近來陝西建設廳很提倡打「洋井」，但是實現的地方還是很少，聽說這種新式井每天可澆四五十畝地，若能力行推廣，也許是關中農民的一線希望。

關中的風氣還不十分開通，岐山鳳翔一帶，更覺閉塞。年輕的婦女脚小不及三寸，五六歲的女孩子還在繼續纏足。鄉村婦女普通都穿青布衣服，女孩子穿紅的也不少。田裡工作大都由男子擔任，女子專任內務。關中教育很不發達，農村的學校更寥若晨星。近幾年來因經費困難，從前開辦的學校大半停閉。古人說：「衣食足而後知榮辱」現在關中人民救死猶恐不及，又何來餘力教育子弟！

（四）市鎮

關中的市鎮，也同農村一樣，都極蕭條，除省城市面比較可觀，其餘縣城同大鎮全很衰落。城鎮的房屋多倒敗不堪，街道也極穢污。我們每從一個街上經過，看到許多高大的房子倒了，或者離倒的程度不遠。很少看見一次新的建築。各地市鎮總有集，逢集的日子街上雖然比較熱鬧，但是他們交易的東西大概不出食糧，菜蔬，同其餘日用所需，很少有能够影響地方上經濟的買賣。聽說去年鴉片十分收成，烟商雲集，市面還有點起色。今年鴉片收成不好，因而更覺得冷淡。關中市鎮衰落的原因雖多，其最重的要算以下三種：一，近來農村破產，農人沒有購買力，貨物無銷路。二，長久的土匪擾亂，客商既然裹足，當地店舖又多被搶空。三，歷年政府苛捐雜稅，不顧商民血本。這三種原因的成分，有天災，有人禍，兩種比較起來，還是屬人禍的成分多，所以要想復關中農村同市鎮，應先從去人禍的方面着手！

（五）宗教

陝西的宗教比較複雜，釋，回，耶三教散布全省。回教人數頗衆。耶教分新舊兩派，凡市鎮同大的村莊，總設有天主堂同福音堂。他們兩派勢力不相上下，總深入民衆。聽說他們的外國教師，竟有人在各地放債，有條約同官廳做他們的護符，當然不愁債戶欠他們的欵，因此他們的產業一天大是一天，他們的勢力也一天澎漲是一天。天主教到關中的歷史很早，他們的根據地是高陵縣的通遠坊，傳說那裏的天主堂，在明朝末年已經建立。通遠坊的居民，完全是信天主教的，他們的社會同歐洲中世紀宗教政治

社會一樣，一切都聽他們主教指揮！他們的城壩很堅固，槍械很銳利，所以土匪不敢擾害他們，還有許多怕土匪同軍隊的人，去求他們保護，歸順他們，所以他們那個地方幾乎同租界一樣。

（六）交通

關中交通情形與北方各省完全相同，陸路交通器具全靠大車。大車分有篷無篷兩種，有篷的稱爲轎車，專用載人，無篷的專用載貨。大車路非常普遍，所以在舊式交通中尚稱便利。渭河下流自武功起，亦可航行帆船，但因水淺，載運不暢。近幾年來，關中所築的公路，不下四五百公里。自潼關至西安，自西安至鳳翔，有定期汽車載運客貨。其餘各路無定期的開駛。路既不平，車也破爛，車價賣得太高，要想眞能便利客商，應大加改良。（未完）

搶親

楊振聲

烏上的居民都睡酣了，只有海岸上一家小酒店的紙窗上還閃出熠熠的燈光。

辛大吃的半醺，把酒杯向桌子上一摔道：『三百吊大錢，四疋毛藍布，她媽本來答應了。周三這混賬小子又託人同她爹說，他出三百五，她媽便一口咬定沒有答應過我，硬賴媒婆傳錯了話。看我辛大能讓周三這小子得到手！』

同桌圍坐着上十個粗臂大拳的漁子，都代辛大抱不平。一個年紀較大的，抽口旱烟，用手理一理黃硬的鬍子說：『嗨，我們那個時候，十八歲的大姑娘，也不過二十吊錢，半疋布。他媽的，我們還嫌貴呢！我家裏那件貨，只用了四疋布，一個大也沒化。現在什麼都貴啦，女人也長價！』他說完在地上磕磕煙袋。這位是黃鬍子李三。

『可不是！孫家的小妞——那個三半嘴——才十五歲，就要四百吊大！』這位很年輕，大概也是碰過釘子的。

『現在的人，都是海蜇養的，沒有骨頭，就讓那些王八蛋下女兒的打槓子！』一個連腮鬍子嚷。

『唉，也得讓他們吃個蒼蠅才行，太他媽的不成話說了！』黃鬍子又裝上一袋煙。

『誰有這個肋氣！』連腮鬍子在激將。

滿屋子沉寂了，只聽到窗外潮打岸石的聲音。

停了一回，黃鬍子李三站起來，走了一週，在大家耳邊低語一番，大家面上立刻顯出緊張。

遠遠的聽到村裏的梆子正打三更，大家出了酒店，外面是漆黑，全村不見燈光，天上陰着也不見一顆星斗，只有幾點漁火，稀疎的在海上明滅。

四更剛起，趙家莊外白楊樹底下忽然出現一片火光。有上十個人左手擎着火把，右手握着木棒，後頭還有一個人牽着一匹掛紅的小黑驢。火把如一條長蛇蜿蜒着直奔趙二的門口而來。

來到門前，大家發一聲喊，驚醒了趙家的人口。趙二朦朧中摸了一把魚叉，往外便走。趙二嫂揪住他不放手。他摔開了她，去找梯子，門外又是一陣喊聲。

趙二將梯子磕在牆邊，挺身站上牆頭，喝一聲問道：『什麼事？』

門外的人等向後退却一步，推出黃鬍子李三來講話。

李三擎起火把，仰頭瞪着趙二道：『看清楚我們有多少人嗎？快把你女兒交出來。』

『我女兒已許了周三。』趙二截然的說。

辛大向前罵道：『呸，你一女許二家，貪財圖利。告訴你說能，我們一不作，二不休，不快把你女兒交出，我們就『搶親』。』

『女兒是我的，我要給誰就給誰。……』趙二還要往下說，大家一陣喊聲把他打斷了。

黃鬍子叫道：『趙二，這就是你的不是。凡事都有個先來後到，不能今天應這個，明天又應那個。我勸你把女兒趕緊的裝扮起來，我們和和氣氣的接過去。不然，我們就搶了走，你也沒法子。』

『搶！搶！搶！』大家一齊吶喊，火把都跳動起來。

『住了！』趙二沈吟了一會說。『讓我商量商量她媽再講，』於是他下了牆頭。

此時四隣都已驚醒，大家不敢開門，都爬上牆探頭望，火把的紅光照着他們驚疑的面孔。

趙二又站在牆頭。叫道：『先交出錢同布再說』。

辛大從驢背上解下了一捆錢同四疋布，擎與趙二。趙二龜下腰接了錢物，在火把光中點清，然後下牆來開了門。大家一擁進了門，在火把光中，看出他們面上的緊張已變爲得意。

趙二的女兒小絨剛十六歲。先聽到門外的喊聲，嚇的用被蒙了頭，後來知道她爹拿着魚叉出去，又嚇的發顫。

再後來知道是搶親的，她倒不顫了，只是哭。

她媽替她拭了淚，換上件新衣，又替她抹了一臉厚粉。媽又扶她上了小驢，一羣火把前擁後護的離開了趙家莊，穿過一個樹林子來到辛家。

新娘放在裡間，辛大滿面笑容的出到外間對大家作揖道謝，又留大家吃了一回酒。看看天快放亮，大家才漸漸的散了。

辛大進了房，見新娘在炕角邊靠牆垂頭而睡，淚在粉面上乾成一條條的交流。

過了三日，小絨臉上也見了笑容。辛大便是這樣的成了家。

北晨叢書

日美戰爭

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美國陸軍上佐達威士著（每冊五角）

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日本十六專家著（每冊一元）

第三卷 日美果戰乎 日本海軍少佐石丸藤太著（一元一角）

第四卷 美國不足懼 日本海軍專家池崎忠孝著（印刷中）

第五卷 太平洋之戰潮 美國海軍上佐易理歐著（印刷中）

第六卷 日美無戰事 日本清澤洌著（翻譯中）

第七卷 太平洋大海戰 日本海軍少佐中島武著（翻譯中）

第八卷 美國海軍戰略 美國海軍少將馬漢著（翻譯中）

蘇俄軍備與俄戰爭 日本陸軍大佐佐佐木一雄著（每冊九角）

購書寄費五角以內者五分 五角以上限八分 郵票代洋九五折算 總發行所：北平晨報社 代售處：本埠書店及外埠各地書店

北平晨報持大公正 消息迅確 編法新穎 印刷精美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及日本每月一元三角 南洋歐美每月西元一

外交月報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專號

第四期要目

序文——胡適之先生對於報告書之簡評

卷頭語……王坐言

評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次鈞

對李頓報告書所載日軍狀況之質疑……滌愆

我之調查團報告書觀……陳淵泉

中國對於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應取之態度……袖風

我國對於國聯調查團解決東案意見應取之態度……周天放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之檢討……叔綱

讀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承武

報告書各章之批評……龔次鈞等

中國批評……徐仲航

日本批評……鑫舟

國際批評……編者

零售每冊四角，國外五角，預定半年六冊，國內連郵一元五角，國外二元五角；全年十二冊，國內三元，國外五元。

郵票代價，不折不扣以一角以下為限。

北平西城府右街運料門裡實光門側外交月報社經理部

南京鍾山書局

國風半月刊

第十一卷第十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日出版

讀故宮博物院重印內府輿圖記 翁文灝
人種學觀點下之東北 劉咸
大學王註讀 歐陽漸
政府任命翁君文灝爲教育部長 胡先驌
感言 胡先驌
明孝陵志(二) 王煥鑣
金陵覽古(上) 朱偰
音學四種自序 徐昂
自怡堂詩集序 洪允祥
方志月刊卷頭語 張其昀
旅歐讀書日記摘錄 阮毅成
書錄 朱遏先丁緒賢等

通訊及定報處 城北總局 中央大學門前蔡巷巷口 城南支店太平路三二二號
定價 每期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電話三一三九五

國史經濟集刊

中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

創刊號目要

社會調查所兩種定期刊新目：

鹽金制度的起源及其理論 羅玉東
道光以後中琉貿易的統計 周益湘

清總理衙門及其經費 陳文進
胡夏米貨船來華經過及其影響 張德昌

社會科學雜誌第三卷第四期目要

民政部戶口調查及各家估計(一) 王士達
近百年來世界銀價變動之回顧 吳承禧
美國土地制度的發展 李景淸
書評 吳鐸等

社會科學雜誌每期四角，全年四期，預定一元四角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每期五角全年二冊一元同時預定兩種刊物全年僅收二元二角以示優待。（所址：北平文津街三號）

價目：

引得

（譯自英文 INDEX，舊用日本譯索引或更轉爲索隱）爲學術上重要工具，西文著作每多附載，中籍則素付闕如，致尋檢書中一條，輒須翻閱全著，學者苦之。引得編纂處成立於民國十九年秋季，崙事中文書籍引得之試驗。其排列次第，一準新發明之庋撥法，學用皆甚簡捷。更附拼音及筆畫引得，俾對表檢方法未嫻熟者，亦無扞格之弊。已出版者十餘種，如：

儀禮引得　附鄭注引書及賈疏引書引得

儀禮爲經典要籍。然考古者患其辭義瑣雜，熟讀爲難。引得編纂處編製引得，舉書中所載之儀文名物，鉤玄提要排列易檢。用以研究本書，可收按圖索驥之效。又儀禮鄭注及賈疏引用諸書，多已散亡。故更將其引用書名，分別引得，以爲輯佚之助。卷首有各本儀禮卷葉推算表二，俾一冊引得，可以用諸二十種通行版本。又洪煨蓮教授序文，關於禮經之源流演變，細加考論，殆亦治經學者所欲一讀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　每冊定價二元外埠酌加郵費

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分二巨冊：上冊爲書名引得，下冊爲人名引得。不僅採輯無漏，且凡一書而有二稱，二人而同一名，僞書之假托，數人之合著，箋注之另有其人，附刊之別爲一書，往往分作崙條，排成易檢。手此二冊，則總目二百卷，加以未收書目五卷，絕無難檢之病矣。引得據大東書局影本，卷首有卷頁內容表及推算公式，凡有其他版本者亦可用引得無患。又洪煨蓮教授序文一篇，詳述四庫全書及各目錄提要之編纂，並評論其得失，殆亦凡留心四庫掌故者所欲一讀者也。

讀史年表附引得　每部定價四元外埠酌加郵費

讀史年表共二十四張，始漢迄淸，代爲一表，詳注公曆年數與各帝王之年號，廟號，謚號，名諱，陵號，以及代諱諸字，並附有標年度尺一，中印甲子紀元，用以量各表兩旁之尺格，則年數可不勞指算。表後附有引得，頗易尋檢。篇首有洪煨蓮教授序文，詳言年表起於漢代及漢前紀年不易考訂之故。

其餘各種另有詳細出版目錄函索即寄

編輯兼發行者　引得編纂處　在北平燕京大學圖書館內

代售處　各重要大書坊，具列詳細出版目錄中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為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二十九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四日出版）

對於三中全會的希望 叔永
國民黨的內部團結問題 勁扶
人才與政治 衡哲
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 蔣廷黻
鄉居雜記（二） 董時進
關中見聞紀要（下） 吉雲
對於『侮辱回教事件』一文的抗議 （通信） 江紹源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摩登教育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眞茹新中華書店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于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中山書店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長沙 開明書店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 青年圖書社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蕪湖 種海書局

泰興 黃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汾陽 啟民派報社

對於三中全會的希望

叔永

在目前黨治制度之下，三中全會掌有全國政治上無上的大權。可是權與責是對待的。三中全會既對於黨國的大計，握着左右可否的大權，同時就對於國家的前途，負了不容旁貸的責任。這在平時是如此，在國難嚴重，危急存亡的時候，尤其是如此。在黨治下的國民，平時對於黨的甚麼大會全會，以爲這是君家黨事，與我們沒有甚麼相干，其實棟折榱崩，誰也免不了覆壓的慘痛。我們現在對於行將開會的三中全會，陳述一點希望，大約不算十分出位的言論。

談到此次三中全會，不能不使人迴想到一年以來黨事的紛糾與經過。我們似乎還記得在去年十一月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未開會以前，曾經有過國民黨的京粵團結會議。這個京粵的代表於十月二十七至十一月七日在上海開了十天的會議。開會的結果，除了解決黨內歷年的紛糾，使中央與廣州非常會議所發生的衝突現象，得用和平方法告一解決外，對於中央政制的改革，也曾經有具體的決議。接着便是十一月十三日南京國民黨第四次全體大會和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四屆一中全會。在這個會議中，通過上海會議的中央政制改革案，脩改國民政府組織法，選舉統一政府，都是他們的重要工作。而在人的方面，則改選林森爲國府主席，孫科爲行政院長，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三人爲中政會議常務委員。所謂『黨內的和平團結，中央政制的改革』，就算以這幾個人選爲點睛的一筆。自然，我們不要忘記，四全大會及四屆一中全會，都是在國難發生後召集的，所以他們的議決案，也少不了一些應時的點綴品。如像所謂國民救國會議，武力收復失地，均曾上過議程，得着部分的通過。但是有的是通過而不實行，有的是實行了也沒多大關係，我們此處幷無重述的必要。

在上海戰事緊急，國難最爲嚴重的時候，四屆中央執行委員們又曾在洛陽開過一次二中全會。但此次可以說是一個黨內的國難會議，除了發表宣言及打電慰勉抗日將士外，幷無甚麼可記的地方。

以上，單簡說來，便是黨的當局一年來對於國難的努力與貢獻。我們若把軍事，外交等等重要問題，暫置不論

，而提出『黨』與『政』的關係來做討論的中心，則我們對於此次的三中全會，至少有以下兩個希望。

第一，我們希望三中全會，對於黨的地位與能力，有一個澈底的認識。我們雖於黨的理論，不曾有過深切的研究，但是曉得黨以爲國，不是國以爲黨，這是從中山先生救國救民的出發點看來，應該是不錯的。因此我們以爲三中全會此次開會至少應該有一個反省的機會，反省這一年來所標榜實行的救國設施，是不是與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黨的便利暫置不論。單拿一中全會的議決案來說吧。他們因爲不滿意蔣介石做國府主席，把他推翻了，同時又不能不聯絡實力派，以舉所謂和平團結之實，於是有中政會議常務委員三人的設置，而恰恰有蔣，汪，胡三位一體，來完成這個組織。這在當時看來，是再好沒有的調和方法，可是牠的不能實行，自始即已彰明顯著了。胡漢民自回廣東之後，始終不曾北返。後來蔣介石到漢勸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這樣一來，中政會就形同虛設了。這在平常裝飾品的機關，原來不算甚麼，可是黨治下的中央黨務機關，那能如此。果然，在八月初旬汪精衛與張漢卿決裂，憤而辭職之時，中央黨政機關，竟無一個負責之人。這個事情又恰巧發生在日人尋釁，熱河吃緊的時候，眞是危險萬狀。我記得當時寫信與南京的一個朋友，說這好像諸葛亮失了街亭之後演的空城計。我的朋友回信說，你說空城計，還是太崇維了，其實只是空城，並沒有計。

說到汪精衛行政院長辭職的問題，更是令人惶惑。在這樣緊急的時候，我們以爲這樣關係政府工作的問題，應該由黨的機關出來三言兩語，短時間內加以解決。但因爲中樞容慮，無人主持，累得元老先生們，南奔廣東，西飛漢口，梭擲不息的鬧了幾十天，纔勉勉强强得一個結束。這其間，設如國事發生危險，不曉得黨國諸公誰負其責。即使國家幸而沒有發生甚麼大事，但中間政事的耽誤，機會的錯過，又誰能計算他的損失？這豈不是因黨的組織不善而使國家擔受最大的危險嗎？

此次三中全會開會，這個問題當然是應該首先解決的問題之一。我們希望三中全會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之先，乾乾脆脆攷慮一下本黨的地位和能力。那就是說，國民黨還有組織政府的力量嗎？我們說這個話，自然不是想推翻國民黨，並且現在的國中，也沒有第二個組織可以代替國民黨來組織政府。不過國內團體有沒有力量來代替國民黨是一事，國民黨自己考慮一下對於中國應負的責任又是一事。國民黨不是沒有人才，沒有能力，但是他的大病，在

黨的意志，已不能團結他們的人才，指揮他們的才能。在這個當兒，國民黨還是痛痛快快，承認自己的毛病，做一個根本的解決呢？還是敷敷衍衍，重演一次一中全會的失敗，仍令明知不能合作的三位首領（我說三位首領，不是說他們中間的任何兩人）來支持場面，而讓國事去自尋他的命運呢？這是三中全會應該解決的問題。

第二，我們希望三中全會對於現下的國勢有一個眞切的了解。中國現在國勢的危險，是人人知道的，何況黨國的領袖們。不過黨國的領袖們如有眞切的了解，便應該對於救亡圖存的方法有一個具體切實的計畫，不應該還拘拘於甚麼軍政訓政的時期，五權憲法的門面話，或作徒託空言，大而無當的快意論。我們看見一中全會通過上海會議的「使政治系統與組織單簡化以增加政治效能」，而同時又主張維持五院制，及會院階級制，不免發生矛盾的感想。我們又看見一中全會有人提議十萬大兵死守錦州，而結果僅得到一個令某將領盡力抵抗的決議，不免對於提案者及議決者的誠意發生疑問。這樣的一派矛盾現象與空言高論，已經把嚴重的國難，弄得嚴重到無可如何的地步了，不知道此次的三中全會，能不能給我們一點新的轉機與希望。

我們狠慚愧對於黨國最高機關的三中全會，只能發表一點『卑之無甚高論』的議論，但我們至少希望他們能容納這一點逆耳之言。

二十一，十一，二十九

國民黨的內部團結問題

勁扶

國民黨因容共而有左右的紛糾。分共以後，黨的理論方面不復有紛歧的見解，實際方面，政治的方向與主張亦漸歸於統一。但內部的不能團結如故，誠令人不易索解。在國民黨既握政權以後，因實際政治無何成績表現，在一般人失望聲中，漸漸落到對外自衛不暇之地位。其內部舊有各派亦漸消失其派系之意識，不復顯示其派系色彩甚濃厚之爭訌。吾人自局外觀察，覺該黨自身之依然未能實現其團結，實由于三數領袖個人間之未能推誠相與耳。

此三數領袖間未能融洽之故，論者謂在各人欲建立以自己爲中心而形成黨的惟一的最高勢力。據吾人觀察，殆

不盡然。蓋此三數領袖中，有武人，有文人。武人建立武功，依歷史先例，自必以國政之重心自居，事實上亦非達到實際爲重心之地步不止。況在「軍政時期」，黨的理論固默許軍權高于一切！又有中山先生遺墨明明示人以創始新國須賴能建立武功之人！彼文人等，不惟人不期其排難鉅，創大業，即自己似亦未嘗作超過武人而居黨的最高領袖地位的思想。如此局勢，民國十六七年間本已形成。不幸因武人領袖未釋防共時代之疑慮，致文人領袖無法効力于黨國，於是成一「反側」之局。復因武人領袖涵容之程度不够，致已在効力之文人領袖無法繼續効力，於是又促成另一「反側」之局。此類「反側」並非起于文人領袖的欲爭最高覇權，乃由于不見容于武人領袖，不得不出此耳。試觀文人領袖在「反側」之後或「反側」之前，肯在現成狀況之下，居附庸地位而貢獻其能力，此足以證明彼等並無爭覇之心矣。

武人領袖不能容納文人領袖而與之合作，其故殆在武人領袖尚未認識本身已到達實際成爲國政重心之地位，因而仍保存其排拒性。吾人年來習聞造成黨國中心力量之說矣。今日仍彈此調，且彈得愈高，竟有謂應明白宣布現在尚在「軍政時期」，甚至有人倡導組織「藍衫黨」，行法西斯蒂迭克推多制者，此足以表示當今軍事最高領袖之左右親信，仍未認識或不敢自信彼等所期望之中心力量早已成功。現在仍未脫「軍政時期」：此許是事實。年來「訓政」是虛有其名或虛僞的：此也許是事實。然如果重心早已形成，事實是軍權仍高于一切，迭克推多雖無其名早已有其實，而且已成事實早爲各方所默認，則必欲戴上尊號究有何益？

故關于國民黨自身之團結問題，吾人首望已成黨的重心之蔣介石氏能在此次三中全會中懇切表示歡迎全體中委合作，對于憤猶未平之胡漢民氏及其他粵委尤宜表示歉意，然後以全會名義，速其來中樞負責，並令其負與其資望及財力相當之責任。黨國要人慣說『精誠團結』，眞有『精誠』，斷無不能『團結』之理。吾人爲是言，幷非自命爲國民黨排難解紛，不過冀吾國從事政治者，有政治家風度，俾政治道德增高，政治力之運用得以增敏耳。

人才與政治

衡哲

記得十數年前，我們還在外國當學生的時候，大家對于做官的一件事業，都有一種避之若浼的心理。我還記得那時有一位朋友回國，我曾寫信給他，勸他不必到政界裏去。他回信說，『家母也是這樣的意思。我一定不做官，請你放心。』但我們知道，那時正當推翻袁世凱帝制之後，中國在政治上，也正是需要建設人才的時候，爲什麼一般有志的青年，反有這樣的消極態度呢？依我看來，有三個重要的原因。其一，是因我們中國的讀書人，向來是以不做官爲清高的；雖然在實際上，做官又是他們讀書的最大目標。其二，是因爲革命後的政界，雖然與亡清的政界站在不同的地位上，但不幸又另有他的昏濁的地方。他不能使那時熱心救國的青年們，加添什麼希望。其三，是因爲那時的青年，都是深深的受過『實業救國』宣傳的影響的。故在他們的心目中，總仍以爲救國的根本，不在政治，而在科學與教育，實業與學問。政治乃是一件極無聊賴的事，他們是不屑去做的。

近十年來，我們眼見因國內政治的不上軌道，致使實業不能發達，教育日益腐敗，各種的學者，也因生活的不安定，不能安心去研究他們的學問，大家便漸漸覺得從前觀念的錯誤，以爲政治的改進，原來也是建設事業中的一個基本條件。于是從前立誓不入政界的人，也開始談起政治來了。但談儘管談，實行却又是一件事。因爲議論政治得失之權，固然在我們的自身，實行我們主張的機會，却又不能不有待於當局的意嚮。

這個當局對于一班人才的意嚮，以前的不去說他。自從國難以來，却不能不說是漸漸的改爲友誼的，虛心的，甚至于誠意的了。雖然他們對于黨外人才的徵求與引用，仍不過是一個微之又微的開始。同時，這些人才或狃于潔身自好的成見，或感于朋友的勸告，或因原來的職務重要，不能分身，遂又常常不能毅然決然的去接受這樣的一個機會。我對於這些人的清高的人格，以及他們的責任心，除了十分的敬意之外，是沒有第二個意見的；雖然我仍以爲一個眞正的人才，也不應該專以消極的態度，來表示他的人格的清高。積極的政治工作，也未嘗不能增加他的人

格。從國家的全體看來，則這個消極的情形，似乎也不應該讓他繼續的存住，因爲他是決不能去幫助中國走上政治軌道的。

但上面所說的一班智識界領袖們的困難，也是不容忽視的。比方說吧，此次地質調查所所長翁詠霓先生，被政府任命爲教育部部長之後，他的朋友們聽見了，有的便欣慰歡呼，說這是『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可喜之一事。即自民國成立以來，亦爲特可紀念之一事。』（見國風半月刊胡先驌先生文）有的却又十分的反對，但反對的理由，却又與贊成者的理由一樣，那便是對于翁先生的學問與人格的愛重。我們學界的老前輩，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葛拉伯（Grabau）先生，即是反對翁先生出山的一位。他說道，『做教育部部長的人才，中國也還有幾位，而做地質調查所所長的人才，却只有一個，他便是達克托文灝翁！』我以爲這個理由是極有力量的，因爲我們一方面固然希望教育部能得到一位有才有學，又有高尚人格者，去做他的部長。而同時，我們也不願眼見國內幾個學者幾十年來所辛苦經營的地質調查所，因翁先生的離去而有陷於沉落的危險。

凡是與翁先生處在同樣境地的人，若眞能覺悟到這個矛盾情形對于國家前途的危險，而憬然于一味消極不幹的不是根本辦法，則我以爲他們至少應該注意到下列的三點。

第一，他們如經知道當局的請求，是出于至誠的，那麼，在相當條件之下，他們便不妨要求一個施行個人政策的絕對自由權。這不是要挾，這是做事與做官的分野。假使當局連這樣一點的自由尚靳而不與，則被徵求的人才們，那時再掉頭不幹，也不爲遲。一個人若是不願意單單的去做一個點綴品，無論在自己的良心上，或是從公民的責任上看來，都是無可批評的。

第二，假使當局能同意於上面的條件，而予他們以施行政策的自由，則我以爲這正是到了他們展施抱負的黃金機會了。所謂好人政府的實現，豈不正是期待著這樣的一天？我現在再請問我們智識界的領袖們，到了這樣的一個時期，諸位還是從容不迫的，以庖丁解牛的手腕與精神，去利用這個機會，以求達到向來所抱負的高遠政策呢？還是措手不及，耳鳴心驚的，像一個不會游泳的人驟然被拋入了大洋之中呢？所以我以爲一班智識界的領袖們，對於自己的抱負與政策，在平時都應當有一個預備與修養。這決不是小小的一部一局的政策乃是對于政治及社會全體的

一種鳥瞰，一個對於國家治病的脈案與藥方。假使他們連這一點也沒有預備，那麼，服務國家的機會來到之後，除了庸庸碌碌的循例去做一個官之外，還有什麼旁的用處呢？這樣，中國的前途還有光明的希望嗎？而所謂智識階級，也就難逃誤國的罪名了。他們平常的危言高論，也就沒有價值可言了。

第三，我以爲現在教育界的領袖們，平時還當注意于繼任人才的選擇與培養；俾一旦有更大的責任臨到自身時，自己原來的職事，可以不致繼承無人。這一件事若辦得到，則不但如葛拉伯先生所懷的恐懼可以消滅，並且還可以養成一羣後進的領袖，使有用之才，日益加增。因爲一個人是要老廢的，要死的。居於領袖地位的人們，即使不加入政界，又那能跳出老病死的三個範圍？故對于繼任人才的養成，正不必限於做官的預備。不但如此，一位人才被當局徵求時，不妨再向當局要求這樣的一個條件，便是，繼任自己原來地位的人，必須是由自己推舉的。政府的任命，不過是完成一個形式上的手續；他們絕對不能隨意命令一個人來作爲他的繼任者，即使那個地位是完全在政府管轄之下的。這事初看上去，似乎不免有點把持與要挾的嫌疑，其實不然。因爲一個簡單的，窮苦的，專門的學術機關，是絕對得不到那些志在升官，刮地皮，或是出風頭的新官僚的青睞的。猶之紅樓夢上的李紈，她是決不會去招引游蜂浪蝶的。故所謂把持與要挾的嫌疑，都可以不去管他。何況一個眞正的人才，當然還有社會上向來對於他的尊敬與信任？有了這樣一個人格的保障，這樣一個防身的利器，一個人還不好好的去做一點事業，說幾句有斤兩的說話，那就未免太可惜了。

○　○　○

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

蔣廷黻

在社會科學家的眼光裏，中國簡直是個新發現的大陸。發現雖然發現了，開闢則尚待人。無論我們向那方看——政治也好，經濟也好，風俗制度也好，及這些事件的來源與發展也好——處處是問題，是材料，是一片大處女地。開墾者雖已有人，因爲地方的大，一望簡直看不見了。他們的成績，他們所已開墾的地與未開墾的地相比較不過是如

幾方里和幾百方里相比較。除了一些零星知識外，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是盲目的，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中國人對於中國的無知而不求知，等於喪失土地而不求收復一樣。喪地之罪首在於有守土之責者：這是全國一致的議論。

要謀社會科學前途的發展，我們首須認清現狀的根由，尤須攷察大學裏的社會科學的現狀。因爲無論在那一國，新知識的貢獻是應由大學負其責任之大半的。論到大學裏的社會科學這件事，實不知從那處說起，因爲處處都是弊病。第一，中國現在還有許多人不知道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牠們的歷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須研究的，而且可以研究的。他們還不相信新大陸的存在。他們看見英美各國的大學有些什麼社會科學的課程，也就照樣設立這些課程。論課程的多寡，那我們貴國的大學很像堂堂「最高學府」的樣子。論其結果則很可疑。在我們貴國的大學學市政的或者知道紐約，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漢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學「政制」的都學過英美德法的政制；好一點的連蘇俄，意大利，日本的政制也學過，但中國的政制呢？大多數沒有學過；就是學過，也就是馬馬虎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學政治思想的，那一定上自柏拉圖，下至拉斯基，都聽過一遍；好一點的，還對於某派某家下過專門的研究。至於中國的政治思想，普通不過看了梁任公的講演集。學經濟思想的，學銀行幣制的，學會計的，學經濟史的，學社會史的，學民俗的：那一個不是這樣？我們的大學不是在這裏爲中國造人材，反在這裏爲英美法造人材。我們的大學畢業生，倘若髮變黃了，皮膚變白了，外國語說得流暢了，很可以在歐美各國，尤其在美國，作有用的國民。走進中國社會裏去，畢業生好像僑居異邦，社會也不大歡迎。我們年復一年如此過去。教育部長，校長，院長，教授，學生都不以爲怪。我們面前的新大陸擱在那裏，不去過問。

有些教育界的人雖然知道了在中國社會科學有個新大陸可開闢，但實際上又發生種種阻碍。一個留學生在外國研究了幾年，假若他是張博士；又假若他在外國的學術成績很好，對於學問絲毫不願虛冒，不願苟且。他在外國所學的雖然很好，仍是外國大學所有的課程。回國以後，這位張博士就到某大學去教書。按這大學的章程，教授必須担任三門課程，每星期必須教九點或十點的功課。那末，他只能担任他在外國所學過的功課。假若張博士是個有智識良心的人，他一定很努力的授課。結果，他對所授的課

程的興趣和心得與年俱進；學生對他也很佩服。張博士遂成了一位名教授，全國的大學都想延聘。他對中國的教育確有貢獻，但是他對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或歷史的知識則毫無貢獻。平日他也想過作點關於中國的研究，預備將來教一門關於中國的課程，但一動手，問題就多了。假使他的興趣是市政，他一看中國的市政簡直不是市政，換句話說，比他在西洋所學的，所看的，完全不是一樣。或者他因此就想中國的市政值不得研究，就中止他的研究了。假若我們這位張博士是個有奮鬪精神的人，也知道研究不能限於完好的事體。上級動物與下級動物，文明社會與原始社會，「無」市政的市政與最新式的市政，均有研究的必要和價值。張博士本此精神往前去作。他發現中國的市政學幼稚萬分，既無目錄，又無專門的雜誌。大都市—特別市—雖然發表了幾部報告，都是些官樣文章，連統計都是些官樣統計。至於內地的城市，連這種官場的報告也沒有。同時這位張博士還須在學校擔任三門功課，所以研究的進行也很慢，並且研究與功課發生衝突了。張博士回頭一想：他所授的功課既然有趣，值得他繼續努力，而大學也應該有他所授的功課。對人對己，他大可以種植他的舊園地，無須辛苦的去墾荒。於是他不再聞問中國市政了。

假若這位張博士抱定志向要把中國的市政作一個澈底的研究，他覺得非離開大學去辦一個市政研究所不可。第一個問題是經費。這位張博士的聲名很好，國人都知道他是個市政專家。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就活動起來，運動政府或中外的基金團或慈善家捐款。他們的運動成功了，研究所也辦起來了。他的困難也從此左右橫生了。爲維持研究所的經費，他必須作兩件事，一是出版，一是繼續在外活動。出版要多，他必須多聘研究員，調查員種種幫手。有時捐款的人既限期交卷，又指定題目，而有時所指定的題目並非張博士的專長，而張博士在限期內又不能延聘一位專家來幫助他。於是許多出版品不但無新知識的發現，且連調查的正確與否也顧不到了。張博士在研究所裏日夜忙於行政，反無時間研究市政了。建築房子，收買圖書，編預算，造決算，寫報告，延聘人員，接見找事者，疏通董事，推銷出版品，代表研究所出席各種會議，甚至研究所的工友和水電諸雜務都須張博士去照顧。他不但無工夫研究，連看書都沒有時間。新土未開闢，舊園子已經荒蕪了。

如果一位有學術根基而且有魄力的張博士有這樣的經

驗，其他可想而知。市政學如此，其他各種社會科學亦復如此。

爲謀社會科學的發展，我以爲我們必須有三種心理的改革。第一，我們應認清開闢新土比種舊園子要難好幾倍。假若一位經濟學者沒有研究過英國的中古經濟，也沒有研究過中國的唐代經濟，而學校忽然要他擔任這兩門課程。那末，英國的中古經濟已經有了不少的專門著作，他可以參看八九種就可以勉强起始授課。至於中國的唐代經濟，以往無專家，幾至全無專著。他要研究必須全從原料下手，而這些原料不但零散，且多不可靠。他非有二三年的專門研究不能起始授課。學校的行政當局絕不能機械式的勉强人人担任三門或四門功課，不問這些功課是新闢的土地，還是舊有的園子。

第二，我們應認清舊園子原先也是荒地，因爲經過若干代人的開闢和種植然後成了舊園子。開闢的工作，不論中外古今都是苦的。我們不但不可怕苦，且不可眼光過高。我所讀的這部英國中古經濟史當然很好；牠所以這樣好，不但因爲著者是一傑出之人，也是因爲著者之前已有了無數的著者替他開了路，立了根基。我所講的這門中國唐代的經濟誠然是很不完全，但我不講，則後人永無完全的唐代的經濟史可出世。

第三，我們絕不可迷信一個大學之大或一系之好，在乎課程之多；或一個大學生之所以成爲大學生，在乎所學課程之多。大學之大，在乎新闢知識疆域之大小。大學生之所以成爲大學生，在乎有無開闢知識疆域的能力。

有了這三種的心理改革，然後可以談辦法。我以爲學術工作，不應從行政上下手。換句話說，不應從定條例，籌組織下手。學術工作只能從學者和問題下手。有了一位眞正學者，而這位學者對某有研究價值的問題有最高的興趣，我們就有了新知識的種子。這個種子是學術界的至寶。學術機關必須負培養的責任。減輕授課時間，減少行政責任，充分的設備，助理，旅行等等：凡是培養這種子所必須的都應該給他。但以利祿來引誘學者是無須的，也是不能有成效的。我所講的培養，專指研究工作的便宜。

提倡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歷史等等容易引起一種誤會，而這種誤會又容易發生一種流弊。我這種的提倡，並不是要中國人以後不研究西洋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和史學。我以爲不通西洋政治學的人絕不能對中國的政治思想或制度的研究有所貢獻。其他社會科學亦然。我們必須中西兼顧，然後能得最大的成功。在舊園子

不要荒蕪的條件之下，我望社會科學界的人勇往直前，來開闢這個新大陸。因爲這個新大陸是我們的田土，我們不開闢，牠將永爲荒地。

○　○　○

鄉居雜記（二）

董時進

因爲有上面所說的種種剝削方法，鄉下人確實是十家有九家都弄窮了。許多從先的紳士，現在都自己在田地上操作，自己的田地賣完之後，只好租地耕種，到了沒有資本去種地的一天，就去做散工，賣苦力。（這次給我們抬轎的，便有一個曾經讀過十幾年書。）這是一步一步的被逼往死路走的情形。一個人到了抬轎挑担，一定活不很久，因爲那是最勞苦傷身的；抬轎的人，幾乎無一個不抽大煙，無一個有翻身起來的希望。

鄉下鬧窮，連和尚廟宇，也是遭殃。四川原有許多宏麗的廟宇，但是就我這回所經過的地方說，所有的廟，多半已經傾圮或毀壞，不是天樓地板都被撤去，便是門窗戶壁概不完全。這固然有的是由於駐兵的結果，不過也是因爲大家沒錢去修理。我們有一天跑到附近鄉下一個廟子去乘涼，那廟子原來雖不甚宏麗，却是很整潔的。廟的周圍有許多的樹木，和很密的叢林。那知這回一走到，纔令人大失所望。那廟的房屋既是倚側欲倒，內部尤其腐爛，骯髒不堪。背後的林子，稀不遮日，矮的叢林雜草，全被拔光。地上只是石子泥沙，都給水冲起很深的溝漕。這是一個很可慮的現象；河流的淤塞，山坡的荒禿，都是這樣來的。這可說是人們在自掘坟墓而不自知。那天我們買了一些生玉米去交給和尚煮，那和尚無柴燒，臨時拿起一把刀，一個筐子，到林子裡取柴。你道他去取什麼柴？原來林子中，只有若干大松樹，別無柴可取，但是大樹是不能隨便砍的。他原來纔是去修樹幹上的皮。到此時我方才明白，爲什麼那些樹幹上概有刀劈的痕跡。可憐括盡地皮括樹皮，括盡樹皮又將如何呢？

人民窮，兵士也很苦，四川兵士生活之苦，是大衆皆知的。我此次會見一位本家，他曾經在外頭當過六七年兵士和小軍官。據他說，兵都不願意幹，祇是逃不脫。一則監視很嚴，一則是因爲路費和衣服的關係不能走路。假使

逃出去被捉回來，那就非打個半死不可。並且即使逃開了本軍的駐地，到別處遇着其他的兵隊，也會被盤查出來。因爲久當兵的人，手上臉上，都容易認辨，一經查出，仍舊要被扣留住再去當兵，不從便要吊打。據他說，他本人想回家已經好幾年，直到這次費了許多事，又由家裏人想法，纔得走脫。現在的隊伍，募兵很不容易，因此當兵的要想走，愈更困難。

鄉間金融困難，利息自然奇高。大宗放欵，概是以田作抵，由放債者收租，名爲穀利。這是有田地的人借債的辦法，其利息約合三分。短期的小借欵最普通的利息是五分上下。許多農民，在冬季須借錢去種煙或繳欵，借銀一碇，即十四元，至收煙時（約舊曆四月）還二十元，中間約隔五月。但即在舊歷正二月借洋十四元，至收煙時仍須還二十元。又有不放銀而放煙的，此係因債主一時無現欵，或不願放出現欵，而欲藉放債以脫售存貨之故。普通放法，即以去年實情爲例，放出時期在舊曆十，冬，臘，或正二月，其時煙價每兩在四五角之間，放出作八角計，至舊曆四五月還欵，不另算息。不拘在何月放出，煙土作價略同，即借欵時間愈短者，利息愈高。

以上均係普通放債情形，並非例外。至於遇緊急需要還有奇高的利息。不過此種放欵，不如穀利可靠，常有放出不能完全收回的。

國民政府限制年利不得過二分的命令，在鄉下也曾經貼過告示，但是誰去管他？即是官廳也不過奉行故事，並不曾眞心去執行。可見改革須從根本上着手，不切實際的法令，徒墮政府的威信罷了。

地方既是民窮財盡，教育自然不會發達。鄉村小學，多半是在破廟的偏角，（好廟好房間要駐兵）地上大概很潮濕，光線雖有很充足的，但多半是因爲沒有牆壁的緣故。普通一個學校有十幾個學生，和一個餓不死的先生。他們在一兩間破房裡，楚囚相對，不知道的，眞要當是一個叫化院。縣立的高等小學規模較大，然而也是簡陋不堪。教職員多半是未成熟的青年，不能得鄉民的信仰和尊重。他們穿起短褲，光着腿，赤着脚就可以出來會客。一個人告訴我，縣裏一次開教育討論會，某君起立說：「我們縣裏的教育，眞是瞎子牽瞎子，」另一位更正他道：「我說是娃娃引娃娃。」（即小孩帶小孩）由此可見鄉下教職員是何等人物。所以一般人都不樂意送子弟入學校，他們寧可不教讀書，或送去進私塾。比較有錢的，就會將子弟送到遠方去了。但是所謂娃娃引娃娃，又何只本縣的教育，

近年以來，中國的事體，那一件不是這樣。國家大事，省市要差，那處不是一些極幼稚，極膚淺，極缺乏常識與經驗的所謂青年革命家在包辦。即使他們富於熱血，然而事情不是單憑熱血所能辦好的，即使他們有些智識，然而多是不切實際的空理論。老年人的經驗和智慧，完全被拋棄在一邊，不拿來利用，這眞是國家的大損失。

鄉下人送子弟入學的目的，是要他們成「讀書人」要他們在地方上可以站出來說幾句話，到縣衙門可以同知事會面，在鄉下可以使別人畏懼；他們不但要不受人欺侮，而且要說的話人家都依從。在鄉下人看來，這纔是教育的用處，至於學什麼職業，他們倒反不重視。即使某種職業眞合實用，眞可以賺錢，他們也會另用一種眼光去看，不會把他當作教育。鄉下人對於教育的觀念，自然不合現代思潮，並且從一些智識份子的眼裏看來，或許是卑鄙的，虛榮的。不過對於鄉下人說，這却是最切實用的。鄉下人生產非不努力，手藝非不高明，然而他們是終身痛苦，到處受氣，一輩子抬不起頭。在他們想來，手藝再學高明些又怎樣，別人要欺侮起來，還是抵當不住。即使能多找幾個錢，還是要給人家的竹槓敲去。倒不如調皮一些，什麼事不用作，整天在茶館煙館裏混，又有勢力，又有錢拿。他們好比山林的野羊，不恨身體不再肥些，只恨沒銳利的爪牙。鄉下人的這種觀念固是不好，但這並非鄉下人的錯處，社會的實在情形是如此。

四川向來是一個匪窟，但是近一兩年來，大股的土匪，已經少見，因爲他們有的當了官，有的打死了。因此綁票的事件也不多於發生，但是小搶還是時常有。這般搶人的，據說不是正式的土匪，多半是以前或現時辦團練的人。他們有的是槍械，到了夜間，三五成羣，七八成隊，出外搶劫。鄉民往往知而不敢報，他們知道這般人不好惹，得罪了他們，有性命的危險。他們可以說你是匪，殺了你纔去報案，或者可以殺了你，說你是被匪殺了。這類事情，在我們的鄉下，曾經發生過好幾次。

不久以前，本地方曾經舉行過戶口調查。不等調查員來到鎮上，地方上已經給他預備好了禮物。調查員一來到，將賄賂接過手來，隨便填一個八百戶或一千戶就了事，連調查的形式也絕對不舉行。後來有一次派款，就以這戶口爲標準，於是惹起了紛爭。因爲有的地方瞞得多，有的地方瞞得少，瞞得多的地方大家所攤的款輕些，瞞得少的地方攤的重些。擔負重的地方，就起鬨了。於是他們要求重新調查，由各鎮互相派人監視（例如調查甲鎮時由乙鎮

派人監視，調查乙鎮由甲鎮監視）但是甲地的情形，乙地人不熟悉，乙地的情形，甲地人也不熟悉，本地人總是可以隱瞞的。於是他們想出一個方法，即是以灶爲據，有一個灶算一戶。雖說灶未必是與戶完全一致，但灶是不能藏匿的，在無他種可靠的標準之時，到也是一個不得已的辦法。這次的調查，因爲互相有利害關係，挨門挨戶搜查爐灶，總算是認眞。但是被調查者，也會有逃避的法子，他們的法子是眞不怕麻煩的，即是乾脆把灶挖去，等調查過後再去修造。於是那幾天的灶神，大遭其殃。調查的結果，仍然是有幾層不對。至於鄉下平時報戶口的辦法，即使不漏報，也是幾戶算一戶。我舉一兩家最隣近的本家來說。某家有六個弟兄，年齡最小的已經是五十幾歲，他們多數已經死了，他們的孫已經長成人了，他們分家至少已有三四十年。但是這六個弟兄，至今還是算一家。（實際可以算十幾家）又有一家，兩弟兄已八十餘歲，分家有三四十年，孫輩已經結過婚，他們仍然是算一家。這所說的，祇是指調查戶數，並非指調查人數，若是調查人數，那一定是更難眞確了。

因此我想到中國的人口確數，恐怕只有天纔知道。什麼民政部的調查，內政部的調查，海關的統計，郵局的統計，以及專家的估計，都不過是瞎猜，或者簡直是騙人的，那裏靠得住。大家瞎猜也罷了，還要打筆墨官司，眞是無味。反正你也沒有可靠的根據，我也沒有可靠的根據，誰對誰不對，終是沒有法子判決，又爭得出什麼輸贏。也許是大家以爲差得遠的，反而差得近，也許是都差十萬八千里。還記得前年美國一位統計學教授，Willcox在太平洋學會裏，說中國人口不到四萬萬，竟惹起許多爭論。其實他又何嘗知道中國人口有多少。他既不知道中國的情形，而且他所根據的也就是你我所根據的，他不過也是瞎猜一下罷了，那值得我們注意。然而因他是一位藍眼睛的人，竟使凡談中國人口的，都要把他的話提一番。這正和談中國農業富源的人，總離不了O. F. Baker一樣。其實Baker又那裏知道中國的情形。他定金是根據紙上的記載，即使他能知道中國的氣候土質，他也不明瞭中國的農業情形，及土地利用的情形。以美國人的眼光判斷中國的事體，畢竟是不會很對的。

中國的學術，概是和講人口問題一樣的。農學哲學文學，政治學，社會學，美術學，以及政治的本身，概是離開實際的。本來眞實的學問，應該是由環境發生，但是如今的中國學問，概是外國學術的駢枝。講學的講學，辦政

治的辦政治，都是盲目跟着外國人幹，與本國的事實全不相干。結果學問盡成清談無稗實用，政治也是越弄越糟。尤其可憐的是大家的錯誤，自己都不知道。談人口問題的，很少人知道中國人口的統計，是如何得來的，調查的方法，究竟腐敗到如何地步。這是因爲我們大家都是從小就在城裏，在學校裏或機關裏，很少眞去過過民間的生活，幹民間的事情。即使到鄉間去也往往帶着學校或機關的牌子，並且限於很暫的時間，這樣那能深悉鄉間的眞情實況。（未完）

關中見聞紀要（下）

吉雲

（七）災害

關中從十七年到現在，旱荒不已。當十七，十八年災情最重的時候，除極少數低的地方能勉强維持，其餘沒有一個村庄不曾餓死人的。地勢越高的地方，餓死人越多。鄜縣岐山，扶風，武功一帶，受災最重；從前一百幾十家的「堡子」，現在只剩了三五家以至十家二十家不等。聽說當時遺屍遍地慘不忍覩，一直到十九二十年，纔經國內幾個慈善機關雇工掩埋，不過在那裏破屋亂牆底下偶然還看見餓死的枯骨。誰知饑荒還不曾鬧完，接着又鬧狼災。十八，十九兩年之間，忽然從南山北山來了許多野狼，各縣人畜被害的日有所聞，尤其是小孩子死得最多。到十九年的夏天，興平，鄠屋二十多縣，又產生蝗虫，苗禾被傷，不計其數。今年七月間又遭虎疫，起初在潼關發現，以後漸漸蔓延到關中全部，不問鄉村城鎮，沒有一處不曾被「瘟神」光顧。因爲他們久經饑荒，身體的抵抗力本就很弱，一染時疫，十九免不了死。加上缺乏常識，不知預防傳染，如一村有一人患病，不到幾天，全村都傳染起來。所以這次有全家死光了的，全村死去大半的。當虎疫最劇烈的時候，我們剛在那裏旅行，常常看見路旁遺屍被狗噬食，血肉狼藉，臭氣撲鼻。地方官既忙於「逼款」，沒有功夫來理這沒出息的死屍；居民也因爲貧病交加，自己性命且夕不保，更無暇顧到死人。況且自十七年到現在，那裡餓死的人可算常有，屍骨被狗吃的事，早已司空見慣，所以安之若素，不過我們行路的人看見，心內難受罷了。

關中十幾年來禍亂相循。在民國十六年以前，老百姓有餘蓄的已屬很少，經過十七，十八兩年大旱，十九年的

饑災，今年的瘟疫，人民相繼死亡的，估計有百幾十萬，幸而餘剩下來的，不過苟　延殘息。當我們八　九月間在那裏旅行的時候，每天總遇到許多老百姓把這幾年沒有拆完的房料拆下來，運到街上當廢柴賣。這種木料劈下來的乾柴，一塊錢可以買三百斤，但是一斗（二十八斤）小麥到要值兩元，所以一間房屋的木料，常常換不到二斗小麥。房子拆了還可以挖黃土洞住，這幾斗小麥吃完，再沒有辦法了。照常例說，農家夏秋二季，無論多窮，總有飯吃的。然而我們這次在鄜縣，武功一帶看見斷糧的農村，到處皆是。他們那個時候，靠着渡命的東西，是青高粱。因爲今年夏天關中還是很旱，秋糧十有八九乾死，高的地方居民，要想青高粱渡命　還不能得，所以聽說　，那個時候就有人餓死，今年冬天，更可想而知了。他們家具賣完了賣房子，房子賣完了再沒有東西賣，止好賣兒女。聽某公安局長說「從十七年大旱的時候起，關中十三歲至三十歲的婦女，賣到河東去的，經山西方面調查，有三萬多口。這種人口買賣，在十七，十八兩年之間，完全公開的，現在是半秘密的。」又某建設局長說「這種人口買賣是不能禁止的，因爲一家賣出一個女兒，目前她自己的飯碗固然有着；她的家屬也可以得着十幾元養命；反是，她同她的家屬總得餓死。」這位建設局長是老於世故的，也許他的話有道理。

官廳對於這垂斃的老百姓，非但不設法救濟，反想出種種苛捐雜稅，在他們身上剝削，其中最刻毒，最殘忍的，要算鴉片捐。聽說陳樹藩做陝西督軍的時候，就提倡種鴉片，抽「烟畝捐」「烟土捐」「烟燈捐」種種名目的捐，飽他的私囊。陳樹藩倒後，繼他握陝西政權的人，雖然督軍，督辦同主席更換了多少次數，鴉片政策，總是很忠實的牢牢守着。經這些督軍，督辦主席的熱心提倡，成績當然是天字第一。凡我經過的地方，儘管買不到飯吃，鴉片煙總可以過癮，眞不愧「深入民衆」的四個字。不但成年的男子多吸鴉片，就是婦女小孩也極普遍。我們有一次在盩厔縣的尙村，雇了三個人，幫我們取標本，一個四十多歲，一個二十多歲，一個十七八歲。那位二十多歲的工作了不到一點鐘，因爲癮到，放下掘土的鐵鏟，沒精打采的就走了。其餘兩位，勉强支持了三個多鐘頭，把我們要求的工作做完，但是也早呵欠連天，鼻涕橫流了。我問那位十七八歲的朋友：「你也吸煙嗎？」他笑而不答，似乎嫌我不識時務。我再說：「你年紀這麼輕，爲什麼也吸鴉片呢。」他答：「我們這裡十個人之中，有六七個吸鴉片

，你不要再問了。」我得到這個懇切的答覆，自己覺得有點慚愧果然沒有話再說了。我記得林文忠公說：「煙不禁數十年之後，非但無可籌之餉且無可練之兵」現在看看關中的同胞，這樣窮困萎靡，令人不得不佩服林公的遠見。

大凡有鴉片嗜好的人，總是很懶，不顧廉恥。懶是窮的根源，不顧廉恥是做盜賊的要素。關中播種罌粟，既有很長的歷史，吸鴉片的人，又如此其多，就是沒有軍閥摧殘，天災流行，人民也決不會飽暖，地方決不會太平。所以關中的饑荒，表面上看起來，是旱災作祟，事實上還是鴉片造成。因爲種罌粟，所以本地吸鴉片的多。因爲吸鴉片的多，所以地方上越弄越窮，土匪越弄越多。因爲土匪太多，所以地方一切破產！況且鴉片產量愈多，食糧產量愈少。食粮愈少，市價愈高。市價愈高，儲蓄愈少。加上土匪橫行，道路不通，外邊糧食不能源源接濟，所以一遇到十七年的大旱，惟有束手待斃！從這樣推想下去，鴉片確是關中的禍根！假若不種鴉片，我相信決不會有這樣窮，這樣土匪多，餓死這許多人！

關中從前抽「煙畝捐」的辦法，是誰種罌粟誰出捐不種的不出。這個辦法，比較厭煩，因爲在煙苗未熟的時候，必須派員清查，然後纔能徵收。況且這種自由播種的辦法，農民可種可不種，則「煙款」收入，毫無保障，所以那裡的當局，不得不急急改良。現在的方法比較進步得多了，就是每縣每年派「煙款」若干萬，再由縣政府按全縣田畝分配，無論你種不種鴉片，派給你的「煙款」你總是要繳的！這種新辦法，對於抽收「煙款」的，確實省了許多手續，得了相當的保障，可算盡善盡美！但是可憐的老百姓經這種「法律」一來，要想自己拔出地獄，不種那害人的鴉片，也不得能够了！

「煙款」的派法，各縣多寡不等，例如盩屋縣六十五萬，鄠縣三十五萬，鳳翔十四萬，咸陽八萬……。聽說這種派法，是根據民國十三年各縣「煙畝捐」的收入去年盩，鄠等縣鴉片十分收成，土價也高，除派定額數如期繳足外各縣公安，財政，教育，建設四局，還得充分分潤。今年鴉片收成很壞，土價復跌到八毛一兩，雖經各縣政府毒刑「逼款」，派定的額數，一直到我們在那裡的時候，還大多數無法繳足！今年四五月間，鄠，盩等縣農民因無力繳納「派款」，大家會一度齊心赴縣政府繳納農具，表示抵制。後經地方當局，一半勸誘，一半壓迫，風潮纔漸漸平息。農民赤手空拳何能同快鎗飛機抵抗！除哀求而外，有什麼別的辦法呢？哀求儘管哀求，不繳款總是不行的！

一方無力繳，一方想法逼他繳，「逼欵」這個名詞，就因而產生！

「逼欵」用什麼法子呢？第一步派許多公差到欠欵的人家，把他可以變賣的東西，自耕牛到碗筷，一概拿走！第二步把他捉將官裏來，先打五百「畫板」，限三天繳欵！過三天沒有，加上五百打一千，又限兩天，限滿沒有，再打一千，加上一副鐐，改限一天，如此演進下去！我記得我們從整屋向西到了一縣，因爲那個地方荒僻得很，沒有靠得住的店，不得已到縣政府借宿。我們住的房子，就是法庭前邊的西廂東廂是收發處。我們因爲一天奔走疲倦了，早就睡覺。剛要入夢的時候，忽然聽到那位收發先生大聲叫傳人。不到一刻，果然聽到脚步和鐵鐐雜亂聲，差役呵喝聲，「堂上」拍「驚堂」呼打聲，杖責聲，數一，二，三，四，五聲，哀求聲，號哭聲，嗚咽聲！我起初想被訊的那一班犯人，不是土匪，也是犯殺人罪，不然決不會帶鐐打板子的。跟後又聽出「堂上」怒罵，限張三一天內繳五十，李四兩小時內繳二十，過限不繳加倍打的一類話，我方纔明白這一班被審的人，不是土匪，盜，賊，是一班無力繳「煙畝捐」的可憐虫，不是訊罪犯，是「逼欵」！他們這樣鬧到半夜，纔慢慢沉寂下去，我聽了那種號哭哀求，悽慘的咽咽，心理上忽然起了一種作用，不知不覺的，一夜也不能睡着，第二天偏又下雨，不能前進，到了晚夜，還是照樣這一套！叫我們腦海裡，又增加不少人間罪惡的印象！後來日子久了，我們走的縣分也漸漸多了，我們眼所看見的，耳朵所聽進的，知道他們「逼欵」的情形，各縣差不多一樣！某縣長說：「現在關中做縣長的人，只能稱爲督上司辦捐稅，民政方面談不到」。他又說：「各縣提欵的委員，常有三四個坐索，但是我們打人家一百板子，逼不出五毛錢來，就是逼出五毛錢來，還是繳上給人家花，我們何苦作孽，逼死多少沒冤伸的人，眞不如拉洋車，一天賺五毛錢，身心俱安的好。」這位縣長是北平朝陽學院畢業，已經做過一任縣大老爺，當我會見他的時候，正是地方住軍向他急迫索餉，他這番議論，在當時也許是從心裡說出來的，不過過了這索餉難關，縣長還是十二分願意做的！

他們這樣「逼欵」，經不起毒刑的人，賣房子賣妻女賤命的不少還有的不願意賣妻子同沒有妻子可賣的人，那他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某建設局長告我，在他那一縣，爲「逼欵」投井，上吊同直接死於杖下的，他所知道有三十多人，他不知道的，比此數當然還多。又某公安局員告我

，他有有一次旁聽提欵委員親自「逼欵」，那委員向一個可憐虫說：「你承認明天繳兩元，我今天少打你一千板子！」那個可憐虫想了一想，哽咽的答道：「明天沒有法子弄出兩元，與其拿不出加倍打，不若今天認了！」岐山，扶風，武功，鄠縣一帶的高地，有許多送給人家，都沒有人敢領。因爲平常一畝地的粮，稅，雜捐，每年已在兩元以上：再加上「煙畝捐」，則每畝五元十元二十元不等。在普通情形之下，農人的田，是養命之源，在今日的關中，有田反是送命的禍根。有許多農民情願把他的田交出，自求生路，總不可得。因此扶老携幼，秘密逃向南山的，絡繹於途。因爲南山裏頭，今年收成好，食粮很有敷餘，所以他們總想到那裏繼續他們將斷的生命。他們離家的時候，盤費有限，沿路又無飯可討，只好省吃忍餓！加上婦女脚小，不便行走，每天只能赶二三十里；自他們家鄉岐山，武功等縣到南山，雖算不遠，然而照他們這種速度計算，沒有七八天不能達到。因而他們在半路上就病下來的很多，婦啼子哭，慘不忍聞。這種進又不能，留又不可的地獄生活，我自愧描寫不出。「逼欵」逼不出的縣分，也有不少的縣長同民衆，把地方困苦情形，稟陳上峯，請與免徵減收的。每次得到批示總是：「該縣所陳全係實情，但官兵不可以一日無食，所請免徵減收一節，着無庸議」，一類的話來了事；就是說老百姓餓死，逼死不算什麼，官兵沒有飯吃可是了不得。陝西當局既然知道有兵不可以無餉，爲什麼在這老百餓死的時候，招兵的旗幟，還到處飄揚呢？聽某秘書長說，陝省正式軍隊有七萬多人，其餘駐紮省內外，歸西安綏靖主任節制的尚不在內。從前中央協餉每月約三十萬，自九一八事變後，中央協餉即告斷絕，現在餉需完全由陝省自己擔負。以一個窮省，養十萬大兵，要想不逼死老百姓，也不能够。況且西安同華嶽廟的兩個兵工廠，也在急急擴充之中，這些地方的經費，動是幾十幾百萬，沒有一點一滴，不是直接或間接從老百姓身上榨出來的，眞不愧「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我們根據上邊的事實，可以得到簡單的結論如下：關中十幾年來，禍亂相循，死亡載道，可算完全由於惡政治造成！所以要想復興關中，非澈底改革政治不可。第一，須把軍隊減少到極低限度，能維持治安爲止。第二，禁絕鴉片，鏟除一切禍根。第三，愼選廉明官吏，招撫流亡，免除一切苛捐雜稅，「與民更始。」第四，鑿井開渠，振興農業，修築道路，使漢中陝北的豐富物產，得暢運關

中。辦仿織，煤炭，石油一類的實業，開發利源。如此，人民的困苦，自然會解除，公家的財源也自然會充裕。否則，若照現在方法辦下去，非弄到同歸於盡不止！

○　○　○

對於「侮辱回教事件」一文的抗議（通信）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二十七號裏邊那篇尊著，至少有一半話是認錯了目標。此文給了讀者一個完全錯誤的印象，曰：婁子匡簡直是個愚不可及的傻小子。想『考據』回教禁吃猪肉的『謎』而不讀可蘭經和舊約，已經够傻了；且竟『徵引到那種無稽的「小猪八戒」故事』其愚尚可及乎？孰不知婁之記載該故事，完全是受了我要打聽那種故事的影響。您所引的一經一約，我早在筆記裏引過或提起過，此外我還譯了引了與本問題有關的旁的文籍。我的筆記本非爲他而作，雖則北平有一個週刊曾我把它們發表以後，他確已讀着。他不至於像您想像的那麼蠢，以爲用這個侮辱回教徒的民間故事，便能打破不吃猪肉的謎。其實他是和我一樣，想知道那般從沒讀過聽說過可蘭經，或雖明知可蘭經而僞爲不知的漢人，居然會講出一些什麼故事來講解這個食忌？這種故事有多少？哪些是基於錯誤判斷的？哪些是別有用心的？故事起於何時？流行於何地？受了什麼刺激而造故事？故事曾經引起過多少糾紛，增加過民族間多少惡感？我（和婁子匡）所抱的旨趣和所要解決的謎，蓋如是，先生知道嗎？不知道而痛斥婁子匡懶惰愚蠢，可恥可憐，先生大大失言了呢！把經典引給一般社會看，自然很好。婁子匡却早看過了，無須乎勞先生。先生不察，冒冒失失的『扳起面孔來』專教訓他一人，所以我說您認錯了目標。

婁子匡只顧忠實的記載那個故事而沒說一句辯正的話，固然可以說是一種疏忽。但我怕他的文章即使附有辯正語，回教同胞仍未必放他過去。他們決不許人把那個故事，或那種故事寫出來印在紙上，我現在明白了。不過婁子匡並非不知可蘭經裏面，有不少關於食忌之文。上海清眞會的董事還說『江紹原』一再施教於婁而婁不悟，先生怎倒斷言他『不肯』讀經呢？您寫文章之前，爲什麼不把

一切有關的文件搜羅齊全，至少粗粗的看一遍？

婁子匡沒有任何團體爲他作後盾，他又不是總長次長之類的要人。把不經意侮辱了回教以至引起回民反感的罪名加在他頭上，自然既不至有後患，也不至於喪失政府的臉；他本人或者也很願意犧牲自己，以維持漢回間的感情。但是　先生所給他的那不讀經書，妄談考據，孳假當眞，殊屬荒謬的罪名，邽完全不能成立。我懇切的希望您所代表的知識法庭，把這紹興婁子匡小子即日釋放，放出去時，無疑應對他說幾句相當的話。

此外我還有四句話要說：(1)北新書局出版的小猪八戒故事，我沒看見過，所以不談。(2)先生的食忌起源於衛生經驗說，我認爲很有討論的餘地。(3)先生只感覺到保護信教自由的必要，而我已感覺到不信教自由之毫無保障。(4)我這封信正是照著所說的『挺身出來自負文字上的責任，聽候法庭起訴。』所亞勞悠駕，給登出來吧。

順頌　教安撰祺。

江紹原上言。

二十一，十一，二十二，北平市。

敬答江紹原先生

我很感謝江先生的指教。我更感謝他說明婁子匡先生的作文的動機只是『忠實的記載那個故事』和那種故事的影響。我很誠摯的向婁先生道歉。江先生發表的幾篇筆記，我不幸沒有得讀，將來讀了之後若有什麼意見，我也願意寫出來請江先生指教。至於我的食忌起於衛生經驗說，我雖然不否認有討論的餘地，但我的主張是這樣的：(一)回教的食忌是從猶太民族的食忌傳來的，而(二)猶太民族的種種食忌，若把他們排列比較看看，顯然是公衆衛生的戒忌。

胡適。二十一，十一，二十三夜。

外交評論

第一卷第六期

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引言……關於李頓報告書的討論

記者……對於報告書之態度

周鯁生……國聯調查團對於中日紛爭之認識如何

周天放……國聯調查團是否完成其使命

吳昆吾……報告書與國聯歷次決議案

漁隱……所謂「滿洲自治」與九國公約

滌鏡……關係日方利益之中日條約問題

徐公肅……關於領事裁判權問題

蕭琴……報告書中之抵貨問題

程滄波……九一八事變之責任問題

王德輝……所謂一九〇五年中日密約問題

袁醒吾……最近國際形勢之分析

高宗武……日俄關係之歷史的研究

宗君譯……大洋四角郵票

林於譯……十足通用預定全年

國內連郵全年四元半年二元

國外全年六角半年三元

一冊零售五角

外交文件……一月來之外交與國際政治

陶樞輯……四角

書報介紹與批評……冷漁輯……四元

商務印書館復業後又一大貢獻

四部叢刊 全書三百二十三種 發售單行本

敝館輯印四部叢刊。全書都三百二十三種。八千五百七十三卷。二千一百十二冊。凡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寫宋本十三。影寫元本四。元寫本一。明寫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麗舊刻本七。釋道藏本四。餘亦皆爲明清佳刻。出版以來。謬承士林推重。風行遐邇。冠絕一時。顧以全書卷帙浩繁。售價較巨。購致非易。於是擇要單行。先後得百數十種。而讀者所嗜不同。取舍各異。此得彼失。猶有遺憾。今春敝館突遭國難。叢刊存書。除有少數於事前運存安全處所外。其餘完全被燬。所留底板。同付刼灰。復業以來。猝難重製。迭承各界垂詢。深懼無以爲應。爰就前項運存少數之書提出若干部。化整爲零。單行發售。庶讀者任意選擇。無求不獲。其已購全書偶存闕失者。平日補配維艱。藉此得成完璧。各書紙張。分連史毛邊兩種。定價相同。每種存數。多寡不一。以儘數售完爲止。另印單行本目錄。詳載書名板本定價。承索即寄。謹此布告。伏祈公鑒。

四部精華 希世珍本
任意選擇 無求不獲

贈閱 四部叢刊單行本目錄

上海商務印書館啓

社會調查所出版

※指數公式總論※

楊西孟編　定價七角

是書除敘述指數之意義與指數研究之略史外，對於指數一百數十種公式之來源，得失，優劣，準差問題皆一一加以分析評斷。統計家有言：「吾人今生于指數之時代」。欲研究指數者，誠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

楊西孟著　定價九角

本書爲上海工人二百三十家全年記帳的結果，照目前說來，國內用精密方法，研究勞工的生活費的，這個調查是最大的一個了。我們研究勞工問題，生活費的調查是一個最緊要的步驟，本書用數量的方法樸質的把上海工人生活的各方面表露出來，供社會的視察和討論，凡欲研究我國勞工生活狀況者，不可不讀。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尙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臺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廣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圖書評論

劉英士主編

第一卷　第四期

楊端六：中國需要一個圖書分類法

梅汝璈：關於英美法課程的教本參考書之商榷

阮毅成：徐朝陽的中國法律溯源兩種

樓桐蓀：先秦國際法之遺跡

張維楨：世界大戰所產生的政治影響

高晶齋：關於蘇俄政制的幾本著作

楊及玄：關於三民主義的幾種譯本

鄭鶴聲：總理年譜長編初稿

張季同：胡適的新著：淮南王書

何兆清：凌著實驗法之起源及其發展

倪　亮：喬治居瑪主編的心理學全書

謝循初：潘菽編的心理學概論

杜佐周：葛芝教授的普通心理學

鍾梁任：實用物理學的譯本

曾昭掄：有機化學工業（上冊）

平明雜誌

第十五期要目

經濟國家主義的將來　李松生
德國政爭的檢討　林恒菁
法蘭西目前的經濟狀況　郭垣
瀕于沒落的日本資本主義　太事述評
蘇聯鐵道建設的現況　扶桑
法西斯主義的組織理論　因名

中國農業之產生及其發展　石人
世界論壇（二則）　上逸
太事述評　今疑
桃花（短篇小說）　編者
嘉德橋的市長（長篇小說）　黃葉
朱經霖　熊式式

定價：每冊二角，預定三月一元二角二分；半年二元二角四分；全年四元二角八分。

出版處：北平安福胡同三十二號平明雜誌社

零售價格，從第三期起，改爲每冊大洋三角。預定國內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四角，國外加倍，郵費在內。如荷定閱，請直接匯款至南京國立編譯館圖書評論社。郵票（一角以下）代價，十足通用。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為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三十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版）

多言的政府　孟眞

日本的財政　丁文江

教育罪言（三）　旭生

鄉居雜記（三）　董時進

東三省礦產在東亞的地位　侯德封

小婦人（新書介紹）　衡哲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景山書社　偶文齋（代定）　青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摩登教育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上海　書局　文元書局　新月書店　亞東圖書館（代定）　光華書局　店（代定）　現代書局

南京　書局　眞茹新中華書店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開封　派報處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中山書店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長沙　開明書店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學生書報社　青年圖書社

山東　商務書報代辦部

湖州　滬海書局

泰興　黃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汾陽　啟民派報社

多言的政府

孟眞

西漢文景時，魯人申公以詩學負一時的盛名。漢武帝在初即位時，正是年少氣壯，好侈務大，又是走儒家一條路的，所以請了申公來，很想他能爲朝廷做幾個宣言，獻幾個計畫，制幾套標語。誰知這位八十多歲的老先生大大與一般的好說話的儒家不同。他對武帝說，「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武帝聽了眞掃興，只好稍遲送他回家了。本來文景兩代都是儒家與黃老明爭暗鬥的時候，儒家總受些壓迫。武帝初即位，眞個是儒家揚眉吐氣的時候，眞可以大大花稍一下子。然而申公偏偏這麼老實。今之修廟救國論，長安王業論之柱國大儒，眞要笑這老頭子太不會做文章了！

漢武帝還不是一位說空話的呢！他要雪國恥，便和匈奴混戰了幾十年，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設度遼將軍以斷匈奴左臂，到底把匈奴「抵抗」得筋疲力盡，幾十年後便降中國。河在瓠子決了口，他便自己戴堵去。他的一生雖也有不少的過失，但竟然造成了中國不亡于匈奴的局面，竟把現在漢人所居的地方都給漢族佔住定了。他沒有空言長期抵抗，他沒有空言努力救災。申公對他還說這樣話，如申公生到現在，不知更要作何樣感想呢？

中國的統治階級之喉舌——即大人——向來是好說空話的，因而中國的政治無論在如何昏亂的時候，總有一篇好聽的空話。近年來開會宣言貼標準語的風氣更盛，所以說空話更說到無以復加的程度，眞所謂「顏之厚矣」。在九一八事件以前，我們在最大的典禮時發宣言，簡直要以全世界之前途自任，現在稽顙泣血於國聯之門，不用「一切帝國主義」一類的名詞，而用「友邦」「公道」了。這樣在固有文化論者，猶可說君子居安而安，履危而危，眞個是國粹的大道，然而凡百庶事，又何必都大吹特吹，吹時全不想到實行，吹完登時忘記了呢？這樣的把戲，出之於口，等於念咒，寫之于紙，等于畫符，作之不已，等於發狂。這眞是一個民族智力德力墮落的象徵！

現在姑舉兩件事爲例，以論「爲政不在多言」的道理。

第一件是所謂行都，所謂陪都。原來一國有好幾個都

，似乎是帝王家的的風度。若在民國，只有政府所在可以稱都。其實帝王時代一國數都的風氣，到明清已經改了。明有南京應天府，同時便在那裏虛設六部各衙門，清有盛京奉天府，同時便在那裏虛設五部。即在更遠各朝，也每在牠的所謂陪都所謂方京置留守，可見對於沒有政府的都，雖皇帝對之，也頗歉然。我想，現在決不會因陪都行都而設政治分會，以數次大戰取消的東西決不會再如此容易出來。然則所謂陪都，所謂行都，當不過是「開發西北」，「恢復中原昔日文化」，若干口號下的一個藻飾，一種盛典。我們何幸生此聖明之此，稽古右文，猗歟盛哉！就是在這樣的藻飾盛典上，我們也還希望他力行一下子，不必多言。行都陪都不是一個委員會一篇計畫書便能出來的，也不是修廟修陵便可將西北繁榮了的。姑無論破產的東南決無餘財傾於西北的荒漠中，即令有之，而不自然的發展，如所謂沙漠種田也者，也決無維持，繼續，發展之理。總要先使得西北有可以發展的環境，然後人民自己可向發展的路上走。使得人民自己向發展的路上走，政府所負第一步的責任是：一，維持社會的秩序，二，澄清政治的腐惡，三，給與人民以一種蘇息，四，便利交通。這個人民自行發展的先決條件，在各處皆適用，而在活地獄的西北爲尤甚。我們試問，西北軍人對人民之搾取如何，鴉片煙之强迫耕種如何，楊虎城的力量在西安城幾十里外之效能如何，西北人在這樣貧困生活中所供給之稅賦如何，人民生產事項之被軍，政，匪兵毀壞者如何，共產思想及組織在民間乃至軍中潛伏之狀況如何，這樣問題當局者正不容易回答罷。據自西北來的人說，西安數十里外簡直有地獄的世界。有一個旅行者，住在一個縣署裏，親身聽見受栲人民的夜間苦楚，少交一元便是幾十板子，遲交一天便是幾百板子，而所交者非賦非稅，而是迫派種植的煙苗捐。在這樣的現狀之下，而拜佛者夢想樂遊原上清秋佳節，裝點以楊家姊妹，好古者幻造咸陽府庫，金匱石室，充實以周漢彝器，明清簿錄，我誠不知我們貴國大人物之腦筋是世界上古往今來何種痴痲藥浸過的！在這個問題之下，政府還是少說幾句空計畫，在最低範圍之內先做出一二件事來給人看看，例如恢復秩序，稍紓民困之類。若一直的總是說空話，說自己並沒有意去實行的大話，將來縱是說眞話時，也要沒有人相信了。

第二件是所謂建設。雖在最富的國家如英美，若建設專靠政府便也有限了，總要靠人民自己去建設，政府不過立於從旁協助的地位而已。在窮困到極度的今日之中國政

府那有力量建設多種事業，而中國政府已往之成績，並鐵路航運都弄得這麼糟，眞不配再多量的去嘗試國營事業。今日之政府，以人力，以財力，都不是能够「百廢具舉」的。他若盡他的責任，他的建設事業第一項是建設出社會的秩序來，社會有秩序，則人民自己可以去建設，不待政府去做這個，做那個。第二項是建設出官署及公務員服務之秩序來，有了這一層，然後國營事業不致一舉辦便淪落爲腐化的結晶品，而舊有事業，亦可在這一層的大前提之下去整頓。這都是政府本分以內的事，都是可以做到的事，都是其他的大事所憑借的事。幾年前北伐到了北平時，全國統一，引起人民的很大希望，而侈談建設者，更弄了好些文章出來。從今天算來，似乎在無線電以外成就的事項很少，這些固有一部分是政局不安定負責任，然而其最大弊病仍在說話太多，計畫太多，開會太多，宣傳太多，而過於不問實際，過於不求步驟。到了今天，國家已墮入這個無底深淵中，那裏還有再說大話的顏面？且把本分內最淺近的事做出來，不必再高談建設事項咯！

中國人眞是一個說話不算話的人羣！我們中國人中，嘗見有時有人受人扯謊的指摘時，似乎並不充分的生氣，若在西洋，則liar一個徽號一經加之於人，恐免不了受人之掌。所以官府文章，說時本不是預備實行的。今政府之多言少行，似乎本不違背我們國粹的大道理。不過，立國於現在，而這樣子做，既墜落官常，又敗壞民德，還是擇該做能做的事，切切實實做幾件，不要「危不忘安」的總是說大話罷！

○　○　○

日本的財政

丁文江

自從日本政府新預算決定，國內許多報紙都有批評。大多數的意見，以日本爲明年的預算不敷有十萬萬圓之多，財政上必致崩潰。但是由事實看起來，這問題不是如此單簡的。

六個月以前我討論日本的財政（獨立評論第二號）結論以爲（一）本年的貿易入超至少有四億，（二）紙幣發行額或者要增到二十億，（三）匯兌價格要落到二十五元美金以下，（四）國內的物價恐怕要增加到一倍以上。而

這六個月以來的事實証明我的四項預測，除匯兌落價以外，都沒有實現：貿易的入超以十一月中旬的情形看起來，本年大概不到一億；紙幣發行不但沒有增加，而且有時還依然減少；國內的物價增加不過百分之二十。然而匯兌的低落不但過了二十五元美金，最近竟落到二十元以內！

高橋的財政政策

要了解這種意外的結果，而且很矛盾的現象，先要明白齋藤內閣成立以後的財政政策。

第一是六月的議會通過一個新關稅案；凡進口貨一律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的進口稅。同時圓的價值從三十元美金跌到二十七元左右。下半年本來又是出口最多的時期，所以六月的外國貿易，還有入超一千四百萬圓，到了七月就變爲三千九百萬圓的出超：進口貨從一億一千一百萬圓（六月分）減到六千八百萬圓；出口貨從九千七百萬增加爲一億〇七百萬圓。自此以後，每月都是出超。這一方面是中國抵貨的能力減少，一方面是關稅政策的成功。

第二是齋藤內閣決定在本年度內用款一億七千六百萬圓爲時局事業匡救費來救濟失業的工人。此外還有一億元爲增加收量剩米費。再連補助地方政府土木工程費用總數在三億圓左右。這種款項大部分是發公債，但是用途爲公共建築，修軍港，商港，造船，築鐵道，購剩米等等，可以算是建設用的。享受這種款項的利益的當然不但是失業的工人。獲利的人或是把款存在銀行裏面，銀行可以用來購買新公債，或是自己來買公債。

第三是大藏省用四・二厘的輕利從預金部借出二億九千萬元的鉅款于勸業，興業，農業等銀行及地方政府來救濟地方和農村的經濟，並供給私人所辦救濟失業的事業。于是農民和中產階級所欠的重利債可以用輕利債來償還。這種債務大部分原是在銀行手裏。這樣一來，各銀行可以把抵押的不動產變爲現款，再用現款來購買新公債。大藏省所以能支出這樣輕利的鉅款，因爲預金部（大部分爲郵政儲金）是日本最大的儲蓄機關，有存款三十億之多（在東京社會銀行存款的總額不過二十億六千萬圓）。尋常預金部所給存戶的利息是四・二厘。因爲要放出鉅大的輕利債，同時把存戶的利息減爲三厘。

多放輕利債款是「膨脹」（Inflation）手段之一種。要實行膨脹政策，或是增加紙幣的發行，或是增加放款Credit。其結果是貨幣或是放款多於貨物，物價當然增加。增發紙幣危險較大，所以高橋以增加放款爲膨脹的第一步。結果物價增高了百分之二十，而市面有了大宗的款項

流多，許多事業可以振興。人民購買公債的能力也同時增加。

由此看來，我們可以了解，日本政府實行膨脹政策的手續。本年度的公債發行額原定爲六億一千萬圓，其中二億圓是用于侵略東三省的。但是到十一月爲止已發行的不過二億。而同時大藏省的支付証券已經增加到二億四千萬。所以雖然日本銀行的紙幣還不過十億，連支付證券計算，紙幣流通的實數已超出十二億圓。這都是能一面發行公債，一面不增發日本銀行紙幣的原因。

匯兌的跌價

高橋的財政政策在國內雖然一時成功，而國外的影響則返出人意料之外，我們看見，日本國內的物價增加了不過百分之二十——就是紙幣的購買力，在國內減少了百分之二十，而國外匯兌，一年之中從每百圓換美金四十九元五角落到美金二十元——就是圓在國外的購買力減少了百分之六十左右。普通講起來匯兌的跌價不外乎兩種原因，一是入超過多，國際債貸的總賬不敷，二是紙幣發行的太多。但是我們看見本年日本的入超還不到一億圓，而紙幣的發行絲毫沒有增加，日本銀行所存的現金也並未減少，依然是四億二千多萬金圓。初起看來，很不可解。不過仔細研究起來，國外的匯兌，根本是信用問題。目前日本的紙幣雖沒有增加，但是人人知道不久就要大加而特加。這種預計，就足以發生很大的影響。第一因爲日本侵略東三省的結果，世界上人都認爲日本的政治前途很黑暗，軍費一定要無限制的擴張，總有一天財政要破產。例如十一月十一日倫敦的金融泰晤士報勸美國，有日本債券的趕快出賣，說日本軍備的費用，遠非日本國力所能担負。日本總有不能付息的一天。第二日本人也是同樣的觀察；知道紙幣要落價，大家都要把圓趁早換成外國貨幣——就是所謂資本逃避的問題。不但如此目前日本輸出的商人，都不願承受圓的紙幣。譬如上海中國商人向日本購貨，照例是自大連購金圓的匯票來付價。最近日本商人都不願意要這種匯票，而要求用美金交付。如此則國外貿易儘管有許多出超，而出超已經變了外幣，存在外國銀行，不肯拿出來運用。國際借貸結賬的時候，依然要另外用圓的紙幣來購買外國貨幣。這種變相的資本逃避恐怕是匯兌落價最大的原因。此外日本本年度軍部自歐洲購了不少的軍械，這種進口貨，是不公佈的。所以本年實際的入超比公佈的數目要大。

下年度（一九三三）的預算

昭和八年的預算總數爲二十二億三千八百萬圓。全國人民的担負每人要攤到三十一圓之多，比三十五年前（明治三十年）恰恰增加了十倍；比兩年前（昭和六年）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增加的原因是：（一）所謂東三省事變費，（二）兵備充實費，（三）時局匡救費。統計新規經費的七億〇千萬圓，其中：

東三省事變費	一億八千六百萬圓
陸海軍兵備充實費	二億三千七百萬圓
時局匡救費	二億七百萬圓
貨幣交換差損金	七千八百萬圓
新公債利息	二千六百萬圓

以上五項間接直接都與侵略東三省有關。直接的支出（事變費和兵備充實費）在四億圓以上。加上陸海軍兩省經常的預算明年的軍事費合計爲八億二千萬圓，佔預算全部百分之三十六以上。時局匡救費就是接續本年已經興起的各項救濟事業。原定爲三億。因爲軍事費數目太大纔減爲二億七百萬圓。所謂軍備充實費，陸軍爲一億六百萬，海軍爲一億三千多萬，內容極其複雜。概要是積極預備戰爭。

同年的歲入預算經常部不過十二億八千八百萬，加上臨時部普通收入，一共不過十三億四千萬圓。收支相抵，預算不足在九億圓左右。全部都要發行公債：就是國家的歲出百分之四十要靠公債。

日本財政的前途

照上篇所列的數目字看起來，日本財政的前途當然是很可悲觀的。最近匯兌的暴落就是世界上人對於這種悲觀的表現。但是我們所要知道的是在這種狀況之下，明年日本的財政是否有崩潰的可能。

第一是發行公債問題。歲出的不足共爲九億但是此外尚有特別會計項下的公債，一齊算起來明年公債的總額在十一億圓左右。日本國民的財力是否能承受這樣的巨額，實在是疑問。本年度的公債數目是六億，不過明年的十一分之六。本年紙幣沒有增加的原因，我們上面已經討論過了。目前大藏省的預金部的準備金已經減少，明年未必能如今年，有多量的輕利放款。而且因爲郵政儲金的利息由四、二厘減到三厘存款已經少了二千多萬。預金部是大藏省財政活動的大本營，目前已經不十分健全。而且這九年來每年的新存款也不過三億。縱使明年不減少，因爲放款多的關係，預金部恐怕不免有相當的困難。至少不能再利用預金部的存款來購公債（日本內債的五分之一在預金部

手中）。日本國民全部的收入大概不過二百十億。除去了納稅，所存不過二百億。十一億的公債就是作國民全體收入的百分之五。無論如何國民是不能消融的。

第二是匯兌問題。公債既不能希望國民全部來消融，紙幣的增加是絕對不可免除的。假如十一億的公債有一半是要用紙幣來填補則日本銀行的兌換券一定從十億有零增加到十六億。再加上本年未發行的公債，和大藏省的支付証券實際上紙幣恐怕不能在二十億之下。紙幣從十一二億增加到二十億，物價一定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以上，人民的生活狀況，一定要不能安定。

紙幣既然不能不增加，匯兌當然還是要落價的。不過我們看見目前匯兌的暴落，已經超過國內購買力的減少。如果政府能夠設法安定匯兌，或者有救濟的可能。目前政府提議强迫收買日本國民所有的外國貨幣証券。如果成功，則資本逃避可以有相當的制止，匯兌暴落的大原因可以減除。

此外就是國外貿易問題。我們看見，因爲進口稅增加，匯兌落價，中國抵制日貨效力減少，日本本年下半年貿易轉好，由入超而變爲出超。這種狀況是否能够繼續也是疑問。如果世界經濟不能恢復，各國對于日貨增加關稅，貿易的出超當然又要變爲入超，財政上，匯兌上都要發生不良的結果了。

總之日本財政的前途當然是很危險的。但是明年是否達到崩潰的程度期要看（一）紙幣增發的多寡，（二）政府防止資本逃避的效能，（三）國際貿易的狀態。目前還不斷言的。

教育罪言（三）

旭生

我前一次本來是想把學生的受課情形及成績，學校的管理，學校經費的支配，功課的編制，各種情形，陸續撮要一說。現在學校經費支配及功課編制的大不合理，學生受課情形及成績的一團糟，已經簡單指明，止賸了學校管理的問題，其實也很可以不必說了。因爲學校設立的目的，是叫人研究學問的，並不是要把學生招來，排列整齊，敎大家看著好玩的。眞正的目的既達不到，其餘的又何必說。雖然如此，學校的管理，有些直接影響到受課和研究

學問，有些對于這些雖無直接的影響，而對于學生心理和行爲却有很深的關係，所以我們也不得不說一說。

管理的事項大約可分三類：（一）查課及考試；（二）徵收費用；（三）普通管理。這些問題在中小學裏面，比較簡單。學生年齡小，容易管理，並且也必須管理，所以各學校的管理方法，雖良否不齊，大約總還可以說有管理。就我們耳目較親的平津來講，除了若干的野雞中學，專以收學費爲目的，應該實行封閉外，大多數總還說得下去。師大女師大的附中附小，尤爲良好。——這些附屬學校，如有不滿人意之處，却在教課方面，管理方面須要改善之處，並不甚多。至于大學方面，不管公私學校，幾乎可以說是全無管理。隨便上課，隨便考試的習慣，我前面已經說過。外國大學的上課是沒有查考的，實在也很可以不必查考。可是我國無論何校，無不有點名簿，點名或由教員擔任，或由註冊課擔任。由教員擔任的，點名後學生仍可陸陸續續的來；等到下堂的時候，大家圍著教員，補行簽到，甚且很高誼的爲未上課的朋友簽到。由註冊課擔任的，學生更隨時可以到那裏查考改正，可憐的小課員，那裏敢說一聲不允許！像這樣點名的結果，是：教員就誤工夫，註冊課多養不必要的職員，浪費紙張——大半是從外國買來的——一面頂大的壞處，却是獎進學生欺騙不誠實的心理。至于好處，我却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看出有那一點。考試制度，雖說前幾年因爲牠太偏重機械記憶，大家對牠作一種嚴重的攻擊，但是牠的自身却並不是怎麼樣的要不得。並且牠這一種社會制度，頗關重要。如果找不出來另外一種比牠好的制度來替代牠，絕沒有廢棄牠的理由。尤其是畢業的考試：學校既須要給他們一種憑證，向社會證明他們已經取得充足的學力，而學校自身却沒有一種考核的方法，那豈不是對社會行欺騙麼？我國現在各大學考試的實在情形，也不必詳說。只要看各大學無不有曠課超過三分之一，不得參與考試，即當休學的規定，而學生仍可以隨便不上課，隨便不讀書，並且可以隨便不到堂，却是升級的仍是照樣的升級，畢業的仍是一批一批的畢業，就很可以明白了。徵收費用的自身，實在是很有問題的——我們理想中的學校，並不徵收費用，這箇問題等將來再說。可是現在的各大學，對于這些全有很詳細的規定；單就學生的經濟能力說，無疑義的，我國現在上大學的學生，差不多全是些小資產階級的子弟，沒有拿不出這幾塊錢的道理。現在除了私立大學，恃學費爲生命，非交納不能上學外，大多數國立學校的學生，無論學校催的怎麼

樣嚴緊，他們可以大部分的有錢穿西裝，却沒有一小部分人拿錢交學費。這件事情，學校給學生一種極壞的印象。因爲入學時候的費用必須要交，入學以後就可以隨便不遵守學校的軌則，那無異乎告訴他們說：你們未入學以前，學校無論怎麼樣苛刻，你們無奈學校何；你們既入學以後，學校已經無奈你們何了！至于普通的管理，好在有「大學生均已有自治能力」的一句話作護符，就完全談不到。大多數的教職員，對于學生夙具戒心。以不引起風潮爲目的，以敷衍爲手段。即使眼看學生行動的大不合理，未嘗敢加以糾正。學生未嘗以師長待之，彼等亦未敢以師長自居也。甚且揣摩學生的心理，而謬爲之說以便利之。該諧以取容，曲學以求悅，與學生酒食徵逐以聯歡。青年何知，對于此等大便私圖的「師長」，雖無敬意，却含憐心。他們的受課作事，無論如何聊草，風潮亦可徼倖不起。學風日漸頹壞，而教育界之綱紀愈不可問矣！因爲社會的麻木，無制裁，政府的頇顓，無保障，使這一班寄食于教育界的先生們，不得不仰承學生的意旨以爲容悅，勢誠可悲；而這些先生們，忝居師長的重任，却不惜降身辱志，作學生的箋片以求餬口，品誠足羞！並且，近數年來，政治不就軌道，「上無道揆，下無法守」，青年鬱悶，充滿革命的情緒，同民十三四年時青年的情緒大約相仿。可是也頗有不同的地方。現在全國人民，對于國民黨，情感惡劣，實不亞于當時人民之對于北洋系。對于共產黨的原則，全表示若干的同情，也有同當時對國民黨相似之處。但是，溫熱的程度，僅可與民九十之間相仿。雖亦知其爲眞正政黨，並非洪水猛獸，却尚不敢懷很高的希望，與民十三四五年間對國民黨的情緒大不相同。並且，民國十三四年在北方的革命活動，大多數的教職員與幾乎全體的學生是參加的。現在革命的情緒雖頗濃厚，而今日之教職員與學生自身，其生活情形均仍屬于小資產階級，對于其過去，雖有些人明知其不合理，却也不能無若干的留戀。所以此次活動，教職員幾于全體不參加，學生參加者亦極少數。即在這些實際參加活動的學生裏面，對于共產理想有眞正信仰的，還不能算很多，所以更引起外界的疑慮及不同情。這一班參加實在活動的學生，因爲政治的動機，惟恐學校無事。稍遇機會，即張皇幽渺，興風作浪；又有百分之一二十的懶惰學生，利用機會，擂鼓吶喊，而學校事遂愈不易處理。其餘之大多數學生，也知道他們別有用意，不肯出來附和。但因爲事情的發展，充滿革命的情緒，所以他們雖因有所疑慮，不肯爲共產黨作前鋒，而在他

方面，又因有所厭棄，不願爲國民黨作後盾。在這大多數學生猶豫觀望，徘徊岐路的時候，共產活動不易成功，學校風潮不易息止，風潮的漲退，遂與政府實在的勢力和決心互爲消長。此時有熱心的教育家，想引導他們暫時捨棄實際活動，專心研究學問，也幾乎勢不可能。最近學校幾陷于無治狀態，而學生中仍有打倒教育界法西斯蒂的呼聲，其實在的背景大約如此。我們確信：如果法西斯蒂執政，自然不能任學校這樣的一團亂糟；即使共產黨眞正當國，也一定要竭力整頓，不能任學生這樣的任意胡爲。可是在這箇時候，學校管理雖然也有相當的重要，却不知道應該從何處說起也！嗚呼！

要之，青年的不誠實爲今日最大的災禍。舉凡學校風潮，以至于大規模的匪患，內戰，全無法同牠比擬。因爲那些全是有邊際的，可以量度的災禍。至于青年的不誠實，乍一看覺得沒有甚麼了不得，而散徧各處，無縫不鑽，爲一切災禍的派出所。如果這樣的心理不能逐漸改良，不惟國民黨的黨治沒有法子成功，就是什麼共產黨，什麼法西斯蒂黨，什麼……黨……黨，即令牠們一日上台，也全不能有法子。無論什麼學問也全談不到。可是，現在的社會環境，學校中的授課，尤其是學校中的管理，全是獎進他們不誠實的好辦法也！嗚呼！

以上數節，我已經把我們教育界大不景氣的現狀，約略說過。看見這篇文章的，不免有人跳得八丈高，大罵：傻子！瘋狂！那些也全不要緊。也許有人說：談的痛快，大快人心。那我就回答說：我說這些話的時候很痛心，並不是要罵人來快意。或許有人看罷，就覺得教育界這樣黑暗，異常悲哀，以至于絕望。那我却很抱歉，並趕緊安慰這些位先生說：千萬不要絕望，還不至于那步田地。要而言之，我說了這許多不順耳朵的話，不是使人快意，也並不要使人憂悶。所希望大家的，是大家看罷以後，仔細考慮一番，看我這幾次所說的話，是否是眞實的，是否是過分的。如果這些話還不大錯，那就希望大家嚴重的考慮，時時的考慮，想出來一種什麼補救的法子。千萬不要說：我們人微言輕，萬找不出辦法，得過一日且過一日。我們堅決的相信：無論一箇社會怎麼樣的繁榮，如果大家全玩惕度日，存「邊恤我後」的念頭，那箇社會一定要頹敗下去，反過來，無論一個社會怎麼樣的緊迫不安，只要大家能鼓起勇氣，奮勵的向前走，那一定可以找出一種辦法。我今日說話暫止于此，下次再將我們所找出中國教育糟糕的原因，詳細寫出來，請大家的指正吧。

鄉居雜記（三）

董時進

四川本是很富的省份，吾鄉又是處川省最肥美的區域，交通也比較方便，在以前是由長江下游各地上重慶必經的旱路。所以人民原來很富庶，文化也比較的發達。尤其是因爲經過明末大屠殺之後，人口稀少，後來的居民多擁有廣大的田產，以故富翁頗多。宏壯的房屋，闊綽的墳園美麗的牌樓，輝煌偉大的廟宇，到處都是。不過這些建築物，概是距今五十年或百年以前所遺下來的，最近幾十年修建的極少。（也有少數人曾經在軍政界找到錢的，但是他們多半不在鄉下修造。）所以我們現在所能看見的建築物，多半是在坍塌殘朽之中。在一二十年以前，至少還有人去加以修理，現在一般人民連修理的能力也沒有了。

不過四川也另有一些新建設。許多縣城和市鎮的街道，都展寬了。街旁的房屋，多半帶西式樓房的模樣，——鄉下人就叫他們做洋房。這種改造運動，在川省成了風氣，很是普遍的。改造的結果，頗有一些好處，尤其是街道展寬鋪平後，光線空氣都充分些，並且顯得乾淨些，住街的人也得了散步的地方。（即是街上，因爲別無空地）這些都是對於市民的生活及衛生有益的。只可惜這改造運動仍然是太敷衍，太不切實。在很小的村鎮，大家也愛起兩三層或三四層高「洋房」，不但不合用，而且材料單薄，樣式醜陋，都現出搖搖欲墜的樣子。至於內部的潮濕黑暗，完全沒改良。大多數的房屋，只是將臨街一面，刷上一些石灰，加上幾塊木板的天樓，或者使原有的樓露出外來，就算是洋房了。這樣的改造，可以代表中國近年來的一切改造。

但是，如我剛纔所說，至少街道的展寬，是有益處的。我還記得數年前，展寬街道，在四川開首實行時，人民很是反對，並且犧牲確也不少。但是展寬之後，大家很感舒適和方便。看慣寬街的人，一到未改建的市鎮上分外感覺不痛快，所以現在人民自己也樂意改造了。我常說，中國人的惰性很強，鄉下人尤甚，一切事情，總是苟且偷安，因陋就簡，說聲改革，總要反對。你單單改革給他看還不成，你必須使用一點兒壓力，打他兩鞭，他纔肯動。等他嘗到滋味之後，他就會贊成了。我相信鄉下一般人的程

度性情，尙不够自動改革，所以要改造建設，暫時只好由上而下，施一點兒强迫。等你改革之後，他們自然會知道好壞，會表示贊成。因此我們可以說，要到鄉下作事，必須有實權。一個青年學生，除非有特殊的能力和環境，要想以私人資格，到鄉下去從事建設改造，是不易辦到的。一般學生都要在機關找事做，不肯到鄉間去，這裏是一個大原因。

神權在鄉下頗有一些威力，鄉下許多無法解決的糾紛，算不清的賬目，都是憑神道來解決的；這卽是發呪了事。此次我們在一個客店裏吃飯，突然店東娘子喊失掉一塊包小孩的舊油布，她一口咬定是一個轎夫偷去了。她雖是沒有証據，並且也搜不出証據來，但是她硬說沒別人進屋，一定是那轎夫馬上拿出去賣了。她不許那轎夫走，他也沒辦法。這事體到底如何解決呢？最後就須得用神權了。店東娘子出了一個難題，對轎夫說：「你要能發一個呪，我就許你走。」轎夫祇得應從她說一句：「誰偷你的油布，拿去裹冷尸。」於是一場糾紛，纔解決下來。還有一個同樣的故事：某甲欠某乙債，係憑交情借到，未立約據。某乙急病死去，某甲思賴脫此一筆債務，與其最親近之某丙商量，求某丙贊同。（因某丙曾參加借債事情，知悉甚清楚。）某丙當謂，假使他（指某乙之後人）要你發呪怎樣好？某甲說，現在的神已不靈，發呪怕什麼。這段話是某丙親自告訴我的。現在的神權雖已經失去不少的威力，然而對於多數人還是很有力量，這是觸處可以觀察出來的。

我因此連想到，中國缺乏有效的宗教，確是一件不幸的事體。尤其在近些年，學校教育已經放棄或失却了進德礪行，淘養人格的作用，宗教的功能，更覺重要。普通一般人，總是傾向於放縱的，他們必須時常有人去警誡規勸着，方始可以收斂一些。我們知道，人家的子弟，若是聽其自然，十九會漸漸的懶惰放蕩起來，其實大人也是一樣。古人修養的方法，如像懸座右銘，以及每天念聖賢格言遺訓等，用意正在這裡。外國的教堂，每星期必做禮拜，請人講經說法，演講道德博愛，雖不免爲老生常談，然而他能有規則的，普遍的，完成警惕規誡的功用，確是對於世道人心，很有神益。這是值得我們長思反省的。鄉間的人民，多半一輩子無機會與古今聖賢哲人接觸，叫他從何改過修身。在道德方面能稍約束他們的，全靠迷信，但是到現在迷信的勢力漸漸縮小，而且迷信所寄託的廟宇又不像教堂那樣能有規則的盡職責，所以效力比較很小。我是

一個未奉教的人，同時也並非願意在中國宣傳洋教，不過我以爲宗教的作用，確是社會上所不可少的，我們即使不要宗教，似乎也須得有一個別的方法，去代行他的作用。

城市裏的人，尤其是智識份子，動輒說鄉下如何好，鄉下人如何好。但是他們到底不肯到鄉下去。究竟鄉下和鄉下人好到如何，或不好到如何，非深知鄉間情形的不能明白。暫時的，表面的觀察，決不能得到眞情。偶爾從城裡下鄉，看見鄉下的空曠，草木的茂盛，空氣的清鮮，沒有不感覺愉快的。又看見鄉下人胼手胝足，恭敬老實的模樣，沒有不喜愛的。一個有錢有勢的人，到鄉下建起別墅，（設立機關，更不用說。）住起來固很舒服，並且也不會有人敢去惹他。但是這不能算是眞到鄉間，只能算將城市伸展了一部分到鄉下。眞在鄉間做鄉下人，那情形又不同了。那末，你就會發現鄉下不是純粹的好地方，鄉下人不盡是眞正的好人。就我的本鄉說，並且我相信各地鄉下情形都差不遠，那便是一個毀人的地方：吸煙，賭錢，偷竊，欺騙，姦淫，搶劫，都是日常的事情。青年子弟，十九都要染上。他們在鄉下住的時間愈久，愈難救藥，還不如早送入都市的學校。在都市即使求不到很多學問，至少可以救到他們，使其不至於墮落的那樣厲害，不至於染到惡習慣那樣的多，而且可以使他們的身體强壯些，活潑些。這是我看見了許多人家的子弟，而確信無疑的。我向來對於學校不滿意，也是認爲學校是誤人子弟的一個地方，我現在的觀念，却改變了。學校雖有很多不滿人意的地方，但是還沒有鄉下社會或許多鄉下家庭誤人之甚。兩相比較，城市的學校還要算全國一線的光明和希望。祇是我們還須要力求革新改進，纔能帶着普通社會往上走。不過從近年的情形看來，似乎在隨着普通社會往下降，這是極可憂慮的一件事體。

鄉間也是一個生存競爭極其劇烈的地方。因爲這緣故，所以各種毒辣的手段，殘忍的事情，在鄉間都可以看見。鄉下正好比非洲的荒野，鄉下人正好比各種的野獸，弱的便是猪羊，强的便是豺狼虎豹，他們無時不在表演弱肉强食的慘劇。兼之鄉下法律的或任何種的制裁均缺乏或無力量，因此强者無所顧忌，而弱者失却保護。（弱者找保護，惟有投降强者，爲之效力，正如歐洲古時農民對於武士或地主一般）所以在鄉下弱者對於强者之恭順畏懼，强者對於弱者之欺侮壓迫，都比城市的情形更加厲害。我們通常以爲鄉下祇有少數的土豪劣紳繼壞，並且我們心目中

的土豪劣紳，一定是四體不勤，穿鞋襪，有智識，或驚桀不馴，兇悍霸道的份子。其實許多穿粗布短褂，草鞋赤脚，看來十分老實馴良的朋友，也會剝削人，剝削更不如他們的人。

鄉下爲什麼有這樣殘酷的弱肉强食的現象？最大的原因，還是窮。因爲生活不容易，生存競爭纔這樣的激烈。大家的資產都很有限，生產力也有限，生活的空邊極窄，稍一鬆手，就有跌出邊界以外的危險。所以祇要見到有抓錢的機會，沒有不去抓幾個的。中國人自來是窮怕了的，怕餓死已經成了天性，因此括錢和守財也成了天性。

我們對於鄉間弱肉强食的現象，不能專責備强者，也要責備弱者。猶之老虎咬山羊，不能只說老虎可惡，也怪山羊太無抵抗。在這整個世界的弱肉强食的時代，我們的弱者，縱不供自己的强者宰食，也要給外國的强者宰食；弱者終歸沒有生存的餘地。所以我們不要單痛恨强者，因爲即使將强者鏟除盡淨，祇留下一些馴良的百姓，那末，這整個的國家，也很難存立於世界。我們固然要同情於弱者，但不贊成祇管保存他們，必須改造他們，使他們强健起來，强健不起來的，恐怕終歸要遭淘汰。現在這種淘汰的工作，已經在迅速進行，各種侵掠剝削，都是在吞食這些弱者和不幸者。我們很可憐他們，但是實際上很少辦法。中華民族的歷史，向來是繁榮若干年必經過一次大洗刼，騰出空地，供後代的蕃衍，至一定程度，再洗刼。目前的洗刼，不知何時方能終了。一般領袖的責任，是在如何縮短此洗刼的時間，減少洗刼的犧牲。要達到這目的，根本的辦法，是改造那些供犧牲的弱者，否則他們總免不掉被犧牲。

這一些弱者，乃是一般人所呼爲眞好人的。不過我以爲他們實在不能算好，祇能說是馴，不能算道德高尚，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德，只能算愚蠢無用。而且在這般弱者之中，比較的强者，仍要欺服更弱者。最弱分子對於自家的婦女小孩，或家畜，鳥獸，也是不講仁慈的。這般愚弱分子，對於國家或社會，也幷沒很大益處。他們雖是生產者，然而生產能力很薄弱，不過可以養活自己。他們的最大用處，是供人家宰割，替別人當奴隸。他們的最大本領，是能消極的吃苦，並非積極的能幹。講起禦侮來，他們祇能比做小嘍囉，決比不了上海的青紅幫，有許多連小嘍囉也比不上（我相信當義勇軍的，決不是這一些最弱的分子）甚至於亡了國，他們也未必知道，知道也未必有什麼

感觸，因爲他們根本上就不懂什麼叫國家，什麼叫亡國，並且他們的境遇已經壞到不可再壞的地步，所以就亡了國，他們也未必受什麼大影響。然而這般人畢竟是國家的主人翁，他們既是這樣愚蠢無用，國家的政治，又焉得不糟。要想中國好，必須將這般愚蠢馴良的鄉下人化爲有意識的好人，化爲眞誠實而且可以反抗惡勢力的人。（日前北平寓所遇賊，次日發現，大家談論許久，一老媽很從容的告訴我們：「我昨夜裡看見兩個賊在院子裏過去哩。」我們問她，「你爲什麼不喊？」她說，「我那裏敢喊，我的房門沒上鎖，我一喊，他們不進來打我一頓嗎？」我們說：「等他們走過之後，你可以起來叫人呀！」她纔不言語了。鄉下的所謂好人，便是如此類的人。）

餘話

由這一個月的觀察所得到的感想，現在可以用簡單幾句話總結起來。第一，農民在消極方面所有的障碍，必須先除去。其中頭一個障碍固然是土匪；防匪是地方當局的第一個責任，如果不能盡此責任，應由長官嚴厲處罰。土匪以外的最大障碍，恐怕就要算官廳的本身了。官廳和兵隊的搔擾剝削，是人民最大的痛苦，他們都是因爲這樣弄窮了的。許多地方的當局，現在頗似在想法救濟人民，其實他們不必想別的方法，祇要能維持治安，自己不去擾民，就够了。不然，即使施一點兒小惠，又何異乎將一個人緊緊綑綁，剝去衣服，再餵他一點兒米湯。這能算是仁政嗎？

解除了人民的束縛，除去了他們的障碍，他們就不難自己活動，自己發展。政府祇須再幫助他們一下就够了，毋須去餵給他們吃，或去替他們做事。在積極方面，鄉間所急需的，不外乎幾件老生常談的東西：即一，教育，不僅是職業教育，尤其重要的是治愚的教育；要使鄉民全都調皮起來，別人纔不敢欺服。二，法律的保護，防範鄉民自己裡面的欺凌與壓榨。三，醫藥及衛生設備。四，發達生產，減少生存競爭的劇烈，使得大家容易找飯吃，不必你吃我，我吃你。五，宗教。鄉下所需要的東西這樣多，所以我們認爲應該到鄉下去的，不祇是學農的人；醫生，教育家，法律家，工程師，傳道師等各種人材都應該集中視線於鄉下，並且多多的到鄉下去服務。同時鄉下人對於他們的服務，也是願意而且能够給與相當報酬的。

東三省鑛產在東亞的地位（一）

侯德封

從九一八以來，東三省的鑛產問題在報紙上常常見有討論，但是材料都不很完備，數字也不很可信。侯德封先生是地質調查所的職員。這幾年來專門研究中國的鑛產。東三省的重要的鑛他都親自去看過。本文是根據最新的材料，做一個有系統的敘述，所以很值得介紹。　丁文江

一，煤之生產與消費

甲，儲藏量

黑龍江省約計儲煤量爲一・〇一七兆噸，其中札賚諾爾三三二兆噸，鶴岡五四七兆噸。吉林省儲量爲一・一四三兆噸，其中穆稜七五兆噸，密山二一四兆噸，額穆四五六兆噸。遼寧省儲量一・八三六兆噸，就中撫順佔八三九兆噸，本溪湖二二六兆噸，西安一〇四，八道壕二〇〇兆噸。合計三省儲量爲三・九九六兆噸，內三・二五四兆噸爲煙炭及褐性煙炭，一九五兆噸爲無煙煤，五四七兆噸爲褐炭。以東三省煤量與東亞各地及世界較當如左列。

（千兆噸）　（比例數）

東三省	三・九九六	一
中國本部	二四四・二九一	六一
日本	八・二七六　朝鮮臺灣在內	二
西伯利亞	三五八・六五八　遠東部份約三千兆噸	八九
印度	七九・九九二	二〇
安南	二〇・〇〇〇	四
美國	一・五六〇・〇〇〇	三九〇
加拿大	一・二三四・〇〇〇	三〇八
德國	一〇〇・〇〇〇	二五
英國	一八九・〇〇〇	四七
法國	一五・〇〇〇	四
蘇俄本部	五八・〇〇〇	一四

察上列亞洲各重要儲煤量共爲七一五千兆噸，東三省僅佔其四，日本有其八。與世界各國較，假使東三省儲量爲一，則其比例數當如上表下排所列。在總儲量三八七〇千兆噸中，日本朝鮮臺灣僅佔八千兆噸。縱欲攫取東三省煤以自益，亦不過一萬二千兆噸。與將近四十倍之美國較固屬

懸殊，即與煤量較貧之歐洲各國較亦相形見拙。故以東三省煤量之數字觀之，似未足輕重世界各國之大勢。然目前之供給，確可藉以培養相當勢力。近年日俄華三方競相經營，成績突進，茲述其生產情形如後。

乙，生產量

現規模最大的煤鑛當首推撫順，產額最多，銷路亦廣。餘如本溪湖以煤質勝，西安，八道壕，穆稜，鶴岡，札賚諾爾，火石嶺，奶子山等均漸具規模。此外遼陽，烟臺及撫順，南昌均爲滿鐵附屬事業，產出亦盛。茲將各鑛產狀列左以見梗概。

鑛別	民國八年	民國十九年
撫順烟臺	三・〇三八・九五九(噸)七・〇四二・三〇〇噸	
本溪湖	三九三・七八二	五八二・〇〇〇
東北鑛務局	(四五・〇〇〇)	四九七・四九五
穆稜	———	三二二・六〇〇
札賚諾爾	二三一・八一九	五・八〇〇
鶴岡	———	一八七・五七四
奶子山	———	七五・四五九
其他(計入總數)	(a)	(a)
共計	四・〇一九・三一四	九・五四五・七八八

觀上列，知東省煤產在近十年中由四百萬增至九百餘萬噸。查十九年各國產煤額，中國爲二六兆噸，日本三一兆噸，印度二一兆噸，英國二四八兆噸，德國二八九兆噸，蘇俄四〇兆噸，美國四八二兆噸。是則東三省煤產量之地位，可比較而得矣。東省之煤產，每年有一部出口，區內消費量約六百萬噸。其供需情形略如下述。

丙，消費情形

上節所列各大鑛產額各有銷場。如札賚諾爾供給中東路西段。近年札鑛停產，多以蘇俄煤代替及收用鶴岡穆稜煤。鶴岡煤銷場爲松花江沿岸至哈爾濱及呼海路沿線。穆稜煤銷場爲東鐵東段，至哈爾濱。火石嶺及奶子山供給吉敦吉長沿線各城市。八道壕銷場爲北寧大通沿線。西安煤則銷瀋海吉海路一帶。撫順烟臺本溪湖煤銷滿鐵安奉線各城鎮，區域最廣。總之東三省每年共產煤約九百餘萬噸，除三百餘萬噸出口，區內銷費約爲六百萬噸左右。輸入東三省之煤，蘇俄煤約三十萬噸，北票煤四十萬噸，朝鮮煤開灤臨榆煤各數萬噸。其消費率與世界各國較當如左列。

(以一九三〇年爲準)

	消費量	每人消煤率
美國	四六二・五七二(千噸)	四・〇噸

德國	二六三・二二九	四・一
英國	一八八・八七一	四・〇
俄國（亞洲部在內）	四六・〇〇〇	〇・三
日本	三二・〇五七	〇・五
中國（東三省在內）	二四・九九八	〇・〇五
東三省	六・一二四	〇・二五

煤爲原動力主要原料，一國之國力及經濟之盛衰，每可觀其消煤率而評定甲乙。如前表所列，美德英均在四噸以上。俄國數率之低，由於合西伯利亞在內，若僅計其歐洲部分，約亦在二・五噸以上。反觀亞洲，則日本僅半噸，中國更爲落後。東三省消煤率爲〇・二五噸，與日本僅差四分之一噸，似乎該區之工商狀況與日本國內相近。其實不然。蓋東三省消煤率較高之原因，一由於外來勢力急謀生產上之努力及工商的建設，如南滿鐵路及中東鐵路區域幾成東三省生產及消費的中心，尤其是南滿鐵路。例如東三省煤產，由南滿路經營的產額約佔百分之七十三，而其消費量則又佔全消費量百分之二十五。此種外來勢力之畸形發展，實爲提高消費量數字的重要原因。另一個反面的原因，就是因爲人口稀少。以外人勢力圈內極力舖張的產消量分配到全體人民的頭上，若處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影響於數字者尙少，而在平均一方里只有五口半人的東三省，自然使其數率特別增高。此僅爲帝國主義者侵略的結果，並非東省事業統系的進步。

以東三省個體言，共有面積約四百七十萬方里，僅有二千五百萬人，以後不談開發則已，若想經營，第一要增加人口，縱不似江浙之每方里七，八十人，冀魯之六，七十人，就以每方里二十人計，則三省約得達一萬萬人。其工商業之發達，果能迅速進步而與歐美並驅，則其消煤率必亦隨之突進。每人每年若達三噸，則東三省之消煤量將爲三百兆噸，而與英德相伯仲。今試觀東三省之儲煤量僅可自給十三年，與美國之可供三千餘年，德國之三百年，英國之六百年，相差數百倍以至數千倍。況日本之亟圖東三省，非僅使其自養，且將予以吸收。是此後東三省之鑛產，不久將成爲更重要的問題。

（未完）

小婦人（新書介紹）

衡哲

書名　Little Women　小婦人

著者及譯者　Louisa M. Alcott　鄭曉滄

譯本出版者　杭州浙江印刷公司　民國二十一年

正在大家感到這樣一個需要的時候，忽然接到了鄭曉滄先生所譯的一本美國名著『小婦人』。我不禁跳起來說，好極了，那有這麼巧的事！難道我們近來對于教育的一點外行意見，恰也正是教育大家如鄭先生者心中所思慮的一個問題嗎？不然，他那能以百忙之身，來譯一本小小的兒童讀物呢？何況這讀物的中心點，又正在人格的陶鑄呢？

不錯，這本書所昭示的，大半是待人持己，處世接物的庸德庸行。但我們能說這些庸德庸行是二十世紀所能廢棄的嗎？眞正的庸德庸行，比不得長袍短袖，口紅眉黛，他們是沒有時間性的。不信，請看本書中馬夫人教訓她的小女兒艾美的一段，我們能說這是二十世紀的青年所不需要的嗎？現代青年的大病，正是驕妄與誇大，所以我想，馬夫人的教訓，恐怕還是我們的對症藥呢。

『你近來頗有點兒自大，賓，這你應該從早設法糾正。你頗有不少的小才能和好德性，但却無須把他們誇耀起來，因爲誇大祇能損壞了最高的天才的。

二年來，在一般人士對于教育的態度上，似乎是起了一個根本的變化，那便是他們對于兒童教育的重視。還有許多關心教育的人，竟有承認兒童教育是現在中國的唯一救亡工作的。這實是一個最好的現象。而兒童教育之爲救亡的基本，凡屬留心國內現狀的人，也是不能否認的。

我也常以這個問題與朋友們討論過，我們的相同意見是，兒童教育在智識方面，尙是一個次要的問題。比智識的啓發與加增尤爲重要的，乃是兒童人格的陶鑄。而用來陶鑄兒童人格的利器，最重要的，亦有兩三種。一是優良的環境，包含小朋友的模仿在內；二是父母師長的指導與榜樣；三是有趣味而又有教訓的讀物。在我們這些不在直接辦教育的人看來，則除去自己的孩子以外，對于一般兒童們在環境與指導上，都是無可爲力的，我們所能爲兒童全體盡力之處，也只在兒童讀物的一件事上。

真正能力和好處，也不會久自藏着而不爲人所知道的；即使人有不知，自覺具有這些美點而能善用他們，也自有一種樂趣。一個人最能動人敬愛之處，即是謙卑之德性。』（七章十二頁）

原書是一本第一等的文學作品，文筆美麗，言辭詼諧。譯者也是一位富有文學天才與修養的人——似乎也有四位挨肩的令愛！有了這樣的一個根本上的相似與了解，無怪譯者要感到『心與物化』的愉快與和諧了。雖然譯者對于白語的運用，似乎尚有一點不甚純熟之處，但這個精神上的愉快與和諧，也就很容易的把那一點表面上的不和諧掩蔽起來，使讀者不致感到生硬與枯澀。

這書的譯筆也是十分忠誠的，而對于原文的幾個字戲（Pun），譯者也能很滑稽的把他們傳達出來。比如勞笠說『我的名原是齊朵，但我不喜歡他，因爲我的同學便戲呼我爲「一朵花」，因此我使他們改稱我爲勞笠。』（三章十二頁）。又如把Mail與female的兩個字戲，譯爲『魚雁往返』和『沉魚落雁』，都是很有趣味的譯法，也足以見譯者的一番苦心。

不過此書在形式方面，似乎還有改良的餘地。第一，本書頁數的計算，是以每一章爲單位的。全書凡二十三章，便有二十三個頁的單位。這在檢查上是很不便利的，似乎不如把全書作爲一個單位爲好得多。第二，譯者是一位愛好文學的人，故他便以一個含有詩意的兩字短句，作爲每章的標題。不幸這類的標題在我們的心目中，常已經有了一個聯想，故也常易使我們得到一個錯誤的印象。比如第八章的標題曰『焚稿』，試問有幾個人看了這個題目，而不聯想到林黛玉的？故我以爲不如把每章的題目直譯出來，或者反可以加添一點力量。第三，此書的書名，我以爲直譯不及意譯的好。因爲你把他譯爲『小婦人』也好，譯爲『小女子』或『小女人』也好，但因中英文在語言習慣上的不同，無論你怎樣的譯去，總不免要把一個值得女孩子們得意的名辭，變爲一個不甚恭維女子們的名辭。所以我希望譯者能採選了全書的精采，另外去製出一個書名，來給予他的這個美好的譯本。

至於誤Raphael爲古希臘畫家，或其他類似的小錯誤，却都是不甚重要的。只要譯者在再版時，肯再費一點時間去仔細校看一下，那自然就成爲白璧無瑕了。

總而言之，此書雖免不了有點小毛病，然從全體上看來，却是一本很成功的譯作。因爲譯書的最大困難，是一方面要傳達書中的神情，一方面又要不失原文的意義。我

們讀了此書之後，既感到譯筆的忠誠，又覺得筆筆生動，字字傳神，眞不能不向譯者道賀了。所以我希望鄭先生能再以同樣的精神與興趣，去續譯爾珂德女士的其餘作品，『小賢妻』與『小男子』，俾一般喜愛閱讀的兒童們，能得到幾種又有益處、又有趣味的讀品。

◎本刊啓事

本刊現已將第一號至第二十五號論文題目及作者姓名編成索引兩種，凡定閱本刊者，隨本期附送，不取分文。零售每份二分。

北晨叢書

日美戰爭

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美國陸軍上佐達威士著（每册五角）
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日本十六專家著（每册一元）
第三卷　日美果戰乎　日本海軍少佐石丸藤太著（一元一角）
第四卷　美國不足懼　日本海軍專家池崎忠孝著（印刷中）
第五卷　太平洋之戰潮　美國海軍上佐易理歐著（印刷中）
第六卷　日美無戰事　日本淸澤冽著（翻譯中）
第七卷　太平洋大海戰　日本海軍少佐中島武著（翻譯中）
第八卷　美國海軍戰略　美國　軍少將馬漢著（翻譯中）

蘇俄五年計劃與日俄戰爭　日本陸軍大佐佐佐木一雄著（每册九角）

購書寄費五角以內者五分，以上者八分，郵票代洋九五折算。總發行：北平晨報社出版處及本外埠各書店

北平晨報　持大公正　消息迅確　編法新穎　印刷精美　本市每月一元　國內一元一角　日本及每月一元三角　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九角一

鞭策週刊　第二卷第十二期　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

東三省案如何解決？……李季谷
言語自由……辰
我對於葛德所著「浮士德」一劇的一點感想……楊丙辰
陰平陽平誰壓誰？……江紹原投稿
玉傳說探討之六刊誤……江紹原投稿
美學管見……民生

社址北平東城祿米倉二十七號
零售每册四分　預訂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國外加郵資二元

南京鍾山書局

國風半月刊　第九號　十一月廿四日出版

劉伯明先生紀念專號

共和國民之精神……劉先生遺著
論學風……劉先生遺著
憶先夫……（劉芬資）
憶先兄……（劉經邦）
九年後之回憶……梅光迪
憶劉師伯明……胡煥庸
中國今日救亡所需之新文化運動……胡先驌
四十二章經跋……湯用彤
劉先生論西洋文化……繆鳳林
教育家之精神修養……張其昀
劉伯明先生生逝世紀念日……張其昀

通訊及定報處　城北總局　中央大學門前蓁巷巷口　城南支店太平路三二二號　電話三一三九五
定價　每期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為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南京的機會　蔣廷黻
這次的國聯大會　孟眞
『民間疾苦』　叔永
如何改造中國的社會科學　燕客
東三省礦產在東亞的地位（二）　侯德封
關於『侮辱回教事件』的討論
（通信）　江紹原

第三十一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摩登教育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新月書店（代定）　亞東圖書館（代定）　光華書局　現代書局
南京　眞茹新中華書店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開封　派報處　統一派報所　華新報社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廣州　中山圖書消費合作社　書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文化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現代書局
漢口　開明書店　新時代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長沙　開明書店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　青年圖書社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蕪湖　滙海書局
泰興　書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汾陽　啟民派報社

南京的機會

蔣廷黻

經過這二十年的革命和內戰，我們政治的勇氣和理想已喪失大半。在戊戌，民元，民十六諸年，我們都曾過了短期的改革蜜月，好像新天新地已在目前。現在我們知道這些都是海上蜃樓。自由主義不講了。約法憲法的爭執也過去了。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口號也不時髦了。任何新標語都不出色了。新出的雜誌都沒有勁，都喚不起任何運動和潮流。隨便你講什麼主義，提什麼方案，聽者都不置可否。我們革命疲了，戰爭疲了，失望疲了。

幾年前，我們對國家的統一抱無窮的希望。現在呢，我們也不談統一了。因爲談有什麼好處？我們倘表示對統一的渴望，軍閥們又會利用統一的美名來行所謂武力統一。那些想以武力統一中國者，雖曾一時的名震天下，一個一個的都失敗了。他們的遺跡就是遍地的軍閥和飢寒交迫的民衆。這樣的求統一不如不求統一。我們有了這多年的經驗，再加上日本的侵略及共黨的活動，於是對內的企圖，由統一而轉移到暫時的安寧。如果廢止內戰大同盟有民衆的基礎，這個基礎就是民衆求苟安的心理。

這種心理產生了一種思想。一般民情以爲南京所代表的統一是無數代價換來的，絕不可使之搖動。沒有人說南京好或國民黨好，但是人人都怕南京倒了以後的不可收拾。就是極不滿意南京的人——這種人並不少——也不願，且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的來破壞南京的基礎。這種思想是中國當前政潮的一個大潛伏力。

上面所講的民衆心理和思想又產生一種方案。不少的人把中國的政治病看作肺癆，不能開刀，只能徐圖補養。他們想中國的政治是中古式的，因爲中國的社會是中古式的。倘若我們能得到妥協的割據，我們就能慢慢的養成近代式的社會。所謂妥協的割據，就是割據雖割據，但一方面不打仗，一方面讓一個中央政府存在，使他能辦外交，能維持最低限度的文化事業，和建設幾件全國有關的事業如粵漢及隴海二路的完成。這樣的割據雖不能免養軍之費，但戰費及戰爭的破壞可免，中央及地方政府均可因此作點建設事業，而人民因爲時局的穩定也可以進行他們的私營事業。這樣一來，元氣能漸恢復，體內的抵抗力能漸提

高，痨菌就可制止了。縱使將來這種割據的妥協不能永久維持——我們也不希望牠永久存在——經過相當時期的休養，以後的戰爭或者不至於如以往的之無意義，無成績了。不然，我們簡直無希望了。如果內戰還繼續演下去，我們這個社會不但不能脫離中古式，恐怕簡直要回到史前式。交通也要「復古」了，從火車交通回到大車。住宅也要從房室回到穴居。我們這個社會崩潰的趨勢已經很明顯，當局者絕不可大意了。

依我的觀察，上文所說的是目前全國最普遍的政治意態。這不是一個積極的運動，沒有口號，沒有主義，只能說是一種意態（Mood）。少數青年或者因此不滿意而恨生活的沉悶；多數革命專家或者也不滿意，因爲在這種空氣之中，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所謂英雄——用不着說——就是指他們自己。照我看來，中國今天有這種意態就是中國人的政治知識的大進步。因爲實在說起來，一個民族生活的演化不能有突變的。民族的進步不能靠少數領袖的號召，也不靠一個萬能的藥方。實際的進步還是靠無數人，不動聲色的，努力於他們日常的工作。革命不過提出一種目標，其實現往往有待數十年的努力。就是最震動世界的蘇俄革命，還須第一個第二個，將來必有第三第四個五年計畫，然後能產生一個健全的共產國家。這種五年計畫當然是很好的宣傳資料，但是在蘇俄一般工人農夫的生活上，五年計畫是什麼呢？是多作工，多出汗。一個民族能看穿政治的浪漫而又繼續努力不浪漫的工作，那個民族的前途就有很大的希望了。

這種意態是南京目前的大機會。第一，因爲人民現在降價以求了。我還記得民國十六年西湖的一個老船夫和我的談話。我對他說，現在革命軍已經收復了浙江，老百姓總好過日子一點罷？起初他不願意回答，後來他僅說什麼好處都沒有。過了許久他又說：「蔣介石沒到杭州之先，人人都說革命軍一到，米價就可落到五塊。現在米價反漲到八塊。你看革命有什麼好處？」老船夫的奢望是人人有過的。有些奢望革命給他們官作，有些奢望革命替他們免除苛捐雜稅，有些奢望革命能賜給中國三民主義，有些奢望革命能取消不平等條約。這種奢望也難怪，一則因爲這些事情是人民感覺的需要，一則因爲國民黨曾給過人民這些支票。革命軍到了以後，他們當然要兌現。經過這幾年的失望，人民知道這些支票是廢紙，早已不要了。人民的奢望已經掃乾淨了。所以現在南京要得人心是比較容易多了。只要政府能實地去作，就是成績慢一點，人民也就滿

意了。

第二，因爲現在民情及局勢似乎可防止內戰的發生，南京大可利用這個機會來作建設的事業。究竟中央直轄的省分是全國最富的省分。中央在國內國外的活動能力比任何地方當局的要大。我們這個民族受過幾千年的帝國訓練，總覺得一統是國家的常態，是治世，割據是國家的變態，是亂世。所以我們雖不希望南京這時完全統一中國，我們確承認南京是法統所在，也是眞正統一的基礎。所以南京在物質上，精神上，均佔優越的地位。

南京的前途要看南京如何利用這個機會。利用的好，南京的優越地位不但可維持，且可發展。不會利用，南京也可變爲將來的「南平」。奢望當然不必提；幾件事情是南京必須作的：

第一．直轄各省的地方行政必須比其他省分更加廉明，更加現代化。新收復的匪區的人民尤其要撫綏得法。

第二．軍民須分治。這是政治現代化的第一個條件，也是中央防止卵翼軍閥的方法之一。

第三．黨不可成爲人民的負担。民間討厭黨的程度不在討厭軍閥程度之下。黨部，中央的及地方的，衮衮諸公切不可執迷不悟。南京事實上不能無黨；非南京直轄的省分可云有黨而實無。這是這些省分的大便宜，這是南京的大困難，因爲人民免不了把黨的罪惡移到政府身上。一個黨外的人當然無資格來談黨的改革，但他可以，他應該報告民間實在的議論。據我所知，一般人民見黨就頭痛。

總而言之，南京的地位不可單靠法律和軍隊來維持，來發展。中國現在固然是百端待舉，但歸根起來，還是一件事，就是國家的現代化。南京的政治設施必須表示牠有領導中國近代化的本領。

這次的國聯大會

孟眞

我們的東北事件在這次國聯大會裏不得解決，原來是毫無疑義的事情。這次的國聯大會不作任何決斷，並不承認所謂「滿洲國」之一着也做不出，也許是對所謂調解一條路上有益的辦法。這都不足使我們懊惱，然而這次結果我們却不能不懊惱。且國聯之解決東北事件，我們竟可以此次之大會斷定其爲絕不可能之事，則正以其一般空氣之

惡劣，問題之複化，注意點之轉移，而看出。以前國聯雖無多幫助于中國，然而他的道德的同情正在我們這邊，沒有人公然以日本爲是的。這次除西捷瑞愛四國提案外，竟少原則的公論，而英法加拿大代表之讕言尤見日本宣傳之成效。大會如此，十九國委員會之情形可以推想了。

平情而論，國聯此時本解決不了這件事。國聯既拿不出武器來，則日本無讓步之理，所以只有拖延，而拖延正是日本人所最樂者。然而拖延也要是有原則有立場的，不便任在日內瓦取防衛態度的日本轉取進攻的態度，而大國竟爲其攻入。事情所以糟到這步田地者，一部分由於環境，一部分由於我們自己。現在隨便分析一下：

甲，由于環境者。美國大選之結果，使現在的政府失其權威，而新政府未出來，若干事件不得不取一個等待的態度。歐洲又以戰債及裁兵問題鬧得一蹋糊塗，自顧不暇，國聯也頗有因這些大題目而瓦解的象徵。原來支持反對日本行爲之立場者，以美國爲首，而美國政府正在待交代中，又以戰債問題與英法等弄得七上八下，大大不是今春今夏法美日趨親密，英美頗有走一路的趨勢之環境了。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若希望英法等國舍了他們目下之絕大難關，先走上騎虎不下之一步，也是不盡人情的。

乙，由于我們自己者。以如此的國難，我們的統治者固不必論，即人民又何嘗有振作的景象。以重創未補之上海，以首當危險的平津，都是如此醉生夢死的景象，更何論其他。而況山東及四川的軍閥以向自家開火之一着記念九一八，這風氣現在又傳染到貴州去。這般人們似乎惟恐日本人在國際上詬詈中國的話不得一個最近最精的証據一般。自己如此，何所望，何所責于友邦？我想，最和中國講交情的和最能主張正義的，也不覺心中要問，「幫助中國，中國自己可有辦法嗎」？日本人看破這一層，于是乎便在這一點上「大放厥辭」，而這個策略在這次國聯大會中竟獲到這樣的效力了。

在日本承認了僞國之初，我們曾揣測過，日本要對國聯取如何一個態度呢？當時朋友中頗有人相信日本退出國聯之成分甚大，而也有人以爲日本決不下愚至此，蓋必出於以胡鬧爲手段，以拖延爲目的者。當日本方才派了松岡，他尚未赴歐時，我有一天與一位朋友談，「看來日本人在下次會中必然橫搗亂，將以「中國不是近代國家」一口號移轉世界在東北之視線於中國全部政治上。這却是可怕的。因爲這樣一弄，可以弄得假問題遮蓋了眞問題的地位，而東北問題便在左右出岔的局面上僵着。我們何不就在

他這個講臺上與他相遇，老實不客氣的把日本累次破壞中國統一，助長中國內亂的事蹟，一齊托出。這樣我們自然也有很丟臉處，不過或可迎頭杜着他這邪說。」我的朋友說：「看來國聯現在眞正沒有可以生效的辦法。日本要取這個戰略現在也是很明白了，不過中國原是怎樣，全世界都知道，他這話也難得有過量的效力」。以這次國聯大會經過及空氣看，松岡所代表的這個邪說似乎收了一個過於常情的效果。其所以助成松岡等這一套人面獸語者，還有兩個形勢。一是我們貴國的內戰重興，二是國聯中的大國既無辦法，恨不得借口拖延，此一邪說固可爲若干國家去說「中國問題太複雜」之引子，而拖延從此便利了。若中國的軍閥不這般的不爭氣，或者國聯的大國不是在一個沒有辦法的場所，則這個邪說正無多人理會他，這是可以推想的。現在既已決了這一個大口子，我們非截堵不可了。我們必須將日本人二十多年來破壞中國統一，助長中國內亂的事跡，無保留的，有証據的，布之於世。如民國初年分頭助革命黨與宗社黨，設盡方法去倒袁世凱，（中國人反袁與日本人反袁全是兩個作用，這是不可混的），與鼠竊狗偷的安福賊徒勾結禍國；在東北之各種破壞中國中央與地方行政系統之企圖，對北伐之打擊，以及與各地軍閥勾結之陰謀，如土肥原與石友三之關係，等等，皆是不可不露布的材料。這個正面向內田松岡之譴讁主義之反攻，與其出於我們的政府之口，毋寧出於我們的國人中之有國外名望者，尤其好是出於友邦學人的著作。我希望政府對這件事切不可再忽略了，其實這件事早該做了！弄幾個中國無名人士辦幾個無名英文報，是毫無效果的。應該多找有能力有地位的外國人出來說話，而材料却是我們供給的。

國聯大會推到十九國委員會，而又附以請美俄參加，這很可以看出國聯中大國的情緒來，便是無辦法時推給別人的把戲而已。中國推給國聯，國聯推給美俄，美俄坐看國聯，同時日本人表示其不可動搖，中國人顯露其毫無辦法！恐怕最近幾個月中，都要在這個循環推轉之圈中。現在看來，這次美俄參加十九國委員會的可能很小。美國既對國聯有一個特別的情緒，又在政府不上不下中，又不能預得英法與她之一致，似乎參加之機會很小。蘇俄尤其樂得作壁上觀。蓋蘇俄新得到一個和法國同簽之不侵犯條約，情形好轉，然不可過恃這個好轉。彼既不便在會中大放宣傳式的辭調，亦決無分英法等國之謗之理，故不參加之機會絕大。如此說來，此十九國委員會之結果，仍是拖延與推諉而已。

東北問題之國際形勢，必待戰債問題與軍縮問題轉一方向時方有轉機，即必待英法美三國有相當的一致立場時方有開展。若美國民主黨上臺後早日承認蘇俄，這問題自然開拓一步了，但民主黨受政是明年三月的事，而民主黨一經受政之後，不必即做這件事。

不過，「吞滿洲是吞炸彈」一說，是長期總要證明的眞理。日本既吞我們的東北，必擴張她的陸海軍的實力，必早日促成她的財政的難關，這眞是所謂騎虎不下的形勢。她既然如此，則別國必然也要在軍備上比着幹，這不是重新抄一遍大戰前的形勢嗎？大戰的大原因固然是奧拓蠻帝國之瓦解，然其骨子仍在法德俄的陸軍軍備競爭，英德的海軍軍備競爭。東北問題必不能自了，而必有絕大影響及于軍縮問題，或應該說「軍擴問題」。而這軍擴問題總要弄出禍事來的。自己騎虎不下，別人只好也騎上虎去。日本帝國早晚要瓦解在吞併東北之維持努力上。不過，我們若不自己站得起來，無論如何變化，都於我們沒有好處，或有莫大的害處！

○　○　○　○

「民間疾苦」

叔永

我們平常談到時事，少不了要常常聽見「民間疾苦」這四個字。但甚麼是「民間疾苦」？「民間疾苦」在那裏？不但在朝的大人先生們不曾有一個明確的了解，恐怕就是普通一般的文人學士也未見得眞正知道罷。在本雜誌的最近三期裏，我們發表了兩位先生的遊記；一篇是董時進先生的「鄉居雜記」，一篇是吉雲先生的「關中見聞紀要」。他們所旅行的地方，就是大家認爲天府奧區的四川陝西，可是他們所記述的人民生活狀態，簡直和殘忍的野蠻社會及慘酷的地獄情形不相上下。這些地方的人民，被一般軍閥暴吏像牛馬般的欺凌，壓迫，弄得他們眞是「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設非外間有人前去親眼看見，代他們抱一點不平的憤慨，發一點同情的感嘆，他們簡直可以安之若素，至死不露一毫聲息。這是怎樣一個悲慘的情景！設如國於天地，還要靠人民來成立的話，又是怎樣一個嚴重的事情！

我們讀了董吉兩先生的記事，第一個感想，就是所謂

兩省人民的疾苦，有十分之八九是由於人禍，其中不過十分之一二是由於天災。我們曉得四川在近四五年來，幷沒有過普通的天災，但是據董先生說，『因爲種種剝削方法，鄉下人確實是十家有九家都弄窮了』。陝西民國十七十八年的旱災，死人百幾十萬，是遠近皆知的一個大天災。可是據吉雲先生說：『關中播種罌粟，既有很長的歷史，吸鴉片的人，又如此其多，就沒有軍閥摧殘，天災流行，人民決不會睽飽，地方決不會太平。所以關中的饑荒，表面看起來是旱災作祟，事實上還是鴉片造成』。這是兩位先生的遊記中概括的說到民間疾苦的幾句話。其餘的詳細敍述，可以說都是這幾句話的注脚。

記得幾年前美國紅十字會討論救濟中國災情的時候，這人禍與天災的分別，曾經成了辯論的問題。當時所謂人禍，大概是指兵禍匪禍而言。目下兵禍匪禍，既然有加無已，而據董吉兩先生的考察，我們於兵禍匪禍之外，至少還要加上兩禍——那便是煙禍與官禍。這樣四禍一齊降臨，老百姓還有生路可走嗎？不過兵禍匪禍，是容易看得見的，也是大家所注意的；煙禍官禍，是不容易看得見的，也是大家所不知注意的。因此，我們覺得有提出來說說的必要。

鴉片煙是川陝兩省的重要出產。這樣害人的東西，兩省的人民偏要拚命去播種，所以要是他們爲了種煙或吸煙的原故弄得傾家破產，窮困死亡，旁觀的人也落得說一句風涼話：『活該』。不過我們仔細考查一下人民的苦痛，與其說是人民『活該』，不如說是，政府『該死』。我們要曉得人民的種煙，幷非由於人民的自願，而實由於政府的强迫。許多讀者，大約還記四川有一個『嬲捐』的新名詞，就是爲强迫人民種煙而設的。强迫種煙的情形，董吉兩先生的遊記都有詳細的記載，而吉雲先生關於關中的敍述，尤爲委曲詳盡，我們徵引一段如下。

關中從前『抽煙捐』的辦法，是誰種煙誰出捐，不種的不出。……這種自由播種的辦法，農民可種可不種，則煙款收入毫無保障。所以那裏的當局，不得不急急改良。現在的方法，比較進步得多了，就是每縣每年派煙款若干萬，再由縣政府按全縣田畝分配，無論你種煙不種，派給你的煙款，你總是要繳的。這種新辦法，對於抽收煙款的，確實省了許多手續，得了相當的保障，……但是可憐的老百姓，經這種『法律』一來，要想自己拔出地獄，不種那害人的鴉片，也不得能够了！

我們看了這一段記事，除了對老百姓表十二分的同情外，還有甚麼話說？

鴉片煙的爲害於老百姓，不但是占去了他們種糧食的田土，使他們一遇天災，便非饑死不可；毀掉了他們謀生的能力，使他們除了爲匪搶人之外，便非坐以待斃不可。除了這兩種結果之外，還給了官廳一個魚肉人民的機會，那便是吉雲先生所說的『逼欵』，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官禍』。吉雲先生關於『逼欵』的事實，有以下段記載。

我們從綦屋向西到了一縣，因爲那個地方荒僻得很，沒有靠得住的店，不得已到縣政府借宿。我們住的房子，就是法庭前邊的西廂，東廂是收發處。我們因爲一天奔走疲倦了，早就睡覺。剛要入夢的時候，忽然聽到那位收發先生大聲叫傳人。不到一刻，果然聽到脚步和鐵鐐雜亂聲，差役呵喝聲，堂上拍驚堂呼打聲，杖責聲，數一，二，三，四，五聲，哀求聲，號哭聲，嗚咽聲。我起初想被訊的那一般人，不是土匪，也是殺人犯，不然決不會帶鐐打板子的。跟後又聽到堂上怒罵，限張三一天內繳五十，李四兩小時內繳二十，過限不繳加倍打的話，我方纔明白這一班被審的人：不是土匪，盜，賊，是一班無力繳煙捐的可憐蟲。不是訊罪犯，是『逼欵』！

無論何人，看了這一段文字，不能不要發生一個疑問：這樣的官廳，與綁票的土匪究竟有何差別？一樣是捉了無罪的人去逼着要欵，似乎綁票的土匪，還不至於今天打着要五十，明天拿不出加倍打罷！綁票橫行的地方，我們叫做匪禍，這樣暴官橫行的地方，我們叫他做官禍，想來也不是過分罷。我們所不能了解的，各處的匪禍，總有人想法去懲治，唯有這些捉了無辜的百姓去打着逼欵的官廳，任憑他逼着百姓賣妻鬻子，懸樑跳井，却沒有一個機關出來加以彈劾制止，難道我們眞正承認這些官吏尙在執行國法嗎？我們能承認我們的國家是匪國家嗎？我記得小的時候，曾讀過道咸間四川詩人李西漚的一首詩，題目叫做『賊來猶可』。因爲這首詩說的很深切沉痛，所以至今還記在心上。現在說到官禍的問題，忍不住要寫出來作一個參證。他的詩說：

賊來猶可，官來殺我，賊猶可避官難躲。蛟鼉不在深淵，豺虎不在深山，堂皇一何峻，惴風凜凜白日寒。杖底號聲杖頭血，生死直在呼吸間。同然爲暴客，官更殘於賊，治賊不治官，賊竟何由滅。嗚乎，世愈亂，官愈劣；賊不誅，人且絕！

道咸時候的賊勢未成，但因當時的官吏過於惡劣，終竟造成了太平天國的大亂。目下社會的亂象，比前清道咸時代怎樣，我想有識的人都能看出。而各處官廳的惡劣，又不減於當時，這不是逼着百姓往亂的方面走嗎？我們希望正在開會的內政會議諸公，多注意一點淺近的事實，不要儘管高談政制。

如何改造中國的社會科學

燕客

所謂社會科學，老實不客氣的說，是西洋的產物。因而一直到現在，在中國所講授的與所鼓吹的社會科學便都是些舶來品。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過社會思想，政治理論，法律名詞，經濟觀念。這些中國都有，並且還不少。這也不是說中國的思想方法與西洋的有什麼不同，因而只有西洋產出了社會科學。實在說，人類的思想方法，只有一個，凡背乎這個的便是不合理，不邏輯，便不能成立。這更不是說中國缺乏社會科學的對象，因爲中國的民族既然生存了這樣長久的時代，他的生活的任何方面都可供研究，都可成科學研究的對象的。

我們所以說中國的社會科學是舶來的，因爲他有他的一套或幾套的概念以及代表這些概念的若干的名詞，而這些名詞與概念便都是在西洋產生，並不是在中國產生，至少他們以先在中國沒有十分的清楚的確定。我們試從社會科學上隨便找幾個名詞，如財富，生產，分配，自由，權利，責任，賠償，在字面上看來，誠然是中國的，但是他的意義，他的「外包」與「內含」，他所代表的概念，各有歷史的背景，各有事實的憑據，則完全不是中國的，而是西洋的。中國本土也不乏與以上所舉的相類的名詞，如王道，霸道，恒產，恆心，三綱，五常，但是這些名詞在我們這裡所討論的社會科學，完全不適用的。我想除了瘋狂的人還標榜要在東北實施「王道」外，現在精神常態的人，不會再用這些名詞了。講三綱五常的倫理學者，講王道霸道的政治學者，講恆產恒心的經濟學者在現在的中國的社會科學界是沒有他們的地位的。

社會科學不單是有他的自己的，非中國的名詞與概念，並且他的概念還有一定的組織，一定的系統。凡是讀過任何社會科學課本的人都知道一種社會科學都有一定的領

域，在這個領域之中，有若干基本的概念，而各概念之間又形成一種有機的關係。這樣的一個構造便成爲一門學科。換句話說，利用一定的概念，將社會現象的某一方面或屬於同性質的部分，條分縷析，辨明關係，作成系統的認識的，便是現代社會科學的特色。或者有人說中國也未嘗沒有系統的社會科學，古代如周秦諸子，近代如黃黎洲的著作，都是將社會現象的討論，作成一定的構造。我們回答這種主張就是，我們現在找不到按着管子的概念與系統講政治學，或按着韓非子的概念與系統講法律學的人了。現在無論是大學教授所授的講義，坊間所出的出版物，以及一般人討論社會時所用的名詞與概念，都已不是周秦諸子的國貨而是舶來品了。

因爲近代的社會科學本來不是中國的，所以這幾十年來中國一切屬於社會科學的教科與著作，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販賣洋貨。所謂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工作不外下列三種：

一，講授外國的教科書

二，鈔襲外國的著作編成教科書或講義

三，將外國書譯成漢文

所謂中國社會科學家大概也都脫不了這個窠臼。

二，

最奇怪的，這個販賣洋貨的把戲，行了二三十年居然還沒有破產。年復一年的各大學的社會科學教授們，將他們在少年所販來的洋貨，零售給一般恭順的，專喜歡洋貨的學生們，造出一批一批的一知半解歐美而不認識中國社會的畢業生。結果，每年的畢業生都沒有出路；就是有出路的，也與他所學的不發生關係，不能用其所學以處置實際的社會。中國的社會科學釀成了這個局面，推求原因，不過是供求律的結果。有些人是要入大學的，而大學的教授們是專門販賣洋貨，不賣國貨的，那末，大家只好買點洋貨罷了。但是這個局面竟可以這樣的長久的支持下去，我們似乎不能不說因爲中國的社會科學教授們缺乏好奇心，求知心與責任心了。

近幾年來，北平有些大學設立了什麼研究院，專門收容大學畢業生作專題的研究。社會科學的研究院便也應運而生。研究院設立的動機何在，我們不得而知。或者是爲安插失業的畢業生，或者是因爲外國有名的大學都設有研究院，於是我們的大學也不得不設，但是無論如何，我們敢說絕不是爲增進國貨的社會科學。聽說社會科學研究院的學生所研究的題目，雖然不全數，至少十之八九，都是

些理論的與歷史的題目。如同盧騷的民約論，里加圖的地租論，拉斯基的非主權論，這一類洋貨的題目，都是爲專販洋貨的教授們與專照顧洋貨的學生們所高興的。研究這一類的題目有不少的現成的參考書，勤勉認眞的學生或者還將盧騷，里加圖，拉斯基的原著，細心校讀，至於懶惰性專等學位的學生只找到一兩本較好的政治學史，經濟學史的本子，便可以照貓畫虎的振筆直書，將一篇論文寫好了。次於這些洋貨的題目，當然還有不少的研究國貨題目的學生。但是這些題目一大部分都是理論的或歷史的題目，如管子的政治思想，王安石的社會政策，或者是中國學生在克倫比亞大學作博士論文一類堂哉皇哉的題目；中國的土地稅，中國的財政，全是九通，或者二十四史的食貨志的撮要罷了。

這類的研究，我敢說對於國貨的社會科學幫助甚少。我們要知道科學是活的東西，並不是古董，而研究科學的人，應該認識現在，以便計劃如何應付現在的情形。學化學的人現在都是專研究某種物質的化學作用，或化學程序，並不是拿巴斯德的理論，或是拉瓦西萊的學說作專題的。同樣的，學物理學的人現在都根據最近的進步的學理與方法，在試驗室裡作試驗並，不是在那裡爲牛頓全集（Isaaci Newtoni Opera quae exstant Omnia）作考據的。自然科學的目的，在認識自然以支配自然。社會科學的目的也應該是認識社會以支配社會。中國社會科學的教授與研究生們似乎不承認他們的科學應該有這個目的，他們背誦或鈔寫外國的課本，他們鑽入理論的叢林，不顧現在的事實，他們作些與實際生命毫不相關的歷史的考據。老實說，我們不知道管子的政治學說與一九三二年的中國政治情形，尤其是中國的外交情形有什麼關係。我們也不知道馬夏爾的邊界效用說對於中國現在農村破產的情形可以發生什麼光明。

所謂理論，不過是現象的縮寫，一種經濟的認識現象的公式。洋貨的社會科學理論是根據理論者當時所見到的情形得到的結果。中國與外國的情形固然不同，就是一國情形在這二十世紀也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拿經濟現象來說，亞當斯密時代的經濟情形便與馬夏爾時代不同，而馬夏爾時代又與今日情形不同。現在世界上的經濟學的出版物，都講失業，生產過剩，合理化，幣制與此時此地之現狀有密切關係的問題，一般經濟學教授與經濟系的學生也都在專心認識幷討論這些問題。我們若用亞當斯密時代的經濟情形或馬夏爾時代的經濟情形，做研究目前問題的參

考，或者追溯歷史的背景，固無不可，但是現在若只把理論的或歷史的題目，認爲可以或應該研究，那末，中國的社會科學界眞要變成古董界了。

三，

以上說了許多消極的，破壞的話，我們似乎應該討論點積極的，具體的辦法了。辦法說來甚長，此處只簡略的指出一二點罷了。負改正現在社會科學教育與研究責任的當然是在各大學裡。除了大學，現在雖然也有所謂研究所，在那裡製造國貨，但是他們比起大學的勢力來渺乎小矣。全國大學的社會科學教授以百計，學生以千計，假使他們都肯一齊提起精神來提倡並且實行中國社會現象的認識與研究，必然對於我們社會有偉大的影響，絕非一兩個半死不活的研究所所能企及。所以我們相信，我們的希望還是在大學裡，只要教授與學生有了覺悟與決心。

第一，我們主張對於功課要合理化。重複的功課，如既有比較政府又有比較憲法，既有經濟學說史又有經濟思想史，既有政治學又有政治學選讀的怪現象應該取消。不必要或虛設的功課，如學財政學的學生，爲充滿學位起見要學法律哲學，學法律的學生爲同樣原因要學經濟思想史，也應改正。此種無意識的耗費光陰是不合理的。

第二，我們主張一切功課應該切實與專門化。大學的功課不應該是每樣東西都學一點，而應該對於一樣東西都要學的透澈。假使學政治的人，他便應該於學畢政治學大綱以後專攻一個題目。譬如選定國會制度這個專題，他便專選讀與此專題相關的學科，此處所謂選讀係指教授的講演與教授指定的讀書兩者。現在的大學畢業生，什麼都似乎知道一點，但按其實則又什麼也都不知道。不特我們看了，就是他本人也未嘗不覺着可憐。這個毛病在選科與讀書上是可以救濟的。

第三，我們主張第三四兩學年的大學生在教授監督之下，應該作些粗淺的認識與研究中國社會的課業。假使一個學生是研究市政的，最初步的工作，教授可以指定他讀些各市政府的公報，作簡單的報告。大學所在地一定是一個都市，教授也可以指定某一範圍的問題（問題不妨極小），使學生到市政府去調查，搜集材料，作一篇論文。諸如此類的與實際社會相接觸的辦法甚多，只在教授們肯負責任的向這一方面進行罷了。

以上三點是我們的卑淺的意見。我們知道大學教授們看了我們的意見一定可以舉出多少的正大光明的理由來說他實行的困難，說這不過是外行人的「紙上談兵」。我們的

回答是世上一切的事都是因襲容易而創行難。從那些每年只背誦舊講義，舊課本，而終年不讀專門的雜誌，與新書的大學教授們看來，這個意見當然是難如上青天的。假使有些教授們覺悟他們的職業不專是要把他們所知道的傳授給青年，還須使青年們認識他們所生活的社會，使他們由認識而預備將來改造那個社會，那末，無論這個意見在實行上有如何的困難也應該設法打破的。終結一句話，中國社會科學的成功專看大學教授們的好奇心，求知心與責任心如何而已。

○　○　○　○

東三省鑛產在東亞的地位

（二）

侯德封

二，東三省煤的推銷問題與東亞煤業

東三省煤在區外的推銷以撫順煤爲主，每年到日本一百七十萬至二百萬噸，到中國南部一百二十萬噸，一小部到朝鮮台灣南洋。此外本溪湖煤及復州灣煤亦出口共三·四十萬噸。故東三省之煤業盛衰，只看撫順之業務順調與否。假使撫順煤不能出口，則只撫順煤已足供給東三省之消費而有餘，至少南滿一帶不容他人置喙。撫順煤對區內的銷場，可云毫無顧慮，但生產過剩又非推銷海外不可。海外的推銷問題比較複雜。

茲先以煤質論，東三省適於煉焦的煤有本溪湖，田師付溝之一部（木溪），杉松岡（輝南），大窯溝之一部（錦西），老頭溝之一部（延吉），密山等。西安，鶴岡（湯原）煤雖能煉焦而質不佳。撫順煤不適煉焦而能攙用，故銷路上不無影響。尤其是日本國內缺乏煉焦原料，每年仰賴於開灤者五·六十萬噸。日本之不甚需要撫順西安八道壕一類的煤，第一是因爲煤質不宜，第二就是成本關係。

據民國十六年的記載，日本產煤每噸成本五元六角至六元五角。其後經礦業界之努力，漸趨減輕，然仍在五元以上。至民國十九年國內事業極端不振，年底存煤二百五十餘萬噸。二十年仍無起色，於是一面限制撫順煤入口，一面減低國內供給額百分之二十七。但二十年底存煤額仍與十九年彷彿。礦業界大受壓迫，致二十年煤礦工僅十四萬人，較十九年減少三萬。二十年共產煤二千七百萬噸，價值一三五兆元，較前年數量減少百分之十四，價值減少

百分之三十。然礦業界經此壓迫，力謀減輕成本，結果採煤工率由二・一噸增至二・四噸，每噸成本由五元有零降至四元九角，較之十八年平均五元九角，十六年平均六元二角者減低百分之二十。雖然，以現在之成本及煤質尙不能抵制撫順及安南煤（無烟煤）之輸入。蓋撫順產煤成本民國十八年平均爲三元四角，十九年爲二元三十八錢（以上均日金）。露天採掘成本僅一元五角弱。現露天產額佔半數，將來預備佔百分之八十，則成本將更低，實非日本國內各礦所可及。茲將撫順煤對日本中國及南洋等地推售情形略述如左。

甲　東三省煤與日本

日本國內劣質屑煤售價雖低至每噸日金四元一角，而烟煤塊仍須十一元。內地煤價尙須八元至十二元。撫順煤運至日本海口，售價僅日金五元至七元五角，遂使日本國內鑛場及鑛工大受壓迫，頗有難於維持之狀。日本礦業者於是聯合起來，防止撫順煤進口以爭此生活的出路。結果限制撫順煤二十年輸入不得超過一百六十五萬噸（十九年爲一百七十餘萬噸），本國煤產定爲二千五百六十九萬噸，暫維現狀。至二十一年上半年，計輸入東三省煤九四〇・九五二噸，開灤及其他中國煤二二五・二五五噸。但限制輸入額終非長久辦法，因爲以十二元一噸的煤排擠五元錢的煤，水高於隄，早晚是要崩隤的。若然則日本所受的結果，是國內煤業根本破產，凡由煤業資產所担負的一切國稅地方稅產銷稅資產利息稅等完全喪失。且礦工方面遭成二十萬人民的失業，而煤的供給完全依東三省爲來源。故東三省煤產開發，對於日本的影響第一步是如此。

如果日本國內大約三百兆元的煤礦產業從此塌毀，約三十兆元應繳的稅從此無着，二十萬工人從此失業，在日本無論如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件。於是商民政府亟謀善後之策，但以立場不同，見解亦異。蓋若禁止東省煤之輸入則無異封銷東三省，初違開發之主旨，且燃料仍然昂貴，亦無補於日本之工業。反之若絕對開放東省煤之限制，則本國煤業受其壓迫立刻破產。兼籌並顧，殊非易事。近來擬議救濟辦法，大要不外兩途。第一法，是利用日本資本去開發東三省煤礦，惟東省捐稅輕微成本亦低，須課以相當稅率，使與本國出產併存不傷。此種辦法，以日本爲主，來吸收東省原料，他的利器就是資本。第二法主張絕對開放東省煤之輸入以減輕原料費，而國內劣質煤礦當然關閉，於是將所有的財產及工人，一齊搬到東三省來經營。此種辦法，即將日本現在被壓迫的環境完全拋棄，而到東

三省另起爐竈，預備以東省爲一切的中心，並認爲現在的恐慌是當然的過程。

試察上述兩種辦法，第一法以資本爲利器，以營利主義而採用東省的煤，其辦法較爲穩健。結果打不破日本的難關，而於東省則無異予以極肥的營養料。且本國勞動者及經濟方面均難免受東三省的壓迫，是則佔有東省之後，有得不償失之感。第二法主張根本改換境遇，將資本及人工都移到東省。資本移動較易，數十萬勞工家族移動可能與否，及其個性習慣能否戰勝當地工人而立足，似成問題。且資本及人工遷移上所受的損失，公私總計，當不在少數，在過渡時期日本之資本能力是否能貫澈到底，似亦爲疑問。退一步講，第二種辦法幸而成功，則以滿州爲中心的國家，當然有自己的消費，自己的國防，再益以日本所要的消費，必全取於東三省，因爲日本煤是不能與東省煤爭衡的。故以偌大面積國家，經營不成則已，一旦成功，則日本煤貧的問題，立刻移到東三省來。蓋東三省儲煤量按面積比較尚不及日本之五分之一也。（日本全面積二六〇，六四四方英里，每方哩得煤約二萬八千噸，東三省每方哩僅七千七百噸）

乙，東三省煤與中國及其他

現在之撫順煤以華南爲主要銷場之一，年達一百二十萬噸。我國南部煤量貧瘠，供不應求，將北部產品運銷南方每不能與外煤抗。今將撫順煤運至上海之價格列左。

每噸成本　三・一二元（以日金二，四九計但露天產額增加尚可減低）

火車運費　三・五九（特殊情形之下有特別運費）

船運費　一・一〇

裝卸及其他　一・〇〇

共計　八・八一

上列至上海每噸成本八元八角一分，爲大致之平均數。其最低的煤可售至七元五角，高者至十一元，若火車予特別運費時尚可減低。近日本煤到滬傾銷，撫順屑已減至七元五角，尚無所謂傾銷。最近我國對撫順煤加一・三五兩關稅，則平均到上海每噸成本亦不過十元有零。以與我國北部之煤較，可與爭衡者，首推開灤，次爲山東淄博一帶，其到滬成本約十元左右。他如井陘磁縣六河溝及山西煤，到滬成本均在十三元以上，不易與撫順匹敵。近年中國擬以長江爲工業中心，從事建設，果能見諸實事，則該區煤之消費必大增加，東三省煤之侵入，必成中國煤業之致命傷。察長江流域蘇皖贛鄂湘等省，每年共銷煤五百餘

萬噸，而產額僅一百六七十萬噸，相差已甚鉅。消額若繼增，又將何以補不足。按該五省煤儲量約達六千兆噸，每年產出六百萬噸，似不應成爲問題，再益以山東河南之煤，在生產方面當可力求自給。工業中心當設於原料富便之區，方爲合理，故就銷費方面言，宜求近於原料之華北以便供給。於此庶不使東三省煤得以橫行國內。不然，則工業中心之長江區，銷費日增而產額不振，華北煤又不克與外煤爭，是不啻給東三省及日煤擴充市場，工業的生命反操於他人之手矣。同時華北煤不能南去，本地銷費再無起色，堆積呆滯，只有頻於破產而已。東南沿海各省，爲撫順開灤與安南印度煤接觸區，每年消費量尙不到二百萬噸，本地產量約六十萬噸。撫順煤銷於華北者只山東烟台一帶，爲數無多，不足爲慮。最近撫順煤對華傾銷，華北各煤均已屯集，而開灤煤決不肯替華煤作先鋒，反折回向內推銷，以致華北各煤鑛業均無法可施。故謂急宜造成長江一帶之生產以圖與工業並進而能自給，幷極力造成華北工業中心而增消費。是全待國人之努力，亡羊而補牢，尙未爲晚也。

南洋羣島亦撫順煤銷場之一，每年二十萬噸左右，但成本低廉的澳洲煤爲其勁敵，故不易發展。

東三省煤業中心的南滿煤不易到北滿與本地鑛相爭，這是已往事實。但黑龍江省面積雖廣，煤藏確是比較貧乏，所以北滿工業發達程途中，至少似要引起蘇俄煤一部侵入。

結論

東三省之煤以量言，並不足供給日本之野心，造成所謂以滿蒙爲中心的大陸政策。若必行之，則不久所感受的壓迫及引起的糾紛必更甚於今日。且開發之初，第一個結果就是國內煤業的破產、工人的失業。第二是造成東三省人民之反感不安及業務停頓。在此過渡期中，日本之經濟力量能否送得過去，恐爲最大問題。

東三省之煤對中國當然有切要關係，前已述及。但東省煤能否握中國煤業的命脈，只看中國今後的建設，是否各處消費與供給相携並進。

總之東三省煤爲日本之必需營養品，而不足爲其大陸政策之供給品。至中國對東省煤源之得失，固不足生死中國之煤業。但欲救濟今後之頹境及預防東三省與日煤之壓迫，則於國內工業的强健發育，不可不注意也。

（未完）

關於『侮辱回教事件』的討論

江紹原先生來函

叔永先生：

獨立評論第二十九號，頃已拜讀。個人對於所謂侮辱回教事件，還有幾句話要說。適之先生尚未返平，故將此信寫給先生，倘承發表，幸何如之！

我的第一句話，是感謝評論發表我上次的通信。事件發生以來，確有不少的人希望我出來說幾句話。然我因爲說話的地方不易得，所以一直守靜默。（有一兩個刋物是我願意投稿的，但他們談虎色變，表示不願意登載我的這種稿件或通信。另外一兩個刋物，未嘗不想我投稿，雖則我又不喜歡同它們發生關係。登廣告必須自己花錢，且有好事的嫌疑，所以我也不肯。）現在都好了：適之先生的大作，已給我一個『抗議』和表示個人意見的機會了。

第二，我想把婁子匡最近的來信，摘錄一段給先生們看：—

杭州，事件非常嚴重。「法」內却有辦法與範圍；法外行動，述之大足驚懼。我已離杭矣。或隱或現，或在國內，或赴國外攷察我心愛的民學，此刻未定。經過情形，將來待機會奉稟。（信封上郵局鈐記，作『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十五。』）

『攷察』二字，我看了不喜歡（裏君是和我一般年紀青青的人，研究而已，何『攷察』之足云？）；其餘的話，則我根據數年前署名S.Y.向晨報副刋投稿時所得的經驗，覺得至少有幾分可信。叔永先生請注意——這種法外行動，已經完全是，或近於，『迫害』（Persecution）了！

第三，我上次只覺得婁子匡沒有團體做後盾，將不免過分吃虧；但我現在多想到一點了——他背後沒有團體或羣衆，於社會倒或許是一樁幸事。假使他也有羣衆，這羣衆恐怕要和回教同胞們衝突起來，於是發生流血的慘劇。請參看以下一段書：—

近代回教世界中，的確有莊嚴的殺生祭，每年至少一次。這祭是在所謂Bakr-id或『牛節』中舉行……。印度所用的常牲是一隻母牛，這選擇，一部

分或許是要對印度教表示抗議之故，而且時常釀成事端。（T.H.Robinson: An Introducrion to the History of Religions, London, 1926, p. 197.）我姑且譯爲『事端』的一字原文是RIOT(法文譯本，作émeutes, Taris,1929, p.196)。慈悲的天方眞神Allah，請你保佑我們，我們這裡不要這riot，事端。我們永遠不要！（中國境內，必定早已發生過類似的『事端』。有哪位担任研究一下嗎？）

第四，我要對回教同胞們公開說以下幾句話：你們這次和這種舉動雖然得到一部分人的同情，另外却有一部分人很表示不滿——不滿於你們的缺少幽默和做事失當。但我個人和我以外許多人却很原諒你們。不過你們假使要非回教人了解你們的回教及其中的一切，尙須另採治本的辦法。這辦法，我早想過了，但不知你們當中有多少人肯採納，等我把這辦法發表時。

最後我要聲明：回教徒和旁民族爲甚不喫猪肉，無疑是箇學術上的問題——宗教史學·民族學上的問題。這問題也許不過是黃萱般大，但解決它所需要的知識却得比黃萱大得多。適之先生的話，固然可備一說；得當與否，我現在無暇討論。我只趁他不在北平時，偷偷再說一句：舊約裡面的話，不打折扣便承認下來（to accept biblical statements at their face-value），是件危險的事呢——

叔永先生，勞你代表適之先生讀並發表此信，很對不起。

順頌　撰祺。

江紹原手上。廿一，十二，五，北平市。

又前信措辭嚴重，頗唐突胡先生。我自己當時自然覺得，所以在倒數第二段裡拳婁君開了一個小頑笑。我寫『懇切希望懲所代表的知識法庭，把這紹興篋子簍子小子早日釋放。』校對先生把上句刪改了幾個字，我雖然感謝，却並不十分。紹原附注。

附答江紹原先生

胡適

我今天回北平，讀了這信，還想附加幾句答覆的話。

第一，關於婁子匡先生的受法外的『驚懼』我們對他深表同情。我的原文的主旨（想江先生一定看得出）只是要『依法持平辦理』。一切法外的行動都是我們反對的。

第二，怎麼叫做『依法持平辦理』呢？一切應該

由司法機關研究本案事件，如有法律條文可引據，如有犯法行爲的證據，那麼，檢察官應該提起控訴；一切人應該靜候司法審判的結果。如檢察機關認爲無法律條文可引用，或者檢察官認爲不應該起訴，政府和回教同胞都不應該用法外行動要求法外的懲罰。

第三，江先生說：『舊約裏面的話，不打折扣便承認下來，是件危險的事』。這種教訓，我最肯領受。但我要回敬一句：打折扣是得隨時隨地細心考慮的，不可以用一種折扣來評估一部舊約。例如說上帝七天造完宇宙和人，這裏用的折扣不應該適用於利未民數諸篇。

廿一，十二，十。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電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按匯款古巴檀香山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學風

第二卷第九期目要

中學校圖書館之辦法與規律問題……劉華錦譯
宋代的科舉與教育……陳東原
王維的美術……徐悎之
安徽清末的新教育（中）……高正方
懷寧著述人物考（上）……蔣元卿
安慶舊藩署名勝古蹟略考……東原
書報評介羅丹美術論（李絜非）　漢譯東西洋文學作品編目（汪蔭祖）
安徽圖書館協會消息

定價：每冊零售一角　全年十冊連郵一元

發行處：安慶舊藩署內安徽省立圖書館

女青年月刊

內容

討論婦女切身問題
灌輸家庭實用知識
介紹世界最新思潮
提倡全國婦女運動

定價：全年十冊一元　國內及日本郵費二角　歐美另加郵費一元五角

發行：上海圓明園路十九號女青年協會

●新唯識論●

熊十力先生所著。是書初稿，曾敎於北大及中大，後經根本改造。其立義則持抒創見，持說則系統精嚴。識者謂宏闊深遠，實中國哲學界殊持之創作。凡究心哲學，欲窮宇宙人生之眞際者，不可不讀。

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總發行所：杭州浙江省立圖書館

北平代售處：商務印書館　北京大學出版部售書處　國立北平圖書館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　胡適
中俄復交　蔣廷黻
女子的自立與教育　楊振聲
女子教育的根本問題　衡哲
談『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　何淬廉
東三省礦產在東亞的地位（三）　侯德封

第三十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四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文奎堂（代定）　景山書社　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華書店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書處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綺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現代書局（代定）　新月書店　光華書局　新中華書店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北文化書局

南京　西安派報社　甘肅書報社　胡正興　新生命書局（代定）

天津　開封　武昌　蘭州　西安　統一派報所　華新報社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青島　濟南　于鍾書店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中山書店

廣州　重慶　雲南　漢口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朋友書店　東方書店　開明書店　文化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汕頭　興寧　文華　興寧　現代　開明　長沙　成都　梅縣　太原　山東　青島　泰興　無錫　杭州　徐州　常熟　汾陽　興寧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開明書店　廿一學社　晉良書報社　青年圖書社　齊澤書報代辦部　滙海書局　蕾橋春華文藝社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砥民派報社

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

胡適

十二月十五日國聯的十九國委員會通過了兩個決議案和一個理由書的草案。這三項文件至今還不曾正式公布，因爲委員會還正在徵求中日兩國的意見。但據今天日內瓦發出的路透社和新聯社的報告，我們可以知道這三種文件的內容是這樣的：

第一個決議案只是對李頓調查團表示感謝之意，承認李頓報告書是一種良心的公平的製作。

第二個決議案大致分幾段：

（一）本會有努力解決本案的義務，而不必擬具報告書。

（二）本會回憶國聯大會三月十一日的決議，確認任何解決必須不違背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的旨趣。

（三）本會的任務是要得爭執的雙方的參加，由本會辦理交涉，以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爲基礎，而參考其第十章的建議。

（四）本會主張成立調解委員會（Conciliation Committee），並付以邀請美俄兩國參加之權。

（五）調解委員會應於三月一日以前提出報告書。

理由書（用十二月十八日北平晨報譯新聯社電文）是說明第二議案的，共分四段：

一，十九國委員會相信其任務在於第十五條第三項之下達成調解，因此設置調解委員會求迅速考究調解手續。

二，調解委員會以東請美俄參加十九國委員會而構成之爲適當。

三，調解委員會於必要時，得東請或設置一名乃至若干名之專門委員分科委員會，徵求其意見。調解委員會根據三月十一日之大會決議，以黎頓報告書第一章乃至第八章爲基礎，實行審議。本該報告書第九章所示之調解諸原則，考慮第十章，而講求解決案。

四，雖不期待滿洲原狀之恢復，而相信滿洲現政

權之維持及承認，亦非解決。

因爲十九國委員會嚴守秘密，又因爲國內報紙往往不願意登載日本通信社所傳的消息，所以這三項文件的內容直到今天我們見了新聯社的詳電方才明白。例如兩個決議草案之外的理由書，我們若不見新聯社的電文，竟全不知道有此一項很重要的文件。若不讀此理由書，議案主文就不易明瞭了。我們現在明白了這三件的內容，可以嘗試指出他們的意義，供國人的考慮。（以下的討論只限于第二議案和理由書。）

爲什麼議案開首就說，『本會有努力解決本案的義務而不必擬具報告書』呢？我們須先讀國聯盟約的第十五條的第三第四兩項：

（三）行政院應盡力使此爭議得以解決；如其有效，須將關於該爭議之事實與解釋，並此項解決之條文，酌量公布。

（四）倘爭議不能如此解決，則行政院經全體或多數之表決，應繕發報告書，說明爭議之事實及行政院所認爲公允適當之建議。

倘使十九國委員會，或大會或行政院，在這時候認本案爲不能調解，那就需要引用第十五條的第四項，繕具報告書，說明事實並提出一個『公允適當』的解決方案，請求公決。公決時，即適用第十五條約第六項，除相爭兩造的代表外，只須其他各會員國有一致的贊成，就成爲正式議決案了。如相爭的一造不服從議決案而開戰，那就可以引用第十六條的各種制裁了。

所以這回議決案的第一個意義是要暫時避免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的引用，只依據本條的第三項，試作調解的努力。本來這次國聯會上中國代表團要求引用第十五條第四項，而日本代表團極力反對第十五條的引用。這回理由書中明說『於第十五條第三項之下達成調解』，這雖然不能滿足中國的要求，也可算是一進步，因爲第三項的失敗是必須走入第四項與第六項的。我們看十七日日本政府對其代表團的回訓中申明『日本保留關於本案適用盟約第十五條一事，堅持到底』，就可以明白這一步驟的國際意義了。

第二，這個議決案回顧到國聯大會三月十一日的決議案，『確認任何解決必須不違背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九國條約的旨趣』。這句話的重大意義，我們沒有注意，然而日本政府早已注意了。十七日日本政府的回訓的第一點就是說，國聯儘可以單獨確認（affirm）國聯盟約，但

『此次提出九國公約，則全然不能承認。九國公約字句應行刪除』。要明白這種抗議的意義，我們應該回憶這兩件事：

（一）本年一月七日，美國政府正式宣布，『凡用違反巴黎非戰公約的規定與義務的方法而造成的局面，條約，或協定，美國均不承認。』

（二）本年三月十一日，國聯的五十個會員國在大會上一致決議：『凡用違反國聯盟約或巴黎公約之方法而造成的局面，條約，或協定，國聯會員國有不予承認的義務。』

現在再加上第三事：十二月十五日的國聯新決議草案，又把九國公約也連鎖上去了。非戰公約的簽字者有美國和蘇俄，九國公約的簽字者也有美國。這個新議案加入九國公約的意義在此，日本政府的嚴重抗議的意義也在此。（參看獨立評論第十九號胡適的『究竟那一個條約是廢紙』。）

第三，這個新議案的方式是調解；是要由十九國委員組成一個調解委員會，並邀美俄兩國參加，共同進行中日兩國爭議的調解。怎樣調解呢？就是由調解委員會辦理中日兩國間的交涉（路透社電文爲Conduct negotiations），以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作基礎，而參考第十章的建議。

這是這個新議案的最重大的意義。自從去年九一八以來，國聯屢次勸告兩國在國聯調處之下進行交涉，但始終不曾成立何種調解機關，也不曾提出何種交涉基礎。去年十一月中日本幣原外相提出五個基本原則，但中國代表施肇基公使表示不能接受第五原則所包涵的民四中日條約一項。後來施代表有正式公函送達白里安氏，願意將此條約一項交付國際法庭仲裁。但不久中國政府改組，日本的若槻幣原政府也倒了，軍閥的氣燄更囂張了，交涉的機會就成過去了。現在李頓報告書發表了，其中前八章陳說本案的事實與歷史，第九章提出十條解決的原則，第十章提出一個進行調解的方案，『期於國聯之適當機關因欲提交於相爭兩造而擬具某種提案時有所幫助』。李頓報告書不曾擬議何種『適當機關』，十五日的新議案始提出一個『調解委員會』，由十九國委員會組成，並有權可以邀請美俄兩國參預。此種調解辦法，初看去頗像本年春間的上海停戰會議，但有一點不同：上海會議是中日兩國在國際調處之下直接進行交涉，而這個調解委員會的任務却是要來辦理中日間的交涉。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所以日本政府的回訓要求『新委員會的任務應限定爲促進中日間的交涉。若

予新委員會以交涉任務，當絕對反對。』（世界日報譯十七日東京電通社電）我國政府對于這一點的回訓，現在我們還不知道。依我個人的推測，由調解委員會來担負交涉的任務，恐怕中國政府也不能承認。日本怕的是小國會員的主持正誼，中國怕的是大國會員的牽就既成事實。所以這個新委員會的任務將來在事實上至多只能做到促進交涉，而在交涉進行中盡一點調處勸解的責任，略如上海會議時的國際特別委員會。

第四，新議案裏的調解委員會可以邀請美國和蘇俄參加。這一點的意義與上文第二點援引九國條約的意義相同。這一點是中國政府必然贊同的，也是日本政府必然反對的。果然，十七日電通社說日本政府的回訓已反對柬請美俄兩國的參加了。

第五，新議案既然接受李頓報告書的第九章爲交涉基礎，其中已含有不承認「滿洲國」的意義了，因爲那第九章裏明白指出雖不主張恢復原狀，也不主張維持滿洲爲政權。但十九國委員會似乎要特別聲明這一點，所以在理由書的第四項明說：『雖不期待滿洲原狀之恢復，而相信滿洲現政權之維持及承認亦非解決。』這就是於概括的承認報告書第九章之外，又特別提示不能承認滿洲爲國。這一點是日本所最反對的，所以電通社所傳日本政府回訓中對於理由書末項要求修正，又要求對於報告書第九十兩章，附以明確的限制。

依照今日的消息看來，這一點已成爲中日兩代表團爭論的焦點了。日本方面說，凡與「滿洲國」之獨立及日本之承認相背馳者，當絕對反對。中國代表團發表宣言說，日本之放棄所謂「滿洲國」，乃是調解之最低必要條件。但我們相信，如果調解委員會的進行是要依據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作基礎的，那麼，否認「滿洲國」是這一章的主腦，決無丟棄之理。如果新議案的修正本刪去了附加理由書的末項，或者限制了報告書第九章的條文，那就是十九國委員會自己丟棄了調解的資格，還有什麼調解可說呢！

* * * *

以上所說，都只是根據報紙所傳的新決議草案的內容立論的。此文的目的只是要指出這草案的幾個重大意義。如果電傳的內容無大錯誤（我相信無大錯誤），如果將來十九國委員會不至於因日本的反對而根本丟棄我所指出的幾個要點，那麼，我個人以爲這個新議案是一大進步，是我們可以接受的。我的理由是：如果調解成立，我們可以在國際調處之下試作一度外交上的解決，這總比現在這種

不戰不和不死不活的局勢强一點。如果調解不成立，或調解成立而交涉中間決裂，那麼，依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的程序，自然走到了那一條的第四項與第六項，國聯如果還想謀自身的存在，也不能不被逼上第十六條的裁制之路，那也是比現在的僵局進了一步，雖然我是決不願望這個世界同我們一齊走上地獄之路的。

二十一，十二，十九夜。

○　○　○　○

中俄復交

蔣廷黻

復交不是聯盟：這是很顯明的，我們不應誤會的。聯絡邦交是常態，斷絕邦交是變態。由變態復常態本值不得大書特書。不過在現今這個縱橫的世界，就是所謂第一等的强權都在那裡大事聯絡，以求敵人的減少。牠們外交的目標是一個時候只可有一個敵人，同時希望這個敵人是世界的公敵。牠們如此，我們更不消說了。我們處於兩大强國之間，在平常的時候，就不應該同時兩個都得罪。那末，我們在過去這一年之中，一面與一個强鄰處生死對抗之中，一面又與第二個强鄰彼此不通信問。這是違反了外交的a b c。就原則上說，這就是不應該的。所以中俄復交的消息一傳出來，全國的報紙，不分黨派和背景，均一致贊揚政府此舉之得時得法。我說得時，因爲這正是國聯在那裡敷衍推諉的時候。在這個當兒，忽然有中俄復交的消息傳來，我們不知不覺的得着不少的精神安慰。我說得法，因爲我們素嫌政府多言，如孟眞先生所說，但此舉竟是無言而行了。

其實中俄復交所以備受國人的歡迎還有一個理由。我們雖知道復交不是聯盟，我們心中都在那裡推測和希望這個復交或是聯盟的初步。這個希望是可實現嗎？現在世界情形萬分複雜，蘇俄的情形也是萬分複雜。不但我們無從推測，就是各國政府的當局者大部份恐怕也是今天不知明天事。不過此中有幾種事實是顯明的，是我們所知道的。第一，日本佔據東三省不但是我們的大患禍，也是蘇俄的大患禍。日本此舉直接危害蘇俄在東三省北部的權利。「滿洲國」只能騙小孩子；全世界都知道此刻哈爾濱及中東鐵路的實際的主人翁就是日本。倘在帝俄時代，不

等到日本兵到齊齊哈爾及海拉爾，日俄的戰爭早已爆發了。間接日本這次的侵略危害了俄國在拜喀爾湖以東的一切領土和權利。蘇俄的人用不着參看田中的大陸政策；只要一看地圖，一回憶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日本在濱海省及阿穆爾的行動，就知道日本之禍是腹心之禍。前不久，報上還登過外蒙政變的事情。蘇俄已發表過一九一三年及一九一四年帝俄在外蒙努力的秘密外交公文，其中有好幾件是講日本派密探到外蒙去的。（這些公文不久將在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譯英發表，以便公諸全世。）此間蛛絲馬跡不難尋找。日本的宣傳常說她的行動不是以中國爲對敵（因中國不够資格），是以蘇俄爲對敵。其實此刻日俄利害的衝突比日美的衝突還要深刻。

第二，我們看得很清楚蘇俄目前無能爲力。在過去這一年中，不但我們在東北抱不抵抗主義，蘇俄也是抱不抵抗主義。兩國的不抵抗且是同等的澈底。其根本理由是一樣的。兩國的不抵抗均因無能力抵抗。或說蘇俄之不抵抗別有原故在，如第二個五年計畫之未完成及斯他林派恐怕戰爭搖動其在國內的地位。這些原故倘屬實，也不過解釋無抵抗能力的根由，一個是物質的，一個是政情的。至於說蘇俄因爲行共產主義的原因，根本就不與資本主義的國家作帝國主義的競爭；在共產主義的立場，國家根本無意義，這一套話一方面與歷史的趨勢相反，一方面又與蘇俄近五六年的發展不符。人類在歷史上試驗過無數種的社會及經濟的組織，從來沒有一個民族不想在世界上佔優勝位置的。蘇俄近來之努力於國際地位之提高並不在彼資本主義的國家之下。有人甚至說現在蘇俄人民的愛國心遠在帝俄時代之上。所以我認爲這一年來蘇俄之示弱於日本，非甘願也，實出於不得已也。

如以上的分析不錯，那末，從中俄復交到中俄合作以抗日是可能的，但非短期內所能實現的。其實在短期內，東北問題絕無解決的希望。我們倘求速反而要吃虧，因爲此時惟一可能的解決是不利於我們的解決。現今世界最熱烈的擁護國聯盟約，非戰公約者均不贊成以武力制裁日本，只贊成輿論的調解。此種論調一日不變，日本一日不得悔禍。我們現在根本要放棄短期內的解決的希望，而咬住牙根作長期——五年或十年——抵抗的計畫。在此計畫之中，蘇俄的合作必須佔一重要地位。成功與否，一方面要看我國政府及人民的努力，一方面要看國際形勢。促合作的實現並使其無流弊：這是中俄復交給我們的使命。

中俄復交　在國內及國外的輿論界得了偌大的注意，

還有一層理由在。日本人已說破了：「這是世界上兩個大搗亂份子的携手」。日本人以爲他們深知世界的輿情，尤其是英國人的輿情，所以拿這種論調來恐嚇世界，中傷我們。中俄復交就是中國要行共產，俄國要行世界革命。還不如讓日本維持遠東的秩序，作世界資本主義的文化之保護者。這種宣傳是日本的慣技，復交不過又給了她一個機會。我們對于復交與共黨活動的關係，固然應有相當的防備，但大可不必神經過敏。第一，蘇俄現在所注重者是國內的建設，不是國外的宣傳。第二，蘇俄在中國的宣傳投資沒有得到相當的收穫，這是第三國際所深知的。天津大公報提議復交以後中國應多派人到蘇俄去攷察。此舉固然很好，但我以爲比這個還要緊的是多請第三國際的主要人物到湖北江西各省去攷察一下，教他們看看馬克斯主義在中國的成績。我固不奢望我們有法能使第三國際相信一部馬克斯，加上列寧的註解，不足以治國平天下，但是第三國際倘有機會多認識中國的社會，或能找出些情形是無所不知的馬克斯和列寧所未想到的。在我們這方面，我們也不可因爲怕共產革命，怕日本宣傳我們要行共產就不利用復交以後的機會到俄國去攷察，去學習所可學習者。究竟惟一防止共產革命的方法就是建設一個比共產主義還好的社會。此外都是治標，惟獨這個方法是治本。蘇俄的經驗可資借鏡者正復不少。計畫化的經濟是其最大端。我們不要忘記：一個勞工與農民生活較好的國家就是在國際中一個比較强有力的國家。倘若中俄復交以後，我們能從蘇俄得到些解決農工問題的方法，那這復交便更有意義了。

十二月十八日

女子的自立與教育

楊振聲

託爾斯泰在他年老的時候，有人問他對於女子的意見，他說是等他把一條腿踏進了棺材，纔能發表。我猜他不過是怕說了出來挨打，預備躲在棺材裏頭。他決沒有「彼哉彼哉」的意思。雖然在他初次接見高爾基的時候，提及高爾基的「二十六個男子與一個女子」，他對於女子的意見并不文雅，把高爾基都弄氣了。我只疑心現在大家放大了

聲音來討論教育問題，而女子教育獨獨沒有問題。這是不是因爲棺材沒預備好，所以不敢開口？或者是女子教育不成問題，反正是附屬于男子教育的。有了男女同學，也就各得其所了。

託爾斯泰的確是有點無禮。假使他說的對，女子中並不少比男子還明白的人；假使他錯了，他早就該爬進棺材去，不是？

不過不能不使人有些懷疑的，是自古以來，男子要把女子當作家庭的玩物也好，捧作學校的皇后也好，反正女子是執行男子的意見，從沒反抗過——從沒自身有一種澈底的自覺因而努力造成一個自立的地位。男子要閹秀，女子就纏了足坐在床上，見了人羞搭搭的低下頭。男子要街秀，女子便放了足，剪短了裙子滿街亂跑。男子好細腰，在中國餓死了多少人，在西洋也留下了一副腰刑——Corset，至今還時髦！曾見過一篇小說，開頭是：『醉人的春風透入衣袖，像小女的手一般溫柔的摸撫着……』聽見了罷（這肉麻的口吻，分明是個男子寫的——無論如何我希望不是女子寫的）？以前這叫作『手如柔荑』，現在是叫作手如春風了。同樣的以前叫作『水蛇腰』，或更文雅點叫作『柳腰』，現在是叫作『曲線美』；以前是『弓鞋鳳頭窄』，現在是『皮鞋後跟高』，如此而已。名詞改了，觀念幷未改。

不，我幷不反對女子好看點，這也正如女子幷不贊成男子醜看點，同是生物學的自然道理。（在低于人類的多數動物中，兩性間的美的引誘，是由男性負責的。自然他們的美得靠天然不能靠藝術，除了看見過如貓一類的睡醒後用吐沫洗洗臉外，沒有胭脂粉可抹。）不過在這個好看以外——或可說是以上，女子更應有使男子低頭的地方。也就是說，人類除生育以外，還有人類生活的責任在。女子除了同男子共負這責任以外，沒有其餘的道路可以達到平等自由的目的。若單只是男子要女子作家庭之花，女子就裝扮起來坐着給大家看；男子要女子作社會之花，女子也就裝扮起來走着給大家看；那平等自由，不過是男子欺騙女子與女子欺騙自己的一種把戲而已，那裏是眞的！眞的平等自由，不在男子口頭的諂諛，而在女子手中的證券。這證券就是：女子對于人類生活的需要，也負起一部份供獻的能力。養成女子體力與腦力所適宜，以及在某種社會裏所需要的這種供獻能力，就是女子的教育。

此處有點少少的誤會，而形成並不少少的錯誤的，是在供獻二字的解釋。一般的總認爲了不得的科學發明才算

供獻，了不得的學問家才能供獻。其實這只是誤會。把生米作成熟飯，與把蒸汽變爲馬力，其範圍有不同，其對于人種生活的需要上，爲供獻是一樣。織成一條毛巾與造成一架飛機，其應用有不同，其對于人類生活的需要上，爲供獻也是一樣。一個掃街的清道夫，其供獻幷不必亞于一個衛生部長，還得那個衛生部長眞能有供獻的話。一個採桑的女子，其供獻也幷不必亞于一個大學的植物教授，假若那位教授眞能作點研究工作。我們必須明白這一層，才能講到分工合作，也才能作到眞的自由平等。所謂分工者，就是各人以其體力與腦力之所勝任，而以相當的自由選擇其工作。所謂合作者，也就是各人以平等的身分，在各方面供獻人類的需要以維持及增進大家的生活。假若有高下的話，那不在工作的不同，而在工作的盡職不盡職。一個盡職的校工，在職業的道德上與精神的安寧上都比一個不盡職的校長爲高。雖然在人類的誤會上，校長無論如何總比校工高，因爲校工見了他得立正。

如此看來，不必一定男子學採礦，女子最少也得學冶金，才算平等；也不一定男子學政治，女子必得學經濟，她才能對他講自由。平等要在供獻于人類的需要上找，自由是因爲她的供獻而得到自立的地位。不寄生于男子也就不必作他手中的石膏，任他捏造。但今日根據于男女平等自由所立的教育制度，以及女子自身所走的平等自由的方向，都還是像中國人作『對子』的一套把戲，什麼『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由男女平等所發生的一切制度與觀念，都合這對子一模一樣！

有一次碰到幾個大學的男女同學在一塊討論婚姻問題，這自然要算是再適宜沒有的場合了。據男子的表示，是要個太太治家；而女子的表示，又是要同男子一樣的在社會作事。男子反對女子的作事，女子也反對男子的治家。更怪的是：在場的男子都是一個看法，在場的女子也都是一個看法。她們且說：『若只要我們管家，我們入大學學這些無用的東西作什麼！』這是多深刻的一種異性衝突，多矛盾的一種社會現象，又多悲劇的一種女子的歧途！這癥結當然在中國的社會並未進步到整個的工業化——上帝知道幾時有那一天！不，尚且整個的建築在家庭制度上（並沒有兒童公育機關，且完全是『一夫八口之家』的經濟生活），而女子教育的觀念，却像似早已脫離家庭制度，進步到工業化的社會了！這就是這齣悲劇的由來。我說在某一種社會所需要的供獻，就因爲教育不能離開社會的實際需要以及其進化的步驟，而只憑空的去造一座海市蜃樓！在

社會還以家庭爲單位的時候，男子既要負『八口之家』的經濟責任，他不能兼及家事，於是乎要一位太太管家，這當然不能說是男子的自私。女子既然跟着男子入了中學，又跟着男子出了大學，男子學的是文理法工等等，女子最少也學了文理法等等，既然所學的是一樣，她就要像男子一樣的作事，這當然更不能說是女子的不對。那末這個錯誤在那裏？基於一般平等的誤解生出來的一種不著實際的女子教育。我重新聲明中國在社會的演化上，還沒有走出家庭的階級，家庭就是社會最重要的組織，爲什麼在一般的觀念中，家庭不放在社會事業中？爲什麼管家務就不及管校務或國務，既然都是社會的需要？一個在田間工作的女子，何以不及一個機關中的『花瓶』（這是女職員在南京普通的名詞，不是我造的，不敢掠美）？更有，在兒童未能公育以前，對于教養小孩子最神聖的責任，何以偏不是社會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供獻？女子在身體的構造上及對嬰兒的情感上，負這個責任都比粗魯的男子相宜（這是很普遍的動物界的現象，不獨人類爲然），就是將來作到兒童公育，也是得請女子去負責。爲什麼這種神聖的責任，女子看來比不上男子的作官？是了，有些地方的結婚，本有『漢養』與『養漢』的分別。假若女子願意的話，又何妨『桌子掉過來』試一試，讓女子在街上推土車，男子在家裏抱小孩？我想，假若女子沒有懶惰及其他的不便，或小孩子在家裏哭的時候，男子放一個大拇指在它嘴裏，它就可以不哭，那這個『養漢』的制度，也未嘗不可風行全世界，最少也會風行于咎們這『懶漢』的全中國。

不幸這制度沒通行，女子在學校畢業後出到社會上，是『四顧茫茫，不知所之』。因爲教育不適合社會的需要，男子出校後，還有十分之七八是失業的，女子也學了同樣的東西，那裏去找職業？煩惱的追求，失望的彷徨，把理想都打成粉末後，找到一種職業了——還是幾千年的舊業，嫁人！嫁人何嘗不是『終身大事』，只可惜學了這『滿腹文章』與這『滿腹經綸』結果在這管家婆的職業上有什麼用？便是學理科的，也不能拿厨房當實驗室不是？故性情沉靜的，不免抑抑，性情浮躁的，不免憤懣。這家庭幸福的基礎便早已動搖了！更有一些，就說是少數罷，她們也許是因爲生的漂亮，也許是因爲看多了那肉麻的文學和電影，家庭簡直是她們的獄牢！那『辛負香衾』的丈夫一早出門作事去了，她嫻嫻的睡到十點鐘，沒奈何嫻嫻的起來梳了頭，又嫻嫻的坐着感覺沒事做。厨子作的飯不好，嫻得吃；裁縫作的衣服不時髦，也嫻得穿。到公園去罷，

又嫻得動；拿本書來解悶罷，又嫻得看。只好嫻嫻的對着鏡子出神，這說不出的人生的空虛，青春的煩惱！好容易等到丈夫回家吃了晚飯陪她出去看電影。在結婚的第一年，他堆着笑陪她去，在結婚的第二年，他垂了頭陪她去，在結婚的第三年，他嘆着氣陪她去，在結婚的第四年，他簡直就恕不奉陪了！她只好找位仗義的朋友陪她去。第一次看電影，夜十一點回家，丈夫坐在那裏看良友。第二次聽戲，十二點半回家，丈夫面朝裏躺在床上假裝睡着了。第三次跳舞，早晨三點鐘還沒回來，丈夫急的在床上亂蹬腿。

這口過誠然該挨打，但這事實如何塗抹得掉呢？這並不是女子的權利，而是女子的自殺！我曾聽到幾個大學畢業的男生說他們不能結婚，因爲他們畢業後，就使找到事，也不過每月百元上下的收入，供給不了一位摩登女子，尤其是大學畢業的女生。這自然，他們說出的是一種事實；說不出的還有一種心理！如此看來，除了女子在職業上有一種自立的能力，便沒有法子保障她們自己的地位。她們既然放棄了家庭的地位，跑到社會上又沒找到旁的地位，這豈不要懸在空氣裏吹風嗎？

要有職業上自立的能力，不能不有待於教育的養成。但除了教學及美國人在中國辦的看護班與圖書館班，養成幾個有職業能力的女子外，中國的女子教育辦了這些年，似乎未曾注意到這上頭。教女子學些與男子一模一樣的學問，而畢業後却沒有機會與男子作一模一樣的事，讓她們放棄了家庭，社會上却又沒有地位來替代，豈不是『賊夫人之子』嗎？其實女子在高小畢業後，或者再理想點，說初中罷，除了少數有財力與能力入普通高中以便升入大學外，爲其餘的計，應當多辦女子職業學校——正牌的職業學校（有名無實之職業學校不如不辦）。不但如家事，刺繡，縫級可爲專科；而蠶業，產科，護士，師範，以至圖書館，商業，醫學等皆可作爲專修。女子有了職業上的能力，經濟獨立，總使出家，也不至由『處女』而變爲『流女』了。

歸納起來，有以下兩個結論：

一，我們要把人生服務的道理看清楚。只能對于人類生活的需要上有所供獻，無論是擔糞掃土，或是挽水洗衣，也無論是男子作或是女子作，都是人生最正當的工作。反之，終日暖衣飽食，無所事事，你高談男女平等也好，低談戀愛自由也好，無論在男子或在女子，都是寄生，都是人類的廢物。所以，在社會的演化上，家庭若仍是社會

的重要單位時，則家庭總要有人管理，無論是由男子或女子擔任。不然便談不到社會的秩序與發展。在兒童未能公育以前，對於教養兒童最神聖的責任，總要有人擔負。對于擔負此責者，無論是女子或是男子，我們當盡其十二分的禮敬與佩服。因爲這是社會的生命所寄託，人類的進化所發源。然則女子正不必以作賢妻良母爲恥辱，也正如當官吏商賈本不是男子的榮耀，一樣淺近的道理。

二，女子不願担任家務及教育兒童者，必須有其他職業上的預備。其有財力與能力者，當然要與男子無分別的入大學，以求將來對于學理或政治上的供獻，但不能先存靠此吃飯的思想(男子也是一樣)。其不能或不願入大學者，在高小或初中畢業後，則正不妨學習家事或其他與自己相宜之職業。當然國家必須有此等適應社會需要之教育，而女子職業指導及介紹，更爲不可少之設備。如此則無論女子在家庭中或社會上，皆能有她們對于人生需要上的供獻，因而也自然有她們自主的地位。不必講平等，而平等是自然的結果；不必要自由，而自由是她們能力的取得品，証券是在自己手裏，任何男子也搶不去。

女子教育的根本問題

衡哲

現代中國的社會，是一個畸形的社會，教育自然也是畸形的，而女子的教育，則尤爲畸形的畸形。對于這個問題，我早已想發表一點意見，只因他不僅僅是一個學校制度或課程的問題，乃是一個全社會的問題，牽涉的方面太多，範圍也太大，故始終未敢動筆。今早讀了楊振聲先生的『女子的自立與教育』一文，不免又把我這一點壓在心頭的意見引了出來，忍不住要說幾句話。但是，因爲時間與篇幅的限制，此次所說的，只能限于讀了楊先生文章之後的一點零碎感想，待將來把我的思想整理清楚之後，再把他詳細的寫出來，請大家指教吧。

楊先生的意見，簡括起來，有這樣的兩層。(一)女子應該有一種技能，來作爲她自由平等的證券。(二)這個技能並不在乎高深，從社會的需要，及女子的性格上看來，這個技能最好是施用在管家及教育兒女方面。對于第一層，我的意見與楊先生的，完全相同。但對于第二層，則我覺得一個女子的生命情形，決不能那樣的簡單。因爲

一個人的個性—天才與稟賦—是不能因爲他是女的或是男的而發生不同的。家務與育兒之爲凡百職業之一，猶之一個大學教授或看門者之爲凡百職業之一一樣。故一個女子的不願以她的職業限于家務與育兒，亦猶之一個男子的不願以他的職業限于做教授或做看門者一樣，並沒有什麼異常的地方。不過在實際的情形上，則已結婚的女子，對于職業的選擇，却又不能不受着上面所說的限制，她是絕對沒有選擇的自由的。這實是女子教育的一個根本問題。

這問題在女子身上的嚴重程度，亦是每個不同。在天性喜歡家事及教育兒女的女子看來，則這個情形不但不會發生問題，並且反可以增加她的生命的滿足。因爲在結婚之後，她是可以把職業與嗜好合在一起，而得到一個和諧的幸福的。不幸有許多女子的嗜好與天才，有時是要逸出這個範圍之外的。一個男子的嗜好與天才，若是逸出了大學教授與看門者之外，他是仍舊有旁的路可走的。而一個女子的天才，若是逸出了家庭範圍之外，則她的唯一出路却只有獨身主義了。不幸獨身主義亦是一種違反人情的制度，可作爲例外，不可作爲常態。故我們論斷的根據，仍須在已結婚女子的自身上去找尋。

在現在中國社會情形之下，已婚女子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依我的觀察，有以下的三種。其一，是犧牲了自己的野心與天才，以求無負于她的家庭與兒女的。這雖不是天生的賢母良妻，但正因她是困而學之的，我們對于她的同情與敬仰，應當比對于任何女子的爲深而且大。雖然我們仍希望社會進步到某種程度時，這類的犧牲可以逐漸的減少，以至消滅。其二，是犧牲了兒女與家庭，而到社會上去另作旁的事業的。這類的女子，無論是天才或是庸才，他們所做的事業，無論是大的或是小的，我以爲社會上是不應該獎勵她們的。因爲一個人若是有了家庭而不治理，生了兒女而不負責任，那個人對于社會與家庭，便是一個負債者，對于她自己，也便是一個僞君子。

第三種的解決方法，是想同時顧全到家庭，兒女，以及女子自身的三方面的。採取這種方法的女子，大抵是個性甚强，責任心甚重，而天才又是比較高明的。因爲她們不肯犧牲任何一方面，故她們的內心衝突是特別的强烈與深刻。假使她們對于這個衝突沒有辦法，她們便將如楊先生所說的，弱者抑抑，强者憤怨，以終其身了。但假使她們能戰勝這個衝突，則亦未嘗不能找到一個人已兩全的辦法。這樣，一方面既能靠了她們的努力，使她的兒女與家

庭，成爲她的人格與風範的寫照，俾一般人士不得不相信，女子的高等教育不但不能妨害她的母妻的責任，幷且能使她的成績格外優美。在又一方面，她又能不忘修養她自己的學問與人格，使她所發的光明，不僅僅照及那家庭的四壁。這豈不是青年女子們所值得做的一個美夢？也豈不是關心女子教育的先生們所值得注意的一個目標？所以我說，女子教育的第一個根本問題，應當在此着眼。因爲比智識的加增，及技藝的訓練，更爲重要，更爲根本的教育問題，乃是一個人格的教育，一個正確人生觀的養成。忽略了這一層，而來談什麼智識，什麼人才，什麼自立的能力，都免不了有舍本逐末之感。

女子教育的第二個根本問題，爲楊先生所不曾注意，而我以爲最不能忽略者，乃是幾千年來奴性的剷除。這當然也是一個人格教育的問題，他的實施的地方，當然也不能以學校爲限。但他的重要，似乎還在前面所舉的一個問題之上，故也應當爲關心女子教育的先生們所注意。記得從前曾與兩三位朋友談起此事，當時大家都覺得女子們的自己摧殘，自己壓迫，以及種種嫉妬忌刻的行爲與心理，實在是女子解放的最大障碍。我們又大家同意，以爲這樣的一個卑賤習性，乃是幾千年來女子不平等的地位所養成的奴性。我們若不把這個奴性從女子的心之最內角剷去，剷得乾乾淨淨，那麼，什麼教育，什麼解放，什麼學問與才能，自由與平等，都是等于痴人說夢了。譬如一株樹，在他的根上，若是已經生滿了小蟲兒，那麼，無論他是開花，或是結子，無論你是怎樣的去澆水添肥，無論有多少的雨露日光去滋養他，他的花果總不免是畸形的，總是不會康健的。女子教育的問題也是如此。除非我們能先幫助她們，使她們能自己解放自己，使她們能從那個陰暗霉臭的古老奴牢中跳出來，站立在青天白日之下，光明磊落的重新做一個人，則我們在她們教育上的努力，都不過是給那些小虫兒添一點肥料，加一點滋養，使那株樹更加畸形，使他們的花果更加不康健吧了。這豈不正是合了俗語所說的，愛之反而害之嗎？至于如何才能剷除這些小虫兒，則因題目太大，只好待到下次再說了。

至于楊先生所說的，丈夫嘆著氣去陪太太看電影之類的喜劇，我以爲邦不過是些枝節的問題。我們頂多對那位丈夫說一聲，『誰叫你選她做太太？這不是活該，還怨誰？』不過寫到這裏，我又忍不住要向青年男子們說一兩句話了。我以爲男女間的影響，是交互的，此方以那樣求，對方便以那樣應。有思想的男子們，對于女子們的希望，

若不單單在滿足他們自己的飲食男女的欲望上，則我想，他們是應當在行爲上把這個意見表示出來的。比方說吧，若是一校的男生，都去捧那『社會之花』，那麼，一校的女生，除了那極少數有堅强意志者之外，又那能不『裝扮起來走着給大家看』呢？所以我們若希望女子們的自身改良，一般青年男子的態度，也是應當注意的。不然，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做愛的時候，你死想活想的想一朵社會之花，結果是社會之花滿天飛，滿街跑。待到結婚之後，你又希望忽然來一個奇蹟，把那一朵飛舞正濃的花變爲一位兒女的良師，家庭的賢婦，自己在學問與人格上的切磋畏友，那是絕對不可能的。這不可能的程度，並不亞于驟然使一位『纏了足坐在床上』的太太，一變而爲一位理想的伴侶的不可能。這一層雖不一定是教育家的問題，但教育家也未嘗不能在無形之中，移風化俗，使一般社交的標準，能漸漸提高起來。故附贅數言于篇末如此。

談『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

讀獨立評論二十九期所載蔣廷黻先生『中國社會科學的前途』，深覺蔣先生之言，切中時弊。其後段所舉三種心理上之改革，尤有見地，惜其語焉不詳，故不揣謭陋，以申其說。

何淬廉

蔣先生文中首言中國社會科學有如一片處女地，無論政治經濟社會學等，處處均待人開闢新土。次則描寫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現狀，語多諷而中肯。最後則揭舉所謂三種心理之改革，爲社會科學研究之前提。至於蔣先生對於中國社會科學之研究『辦法』有謂：

『……我以爲學術工作，不應從行政上下手。換句話說，不應從定條例，籌組織下手。學術工作只能從學者和問題下手。有了一位眞正學者，而這位學者對某有研究價值的問題有最高的興趣，我們就有了新知識的種子。這個種子是學術界的至寶。學術機關必須負培養的責任。減輕授課時間，減少行政責任，充分的設備，助理，旅行等等：凡是培養這種子所必須的都應該給他。……我所講的培養，專指研究工作的便宜。』

從此段及全文其他各段推蔣先生之意：社會科學之研究，重在個人研究而不在團體或有組織的集合研究。

團體或有組織的集合工作，是否適宜於研究社會科學？誠爲一大問題。蓋社會科學研究如普通調查及統計工作，殊難獲科學上之眞正貢獻。今有一社會問題於此，純爲事實問題，研究有一定之途徑，進行有一定之方法；而又可有一定之結論。例如今日中國農村經濟之枯竭，農民生計之困苦，此盡人皆知者。吾人所欲知者，爲農民困苦之程度與情形。此時採用有組織的團體研究方法，固比較便利。蓋材料之搜集與解釋，可以由研究生循規進行。整理與計算之各部工作，可以由書記爲之辦理。猶之工廠製造，購置原料，經過工程師所固定之幾種步驟，即可得其所希望之結果。但有時問題甚大，非一人之力所能顧及，必賴分工之法，始可達到完成之境。此則有組織的團體研究，較爲便利，事實固甚明顯。第團體研究，利少弊多。因學術研究之進行，有時絕非工廠製造之步驟可比。研究工作雖亦有屬於例行者，——如有系統的有組織的之材料搜集——然大部分則遠超過於例行工作之上。蓋社會研究工作之重要部分，在如何能使用研究結果以解答社會各種富有意義之問題。而擬定此種問題，必先本諸確定之假設。故假設與問題二者之擬定，實爲主持研究者最重要之職分，亦即其研究事業成敗之樞紐。且吾人從事研究工作，倘於搜集材料之時，所得者處處能與所有之假設相符，即可肯定其研究工作之進行，而獲得其研究問題之適當結果。反之，則必須另覓其他假設。亦有於搜集之材料中，發現其從未預料之相互關係，可得重要推論或須作進一步之研究者。因此舉凡新創之研究工作，無論其規模之大小，其全部必經主持者智力之忖度與抉擇，始能明其眞相。對於材料之搜集分析與解釋，主持者尤須具有清晰精密之想像力與見解，以及準確敏捷之觀察力與判斷。至於勤奮與技術二者，爲其次焉者也。故曰，社會科學中之特創貢獻，鮮有爲團體研究之結果者。過去如是，將來亦然。蓋團體研究，指導者雖竭發縱指示之能事，然實際工作，悉委諸他人，使之一遵成規。於是上焉者墨規曹隨無所發明，次焉者敷衍了事，潦草塞責，此種例行的機械式的研究，其所得者亦不過爲例行的機械式的結果而已。量多而質劣，欲求科學上眞正有價值之特創貢獻，自不可期。

中國近年來社會科學事業已在萌芽，此固爲可慶之現象。惟其趨勢似專重視團體研究，以實地調查爲時髦，編製統計爲新穎。雖所謂調查報告統計圖表，梓行者日見增

多，然其品質如何？可靠之程度又如何？則每有不可思議者在。甚至歷史上專題研究事業，亦間有採用團體或集合方式者。賴此以求科學上之特創貢獻，即在學術先進國，得富有研究智力研究經驗者爲之主持，亦憂憂乎其難矣。何況在學術幼稚之中國，負指導研究之責者，雖不乏社會名流，成名學者，然大率爲留學歐美，歸國不久之學子，以之任個人之專題研究，其貢獻或無限量；以之負指導集合研究之責，其成績自難樂觀。此不待智者而知也。

學術上之特創貢獻，多賴個人研究，而個人之研究事業，則有賴於大學教授獨任其責。中國大學教授研究便利之缺少，授課時間之過多，固爲今日社會科學個人研究事業幼稚之主要原因。（此點蔣先生文中已詳論之）而吾儕同業之求智慾淺，致無研究之毅力魄力與決心，正亦不能獨辭其咎。蓋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研究而缺少相當之便利，固難望其成功。然苟研究者視研究事業爲第二生命，毅然決然，終身從事於茲，亦未始不能期於有成。三十年前之歐美大學教授，論其授課時間，研究設備，當不能優於我國之現時，而現時我國基礎穩固經費充足之少數大學，或且過之。然而彼此研究學術之空氣與夫研究成績又何如耶？

曾閱某書，憶昔英國經濟學大師馬夏爾（Alfred Marshall）每趁劍橋大學暑假休息之時，必獨自負一書包，赴阿爾卑斯山旅行，於優遊林泉，坐臥山石之際，倘一卷在手，孜孜於思想學術，年至八十，從未間斷。故其高深之學理，往往於此豁然貫通，爲天下後世所宗仰。又如美國耶魯大學之蘇姆納教授（Prof Sumner）死後其學生爲之整理其手抄之筆記，凡數十大箱。歐美學者，其刻苦淬勵，有如是者。吾人景仰前賢，亦嘗鑒馬蘇二氏之行述而思有以自勉乎？

東三省鑛產在東亞的地位（三）

侯德封

三，東三省的鐵鑛石油及其他

鐵

東三省鐵鑛儲量約爲七八九兆噸，其中遼陽弓長嶺二七〇兆噸，鞍山四一二兆噸，本溪湖七〇兆噸。以與東亞

及世界各國比較，大約如左。

東三省	七九（十兆噸）	中國內部	二一（十兆噸）
日本	九	南洋羣島	八
俄屬遠東	二	印度二，三八三	
澳洲	九六	英國一，二一七	
美國九，四三二		法國一，二二五	
德國	四一六	蘇俄	二六七

觀上表知東三省鐵鑛儲量與歐洲各國較，遜各三倍以至十五倍，僅美國一百二十分之一。故將來建設大規模之工業國家，似不足恃。然環顧東亞，則東省鐵鑛量僅讓印度一頭。中國內地僅當其四分之一強，日本尙不及其八分之一，在太平洋東部尙佔首席。故以鑛量言雖未足與歐美爭雄，而在東亞則有舉足輕重之勢。

東三省製鐵機關爲鞍山本溪湖。鞍山年產鑛石七，八十萬噸，生鐵三十萬噸，本溪湖產鑛石十五萬噸，生鐵八萬噸。（詳閱鑛業紀要）鐵鑛石除自己消費，尙須供給日本。查民國十八年日本共需鐵鑛石三，四六三千頓，其中本國產僅一七八千噸，朝鮮五五九千噸，東三省七八一千噸。中國中部九五〇千噸，馬來九五九千噸。是東三省之供給量已達百分之二十三。近年更以南洋滿洲朝鮮爲其主體以免受中國鑛石之影響。

東省生鐵產額年約三十餘萬噸。入口鋼鐵十九年爲一二四一四一噸，十八年一九七四四三噸，合以產額則每年供給額爲四十八，九萬噸。鞍山生鐵運出本區者十九年爲一五四七九六噸，十八年一八三〇五四噸。其中運往日本者十九年一一九五五六噸，十八年一五九九四二噸。運往中國內地一萬餘噸。本溪湖鐵銷日本朝鮮年約五萬噸。如是則東三省十九年鋼鐵消費量爲二十九萬噸，每人消費率爲一公斤強。茲與各國比較如下：

	消費量	每人消費率
美	五五·兆噸	四六八·公斤
德	一二·	一九七·
英	九·	二〇〇·
法	八·	二〇三·
日	一·八	三〇·
中國（東省在內）	〇·七	一·五
東三省	〇·三	一·

若每人消費率以二百公斤計，中國內部之鑛量尙不足一年之用，日本僅可自給十五個月。若以東省與中國內部合計則可延長壽命三年，東三省與日本合計則可供給十一

年。滿洲鐵鑛之於中日，其關繫之重要有如此者。

中國內地製鐵機關，現僅有揚子廠及保晉廠。但產出甚少，對外鐵輸入毫無抵抗能力。日本產鐵能力年約一百五十萬噸，鋼產曾達二百十餘萬噸。故日本不僅需要國外的鐵石，還要吸收印度及東三省的生鐵爲原料。

鞍山製鐵成本民國二十年爲二四・九八日金，二十一年上半年二四・三四日金。本溪湖成本二十年約爲二十八至三十日金。日本生鐵成本二十一年前半季爲二五・六五元。日本國內生鐵每噸捐稅四・一二元，東三省鐵往日本有入口稅一・六七元及國稅三・三元。印度生鐵運到日本海口的成本，每噸三五・六五元。由此觀之，印度鐵價最廉，鞍山次之。印度鐵之量豐價廉，當爲亞東之重要供給者。而以地位言，東三省處於中日之間，當需要之衝，現日人亟謀開發以自補，故東三省爲東亞鋼鐵之中心，不久將成爲事實。

我國內部鐵業極爲凋敝，雖稍有出產，其成本常不低於舶來品，是或由於經營不善的原因。惟可慮者鐵鑛儲量太貧，若果能從事工業及國防上的建設，消費必日廣。以每人平均不到半噸鐵鑛的力量來談建設，則捉襟見肘，窘狀立見。若然則東三省之鐵鑛其將爲中日爭奪之目標歟。

石油

東三省已知石油產物，以撫順之含油頁岩爲主，礦石儲藏量約五千五百兆噸，含油百分之五・五，當有油儲量二，一〇九兆桶。此外滿州里之瀝青儲量約不過二十餘萬噸，含油約僅十餘萬桶。世界主要儲油量如左。

	儲量	比數
美國	七，〇〇〇兆桶	一
蘇俄	六，七五五	〇・九六
南美北部	五，七三〇	〇・八二
南美南部	三，五五〇	〇・五一
波斯	五，八二〇	〇・八三
日本及台灣	一，二三五	〇・一八
中國內部	一，三七五	〇・二〇
東三省	二，一一〇	〇・三〇
英屬印度	九九五	〇・一四
荷屬印度	三，〇一五	〇・四三
其他		
世界儲油量	四五，一六五	六・四五

觀上表可知東三省（即撫順岩油）之油藏量爲東亞的首席。幾爲美或俄三分之一，世界總量二十分之一，其地位之

重要可知。惟鄰境的蘇俄擁有豐富煤田，滿州似非其敵。中國的儲量數字，爲美國地質調查所的估計，尙待研究。日本儲量爲一千二百兆桶，數字似嫌過高。但日本煉油的消費劇烈增加，民國十五年只須五百餘萬桶，而近年則須八百萬桶以上。中國每年需要五百至六百三十萬桶。據民國二十年世界油產量共一，三七〇兆桶，消費量爲一，四一四兆桶。北美消費量佔其七〇%，歐洲二〇%，亞洲及太平洋各地佔六%。產額則美國佔百分之六十二，蘇俄佔百分之十一，日本僅產二百萬桶，中國只一萬桶。

撫順煉油廠在滿鐵經營之下於民國十八年十二月起始製煉。計築容五十噸爐八十座。預計每年可產重油五萬三千噸，硫酸銨一萬八千噸，焦炭四千八百噸，粗臘九千四百噸並揮發油八千噸。其十九年度產量列後。又由煤之乾餾而得之油類，在撫順鞍山本溪湖亦年有產出，茲並列其十九年產額如左。

撫順頁岩油	粗油	四二七，〇〇〇桶
鞍山煉焦廠		二二，〇三四桶
撫順煤鑛		三三四，七〇二桶
本溪湖煉焦廠		二，八七六桶
共計		七八六，六一二桶

觀上列可知東三省油產突起之勢。煉焦副產油雖不與自然油絕對相同，但一部用途頗可代替。查海關報告二十年出口數目計石油精（Benzol）三三七，三〇四桶，頁岩油三六，〇〇八噸，粗石臘一九七，六八三担，均由東三省轉往日本。東三省入口油額十八年汽油六百九十萬加倫，煤油二六四七萬加倫，柴油二萬一千噸，共計九四三，七五四桶，十九年六七七四一〇桶，其消費量約與此數相近，是則東三省之油產可以自給矣。

日本每年消費石油八百萬桶以上，有人估計其海軍每年重油需要量爲二百萬噸，若戰事時期每晝夜即須五萬噸（此數未免過誇）。而日本年僅三十萬噸，其中半數爲重油僅可供作戰三日。今撫順油廠已成功，第二期計劃爲年產三十萬噸之煉油廠。縱年產三百萬噸尙可延長一百年壽命，詢東亞之命脈也。

其他鑛產

東省鑛產除上述煤鐵石油最爲重要外，次爲金鑛，產地甚廣。俄人曾估計三省儲金量約有三百五十萬公斤，數字雖未易盡確，亦可証蘊藏之富也。近年經營未能進步，然產量尙不下三，四萬兩，約當亞洲十八分之一，世界四百分之一。此外金屬鑛之銅鉛銀鋁（烟台復州灣之礬土頁

岩質量均佳）非金屬之滑石，螢石，印板石，岫巖玉，硫磺，石綿，自然碱，菱苦土（菱鎂鐵鑛質甚佳）白雲石，中尤以自然城（日本需城甚殷）鉛土瓷土食鹽等較爲重要，然均不似煤鐵石油之關係國命脈，茲不贅述。（完）

瓷土，硅石，長石，石灰石，食鹽等，均爲重要產品。其

鞭策週刊

第二卷 第十四期

廿一年四月十日

國聯果足恃乎……德

柿本人丸之返歌……仲濤

社會形態學是什麼（續）……楊蔚

松尾芭蕉（曠野紀行）俳句……仲濤

吹皺春水錄……小凡

社址北平祿米倉二十七號

零售每冊四分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

國外全年加郵資二元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報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郵費在內〕〔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歐美暹緬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外交評論社出版

南京土街口壽康里三號

黎明書局發行

上海南成都路大德里

外交評論

第一卷 第七期

二十二年一月十日出版

訂閱價

全年十二冊連郵四元

半年六冊連郵二元

零售每冊大洋四角

要目

抵貨辨……吳頌皐

日內瓦形勢之解剖……徐公肅

由民四中日修約說到修改凡爾賽和約……樓桐孫

修改中日商約芻議……王酋希

外國人在蘇俄之地位……阮毅成

英人目光中之中日事件……宗棠

日人論西藏獨立運動之內幕……果辛

美國外交政策中之政治因素……鍾徵

鈎心鬥角之戰債問題……陶樾

蘇俄與各國簽訂之互不侵犯條約……冷漁

書報介紹與批評……景薇等

主張與批評

第三期目錄

短評九則……彭文應

共產主義之路也不通……潘大逵

農民的痛苦與救濟……魏寒鐵

言論自由的請求……金通燊

美國對滿的外交政策……王英生

日本對國聯的政策……劉大杰

新文化運動的生路……王造時

復興新文化運動……孫冀平

教育出發點錯了……劉秉麟

通信，胡立夫判決沒有？……

日期—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每月一日及十五日

價目—零售每期五分全年一元二角國外二元四角郵費在內

主編者—王造時 編輯所—上海極司非而路中振坊三號

發行所—上海福州路九五號

中國美術刊行社

分銷處—本埠及各省市縣各大書坊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由國民代表會到國民參政會　陶希聖
教育罪言（四）　旭生
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　顧毓琇
塞上的中秋　靑海
海外寄來的一個花球（通信）　陳仁炳

第三十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四軍書社　君中書局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文奎堂（代定）　晨山書社（代定）　青華書局　雲書局　志遠書店　智民書局　立達書局　良友公司　神州國光社　各大書店　摩登教育社　朝野書店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天津繡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眞茹新中華書店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櫻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北文化書局　西安派報社　蘭州甘肅書報社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開封華新報社　和平報社　統一派報所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中山書店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長沙　開明書店

紹興　廿一學社

太原　晉民書社　青年圖書社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瀘湖　瀘海書局

泰興　晉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湖北　汝民派報社

由國民代表會到國民參政會

陶希聖

十二月二十日平津各報載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監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議決案有一條如下：

定期召集國民參政會案

（一）國民參政會於民國二十二年內召集之。

（二）國民參政會代表之產生，採用選舉及延聘兩方法。

（三）國民參政會之職權應以訓政時期約法爲基礎，參酌中央政治會議及國難會議所舉各點規定之。

（四）關於國民參政會之一切法規，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會議於四個月內，依照立法程序制定頒布施行。

國民參政會案是由如下的幾種決議，逐漸搆成的：（一）四屆一中全會國民救國會的決議，（二）國難會議國民代表會的決議，（三）三〇九次中央政治會議及三二二次同會的決議。但國民救國會的決議只定原則，而兩次中央政治會議的決議則爲對於國難會議國民代表會決議的修改和限制。此次之國民參政會案直接的前身乃是國難會議的國民代表會案。

* * *

偶在書架上存留國難會議油印的案卷，我想把當時議決國民代表會的經過及此案的本意，略爲敘述。這在這個訓政時期中央民意機關成立沿革上可說是一種文獻了。

九一八以後，國人起了各種運動。在本年四月之前，因國難會議之召集，國難會員各處集會，其所商籌的，有兩種方案：一是憲政促成的方案，一是國防政府的方案。待到國難會議在洛陽開會時，極力主張國防政府的一派拒絕出席。其主張實行憲政的，或出席，或不出席而寄送提案。國難會議所收到的這一類提案有十三件。各案之所爭者計有五點：

（一）國民代表大會應行召集與否？

（二）召集的時期如何？

（三）召集的方法如何？

（四）憲法起草的方法如何？

（五）國民代表大會未成立以前應否設立民意機關，其組織及職權又應如何？

提案之中沒有反對召開國民代表大會的，所以第一問題的答案很一致，即應當召集。但召集的時期則主張各異。多數提案主張在民國二十二年召集，尤其是主張民國二十二年以內成立民選政府者不少。第三至第五問題因第二問題的答案不同，也各自紛歧。現歸納各案爲六類，列其要點如左：

第一類

（一）組織各黨聯立政府。

（二）特設國民代表大會籌備機關。

（三）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以前制定憲法。

（四）憲法未成立以前，設立代行議會職權之民意機關。

第二類

（一）由本會決定憲法大綱，並選定專家草擬憲法。

（二）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一日民選政府成立。

第三類

（一）國難會議閉會後一年內成立國民代表大會。

（二）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並監督財政外交。

第四類

（一）立法院立即草擬憲法。

（二）二十二年元旦召集國民大會議定憲法。

第五類

（一）六個月內完成地方自治。

（二）由自治機關選舉國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

第六類

（一）依建國大綱完成訓政，召集國民大會制憲。

（二）在訓政時期內設立中央民意機關監督財政外交。

以上提案經過兩次大會討論。第一次大會開始討論此案時，首由禦侮審查委員會派員說明各案的提案理由及方案。說明以後即付討論。一部分國民黨同志認爲審查委員會替提案人充分把促進憲政的理由加以發揮，不啻爲反黨者張目，大不滿意。會員遂紛紛主張散會。第二次討論此案時，審查委員會中人遂明白提出主張。審查委員會幾個委員的意思是怎樣的呢？他們的意思彼此並不一致。所以在第一次討論本案時，先聲明審查委員會不願製成結論，各委員均保留發表意見的自由。其中有數人曾經一度交換意見

，搆成如下的主張，在第二次討論之開始時發表：

憲法是生長出來的，不是勉强創造出來的。寫得最好的憲法法典，不一定是實際能够實行的憲法。民元的約法寫得最不好，但在當時却有幾分實際的力量。民十二年的憲法寫得最好，但未產生前已經死了。

國民黨不是反對憲政的黨。辛亥革命是國民黨前身的同盟會領導的。辛亥革命的產物是民元臨時約法。國民黨總理孫先生雖不贊成全體的法條，却最贊成其中「中華民國主權在於全體國民」的一條。他說除此以外都不是他的意思。但是辛亥革命被官僚政客們破壞了。國民黨知道白紙黑字的憲法並不能產生憲政。所以孫先生規定一個訓政時期在憲政時期之前，其意在造成憲政的條件，再去寫立憲法。憲政的基礎打定，然後憲法不落空談。

這個主張發表以後，反對憲政即施行的空氣高張起來。其結果只通過第六類的一案，並且是全場一致起立通過的。其提案原文如下：

（一）政府應如期結束訓政，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

（二）在國民大會未召集前，設立民意機關，定名爲國民代表會。

（三）國民代表會至少有議決下列事項之權：

1. 預算決算　2. 國債　3. 重要國際條約

（四）國民代表會由各大都市職業代表及各省區地方代表二百人至三百人組織之。各大都市之代表至少應占全額之半數。

（五）國民代表會應于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一日以前成立。在國民代表會未開會前，國民政府應依據上列原則，修正國民政府組織法。

回憶這個提案沒有搆成之前一夕，參加提案的幾個會員爲了此項提案會經交換意見至三小時之久。最後搆成此案的理由大抵如下：

國民對外交財政沒有監督機關，是現在政府國難當前時最大的國難之由來。政府一切設施無論是否爲事理所當然，均不能得國民的諒解。

反之，國民雖有意見，却沒有合法的表示的方法。其結果，對政府懷贊助的意思的人，漸因意見無從發表而與政府隔離。對政府有批評的意見的人，漸因主張無從實現而走入非法的路。

爲集中國民的力量以渡當前的難關計，必須在政府

之外設一監督財政外交的機關。其構成尤當注重都市的代表。中國的經濟中心漸由農村轉到都市，所以都市代表應占半數。

這是此案起草的理由。但經大會原則通過後，有些人對都市代表過半數的規定大起反對，尤以蒙古籍會員爲烈。後來大會便把這句話保留起來了。此外八月一日改爲十月十日。

國難會議閉會後，此決議案便由行政院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交政治會議討論。政治會議搆成兩個決議案。

（一）訓政時期中央民意機關定名爲國民參政會。

（二）國民參政會決議事項之最後決定權，屬於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這是中政會對原案所加的限制。原案的國民代表會是在中央系統之外與國民政府對立的國民代表機關。中政會把牠改成在中央系統之下與國民政府對立的選舉兼指派的機關。這是此案在中政會的經過。

本年七月初旬，中政會召集了一個談話會，這會並沒有名稱。按召集的信件來說，是一個學術界的人的談話會。所討論的問題有外交，政治，經濟財政及教育。其關于政治所得到的結論，共有五項，但詳細文字不復記憶。其主要的一條大意如下：

國民代表會以都市職業代表及各省地方代表組織之。都市代表產生時即行成立。

這顯然是把國難會議所保留的一句，舊話重提了。這會雖沒有何種效用，但牠却與國民參政會案有相當的關涉，對於中政會對該案的討論上不能說絲毫沒有影響。

從去年四月到今年十二月，由國民代表會到國民參政會，經過公式非公式的討論，及有權機關無權機關的商議，方纔成立如今的原則決議。此後還要經中央交立法院製定法令，由國民政府公布。立法院說不定又要經過多少次討論才達到具體的草案。而由國民政府公布以前，還須交中政會審查。此時又不知要有多少的修改。近年來的法案恐怕沒有比這個再難成立的了。

記者是參加過這案好幾次討論的一份子。在國民代表會提案造意時，記者便已參加。此後參加禦侮審查委員會，以及會外的交換意見，還有修改提案條文的審查會議，及本年七月的談話會的討論。

我沒有很多的意見，但以爲一種制度有沒有當前的作用，有沒有前途的發展，這不是制度本身所能決定的。假

如國民對於政府一切設施，都抱不問不聞的態度，又或抱一無論如何都不參加的態度，則無論何種制度都不會施行得好的。民權沒有從政府授予的。民權是國民爭取出來的。國民不去行使民權，坐而譏罵政府不給民權，這是不對的。如果國民一切不管，一切不爭，則政府雖授以民權，他們也不能够享受。

不獨民權如此，無論什麼法律都是如此。人民不主張自己的權，則雖法律贈予該權，他也享受不了的。

國民參政會雖去民權主義甚遠，但指出走向民權主義的路。並且牠的本身就是經過多少次的爭論纔出現的。牠將來是不是眞能走向民權主義，仍然看國民是不是繼續的往前去爭。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北平

（附記）本件歷次提案及討論與發言人，因未得本人同意，不便將姓名一一指出。

教育罪言

（四）

旭生

我前幾次已經把我國現在教育界裏面的情形大約說了一說。所舉的例子，雖說差不多全是耳目較近，聞見較切的平津的情形，可是「平津爲我國文化的中心」，其他地方，不能比平津好，殆可斷言。像這樣一團亂糟的教育，前途還能有什麼希望！新舊人物的代謝，非常迅速。國家各界的主要角色，轉瞬就要爲這一班青年學子所代替。你想從這樣教育訓練出來的不學無術，暗昧無識，虛詐油滑的「人材」，他們登台後，能作出什麼好事情！對于國家能有什麼好影響！我國前途的命運，不就被現在的教育所斷定了麼？我前面說：民八五四運動前後爲教育界有自信力的時期，直到近幾年來，才爲教育界自信力消失的時期。難道說，這幾年的工夫，教育界的品質，就能這樣的一落千丈麼？——唯唯，否否，不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如果我國的教育，受病淺，容易療治，民六七時的養護，已經差不多元氣恢復，那無論什麼人，也不容易在這幾年之間，就把牠鬧的糟到這步田地。現在的情形，我們在教育界的同人，全要負一部分的責任，可是一定要找出幾個罪魁禍首，那却是不可能的。我國

士大夫思想的荒謬，發源于數千年前，蔓延植根于全國人心靈的最深處。想把牠摧陷廓清，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五四前後，教育界的名流，對于牠的病源，雖屬稍有所知，却並未能診斷清楚，也未能作根本改革，救正。不過打了一嗎啡針，一時稍現活氣。思想一部分的解放，整理國故的方法逐漸精密，遂令牠感覺到自身的活動力，尙未完全消失，社會因之對于牠，也就生出一種無限度的希望。實在牠的病根，不惟說還沒有拔掉，並且可以說簡直沒有拔。講學問的人應該念書，念書人應該特別安富尊榮的觀念，仍爲一般人所認定的天經地義。加以民十六七革命以後，政治至今未就軌道；農村破產，人心皇皇，教育界亦未能獨外；教育破產的呼聲遂因之瀰漫于全國。現在必須要將牠腐爛的主要原因，一一推定出來，指明出來，然後才能開始商量療治的方案。主要的原因，據我們研尋的結果，略如下述：

一，士大夫在我國成一種特別安富尊榮的階級。這件事情，在兩千餘年前，大聖人孔二先生的時候，已經成功。孔二先生在封建時代，教育僅及貴族，不下平民的時候，獨能不顧一切，「有教無類」。不管什麼市儈屠沽，止要他們自己能誠心誠意，拳一塊乾肉作贄見，請求教訓，全要一點不厭煩的教誨他們。他這樣精神實在是了不得的。但是因爲他希望人求學的心太盛，說話不甚小心，就生出來很大的毛病。他對于請學稼的樊遲，就痛罵他「小人哉」；可是對于好利干祿的子張，不過安慰他一頓，說你止要如何如何的作，你自然得到俸祿了。他又說什麼「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好像辛苦生產的農夫活該餓著肚子，而讀幾句書的大老官們，總應該喫的飽飽的，舒舒服服的過日子。從此以後，貴族階級雖然破壞，而念書的人却成了一種新貴族階級。以後經過老社會黨許行陳相陳辛彭更諸人的嚴重攻擊，孟老先生沒有法子，才勉强宣布了「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的原則。可是他總覺得「勞力者」應該「食人」，「勞心者」應該「食于人」，「食于人者」就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也不算什麼奢侈。自他們這幾位大聖賢把念書人抬得這樣高以後，念書人應該特別的安富尊榮，不要同泥腿赤脚的農夫同受困苦飢寒，成了不可移易的大原則。小孩自從進了學堂門，充滿了什麼「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啦，什麼「問道誰家子？讀書作高官」啦，心內終日憧憬著的，不過是些吃好的，穿好的，高坐堂皇，打人屁股一類的事情。幸而得志，自然可以大過其作官癮；即使不成，

也還可以魚肉鄉里，武霸鄉曲，成他們那一種特別好吃好喝的游閑階級。科舉變而學校，換湯又何嘗換藥。他們爭著上中學大學，心目中何嘗有什麼高深學術的問題。不過是同從前考舉人考進士一樣，想達到享受比別人高的目的而已。記得蔡孑民先生曾對北大法律政治經濟各學系的學生說：你們來這裏要認清楚，是研究高深學術的，並不是要作官的；如果想作官，止要到法政專門學校已經够了，用不著來到這裏云云。這些話是很對的，但是幾千年根深柢固的病痛，這樣的輕描淡寫，怎麼樣就能拔除掉的？又加之以物質文明的進步，個人生活的需要一天比一天高，而全國人民的生產力，一點也不能幫助他們增加，除了積極的剝削，加緊的壓搾，還能有什麼好辦法。現在這樣教育制度底下的學生，如果不讓他們上中學上大學，他們還可以農，可以工，可以商；他們一上了中學大學，他們便不能農，不能工，不能商，百分之九十幾，也不曉得土是怎麼一回事，應該作什麼。他們所知道的，就是已經踏進了這一階級，生活就應該提高。每月至少非得著一百八十塊錢，就不能够生活。他們也不管一般的社會是怎麼樣的生活，他們的親戚鄰居，以至于他們的父母是怎麼樣的生活，他們總是要「居是官，行是禮」的，舒舒服服的生活。大家全知道軍閥是禍國的，是要不得的，可是因爲要舒舒服服的生活，就是當軍閥的小嘍囉，大家也要爭著幹。大家全嘆息于軍閥的難除，其實有什麼難除？如果所謂知識階級也者，全體不給他們合作，他們一天也幹不下去。民十四五後的北洋軍閥，止因爲一大部分的知識份子不同他們合作，他們立時倒下，足證軍閥沒有知識份子助桀爲虐，是沒有什麼麼了不起的。可是大家雖然全說軍閥禍國，大家却全不肯不同他們合作，因爲什麼呢？因爲他們必須要舒舒服服的生活，不依附軍閥就無法達到此目的。因爲有這樣重大，所以止好讓軍閥牽著鼻子走。想舒舒服服的生活，他們的目的與軍閥同。自己亳不能生產，又不能幫助人家生產，想達到目的，惟有剝削民衆，他們的方法亦與軍閥無異。所不同的，就是軍閥模模糊糊的禍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却是心中比較清楚的禍國。他們受社會的特惠，得過比較完備的教育，而忘却責任，專圖享受，其罪殆有大於軍閥者。並且打開窗戶說亮話，今日中國最大的問題，並不是什麼國民黨，共產黨，……黨，誰得最後勝利的問題。作民權運動的和平派——立憲黨——既沒辦法，激烈派——老同盟會——自然會成功；如果主張民生主義的和平派——國民黨——對于民生最近找不出

來辦法，那激烈派——共產黨及其牠向左各派——也自然會取而代之。政權從這一派落到那一派手裡，卽使變更之際，有所犧牲，也並不是大不了的問題。可是這一班不管全國大多數情形如何，却一定要舒舒服服過日子的先生們，在專制時代他們要做官，在立憲時代仍要做官，在共和時代仍可以做官；在北洋軍閥手下可以做官，在國民政府仍可以做官，就是到共產黨……黨統治之下還是要做他們的官；在中華民國可以做官，在「滿洲國」，日本國……國，也未始不可以做官！止要你給他官做，使他舒舒服服的過日子，他就可以不顧一切俯首戢耳的盡聽你的號令；如其不然，不管你是什麼人，他也要同你鬧的天翻地覆！現在國民黨中的黨官，固然太多，可是因爲在國民黨統治之下，不能每月拏到三百五百一千八百塊錢而發憤投到共產黨旗下的，也實在不少。像這樣的政黨，是否有多大的希望，實在也太成疑問。這一班無處不需要做官的先生們，眞足以把我們國家，民族，送入萬刼不復境地而有餘！却是做官教育，遠承數千年，直至今日，還是頂時髦的教育也！嗚呼！

二，書本教育的留毒。　我前邊已經談過：求學問好像要自己旅行，讀書却不過是念遊記。遊記念得無論怎麼樣熟，總不能得到什麼新知識。可是我國數千年來，總是書本教育，偶然跑到自然界裏面作若干觀察的，已經是很少很少，不要說近代的實驗方法了。原因就是我國士大夫求知識的興趣並不很發達。他們所注意到的，不過是切己的現象，這就是說：人事間相互關係。他們把經驗過的人事的變化，全寫在書本子上面。求實用的學問，就是到那裏面求找。　這個方法本來有相當的價值。可是書本教育因此就形成了。殊不知道人類爲自然界中間的一小部分，不把我們的周圍環境，與我們有關係的自然界弄清楚，却想方隅自限，把範圍內的現象弄明白，是不可能的。並且宇宙中間，不惟同我們人類接近的自然現象，同我們有關係，就是離我們極遠極遠的自然現象，也常常在我們中間生很大的影響。所以學問的對象是不應該有範圍的，而我國却永遠是故步自封。歐西的科學家，哲學家，注意到自然界的全體，而自然科學逐漸發展，歷史科學，社會科學也受牠的幫助，更加明了；我國的學術界，注全力于人類社會間的現象，而歷史科學，社會科學反倒比較落後：也就是這個道理。復次，宇宙中間的實在現象，異常複雜。非用極銳利的眼光，把各種現象，分離開，抽象的把觀念和觀念中間相互的簡單及複雜關係，全整理的清清楚楚，

然後再把牠們用到實在上面，沒有其他的辦法。可是這樣半抽象，尤其是全抽象的科學，開始研究的時候，總是與實在不完全符合的，沒有用處的。純粹數學，幾何學；論理學，全是這樣。專務致用；不大會抽象思想的中國人，對于這一類的知識，很難有相當的成功。我國在玄奘窺基輸入因明以前，不能有已發展的論理學；在利瑪竇徐光啓輸入幾何以前，不能有眞正的幾何學；就是在他們辛辛苦苦，把這些輸進來以後，這些科學經數千百年，還不能有像樣的進步：也就是這個道理。我國的士大夫，一方面興趣不够發展，不肯到自然界裏面去求知識；一方面思理不够銳敏，不能在抽象知識境域內作出什麼貢獻；所以數理科學，自然科學，在我國全未發達，大家的精神全集中于歷史及社會的知識。又因抽象科學太無根基，所以即在歷史及社會知識方面，與抽象科學有密切關係的方法的一部分，也未能儘量研精，因此這些方面的知識，雖儲集的不少，而終未能造成眞正的歷史科學和社會科學。歷史方面，也是敘述的方面多，比較研究的方面少。這一部分的知識，大約全在書卷裏面；能在書本子裏面常打圈圈，本來差不多也就行了，所以我國數千年來，求學問的惟一方法，就是讀書。科舉廢了，改成學校，仍是讀書。八股策論廢了，換成科學，也止是讀書。專讀書的習慣，施之於數理科學，自然科學，不過成一種笑話，如我從前所說，讀徧生物學書，却不能辨桑榆；對于科學自身，永遠是隔靴搔癢，不能有任何發展而已。用到社會科學上面，那可就大不相同了。因爲，各科學的性質，其抽象具體的程度，大有差異；牠們的對象，其現象繁簡的程度也大有差異；治牠們的方法精粗的程度也大有差異；其結果確定的程度也大有差異；所帶地方性的多寡也大有差異。比方說：純粹的數學論理學，牠們的對象，現象是極簡單的，方法是抽象的，精密的，所得的結果是確定的，毫無地方性的。你如果在英國學這一類科學，你就可以一點不變的拿到日本去用，非洲去教。半抽象的物理化學，對象的現象，稍爲複雜，方法精密，結果確定的程度，也就稍差一點。所帶的地方性雖很少，却有一點。因爲將來很可以在中國找出來一種新原質，從前的方法一概用不上。再進到具體的科學，如地質生物諸科，現象愈繁，方法亦愈難精密，確定的程度亦愈減少，所帶的地方性亦愈增加。如果在外國學習農業，跑回中國，不精細研究本地方氣候若何，土壤若何，附近的水泉若何，林木若何，人民的經濟狀況若何，而貿貿然想拏到在外國所學的法子實用于中國，未有不鬧

出大笑話者。又況由生物進至于人類的生理，心理，現象的複雜，一級一級的增加，方法精密，結果確定的程度，一級一級的減少，所帶的地方性，一級一級的添多。直至最後的，最複雜的，最不確定的社會現象，其所帶的地方色彩，蓋有異常濃厚者。所以我們跑到外國去學社會科學，所眞能學到的，不過是些方法。至于其結果，所眞能實用于中國的，頂多也不過百分之四五十。並且這一部分可用的同不可用的全混在一起，非先對于中國的社會，作一種詳細的調查，精密的統計，確實的研究，絕沒有法子把牠們分離開。進一步說，不惟結論而已，就是方法，所能用的，也不過百分之八九十，並不是全體。因爲，很可以有一部分的現象，外國有，中國却沒有，那治牠的方法，在中國就全沒有用；反過來，另外一部分，中國有，外國却沒有，那就不能不創造一套新方法去應付牠。所以在外國學數學論理學的先生們，跑回中國，立時拏他所學的教，還可以說得下去；至于學社會科學的先生們，回到中國，不作調查，不作研究，就想把牠所學的原封不動，照樣教授或實用于中國，那簡直是一場大笑話！可是我們中國的人，跑到日本，學到一些對于社會的知識，就赶緊跑回來，告訴國人說：社會科學是這樣的；社會是應該照這樣改革的。以至于跑到美國法國俄國以及其他各國的人，學到一些，無不赶緊跑回來，告訴國人說：社會科學是這樣的；社會是應該照這樣改革的。他們有時候因爲爭奪飯碗的關係，就龘脣不對馬嘴的亂吵吵。吵的利害，如果有機會，還要鼓動軍閥，不惜草菅人命的互相殺戮！所以中國這二十多年的內亂，雖說原因複雜，而遺一班學社會科學的先生們，實在要負不小一部分的責任。近來關心于教育的人，如陳果夫諸先生，痛心于文法各科學生的冒濫，急想有所整頓，意思是很對的。但是他們所擬的辦法，或想將文法各科停止招生數年，或想將公私立大學中文法各科停辦，止讓國立大學辦，我却是不贊成的。因爲他們諸位先生沒有找出來文法各科眞正受病的癥結，並且他所提的辦法，是枝節的，沒有很大的補益。可是我雖然反對他們那縮減的辦法，我却是要發憤說一句話：如果現在不把任何大學——國立，公立，私立——中的法學院，一律完全停辦，另起爐竈再來，那社會科學在中國可以說毫無希望！因爲幾乎全體的教授，把社會科學的性質鬧錯，他們就不知道社會科學應該怎麼研究，怎麼樣會希望他們能指導學生！！——中國現在至多可以辦幾個法政專門學校，訓練幾個實用人材，作法官律師文官等等。另外把全國人材集

中，不曉得够辦一兩個研究社會科學的學院不够。——可是在社會科學方面，鬧這樣大的笑話——簡直是一齣悲劇——仍是止知道讀書的流毒也！噫！

有上面所說兩個重要的原因，教育的受病已經够嚴重了。可是這些病的來源已經綿延數千年，我們的先民應該負責任的。然則，難道說我們就不負什麼大責任麼？否否！絕對不然！如果沒有現在環境上和教育界自身上的各種原因，那病雖嚴重，還不至于危急到這步田地。想知道這些原因是什麼，大家仔細想想，並沒有什麼難找出。至于我們對于這些原因的意見，且等我下次慢慢說來。

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

顧毓琇

在革命的領袖似乎都有覺悟了：蔣中正先生提倡「禮義廉恥」，胡適之先生提倡「科學救國。」

科學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更進一步，要討論我們所需要的是怎樣的科學。

（一）

胡適之先生新近在湖南演講我們所應走的路，結論是『惟科學可以救國。』科學對於中國的重要，誰都承認。即使談到東西文化的大問題或是新舊文學的小問題，大家各有各的意見，但是中國在今日情況之下，必須講求科學，却是大家都承認的。

國家處在這樣危急的情況之下，我們總得有點自信心，總得要找一條出路。青年們所應走的路是什麼？這是個個青年在沉悶着沉思而不能得到確切答覆的問題。「革命尚未成功」，那麼青年還是都去「革命」麼？去「革」誰的「命」？怎樣纔算「革」得成功？執政的當局祇希望大家去「革命」，結果人人想「革命」，那亦不是辦法。現

要討論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我們先要認清楚我們的時代。「時代錯誤」的意見，即使提倡成功恐怕亦是徒勞無功的。我先要聲明：我們下面討論需要怎樣的科學，不是指注重物理化學或是注重生物地質而言。還有，下面的討論，只是個人粗淺的見解，希望當代的科學家同一切對於提倡科學及解決中國問題有興趣的國人加以指正。

我認爲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巴斯德發明微菌的時代

（二）

，已經不是牛頓發明力學定律或是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時代，已經不是麥司威發明電磁論或是愛迪生發明電燈泡的時代。假使中國的青年，都立志要做發明家，要學巴斯德，要學牛頓瓦特，要學麥司威愛迪生，那我可以預言一萬個青年裏頭，一個人都不見得可以有那樣的成就。科學進步到現在，差不多各方面都有許多人做過長時間的努力。換句話說：各項科學研究，已經漸進於精細的境界，你要努力於科學的研究，只可以先做點關於極小部分的工作。你若要想發明點驚天動地的貢獻，那是夢想。你若要靠你科學的發明（注意我所說的是發明）以致中國於富強，那亦是夢想。

中國人每希望「某生少有大志」，我認爲這希望每每是危險的。科學的發明，像一切其他學問的新發見一樣，一半靠努力，一半靠天才。天才不是個個人可以勉強的，某人或者有文學的天才，不一定就有科學的天才。愛迪生說：發明九分靠努力，一分靠天才。就這一分天才，便是不可強求的。所以青年要肯注重科學則可以，要想人人做科學的研究，才能上亦有所不許。若是希望人人做發明家，結果希望同被人希望的人都將要大大地失望。

我們的時代已經不是科學的境域還沒有開發的時代，研究科學即有發明貢獻，其範圍亦必極小。要有大發明須靠天才，而天才是偶然的，不可強求的。所以，我們不要希望多數的青年想做發明家的巴斯德，我們只希望青年能抱着一個小小的志願，學應用科學家的巴斯德，學他造酒，學他養蠶，學他爲牛羊治病。

（三）

我們在現在的時代，已經有了不少的發明了。科學的發明是人類共同的遺產。我們不必斤斤於中國人自己重新去發明一切已知的科學眞理和事實。巴斯德的微菌，不是法國人專利的，就像牛頓的力學，不是爲英國人發明的一樣。甚至於瓦特的蒸汽機，愛迪生的電燈泡，雖然多少是專利品，但是我們亦儘可以仿造。

我以爲要希望中國富强，要解決中國的生產問題，要中國的物質進步，現在世界上已經有的科學知識，已經够我們受用了，只要我們會去受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至今還沒有同「物質進步」發生直接的關係。我們不必等「相對論」來救中國於淪亡吧，我們更不必希望中國再出一個愛因斯坦，發明一個「新相對論」，來解救中國的危局吧。我們目前所需要的，老實說，只是西洋人已經發明的科學知識，而更重要的，便是這種科學知識的應用。

（四）

中國太窮了，我們沒有那麼許多錢做純粹科學的研究。這種論調在陳果夫先生提倡理工教育，胡適之先生提倡「科學救國」的呼聲裏，居然聞乎亦聽得見。最近時代公論（第三十六期）上李成謨先生主張停辦各大學的理學院，理由便是國家太窮，各大學理學院所造就的科學研究人才，沒有機會可以做研究，並且國家亦沒有那麼許多錢供給大學畢業生做純粹的科學研究。

我個人是不贊成停辦理學院的，不贊成的理由，此處不必細說。但我認爲理學院是否爲專爲造就純粹科學研究者而設的問題，正同法學院是否專爲造就政治學者經濟學者法律學者而設，實在是值得討論的。

我最近同幾位科學教授討論這個問題，這幾位教授都是在學術上很有貢獻，而研究論文時常送到外國雜誌上發表的人。我先問他們每年每系的畢業生，假定爲二十人，有幾個人可以有資格再圖深造做科學研究的。他們說假定兩個（十分之一）可以進研究院試試，將來的成績當然還不知道。我問他們其餘十八人做什麼？他們辛辛苦苦學了科學，到畢業時候，教授們告訴他們沒有資格做研究，更不必說做發明家，更不必說發明了救中國。他們學錯了，不應該學科學，他們是沒有成就可以希冀，他們豈不是只有後悔，失望和悲觀？他們或者會去教書，但是中小學的理化教員位置亦有限，又況他們既無教書的準備，更無教書的興趣，那怎樣辦呢！一位最熱心科學研究的化學教授開口了，他希望大部分的理化畢業生到實業界去工作。

理學院大部分的畢業生，最好到實業界去工作，這確是一條光明的大路。胡適之先生提倡了「科學救國」，果眞許多青年學生學了科學，學到大學理學院畢業，畢業以後，他們仍要請教胡先生「我們所應走的路」在那裏。事實告訴我們：做發明家做科學研究只是少數人能做的，我們大部分學了科學的青年還要走「應用科學」的路。我們不要人人希冀學發明微菌的巴斯德，我們還是學造酒，養蠶，爲牛羊看病的巴斯德。我們的物理，化學，生物，地質各種學問，可以去幫助國內農業工業礦業及其他各種實業的發展，我們可以使得實業科學化，我們可以促進整個社會國家的物質進步。

大部分的理學院畢業生，我們若是希望他們到實業界去，請問理學院的課程和教育方針應否對這點加以注意。我們最低限度，應使青年學生知道學了科學不一定都去做純粹的研究，一定都去做發明家，因此畢業以後，即不能

進研究院，亦正不必懊悔，不必失望，不必悲觀，他們自有他們的大路，值得終生的努力。這就服務精神上而言是很重要的：我們不希望每年各大學的理學院畢業許多預備做純粹科學研究而失敗的落伍者，我們希望大學的理學院除能有機會挑選傑出的研究人才，及供給中小學好科學教師以外，還能供給社會許多有志於實業的應用科學家。至於應用科學的知識，同中國實業的現狀，在準備大部分理學院畢業生將來從事於實業的計畫之下，自然亦應有相當的注意。我們不要以爲科學是西洋的產物，我們提倡科學教育便可以照外國的方法辦！

在胡先生「科學救國」的呼聲之下，我認爲科學教育的目標及方法都是值得國內科學教育專家提出來討論的。我們要認清事實和需要來決定一切的方針。

（五）

總結起來，我們可把上面所討論的列成下面幾點：

一，現在世界上已有的發明已經够中國受用了。

二，中國太危急了，等不及新發明。

三，新發明不一定能救中國。

四，中國太窮，要做許多純粹的科學研究，實爲經濟所不許。

五，科學研究同科學發明不是個個人可以立志强求的。

六，我們大部分學科學的青年，恐怕仍須向實業界去找正當的出路。

七，中國的科學教育方針，應該是注重基本訓練，而以促進物質進步爲重要目的。

八，我們目前最需要的不是科學的新發明，而是已有的科學發明的應用。

塞上的中秋

青海

要說中秋節的月亮是讓人排着瓜果賞的，有時她也靜靜的看見人類的摧殘和流血。

去年中秋我伴着一個朋友在美洲的落機山巔黃石公園盤桓。今年中秋我帶着四百多人在遼寧同內蒙交界的地方，守着兩個村子，我們用的年號還是中華民國。讀者，這是「九一八」快交週年的時候呵，我讓你們想像我的環境。

今年的中秋節是我一輩子忘不了的，因爲那幾天我遇着許多可歌可泣的事情。現在我把他們寫下來，也叫關裏的人知道東北農民和商民在被壓迫下的苦處，同義勇軍的活躍。

* * * *

我的兩個村子相距五里遠，周圍三百方里荒地便是屯墾的試驗場，這地靠着興安嶺同洮兒河，四圍都是內蒙的王爺府和公爺府。我們到最近的火車站，要起一百八十里的旱路。

村子裏是幾個大學畢業的同事，幾十個衛兵，此外便是工頭，種地的工人，同開荒的地戶。

因爲這兩個村子雖然成立不到兩年，「九一八」以後倒還沒有放棄，也沒有投降「僞國」，所以外邊說我們有迫擊炮，有機關槍，有手溜彈；講到我們的衛兵也是能騎劣馬，打槍百發百中，好不威風。可是實際上呢，我們祇有幾十枝七九鎗，和些匣子炮，手鎗，同老式的火器，統計還不得一百支。不過因爲人心齊全，內容不露，所以外人也不敢輕於來嘗試「搶窖」，我們也不愁幾百個騷子。

舊歷七月中旬，靠近熱河的城鎮都發現了義勇軍；突泉，通遼，瞻榆也幾次攻破。沿着洮昂鐵路一帶，城裏滿是便衣隊，但是他們很少武器，也沒有給養，他們的責任是宣傳。這些地方都是我村子東邊南邊的出路，所以消息一到，全村就起些恐惶。但是我的衛兵都是很靠得住，我在那裏坐着不動，也就沒有亂子。至於我的生活呢，面子上是好整以暇，還叫他們好好的種地，自己每天單獨的騎騎馬，把圍村的人心穩住。其實我心裏也常常發悶，天天的探報很少好消息，除了我一個最親信的助手和一個衛隊長以外，旁人竟沒有可以給他們知道的事情。我的主張就是一方面不讓他們閒着，白天做工晚上就能好好的睡。一方面不許他們散佈謠言，誰造謠就重重的罰。反正，除非是眞的義勇軍到了，我能給他相當的接濟；此外呢，不管是日本，是蒙古，是滿州或者是鬍子，我們都得幹他一陣。打得過最好；打不過，我們就往興安嶺裏頭跑。

七月中旬我就接着報告，知道在陰歷八月一日，各地的便衣隊要有相當動作，滿州國的軍隊也不見得穩。我想着一起事，交通就斷絕，我的工人大都還沒有棉衣，子彈也覺得缺乏，剛巧老等候着的一筆欵子到了，於是派了一個姓牛的工頭，到附近三百里外城裏去辦貨。牛工頭是七月底出村子的，我給他一星期的期限。但是因爲大水的緣

故，他到八月十三才到家，幾乎送了命。

八月初一約定起事，是一件大笑話，我不曾放在心上。爲什麼呢？約定了日子做秘密的事情，一定會落到間諜的耳朵裏。況且各處的情形不同，有的會被各種壓迫到提前起事，有的能因爲時機不熟而不起事。果然，在村子東邊二百多里地的一個城市，在七月三十早晨便被一千多義勇軍佔領了，那城裏有我們的辦公處，居然也高掛了青天白日旗。街上買大煙同白麵的日本浪人和幾位日本商人，也痛痛快快的槍斃了。義勇軍一進街，便忙着做青布的條子，一個一個的掛在手臂上。縣署，財政局也攻破了，能跑的也跑了，該殺的也殺了。公安隊，警察都反了正。但是在城裏的幾十個日本守備隊，因爲佔着地勢，有迫擊炮同機關槍掩護，竟攻他不下！義軍進城太匆忙了，所以連鐵路也沒有拔去，電線也沒有割斷。早晨六點進城，十一點便吃飯。正在吃飯的時候，日本從南方開來了鐵甲車，於是城內的日本守備隊同城外的鐵甲車便向義軍集中地點開起炮來。這個時候，割電綫拔鐵路已然是馬後炮。但是還有城墻可守，於是義勇軍，便衣隊，反正的滿州軍警，同天天想關內出兵的商民，都拿槍去守城，同日本對轟了一刻。後來看支不住，除了商民而外，就都開着城門躲向鄉間去了。商民呢，又回舖子關上大門，把槍埋起來，再預備當滿州的兵差。那天進城的一千多義勇軍，出城時在三倍以上。搶刼是不曾有的，血氣是滿足的。不過公平的一句話，他們欠組織，欠軍事智識，武器也不够一打。這是現在一部份義軍的實情，他們所以能暫時存在，並不是他們有實力，却因爲他們的存在地並非用兵的要塞，也不是交通的機紐，那麼他們的存在，與當地的商家農戶倒發生了密切的關係，而於日本沒有多少妨害。

不過讀者要知道，我是最佩服眞正義勇軍奮鬥精神的一份子。義軍偉大的事蹟，早已滿載在中國的報紙。我不過舉一件事情，請大家來改善這種缺點罷了。

從那七月三十破了城，我村子附近二百里以內，便有許多點子活躍，他們的成分，大半是一半蒙古人和一半中國人混着。時常也有義勇軍北上的消息，馬占山將軍西進的前鋒，也到了我們附近。

陰歷八月初十我想預備給工人們過中秋節，派了姓侯的工頭帶人到村南九十里的鎮上辦菜，買月餅，燒酒，米麵等東西。侯工頭是河北人，極其老實可靠，但是膽子不太大。講起這鎮市，有三千多人口，但是沒有城郭，街心

裏僅蓋了幾座土礮樓，平時有兩團滿州鬍子兵駐在各商店裏頭，吃着喝着，還在附近種些大烟。五月底那些兵都開拔了，祇剩下一連人。只一連人，又因爲同蒙古兵不和，便都拉出去當鬍子了。

要是從我的村子去這鎮上須得走一天。鎮上我們有一所聯號，是姓李的糧棧，姓李的是退伍的軍官，他店裏還住着一位姓魯的。魯君便是我的通訊員，從前也在吳玉帥手下當軍官的。

因爲又有消息說八月十五不穩，我在村子裏戒備得很嚴。八月十日那一夜，我親自查夜到十二點，我覺得困乏，就派我的衛隊長替我，我好躺一會。半個月以來，我睡覺是不分晝夜，那時有工夫就歇着，有事便起來。這晚上還沒躺到兩小時，忽然一枝電筒從窗外直照着我的床舖，我一翻身起來，躲在暗裏，拿手鎗指着那電光來處。

原來是姓談的衛兵來回話，說侯工頭連夜的跑回來了。九十里外的村子，已被鬍子佔領了。

我把他們叫進來，侯工頭蒼白的臉，手中拿着把鐮刀直發抖，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我問他怎麼一回事。他說，『我下午二點鐘進了鎮，跑到振興北糧棧找魯先生。但見各商家往振興北運貨，預備藏起來。李掌櫃的擎着匣子炮在關門。魯先生匆忙的說，中秋是不用過了，你趕快回去送信，二千多鬍子同幾百紅槍會不久就要進街。是不是義勇軍我再給通消息。我說我怎樣去回話？魯先生當時便寫了一張字。我立刻走出店門，看見成群的人馬已竟從南邊山上過河了，鎗子也呼呼的亂响，我就向北奔跑，一直回來報信。還聽說牛工頭剛從城裏回來，趕着三輛大車的貨物和子彈，有蒙古王爺的兵保護着，已到了王爺府裏』

我一想這不糟了？邊疆上的勾當，喜歡趁風打劫，我這兒派出去的人，性命都有些危險。而且還有叫人眼紅的子彈？當時我也一聲不做，叫侯工頭去吃些飯，好好的歇着。

當下他們退出去，我才默默的抽一枝烟捲，想想該怎麼辦。抽完了紙烟，我打發人到廚房叫預備兩客飯，跨兩匹好馬，再自己輕輕的走到老鄧房裏，他是已經醒着。

我向來不願意叫人往冒險的地方走，總是叫他們自告奮勇。所以我就把一切情形同他講了。告訴他我要一個人到王爺府打聽牛工頭的下落，亦許東西還能設法運回來。並且魯先生的性命也得研究一下；鎮上的鬍子同義勇軍的關係亦要證實。當下他就答應去了，我們還叫談衛士同去，因爲談是我最赤心的人。

我陪着他們吃完飯，千萬丁寧着不要冒無謂的險。送他們出了村門。那時已是早晨三點鐘了，月光把遠處山頭照得通明，靜悄悄的狗也不叫，談衛士問我要了半枝沒有抽完的煙捲，我看他們穿着便衣，背起匣子上馬，得得的拼命去趕一百多里前程。呀的一聲，村門又關上了，我心裏好像送了兩個喪事！最親信的兩個人，去了！

老鄧是一個青年，二十四歲裏却飽含着風霜滋味。他走出了馮庸大學，便在內蒙一帶飄流，不講騎馬打鎗，就他一口蒙古話也能幫我好多忙。他兩年來被政府同蒙古捉了三次，可是雄心依然存在，新近才被我拉過來做助手。這一次因爲他同蒙古的交情，所以叫他去。至於談衛士呢，跟過郭松齡，打過馮玉祥，眞是一馬當前的勇士。我最喜歡他騎馬的姿勢，他那靜默的魁梧眞叫我佩服！

八月十二的早晨，談衛士回來了。那市鎮已竟完全爲鬍子攻下，李掌櫃的是斃了，魯先生不知下落，匪人是拉出去的張連長帶進來的，幾幫合伙來胡搶。什麼「天扛」呀，「何發財」呀，「王八頭」呀，都是些鬍子頭的名目。老鄧已經到鎮裏去打聽他們同義勇軍的關係。至於牛工頭同貨物子彈呢，王爺府說是已經送過河奔鎮裏去了。王爺府離鎮二十多里地，是初十上午走的，這是王府的回話！這眞是糟之又糟！或者王府的下人已竟結果了牛工頭，搶去東西。如果眞的到鎮上去，那麼人命是留得住的！

我村子的西南五十多里地，有兩個公爺府。這兩位公爺是同情於中國的，我知道他們實力還不充足，深怕他們八月十五起事，自取滅亡。八月十二的下午，我好好的歇着幾點鐘。一到晚上十點鐘，我就叫背上四匹馬，同三個衛士踏着月色到那公府去，勸他們不要動，並且問問鎮上的消息。公爺府的附近山頭上，都早下了守衛，人近的時候都放朝天鎗——叫鎗。我們好容易過了幾道口子，同公爺講了些話，到三點鐘便走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們聽到遠處許多的馬蹄聲，南方山後也上了一個一個的黑影。我們對他開着幾槍，就放開馬奔回村裏頭。五十幾里地的飛跑，把我的馬——「小火車頭」跑壞了，也找不到人騎，便把他打死了。

八月十三的下午我的心好像兩隻吊桶，儘拿着望遠鏡也不見山頭有老鄧和牛工頭的影踪。好容到到五點鐘忽然見着幾輛大車在動。那前邊騎馬的居然是老鄧！老鄧回來了我眞是高興，可疑心這幾輛大車是那裏來的。

過了半點鐘，老鄧同我又在屋裡抽着煙捲。牛工頭忙着點買來的東西。老鄧的微笑叫我非常滿意。原來牛工頭

眞的往死裏闖，三大車東西到得鎭邊，就有遊擊的鬍子叫他往鎭裏送去，那時鎭上還沒有挨戶搜檢，于是他把車趕到一家相識的人家，把子彈取下來埋在地底下，把車同貨物送在草堆裏。東西藏好了以後，他便上街去閒逛，看那成群結隊的鬍匪幹些什麼。他走到「振興北」，「振興北」已竟成了鬍子大本營。可巧那裏頭有一個二頭子，同他有些相好，也曾受過我們的好處，居然招待起來。「振興北」院子後頭，一堆血漬裏躺着不閉眼的李掌櫃，那頭兒說『因爲李掌櫃的平時太刻薄些，況且人馬進了街，他還提着匣子胡打，打傷一個弟兄，打死一匹馬，所以就把他開了。還有一個姓魯的被一個弟兄打了一槍，他倒在泥水窪裏，混着的時候兩鎗偏偏又穿過了衣裳，好運氣，連血絲都沒有掛出來，就躺着不動。一位紅槍會看着奇怪，想把槍頭扎他的腦袋。姓魯的可跳起來了，一手搶住槍尖，說道「朋友，我也沒欠你們的命，我是這兒的長客，不過借住着。你們打我三槍，還要扎我，難道我們眞有天大的仇？」我在一旁看是他，就呼喊着「算了罷，饒了他罷，「所以沒有死！』

當時牛工頭聽够了消息，吃了幾盃鬍子酒，就向腰包裏掏出五塊現洋票，悄悄的送過去。這二頭子知道有些故事，便走出街上，一同談着。牛工頭便請他把幾車東西設法偷運出去。果然，十三一早，這二頭子一馬當先，保鏢似的經過了幾道鬍子卡，他一揮手回去了，還託牛工頭給我送個好。他們要在這鎭上過現成的中秋，吃李掌櫃的月餅！

牛工頭走不到幾里地，遇見老鄧正徒步往村裏去，于於就打伙回來。我見了他二人眞是喜出天外，趕快殺豬喝酒。點查的東西，牛工頭說除了兩大包烟捲，一雙新襪子，旁的統統沒有丟，幾多工人也歡天喜地的披上新棉衣。子彈呢，還埋在鎭上土底下，過幾天鬍子走了，才好去發土。

當晚牛工頭好好的睡了一覺，明天早起，又自告奮勇的探信去了。十四那天，魯先生借着替李掌櫃買棺材的名義，也從虎口裏跑出來，夾衫子還帶了兩個窟窿。他說這一羣鬍子，本來不敢打那市鎭，但是偏遇着紅槍會，兩方訂立合同；紅槍會幫鬍子破街，讓他們把東西統統運回南方一百多里的巢穴。然後鬍子幫忙紅槍會到洮南打日本。所以紅槍會便衝鋒進街，蒙古兵打了兩排子彈，看看不對勁，回馬去保王府了；鎭上的商店便遭了災難。現在他們正趕着做藍布的義軍臂章，過了中秋去打日本。

後來這一批人馬開拔了。搶刼的財貨，就用搶來的車

馬運回去，路上還演着鬍子搶鬍子的故事。至於打日本呢，幾幫鬍子出了鎮上十里地，大家就想「分流子，」各走各的。可是紅槍會一生氣，說要扎死他們，于是便直奔洮南。離洮南幾十里地，逢着日本兵，機關槍掃死好幾十紅槍會，他們也就散了。讀者，紅槍會本身是不好淫虜掠的，聽說那邪法眞有點道理，所以無論蒙古鬍子，或者滿州兵，都不敢犯他。但是他們的肉身，愚忠，怎能抵有組織的日本軍隊呢？

反正，今年的中秋，我看着我們村裏過節，知道鎮上的鬍子過節，也想到鎮上的商民同農戶沒有過節。我自己是無心過節，幾夜連着賞塞外的寒月，到極煩悶的時候，思量起法國在摩落哥的「國外孤軍」。或者思量起我去年中秋落機山的朋友！

海外寄來的一個花球

（通信）

適之先生：

我是上海滬江大學今年畢業的一個學生，到美國來才兩個多月。頃讀獨立評論第二十一號及國聞週報上先生的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覺得有寫一封信表示我欽佩先生對於李頓報告所取態度的必要。在國內時嘗聞校長劉湛恩先生談及，中國人與人相處，責難質問的多，鼓勵欣賞的少；你作了一件事，對不對是另一問題，寫信爲文罵你的總一定較多，向你表示同情和欣賞的總是絕無僅有，即令那件事是對了，有接受鼓勵與同情的價值。這，我深覺是現代中國人倫理上一個缺陷。因此，我寫這封信來，沒有別的意思，只是表示我對於先生毅然發表這種不易討好的論調的勇氣和識見的欽佩。我願意學着在該罵人的時候罵人，在該給人同情和欽敬的時候，鼓勵人。先生不以我的話爲僭越吧？

今天又接到一期獨立評論，看了自殺那篇文章，我所以在這一點上敬佩先生的理由都被該文作者說了。日本這個刁滑奸頑的集體，挾着躍躍欲試的武力，臨在我們這個中乾外不強的民族上面，我們自然應該以十萬分的小心，十萬分的愼重，斟酌緩急，權衡輕重，利用一切能致的現勢力的牽制去對付他的。現在不是不負責任唱高調的時候

。今早閱美國華僑辦的中國日報，知道上海的同學又準備示威運動反對李頓報告。他們的態度卻是真的毫無內疚的願為玉之碎不為瓦之全。不到三個月以前我還是上海的一個大學學生。抗日救國運動中許多領袖都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們的純潔和高貴的決心。但我知道像先生這一類的看法我那一班同學是要忍不住罵的。此函到時想已經有各地很多青年咒過先生了。但是請先生不要灰心。他們的不顧事實不審自己力量的言論，錯是錯了，但是他們代表的是純潔神聖的國民意志，徹底要求正義的意志，一絲一毫不還就事實的意志，是一個國家的奔突迸發的生命力，抵抗力的表現；我寧願咽着淚讚美，欣賞他們的表現：至於先生及其他具有同樣理解的明達先進的忍辱負重的論調，是代表較成熟，較穩重，已經在社會中嘗過事實上磨練，懂得實際上解決問題步驟的人士的意志；這是老成持重委曲求全的看法，而先生等所主張的又並沒有超過持重求全所應有的限度。先生的態度是對的。至於將國土喪掉了，自己還在早一個會議，晚一個電文，說一些不相干的虛張聲勢痛快淋漓的話欺哄國人的人，我替他們怪害羞的。這一種的人們，不但不配執政，不配下訓令，連當今日中國的國民都不配！和我年齡一樣的年青同學們，不管他們怎樣主張，他們比今日的達官貴人萬倍的可敬可愛。先生便是真受了點氣，也請「對付着點兒」罷！

（陳仁炳十一月二十九日美國綠杉磯南加州大學）

北晨叢書

日美戰爭

第一卷　可怕的日本　美國陸軍上校達越士著　（每冊五角）
第二卷　日美可戰乎　日本十六專家著　（每冊一元）
第三卷　日美果戰乎　日本海軍少佐石丸藤太著　（一元一角）
第四卷　美國不足懼　日本海軍專家池崎忠孝著　（印刷中）
第五卷　太平洋之戰潮　美國海軍上校易理歐著　（印刷中）
第六卷　日美無戰事　日本清澤冽著　（翻譯中）
第七卷　太平洋大海戰　日本海軍少佐中島武著　（翻譯中）
第八卷　美國海軍戰略　美國海軍少將馬漢著　（翻譯中）

蘇俄軍備與日俄戰爭　日本陸軍大佐佐佐木一雄著　（每冊九角）

購書寄費五角以內者五分，以上者八分，郵票代洋九五折算。總發行所：北平晨報社。代售處：本市及外埠各書店。

北平晨報持大公正清息迅確編法新穎印刷精美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及日本每月一元三角南洋歐美每月四九一

商務印書館

出版新書

（二十一年十一月份）

諸子概論　百科小叢書　陳柱著　一冊　四角

經濟學史　漢譯世界名著　胡澤許炳漢合譯　一冊　二元五角

經濟常識　商學小叢書　劉光華著　一冊　三角

政治學淺說　李聖五編　一冊　二角

平時國際法　百科小叢書　鄭斌著　一冊　四角

租界問題　百科小叢書　樓桐孫著　一冊　二角

婦女問題　百科小叢書　金仲華著　一冊　二角

婦女參政運動　新時代史地叢書　劉絜敖譯　一冊　八角

音韻學　百科小叢書　張世祿著　一冊　五角

科學與假設　漢譯世界名著　葉蘊理譯　一冊　一元五角

人類原始及類擇　漢譯世界名著　馬君武譯　一冊　五角

動物生態學　百科小叢書　費鴻年著　一冊　二角

有機化學概要　百科小叢書　鄭貞文著　一冊　四角

直流電機　工學小叢書　尤佳章著　一冊　五角

皮膚　醫學小叢書　王修編　一冊　二角

商業事務常識　商學小叢書　李培恩編　一冊　七角

實用簿記　商學小叢書　鄒宗頤譯　一冊　四角

小說原理　百科小叢書　趙景深編　一冊　二角

一百廿回的水滸　附胡著新考　國學基本叢書　施耐庵著　一冊　四元

洛雪小姐遊學記　世界文學名著　伍光建譯　二冊　八元

史記　國學基本叢書　司馬遷著　四冊　三元

戰國策　學生國學叢書　臧勵龢註　一冊　二元

運羅現代史　新時代史地叢書　王又申譯　一冊　五角

孟子評傳　國學小叢書　羅根澤著　一冊　三角

拿破侖論　伍光建譯　一冊　五元

佛蘭克林自傳　漢譯世界名著　熊式一譯　一冊　一元

華年周刊

潘光旦主編

宗旨：助少壯求位育　促民族達成年

文筆生動・絃外音・回味濃

第三十七期目錄

長短評

人亡政息

誇大與偏執狂的國家

伯希和氏來華

國際優生會議

瓊克華德論歐美青年

達尊之一

美國遠東政策之轉變……何于恆

中國的農村（完）……湯恩楠

最後的一幕（插畫）……一得

蔡廷鍇將軍訪問記（通信）……工水

『漢字之優點與缺點』（書評）……受仲

本週大事記

特價：全年五十二期國內連郵二收洋一元二角香港澳門二九龍二元二角國外三元七角特價本年年底為止

定報處：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華年周刊社推廣部

時代公論

第三十九號

十二月廿三日出版

中俄復交與吾人應有之努力……崔宗埍

中俄復交與赤化……楊愷齡

論中央鋼鐵廠……洗榮熙

推行識字教育的新工具……趙曾珏

美國社會病態與其救濟運動……劉覺民

讀者論壇：如何復與中國革命……古有成

通訊：陝西實業考察記（八）……何慶雲

（預告）本刊下期出「新年特大號」

特別優待　青年學生預訂全年報費二元　圖書館預訂全年報費二元半

通訊處南京中央大學門首本社　零售每期八分　半年連郵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代銀九五折）

南京鍾山書局

國風半月刊

第十號

十二月一日出版

赫胥黎與科學……劉咸

說雲……竺可楨

電離數與有效濃度係數……張江樹

最新式的檢波器……倪尚達

老莊通義……胡淵如

論導淮……宗受于

淮河的黃昏……林文英

金陵覽古（中）……朱偰

西施及其他序……顧一樵

旅歐讀書日記稿抄……阮毅成

詩錄……朱逷先　許文雨

通訊及定報處　城北總局　中央大學門前蓁巷巷口　城南支店太平路三二二號　電話三一三九五

定價　每期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外交月報

第五期要目

卷頭語——真的九一八慘變真相……燃犀

關於所謂中日『秘密議定書』……王芸生

再論中國外交政策……張忠紱

民四條約之商租權問題……叔綱

關於南滿鐵路用地問題之研究……常理

日本軍閥論（續第三期）……劉奇甫

滿洲國非民族自決論（續第三期）……滌懲

日本政黨分裂與政黨政治之沒落……曹重三

關於日本對東北之移民……松鈞

未來大戰日本軍事經濟之孤立……張式維

日本資源之缺乏及其解決之計劃（續第三期）……蠡舟

美國國防政策……沒葆琛

國聯調處中日問題記（續第二期）……瀚濤

九十兩月外交大事記

完成吉敦鐵路之設計及調查沿線物產幷地形……仲航

報告書……胡世棋

價目：零售每冊四角，國外五角，預定半年六冊，國內一元五角，國外二元五角；全年十二冊，國內三元，國外五元。郵資在內。郵票代價，不折不扣以一角以下為限。

地址：北平西城府右街運料門裡實光門側外交月報社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國民參政會應該如何組織　胡適
中國的科學工作　翁文灝
提倡自然科學教育的幾件急務　孫學悟
教育罪言（五）　旭生
漫遊散記（十三）　丁文江

第三十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八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雲書店　志遠書局　青華書局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胡野書店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處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天津　亞東圖書館（代定）
上海　現代書局（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真如新中華書店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南京　西安派報社　四北文化書局　蘭州書報社　甘肅書報社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武昌　開封　華新報社　和平報社　統一派報所　派報處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鐘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中山書店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長沙　開明書店
紹興　魯迅書報社　青年圖書社
太原　山東　尚澤書報代辦部
無湖　湖濱書局
泰興　蕾橘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瓊州　海口百科公司書報部

國民參政會應該如何組織

胡適

關於國民參政會的演變歷史，上期有陶希聖先生的投稿，說的很詳細。我們從那一段歷史裡可以看出現在的統治者對於人民參政的問題始終抱着懷疑和畏懼的心理。他們十分不願意人民參政，所以把國民代表會變成國民參政會，所以取消了立法院和監察院半數委員民選的原議，所以又在國民參政會裏設立『延聘』的代表，所以又規定國民參政會決議案的最後決定權仍在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

我完全贊成陶希聖先生說的：

> 國民參政會雖去民權主義甚遠，但指出走向民權主義的路。牠將來是不是眞能走向民權主義，仍然看國民是不是繼續的往前去爭。

所以我不反對國民參政會的設立。我現在只討論這個國民參政會應該如何組成，應該如何選舉國民參政的代表。

我提議：第一，國民參政會不應該有政府延聘的代表，應該全由選舉產生。這是一個根本態度問題。加入延聘的代表，就是政府不信任民選的代表。政府不信任人民，人民決不能信任政府。國難會議的失敗全由後來執政的人不信任那已發表的會員名單，一批一批的增加國民黨員，惟恐黨外會員太多了要和政府爲難。老實說，多數國難會員的拒絕出席，都不是出于本心；他們原來都感覺『國難』的名義是不應該拒絕的，在國難的號召之下他們是應該誠心與政府合作的。平津的國難會議會員在二月初發出擁護政府的通電是全體一致簽名的。但政府終不信任他們，他們也就從不信任政府的態度逐漸變到拒絕出席的態度了。

這一段歷史是值得今日執政者的嚴重考慮的。在這個制定國民參政會組織法的時機，政府與國民黨應該考慮他們究竟要一個什麼樣子的國民參政會。他們要的是一個政府御用的參政會？還是要一個能監督同時也能贊助政府的參政會？我們要鄭重的忠告國民黨與政府：只有能搗亂也能監督政府的參政代表的贊助是有力量的。御用走狗的贊助是不值得要的。政府有不怕搗亂，不怕監督的誠意，在要緊的關頭，人民代表自然會誠意的擁護政府。政府若先存了不信任民意機關代表的私心，至多只能添設一個位置

御用代表的機關而已。

第二，國民參政會的代表人數不必過多，至多不應該過一百人。現在國內的實際情形，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這個國家決不能有三百五百人才來做國民參政。即使有那麼多人才，也決不應該把他們一齊擠到國民參政會裏去。此時所需要的是一個能代表一國人望的第一個民選的雛形國會。必須人數少，被選資格稍嚴，然後可以使人感覺做參政代表是一種狠高的榮譽，然後可以使各省的第一流人才肯出來當選做國民參政。美國參議院會員，每邦出二人，全院止有九十六人。我們此時應該略仿其制度，每省出代表至多四人，其新設之省（察，熱，綏，寧夏，西康等）每省至多出二人，特別市出一人。總數約一百人。如此則國民參政會也許可以有網羅各省第一流人才的希望。

第三，國民參政會代表的選舉應該以省爲選舉區單位，每省的代表皆代表全省，皆由全省選民投票選舉出來。此條用意與上條同，同是希望國民參政代表能得上選人才。以全省爲選舉區，則所選出的人也許是全省的第一二流人望。若再分小區，則所出代表不過當地的土豪劣紳或小政客而已。況且全省人多，不容易賄買操縱，亦是一利。

第四，國民參政會代表的選舉法應該廢除舊日國會選舉的間接選舉法，改用選民直接選舉方法。舊日的間接選舉法，由選民選出極少數的『初選當選人』，然後由初選當選人開會選出覆選當選人。這種複選制，當初的用意是要各地人民推舉他們所熟知的本地賢豪，再由這些各地的領袖人才選舉他們所公認的全省人才爲國會議員。豈料結果恰和事實相反。各地的劣紳土豪做了初選當選人，人數既少，容易被惡勢力操縱，容易做選舉的買賣。例如有一次安徽的初選當選人在蕪湖開會，決定選舉肯出最高價錢的人爲參議員；他們索價太高，無人肯收買他們的票；他們急了，只好推代表到上海去尋某大地主，請他出來作參議員，他們只要五萬元的代價！這種流弊是我們今日應該全部革除的。

第五，直接選舉法應該先有一個『預選』機關，推出加一倍或二倍『候選人』來，由人民從那些『候選人』裏用無記名方法投票選出他們的代表。直接選舉的最大困難在於大多數人民不知道誰肯當選或誰配當選；若由人民任意投票，票數必紛亂散漫，少數有組織的團體就可以操縱選舉，選出的人未必是適宜的人選。『預選』（Primary election）即是補救此等困難的最好方法。在沒有民治

訓練的國家，我們主張：應該用智識程度較高的法團代表來做預選機關，在選舉期前三個月開『預選會』，依照法定的代表人數，加一倍或兩倍，推出適宜的人才爲國民參政會代表候選人。此項法團代表，約以下列各種有組織之法團爲限：

（1）省市黨部代表
（2）省市商會代表
（3）省市教育會代表
（4）省立大學（或國立大學在省區內者）教授會代表
（5）省市律師公會代表
（6）省市總工會代表
（7）省市銀行錢業公會代表

此項法團程度皆較高，皆代表社會上相當的權力，故最合宜於做預選機關。況且此項法團雖以全省爲範圍，事實上自然皆以大都市爲活動中心，他們推出的候選人自然側重大都市的代表人物。在這個過渡時代，大都市的人才，不但代表大都市的職業，並且比較的最能代表國家的人望。有了這種預選機關的制度，國難會議原案所主張的『各大都市之代表至少應占全額之半數』的精神也可以有個妥當的實行方案了。

第六，爲防範預選機關把持預選起見，可以參用選民簽名請願補推候選人之法。預選制流弊較少。預選所推出之候選人，未必即可當選，故賄買預選之弊自不易發生，一也。參加預選的各法團程度較普通選民爲高，不能不顧全他們在社會上的信用，不能不推舉一些負人望的人才，二也。即有一部分的候選人是不狠滿人意的，全省選民投票時，那些名望較劣，或輿論所不滿的候選人是不易被選的，三也。預選會是公開的，預選結果是必須公布的，預選機關對預選是應負完全責任的，故輿論的制裁容易發生效力，四也。——有此四利，預選制的流弊已不多了。但預選結果發表時，也許眞有太不滿人意的，那時就應該有補救的方法，就是選民一千人以上的簽名蓋章的請願也可以推舉一個候選人，也可以呈請選舉監督列入選舉票上，與其他候選人同由全省選民投票選舉。如此，則預選機關雖欲把持包辦，也不可能了。

第七，選舉應該完全用無記名投票。秘密無記名投票是保障民權的最大利器。一切賄買運動，一切利誘威逼，到了秘密投票時，全無用處。必須使人人明白無論花了多少賄選的金錢，而選民還有最後到期不交貨的無上權利

，然後賄選之風自然滅除。

以上我提出的幾項都是原則的問題，希望得着讀者充分的指教。

（廿二年元旦）

中國的科學工作

翁文灝

中國人近來喜歡罵自己，只見自己壞處，即使眞有好處也不承認，這也不免矯枉過正。即如近二十年來中國科學工作確已認眞開始，漸有進步，但大衆似乎狠少能够認識。

有一次中國科學社在某省省城開年會，照例的請了許多軍政大官吃飯。席終免不了有若干不誠意的（也是不科學的）恭維話。其中有一位教育廳長却冷冷的說道：『雖然有中國科學社，可惜中國還沒有科學。不過終希望有了科學社就會產生科學罷了』。我怪他當面譏笑得利害，却佩服他說話的誠實。

又有一次我們在日本東京出席太平洋科學會議，那時新組織太平科學理事會（Pacific Science Council），日本人不願意中國加入，他們却不是說中國沒有科學，乃是說中國還沒有代表全國科學的機關。經過我們的說明，大會也通過中國的加入了。會後有許多外國代表順道到北平來，我們便狠想使他們看看中國的科學。那時北平政府的教育總長某君設宴歡迎，他的演說起首便說：『中國那裡有什麼科學，請你們多留幾天逛逛名勝古蹟罷。』幸而人家聽不懂他的話，我在旁邊輕輕的叫做翻譯的司長把他的話改變了，免得我們自己打嘴把出醜。其實這也代表許多人的心理，以爲中國講科學的也不過洋八股的一種，自己家裡騙飯吃罷了，那裡瞞得過外國專家。

幸而實際的情形並不盡是如此。中國科學界近年以來確是有點實在工作。這種工作外國學術界是狠能注意的。一九二四年英國有名的『自然』週刊（Nature）曾有一篇文章，題爲『中國的科學復興』（The Scientific Renaissance of China），狠稱贊中國的文化及學術事業，不過因爲政治混亂狠昏我們担心，恐怕不克長久維持。在中國長久的外國人向來是容易看透我們的弱點的，但是像上海的沙惠倍先生近來著論也承認中國有若干門科學確有顯著

的成績了。這並非我們引外人之言以自重，不過借以說明中國科學界眞有若干人曾經或正在切實的努力，而且他們的努力已有相當結果值得社會的認識。因此我們可以知過中國的科學事業並非都是洋八股，爲做官賺錢的工具，他們確有若干眞正的價值。

中國人似乎狠有科學的天才，所以在狠薄弱的基礎上往往能有狠特出的成績。我們初做地質工作的時候狠感覺沒有古生物人材之苦，所以特請了美國葛利普教授到中國來，於是不到幾年中國古生物誌內便有了中國人的著作了，而且不久便有狠精到的著作。當李四光先生的紡錘蟲研究及趙亞曾先生的長身介研究出版後，美國舒蓋脫（Ch. Schuchert）教授曾經寫信給我說：『想不到你們中國古生物學一來便跳到最上乘了』。當然這種成績在中國是很少有人知道的。葛利普先生常高興的告我，趙亞曾的著作如何受西洋學者的稱引，但在趙先生在滇北遇匪被害以前，中國學術界有幾人知道他的名字呢。趙先生固然是特出的人才，但自他死後，他的工作已有人能夠繼續，而且比他還更進一步了，這又是如何愉快的事。

中國科學界中很有人富於抽像力，能夠從簡略快速的觀察中得到正確的結論。譬如南京附近的地質，謝家榮先生在中央大學教書時，只草草的觀察便已大概看清了。近來有外國學者做了一萬分之一的精細詳圖，但據他自己說，所得的結論完全與謝先生所說的一般無二。因此他對我們其他工作也相信確實可靠了。這不過就我所知道的隨便想到舉一二個例，可見我們中國人對科學工作眞是大有希望，不可妄自菲薄。

其他科學如生物學氣象學生理學藥物學……都有狠好的成績，其中一部份成績還更在地質學之上。考古學也是狠有成績，歷史語言研究所安陽的發掘工作法國科學院還自動的給了一個獎金。即如比較晚起的化學與物理學，近年以來也有了若干眞正的貢獻。就我所知的，即如清華大學一方面，一年之中便有十來篇專門論文在歐美有名的科學雜誌上發表。須知歐美學者衆多，科學論文非有相當程度是不容易得他們歡迎發表的。但近來中國學者的著作得世界科學出版界的登載及稱引確已屢見不鮮了。我並非故意要替我們科學朋友在此吹牛皮；我覺得近來青年心理受黑幕小說類的文章的影響實在太深了，我們應該將好的樂觀的方面也說一點給大家知道。我們也許不一定做『隱惡而揚善』的君子，但又何必一定隱善而揚惡呢。須知中國社會崩潰之中，却不是沒有進步。黑漆一團精之中時常看

得見閃閃的光明。努力向進步方面走呢，還是跟著大家崩潰以同歸於盡呢，這便在我們的選擇了。

同時我們可以想見中國社會對於事實的認識是如何遲鈍！普通人且不必說，做教育總長廳長的人也還有一概抹殺的哩。因此認識的遲鈍，所以眞正努力的人往往得不到社會的輔助，埋沒了許多眞正人材，耽擱了許多眞正進步。如果社會的認識必須純靠宣傳來取得，那結果一定是假的壞的工作者得了便宜，眞的好的反相形吃虧。但無論什麼工作都非有社會上物質的或精神的幫助不能進行，如果社會認識過於遲鈍，則這種幫助便不容易得了。

科學工作的進步於他方面亦有連帶好處。第一是教育。近幾年來的教育界固然不好的地方太多了，但大學教授標準自然的提高，似是不可否認的進步。別的方面我不知道，至少理科方面，現在已有幾個大學非有相當研究能力與成績的人斷斷乎勉强不來。試再舉幾個掛一漏萬的例，譬如北京大學的地質學系及清華大學的物理學系，這樣努力下去，跟外國大學比較也不一定差多少罷。而這樣可舉的例實在不祇這兩倚。教授既好學風自然也不容易壞。功課如果實在，學生的出路究竟也容易找。因此我感覺要改良中國大學教育，與其痛哭流涕的勸告，或朝三莽四的改革，還不如埋頭從實際工作去領導。如果各科都有眞實的工作，標準的人才，假名目混飯吃的遊民自然不易立足。人選澄清了，一切事都容易商量。同時我們要提倡公平無私的輿論，拿實在成績做唯一標準，不必怕得罪人，但也不要怕稱贊人。只要輔助得好人上來，好的工作做得出，壞的份子自然減少，壞的現象也自然消滅了。這種看似迂曲的路，也許比滿街空喊救國的倒多有一些實効。

本來西洋近代文明差不多全是建築在科學基礎之上。不但科學的知識，而且科學家的人格也往往足爲青年的師表，社會的模範。中國向來更是全靠人格感化做社會重心的。例如明之王陽明，清之曾文正，都曾爲一時士大夫鼓舞向上的源泉。但是從前所謂理學，所謂道統，當然是不合時宜了。如果中國有科學家，立身行己，處世接物，表現出眞正科學精神，足以引起社會的景仰與效法，他的影響到是很大而很好的。這不是開倒車，這是走正軌。中國科學興起甚晚，這樣的人物當然還不容易產生。但是我們也不是沒有很可佩服的人。不揣冒昧，再舉一例以實吾言。例如秉志先生不但是生物學著作等身，而且二十年來忠于所業，從未外騖。學校散了，沒有薪水，他一樣的努力工作。經費多了，待遇高了，他也是這樣的努力工作。標

本有所得，他便盡力研究。研究有所獲，他便從速發表。他的工作只求一點一滴的進益，並不追求鋪張揚厲的虛聲。這都是眞正科學家的態度。他對于後起的學者不但盡心指導，而且盡力的拿好的材料給他做，甚至分自己的薪水幫助他。因爲有他這樣的人格，所以養成中國許多動物學家，莫不仰爲宗匠。固然，中國生物學工夫未必沒有勝過秉先生的。後輩勝過前輩，本是當然，也正見中國科學界的進步。後起的學者原應該就自己的工作追過前人，不必以前輩的缺點限制自己，而且更應該想到各種工作開創作始的艱難。誠然，秉先生專對于中國生物學工作略有偏重，尙可改進，如汪敬熙先生近來在本刊所指出的，我也不是完全沒有同感。不過我以爲這並不是任何人的過失。現在像秉先生一類工作之特別發達，正可証明他的工作及人格的感化力之偉大。如果他方面或別的學科也有人能像他一樣的一面努力工作，一面提挈後進，當然也能够一樣的發達了。

不過科學事業在中國的確不是沒有很大的困難與危險。最大的危險，是像許多中國事情一樣，在他的意義與價值未被認識時取不到必要的同情與幫助。等到大家認識以爲好的了，便成爲一時時髦，大家來湊熱鬧，掛羊頭賣狗肉，弄得喪盡信用爲止。『研究所是可以同衙署一樣地變成一羣無業遊民嗷飯之地的』。（汪敬熙先生語見本刊第二十六號）。所以我們希望中國科學發達，我們却也並不希望科學機關發展太快。『有人之後才能設研究所，絕對不可以先掛出研究所的招牌，然後再點着燈籠去尋人』。（亦汪先生語）。

汪先生所說提倡科學研究應注意的事（本刊第二十六號），以及他對于科學出版物的意見（見本刊第十九號），都是很有見地，希望國內提倡科學的人們格外注意，庶幾萌芽之業克見光大。我嘗想中國科學家除科學工作的本身責任之外，還有二種責任。第一是在世界科學界中取得應有的信用及地位，因爲外國科學家對于中國科學工作究竟還免不了若干輕視的積習。一部份原因不過是先進懷疑後進，從前西洋人對日本人也是如此。我們必須拿眞正的成績，來証明我們中國人的能力。還有一部份原因也是我們工作的本身價值參差不一，尤其是發表的方法及形式，太不講究，不足以引起人家的注意與重視。在這一點上汪敬熙先生所說的『以機關爲主體的雜誌太多，』眞能說著現在的通病。日本自從設立學術研究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之後，全國各機關用西文對外發表的重要

論文都集中在幾個 Journals 之上，便是這個意思。中國地質學會會誌亦是這樣的，彙集各機關或個人的貢獻，而各自注明其來歷，至今已滿十一年了。第二是應該對國內証明科學工作的意義及價值。現在一般社會對于本國科學工作認識的缺乏，也要怪中國科學成績的表現實在還太少。但近數年來中國所費的科學設備之錢實已不算甚少。有一家外國洋行的經理人曾對我說：中國各大學及研究機關購買科學儀器的設備費，有一時幾乎超過全國工業的機器輸入。所以有好幾家洋行營業迫得舍彼就此。中國科學家如此加重社會的担負，試問所得的貢獻是否足以相稱？如果所費多而所得少，當然一般社會視爲贅物，失其信用了。這就是說中國科學界必須極力避免重復的非必要的設備，而盡力利用已有的設備，認眞的多做出工作來，如此方能值得社會的幫助。

我們不可妄自菲薄，我們却不妨求全責備。中國科學工作從許多方面看來，實在還是幼稚得很，有許多出版物的確可惜他印的太早了，缺少必須的審查與修改。但這種毛病都是初期發展不可免的現象，可以留給科學家自己去討論，不必在此地叫專家以外的大家多費心。

提倡自然科學教育的幾件急務

孫學悟

施行自然科學教育，好比旅行似的，預先得有一個打算，基本的需要是些甚麼，要準備的又是些甚麼；不然，路上生出種種麻煩，反到不如回頭另準備的好。回顧我們這幾十年來提倡科學教育的情形，就有點像旅行未準備得好的樣子。我們所做的，好似一天一天的只忙在討論旅行的必要，和描寫人家旅行中的興趣，同時亦喊着，走！走！，倒無暇討論一個進行程序，更未去顧慮那途中必得準備的東西，或者虛心的去翻閱人家行程日記中有甚麼原則，我們可以效法的。可是每想到或者望見人家到達山青水秀的地方所得的快樂和益處，自己心中不免慌跳起來，不顧一切條件便擬起程飛跑直追。其實長途旅行就是這樣簡單的嗎？只背着一些從雜貨店買的罐頭食品，穿着很漂亮人造絲襪子，你才能跑多遠呢？

這路程既然是我們民族必得走的，那就不如及早平心

靜氣的去成就一些旅行中急需的人才，準備幾種日用必需品的製造，使多數人都能够購得一份，結起隊伍來走。這樣一來，設若途中有不幸而死亡的，尚能有人接着前進，不至於半途而廢再重新打算。如何設法成就這種人才，如何準備這基本日用必需品的製造，依我看來便是當今中國自然科學教育上的急務。

我們先討論這人才問題。科學教育事業上的情形和一國裏工業上的情形頗有相同的地方，實際工作的效率全得依靠中級的人的努力。有人說得好，設若把歐美各國工業裏中級的人突然拿開，他們的工業立刻即得陰落。其實科學教育事業上的情形又何嘗能逃出這個道理！而且科學教育上的其餘一切人才都得從這中級選拔。中級的人的工作是通上接下的，是維持科學事業繼續前進的要素。科學教育的實行都得經過他們的手。他們在試驗室裏與學生接觸的時間多；對於學生的心理，興趣以及學生的困難比別人認識的深。試問外國的大學教授有幾位不是從助教升上去的？再試問我們大學的教授有幾位是從助教升上去的？我怕這一點是我們的教授和外國大學的教授的資格上一個根本的區別。這區別的影響使我們社會生出一種很不健全的心理：一，當助教的人好像被人貼上一個相棋上的「兵」字號，任憑你建了甚麼功勞，終身得當「兵」，除非你改行；二，一個人只有外國大學的一張文憑，任你怎樣，亦可當國內大學的教授。這樣一來，中國科學教育界根本上遺留下一種不通的狀態，你永久做你助教的事，我只曉得演我話匣子式的教授生活，上不接下，下不能接上，弄成一個上火下寒，中焦積鬱的局面。中國辦了幾十年的科學教育，迄今未曾改變這種無道理反教育的風氣，豈不是可怪的嗎？這風氣若不趕緊改革，真正科學教育上的人才是不會養成的。一般實用人才是得由國內教育機關助教地位訓練出來的，不是自己能以省事而讓外人替我們成就得好的。

我們科學教育上的日用必需品直到如今還沒有甚麼統一的準備，這豈是偶然的嗎？提到這日用必需品——基本科學課本和簡單器具，更感覺到我們犯了「學而不思」的毛病。回想我們費了幾十年的工夫提倡科學，化了鉅數的金錢，備妥的日用必需品在那裏！試問我們有幾本真正適用的小學中學科學課本？或者有了，我未見過！可是我所見的都是「做」出來的，並不是由本地「生」出來的，更不是從教學經驗中一年一年的集成得來的。

科學在中國未達到根深蒂固的時候，適用的課本當然

是急務之一，但教員學生能多利用自己的手製造簡單儀器來証明科學原理尤爲要緊。簡單儀器的價值倒是一件小事，然而牠的影響確是一件大事。因爲科學必得試驗，試驗必得用儀器，儀器應當用手做，所以除了無處不引用手的一個根本道理以外，尙有幾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不能不偏重這種主張。因爲

（一）中國「士大夫」向有一種輕視用手的心理。凡備有形體的東西，別人做好了他未嘗不樂用，但自己却不肯用手去做。這種心理，這種態度，惟由試驗室裏的工作上，才能期望消除得去的。不然，不但科學教育在中國失去本身的價值，即科學的眞性亦怕漸漸的弄到主觀化的田地，被人當着甚麼美術品看待了。

（二）自然科學是研究「物」及其原理的。因爲要研究物所以要與牠接近。可是一般人的心理，都有一種不「與物爲伍」的成見。那知道素日因爲我們不與物接近，等到用着牠的時候，如當國難危急的今日，他就會不隨我們的心願了，難道我們還不醒悟「禍自何來」嗎？

（三）藉以養成學生有創造的自信力。因爲學生在學校裡未曾受過可以有自信力的訓練，例如無應用極普通物件做簡單儀器的習慣，畢業以後，只能把所學的用口來說一說，把原理教他的學生用意去會一會便算了事。即使所在的學校經費充足，這畢業生亦只能够效法老師的辦法，由海外購買幾件莊嚴的儀器罷了。這樣一來，經濟上的損失尙屬小事，給學生遺留下一心理——或者連科學原理亦只生產在外國——這倒是一件大事。

這訓練教育工具製造的主張，本來是施行科學教育進程中必得演的一幕；不過因爲我們處在特殊心理環境之下，得更貫澈的努力罷了。這基本工具的創造是得大家協力去作的。要使這使命早日完成，全國的研究機關都有供給資料的義務。科學教育與研究事業是二位一體的，分開不了的。

結論起來，我們現在深刻的覺悟以前那自然科學提倡方法的籠統，未預定一個有時間性的程序，又未判別進展中步驟的先後，只觀察歐美科學發達的現狀，未注意其發達的來歷。換言之，只看過各科學發達歷史的橫斷面，未暇分別檢察每一種的豎斷面。結果，我們幾十年來，栽培了一棵無根而望枝葉茂盛的自然科學的樹。我以爲這樹木不結果；不是因爲我們後人無福氣，是前輩「失其養」所以不長了。現在培養這根本的急務，便是我們的義務，不然，「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永久不會甚麼進步。

這急務就是：（一）培植大學的助教；（二）提倡自己搜集科學教材的工作；（三）獎勵各級學校教員編輯自己用的基本教本；（四）獎勵教員學生從事簡單儀器的發明及製造；（五）提倡科學教育工具博覽會。教育方針，將來無論如何改變，這急務是得要首先進行的。

十二月三十日於塘沽

教育罪言

（五）

旭生

上一次我談及教育腐敗而應該由古人負責的兩個重要原因，那情形已經很够嚴重了。由于書本的流毒，好像把人關在不見天日的繭房裏面，他雖不見得立時病倒，可是面孔蒼白無血，身體疲軟無力，一點發育滋長的氣象也不能有。由于好舒服的流毒，就像毒菌充滿血液，麻痺了全身的抵抗力。止等候外面些微的感冒，就可以引起體內的繭毒狂熱。在這個時候，如果有洞明脈理的良醫，將養保護，注之以血清以遏其病菌之蔓延，漸漸使之習熟于風日以增加其抵抗力，亦未始不可恢復其身體的健康。如果亳無覺察，漫不小心，更狂嫖亂賭以助其毒菌之烈燄，則病體委頓，臭惡四溢，將有使人不能不掩鼻而過者。不幸現在的教育頗似後喻。我們再將教育腐敗的應該由現代人負責的幾個重要原因，分折如下：

三、環境奇劣。　環境一詞包孕宏富，凡非在教育界自身，應由教職員及學生直接負責的事項均屬此類。約略論起，可分三方面：（一）家庭方面；（二）社會方面；（三）政府方面。

先論家庭方面：我國舊日家庭制度，對求學問，不甚適宜。在從前科舉時代，還可勉强對付；到這一種與社會經濟情形完全不合的學校制度成立，兩方面精神的抵觸，才完全顯露出來。我們在外國，看見不少初在大學畢業的青年，單身一人，自身謀得最小限度的生活費，以其餘暇在圖書館或實驗室中研究。將來學術界的偉人，有不少是這樣成功的。可是在我們中國，這條路就幾乎行不通。大學畢業後，每月至少非有一百八十塊錢就不能够生活。想擊這樣多的錢，就不得不拚命去教書，向前研究的工夫全被佔完。這是因爲我國的青年特別的貪婪或懶惰麼？少有一點，却不盡然。當他們求學的時候，家中已經供給得筋

疲力盡；離畢業還遠，家中早在那裏希望著了。這在道德方面，也萬不能不顧及。即使家中還有飯吃，不立刻希望拏回錢去，而弟弟妹妹的學費，父母已經無力再行擔負，不得不卸到老大哥的身上。並且中國人自來有早婚的習慣，本來大學已經畢業了，標梅之期已經少過了，當然應該趕緊結婚！再說，這幾年的青年，因爲社會的大不景氣，眼前沒有什麼理想的光明來引誘了，除了物質的享受，還能有什麼慰安？剛出了學校門，父母，弟弟，妹妹，愛人，子女，仰望著一個人的就有一大羣，正好拚命的拉套，拚命的拏錢，那還談得上高深的研究？加以內亂循環，農村破產；自稱的大學，把畢業生無限度的製造，生產過剩，每年失業的畢業學生，以數千百計，益使青年心怔神駭，惝恍而無所主。大家常怪各大學在校學生，對于熱心辦學，無暇顧及學生畢業出路的教職員不知愛護，而常想找出幾個無聊的政客作校長，覺得這些眞是人心不古，江河日下。其實，他們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間，其舉動固然笨拙可笑，而其情亦堪憫矣。上面所說的各種原因，除了婚姻一事，內中一部分的責任應由他們自己負，其餘一切等等，也不能怪他們的自身，也不能怪他們的父母家人，幾千年沿襲來的家庭制度，也未見得完全錯誤。這樣的責任，除了歸之于與社會情狀完全不相合的學校制度而誰歸！

再談社會方面：這方面，一言以蔽之曰：麻木而已，無制裁而已。我國人本來偏重消極，不積極作惡的人頗多，而孳孳爲善的人亦少，『各人自掃門前雪』。社會的制裁力已經很有限。又加之以思想方面的大變化，大混亂；既有中國舊思潮和外來思潮的衝突，而外來思潮中又分兩個極有勢力却絕不相容的思潮。社會本身的蛻變，思想的大衝擊，全聚在這個時候。中國四千年的歷史裏面，很難找出一個時期可同現代相比者。社會理想（ideaux sociaux）建樹不起來，還說到什麼制裁力？復次，大學中應該有生活的練習，人人應該對于政治有相當清楚的觀念，所以大學中不能禁止學生入黨。但是，學校爲研究學問的地方，並不是作政治活動的地方，所以不能獎勵他們，利用他們作政治活動。可是我國自民八以後，學生牽入了政治的旋渦。民十四五以後，更進而作實際的工作。對于革命雖稍有補益，而學業日滋荒疏。事畢歸校，隨班聽講已感困難，而生計迫之，社會迫之，不得不要求畢業。依原則言，國家如認學生爲有勞，按績給獎可也；至學校的文憑，則爲證明眞學問的充分，並非酬勳的東西，何能隨便

亂給？可是時勢所迫，有不能不遷就者。並且這一班的先生，雖說學問沒有得到，他們在社會上的活動能力——並不是服務能力——却是不小，所以他們畢業以後，頗能得到重要的位置。盲目的社會，震眩于其暫時的成功，而忘却其本身的空疏。歸結，大部分的學生以爲不必工作，不必讀書，止要會亂出風頭，混過四年，出了學校門以後，就可以不怕失業。在這樣的空氣裏面，想同他們談什麼高深學術的研究，豈不是空中栽花！加以近三四年來，農村破產的情形，日漸尖銳。學生在校的時候，對于畢業後的生計問題有不能不焦慮者。可是他們鎮日所聞見的，不過是：甲不學無術，却得優美的位置；乙貪婪偷錢，已成不受制裁的富豪；丙荒淫無度，却屬黨國的要人；……。這樣耳濡目染，就是有道德高尚積極負責的教職員爲他們的師表，已經不大容易範後生小子的身心，納于軌物，而況今日的教職員，既不能同化社會，却差不多全由惡濁社會同化者乎。

（未完）

附上期『教育罪言（四）』正誤：

頁	行	誤	正
八	下七	什麼麼	什麼
八	下十	重大	重大原因
十	上七	辛幸	辛辛
十	上十	思理	思想

漫遊散記（十三）

丁文江

雲南的土著人種

◉蒙自個舊的土人——儂人——獦夷——黑苗——猺雞——獽猢——土獠——獽猓

自從我宦統三年在貴州遇見仲家和苗以後，我對于西南的土著人種就發生了興趣，很想有機會研究他們。但是民國三年再到雲南的時候，因爲走得太匆忙，一切都沒有準備，而且那時專心注意地質鑛產，對于人種也幾乎忘却了。直等到我從個舊到龍樹脚，方纔再遇見這種土人。

龍樹脚原名龍樹邑，在個舊東南四十多里，蒙自西四十里，是前清道光以前很有名的銀廠。現在銀廠雖然完全歇業了，因爲地點在蒙自個舊兩個大城之間，而且有歷史的關係，仍然是一個很大的街子。我于民國三年三月十七

日到那裏，恰巧逢着趕街。滿街上都是異言異服的人。最足以引起我注意的是儂人。他們男子的服裝和漢人一樣，不容易區別。女人則大不相同。上身所穿的是小袖的短襖。大襟上面沒有扣子；從左面斜圍到右面，纔用兩個扣子，扣在右面腰間。這種長領和尙式的襖子，和我以前在貴州所見的大略相同，但是靠頸項的地方，領子忽然變爲圓的，把喉下的部分完全遮住。大襟的上邊，從圓領子底下發生，再向右斜圍過去。大襟，圓領，和袖口都有鑲邊。短襖的下面，是一條百褶的長裙子，上下兩種顏色，束在短襖的裏面。最奇怪的是她們的帽子。額頭上札着一塊繡花的包頭。包頭上面戴着一個圓布帽子，一直遮到耳朵上部。帽子似乎沒有頂蓋，因爲上面是另纏着一塊長布，在前面斜裹成一個十字，把頭髮完全遮住。有幾個還帶着一寸多口徑的圓銀耳環和很重的銀手鐲子。

人數最多却是㺜夷。但是他們看見我要照相，紛紛的逃避，不能詳細觀察。只看見他用青布纏着頭，遮沒了頭髮。上身也穿着短襖，裙子也是百褶式的，但是束在襖子外面。領子的後面有一塊方布，四邊繡着花，把背脊上部和兩肩的一部分遮住。

此外還有黑苗。她們的衣服完全是長領式的。喉下胸上完全露在外面。大襟沒有紐扣，因爲上襖的下部束在百褶裙子的裏面，裙帶就當做腰帶。帽子是一個上大下小的圓套子。套子上織得有十幾條狹邊。頭頂上用一塊布札上，布的下部與帽套子相連。

以上這些人大部分赤着脚。偶然也有幾個穿了草鞋。

三月二十二日我從個舊向賈石龍走。在哨谷村的附近，遇見着一個得雞女人。她却和龍樹脚的㺜夷態度剛剛相反。她先走過來用很流利的漢語給我說話要求我給她看「西洋鏡」——我的照相匣子。我就趁機照了一個相。她看了半天，不得要領，纔失望的走開。她的裝束又和別種人不同。上身是一件長襖，一直拖到膝蓋。下面是雙管褲子，沒有裙子。長襖上面着一件背心。背心用紐扣扣住。背心的前面有一個圍裙，用兩根帶子，掛在頸項上。頭上用一方短布遮住頭髮，脚下穿了草鞋。最奇怪的是她揹東西的方法：一個口大底小的竹籃，一面靠在背後。一條長皮帶子，兩頭札在竹籃的左右；皮帶的中部却担在她額頭上，所以竹籃的重量，大部分在額而不在背！我的挑夫告訴我這是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時候留下的制度，來懲罰他們的！

四月八日我從個舊到蒙自，看見幾個漢獞。她們大概

是着的盛裝。身上穿了三件衣裳：最裏面的袖子最長，但是也到不了手腕，上面一件袖口恰到肘灣，最上一件只到肩下。每件的袖口都鑲得有花邊。領子是圓的，但是大襟用兩根帶子札着，沒有紐扣。衣服很長，不穿裙子，但是從頸項上又掛下一條圍裙，遮在衣服的前面。帽子尤其古怪，前面的頭髮是從兩邊分向後的。離額髮交界一寸多戴着一條包頭。包頭上面有一個七八寸高的竹弓，頂着一個長布口袋。口袋下部和包頭連接的地方，扎着好幾串用綿線做成的鬚子。挂在耳朵旁邊。

在蒙自附近又看見土獠在田裏工作。她們的裝束，一半像僕㑩，一半像狪雞。衣服有兩件：裏面的袖子長而小，外面寬而短。領是圓的，大襟用紐扣。下面着雙管的褲子，前面也有從頸項掛下來的圓裙。帽子是一個單簡的布套子，

最後我在婆兮車站看見幾個玀㺜。她們的裝束差不多完全和土獠一樣：上身穿長襖，圓領，用紐扣扣襟。下面是雙管褲子，不着裙子。帽子也是平頂的布套子。

以上所講的七種人照他們的服飾，可以分爲三類：第一是黑苗。他們是穿純粹長領式的衣服，上身的襖子比較的長，束在百褶裙的裏面。第二是儂人和玀夷。他們的衣服在長領圓領之間，上身的襖子很短，百折裙束在襖子的裏面。第三是玀㺜，僕㑩，土獠和狪雞。他們的衣服全是圓領的，下面不穿裙子，穿雙管的褲子。前面有從頸項掛下來的圍裙。

以語言而論，也與上面的分類相同。苗語自成一類。玀夷和儂人都是台語（Tai）——就是所謂僰人。僕㑩，土獠和狪雞說的話都是玀㺜的分支，就是所謂蠻人。據蒙自縣志，除了我看見的七種人之外，蒙自境內還有僰子，沙人，窩泥三種。僰子和沙人都與儂人，玀夷相近，都是僰人。窩泥與僕㑩相近，都是蠻人。蒙自縣志是乾隆五十六年修的。其中夷俗一門，列舉以上各種土著，而單單沒有講起苗家。據我所知滇南的苗族大抵是乾隆以後的移民，不是土著，所以他們生活最苦。縣志可以做一旁証。

以體格而論，除去苗族身材極低與他族不同外，其餘的雖然言語習俗不同，其實種族上似乎沒有甚麼分別。我個人的意見窩泥僕㑩土獠狪雞說與蠻語相近的話，恐怕原來都是僰人，因爲漢代蠻人南侵，被玀㺜征服，繼說蠻語。惟有我所看見的僕㑩，長得特別的醜——顴骨特別的高，嘴唇特別的厚。但是這也許是偶然的。就是所謂玀㺜也絕對和大涼山的眞正的玀㺜不同，恐怕也是僰人而蠻化

的。僰人和蠻人是雲南土著中的兩大民族，蠻在北而僰在南。以前的土司都是這兩族人做的。

武定的土人—麥岔—獠獞—羅婆—苗

我于民國三年四月十三日回到昆明。因爲要向迤北，迤東作長期的旅行，在昆明購買牲口，僱用僕夫，耽擱了十天。在這期間我請雲南兵工廠給我做了一付量圓體徑的曲足規（Callipers）。當時我並沒有帶任何人種學的書籍。只有英國皇家學會出版的「旅行者的指南」（Guide to Travellers 上面有一小部分講研究人種的方法，附得有傅勞額Flower的曲足規的圖樣。兵工廠就是用這圖仿做的。再加上幾件普通測量用的儀器測桿，皮尺，就是我研究人種粗淺的工具。

我於四月廿四日離開昆明，經過富民縣沿途耽擱一直到四月三十方到武定縣。武定在明時是一個土知府，前清改州，民國改縣。在迤北總算是一個重要的城池。到武定的第二天，就遇着趕街子。街上大多數是麥岔。但是我知道太遲了。等了我趕到，街子已經要散。他們看見我穿着旅行的外國衣服，拿着照相機，立刻嚇得四處亂跑，不多時街子上就看不見他們的踪跡。我只匆匆的看見一眼，覺得麥岔與我在蒙自所見的人種，體格上沒有甚麼分別。男子的衣服和漢人一樣。女人只看她們着得有裙子，衣服似乎是圓領的。言語則更沒有機會研究。幸虧縣裏的一個差役告訴我麥岔人自稱爲格泥。我纔知道他們也是蠻人——至少是說蠻語人的，因爲法國教士衛要爾Vial所研究的獵猓文字，就是從格泥Gni 人得來的。即此一端，可見得考證雲南土人種族的名稱很是困難。

我看見武定的縣長張先生，告訴他我研究人種的目的，請他幫忙。他說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武定縣屬有一個環州土舍。土舍和他的親族是羅婆，是貴族；所管的人民是獠獞，是奴才，只能做佃戶，不能有土地。目前這位土舍行爲很不好。他所屬的獠獞到縣裏來告狀，反對他們的土舍。我要研究獠獞，當然可以叫他們到我寓裏來果然我回到寓所不多時就有十六位獠獞光降。他們的裝束完全與漢人一樣。爲首發言的一位，說的很好的漢話。因爲蔡松坡在雲南實行徵兵制。徵兵的時候，每縣應照各村落的分佈向各村徵派人來當兵。因爲如此，所以凡窮鄉僻壤的人，都有機會加入。徵兵的服務期限是二年。二年以後，退伍歸家，作爲後備兵。這一位獠獞就是民國元年被徵去的兵，新近退伍回來。他在軍隊裏兩年。眼界當然高了許多，所以就當了反對土舍的首領。

我問他們爲什麼要反對這土舍。這位退伍的兵士說道：「從前的老規矩，我們獞獠是奴才，他們羅婺是主人。田地是他們的，我們只能當他們的佃戶。不但田地如此，而且我們的生命財產一切都在主人手裏，他要我們死，我們就不敢活。現在的這一個李土舍，年紀很輕，過事胡爲。向我獞獠照例的要錢還不算，而且常常到人家來騷擾，甚至搶奪人家的婦女。前幾年來了兩個基督教內地會的牧師，一個姓郭，一個姓王。到獞獠地方傳教。他們看見我們受羅婺欺負，很爲不平。這兩年來許多獞獠都入了教。漸漸不肯聽土舍指揮。李土舍因此常常派差役到這種村子裏來拿人去亂打，所以我們纔到縣裏來告他，請縣長保護我們。

我趁機請他們給我測驗身體。他們很懷疑。幸虧這位退伍的兵士向他們說，他在軍隊常常幹這個頑意兒，他們就勉强聽我調度。所測驗的結果如下：（十六人平均數）

	公分		
身高	一五九，八〇	頭部指數	七八，一
頭長	一八，〇二	胸週指數	五二，二
頭寬	一四，〇五	足長與身高	一五，七
頭週	五六，三一	手長與身高	一二，〇
胸週	八三，七〇		
足長	二五，〇〇		
手長	一九，二〇		

他們又告訴我內地會在武定一帶的大本營在武定城西北的洒普山。歇了幾天，我特別到那裏拜訪這兩位牧師。他們的教堂和住房在洒普山的西坡一個花苗的村裏。建築雖然很單簡，裏面的陳設佈置却是很潔淨。一位年老的郭牧師（英文名是Nicols）是澳洲人，到雲南已經多年，能說中國話和苗話。還有王牧師夫婦是新結婚從英國來的。郭牧師穿的是中國衣服，人極其嚴正。看見我似乎不很歡迎。王牧師夫婦還是西裝，很高興的留我吃茶。我說明我的目的以後，郭牧師倒也極力幫忙。但是下午的時候所有的男人都到地裡做工去了。只有幾個婦女在家。測驗體格眼見得是做不成了。郭牧師把在家的婦女叫了四個來。穿上了他們禮服盛裝，給我照相。這四位都是花苗，都是已經出嫁了的，但是只有兩個生了孩子。這兩個把孩子揹在背上，用兩根繩子十字交叉于胸前，完全給日本人揹孩子一樣。頭上都沒有帶帽子，但是生了孩子的兩個把頭髮在前面結成一個四寸多長的角高高的豎在頭上。這是婦人已經有孩子的記號。其餘的兩個把頭髮平盤着。有一個前面還剪得有「

劉海。」渾身的衣服和貴州的花苗一樣，但是華麗的多。除去普通的長領花衫以外，還被上一件花外套，極大的袖子不過到肘灣。上邊全是紅白相間的花紋，有一位腹部裙子外面斜束一塊四方的紅花布。裙子也是花的，札在長領衫子的上面。腿上是花布裹腿。脚下三個穿的草鞋，一個穿的布鞋。大概布鞋和前「劉海」都是模仿漢人的時裝。

據郭牧師說花苗來到武定不過二百年。都是因爲雍正以後東川的獵猓被漢兵殺完了，從貴州西部移民過來的。

從洒普山回到武定，我又向武定西面的舊山箐去看銅鑛。那一帶是青苗的村落。到那裏由縣裏的差役領我住在一位青苗的村長家裏。這位村長是青苗中的首富，是很有體面的人，漢語也說得很好。他住的是瓦屋樓房。房子上房一排有五間，很好的木料，但是門窗都很簡陋——窗子是單有豎的長格，而且也沒有糊紙。樓房很低，大部分是堆的包穀（玉蜀黍）上房面前是個院子。院子左面是門，右面是猪圈牛槽。院子裏堆得滿的糞土。

這位村長聽說我要測驗體格。到村子裏面找了十個人來，可惜我到得很晚，又還有其他的工作，匆匆只測驗幾點（十個人的平均數）：

頭長	一七，八公分
頭寬	一四，五公分
頭週	五五，二公分
頭指數	八三，四

他們男子的衣服大抵與漢人一樣。女子用青布纏頭。上身穿的是沒有紐扣的青布長領衫子。下面是一條青布裙子，束在衫子外面。大部分是赤脚，偶然也有穿草鞋的。

據村長說他們是明末從四川移過來，原來也不是土著。

我因爲聽說環州是個土舍，是羅婺人的中心，就決心繞道環州再到元謀。從武定到元謀的大路是一直向西的。到環州則須繞道西北。我于五月七日從武定起身經過母西村，石臘他，糯谷，阿洒拉於五月十二幾到環州。上列的村子，都是猓玀。男子的衣服大抵與漢人一樣，女子則穿半圓領的衫子，百褶長裙。但是衣服大部分是麻布的，綿織物是奢侈品。他們的生活極其可憐，因爲他們不會種水田，都在山坡上種包穀小米，蕎麥，所以還不如種稻子的苗家。近幾年都信了基督教。在石臘他就有極簡陋的教堂。

猓玀人的窮苦，我在糯谷村看見得最真切。我那天到得比較的早。他們的住房不但是土牆茅頂，而且家裏的猪

圈牛槽，與住房相通，五月裏的天，沒有法子可以安身。我于是住在我自己帶的帳棚裏。我的馬夫來告訴我，村裏人不肯賣料給他。牲口只有草吃，明天恐怕不能上路，我把村首找了來，先給他一塊錢請他幫我買包穀或是豆子喂牲口。他搖頭說道，「大人！我們自己吃的糧食都沒有，實在買不出來。」我再三央求他，他纔答應想法子。但是去了許久沒有回信，太陽要落的時候，我忽然看見來了三匹驢子。騎牲口的人，一跨下來，就有人招呼，把牲口接了過去。不多一刻，就有人拿了一大斗包穀喂牠們。我看見了，很生氣，立刻把村首叫來，質問他道，「你說拿錢買不出糧食來。為什麼這三匹驢子一到就有料可喂而我來了半天，牲口還餓着？」他哭喪着臉回我道，「大人！這三匹驢子是環州李士舍家裏的。我們是他的下人。他又是有名的凶神。沒有事還要拿人去打。我們就是餓死，也得給他喂！」我問他道，「他是不給錢的。我拿錢向你買，你為什麼不賣？你有錢不好再去買回來嗎？」「大人！你那裏知道我們的苦處！村裏頭沒有那一家有餘糧的。賣給你以後要再買，非走幾十里路趕街子不可。街子上糧食又貴。路又這們遠，來往要兩天，所以大家都不願意。」我立刻又拿了一塊錢給他，說了許多好話。他纔給我弄了幾斗包穀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欄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郵寄各埠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崴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胡適　葉公超　梁實秋　余上沅　潘光旦　羅隆基　邵洵美　主編的

新月

第四卷第五期

要目

紀念志摩……陳夢家
春雨……秋心遺稿
窮袴……豈明
橋……廢名
詩（七篇）……臧克家，卞之琳，方瑋德，莫宸，沈從文
醫生……
松尾芭蕉俳句評譯……傅仲濤
我們為何和如何寫小說……李冬辰譯
論翻譯的一封信……梁實秋
書報春秋（二篇）……張佁年　灌嬰
海外出版界（三篇）……中書君　白宁　公超

每月一冊　每冊三角
全年十二冊　大洋三元
國外加郵每冊二角半

新月書店發行
上海　北平

曇華文藝半月刊

創刊號出版了

本期目次

發刊辭
某日的怨望……非村
祖母之一角……小平
戰區的結局……鶴子
快樂……零零
南旋……艮心
燈下談叢……劉枕濤

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
定價：每期三分。
預定：全年二十四期連郵六角；半年三角。國外加郵六角。

通訊：北平
北平大學法學院
第二院號房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為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假如我是蔣介石　丁文江

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　孟眞

我們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　蔣廷黻

三中全會之教育議案　亮功

漫游散記（十四）　丁文江

雲南的土著人種（續）

民族主義的國家與中國教育（書評）　衡哲

蘭州的教育慘案與開發　李行之

西北（通信）　丁文江

第三十五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佩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胡野書店　摩登教育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眞茹　新中華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安　西安書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開封　派報處　統一派報所　華新報社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無錫　千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　遠東書局　中山書店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

汕頭　代書店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長沙　開明書店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晉民書報社　青年圖書社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蕪湖　滙海書局

泰興　黃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瓊州　海口百科公司書報部

假如我是蔣介石

丁文江

自從日本攻擊山海關以來，全國人士又紛紛的宣言抵抗，連許多軍人也都打電報請纓。但是抵抗强敵不是發宣言打電報所能發生效力的。假如日本再向昌黎灤縣進兵，在塘沽上陸，佔領天津，並且利用東交民巷的守衛來擾亂北平，我們的當局應該用甚麼方法來保全將失未失的國土，——縱然保全不了國土，至少要保全國家的人格，使敵人不能長驅直入，使他受相當的損失，使世界知道中國人對于國土是不肯輕易放棄的，——我們還沒有看見有任何具體的討論。

到今日而言抵抗日本，談何容易？平津到山海關是一片平原，無險可守；所有日本人儘有而我們全無的武器在這平原上面都可以發生可恐怖的效力。日本人完全掌握遠東的海權，渤海是等于日本海軍的演武湖。一旦有事，秦王島塘沽隨時可以上陸，斷我們軍隊的後路。北方軍事最高機關所在的北平還有幾百日本兵守衛。不必說北方的青島，烟台，海州以及南方沿江沿海的城池都是日本人俎上之肉。在這種情形之下若是我們沒有明白的認識絕大的決心，堅固的團結，縱然抵抗，決不能發生任何的影響，縱然局部有短期的效能，決不能防止全部分的瓦解。

我先說明白的認識，因爲決心和團結都要從認識來的，我個人向來極端唱「低調」的：我向來主張中國遇有機會，應該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範圍之內與日本妥協。並且應該利用一切國際的關係，來和緩我們的危急，來牽制日本使牠與我們有妥協的可能。不幸我們把幾次難得的機會都喪失去了；國際的形勢又因爲其他的複雜問題有于我們不利的趨勢。等到日本公然的承認滿州國，積極消滅黑龍江的義勇軍，我們就知道日本一定要有進一步的舉動，我們一定不能苟安，所以我們主張積極的防禦熱河。遲延到去年年底，軍事當局方始有防禦的表示。防禦的佈置還沒有實行，山海關已經發生了衝突。

然則這一次的亂子不是我們自己惹出來的嗎？若使我們不想進兵熱河，山海關不是就沒有事了嗎？這正是日本政府公開的主張。日本已經認爲熱河是「滿州國」的領土，我們出兵就是挑釁。但是這種主張我們能承認嗎？我們

若是把與河北脣齒相依的熱河省，不發一兵，拱手讓給我們的敵人，我們能保全察哈爾，綏遠嗎？我們能堅守河北省嗎？譬如山海關被日本佔領以後，日本政府說這問題可以地方解決。只要中國兵退到昌黎，讓「滿州國」的警察佔領山海關，日本就不再進兵。表面上看起來，我們立刻屈服了，可以得一時的苟安。但是幾個月以後昌黎依然會發生衝突，我們得退到灤縣。灤縣將來一定發生同樣的衝突，我們得退到天津。如此則每次日本只要犧牲一百二十個官兵就可以佔領我們一大片的土地。我們變成功一大塊肥肉，被日本人從從容容的，一刀一刀的割去，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吞下，舒舒服服的消化掉。這樣便宜的事日本人豈有不來？這樣沒出息的國家，還有誰肯援助？

這不是我們的幻想，是稍懂得日本軍閥的計劃的人所不能否認的。日本軍閥有這種計劃原不從今天起的。起初也不過是少數人的幻想。其後在東三省處處順手，處處不費氣力，他們纔要把他們的幻想整個兒來實行。要不是義勇軍擾亂，馬占山，丁超，李杜，和蘇炳文的反抗，熱河早已有日本兵的踪跡了。我們的軍事當局不于蘇馬沒有失敗以前向熱河進兵，是很大的失策。到了今天，若是依然以苟安爲目的，這是最下流的自殺政策！

我們是極端反對自殺的。任何國家，無論環境如何困難，都要有決心在萬死中求生存。我們要明白的認識下列的事實：

（一）日本是得步進步的。決不是割一小塊土地，就可以保全一大塊土地的。他們是要實現「全亞洲」主義，和「亞洲孟羅」主義的。我們越不抵抗，這種主義越實現的快，越有實現的可能。

（二）日本的實力不是無限制的。要併吞中國不是可以不計代價的。我們唯一的生路是靠我們力量來抵抗。我們不能保全國土，我們至少應該使敵人出最高的代價來買牠，不能拱手的奉送于他。如此方始能使我們的敵人反省，他所要買的地土價值是否太高。

（三）我們無論如何抵抗，是不能希望日本因此而放棄他的計劃的。我們要生存，還得要靠國際的均勢。但是要人幫忙，先要自己幫自己忙。個人如此，國家又何嘗不是如此。只要我們肯犧牲，有犧牲的辦法，得到犧牲的成績，我們不怕沒有人援助的。若是我們對于我們自己的國土不甚愛惜，而反希望傍人來替我們抵抗，天下那裏有這樣便宜的事

件？

如果上面所說的話是對的，我們主張抵抗，不是唱高調，是唱最低的低調，不是憑一時的情感，是用十分的理智，不是謀自殺，是圖生存。把這個前題認識明白了，然後纔能有決心，有辦法。

假如有了認識，有了決心，辦法在那裏呢？要知道我們要提議具體的辦法，不但先要知道許多未經公佈的事實，而且要了解握軍政權人的心理和能力，不然，空言的辦法，是決不能實行的。不過假如我是蔣介石，我的辦法如左：

第一我要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自從九一八以來，南京政府常常以舉國一致相號召，並且對非國民黨的人表示願意合作。但是南京政府依然是黨的政府，黨的內部依然是四分五裂。在這種情形之下，非國民黨的人有兩種感想，使他不能充分的合作。一是覺得政府沒有誠意：政府當局和他們共過患難的黨人，在這種危急情形之下，仍然不能澈底的放棄私怨，謀國家的生存。非國民黨的人加入黨的一部分，是否有合作的可能。二是覺得政府沒有能力。當大難臨頭的時候，舉國一致來負責任，天下事還未可知。現在各人依然以各人的政治生活爲前提：你伺我隙，我攻你短。非國民黨的人加入黨的一部分，于事有何裨益。這一次三中全會，在廣東的重要會員都沒有加入，加入的孫科和伍朝樞，還有一個置身事外。在這種情形之下，要謀澈底的抵抗，是極端困難的。廣東派和南京派的分裂，原因固然是很複雜，但是胡漢民和蔣介石的衝突至少是導火線。廣東派之至今不能合作，蔣胡之不能以誠相見，是最大的原因。假如我是蔣介石，我一定立刻使胡漢民了解我有合作的誠意，用極誠懇的懺悔態度，請胡到南京。天下惟誠可以動人，何況在現在的情形之下。縱然胡始終不肯來，至少使國人知道蔣有與胡合作的誠意。不來的責任，在胡而不在蔣。若胡眞能到南京，不但全國人知道國民黨又變爲完整的政黨，我們擁護牠，也還值得，也還可以希望發生效力，而且世界各國（日本在內）都知道中國的首領居然是「閱于牆外禦其侮」的，于我們抵抗的能力，國際的形勢有莫大的影響。

第二我要立刻謀軍事首領的合作。曾經反蔣的閻錫山和馮玉祥在北方依然有相當的勢力。日本人終日放謠言，說某某要擁戴某某，推倒某某建設第二個「滿洲國」在北方，與南京對抗，我個人絕對不相信馮閻二人與這種謠言有任何的關係。但是要在北方抵抗日本，山西是我們眞正

的後路。察哈爾是我們第二道防線。北方兵工廠比較的在安全地帶的是在太原。我們預料平津到山海關的區域是不能久守的，如果張學良或是任何其他的軍隊退出居庸關，他們和政府的聯絡，全要倚賴山西。所以第一步要與閻錫山有澈底的諒解，由中央儘量的供給他原料，日夜增加兵工廠的工作。在北方作戰所需要的子彈，當然要由山西供給。馮玉祥是提倡積極抗日的。看他在河南內戰的成績，他是壕溝戰術的能手。今日不妨給他一部分的軍隊，守一部分的土地。如是則全國軍人都了解這一次作戰與內戰完全不同。拚命不是爲個人而是爲國家的。然後軍隊的調遣，給養的供給，子彈的分配，纔不至于因政治問題而發生顧忌，發生障碍。

第三我要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如果共產黨不能同意，無休戰的可能，應該責成廣東福建湖南江西四省從速合圍，縱不能立刻澈底的消滅牠，至少要封鎖牠在一定區域之內，使牠在抗日期內不能做破壞的工作。共產黨與第三國際的關係，是大家都知道了。中俄已經復了交了。形勢與去年一月不同。爲抗日計，與其與蘇俄訂不侵犯條約，不如與中國共產黨休戰，這是很容易了解的。

以上的三件事實上能做到如何的程度，雖然沒有把握：但是以蔣介石的地位與責任，是應該要做的，做到十分，我們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分的效能，如果對于江西的共產黨有相當的辦法，長江以北的軍隊可以儘量的向北方輸送；把守衛南京及長江下游的責任交給剿共的軍隊。總司令應該來往于石家莊與鄭州之間。軍隊戰守的分佈應該打破防區制度，通力合作。如防守膠濟路固然可以交給韓復渠，但是蔣介石直轄的軍隊，未始不可加入。救援熱河，固然可以責成張學良，而馮玉祥何嘗不可以指揮。山海關以西一直到平津，用甚麼軍隊佈防，甚麼軍隊作戰，應該通盤籌算，由全國的軍隊在最經濟最有效能範圍之內，共同担當，夫然後可謀軍令的統一，勞逸的均平。

國家當然不是蔣介石一個人的國家，抵抗也不是蔣介石一個人的工作，這是不用說的。但因爲地位的關係，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所負的責任，比任何人爲重大，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今日已經到了死中求活的地步。無論內政的經過如何，在今日都不能算賬。當局的人果眞能爲中華民國爲最後的掙札，國民當然要同他站在前線准備犧牲。要不然束着手等人家宰割，固然是該死，無計劃，無決心的

對付，犧牲未必不大，而結果是不堪問的了！

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

孟眞

張學良將軍這次要盡他的軍人的職任了！以這幾天來東一枝西一節的事實看來，張將軍的這個決心似是無問題的了，「君子樂與人爲善，」及今振作盡職補過，猶可得國人及後人不少的同情，他的晚節猶可以不負他的聰明和意氣。他本來是個很聰明的人，並且是愛國的人，只以早歲的環境所養成的習慣，使他陷於現在中外人心中對他的地位，這是我們中國人最痛心的事之一，就他自己說也是最可惋惜的事。現在來了這個可以雪國恥雪家恥雪自己之恥之機會，而他的反應似乎不是使人失望到蓋棺的，他應該澈底的大振作，不特要表示決心，表示胆量，還要表示本領。他要打得好才算數，若以前不打，現在打而不好，照樣是醜事。所以他在現在，要用盡能力要不顧一切犧牲。

這幾天北平城內的怪現象眞正要把中國人的惡根性全盤托出了。要人「得風氣之先」，先送家眷回去，市民不相信鈔票，失勢政客廣泛的散布流言，尤奇怪者，是大學學生們的恐慌，紛紛出走，要求免考，否則請學校當局保證他們的安全。要求請假不扣分，否則學校當局是打官話。回想他們一年多以前的請願，示威，軍事訓練，抗日工作，等等，眞正再滑稽也沒有了。由今思昔，他們似乎是遵下列一個公式而行的——責任不在自己則請願，禍害不及本身則示威，明知用不着上陣則軍事訓練，與日本人相離太遠則抗日，一旦事情變了，自己可以陷在困難或危險中，則取三十六計之上計，然而還是罷考不忘分數，逃難不舍升級的！這是中國的所謂「優秀分子」，這是受最多教育的成績！這現象眞比日寇的脅迫還嚴重，因爲日寇只是外患，這是自己的根本沒有辦法。就這現象以測中國前途，眞正一團漆黑。當這正當一鼓作氣的時候，偏偏碰到這樣喪氣的事，我想現在張學良可以向他們請願了罷！

我們若深一步想去，所以到這地步者，也不由他們自己，也是環境使然。他們對執政者本無信賴，一也；他們的師長平日對他們毫無表率，二也；他們的師長在這時候

毫無所表示，三也。教員先去，何怪學生，校長不到校，他人勢必至於心慌。中國是無處安全的，青年的將來不是榮以舊鬥便是辱以就斃的。大家此時在動腿之先，且請想想看，向那裏去呢，就地抵抗，又何嘗專是軍人的責任呢？

中國人之不抵抗，爲世界詬病，北方人之不抵抗，爲全國詬病。上月還有一位廣東籍的中央委員，大大的罵北方人呢，我是一個北方人，年來爲此生了無限的悶氣。我有好幾次對東北朋友語，你們不抵抗，連累及於我這山東人，向來以爲「北方之强者」居之，而今萎靡至此。其實這樣氣話也很有不公平處，東北何嘗不抵抗呢？義勇軍在那樣環境中之抵抗，眞是可泣可歌的。丁李馬蘇馮王諸英傑，眞是我們應該焚香頌禱的。只以東北原來的軍政權太不高明，太少組織，故不曾應機而作最有效最有組織的抵抗，以至爲東北的民衆留下惡名，這是最可恨的。我希望現在華北的軍政組織不若九一八前東北的軍政組織之紊亂，我希望北方的軍隊個個都是十九路軍，我希望北方的健兒都是步丁李馮王馬蘇的後步者，我希望北方的人大都如上海的市井大俠在去年淞滬抗日時節的義烈！這是北方人要恢復人的名譽的機會！

我們若想到我們背後並無路走，而是無底深淵，雖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

看目下的形勢，這次騷動決非短時期的，所以這抵抗要是最有系統，較能持久，並且步步爲營的，若只是胡亂抵抗，聊以塞責，適以暴露中國軍隊之無能力，中國人民之無組織，其害是不可量的。唯最有組織的抵抗，方能賭一下子國運，方能爭回已失的人氣。所以我希望當局者應該趁情勢當未十分迫切的時候，一分鐘不忽略的將華北局面全安置在作戰的準備之下。此中工作包含下列各事——

一，鐵路的運輸，變作戰爭的布置：

二，食量集中在軍隊可以應用，市民可得供給，而不以遺寇的場所：

三，大學學生應提來做後方輔助工作，或使其服粗工，不得任其作自援式的逃命。

四，嚴懲離職守的官吏，教育界人在內。

五，公物應由政府協助其遷移他去，而對私人搬家應作相當的限制。

六，通盤籌算抵抗中的各步驟，各綫路，以免一處有失牽動全局。

七，社會上須立時組織起各種協助團體來。

八，各界捐輸應由負社會信用的人辦理，以使市民樂於輸將，而免于上次「馬將軍捐款」之各種笑話。

大規模的抵抗便是中國受嚴格的國民訓練之開始。中國之激底腐敗，非借機會鍛鍊一下子不可的。譬如打鐵，鋼是打出來的。以局勢論，這是中國人挺起身子來做人的機會，以力效論這是我們這老大國民再造的機會。打個落花流水，中國人才有翻身之一日！

我們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

蔣廷黻

我們一面看見敵人在那裏用炮用火轟擊我們的城池，屠殺我們的同胞，一面又看見離前線五六百里的大學的學生在那裏開大會討論提前放假停止考試及要求學校担保生命安全諸大問題，我們在這個時候，處這個境遇，還有什麼話可說呢？我們文人從此以後沒有資格罵武人了，因為在這個時候，好幾百位兵士已為國家犧牲了他們的性命。

勇敢，不怕物質危險的勇敢，照心理學家的研究，大半是天生的，與人們的知識道德沒有多大的關係。所以怕日本人來擲炸彈或怕土匪來搶而要預先設法避免，這是人之常情，不必認為可恥。不過，避了就算了，應不着說些虛偽的話。

我們都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不能上戰場，上戰場也是無用的。國家現在不是缺乏兵，是缺乏軍器和軍事的科學知識。所以我們不上戰場，國家也不能怪我們沒有盡職，我們自己在良心上也沒有什麼過不去。

我們都是今天不知明天事。恐怕連日本人也是今天不知明天事。在這個當兒，我們不要連平日所有的一點常識和一點責任心都拋棄了。我們應該緊緊的拿住這點常識和責任心來作我們的引導。我們雖有許多不知道的事，有幾件事是常識和責任心所指示很明顯的。

第一，如我們有些許特長可以助軍隊禦侮的，只要機會一到我們面前，我們就應該不辭勞苦貢獻於國家。假若同類的事發生在西洋或日本，牠們大學的學生，我敢說，

第一要問的，不是停攻不停攻，放假不放假，自己性命安全不安全；他們第一要問的是：我能有什麼貢獻？

第二，如我們在這個時候不能積極的幫助國家，最低限度我們不要爲國家之累。後方社會的安寧及人心的鎮定與前線的戰鬥力有莫大的關係。假若同類的事發生在西洋或日本，學校當局未得政府的命令就放假的，縱不鎗斃幾個，也要受嚴重的處罰。因爲這事徒增社會的驚慌。所以要回家避難的，不應再在校內校外鬧事張聲了。

第三，在這個時候，我們——二十多歲的青年男子——既不能保衛國家，最低限度不可要求別人來保衛我們。在這個時候還要求學校担保我們生命的安全是我們的大羞恥。難道這點丈夫氣都沒有了？如果我們幸而保全我們的生命，我們還要在世上作人。這點丈夫氣都沒有的人保全了生命有什麼好處？將來爲國家服務那一套話我們還有臉說得出來麼？

第四，在這個時候，我們再不可說虛僞的話，作虛僞的事。電報不必打，宣言不必發，傳單不必散，標語不必貼。避難就算了，回家過年就算了，逃攻就算了，不要再在報上說什麼擴大反日的工作。如全無事可作，讀讀儒林外史。

第五，信謠言不如信報紙。謠言是全不負責任的，報紙不能全不負責。

青年們，我們仔細想想，平心靜氣的想想，我們的國家如何到這種田地。豈不是因爲我們的祖宗和他們的祖宗當青年的時候和我們一個樣麼？中國的大患不在檢關，是在我們的心裏。

一月八日

三中全會之教育議案

亮功

此次三中全會所通過之教育議案，係根據程天放氏所提之「確定教育目標與改革教育制度案」及中央組織委員會所提之「改革高等教育案，」加以折衷而成，頗能不偏不激，適合于目前中國之需要。惟愚見所及，尚有兩點，略述如下：

一，此次教育議案對于教育制度上之最大改革則爲師範學校之單獨設立及工農商等科之脫離高中而改爲職業學校，幷且將逐漸恢復各省舊有之高等專門學校。此種辦法

，差不多是要恢復前幾年之舊學制，但是對于現有之整個學校系統如中小學之六三三制及四年制之大學，則毫無變更。若論師範科及工農商等科之與中學分合，各有利弊，Frgis言之甚詳，（Principle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pp. 668—704）無庸贅述。惟吾人對于此次教育議案之師範科及工農商等科之分校設立，尚有疑問兩點：一，師範科及工農商等科既脫離中學而獨立設校，則原有之一個中學將分而爲兩個以上之學校，而舊有之高中將僅設預備升學之普通科，學生數目，當然甚少，似此是否經濟，是一問題。二，假使在一種縣市，其地方財力僅能够設立一個中等學校，在此種情形之下，如僅設立一個普通中學或任何一種職業學校，即使能適合地方需要，恐未必能適合多數學生各個需要。此種辦法，是無異使地方設立之學校來決定學生未來之職業，而不能使學生各自按照其能力興趣及志願自由選擇其職業，如何補救，亦是一問題。

二，此次教育議案仍不免有過于遷就事實之弊，如議案中關于師範教育一項，程天放氏之原提案主張「師範學校應脫離中學而單獨設立，師範大學應脫離大學而單獨設立」；幷且主張「教育部擇全國適宜地點，設師範大學兩所或三所，各國立大學之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系，概行併入師範大學。」中央組織委員會之原提案主張「師範教育不應另設專校以免畸形發展之流弊；」及「國立北平師範大學應即停辦。」此兩種提案，皆有一貫之主張，而絕對的衝突。而大會所通過之議案，則爲「現有之師範大學應力求整理與改善……」及「大學設師資訓練班，凡大學畢業生願任教師者應入該班。……所謂「現有之師範大學應力求整理與改善，」當然是承認其繼續存在，而同時又于大學設立師資訓練班，模稜兩可，理論上未免矛盾。如果認爲師範大學應單獨設立，則不妨如程天放氏之主張于國內擇定適宜地點，多設立師範大學，僅有北平師範大學一所，似屬不足。現在教育議案中既承認師範大學單獨設立，而各大學之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系，應否存在，幷未提及，而所謂大學之師資訓練班，是否替代現有之大學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系，抑或附設于教育學院或教育學系，亦未說明。此種含混並存辦法，未免過于遷就事實，而無一貫之主張。

以上所述，係個人對于此次教育議案懷疑之點，拉雜寫出，以供教育當局之參考。

漫遊散記（十四）

丁文江

雲南的土著人種（續）

◉環州的羅婆

我于民國三年五月十二日從阿洒拉到了環州。這是土舍李自孔的所在地，是武定所屬的三土舍之一。其餘兩個是慕連，和勒品。土舍是土官裏面最低的一級。土官原有土知府，知州，知縣，土司，土舍等階級，武定原是明朝的土知府。自前清雍正改土歸流以後，這一方的土官，都已取消，只留下這三個土舍。土舍的官雖小，但是他是一個土皇帝；凡有他所屬的土人都直接受他的節制。他就是非法的殺人，漢官都不過問。

環州是萬山中的一個村落，一共不到一百戶人家。東南離武定縣城五十二公里，北距金沙江七公里，西距元謀縣二十九公里，高出海面約二千公尺。交通極不方便。做土舍的是羅婆族的人。羅婆二字與玀玀音很相近，或者就是蠻書所謂盧鹿。環州的居民都是羅婆族，這是黑夷，是貴族。此外他們的奴僕都是白夷——據獵獵人告訴我，他們也是白夷。

我一到環州，就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帶了五六個差役來見，說是李土舍的母親自老太太——自氏是黑夷的大姓。一坐下來，她的跟人就送上一瓶燒酒來，說是土舍衙門送的土儀。這位自老太太穿的是尋常的漢裝，但是用黑布裹着頭。說的狠好的漢話。他說照前清的規矩，漢官來到，土舍應該出村子跪下迎接。因爲她得信太遲，兒子年輕好頑出門去了，找他不着，所以失禮。她自己親來賠罪。我問他的家世，他都說不上來。坐了幾分鐘，就起身走了。

不久有人拿一張洋式的名片來，上面寫的是李玉蘭，字佩秋，武定。說是土舍的太太，本來要來拜見，因爲生病不能出門。問我能不能過去談談。我正要看看土舍家裏的情形，就立刻同來人走去。土舍的家原來是個衙門，有大堂，二堂。堂上放着有公案，硃筆，籤筒。兩邊還有刑具。領路的人一直把我帶到上房的西廂。一進去方知道是土舍太太的臥房。這位土舍太太纔不過二十歲左右。一臉的病容。上下都是省城的時裝，脚不過五寸，大概是纏過的，

頭髮結着一條大辮子，拖在背後。棹子上有玻璃鏡子，雪花膏刀牌的紙烟和三國演義。墻上掛着許多照相。床上是綢帳子，繡花枕頭，但是原來白的被單已經變得烏黑。我因爲要避嫌疑，同時拿一張名片請見她的婆婆。她先謝謝我親來見她，說是很不應該的。不過因爲生病不能出門，而且有話要告訴我，所以纔派人去驚動。正說着的時候自氏老太太來了，她就不開口了。自老太太比早上更客氣，一定要坐在門檻上。

我先問他獞獠到武定告狀的事。自氏歎口氣說道，「這些人原是我們羅婆的奴才，相傳十四代，從來沒有反抗。自從郭王兩位牧師來了，他們紛紛的入教，就漸漸的不容易管束了。幾個月以前有從省城退伍的兵回到這裏來，他們就叫大家抗租。他們說在兵營裏面，獞獠和大家一樣；不但夷家不敢欺負他們，連漢家對他們都很客氣。爲甚麼再當土舍的奴才。近來竟敢到縣裏告我們了。委員！請你寫封信給張大老爺，把他們打幾十板子就沒有事了！」

我再問她土舍家裏有沒有家譜，有甚麼古代的傳說。自氏都說沒有。她的媳婦插口道：「委員，你以爲我們也是夷家嗎？（玀玀對漢人自稱爲夷家）那你就弄錯了。我婆家姓李，這本是漢姓。我是慕連土舍的女兒，娘家姓糯，但是原來姓鳳。鳳也是漢姓。我的娘也是漢人。我父親是很念過書的。我常常聽他說凡有土舍，祖上都是漢人，都是江南人，和委員是同鄉。明朝時候跟着沐英征雲南，纔封在武定做土官的」。

我知道以上的話完全是不確實的。據武定州志，環州李土舍原姓安，是四川建昌（寧遠）人。始祖名安納。于明萬歷四十八年奉四川建昌道宣慰司安世爵調到雲南，征伐武定的土官鳳朝文，有功授職做環州甸的土巡檢。他的後人有做過元謀土知縣的。有加同知銜的。前清雍正時李素衡奉調攻東川昭通，運糧失事，纔降職爲土舍。慕連土舍本姓鳳是不錯的。但是鳳氏是玀玀的大族，原是安氏的分支。安氏是四川，雲南，貴州三省玀玀的豪族。世守定大，就是所謂水西安氏。足見得土舍的祖宗是我的同鄉話是靠不住的。但是這種傳說在漢化較深的土人中間流傳很廣。在雲南貴州都說是跟沐英的江南人。在廣西都說是跟狄青的山東人。

我問她們的風俗服裝。糯氏太太告訴我，他們羅婆婦人與獞獠不同：穿棉布的多，穿麻布的少；穿雙管褲子的多，穿裙子的少；穿圓領有紐扣的長衫，不露前胸。但是無論已嫁未嫁，沒有生子的都著尾巴帽：樣子像唱戲小生

所帶的頭巾。兩頭是尖的，背後有兩根帶子。有錢的人用銀豆子鑲邊，上面用五彩絨線繡花。等到生了兒子就用青布或是黑布盤成功一個上大下小的纏頭。這叫做鑼鍋帽。

女子有一二歲即出嫁的。男家請客慶賀。慶賀完結，女子又回到母家，等到長大了，纔到男家。有時同丈夫在母家同居，等生了兒子，纔離母家。結婚用媒人，但是單是代表男家，女家照例不能遣媒求婚。

最重要的神叫做土主。我從富民到武定的路上已經看見過。廟在大路邊上，與漢人的土地廟差不多，但是只有男神。神是泥塑的，有六隻手。神座前面滿地的雞血跡。神身上滿貼得是雞毛。這是敬神的時候重要的禮節。

羅婆的語言是雲南貴州通行的獵猓語，是所謂藏緬語屬的一種。自稱爲Neisupo，稱漢人爲 Sapo，稱獞獠爲Lisupo。Po說是「教」的意思，大概就是漢語的「部」字，因爲後漢書白狼歌裏已經用她譯漢文的「部」字。古代的部落區別，多少含有宗教性的。所以他們至今翻譯部爲教是很有意義的。

羅婆也有巫師叫做比冒，專管念鑾文的經咒。糯氏太太叫人取了一冊來送給我。書是用草紙抄的，一共十三頁。原是硃筆，而硃上又盖了黑墨。文自左向右，每五個字一句，加有硃圈。我請這位巫師來講給我聽書裏面的意義。他說他只會念，不會講。我問他是否知道這文字的來歷。他毫不遲疑的說道，「是孔夫子造的。孔夫子兩隻手都會寫字；右手造了漢字，所以漢文從右向左；左手造了夷字，所以夷字從左向右！」民國十八年我在貴州大定，遇見一位積學的白夷。講到這問題，他對我講同樣的話。足見得這已經是很久遠，很普遍的傳說。

我要求自老太太叫幾個羅婆來測驗身體。她叫了十個人來，平均的結果如左：

身高	一六二，六〇公分
頭長	一八，八八公分
頭寬	一三，八二公分
頭週	五七，二〇公分
胸週	八二，二〇公分
足長	二三，八〇公分
手長	一七，六〇公分
頭部指數	七三，〇〇

所量的這十個人都自稱是黑夷，但是他們的身高和頭指數——兩個最重要的點——都與獞獠相近，而與眞正的大涼山的黑夷不同。我疑惑他們或者是白夷冒充黑夷，或

者是黑夷和白夷的混合種族。因爲這兩種人表面上雖是不通婚姻的，而白夷是奴才，生的女兒黑夷可以隨便拿來使用。有時還搶掠漢族或其他的民族的女子來做婢妾。種族的純粹當然是不能保存的。大涼山黑夷的身高是很足以引起人注意的，因爲他們的平均數在一七〇公分以上，是東亞第一個高身的民族。不但男的如此，女的也是如此。這位自老太太身高就在一六五公分以上。

我量完了十位羅婆，要求給兩位太太照相。自老太太似乎不很願意。糯氏太太却很高興，但是說請「委員明天再來，因爲今天沒有裝束。」

第二天早上這位李土舍親自來見。他纔二十七歲。穿一身青布的短褂褲，褲管極大。光着頭，赤着脚，一副黑臉，滿臉的橫肉。我問他話他一句不答。他帶來的差役說，「土舍年紀輕，不懂事，漢話也不大懂得，請委員原諒。」我給他照了一個相。他紅着臉坐在橙上，一言不發，却又不走。直等到我對他的跟人下逐客令，他纔踢踢躂躂的走了出去。

下午糯氏差人來請我去照相。我到了那裏，她已經經著了盛粧：頭髮盤起，用黑湖綢纏頭，上大下小，頂大如盤。身上穿一件藍色綢衫，兩袖露出紅色的緊身。下邊是百褶裙子，眞可算夷漢合璧的粧束。此外還有兩個年輕的僕婦。頭上帶的「尾巴帽」，上身著的鑲邊大袖圓領的長衫。下邊踏着花鞋，一個穿了裙子，一個只著雙管鑲邊褲子，兩個腰間都束着很寬的帶子，陪著主人一同照相。

照相完了，糯氏請我房裏坐。並介紹我一位中年的小脚婦人，說是她的母親，從慕連來看她女兒的。糯氏對我說道，昨天有許多話要向委員說的。因爲我婆婆來了，不大方便，所以沒有開口。今天沒有外人，我要把我的苦處告訴委員，出一出氣。我是慕連土舍的女兒。我母親是漢家。我六歲的時候就許配于李自孔。我父親很開通的而且很愛我。從小就把我送在昆明女學堂裏念書。我十二歲的時候李家就要求結婚。我父親說我年紀太小不肯聽他。不幸我十五歲的時候父親忽然死了。我從昆明奔喪回到慕連。忽然一晚上來了幾十個人，明火執杖，把我從父親棺材旁邊拖了出來，抱上馬就跑。我起初以爲是土匪。以後纔知道是李家派的人來搶親。我自己想我是土舍的女兒，又受過點教育，被人强搶，豈不可恥？當時就想自殺。繼而一想，李自孔是我父親給我定的未婚夫。遲早總是要嫁給他的，也就罷了。那知道丈夫異常的凶暴。我雖然百般的承順，總不能得他的歡心。結婚不到五個月，他就在外邊

强佔人家一個有夫的民婦。我十五歲搶來，今年二十一歲。這六年中，完全守寡。幸虧我婆婆很慈善，我倒也相安，但是我陪嫁的婢僕，多不堪我丈夫的毒打，逃回慕連去了。如今只剩下剛才陪我照相的兩個丫頭。一個多月以前，我出門回來，叫人煮了雞子酸菜吃晚飯。那曉得我丈夫所佔的民婦的一個女僕在旁邊偷偷的下了毒藥。我吃了兩口，覺得口味不對，就賞給兩個丫頭吃了。當夜我們三個人都中了毒，腹痛了一夜，幾乎死去。幸虧是三個人分吃的，毒不很重，歇了幾天纔慢慢的好了。我想我丈夫如此的很毒，我萬萬不能再住在他家。一個人私自逃回慕連。到了東坡，遇見我的哥哥：他力勸我回來。說「你中毒你丈夫是否知道，還不能証明。既然嫁了他家，不可輕易離開」。派了十二個人送我回來。我到環州村口，我的丈夫已經聚了一百多人，拿了刀鎗，要殺到慕連去。他看見了我，如瘋子一般，上前要打我。幸虧我帶了人，他不敢下手。只把他自家裡的人，一個個打一頓，對我示威。我母親聽見，親自跑來看我。他初起吩咐門上，不准我母親與我見面。歇了兩天，我母親住在村裏不去，我婆婆纔把她接到家裏來。他還天天吵鬧，要趕她回慕連去！」

糯太太一面說，一面哭着。我于是纔了解房中陳列品的由來。但是我是外客，無從安慰她。正在很窘迫的時候，自老太太派人來請我去照相。我乘機起身告辭。她又說道，「委員是外人，我本不應該把家事煩你。但是一來說說出出氣，二來我哥哥要到武定縣去告我丈夫。我希望委員了解這事體的眞相，主張公道。」她又拿了她丫頭的一個尾巴帽送給我，說做我研究的材料。

六個月以後我從人迤東回到昆明，遇見前署武定縣的張縣長。他告訴我李土舍被獞獠告發的案子已經了結了。因爲他的太太人很明白。獞獠都愛戴她。正打着官司的時候，土舍太太出來調解，居然發生了效力。我方纔知道昆明念過書的女子，究竟不同。這是後話。

自老太太也是盛粧：也是黑鑼鍋幅，圓領大袖的長衫，下面束着百褶裙子。她似乎猜到媳婦在我面前說了他兒子的壞話。照相一完，她就對我說道，「我的兒子太不知事了。媳婦並沒有錯處。他偏與她不和。不過委員！你要曉得，我守了廿六年的寡，只有這一個兒子。凡事只好請大家看我老面上，不要十分與他爲難！」

我回到寓所，又找了一個會說漢話的差役來，問問他羅婆的方言。以下是羅婆語最普通的幾個字和漢語及衛亞爾所研究的麥岔（即Gni）語的比較

漢	Gni	羅婺
眼	Neese	Nadu
鼻	Nabi	Numu
耳	Naho	Nobo
口	Gn(i)gna	Nibu
臂	Leeghhe	Lazi
股腿	Shlapee	Puder
手	Tch'eghhe	Chiupu
足	Leepee	Lepa
胸	Tch'ebee	Chepa
	Gnitouka	Nipo

漢	Gni	羅婺
父	Feba	Adi
母	Fema	Ami
夫婦	?	Siutze
兄弟	Maishlee	Usomo
巫	Apou	Anu
千	Gh-ip'ee	Nimo
萬	Seba	Bimo
高	T'itou	Ter-er
矮	Tiva	Che-er
	Gaii	Chiomu
	Gna	Chione

衛亞爾的Gni辭典是普通所認爲標準的獵猓語。看上列的表雖然兩種語的關係很顯明，但是不同的點却出乎意外的多。

我在環州住了兩天，于五月十五日起身向元謀。因爲聽見說苴寧的東面雞冠山新發見了銅鑛，就決定先到雞冠山看看。從環州到雞冠山路不過十三公里，但是全是山路，牲口不能通行。幸虧土舍衙門的人給我僱了十五個夫子揹行李，纔能出發。這些夫子不用說都是獵猓。

漢人對於獵猓有許多成見。第一是說他們如何野蠻。第二說他們「登山如履平地」，從武定送我到環州的差役，尤其說得神奇。他說獵猓走山路如飛，因爲他們是「鉄脚板」。從小的時候就光著脚在鉄釘上走，所以脚板極厚。那知道從環州僱的許多獵猓走山路還不如漢人。將到雞冠山的時候，要下一個洋鉄坡。有的地方路極其窄狹。有一個十七八歲之獵猓，揹著東西，竟走不下去。等到人家把東西替他揹過去，他空着身子還極其害怕。我在他後面，只看見他的腿發抖。最後竟要人扶他。可見得獵猓的「上山如飛」，「鐵脚板」都是神話！

民族國家主義與中國的教育（書評）

衡哲

書名　Nationolism and Ei ducation in Mode r Chiua

著者　Cgrus H. Peake

出版者　Colun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n. 1932.

本書共分五章。前三章是一個縱的敍述，是中國學校制度及民族國家主義的一個歷史的研究。後二章是一個橫的解剖，是民族國家主義在中國的文化社會上，發展過程中的幾個重要痕跡。第一章所講的，是中國在兩次戰敗的時期中（一八六〇至一八九五）的一個覺悟，一個改良教育的新努力。第二章所講的，是中國爲日本所敗之後，民國成立以前，在教育上的新進展。最重要的，是科舉制度的廢止，及日本式學校的創立。第三章所講的，是民國成立以來，二十年中的教育狀況。在這三章之中，著者特別要讀者注意的，是（一）新教育的唯一目的，是那個中國新覺悟到的民族國家主義。（二）欲使這個主義成功，中國的當局者，始終以爲非賴軍國主義不可。故六七十年來，中國在教育的努力，也就著重在軍國主義的一方面。第四章是指出民族國家主義在中國教科書中的特殊地位。第五章是敍述近年來與這個主義有關係的文化運動，如三民主義，文學革命，收回教會學校之類。書末另有兩個附錄。其一是中小學教科書的選錄與解剖。其二是書中所用的中文字句的原文，這是于英美的讀者，很有用處的。

我們讀過此書之後，不免發生一個矛盾的感想。我們一方面對于著者的態度與方法，要表示敬意，一方面又深切的感到紙上談兵的遠離乎實際。著者是一位有歷史見解的人，故他能指出，中國之所以必待戰敗于英法之後，方能感到民族國家主義，正因這個主義是一個國際社會的產物。而中國之深信軍國主義爲增高她在國際地位的唯一工具，也因中國所受的國際教訓，正是如此。我以爲這個態度是很不錯的。而著者對于材料的選擇與安排，對于這個題目的眼光與判斷，也是值得好評的。比如在一百〇三至一百十頁中，他能依據了歷史背景與社會環境的兩大原則，來解釋中國的教科書對于德育一門的態度與方法的變遷

，我以爲是很合乎學者的身分與手段的。

所不幸的，具著者對於文字太信任了，故全書遂不免成爲紙上談兵。黨部的決議，教部的命令，學校的課程表，種種教育會會議的記錄，以及一切關于教育的統計，報告，議案，通電之類，自然也有他們的地位。但假如把他們作爲觀察一國教育進退的唯一憑證，那就不免有紙上談兵之譏了。比如說吧，在紙面上看來，教會教育權的收回，似乎是一個大成功，而在實際上，却亦不能那樣的樂觀。這類的例子書中甚多，都足以証明著者對于事實的漠視。因爲我們知道，教育並不僅僅是一個學校制度或課程的問題，更不是一個紙上的問題，乃是實際社會的一個大問題。對於這一層，著者似乎不曾注意到。故此書雖有相當的成功，但總不免是僅僅一個書桌上的成功，而不是一個活的與實際的成功。

蘭州的教育慘案與開發西北（通信）

李行之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我已購讀到第三十二號了。在半月以前，我對牠有些「怨望」，心想寫給總司機楓的老先生；旋因先生有湖南之行，再則我還有所期待。現在，先生返平已一週有餘，而我所期待者，終於失望！迫得我不得不動筆了。

在一月以前，蘭州教育界不是發生了慘案麼？經過的情形，平津各報會有很詳悉的登載，以先生之留心時事，關懷教育，或早已瀏覽及之。我測想先生定能抽些閒空，本著獨立不依的精神，把這事評論一下，爲邊省教育有個新設計，爲蘭州被難的教界同仁有所慰藉。誰料先生竟噤無一言，貴刊亦無片言隻字的紀載和評論。若說這事不關緊要吧，我想較諸貴刊所屢次討論的「侮辱回教事件」，有相當的「重要性」，或且過之。先生是全國教育界很有名望的，爲把全國教育通盤籌算計，爲與教育界互通聲氣計，都不應恝然置之，視若罔聞。

再就年來高唱入雲之「開發西北」一問題來說，也是很值得合辦貴刊的諸位先生討論的。自九一八事變以訖滬戰後，政府諸公爲什麼不亟謀「收復東北」，而轉個灣兒來大倡「開發西北」？既是要決心「開發西北」，將開

邊荒地或開採礦產，以發展實業乎？抑開導文盲，啓發人文乎？總該縝密計畫，擬定策略，「爲事擇人」，委派專家到西北去開發；萬不該隨隨便便「爲人謀事」，私遺利慾薰心者開西北的金礦而大發其財源也。此問題除孟眞先生在貴刋第三十號略略論及外，別人還很少談到。孟眞先生說：「開發西北，總要先使西北有可以發展的環境，然後人民自己可向發展的路上走。使得人民自己向發展的路上走，政府所負第一責任是：一，維持社會的秩序；二，澄清政治的腐惡；三，給與人民以一種蘇息；四，便利交通。這個人民自行發展的先決條件，在各處皆適用，而在活地獄的西北爲尤甚。」這是最切要而中肯綮的話。自「開發西北」之論起，我們西北人最不好說話：說我們自己開發吧，輕則便妄加以「愚而好自用」的惡謚；重則恐怕還要犯「違抗中央命令」的罪名。若奉請外省人去開發吧，一則恐怕請不到專家，二則恐怕「人生地疎」，利未興而弊隨之。孟眞先生之言，實獲我心！蓋西北各省，苟有發展的環境，固不乏建設人才也。這也並不是「夜郎自大，如譚克敏升了官，擢引貴州小學畢業生充當甘肅財廳秘書，只可說個「遇」「不遇」，並無所謂「才」「不才」。——除非貴州人都是「天縱之聖」，甘肅人盡是「天生奴才」。貴刋風行海內，所評論的問題，都很能引起一般人的注意。甚願先生嗣後主編貴刋時，對於西北問題多加論列，俾西北教育漸有振興的希望；開發西北者，免得墮入魔道。幸甚幸甚！有凟清神，很對不起！順祝撰安！

二一，十二，二八，李行之。

答

丁文江

我們很感謝李行之先生使我們注意蘭州的教育慘案。胡適之先生又到上海開會去了，所以我代他答覆。

我們對于蘭州教育慘案沒有評論不外乎兩種原因。一是因爲獨立評論是個週報。每一星期的時評平均不過兩篇。有時僅有一篇。而且大抵都是講在本期所發生的事件。一週內可以評論的事件，當然不止此數，不免顧此失彼。二是因爲獨立評論的編輯者都是有其他職業的人，精神往往不能專注。並不是我們對于蘭州的慘案有任何的忌諱，或是認爲不甚重要。

關于開發西北的問題，我們曾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因爲題目上未有西北二字，所以李先生沒有注意。翁文灝

先生在本報第三第四兩號發表一篇很長的文章講「中國人口分布與工地利用。」其中第四段專討論西北。全段雖不過二千多字，但是其中有極重要而很少人知道的材料。翁先生說：

「西北交通不便，鑛業工業都不容易發展。因爲他的產品只能供給本地，不能運銷外面。而本地又是人口稀薄，生活甚低，銷耗的力量甚是有限。固然鐵路延長公路推廣之後，可以好些，但也不能完全銷滅了天然的距離」。

他又說：

「如果我們承認發展農業是開發西北根本之計，我們便不能不覺覺西北農田的缺乏，像某機關的移民九千萬的計劃未免幼稚得可憐。西北面積雖廣，但有種種天然限制。（一）雨量太少，最好的區域也在二十吋以下，更有許多不到十吋的地方，所以非有灌溉的水利，農業是極困難或不可能。（二）大部分是山脈及高原，不適耕種。（三）大部份是沙漠，最好的一部份算是黃土，冲積平原面積極少」。

他把陝，甘，綏遠，新疆的最好的農業區分爲六處。（一）渭河平原，面積一千方哩（二）綏遠平原，面積三千方哩。（三）河套平原，面積四千方哩。（四）寧夏平原，面積四千方哩。（五）甘肅的西部，面積一萬二千方哩。（六）新疆，面積二萬方哩。六區面積合計不過四萬七千方哩，還不及東三省松遼平原之一半，土壤也不及東北之肥。以每方哩能容四百人計算，共計只可容一千九百萬人，而原有的人口已經在一千萬人以上。所以再加八九百萬人已經是西北殖民的最高限度了。

以上的數目字是翁先生搜集所有的材料，多年研究的結果。凡有地理知識的人，都無法否認的。可是這篇文章發表過以後，絕少引起討論。政府的當局依然唱他們籠統的高調，實在太可憐了。李先生是西北人，所以我請他特別注意，並且希望他把這種根本的知識向西北同鄉宣傳。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贅述。

定報價目

（本埠）每月一元一角（國內郵費在內）（日本及其屬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各埠郵費在內）（南洋歐美）每月國幣一元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國聯調解的前途　胡適
中國的政治　Tawney 原著　蔣廷黻譯
中國民族對付衣食不足的方法　壁黃
讀顧毓琇「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後　孫逸
漫游散記（十五）　丁文江
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

第三十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四單牌樓中華書局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　佩文齋（代定）　琉山書社　雲書店　志遠書店　青年書局　民智書局　文華書局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良友公司　朝野書店　慶登各大學售書處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天津書局（代定）　繡華印書局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眞茹新中華書店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武昌　派報處　統一派報所　開封　華新報社　和平報社　安慶　徽省立圖書館　安徽　于鍾書店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局　遠東書局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開明書店　溪口　汕頭　興寧　興寧書店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梅縣　成都　現代文化書局　新時代書局　浙江　德清小說林書社　北海　北海縣中合作社　甘一學社　青年圖書社　經遠　覺民書報社　太原　荷澤書報代辦部　山東　蕪湖　滙海書局　泰興　青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振華書局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欽民派報社　汾陽

◎獨立評論社啓事

本刊創辦時，因慮及寒假期內印刷所須放假停工，故預計每年只出五十期。本期出版後，休刊兩期。（一月二十九日及二月五日）。第三十七號本刊於二月十二日繼續出版。敬此布告。

國聯調解的前途

胡適

今天（一月十六日）是國聯十九國委員會開會的日子。據報紙上的消息，今天集會後，又得休會幾天，等待國聯秘書長德拉蒙和中日兩國代表陸接洽修改十二月十五日的十九國委員會決議草案及理由書的結果。十二月十五日的原草案已够和緩了，因爲日本政府的堅强反對，國聯秘書廳已擬有修正草案，頗牽就日本的主張；但據報紙上的揣測，這個妥協的新修正案還不能得日本的接受，而我國政府則已電令我國代表團『猛烈反對』了。我們現在先敘述原草案和電傳修正案的內容，然後推論國聯調解的前途。

十二月十五日十九國委員會通過的兩個決議草案和一個理由書草案，我們在本刊第三十二號曾推測其內容，並指出其重大意義。這三項文件的全文，本月八日已在日內瓦發表了。理由書共分九節：其（三）（四）節說明委員會此時應該先依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三項試行『調解』的工作；其（五）（六）節說明十九國委員會應該改組爲調解委員會，並得邀請美俄兩國代表參加；其第（八）節說明調解委員在辦理交涉時，『凡法律問題，應依據國聯大會三月十一日議決案的第一第二部分；凡事實問題，應依據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前八章所樹立的證據。至於解決方案則須根據李頓報告書第九章內所提出之原則，同時參考第十章所載的建議。』其第（九）節內，十九國委員會明白表示『單是恢復九一八以前的原狀不能够得着一個永久的解決，而滿洲現政權的維持與承認也不能看作一個解決』。

決議草案兩件，其第二案是對于李頓調查團各團員表示感謝，謝他們的忠實公正的工作。第一案共分十節：其（二）（三）節敘述國聯大會於三月（各報電文均誤作二月）十一日議決案中已規定解決中日爭議的原案，『確認此種解決必須尊重國聯盟約，巴黎公約與九國條約的旨趣』。其（四）節『決定組織一個委員會，其任務爲與兩當事國協力，辦理交涉，期於依據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之原則，參考其第十章之建議，求得一個解決』。其（五）（六）（七）節規定此項調解委員會由十九國委員會組成，並有邀請美俄兩國參加之權，並有便宜行事之權。第（八）節請調解委員會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以前報告其工作。

十二月十五日以後，十九國委員會即休會，由國聯秘書廳與中日兩國代表團磋商議決草案的接受的問題。中國方面早就宣告：調解的先決條件是取消「滿洲國」。日本方面堅決反對議決草案，其反對最力的幾點，我在本刊第三十二號『國聯新決議草案的重大意義』一篇裡已討論過了。簡單說來，日本最反對的是：

（1）理由書末項明白否認「滿洲國」的維持與承認。

（2）邀請美俄兩國參加調解。

（3）解決方案須根據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之原則。

（4）由調解委員會辦理中日交涉。

據近日報紙所傳，日本的反對已發生了不少的效力，決議草案已有修改的傳說。據說，國聯秘書長德拉蒙已提出一種修改案，其大意有這幾點：

（一）調解委員會原擬由十九國委員會組成，今擬改爲由英，法，德，意，比五國組成。

（二）不明說邀請美俄兩國參加，只說招請與中日有利害關係之聯盟國及非聯盟國。

（三）承認中日兩國直接交涉之精神，調解委員會得爲援助中日爭議之解決而提出建議。

（四）決議案之理由書改爲主席的宣言，不作爲決議的一部分。

（五）刪除理由書最末項否認滿洲現政權的宣言。

這是日本新聯社所宣傳的消息，我們不敢斷定他的可靠程度。如果這消息是確實的，那麼，國聯此次未免太牽就日本的强力的要求了。所謂「德拉蒙修正案」的五項，若果然如日本通信社所宣傳，其中有幾項（如改十九國調解委員會爲五國小組，如刪除理由書末項）都是根本違反原草

案的精神的。

然而强暴的侵略者還不滿足，他們還在要求國聯拋棄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的解決原則，尤其是那一章的第七條項。我們應該記得，那第九章在提出十條適當解決的原則之前，先提出了兩個消極的原則：第一是不主張恢復原狀，第二是不主張維持「滿洲國」。並且在那十條積極原則內，其第七條雖然主張滿洲自治，但很明白的說明『滿洲政府的改組，應於無背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之範圍內，使其享有自治權』。據十四日東京新聯社電訊，日本政府不但反對理由書的末節，並且明白反對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中的第七條原則，『因該第七項中有許滿洲自治之事，顯然爲日本所不能受諾』。日本要求決議案中明白規定將此條除外。

無疑的，這一點是今日國聯與日本折衝的焦點，其餘的比較的都是枝節。我國代表團早已宣言過：取消滿洲僞政權是調解的先決條件。所以國聯若不能明白否認「滿洲國」，則是國聯自己先已否認了李頓報告書的第六章與第九章的基本立場，則是國聯自己先已否認了三月十一日的大會決議案，則是國聯自己先已喪失了調解的資格。這種調解，不但中國政府決不能承認，世界的公論也決不能承認。所以我們推測，國聯的讓步至多不過刪除理由書的末項，但決不至於承認日本的蠻橫要求，拋棄李頓報告書的前九章或其中的一部分的原則，尤其是否認滿洲僞政權的根本原則。

這回十九國委員會重行集會，遠東的局勢更形惡化了。日本的軍閥在新年元旦的晚間在山海關開釁，造成了武裝向世界挑戰的局面。山海關已被日本佔據了；日本軍隊正在積極準備進攻熱河。中日的大戰事也許不久即可在熱河及榆關兩方面同時爆發。在這種形勢之下，强暴的日本不但要中國接受一個城下之盟，簡直是要使國聯在那帶甲的拳頭之下接受他的無理的要求！

所以我們推測，除非日本有根本悔禍的覺悟，這回的國聯調解是必定失敗的。我們愛護國聯的人，只希望國聯這回的失敗是一種光榮的失敗。所謂「光榮的失敗」者，只是希望國聯做到這幾點：

第一，明白宣布此次調解失敗應該完全由日本負其責任。

第二，應即由行政院繕具報告書，接受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前八章的事實部分，聲明滿洲事件的發生及滿洲僞國的造成完全由日本負其責任。

第三，應即由國聯大會正式否認滿洲僞國，並聲明

日本破壞國聯盟約，巴黎公約及九國條約的責任。

第四，應即由行政院依據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採取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的原則，提出國聯認爲公允適當的解決方案。

一九三三，一，十六夜。

中國的政治

R. H. Tawney 著　蔣廷黻譯

著者陶內先生，論學問，是英國當代的大經濟史家之一；論政治經驗，是英國勞工黨後臺的主要人物。兩年以前，他受了太平洋國際學會的委託，曾來中國調查農工狀況。去年他又參加國聯派遣來華的教育攷察團。數月之前，他在倫敦發表一部小書，名曰「中國的農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 Allen and Unwin, 7s. 6d. net)。這書的好處誠是一言難盡。書末一章泛論中國的政治和教育。茲特節譯此章，分兩期發表。下一期的將標題「中國的教育」。

蔣廷黻

在現今世界大勢之下，中國近二十餘年的內亂將不能長久繼續。前途就只有兩條路：或是中國自己產生一種政治平衡而設立一個强有力的政府以維持之；或者外來的勢力，用某種名義，强以平衡相加。華府會議的政策是要使中國能走第一條路；現在日本顯要採取第二條路。日本首要把東三省變爲她的保護國；然後學歷代以北制南的方法，利用東北的優勝地位，來支配全中國的政治。日本的成敗如何——目前的局勢以成居多——最要的關鍵是關內中國的前途。東三省的命運最後不會在東京或日內瓦，是要在關內的中國決定的。因爲東三省論文化和民族完全是中國的。如果日本能割據東三省，那必是因爲日本能使用一個有組織的國家的種種力量而中國不能。如果中國也能，那末，東三省一定要受中國的吸力，不受日本的吸力。一句話，就東三省論，中國本可拖延，只要——這是很要緊的——在拖延的時候，中國能够得到內部的安定和團結。中國成功的條件是甚麼呢？

這些條件一部份是政治的，一部份是經濟的，一部份

是心理和社會的。中國思想家偏重後兩種而比較的忽略了第一種。平常的時候，我們都相信現在是經濟支配政治的時代。但是在現狀之下的中國，經濟的進步完全爲政治的變亂所阻止。所以中國的第一個問題是創造一個效力較高的政府。

這個問題的解決只能一點一滴的進行。中國太大，各地狀況太不相同，交通的缺乏致全體太無構結：因之，全國各部決不能同時前進。統一的程序只能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執行。有些省分必須前導；有些省分後隨。某一區域必須負荷十九世紀歐洲的普魯士和彼得蒙（Piedmont）所負荷的使命，作爲改革的中心，樹立公德，效能，及廉明政府的標準及榜樣。

有了中國的經濟地理，這個統一的中核區域應在何處是毫無問題的。東三省就是沒有日本的問題，是未成熟的新墾地。黃河流域的人民太窮苦且知識太低。黃河流域以南的省分，內有二萬五千萬的人民，是將來的希望所在。此區域內有世界上最大自然商路之一，即長江。海關的收入三分之二屬於此區域。鐵路，除東三省外，亦以此區域爲最多。過二十萬人口的城市，全國有十五個，此區域佔了十二個。工業，東三省不算，此區域幾包而有之。現代的教育機關，此區域有其過半數。如中國有一個區域能創造一個新國家，那就是這個區域。

可惜這個區域不能一致。南京與廣東的戰爭，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因爲日本侵略的震動，始爲停止。此區域內還有些地方受土匪之害；有些地方受軍長師長旅長之害。此外還有些共產黨的區域。廣東的反中央雖然不能說完全無故，但居然在中國近代史上國家最危急的時候發生，這眞是中國不統一的最可痛惜的表示。不過廣東與西洋的通商關係最久；省的自信心最高。廣東有其特殊政治傳統。就是廣東與南京感情好的時候，牠不願接收南京領袖的惠賜。南京命令所能實際通行的地方不過五六省，其中最重要的是江浙及河北山東的一部分。人口總數約在一萬萬左右。若在歐洲，就可算爲一個大國。

政府要得人心必須在其範圍以內起始。中國既須有一個中核的廉明行政區域，政府似乎應集中心力於這幾省的改革。我並不贊成有些外國人的意見，說中國惟一避亂的方法在分爲幾個小單位。如果這個提議見諸實行，必致引起千百年的內亂，何況不能實現。經濟上，尤其從海關及鐵路着想，中國是一個整體。文化上及精神上，中國的統一還超過有些有中央集權政府的國家。這個統一必須維持

，並須設法使之具體化爲政治的組織。這事業的完成要費好幾代的效力，但第一步是在找一個施力之處，是要建設一個基本區域；在此區域內，國家能够有効率的執行國家應行的事業，然後傳播牠的影響到以外的區域。直轄的省分應該作有秩序，有安全，有効率的模範。牠們應該嚴厲取締收稅人員，官吏，放債者，地主及土匪的榨取。牠們應該建設現代的道路，現代的警察制度，現代的公共衛生及現代的學校。一句話，在這個可行善政的區域內，作一個人人能看見的善政的標樣。在上古的中國，常有地方人民不堪諸侯的暴虐，請求鄰邦的賢王來統治他們。如果中國各地的政府多靠善政成績所能產生的威信，牠們就不須這麼多槍桿來維持牠們的地位了。

這個政策——其實無論任何政策——要實行，政府行政的機械必須整理。中國輿論家多批評政府之壓迫言論；他們說這個政府是個軍政府，不過加上一個文人宣傳部。這誠有理，且是可惜，因爲一個不容輿論批評的政府就難得輿論的贊助。雖然，中國政府的大弱點還不在此，是在有政而不能行，是在缺乏有效力的行政制度。除少數例外，中國人簡直不知行政是什麼。

文學在中國享受了好幾百年的權威。一般人對文學的尊重雖然很可佩服，但此尊重不幸使中國人不能認清政治的性質。相信紙上寫了字就是作了一件事已成爲牢不可破的習慣。結果中國的政治以發表宣言爲始，亦以發表宣言爲終。在西洋，人們有時只講辦法不講目的；中國人則只講目的不講辦法。中國人會議了又會議，起草了計劃以後還得草計劃，報告以後還是報告。紙張堆積如山，但全無辦事的力量和機械。好像一個機器出了毛病；大家不去修理，反坐下寫一篇機器出毛病論並通過一個議案要機器明天行走。這就是中國的文學政治。

此外中西政治的觀念的不同還多，我只再舉一二個例。在中國，法律不是通律，不問對何人都要執行的；法律是一種高尚的理想，能企及固好，但遇了具體的事件必須斟酌情形變通辦理。到了這實行的當兒，原則反不要緊；要緊的是受法律制裁的這個人的特殊情形。中國人所敬仰的不是鐵面無私大公至正的法官；這樣的法官似乎太粗暴，太不近人情。中國人所敬仰的是一個明哲的，和氣的中人，能調和雙方的利益。西方行政注重負責的執行；中國行政官注重如何避免衝突，即國法因之受損亦所不顧。西洋政府的機關是個權力的階梯，各級各人的職責是分明的。中國的政府機關是個團體。個人以團體爲護符，責任不

可捉摸的散在全團體。

對於中西政治的觀念的優劣來作抽象的批評簡直是空費力氣。百年以前，中國的傳統辦法還行得通；時至今日，行不通了。因爲我們不能靠私人彼此的了解來管理一條鐵路，辦現代國家的財政，或執行一部複雜的，在在與民生有關的法典。

中國的新式行政有許多困難。新的行政無成法可守，因爲新的行政系統成立不久。經費也不足。官吏地位無保障。往往換一個部長致全部的大小職員都換了。中國雖有一個考試院，類似英國的文官委員會，好像至今中國官吏的進退還是靠私人的關係。家庭制度也是一種障碍，致親戚的援求有許多時候不能拒絕。官吏的教育很不完善。無論這教育是得自西洋或中國的大學，中國的文官知道西洋的政治學說較多於西洋的實際行政，而知道西洋反多於中國。一個外國旅行者在中國最感奇異的是他所認識的中國人最不知道的國家就是他們自己的中國。學政治的知道海牙法廷及美國大理院如何行使職權比知道中國城市村莊如何辦地方公事還清楚。學經濟的知道西方的工業資本界及機械農業比知道門前的手工業及郊外農夫的農業還要多。

效率較高的行政，就是在西洋，也是近代的發展。中國直到最近始感需要，因此中國新式行政之幼稚並不足怪。中國行政的弱點由於財政困難及社會情形者，只中國自己能改除之；屬於技術方面者，倘利用西洋國家的經驗，改革的進步可以增速。關於鐵路管理，治水災旱災，救荒，及公共衛生，中國已利用外國專家的知識。行政也有其技術方面，是西洋專家所能貢獻的。行政人員的選擇和訓練；機關內工作的分派，機關與機關的關係，與財政部的關係，與負政治責任者的關係；官吏地位保障問題及陞級問題；中央行政者及地方行政者關係的安排，如何能一方面使中央有相的節制，一方面使地方能保存自動的能力——這都是良好行政的基本條件。西洋國家，因長久的試驗，已得着專門的技術。中國不應盲目的往前，出幾十年的浪費和痛苦，來尋找別人已經找到的。

我們愈想到各種特殊的行政，愈覺得有利用外人已有的知識之必要。無論一個人的智慧多末高，有許多事情不能生而知之，如：提倡農村合作，改良土地制度，發展鄉村工業，設立普及初級教育及有效的視學制，執行工廠法，組織效率較高的警察，及其他許多一個現代的國家所必負的責任。中國的行政當然應該是中國式的，不是西洋式

的。但要作到中國式的不必重演外國曾經演過，且受了苦始改除的錯誤。

我不提議中國應請幾個外國名流到中國來作幾個月的旅行，也不提議送中國人到外國去參觀，去得幾個空泛的主義。老實說，中國大有主義過多之患。我提議，第一，中國應聘請些外國官吏曾有特殊行政經驗者來中國幫助組織各種行政事業；第二，中國應派遣些經嚴格選擇的官吏到外國行政機關去，作較長期的實習。爲執行這個政策，最自然的輔助機關是國聯。

中國的地方行政簡直是個未曾探險的區域。五十多個大學裡的政治學教授沒有一位告訴了我們中國二十餘省，一百餘城市，千九百多縣，及五十多萬村之中的兩三個省，城，縣，村的實際行政是怎樣。田賦的怎樣分派與徵收，簡直是個不可破的神謎。好像中國近代政治的改革僅限於上層的政府；至於下層，舊的惡習完全保存，此外又加上了一些新的惡習。關於地方行政，外國也有許多經驗是中國可以借鏡的。不過，在未下手之先，應該仔細調查幾個區域內的縣，城，村的行政。政府如願不到，幾個大學可以合作來辦這件事。調查一定要發現許多的弱點，然後可以攷察在外國當初這些弱點是怎樣改革的。近年各種的政治方案如教育，衛生，農業的改良，到實際執行的時候，都靠地方的行政官吏。這些方案的實行都以同時改良或甚至首先改良地方行政爲條件。

中國民族對付衣食不足的方法

擘黃

衣食不足是中國民族的一個極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幷不是近年才有，乃是自古有的。我們最早的政治思想的兩大派——儒，墨——都感覺到這個問題。荀子富國篇說：『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可知墨家對於物力（最重要的是衣食）不足的問題很注意。他們的節用，節葬，非樂的主張，以及他們對于工藝機械的用心（墨子書中，可見這種用心的痕迹），都與他們『憂不足』的見解有關係。（註一）荀子雖則不信墨子的這個見解；但這幷不能證明儒家全沒有感覺到這個問題。『子貢問政。子曰，「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篇）。孔子已經認足食爲三大政之一；可知他很想到民食不足的問題。據孟子說，行了他的理想的王政之後，還不過達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孟子梁惠王上篇）的境界。由他的話看，「不饑」不過現在人的烙餅窩頭够吃罷了；因爲要七十歲才可以食肉，可見七十歲以下的人一定很難得食肉的機會。曹劌的鄉人也有『肉食者謀之』的話，（左傳莊十年）指明只有貴族才有肉吃。所以中國大多數人民吃東西的質量不能滿足營養的需要，乃是幾千年沒有解決的問題。食的問題這樣，衣的問題也是一例。

衣食足不足的問題，與人口問題是很難分開的。因爲一樣的數量，人少則每人平均所得比較多，人多則每人平均所得比較少，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減少人口是解決衣食不足的一種方法。天然的，或許說是顯似不受人力支配的，減少人口法有饑荒，水災，旱災，蝗災，瘟疫，刀兵等類的現象。這是我國的洪亮吉與英國的馬爾薩斯（Malthus）所早已說過的。（註二）人爲的可以減少人口的事情，除了近年由外國傳來的制育運動不算外，在中國前代的個人方面有殺嬰，斷產，出家等等。韓非子六反篇說：『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可見戰國末（或稍後；假如這篇不是韓非的手筆）有殺嬰的事。并且看那文章的語氣，這事不是頂希罕的。斷產的藥方，假如某些醫書不是僞撰的，至晚趙宋時代已經有了。明歸有光的母親因爲怕多子的苦，至於服所謂能使「妊不數」的螺水而致死。（震川集先妣事畧。）出家爲僧尼，不嫁不娶，當然也會使人口減少。（註三）在歷史上佛教特別發達的時候，至有「路上行人半是僧」的話。就是現在，和尚尼姑的數目，雖只是人口的一很小部份，但也不能認爲於人口毫無影響。殺嬰，出家，斷產的企圖，雖是大部份由于個人的情境；但因人口太多而起的衣食不足的壓力至少是這些現象的助因。到了現代，制育當然是惟一的適當的減少人口法。或許有人恐怕制育盛行以後，人口弄到太少。我想這要看從那方面說。我以爲制育只會使小孩子減少，發育不良的人減少（因爲全國的小孩子少，每個孩子平均的衣食衛生一定進步——假如衣食品等的分配比較公道，）壯丁大約不會減少的。中國現在人口雖多，恐怕發育不良的人和病夫也多。

減少人口是從消費的人那方面想法子；但人類也可以從消費的物那方面想法子。後種法子中有（一）通有無，（二）節縮。時間上的通有無就是積貯——在豐年，將剩

餘穀麥等物貯藏起來，備荒年不足時之用。古代有許多政治家提倡這個法子。空間上的通有無就是移民移粟——梁惠王所自鳴得意的『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的辦法。節縮是節衣縮食。單以縮食爲例，每天只吃兩頓，甚至一頓；不吃飯而喝粥；以及素食。雖則除僧尼外，很少人完全素食，但許多貧民吃動物性食物很少，幾乎是素食。（註三）但通有無的好處有限。節縮簡直不是法子；因爲實際上衣食還是不足——不够保持體溫，不够營養。

積極的增加物量當然是可能的。第一，可以使耕夫增加。商鞅之法，『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史記商書列傳）。西漢時賈誼晁錯都主張設法盡殿游食之民歸農，也是這個主意（漢書食貨志上）。西漢初執政者設法困辱賈人（「不得衣絲乘車」，納重租稅，「子孫不得仕宦爲吏」，見史記平準書），雖有別的原因，但也是崇本抑末，勸人歸農的表現。第二，可以使耕地增加。商鞅開阡陌（假定有這事），以及移民墾荒，乃至於開疆拓土，都是增加耕地的方法。第三，可以使耕法改良，例如趙過的代田法（也見漢書食貨志上）。這三種方法，雖是在中國前代都試過；然而沒有弄得很好，它的效力抵不上人口的增加。即以西漢爲例，哀帝時，天下戶口最盛，但百姓的資富就不及文景時代。王莽時，『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也見食貨志上）這些現象，是當時人口增加比衣食品增加更快的結果，不能專歸罪於王莽之爲政不善。我們在現在看起來，對於他的詔上所說『予遭陽九之阨』云云，似乎應該表些同情。西漢末的情形已經那樣，到現代更加厲害。現在中國的可耕地不算少，耕夫尤其多（據何廉先生的估計，文見獨立評論第六號）。假如地方平靜，官吏不侵漁，農業資本由政府補助，幷耕法力加改良，那末，衣食不足的問題，雖不能敎完全解決，至少也可以解決一大半。積貯，移粟，移民的法子也可以補助一部份。

在中國歷史上所試過的企圖解決衣食不足問題的方法，沒有一個長期有效的。就是極慘酷的饑荒，刀兵，結果也只博得短時期的够吃够穿。至於節衣縮食幷不是解決的方法，因爲它就是衣食不足問題的本身。最可驚嘆的是：我們民族雖則沒有直接解決這個嚴重問題的方策，却有閃避不理這個問題的法子。這些法子構成了我們國民習慣的極重要的部份。

這類的方法的第一個是等異消費。孔子曾說過，『爲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似乎孔子的意思贊成某一種的平均分配。但是無論孔子的眞意如何，後來的儒家是要「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的。所謂貴賤有等，就是要皇帝衣食最好，諸侯次之，大夫又次之，士又次之，平民只可穿粗布吃窩頭。所謂長幼有差，就是孟子的五十歲以上衣帛，七十歲以上食肉的辦法。這種等差分配法是隆禮的荀子所極力主張的。他主張這個的理由，雖則不是因爲怕衣食不足（其實等異方法不能眞正解決衣食不足的問題），但是，儒家的這種政策施行長久之後，使一般平民覺得他們衣食不足乃是天經地義，不覺得怎樣不平：的確是延緩亂世來到的一個方法。戰國時主張與平民平均勞苦，平均消費的絕不是孔子之徒，而是墨家農家。許行主張君民並耕而食，墨者主張無論什麼人的棺材都只是「桐棺三寸」；這種「貴賤無別」的制度是儒家所最反對的。中國的政治受了儒家思想的支配幾千年，而墨家很早就衰微：主要原因恐怕是儒家所主張的分配消費法極有利于統治階級，而墨家主張於他們絕無好處。但無論如何，等異消費是我們民族閃避衣食不足問題的一條路徑。

我們民族的第二個閃避這個問題的方法是相信有命。衣食不足的人是生來命不好，「命該如此」。大家相信「一飲一啄，莫非前定」。所以衣食不足未到極端的人還可以勉强安生，不至於爭奪作亂。這又是使我們不注意衣食不足問題的嚴重性的一個原因。很有意義的是：明等威幷安命都是儒家的主張；這似乎因爲人不安命則等威就不能維持。所以這種方法與第一種閃避方法是聯帶的。（註四）

此外閃避衣食不足問題的方法還有退讓（自動地或被動地減少自己的消費，讓與別人），希望子孫富貴（自己雖受衣食不足的苦，希望子孫可以豐衣美食，算是一種精神上的安慰），求來生福（此生衣食不足，求補償於來生；此種思想，印度文化傳來後很盛行），用麻醉劑。有一個醫學家說，鴉片，海洛英等麻醉劑，似乎中國人吃比外國人吃爲容易上癮。有人以爲這或許中國人身體特別。中國人身體特別不特別，我不敢說。據我的意思，以爲這與衣食不足也有關係。生活太苦，就喜歡麻醉，以忘却苦痛：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外國的工人喜歡喝醉酒，就是這個道理。中國吃鴉片等品的人中間，窮人的數目很多；並且越窮越要吃；恐怕也是這個道理。並且，因衣食不足而精力不足。精力不足的人不能享受活動的娛樂（跑路，打獵，踢

球等，）只能享受懶惰的娛樂。這大約也是容易上癮的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閃避衣食不足的方法，就是養成耐苦的習慣——捱餓捱冷地活下去。許多人說耐苦是我們民族的美德。但這也看從那方面說。因爲會捱冷捱餓，就老用這種消極閃避衣食不足的方法，結果，始終不想講求積極的方法去解決我們民族衣食不足的問題：這種的害處就不小了。或許有人說，假如衣食不足，活得下去，也就沒有問題。我禁不住要回答說，『其然，豈其然乎！』倘若世界上一切民族都用捱餓捱冷的方法對付衣食不足的問題，那末，大約特別會捱的民族要佔便宜。但是人家用積極方法解決衣食問題，衣食充足，因而身體强健，精神飽滿。我們因衣不足，不得不把一部份的能力去抵抗冷氣，同時因食不足而身上可用的能力太少。無論做什麼事，還是人家行呢，還是我們行呢？我請讀者自己下個斷語。

好些牙科醫生覺得什麼病都與牙有關係。我上文所說，大約要使讀者覺得也是那些牙科醫生的見解。但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這許多事情——信命，好退讓，望子孫，望來生，喜麻醉等等——都是由于衣食不足而起。這些事情當然還有旁的原因。然而衣食不足縱然不足最初引起這些現象的原因；但因爲這些現象是暫且對付衣食不足的法子，衣食不足就成了助長這些現象的一個大勢力。所以要想改進國民的習慣，增加他們的奮鬭力，不能不先解決衣食不足的問題。縱使一時不能做到人人「衣帛食肉」，至少也得趕快做到人人「不饑不寒」。

（註一）我疑心墨學的衰微和中國科學不發達有關係，但前者不是後者的原因。這兩件事似乎都是由于重禮樂的政治思想（儒家）戰勝重工藝機械的政治思想（墨家等）的原故。儒家所以戰勝的一個原因，本文已經提過。

（註二）洪亮吉治平篇（卷施閣文甲集卷一意言），可以說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具體而微。據洪氏門人所編年譜，洪氏治平篇作於乾隆五十八年，卽公元一七九三年。馬氏人口論第一版出於一七九八年。兩作相差只五年，這是件有趣味的事情。

（註三）關於印度人的出家食素是否由於人口太多，衣食不足，這個問題，我很希望知道印度歷史的學者不吝賜教。

（註四）墨子非儒下以「執有命」爲儒者之說。論

語顏淵篇載子夏說『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可見儒家實執有命之說。

讀顧毓琇「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後

孫　逸

（一）

「科學救國」的聲浪，一天高似一天，「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自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顧先生乘這一個機會，向學科學的人指示了一條應該走的路（本刊第三十三期），確是值得注意的，但可惜我讀了這篇論文之後，感覺到很失望，顧先生的說話，似乎牧師傳教的意味太深厚了一點，頗有麻醉的性質，他無異告訴我們說，中國人是無需上進了，亦不能上進了。這一種思想，我們是不得不加以糾正的。

同時，我也不禁感到悲觀，原來一班知識最高階級的大學教授，祇是些歌頌著過去，滿足著現在，無望於將來的不思上進的人們，中國怎能向前進呢？

顧先生開宗明義的一段總論裏說：「我認爲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巴斯德發明微菌的時代，……或是愛迪生發明電燈炮的時代。」雖然顧先生並未指明現在究竟是什麼時代，但其中意思大概可知是「你若要想發明點驚天動地的貢獻，那是夢想」的時代。這種和老學究所謂除了孔子便無來者的沒出息的思想，是根本錯誤的。天下並沒有絕對的眞理，學問亦永無止境，發明驚天動地的貢獻的時代，永遠存在！當十九世紀末葉的時候，很有一般人說，此後的科學是第五位小數以下的科學了（這就是說「各項科學的研究，已經漸進於精細的境界」）可是就是在這幾年之中，淘氣的倫忒根發現了X光線，多事的居禮夫人，發現了鐳，使當時的科學界，展開了一新頁。就譬如說最近吧，大家總以爲此後的科學總是循着電子說的道路進行了吧，可是叛逆的Zeutron的學說，却又突然跳了出來了。顧博士啊，驚天動地的事兒正多着呢！

當然，我並不反對顧先生所謂「你要努力於科學的研究，只可以先做點關於極小部分的工作」，但若以爲除此以外，便無任何更大的希望，那却是根本不對的。同時這種使青年氣沮的指示，在道德上亦是不應該的。顧先生所謂「你若要靠你科學的發明，以致中國於富强，那亦是夢

想。」這話當然也對。事實上，這種以一人發明之力而致一國於富强的夢想，亦是從來沒有人實現過的。可是若是要集多數人之力，集多數人的發明，當然是有希望致中國於富强的。

（二）

中國人究竟太聰明了。「現在世界上已有的發明，已經够中國受用的了。」中國人可以舒舒服服，不費一點氣力，直接拿外國人千辛萬苦的發明來應用，這正和日本打中國，中國可以不費一毫氣力，靠國聯的幫助來擊退日本的夢想，是完全一樣的。大學教授和政府要人，原來都是中國人，思想本來是差不多的啊！

模仿，依賴而不去創造，是中國最沒出息的思想。中國人專靠外國的發明來應用，終不免一輩子做「老趕」，老是趕不上旁人！

孫中山先生說，中國學外國，須迎頭趕上去。顧先生這種追隨背後的精神（幾乎是毫無趕上的意思），似乎是不應該提倡的啊。

是的，「瓦特的蒸汽機，愛迪生的電燈泡，我們儘可以仿造」。但我們應該知道蒸汽機和電燈泡已經發明了多少年了？世界上最新發明的東西，你能仿造嗎？這些最新的發明的張本，多藏在發明者的保險櫃裏（當然其中亦有請求專利的，但這大家知道是危險的方法），你能仿造才怪！於是，旁人用一九三二或一九三三的槍炮，中國人還祇能用十九世紀的槍炮。一個很巧妙的專想揩油者的活報應。

顧先生不主張中國人學純粹科學，然而他又說：「中國科學教育方針，應該是注重基本訓練，而以促進物質進步爲重要目的。」我對於這一點，亦不免有所懷疑。基本訓練是否是偏重純粹方面的？又，無新的貢獻，怎樣能「促進」？

中國人終究是太聰明了！非要自己能看到結實，是不肯下種的。中國人不植樹，因爲等到長成森林後，他自己早已壽終正寢了。中國人不墾荒，因爲到荒原得到報酬的時候，他已經是嗚呼哀哉的了。有決心移山的，祇有其笨不堪的「愚」公！所以，中國人也不學純粹科學，純粹科學者自身是採不到果實的。

當然，「相對論」救不了中國，一切純粹科學對你都不能有什麼實際的幫助。然而已往的事實告訴我們，應用科學總是跟了純粹科學走的，科學家研究純粹科學的時候，他並沒有想到，旁人亦不能預期到，它將來有怎樣實用

的價值。但這實用的價值，自然而然會產生的。法勒第研究磁誘導的時候，他並不是抱了要發明一架電機的目的的；倫忒根研究X光線時，亦決不會想到它有這樣大的應用。同時，你倘然離開了熱力學的理論，要築一具恒動機器，却永遠也不得成功。

自然，有人以爲「中國太危急了，等不及新發明。」「新發明不一定能救中國。」好吧，你用世界上已有的發明吧。但是，你却永遠祇能用十九世紀的鎗炮，或用二十世紀的器械在二十一世紀的時候！

（三）

中國人窮，這是已成的事實，誰也不必諱言。但是，我們是不是願意永遠窮下去，不再富起來了？這回答是不用我說的了。

有人說：「中國派遣到外國去的留學生，所帶回來的東西，正是不多不少的幾件外國玩意兒。」這話現在似乎更對了。外國人已有的發明太多了，中國人不用再努力了，拿他們已成就的來應用吧。但是，中國人所仿造的外國東西，是否能和外國人自己所造的東西競爭呢？於是，洋貨隨着留學生一起回來了。

於是中國更窮了。

中國要不窮怎樣？應該自己犧牲代價，應該自己替自己想方法。你以爲中國人不能有新貢獻麼？除非你承認黃色的人比白色的人才能卑下，這話是不會對的。

（四）

顧先生似乎是反對中國青年研究科學的。「假定兩個可以進研究院試試」，但是「將來的成績當然不知道」。這無異告訴青年們，你們是沒有希望的，你們不用研究了！（有希望的，祇有現在這一班大學教授了吧？）就算中國的青年，都聽了顧先生的話，不再繼續研究了，那末，我試問，中國現在對這一班大學教授們就完全滿足了嗎？這一班大學教授已經够了嗎？不必有人再研究更專門的學問了嗎？

顧先生孜孜不倦地告訴青年們說，發明是非天才不辦的，幷拿愛迪生的話爲證。然而，我以爲青年們正不必灰心，愛迪生本人是不主張天才學說的。「天才百分之一是靈感，百分之九十九是淋汗」（見M. A. Roanoff 著Edison in Laboratory；Hraper's Magazine 一九三一年九月號）他除了「拼命幹」之外，他什麼也不知道的。青年們，幹吧！

無論研究學問是否是能成功，然而，至少我們要去研

究才有希望能達到成功之路。同樣，一個人志向，無論能否實現，「某生少有大志」總要比沒有大志的某生要好一點。因爲有大志至少還有幹的精神，而無志則什麼都完了。顧先生以爲「我們不希望每年各大學的理學院畢業許多預備做純粹科學研究而失敗的落伍者」，我以爲我們寧願有許多做科學研究而失敗的人，我們不願有幾個沒出息，不上進而歌頌過去，滿足現在，無望將來的大學教授！

顧先生所謂「理學院大部分的畢業生，最好到實業界去工作」。這我當然表同情。這本來是一條正當的路，同時亦是必須的路。中國本來不需要學地質的人做交通部長，或教育部長，學化學的人做教育廳長，學天文的人做公使，或學電機的人寫幾篇短劇啊。

但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的，即是到實業界中去，就不需要研究了嗎？關于這點英國人已經先有經驗了。英國倫敦大學的馬丁（Dr. G. Martin）氏鑒於英國的工業，不能與德國匹敵，曾經說過：「德國化學工業之發達，實以鼓動研究爲其基礎，而吾國（英國）不然，大學評議會準以法規，使最良好之學生，初無研究之機會。……但實需最高發明及實用人材之商業界，恒未有身受研究方法之人，以致（英）國中實業界及教育界之間，存有深淵巍壁，不可溝通。工廠之首領，或大工業之指揮，因對於研究之精神及實施，素未領略，故對之亦毫無同情之表現。然在德國則情形異是，……對於科學研究工作之同情心，乃德國工業界之一特徵……」

所以，事實上並不如顧先生設想那麼簡單，以爲到實業界中去是無需乎研究的。

（五）

我可以舉一位大科學家的話，作我的結論。

柏金（Perkin）是發明第一種煤焦油染料 mauve 的人，亦可說是這偉大的煤焦油染料工業的創始者，他當然是一位應用科學家，但他曾說過：「科學研究之目的有二，既爲科學自身之故者，復可作工業上之應用。吾所謂爲科學自身之故者，是蓋吾人覩及此煤焦油染料工業神奇之果時，愼勿忘一切研究之源，我不過對自然之法則及秘密，欲得一更深刻之知識而已。倘無此種研究，即不致有煤焦油色質可以發現。」

一九三三，一，八，晚，

編者按：顧毓琇先生原文的主張確是有點太偏，我們也料到那篇文字一定要引起科學家的抗議。孫逸先生這篇抗議的大意是我們都很贊同的。自

然界的秘密，決不是二三百年的人力所能完全發現或發明的。我們的科學家儘可以放胆去幹：一分的努力自有一分的酬報。

此文中引愛迭生的話，原文是Genius is one per cent inspiration, and 99 per cent perspiration，我曾試譯爲『天才是一分神來，九十九分汗下』。附記於此。（胡適）

漫遊散記（十五）

丁文江

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

龍爪山的玀猓

我從瓌州到了元謀，於民國三年五月二十日過金沙江到了四川會理縣境內。沿途所遇見的都是漢人，只有從松坪關向通安州的時候，在普隆河附近，遇見一位玀猓貴族婦人，騎着馬，跟着一匹馬，從我身邊經過。她看見我繪圖，就下馬來問訊。她聽見說我是北京來的委員，很恭敬的說道，「舍下離此不遠，請到那裏休息」。我的鄉導告訴我她是普隆沙土司的妹子。我因爲她家不在路邊，就謝絕了。她也匆匆的上馬去了。以後鄉導說沙土司做人最好，家裏藏得有許多書。我很懊悔，沒有去拜見他。通安土州原也有土司，但是我去的時候衙門沒有人，而且這是會理著名的銅鑛，漢人很多。我忙了看鑛，就沒有理會別的。

直等到六月四日我到了會理縣城要想到縣城東北的龍爪山去測量，纔又有機會看見土人。龍爪山離城十八公里，是會理境內有數的高山；出海面三千八百公尺，比泰山高出一倍多，比五臺還高三千尺左右。天晴的時候很遠的即望見牠，——我以後到發窩的望鄉臺大山，離牠一百三十多里還看得很清楚。一直到東川西南的牯牛寨大山，離已二百多里，還隱約的認得。但是山周圍都是玀猓的村落，不但上山要他們帶路，就是下山的住宿也非找他們不可。于是縣衙門裏派人從龍爪山脚找了三個玀猓來，決定于六月七日引我上山。

從會理城到龍爪山直線雖不過十八公里，道路是彎彎曲曲的，直際上在四十華里以上。而龍爪山高出會理城一

千三百多公尺——差不多與妙峰山和北京城的比例一樣——還要下山住宿，所以路是很遠。我天剛亮就出北門，到三元橋與向嶺遠的大道分路。我們的路順着一條支河向西北。起身的時候本來是陰天。一過三元橋就下起大雨來；路上的水有五寸多深，很是難走。我們都披着雨衣。三位帶路獵猓，帶着羊毛的氈斗蓬。這是四川獵猓的制服，無論冬夏都是如此。此外他們的裝束與漢人沒有多大的分別，不過纏頭的布要比漢人的長大點。

從會理城起，走了六公里多路就到山根。上山的路很窄狹，又因爲雨忽下忽止，路十分難走。路是順着山溝向上的。從山根起，走了八公里，到了溝的盡頭，已經上了七百公尺。路原是向西北的。到了這裏，要改向北；還有七公里，再上高三百公尺，就可以到山頂了。當時雨更下得大了；滿山都是雲霧，幾步之外，就完全看不見路。我們的雨衣也都濕透了。而那三個帶路的獵猓，一走到溝頭的嶺上，都蹲在地下，不肯再上，因爲他們都已經喝得爛醉了！

原來一出城的時候，我就看見他們每人身邊帶着一個油簞式的瓶子。起初我以爲是他們帶的水，沒有注意。以後看見他們不時舉着瓶向口裏倒，問他們方知道是酒，三個獵猓之中，只有一個漢語說得好。他對我說道，「我們夷家只有包穀（玉蜀黍）做的酒，力量不够大。昨天晚上委員賞了我們錢，我們就在城裏每人買了一瓶好燒酒。原來想帶回家去喝的。下了雨路難走，身上濕了，有點冷，所以路上先呷幾口。」那知道不呷則已，一呷就沒有限制。剛到山根有一個已經把酒喝完了。狼狽的上山，一個人掉在後面。等到到了嶺頭，那兩個也就喝醉了。

我上龍爪山原是想去測量的。眼看見一山的雲霧，目的是達不到的了，天色又不早了，鄉導又是幾個醉漢，只好決定放棄登山的計畫。從嶺頭仍然向西北下走到山腰的龍爪山村投宿。

向下走不到二公里，雨忽然止了，雲漸漸開了。向北望龍爪山雖然依舊是一片濃霧，西面的高山和山下的深谷却逐一的現露出來。路也由西北轉向了北，順着龍爪山的西坡走。高度仍然在出海面三千三百公尺以上（一萬英尺以上）。路的西面是一個極深的大谷，就是安寧河下游的撒連河。從我們的路到谷底至少有一千七百公尺深——和美國馳名的哥老拉多峽谷 Colorado Canon 一樣。若是從龍爪山頂上計算，還要加上五六百公尺。這大概是世界上最深的峽谷。谷底滿都是水田。六月裏都是綠秧。山坡全

是紅土。紅綠相映成一幅絕好的畫圖。谷西面的高山，平均也在三千公尺左右，自南至北，像一道高牆一樣。會說漢話的一位獵猓，酒也醒了。指着谷底的一個大村說道，「這是撒連，著名出甘蔗的地方。撒連北面是潘林溝，田地極其肥美，是我們會理最好的地方」。我問他道，「這大溝裏有你們夷家嗎？」「一個也沒有！我們夷家，第一怕蚊子，第二怕熱。所以我們村落都在高山。這種溝裏，傘是熱風。下去就要得瘴氣。我們如何敢住！」。

再向北走了六公里纔到了龍爪山村。這是一個十幾家的獵猓村落，緊靠着龍爪山的西脚下。出海面仍然有三千三百公尺。六月裏天氣，傍晚的時候溫度仍然在攝氏十六度左右。村子裏面房屋極其簡陋。我就住在帳篷裏過宿。

我原來的計畫，下了龍爪山要沿西坡繞到山北再向東到白果灣，去看會理著名的一碗水鉛銀鑛。所以三月七日，從龍爪山村出發仍向北走。但是夜間又下了大雨，我的洋布帳棚不但是弄得滿的泥漿，而且浸透了水，異常的重，騾子駝不動。只好臨時僱幾個人抬着走。如此一耽擱，出發的時候已經過了十點，眼看趕不到一碗水了。和獵猓鄉導商量，到毛毛溝祿家過宿。

祿家離龍爪山村不到十二公里，不過昨天走的一半路。但是全是山路。因爲龍爪山是一條南北的大山。所有的山溝都是從東向西，流到撒連河的深谷裏去。我們初起向北。二公里半到了紅岩子，再向東北。路線正與溝成一直角。沿途都是一上一下。紅岩子過去，過了兩條溝，就轉到了龍爪山的北坡上。從此又向上走到三千五百公尺左右，然後再下到毛毛溝。過了溝上東北坡纔到祿家。（高出海面三千三百公尺）沿路又下着雨，走的很慢；二十多華里路大半天方始到着。

祿家是獵猓的富戶：每年有六十石粮食可收。田地以外，還有五六個奴僕，三十頭羊。牧羊是獵猓重要的工作：羊毛可以做氈斗蓬，羊乳可以喝，還可以做乳餅。以上的種種事實足以証明獵猓原來是畜牧的民族。原住的地方大約在中亞細亞，因爲這種生活不是在高山深谷水田的區域所能發生的。

祿家的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是一位身長六尺的中年婦人，漢語不大會說，但是招待很是殷勤。我仍然住在帳棚裏。因爲棚布是濕的，裏面狼悶。雨不下了，就走在門口閑看。祿家住宅四周有院牆，門口有一座碉樓。忽然女主人走了出來，向山坡上一望，一把拉住我向裏面跑，口

裏說着獵猓話。屋裏跑出兩個奴僕，一個手裏拿着一支後膛鎗，走到碉樓上去。不久下來，把鎗放下。向女主人咕嚕，她纔有了笑容。我的猓猓鄉導對我說道，「委員不用怕，是祿太太看錯了，以爲是她的仇家來了，所以拿鎗上碉樓防守。其實不是」。我問她的仇家是誰。這位鄉導說道，「祿太太的娘家姓馬，也是一個富戶，家裏養得有許多奴才。不久以前，這些奴才造起反來，投奔到隣村的吳家去。馬家向吳家理論。吳家不講理，反帶了人到馬家搶東西，並且把祿太太的妹妹殺了。祿家爲親戚報仇，也就去攻吳家，殺了他家幾個人。因此結下仇恨，時時得防備着。好在祿家有兩桿好槍，二百多子彈，一座新碉樓。吳家就是來，也不怕的」。我問他道「你們殺了人，縣裏不管嗎？」「唉！我們夷家自己的事，縣裏那裏管得許多！」

祿家有幾個青年的婦女，相貌都生得很端正，皮膚也很白淨。她們頭上札一塊沒有頂的包頭，兩邊有兩個掩耳。身上著一件長衫，衫上著一件馬褂似的短襖，下面繫著長裙子。女主人的裝束也是一樣，但是頭上帶一頂八角的高頂和尚帽，是我在他處所沒有看見過的。女子十七八歲才出嫁，婚姻用媒妁，同姓不通婚。

羊是他們最貴重的財產。羊要生病，他們把一隻狗細在路邊，聽牠餓死，來爲羊祈禳。若是羊病還是不好，他們再請巫師念經，同時拿一隻小雞細在一雙草鞋上放在路上供神。

我沿路跟我的鄉導學了幾個猓猓字：

父	Ada	
母	Amo	
孩	Aye	
手	Lie	
足	jitze	
馬	nba	
山	Kuchiu	
石	Lomu	
紙	Terdje	
出血	Sdolo	
等一等	Ngalu	

在祿家測驗了六個人的身體。平均的結果如下：

身高	一六三・三三公分	胸週	八七・六〇公分
頭長	一八・六七公分	手長	一八・六〇公分
頭寬	一四・四三公分	足長	二三・九〇公分
頭週	五六・一〇公分	頭指數	七七・八三

他們都自稱爲黑夷，但是測驗的結果與白夷相近，我很疑惑他們不是眞的黑夷。因爲六個之中三個是會理縣找來的鄉導他們的身高都在一六六公尺左右。其餘的三個是祿家的奴才，身高都在一六〇左右。大約鄉導是黑夷，或是黑夷的雜種。那三個奴才十有八九是白夷。

外交評論

第二卷第一期
一月二十日出版

訂閱價

全年十二冊連郵四元
半年六冊連郵二元二角
零售每冊大洋四角

要目

日內瓦之英國外交……吳頌皋
法蘭西與戰債問題……徐公肅
中俄復交與互不侵犯條約……心白
日美關係之過去與現在……高宗武
法俄互不侵犯條約論……醒吾
英自治殖民地在帝國外交上之地位……魯學瀛
日人論日俄應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宗君
公理與強權之爭……賈一
國聯調解之價化……陶樾
評非戰公約與世界和平……吳昆吾

外交評論社出版
南京土街口壽康里三號

黎明書局發行
上海南成都路大德里

劉英士主編

圖書評論

第一卷第五期

梁實秋：辛克萊爾的拜金藝術
方重：西洋文學名著選
黎烈文：一本專論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的新著
方光燾：對於顧譯獨幕劇選中的幾個疑點
錢歌川：古有成翻譯的加力比斯之月
趙少侯：魯森堡之一夜
余楠秋：學校劇本第一集：劉三爺
沈達材：陳鍾凡著中國文學批評史
王以中：人文地理學和張其昀的地理著述
程憬：顧頡剛編的古史辨
吳承禧：馬寅初著中華銀行論
樓桐孫：社會科學家與社會運動家
黃志尚：國音常用字彙

零售價格，從第三期起，改為每冊大洋三角。預定國內半年一元二角，全年二元四角，國外加倍，郵費在內。如荷定閱，請直接匯款至南京國立編譯館圖書評論社。郵票（一角以下）代價，十足通用。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暨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三元九角「新疆蒙古東會滿洲南洋歐美」每月國幣一角

曇華文藝半月刊

第二期出版了

本期目次

遲了……菲村
先生的兒子……潘小平
宴會……零零
一個女理想家的懊悔……申伯

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
定價：每期三分。
預定：全年二十四期連郵六角；半年三角。國外加郵六角。

通訊：北平
北平大學法學院第二院號房轉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認為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　丁文江

中國大學生的成績與缺點　詠霓

今日中國的兩線希望　尹及

教育罪言（五）（續）　旭生

第三十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二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
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
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
書店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摩登教育社　各
市場書攤及各大學會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
書局　文元書局　新月書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光華
店（代定）　現代書局　新
書局　眞茹新中華書店

南京
鐘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
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派報處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遠東書局
中山書店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
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
代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長沙
開明書店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　青年圖
書社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蕪湖
滙海書局

泰興
書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瓊州
海口百科公司書報部　會文
書局

南通
三友書店

合川
新川書店

桂林
永昌公司

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

丁文江

這是我在燕京和協和講演的題目。當時並沒有稿子。以後在報紙發表的是聽講人的紀錄，當然與我所講的不能完全相符。我現在追憶兩次講演合併寫出來，登在本刊。

在今天國家危急的時候，青年的責任是什麼？青年應該做什麼？這種問題不但青年要問，就是我們已經不是青年的人也常常要問。但是沒有答覆這問題以前，我們先要知道我們工作的效能，因爲抗日救國不是單憑情感所能收效的。不管效能如何，盲目的工作，不是負責任的辦法。

今天中國對日本的關係完全是變態的，通常國際的關係不是和就是戰。我們的領土被日本佔領了一年多了；上海的戰爭，我們死去好幾萬人，損失萬萬元以上；現在山海關又被日本佔領了，而我們既然沒有宣戰，又沒有議和！於是有許多人提議出兵收復失地，與日本斷絕國交。他們雖沒有明言對日宣戰，但是如果我們實行這種主張，宣戰當然是免不了的。對日宣戰，能够發生效能麽？我們政治上的情形和官兵的訓練，我暫且不提。單就物質上講，我們沒有宣戰的可能。中國號稱養兵二百萬——日本的常備兵不過二十萬——中國的人口比日本要多四五倍；以人數論，當然我們是佔優勢的。但是我們的一師人往往步槍都不齊全，步槍的口徑也不一律。全國所有的機關槍大概不過幾千桿——歐戰的時候作戰的軍隊每一師有一千五百桿。七五公厘的野礮大概一萬人分不到兩尊——實際上需要二十四尊。重礮，坦克，毒氣和飛機可算等于沒有。所以以武器而論，我們的二百萬兵，抵不上日本的十萬。歐戰和上海的經驗告訴我們，近代的戰爭是最殘酷的，是不限于戰鬥員的。海上和空間完全在日本武力支配之下。沿江沿海的礮台都是四十年以前的建築，絲毫沒有防止日本海軍的能力——吳淞的礮台不到五分鐘就毀于日本礮火之下。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的時候，江北的軍隊受日本海軍的監視，不能過江。最後上官雲相的一師夜裏用小船偷渡，因爲擁擠，船翻掉好多隻，淹死了好幾百人，而過江耽擱久了，瀏河沒有防禦，日本人就在那裏上岸，抄襲十九路軍的後路。上海事變一發生，南京政府就不能不遷到洛陽。

凡日本的海軍和空軍力量所達到的地方當然完全是日本的俎上之肉。所以我們對日宣戰，完全是等于自殺。

作戰不但要兵器，而且要錢。中央的收入，最好的時候不過六萬萬多萬。其中一半以上是內外債的抵押品。九一八以前，中央所能自由運用的款項每月不到三千萬。上海的事件一發生，中央可以支配的收入一落就落到二百萬！當時凡有靠中央接濟的機關立時等于停頓。軍隊的餉項也就沒有着落。所以一旦正式宣戰，日本佔領上海，封鎖我們江海港岸，中央的財政立刻即要破產。

以上的事實原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提議出兵收復失地的人，或者是另有作用，或者是爲情感支配，不免自己來欺騙自己。

我們既然不能對日宣戰，我們只好抵制日貨了。抵制日貨是應該做的，是可以做的，因爲至少我們要使得我們的敵人知道他們侵略中國會發生惡影響的，是要受相當的損失的。可惜我們去年抵制日貨的成績太可憐了！去年中日貿易進出口一共是五萬萬圓（五〇〇，四九七，〇〇〇圓）。其中由中國輸出到日本的是二〇六，四四二，〇〇〇圓，由日本輸入到中國的是二九四，〇五五，〇〇〇圓。兩者相抵，我們的對日的入超是八千七百萬圓！這是連東三省的貿易計算在內。東三省去年的對日貿易進口是一三四，八三二，〇〇〇圓，出口是一〇二，七一九，〇〇〇圓。所以入超是二千二百多萬圓。若是把東三省除外，我們依然有五千五百萬圓的對日入超。這是有兩種原因：一是因爲日圓落價，所以日貨特別的便宜，二是因爲日本增加百分之三十五的關稅，所以我們的輸出減少。但是單中國本部，對日貿易總數仍然有二六二，九四六，〇〇〇圓之多，足見去年抵貨的成績是不可問的了。

去年的成績不好，今年不妨從新努力的。但是從上面的數目字我們又得到一個很大的教訓。日本全國的對外貿易共約爲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所以中國本部的對日貿易（東三省除外，香港在內）還不到日本對外貿易總數的百分之十。縱然我們的抵制日貨政策絕對的成功，中日的貿易完全消滅，日本的對外貿易仍然有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之多。由此看起來，雖然抵制日貨可以使日本受相當的損失，然而決不能制日本的死命，決不能使日本交還我們的失地。何況不用政府的力量來裁制，中日貿易絕對的不能消滅——就是多量的減少也不很容易。而且中日貿易原不是單于日本有利。果眞消滅，中國也要受很大的犧牲呢？

所以目前要出兵收復失地，不但不能成功而且還要有更大的損失；抵制日貨最大的效能，是使日本減少對外貿易百分之十。眞正要收復失地，非中國能戰勝日本不可。如何能使中國有戰勝日本的力量，是全國人民的責任，尤其是現在受高等教育的青年的責任。因爲這決不是幾年以內所能做得到的。如果中國有這一天，一定是現在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努力奮鬥的結果。

我所謂抗日，不是單指收復失地而言的。目前的問題已經不是收復我們已失去的東三省，是保全我們將失未失的熱河和平津。在九一八事件發生的時候，大多數的日本人不過希望維持「南滿」的權利。因爲佔領遼寧和吉林太容易了，于是繼擴張到錦州以西，長春以北。假如日本又輕輕易易的佔領了熱河，日本軍閥一定要向長城以南打主意。華北如果不保，中南兩部又豈能偏安？如此則中國全部的滅亡不過是時間問題，要使日本軍閥不能實行他們的計畫，唯一的辦法是使日本受最大的犧牲纔能佔領熱河，使他們的軍閥知道中華民國的土地是不容易讓與人家的，是要用金錢和性命來交換的。這兩件東西日本都不是不甚愛惜的。若是我們咬緊牙關抱定了不賤賣主義，他或者出不起這樣大的價錢，放棄他們一部分的野心。這是我們目前唯一生路。

爲保存熱河華北，目前固然要積極抵抗，但是這種抵抗，決不是短時期可以了結的。縱然日本不攻熱河，我們當然還要收復東三省。縱然熱河又喪失了，我們還要保全華北。所以抗日的工作，不是憑一時的熱心可以了事的，是要有長期的繼續工作，使中國眞能自衛，眞能戰勝日本，纔可以發生眞正的效能。

認清了這個目的，然後我們再問青年的責任是什麼？青年應該做甚麼？

這個問題也只有在變態的國家纔會得發生的。假如中國的國家和歐美一樣，全國的青年早已接到了動員令，拿着槍，揹着包，「執干戈以衛社稷」去了。那裏還容你演說，捐款，貼標語，喊口號，視察前線，慰勞傷兵呢？因爲這些輕鬆的工作，都是不能拿槍作戰的人所能做的，輪不著青年的。做這種工作，決不足以盡青年的責任的。如果有大學學生要逃難逃玫，縱然不被槍斃，至少也被學校革除，家族不容，社會不齒。

如此說來，我豈不是勸青年去當義勇軍嗎？這却又不然。義勇軍的作用與抵制日貨一樣，是應該做的，是可以做的，是能使日本受相當損失的，但是不能制日本的死命

的。已失的土地不是單靠義勇軍所能收復的，將失未失的省分不是單靠義勇軍所能保存的。凡有青年還他的良心，爲國家去犧牲，我對于他們萬分的感謝，萬分的敬仰，但是我決不勸告青年去當義勇軍。第一我對于目前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是否有當義勇軍的資格，不免有幾分的懷疑。前幾天我看見報上發表了幾位燕京學生從熱河的來信。他們敘述從北平坐汽車到熱河的經驗，似乎已經覺得很是苦痛。有幾位受不了震搖，已經嘔吐了。如果當了義勇軍，吃不飽，穿不暖，睡不足，在冰天雪地之下，做日本人飛機重磅的目標，他們是否受得了，實在也是問題。就是義勇軍——或者尤其是義勇軍——不能不講紀律的。紀律最重要的原則是要能服從命令。在學校裏以主人自居慣了的學生，不肯聽校長教員命令的學生，是否肯聽義勇軍連排長的命令。也許我這種懷疑是過分的。歐戰的時候，許多大學的學生，每天非洗澡換衣服不可的學生，在戰壕裡喂了好幾年的虱子。足見得吃苦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只要有軍令的强迫或是愛國的眞忱。但是目前中國的需要和歐戰時完全不同。歐戰的時候（尤其在不用徵兵制的英國）所最需要的是「人力」Man Power。中國現在並不是如此。在熱河和東三省能當義勇軍，肯當義勇軍的人至少在十萬以上。目前的問題，不是缺少人，是缺少錢，缺少槍，缺少子彈，缺少服裝，尤其是缺少能指揮和組織的人材。現在一個受大學教育的學生去當義勇軍，縱然他能吃苦，肯服從，學會了打槍騎馬，是否比一個字不識的義勇軍高明，還是疑問，而他從小學到大學，十幾年的工夫已經糜費了國家社會好幾千的金錢。從社會國家看起來，這是極不經濟的一種辦法。不錯，這種自動的犧牲精神，是很足以感動人心，激發士氣的，所以我已經說過了。我對于他們只有感謝，只有敬仰，但是這只可聽極少數的人憑自己的良心情感去做的，不必也不可勸告的。就是在歐洲大戰的時候，作戰的國家也未始不打這種算盤，所以凡有專門技能的人，都設法使他們做專門的工作，不一定强迫他們到濠溝裏去。

凡是不能或是不肯當義勇軍的學生，當然不妨做些後方的工作。捐款也好，慰勞前線也好，救護傷兵也好。這些事我並不反對。但是我要請他們覺悟，這都是太太小姐們所能做的工作，不算什麼希奇。不能發生多大的效能的。這不過在無法之中，做自己良心上的安慰，就譬如我們幾個人辦獨立評論一樣。決不能因此要求學校裏放假，停課，或是免考，正如我們不能因爲辦獨立評論，要求學校

不叫我們教書。

我說後方的工作不能發生多大的效能。這句話也許要加以說明。工作最切實的莫如捐款。但是我們仔細想想，我們的困難眞正是因爲沒有錢嗎？我們每年的軍費在三萬萬元以上，佔中央收入百分之五十。這十年來日本的軍費還不如我們的多。只有一九二一年他們的軍事預算到過三萬萬五千萬元。何以我們不能和他抵抗？再進一步說，人人都知道我們養兵太多，所而沒有餘錢來供給武器。假如明天我們能够把兵額減少了一半，省下錢來去購買或是製造新式的武器，我們就能抵抗日本嗎？甲午中日開戰的時候我們海軍的噸數船隻都在日本之上。何以海戰我們弄得一敗塗地？足見得單有武器，沒有能運用武器的人，還是不行的。現在的軍官眞有運用新式武器的能力與否，實在還是疑問。因爲目前的高等軍事教育比任何高等教育還要落後。三十年前所通行的翻譯教授制度，只有軍事教育仍舊的沿用。這就是落後的鐵証。在這種狀況之下，私人的捐款最大的效能，只能使前線作戰的兵士知道後方的國民沒有忘記他們，或者可以振作他們的敵愾心，增加他們的抵抗力。但是我已經說過，這種工作，太太小姐們多能做多肯做的，實際上用不着青年，輪不到青年。至少青年不能以捐款爲他們不讀書的口實。

還有許多工作大可以不必做的。即如所謂軍事訓練。在目前的狀況之下在大學裏面臨時添設這種功課，效果是很有限的。學生所可以學的，不過是普通的步兵操法。這種技能除了去當兵之外，沒有用處。不願或是不能當兵的人來受這種訓練，不但是白費時間，而且帶幾分欺人的性質。願意當兵的儘可向前敵去投效。國家養一個大學學生，一年平均要用一千元，學生私人的費用還不在內。一個兵士一年只要用一百多元。拿辦大學的費用來養成當兵的人材，那是多們不經濟。縱然說有少數人要以此爲當義勇軍的預備，要求學校幫忙，學校當局應該要求他們立下志願書，在短期時間之內，一定去做義勇軍，不去則願意受相當的懲罰。如此纔能够免去虛僞欺人的毛病，增加社會上對於學生的信用。

第二種不必做的工作就是所謂抗日的宣傳。這種工作日本人天天在那裏替我們做着。許多中年的人做起來比學生要有力量。況且宣傳的目的無非是要引起國人的愛國心。我認爲這並不是我們的缺點。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是知道愛國的。要不然金元清三朝的入寇倒不會過着那樣長期的抵抗了。但是若是單有了愛國心，國家就不會得滅亡，那

麼，金元清也不會得成功了。許多學生以爲愛國心是進過學校的人所獨有的東西。要向民衆去宣傳。這是很大的錯誤。上海事變的時候，送給十九路軍的絲綿背心都是不肯要錢的裁縫做的。當老媽子了頭的人，拿首飾出來捐款的，我所知道的就不止一個。前天我在交民巷走路。看見有幾個日本兵僱洋車，一排七輛放着，只有一個車夫理會他們，而開口就要四毛錢。結果日本兵只好走路。中國的不識字的民衆何嘗不知道愛國呢？不但民衆如此，軍閥又何嘗不是如此。吳佩孚的不肯住租界，段祺瑞的離開天津，都是他們愛國的証據。我所見過的軍人，如馮玉祥，閻錫山，蔣介石，張學良，孫傳芳，李宗仁，白崇禧，黃紹雄，我相信都是愛國的。可惜他們雖然愛國，他們沒有法子使愛國心發生效能！中國上上下下都是低能的國民，都不知道新式的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統治。其中有許多人受的教育太粗淺了，人格上沒有經過相當的陶鎔和修養，利慾當前的時候，免不了要受誘惑。這是我們今天不能抵抗日本的根本原因。

今天青年的責任是什麼？青年應該做什麼？他們應該要十二分的努力，澈底的了解近代國家的需要，養成功近代國民的人格和態度，學會了最低限度的專門技能，然後可以使他們的一點愛國心，成功結晶品，發生出有效能的行爲。抵抗日本，收復失地，一定要到中國能有戰勝日本力量的那一天，纔會得成爲事實。要中國能有那一天，一定要澈底改造一個新式的中國。做這種改造新國家的預備工作，是今天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唯一的責任！

這是積極的。消極的講起來，至少青年不可做于抗日有妨礙的舉動。逃難，避考，向影戲園寫恐嚇信，溜冰場拋炸彈，都是例子。中國的鐵路都是單軌的，都是缺少車輛的。軍政當局根本不知道運輸應該有事先的計畫。一旦運起兵來，火車立刻就要誤點。逃難的人一多，火車的運輸更形擁擠，鐵路的秩序更沒有法子可以維持。一月初旬東西車站的紊亂，都是逃難避考的學生所演出來的。這不但增加了政府許多困難，而且損失了國民許多信用。普通人民對于學生的舉動向來是原諒的。到了這一次，社會上的貲難漸漸的深刻。北平已經有人提議把北方大學的經費改充軍餉。聽說南方也有人向政府提出同樣的建議。這種計畫如果實行，中華民國的前途更沒有希望，因爲要建設新式的國家，必須要有受過新式教育的人材。大學如果停辦，新人材的來源就斷絕了。那不是等于自殺嗎？但是要得這種提議不能實現，青年要尊重自己的人格，恢復社會

的信用。要不然他們就是國家最大的罪人！

看影戲溜冰都不能認爲是不正當的娛樂。溜冰尤其是維持健康最好的運動。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有一部分向來是反對運動，反對娛樂的。所以我們在私塾讀書的時候，一步不准出書房，終年沒有假期。不料到了今天，受高等教育的青年，還有這種錯誤的思想，以爲娛樂和運動是與救國不相容的。試問要做救國工作的人，就不要維持他的心理上身體上的康健了麽？終日「楚囚相對」，貼慷慨激昂的標語，喊痛哭流涕的口號，一定要弄出神經病來。抗日的工作又豈是神經衰弱的人所能担任的？日俄戰爭的時候，我在日本。我沒有看日本政府對于娛樂場有絲毫的限制。歐戰的時候也沒有任何的國家禁止青年運動。我不是要獎勵青年在國難期中作爲無益。凡眞正作爲無益的人——只知道看電影溜冰的人——無論在任何社會都是廢物，于國難的有無，沒有關係。況且如果我們認爲某種娛樂是于抗日有妨碍的，我們只可以要求政府正式禁止，或是提倡一種風氣，用社會的力量來裁制，萬萬不可用恐嚇的手段，來擾亂秩序。拋一個炸彈，並不能使電影院關門，尤其不能使看電影的人，省下錢來，捐給義勇軍，徒然增加市民的恐慌，損失政府的威信。我們只要看見北平娛樂場發現炸彈的第二天，米麵雜糧一齊加價，就知道這種舉動是誤國不淺的了。

抗日救國，不是幾天的事，並且不是幾年的事，是要有長期的決心和努力，纔能够有成效的。在目前的中國，四十歲以上人很少有建設新中國的能力；我們的唯一的希望，是在目前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我相信逃考逃難，以貼標語喊口號自欺欺人的學生是少數的，是一時的，所以我把這兩次的演說合併寫了出來，獻給他們。

中國大學生的成績與缺點

詠霓

中國目前的苦境完全是前一輩人所造成。中國將來的前途當然要靠現在青年的努力。以前的國事還有許多甚至于大部份操之于不由學校出身的人，以後的重要事情差不多全要大學畢業生去担任。現在已經是大學畢業生負責的時代。所以大學生的程度和能力關係是重大的，試看他們能不能担當他們的責任，至少是在一種職業中自能其

責。

從好的方面看，民國以來大學生的能力實已頗有進步。就我所知道的例如北京大學中央大學（連前東南大學在內）及清華大學的理科學生，北洋大學交通大學（包括上海與唐山）的工科學生，即使未曾出洋留學，也頗有人能在他們的專門工作中有實在的貢獻，和良好的成績。近年來的中國地質學工作，至少從量的方面看（在地質學中量的關係亦甚重要）中國學者所做的已大過于外國學者，而中國學者中本國畢業的所做又超過于留學回國的。在中國鑛業中本國畢業生也很有極好的成績，此外各科學中本國畢業生都有相當成功，証明中國大學教育並不完全白費。對于大學教育失望的人一概抹殺未免有些寃枉。民國十七年北京大學開三十週年的紀念會時，葛利普教授曾有一個講演，歷數北大學生在古生物學上的發見和貢獻，引爲北大的光榮。我想各校同學會以及其他學校團體，很可以仿此辦法，不時統計一下他們同學在專門職業上或學業上的貢獻與成績，這定是很有激勵意義的，也可以增加社會的信仰。同學之中如能有一點學問或事業上的建樹，他所給予母校的光榮，當然大過于產生了幾位造孽作惡的大官。

大學教育的目的在養成好的有能力的學生。如果出來的學生是有用的，其他方面即使有些不甚滿意的地方，當然儘可逐步改良，用不著一筆抹殺絕對灰心。

中國事情往往是這樣，某種事情起先大家希望太高，以爲只怕不辦，一辦起來便有飛快的天大的好處。等到剛剛有些辦起來了，當然好處還不甚顯著，而初辦的事缺點不能盡免，於是就有人向著缺點盡力攻擊，把事業整個推翻。其結果是事事失其信用，人人覺得灰心。所以我們常聽見說教育救國，科學救國，過了幾天便又喊教育亡國。科學雖還沒有人說他亡國，但剛剛有些發軔，便已很有人說科學無用。這正和政治制度一樣，試了這個又試那個，一忽兒又回到這個，輾轉反覆而民不堪命國不可救矣。無論什麼事總要用眞知去分別好壞，有毅力去逐步推行，尤其是要從中國千餘年的八股腦筋去接受現代文化，更要有許多耐心用許多苦工。

以上已是題外之言。我說中國大學學生很產生了許多有用之材，但我也不是說他們毫無缺點，就我所感覺的可分爲幾點說明。

第一是缺乏普通的常識。說起來也許有人不肯相信。我常感覺許多大學畢業生，只要有人領導，叫他們做窄小

的專門工作還甚容易。而要他們自己去解決比較普通問題，却往往甚難。偶讀國聯教育考查團對於中國教育的報告書，其中也有這樣的話：

……教育機關之人員，有時遇著比較普通之問題，雖利用所有一切材料，尚難由已知之事實中求出結論。……彼等對于普通問題，甚至對于現成材料，均無充分之知識。……

因爲人生在世遇著的實際問題甚是繁多，決不是全靠教科書內的現成方式一一可以解決。教育所給予我們的好處，第一是養成思考能力，只要有相當材料，便能自己得到眞實的結論，或是遇見一定的問題，自己能够找出解決的途徑。如果缺乏這種普通能力，而只學到一些專門技術的成法，則那個人只能在專門事業上有他的局部的貢獻，（當然亦甚重要）而對于社會事情的見解及判斷，一定不能正確，叫他担任普通的事物或是專門事業中比較綜括的職務，他反不能勝任。萬一他的專門技術又不甚高，或雖好而偶而不得其用，他便成了無用之人。而且如果社會上有許多見解不清判斷不明的人，社會的進步便會受他們的壞影響。並因此養成盲從的輿論，影響到國家政治。

第二是缺乏應用的精神。大多數中國學生的心理似乎常想有什麼用，才去求什麼學。而不常想有了學問，便極力去用。他們常探聽什麼學有用，什麼學無用。所謂有用者，便是容易找事，謀生活的意思。這本是人情之常，未可厚非。可惜的是除了生活問題之外，便缺乏用其所學的志趣。譬如一個學化學的，如果沒有機會做一個化學試驗所的研究員，而做了一個普通機關的職員，不但他的學問不會上進，而且很短的時間會把他整個的拋棄了。儘有空閒的時間，他寧使去打麻雀。不但不想法自己去做一些工作，即使有現成的化學書報，近便的化學講演，也懶得去看去聽。其實無論何國社會上究竟能吃專門飯的人少，做普通的事多。但做普通事的人生活之外並不禁止他對於某種特別事情上多用一點心。例如西洋人在中國傳教或做外交官的往往成了漢學專家，或對于某種研究有了特別知識。所以不肯應用，不能應用，也是中國許多自以爲學非所用用非所學的煩悶的一個重要原因。其實各種事業都靠試驗與磨鍊出來。所以努力去幹，雖學問本非甚深，後來也能成功。不肯應用，雖功課成績甚好，亦是徒然。近來上海很有幾家工廠，都是由化學程度並非甚高的人，極力試驗成功的。這便是應用精神的表現。而現在大學生這種精神似乎不多。

第三是缺乏開創的能力。中國雖是一個古國，但在現代世界中我們應該開創的事業正是甚多。開創一種新事業像開墾一片新田地一樣，必須要有一種 Pioneer 的能力與精神。不能專吃現成飯，隨着他人走。現在大學學生在校時常是探聽人家學的多的科目，跟著去學。出校後專向人家已做的事業搶著去做。至于許多尚未發達的科目，或尚未開創的事業，反往往無人過問。結果是一方面人浮于事，一方面是有事無人。我以爲大學教育的目的最要緊的是要養成學生對于事業上幹功立業的志趣。再給他實現此志趣的能力。有太多的人，除生活以外無他志，或是誤解人生觀，只圖目前的享樂。青年人應該信仰『事在人爲』，『有志者事竟成，』奮勇的把有益的事業担在自己肩上，做一分是一分，得一步進一步。

大學畢業有了專門學問的人，能够得到一個專門機關，有專家的指導，有專門的設備，從事研究有所貢獻，這固然極好。但一國之內也用不着太多的調查所或研究所，即使調查研究的結果，也希望有人能拿去實用。

要試驗大學生的眞正能力，最好的方法是放他在地廣人稀的西北地方，看他能組織起什麼事業來。也可以放他在黑暗混沌的衙門內，（現在還有的是）看他能不能有正確的見解，與做事的效率。

今日中國的兩線希望

尹及

今日的中國與明末的中國，眞可謂無獨有偶！明末時流寇橫行，今日則共產黨猖獗（雖說剿匪勝利了，但這「勝利」能支持幾時？據曾視察克復後匪區的某君談，他說「這次總算官兵打贏罷了！」，其意在言外了！）。明末天災人禍一齊來，今日的水災旱災和兵燹大烟也一齊有。當明末李自成打到北京時，崇禎皇帝向諸大臣籌款抵抗，諸大臣相顧愕然，不拔一毛，崇禎遂廢然興歎，他說「君非亡國之君，民非亡國之民，而臣皆亡國之臣」。今日中國的「臣」，何莫非如是？國難到如此地步，尚有陳孚木李國杰這種的「臣」！尚有「相顧愕然」望風逃避的士大夫（指學生們）！明末時人心呈整個瓦解的像，今日中國的人心也是眞正的土崩瓦解。明末時亡國的恐怖來自

東北，今日亡國的恐怖也是來自東北！現在這個恐怖已「進關」了！我們眼巴巴看着亡國的大禍就在目前了！

但是我們眼巴巴的看着今日的中國與明末將亡的中國一樣，有甚麼地方可以想法兒來保留這個祖國呢？那是看現在的中國與明末的中國到底有甚麼重要的分別？和有甚麼有希望的共同點。

我想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分別，就是在明末時無所謂「國際均衡」，而在今日則有所謂Balance of Power

明末時的生死爭鬬，是那時的中國人與那時的滿洲人的爭鬥，無第三者的干與，仿彿兩個獸物在籠裏相持，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縱有第三者加入戰團，這第三者也是想收漁人之利，想把兩造一齊吞下去，如元朝把金人及宋人一齊征服一樣。那時候並無一種「大家都活着，大家都均衡着，大家都看着大家」的思想。所以明人與滿人相持，誰打敗了就誰作奴隸。

但是現在的世界不同了。任何兩國打仗，總有無數的其他國家瞧着，預備着，留意着打仗的結果是否破壞十七世紀以來國際關係的最大原則——就是「國際均衡」。所以甲午之戰，俄德法英等都瞧着，預備着。等到馬關條約把遼東半島給了日本，俄德法就馬上起來干涉，强迫日本把牠交還中國。當然，俄國是無疑的有自吞遼東半島的野心，但是讓日本一人吞下這塊肥肉，畢竟有損於「國際均衡」。所以俄國租到旅順大連，英國就馬上要租威海衞，法國就馬上要租廣州灣，也無非是要保持這個原則。

也許歐戰後這個「國際均衡」的原則，有些改變，但是仍大體一樣。試看法國今日在歐洲的種種政治活動，無非是保持歐洲大陸的均勢。爲保持這均勢起見，法國不惜利用與「國際均衡」原則相背的國際聯盟。甚於「國際合作」的國際聯盟，竟被自私的法國拿來作維特國際均衡的工具！可見得今日究竟是一個國際均衡的世界，還未到一個國際合作的樂土。

這個「國際均衡」原則曾引起很多次戰爭，但也曾保持過相當的和平。試看中國收回山東就可知了。歐戰時青島及膠濟鐵路和山東省的一重要部份都落於日本人之手。老實說起來，那時日本佔了山東比現在牠佔了東三省還要危險，因爲佔了山東便是扼住中國的咽喉，那時國都在北京，日本在濟南搥住津浦路的通車，就可沿黃河岸把中國截而爲二。況日本在山東南去也行，北去也行，所走的都是寬坦的平原和快通的火車，要征服中國，山東眞是最好沒有的大本營。更精的就是英法諸國居然在一九一九

年把日本人佔領山東予以法律的及條約的承認！

但是在一九二二年我們居然把山東拿回來了。我們能够把這塊緊要地方拿回來，難道是因爲我們那時長強了嗎？難道是因爲我們打了一次勝仗嗎？難道那時的中國是統一了嗎？一九二二年的中國比一九一九年的中國，不但是沒有變好而實在是每況愈下。一九一九年不過是南北兩政府對峙的時候；一九二二年接着直皖戰爭便來了奉直戰爭，那時正是軍閥混戰的時候，中國最少有三個政府。政治上那時的中國既是分崩離析，而在思想上，在社會行爲上，在道德信條上也正是新舊派衝突時期，離統一的局面更遠。以較好的一九一九年的中國加上五四運動猶不能阻止巴黎和會把山東送給日本，而較壞的一九二二年的中國——分崩離析的中國——居然不勞一兵不折一矢把偌大的山東收回來。我們試捫心自問，我們那時憑甚麼收如此的功效？兵力嗎？中國兵打不過日本。好政府嗎？北京內閣朝立而夕倒。財力嗎？連馬上贖回膠濟路的錢都沒有。

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那時的成功，不是憑我們自己的力量，而是憑外來的力量。這種力量便是國際均衡的壓力。日本佔領山東與太平洋上國際均衡的原則不合，所以英法美——尤其是美國和英國太平洋上的屬地——非要日本把山東（二十一條凡爾賽條約都給了牠的山東）放棄不可。這與俄德法迫日本退還遼東半島相像，日本雖蠻橫，然凜於已變成政治舉動的世界公論之不可蔑視，也居然乖乖地聽服了。

今日本之佔據東三省，其違背國際均衡之原則，與佔據山東正復相同，列强早晚總要取某種政治舉動的。但是現在都不動，那是因爲列强自身內部問題太多了：失業問題，世界經濟的不景氣，和歐戰後賠款戰債的種種負担，都是使列强個個都觀望着。但是我相信列强決不能白白讓日本單動的吞併東三省，因爲如此則遠東的國際均勢不能保持。

除非列强馬上要共管中國（照現在情形看，馬上共管是不容易實現的），列强的利益終究在維持中國的政治獨立，不是因爲他們有甚麼厚愛於中國，而是因爲惟有這樣才能維持遠東的國際均衡。所謂門戶開放主義者，就是保持遠東國際均衡的意思。所以由政治獨立之立場看，國際均衡原則是對於中國有利的，而中國欲維持牠政治獨立，亦止有運用國際均衡之一法。中國罪孽深重，懦弱無能已到極點，純粹憑自己的力量自救危亡，恐怕是廢話。古人

有言；「孟賁之勇不能自舉其身」，何況中國現在尚無「孟賁之勇」乎？救中國的危亡，非有外力不可，而這種外力——國際均衡——一定要由我們自己運用。

運用國際均衡的外來力量，不能算是羞辱。自有外交以來，那一國不是運用此力量來保持自己的國土？自己力量不够，當然是要利用外力，這是不消說。加富爾看薩典利亞的力量不够敵奧，不得不求助於法國。美國十三州看自己力量不够單獨抗英，又不得不與法國訂盟。求外力不算是羞辱，視乎自己能否運用，看自己能否作主。如果我們能自己作主，那麼運用國際均衡的力量，也許是中國保持政治獨立的一線希望罷？

中國外交受陳語爛調的禍眞不少！李鴻章時，還用「遠交近攻」「以夷制夷」的話標榜於世，到了近幾年，連甚麼交都不講了，要打倒一切强國，鬧到四面楚歌到處仇敵的困境。無事時則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以打倒帝國主義者，拯救弱小民族爲己任；有事時則哀號乞憐，但是所乞憐的都是已得罪過的了。原來外交上有一基本原則，就是「一時只能够有一個敵人」，（you can afford to have only one enemy at a time），這個簡單原則，過去的當軸袞袞諸公，似乎未曾領會，鬧到現在中國連一個得力的朋友都沒有，自陷於不光榮的孤立。今日的急務是在國際間找朋友。找朋友的道，第一在自己充實力量，第二也要作外交上聯絡，最少可以防止外敵從中破壞充實自己力量的工作，如俄國與鄰邦訂互不侵犯條約，爲的是聯絡左右鄰舍，使自己建設工作不至於破壞。

俄國近來的外交值得我們效法。你看牠絕不「遠交近攻」，近的牠交，連兇橫的日本牠都忍耐到底。遠的如美國牠能交則交，不能交也罷。反正最能與你搗亂的是你的近鄰，除非你要征服你的近鄰，不然你須與他們和好。如近鄰難於和好，則須認清誰是最大的敵人，然後抱「一時只容許一個敵人」之原則，盡力與其他的和好，和好方法不外知己知人，應其所需。朋友都是費力氣找來的，絕沒有天墜落來給你的，國際間亦何嘗不是？

中國的近鄰，强大的算是俄國和日本，現在與日本和好之路既走不通，當然要與俄國和好。但和俄第一要明瞭俄國情形，第二要想想中國能給俄國什麼好處。加富爾作薩典利亞的商務總長時，便提議把對法國入口商品的關稅律減低，以買好法國，復親自去巴黎與拿破崙第三訂交。後來更不怕議會罵他賣國，居然肯割二城（Savoy and Nice）給法國。西洋外交家之斤斤欲買好得力的朋友如此

，我國的外交家的開口罵人帝國主義者又如彼，我國的外交怎能收勝利？所以我們要結好俄國——我們敵人的敵人——，一定要我們先給牠點好處，而要知道牠要甚麼，先要考察牠國內情形。中俄復交那天，大公報組織蘇俄考察團的主張，是很對的。

一九二二年美國是太平洋國際均衡的樞紐，現在恐怕要算俄國了。現趁中俄已復交，這個機會不可失。運用國際均衡的支點，也許是俄國，今日的中國與明末的中國，分別也在這裏，看我們能否利用這個機會罷！

今日的中國與明末的中國，有希望的分別已如上述，有希望的共同點是甚麼呢？我以爲是這樣：華南是反攻的大本營，是救中國恢復中國的策源地。

清朝征服華北比較快點，征服華南眞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費了五十年功夫才告成功。反抗清朝的勢力都不是在華北華中的一望無際的平原，而在高山峻嶺的華南——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鄭成功還佔據臺灣，到康熙晚年（一六八二）經過康熙雄謀大略的用兵，才告克定。假如中國今日是給外敵征服，華北必在先，華中次之，華南必最後，將來反攻的勢力，如洪秀全孫中山輩，也許來自兩廣。

我們試想，華北離東三省最近，受外敵的刺激，應該最深，抵制仇貨的運動也應該最烈。而實際上不然，抵貨運動，反在離東三省最遠的廣東爲最熱烈。近年以來，公共建設事業還算兩廣首屈一指。論起民氣，無論誰都不能否認南方比北方强烈些。頭一個敢與日本人開仗的還是十九路軍的南方人，這並不是說北方人不成，北方民氣之所以不振也許有可原諒的理由，但南方民氣的確比北方强烈些，事實具在，無容諱言。

原來南方與北方有一個很重要的分別，就是北方災荒多，而南方災荒少。災荒對於中國人人格的影響，美國有一位學者（Ellesworth Huntington）已詳乎言之。災荒於中國人自私性格的養成，實在值得注意。中國爲一根深蒂固的災荒國家，所以處處都露着互相傾軋排擠的現象，彷彿人人都不能一飽，至於所謂同情心憐憫心更談不到了。災荒多重的地方，此種性格愈爲顯著；災荒少的地方，則比較好些。（此點俟異日詳論）

華南受條約的束縛，比華北地方較少些。華北受辛丑條約二十一條等等的束縛，不知吃虧多少。即如這次山海關的陷落，據何柱國說因爲辛丑條約都把險要給了敵人，所以華軍無險可守，節節敗退。華南亦未嘗無條約的束縛

，如香港澳門雖橫梗於珠江出口，但都不是致命傷，歷史上亦未曾有過以香港澳門爲對華南用兵根據地的事實。以視東三省現已變作日本對華北用兵的根據地，及平津各處都有外國駐兵，那塊地方比較的容易作反攻根據地，就可不言而喻了。

華南比華北富庶，少受經濟上壓迫，運籌策畫，都比較容易下手，這也是事實。國民黨的革命，幾乎完全倚靠廣東的財源，以一省之力，廣東給養革命黨的迭次用兵者，凡三十餘年。除江浙而外：中國沒有一省有如此能力的。這其中廣東的華僑在財力上的接濟當然不算少。

照現在情形看，華南恐怕是中國的又一線希望。

這並不是勸諸位避危就安，馬上要到華南去。當此華北危急存亡的時候，在華北有職守的，當然應該忠於職守，不應抱頭鼠竄，回南躲避。在此處一日有職守，即一日應當在此處守候着。但依歷史的觀點看，華北雖亡，華南仍可作反攻的大本營及自救的策源地。

以上是雜亂的感想，無以題之，題之曰「中國的兩線希望」。這裏當然有不對的地方，尚望讀者指教。

二十二年，一，十八。

教育罪言（五）（續）

旭生

至於政府方面，對于教育，一言以蔽之，曰漠視。如果專就迹象上看，十七年以後，教育經費，大體全頗有增加；積欠比從前總算較少。並且國府主席當軍旅稍有一點暇豫的時候，就自己兼任教育部長，藉圖整頓，可謂重視之至，斥爲漠視，寧非厚誣。雖然，專就教育經費言，數量大小，關係尚屬第二位，頂重要的，却在其欵項的穩定。教育管理，不在于法令嚴密，雷厲風行，而在于不輕改革，鎮之以定，持之以恒。近數年來，政府對于教育，毫無確定計畫，並且可以說，牠對於教育界裏面的情形，有莫名其妙的地方。實在教育經費並不需要怎麼樣特別的增加，止要遵守先總理的遺訓，對于庚欵，不要任便挪用。對于各種學潮，止要不築室道謀，稍持定力，也不需要什麼軍隊的後盾，就可以完全平息。如果這樣辦理數年，雖說教育制度與社會經濟情形完全不合，終非妥善的辦法，而

想辦到教員學生規規矩矩地上課，像清華大學那樣的情形還不很難。清華那樣貴族的教育，雖非我們所嚮求，而學生總還可以學點東西，不至如前面所說把功課弄清楚的學生止達百分之十的比例。可是政府爲便私圖，將庚款隨便動用，專就現在經費的數目而論，牠所少發的實在有限，可是教育界因此而受的損失，已經難以數計。至於蔣介石先生當日之自兼教育總長，適見其他對于教育情形的隔膜。我揣想他的意思，必定說，教育的不良爲社會秩序不安寧的主要動因，比方說，學生思想左傾，動好搗亂之類，所以毅然決然，自兼部長，力圖整頓。他的魄力固然可佩服，可是他的看法却完全錯誤了。教育不良能影響到社會秩序，固然不錯，但這種影響，必須經頗久的時間，才可以看出來。對于這一點，直到現在，教育界自身還沒有很清楚的觀念，蔣先生軍務倥傯，我想他是不會看到這些的。至於學生思想左傾，動多搗亂，那全是社會秩序紛亂的結果。止要社會稍有秩序，以中國人之好靜惡動，左傾搗亂，雖不敢說要完全絕迹，牠絕不能成大患害，殆可斷言。倒果爲因，必至止湯揚沸，究有何益？幸而蔣先生尚頗持重，未敢嚴厲整頓，否則即封閉若干大學，槍斃若干教職員學生，亦不過治絲而益紛之耳。數年之間，教育毫無全盤計畫：今天說大學區制好，就試行大學區制明天有人反對，就把牠停辦。實在，不管一種制度怎麼樣好，開始實行的時候，萬不會沒有阻力；不眞正實行三年五年以後，也難看出牠利弊之所在；試行一年半載就恢復原狀，即使舊制全非，新制全是，而終不如不改。前日何所見而行大學區制，後日何所見而廢大學區制，袞袞諸公，以及教育當局，均毫無成見也。一事之起，政府漫無成見，多詢之于教育界元老蔡李吳戴諸先生，這本是一種賢明的辦法，可是這些位元老意見也不一致，並且有時候，一位的意見也不見得很堅定：這樣而想教育能有全盤的計畫，豈不甚難？並且我所尤不能明白的，却是吳稚暉老先生的態度。吳先生的道德人格爲我們所敬服的一個人，他的識見也很多超絕羣倫的地方。但是他對於教育界中每一次風潮，總是持仍舊貫主義；你要問他的理由，他好像要說這些洋八股學校，反正是辦不好，不如隨牠去。他看準現在的學校所教的是洋八股，我現在異常佩服他觀察力的銳利，因爲我對于這一點，直到近一兩年，才深切的感覺到——雖然說他老先生意中的非洋八股的範圍，同我們意中的非洋八股的範圍，大約還不很相同，可是現在各中學大學裏面所教的東西，差不多全體並不是眞正的科學，不過是一種

洋八股，那却是毫無疑問。他老先生觀察力既是這樣的銳利，而又身負教育重望，我想他一定要嘔盡心血，想出些補救的法子。但是一直到現在，却還完全沒有看見，並且好像也沒有去作，那豈不是一件令人難以索解的事情麼？如果說他怕得罪人或怕麻煩，那又不像他老先生的素行。然則在這些地方，也只好疑以傳疑，不敢冒稱解人了。

政府的情形既如彼，教育界元老的意見紛歧並不堅定又如此，並且處到現在複雜萬分的環境裏面，想要教育的發展，眞是「戛戛乎其難之」。此外如政府內容的不景氣，用人的毫無方針，均足使青年的身心受一種惡劣的影響，因爲大家所詳知，不再贅論。

四，教職員的太不負責任。現在教育的惡濁腐敗，雖說古人同現在教育界以外的人們，均不能不負點責任，而最重要一部分的責任，却不能不卸在教職員的肩頭上，那也是毫無疑問的。因爲其他的一切，對於學生的影響，還不過是間接的，至于教職員的學問品行，却是時時刻刻直接影響到學生的身心上面。可是他們負的責任雖然如此重大，而所以養成這樣腐敗的眞正原因，分析起來，却又頗爲簡單。第一，他們不肯切實研究學問；第二，他們對于學生不能負指導訓練的責任。這樣的譴責他們，他們不免要推委說，現在學校設備不完善，生活無保障，怎麼樣能責備人來負責任研究和作事呢？他們這些話當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但是如果把各國的思想史，科學史詳細翻閱起來，一定可以看出來當那些大思想家，大科學家作出他們的大發明，大發現的時候，他們所服務的機關設備未見得就怎麼樣的完善，他們的生活未見得就會絕對安定。昨天我聽傅孟眞先生說：曾經得過諾伯爾獎金的物理學大家布萊克(Bragg)先生，他的研究室在一個很卑下的房子裏面，即使晴天而光線亦不充足；外邊又爲公衆打靶的地方，終天煩囂。他這樣的實驗室，無論北平任何大學中的實驗室也要比他的高明。但是他竟在那樣的地方作他很重要的發明。北平各大學的設備自然說不到很好，但是像樣能用的也還算有一些；十七年以後，教職員的薪水欠的還不算很多，可是求田問舍的教職員雖說頗有一些，而肯對於他們所教的學科作一種切實研究的人已經是鳳毛麟角，不要說什麼發明與發現了。他們自身就沒有研究的興趣，怎麼樣能指導學生去研究呢？至於學校的無紀律，教職員所負的責任也極重大。我相信：如果一個學校裏面的教職員，全富于研究的興趣，對于學生的訓練肯負全責，那個學校裏面就不能有風潮，即使偶有風潮，也一定很快地平息。

可是現在的學潮，大部分總有些教職員作背景。眞正的原因由于理想不同，意見不同的頗少，差不多全體是由于飯碗的衝突。像這樣學問，這樣品行的教職員，怎麼能談到指導和訓練學生！即使他們能辦的巧妙，安靜無事，也不過誤人子弟更有效率而已，與教育家，思想家，科學家的責任，固絲毫無關係也。

五，學生思想的懶惰。　學生對于功課方面的懶惰，大部分應該由教職員負責。但是他們——尤其是大學的學生，已達成人的年齡，具相當的知識，對于來到他們前面的一切事情，就應該用自己的理性審擇一番，得了相當明了的認識，然後負責的去應付牠們：這才是應該取的態度。可是現在的大學學生，對于一切，大至于國家政治的組織，近至於母校重要的變革，大多數全認爲與己無干，漠不關心。學生的團體，除了極少數人所組織的或能照軌則進行外，全體的組織，如學生自治會等類的團體，差不多沒有一校不是由少數人把持的。你要怪他們的把持麼？那却不能這樣簡單的斷定。因爲最大多數的學生全覺得這會裏面的事情，對於他們毫無利益而袖手不問，管事的止有很少的幾個人。那會的前途止有三條：第一，如果碰巧這些管事的人是很熱心的人，那結果就是這些人累得要死，事情也辦不出來什麼大成績，並且常常受那些說風涼話的人的閑氣；第二，如果這些當選的人是些平常不熱心的，那會務就要完全停頓；第三，如果這些當選的人是些好便私圖的，那他們却很可以利用他們那些小小的職務，得著種種的生發。除了第二種情形不必談外，在第三種情形之下，固然是把持，但是在第一種情形之下，又何嘗不是把持？你又怎麼樣能怪他們把持呢？並且，好便私圖的人，何時蔑有？何地蔑有？不過異邦大多數的民衆看的很清楚，不肯放棄自己的責任，就有少數好便私圖的人，也看得出如果亂七八糟的作，與他們自己毫無所利，所以不能去作，不敢去作。至于我國，就是大多數的大學生，也不清楚社會是應該怎麼樣組織，自己應該負什麼樣的責任，而竟一味旁觀。你要問他們爲什麼不肯問事，他如果是很誠實的，一定告訴你說，這些事情對于他沒有什麼益處。然則他們的不理事，同好便私圖的人是一樣的，也是自私自利的。所不同的，就是他們的自私自利是消極的，至于好便私圖的人却是積極的。天下事總是積極者戰勝消極者，然則在中國，好便私圖的人，很容易達到目的，又有什麼可奇怪呢？所以中國事，括總說起，少數的作惡爲患猶小，大多數的昏惰爲患甚大。大學生因爲自己所處的學校大

，就很自命不凡，然而他們的昏惰，並不亞于他界，這眞是有志之士所極感棘手的事。他們大多數沒有問事的習慣，並且可以說沒有用理性去思想的習慣，所以偶爾問事，他們思想的淺薄極可憐憫。我現在隨便舉一個例子：國難以來，各報的讀者論壇，我倒常常翻閱。這些文字大約爲各大學的學生所寫。主戰之聲囂然于耳，但是怎麼樣戰，戰的近果若何，遠果若何，大體變化若何，這些問題，却不常有人想到。我個人自從國難以來，是前後一致的堅決主戰派，但是，我們相信：即使全國動員，堅決抵抗，而一定要敗；敗的結果，沿海大城，除却廣東的，一定要被敵人占領，東北的大平原也早晚要被敵人占領：這些結果，現在主戰的青年，恐怕未見得全想到吧。沿海大城失後，餉源無著，繼續抵抗，我們相信是可能的，但是很艱苦的：這些鉅大的困難，恐怕今日主戰的青年差不多全沒有大想到吧。東北大平原失後，想要繼續抵抗，一定需要地方的民衆團結起來，連絡起來，同敵人作連續不斷的游擊戰，然後才能找出最後的出路：這也是一件萬不可易的事情。但是作游擊戰，在山間易，在平地難。我們應該想出來什麼一樣新辦法才能戰勝這種困難。在平原作游擊戰，需要馬匹甚多，而我國馬政不修，馬匹不敷用，戰勝這種困難，雖說不見得無法，而方法却是必須我們嘔盡心血來想。像這一類的問題，多至不可勝數，我疑惑今日主戰的青年，恐怕全沒有想到吧。即使持久以後，戰可以勝，而傷必異常的鉅，痛必異常的深，全國優良的青年恐怕要有一多半的傷亡，這樣的結果，恐怕今日主戰的青年未見得有人想到吧。這一切重要的問題完全沒有想到，而冒然主戰，自欺欺人，又何怪山海關炮聲一響，大多數的平津大學生赶緊向後轉，回家走呢？我們辦教育十餘年，生養出些思想如此昏惰的學生，眞足令人痛哭也！

要而言之，現在教育腐敗的責任，古人要負百分之三十上下；環境，或可以說教育界以外的人們要負百分之二三十；教職員要負百分之三十以上；學生自身也不能不負百分之十上下的責任。而在教職員中，負責任尤重者，爲所稱之教育專家。

六，教育專家的尸位素餐。　我這樣的譴責教育專家，大家不要疑惑我又來附和孟眞先生，同在美國學過教育的諸位先生們爲難，也不要疑惑留法學生想希圖留美學生的飯碗。實在我個人雖然沒有學過教育，更不配稱什麼教育專家，但是我在大學教書十餘年，辦理教育行政也有五六年，我毫沒有意思逃脫我個人應負的責任。實在情形，

却是我國興學四十餘年，而教育上很基本的一件事情，並不難看出的一件事情，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把牠弄清楚。教育是一種社會事業，萬不能離社會經濟而獨立，實在是天經地義，萬不容磨滅的一件眞理。中國的社會經濟情形同歐美各强國及日本有極大的差異，是無論何人全可以看得到的。可是中國的教育制度，不是抄襲日本，就是抄襲英美法德各國的。他們這些國家全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剝削的壓搾的國家，我國却是同他們相反，是被剝削的，被壓搾的國家。人家是大富豪，我們是窮光蛋。一個家徒四壁的貧人，想教育子弟，却抄襲人家大富豪的辦法，無論說學不像，就使能亦步亦趨，究竟能有什麼用處？我現在深相信梁漱溟先生的話，我們所抄襲的教育制度，止可名爲都市教育制度，可是我國全體是無限農村所集合的，在另外創造一種農村教育制度，我國的教育前途是無希望的。——我沒有讀梁先生書以前，這個意思我也已經有了，不過都市教育，農村教育兩詞，却是沿用梁先生的對于這樣一個基本問題，我的聞見很鄙陋，好想很多的教育專家，並未會嚴重考慮過似的。止有舒新城先生前年曾到我家，談到這個問題，有深切的認識。舒先生關于這個問題的著作，我直到現在還沒有拜讀過。對這個問題認識頂清楚，知道現行制度根本要不得的，據我所見，大約止有梁漱溟先生。可惜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他對于鄉村教育所提出具體的方案。在外國學教育的人，好比在外國得到一套新式建築，就想原封把牠搬到中國來住。他在這個時候，至少應該有兩步萬不可少的工作：第一，是現下的地面是否可以放得穩，如果放不甚穩，必須要有些平基補牆一類的工作；第二，是應該看看這樣的建築與中國的氣候相合否，與衛生有益否，如果不相合，必須用理性斟酌新舊，創造出來一種與中國的氣候相合的新建築。第一種工作在那建築裏面，者就可以作。至于第二種工作，那却非跳到建築外面，精密考察研究，沒有辦法。我國的教育專家，好像囚在他們那一套的建築裏面，永遠沒有能跳出外面，看看與環境適合不適合的機會。他們所能作的，至多是第一步工作。至于第二步，雖不敢說他們永遠沒有想到，但是意識是含混的，好像除了這一套或其他相類的一套，萬不能有什麼新的一套，所以他們也沒有感覺到跳到外面看看的必要與可能。我個人不敢冒充教育專家，但是總願意也跳到外面看一看。至于所想出的新辦法對不對，那却希望大家破除成見，精細的來討論。

現在教育腐敗的原因，據我所分析到的，大約如上所述。並且我們相信，現在教育界及教育界以外的人們，固然要負一大部分的責任；可是制度自身也有極大的缺陷。不設法改革，而想挽救已經頹壞的學風是不可能的。至于我們所擬的改革的方案，且聽下回分解。

商務印書館

復業紀念大廉價

一二八國難。瞬屆一週。敝館總廠雖經莫大之犧牲。但絕不敢因此稍懷自餒。全國教育界及讀書界。亦以敝館對於文化事業關係重大。督促早日恢復。爰於二十一年八月一日勉力復業。為文化而奮鬬。數月以來。備承海內外人士熱心維護。紛紛惠顧。實深感幸。惟當時各級學校教科用書。雖在北平香港兩分廠趕印齊全。而一般出品。不免稍有缺漏。敝館至為疚心。現在上海已新設製版印刷兩廠。平版廠亦即日開工。生產力量。逐漸充足。不特被燬各書。次第重版。並自二十一年十一月一日起。每日出版新書一種，其他各項文具儀器等。均已補充。供求可以相應。茲為紀念復業。並酬答海內外人士維護熱心起見。特自二十二年一月起。至三月底止。舉行廉價。藉表微忱。謹將廉價辦法列后。諸希 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廉價辦法

（一）中小學教科書及教科補充用書。一律照原售實價再打八折。（另印甲乙兩種書目為憑）

（二）一般用書。原版西書。文具儀器等。（由總分館各自酌提若干種）。分次發售特價。隨時公布。

（一）雜誌（不論預定或零購）。一律九折。

（一）廉價概以門市或通訊購買為限。

（一）廉價售出之貨。概不退換。

（一）廉價期限。上海發行所自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起。至三月底止。（外埠通訊購買以郵局日期戳為憑）各地分館。自行酌定。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為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民權的保障　胡適

教育罪言(六)(全篇完)　旭生

中國的教育(R. H. Tawney 著)　蔣廷黻

『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的討論

(一)顧毓琇先生來信

(二)汪敬熙先生來信

行政研究的重要(通信)　邱昌渭

人與科學(書評)　汪敬熙

第三十八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　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鳳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聯華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摩登教育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上海　文元書局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眞茹新中華書店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南京

西安　西安派報社　四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安慶　派報處　和平報社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遠東書局

廣州　中山書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長沙　開明書店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晉民書報社(代定)　青年圖書社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湖州　湖濱書局

泰興　苦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現州　海口百科公司書報部　會文書局

南通　三友書店

合川　合川書店

桂林　永昌公司

民權的保障

胡適

前幾天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的席上，楊杏佛先生說了一句很沉痛的話：『爭民權的保障是十八世紀的事；不幸我們中國人活在二十世紀裏還不能不做這種十八世紀的工作。』

先進的民族得着的民權，不是君主欽賜的，也不是法律授予的；是無數的先知先覺奮鬬力爭來的，是用血寫在法律條文上去的，是時時刻刻靠着無數人的監督才保障得住的。沒有長期的自覺的奮鬥，決不會有法律規定的權利；有了法律授予的權利，若沒有養成嚴重監護自己的權利的習慣，那些權利還不過是法律上的空文。法律只能規定我們的權利，決不能保障我們的權利。權利的保障全靠個人自己養成不肯放棄權利的好習慣。

『權利』一個名詞是近三十多年來漸漸通用的一個新名詞。當這個名詞初輸入的時代，梁任公先生等屢作論文，指出中國人向來缺乏權利思想，指出中國人必須提倡這種權利思想。其實『權利』的本義只是一個人所應有，其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義權』，後來才變成法律給予個人所應享有的『權利』。中國古代思想也未嘗沒有這種『義權』的觀念。孟子說的最明白：

『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這正是『權利』的意義。『一介不以與人』是尊重自己所應有；『一介不以取諸人』是尊重他人所應有。推而廣之，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正是個人自尊其所應有，自行其所謂是。孔墨兩家都還有這種氣概。但柔道之教訓，以隨順不爭『犯而不校』爲處世之道，以『吃虧』爲積德之基，風氣既成，就無人肯自衛其所應有，亦無人肯與强有力者爭持其所謂是。梁先生們所謂中國人無權利思想，只是這種不爭不校的風氣造成的習慣。在這種習慣支配之下，就有了法律規定的人權民權，人民也不會享用，不會愛護的。

然而普通人的知識和能力究竟有限，我們不能期望人人都懂得自己的權利是些什麼，也不能期望人人都能够監護自己的權利。中國人所以不愛護權利，不但是長久受了不爭與吃虧的宗教與思想的影響，其中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原因，就是中國的法制演進史上缺乏了一個法律辯護士的職業。我們的老祖宗只知道崇拜包龍圖式的淸官，却不曾提倡一個律師職業出來做人民權利的保護者。除了王安石一流遠見的政治家之外，多數儒生都不肯承認法律是應該列爲學校科目的。士大夫不學法律，所以法律刑名的專家學識都落在一種受社會輕視的階級的手裡，至高的不過爲刑名師爺，下流的便成了訟棍狀師。刑名師爺是幫助官府斷案的；人民的辯護還得倚賴自己，狀師訟棍都不能出面辯護，至多不過替人民寫狀子，在黑影子裏『把案』而已。我們看『四進士』戲裏訟師宋士杰替他的乾女兒打官司，狀子是按院大人代寫的，是宋士杰出庭代訴的，還幾乎完全敗訴了，我們看這戲的用意，可以想見我們的老祖宗到了近代也未嘗不感覺到法律辯護士的需要。但『四進士』的編著者是個無名的天才，他的見解完全不能代表中國的一般社會。普通人民都只知道訟棍是惹不得的，宋士杰是人間少有的，同包龍圖一樣的不易得。所以他們只希望終身不入公門，不上公堂；上了公堂，他們只準備遭殃，絲毫沒有抵擋，沒有保障。好勝是天性，而肯吃虧是反人情。中國人的肯吃虧，不好訟，未必是宗教與哲學造成的，絕大的造因是因爲幾千年來沒有保護人民權利的律師階級。

西洋人的權利思想的發達同他們的宗教信條正相反。基督教的教主也是教人不抵抗强權的：『有人打你的左臉，你把右臉也給他打。』然而基督教的信條終久不能埋沒羅馬人提倡法律的精神。羅馬不但遺留下了羅馬法典，更重要的是她遺留下的法學與辯護制度。士大夫肯終身研究法律，肯出力替人民打官司；肯承認法律辯護是高尙的職業，而晉人伸冤昭枉是光榮的功績，——有了這種風氣和制度，然後人民有權利可說。我們不要忘了：中古歐洲遺留下的最古的大學，第一個（Salerno）是醫科大學，第二個（Bologna）就是法科大學，第三個（巴黎）才是神科大學。我們的士大夫是『讀書萬卷不讀律』的，不讀律所以沒有辯護士，只能有訟棍：訟棍是不能保障人民權利的。

中國人提倡權利思想的日子太淺，中國有法律教育的日子更淺，中國有律師公開辯護的日子又更淺了，所以什麼約法和憲法裏規定的人民權利都還是一些空文，軍人官吏固然不知道尊重民權，人民自己也不知道怎樣享用保護自己的權利。到了權利受損害的時候，人民只知道手忙脚亂的去走門路，托人情，行賄賂；却不肯走那條正當的法

律的大路。直到近幾年中，政治的衝突到了很緊張的地步，一面是當國的政黨用權力制裁全國的輿論，不容許異黨異派的存在，一面是不滿意於現政權的各種政治勢力，從善意的批評家到武裝反抗的革命黨派。在這個多方面的政治衝突裏，現政權爲維護自身的權力計，自然不恤用種種高壓方法來制裁反對勢力，其間確有許多過當的行爲，如秘密軍法審判的濫用，如死刑之濫用，如拘捕之衆多與監獄生活之黑暗，都足以造成一種恐怖的心理。在這種政治勢力的衝突之下，尤其在現政權用全力制裁武裝反抗的政治勢力的情形之下，一切情面門路友誼種種老法子在這裏都行不通了。直到這個時候，才有人漸漸感覺到民權保障的需要。民權保障的運動發生於今日，正是因爲今日是中國政治的分野最分明，衝突最利害的時候。我們看上海發起這個運動的宣言特別注重『國內政治犯之釋放與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殺戮之廢除』，就可以明白這個歷史背景了。

我是贊成這個民權保障運動的。我承認這是我們中國人從實際生活裏感覺到保障權利的需要的起點。從這個幼稚的起點，也許可以漸漸訓練我們養成一點愛護自己權利，並且尊重別人權利的習慣，漸漸訓練我們自己做成一個愛護自己所應有又敢抗爭自己所謂是的民族。要做到這種目的，中國的民權保障運動必須要建築在法律的基礎之上，一面要監督政府尊重法律，一面要訓練我們自己運用法律來保障我們自己和別人的法定權利。

但我們觀察今日參加這個民權保障運動的人的言論，不能不感覺他們似乎犯了一個大毛病，就是把民權保障的問題完全看作政治的問題，而不肯看作法律的問題。這是錯的。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場上來謀民權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權保障。離開了法律來談民權的保障，就成了『公有公的道理，婆有婆的道理』，永遠成了個纏夾二先生，永遠沒有出路。前日報載同盟的總會宣言有要求『立即無條件的釋放一切政治犯』的話，這正是一個好例子。這不是保障民權，這是對一個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一個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動。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權，豈不是與虎謀皮？謀虎皮的人，應該準備被虎咬，這是作政治運動的人自身應負的責任。

我們以爲這條路是錯的。我們贊成民權應有保障，但是我們以爲民權的唯一保障是法治。我們只可以主張，在現行法律之下，政治犯也應該受正當的法律保障。我們對於這一點，可以提出四個工作的原則：

第一，我們可以要求，無論何種政治犯，必須有充分証據，方可由合法機關出拘捕狀拘捕。証告的人，証實之後，必須反坐。

第二，我們可以要求，無論何種政治犯，拘捕之後，必須依照約法第八條，於二十四小時之內送交正式法庭。

第三，我們可以要求，法庭受理時，凡有証據足以起訴者，應即予起訴，由法庭公開審判；凡無犯罪証據者，應即予開釋。

第四，我們可以要求，政治犯由法庭判決之後，應與他種犯人同受在可能範圍之內最人道的待遇。

這都是關於政治犯的法律立場。離開了這個立場，我們只可以去革命，但不算是做民權保障運動。

以上所說，不過是舉政治犯一個問題做個例，表示我個人對于這個運動的見解。除了政治犯之外，民權保障同盟可以做的事情多着哩。如現行法律的研究，司法行政的調查，一切障碍民權的法令的廢止或修改，一切監獄生活的調查與改良，義務的法律辯護的便利，言論出版學術思想以及集會結社的自由的提倡，……這都是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

二二，二，七。

教育罪言（六）（續）

旭生

我上一次曾經說過：我們相信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與我國的社會情形完全不適合；由無限農村組成的中國，應該創造出來一種農村的教育；至於從前所用的都市教育應行廢棄。所以我們對于教育是根本改革派。但是在我陳述我們的改革計畫以前，先要陳述我們相信嘗擬改革計畫的時候所應該遵守的幾個根本原則。

一，擬計畫以前，對於各國的及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應該完全知道，但是當擬計畫的時候，應該把這一切完全忘掉，專就我國的社會情形，社會經濟情形想出一種教育他們的方法。將計畫擬好以後，對於現實的與理想的教育有不銜接的地方，當然不免要找出來些過渡的救濟方法，但是這些救濟方法，應該是改革計畫完成以後再添加的，不應該從計畫未成以前就混進去的。這也是很平凡的原則，用不著怎麼樣說明。不過我還要聲明一件事：就是我們

讀然相信：擬計畫以前，對于各國的及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應該完全知道，可是我個人對於這些，實在知道的很少，所以我所擬的改革計畫，一定有很多不適宜的，不精密的地方。這些却全希望肯承認我們農村教育觀點的教育專家來幫助我們，糾正我們，擬成一種確可實施的中國教育制度。

二，這種新教育制度實行以後，人民是應該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的。我們終天談民治，教育制度應該注意到平民均等受教育的機會，這也是如日月經天，萬不容磨滅的一件眞理。可是我國現行制度，完全不是那一回事。由我們北幾省談起，有二百畝地的農家，不過能占全體農人百分之四五的比例，或者還要更少一點。他們已經很算富農了。但是他們如果想供給一個大學學生畢業，一定要鬧的筋疲力盡！至於其他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民，對于高等教育，絕不敢有所希望！我從前說，作官教育，可以陷我們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而有餘，可是一個大學生當他畢業以後，他家裏已經供給得筋疲力盡，他就不想作官，不想每月拏幾百塊錢，風俗上怎麼樣能允許他？道義上也怎麼樣能允許他？想這樣拏，而自己又沒有一點生產的能力，社會怎麼樣能够養這樣多的寄生蟲？所以上面所說這一點如果做不到，不惟民治永遠做不到，教育的自身也永久沒有清明的希望。可是這一點能達到不能，却全在我們所說的第三件根本原則能作到不能。

三，新教育方法一定是與生產相聯合的，尤其是要與農業相聯合。我國從前半耕半讀的理想是很好的，可惜沒有辦到。不過在從前行科舉制度的時代，離這個理想還不很遠；學校制度成立以後，士農分業，似乎萬沒有再合的餘地了。大家也疑惑半耕半讀，乃中世紀不進步的辦法；時至近世，必須清楚的分業，才能專精勵志，學術界才能有迅速進步的希望。大家因爲有這樣含混的觀念，所以對於都市教育的系統，雖也間或有人看到牠同社會經濟的情形不適合，而對於牠總不敢有根本上的懷疑。其實半耕半讀未能作到，並不是因爲農人沒有工夫不能去研究學問，却是因爲歐美工商業的社會，把教育都弄到都市集中，集中的結果是一切設備比較精良，進步比較容易：我們想赶上他們，遂不禁盲目地跟著他們跑。殊不知道：集中是一件事，集中于都市是另外一件事。我們現在散漫著夢想從前科舉時代的或可以半耕半讀，固然要鬧到圖書儀器不完不備，工具荒陋，進步毫無的危險，可是集中在大都會，那却是初改革的時候，沒有看見將來的流弊，懶惰著不肯

改良鄉野的交通，因陋就簡的辦法。說集中以後，離家鄉遠，即學校設在鄉野，也不容易兼從事農業，那自然也有點道理，但是因離鄉遠而不得不舍棄農業，那是因爲沒有組織。如果感覺到必要，盡力組織，沒有找不出辦法的道理。並且士農分業，即在學業上，也有很大的毛病：農人終天同自然界接觸，而因爲無知識，無方法，不能把他們所得的日常經驗，精細的記錄下來，比較起來。求學問的人，却老在書本裏面打轉轉，不同自然界眞正接觸，學問不能眞正的進步。並且因爲他們的身體與自然界隔離日遠，耐勞苦的能力逐漸消耗。今日的士大夫，身體衰萎，不能任艱苦的工作，同農業隔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能把學校移在鄉野，另外的組織起來，與農夫的生活打成一片，則農夫能整理其經驗，已經踏進了科學的門坎，求學問人兼事農業，日與知識的泉源接觸，學問自然親切；身體也可得到健康，不致有神經衰弱等類的毛病，眞是一舉而諸善備了。如果有人疑慮農業工商業全關重要，何以我們專注重于農業？那我們就答他說：中國是以農立國的，我們相信不惟今日如是，即將來亦仍如是。我們固然希望全國的農業工業化以增加其生產力，也希望我們的工商業有相當的發展，不再受帝國主義的壓搾，可是我們不希望將來工商業畸形發展，再步他們的覆轍。我們相信：改革教育而注重與農業相聯合，在最近的和較遠的將來，全不至于大有流弊的。

四，新教育制度的養成人才，要矯正從前供求不適合的弊害，須按著社會需要的數目而訓練。這個原則如果在國富充裕的時候，或者不很需要，可是在今日民窮財盡的時候，却是絕對必要。再進一步說，如果國富盈溢，即今日的教育制度，也或者可以不急著改革。前清鹽商鴉片商有錢以後，拏出來錢養些清客，還能間或對于文化有所補益，何以見得現行的教育制度，大經整理，就不能養出幾個人才呢？不過在現在的時候，學校裏面多養出一個廢物，另外一方面，就要添出好幾個餓莩。現行的教育制度，無論怎麼樣整頓，總有很鉅大的不經濟，所以萬不能不從事改革。

我們所擬的新方案，略如下述：

現行的教育制度可以說是分爲幼稚園，初小，高小，初中，高中，大學，研究院七級的。我們覺得這樣瑣碎的分法實在是不必要。在我們的新方案裏面，止有三級：兒童二歲（以下所言均依滿歲計）至六歲受幼稚教育；六歲至十五歲受國民教育；十五歲以上爲高等教育；高等教育

一方面爲專門教育，另外一方面爲大學教育。

一，幼稚教育。我們計畫中的幼稚教育的機關，雖然也叫作幼稚園，而離現制的幼稚園頗遠，離理想中的兒童公育辦法較近。兒童在兩歲以前，正在吃奶，應由母親招呼。兩歲斷奶以後即入幼稚園。每村可在村邊空地闢四五畝爲幼稚園。中心約畝餘，爲兒童的游戲場。周圍建築些樸素堅固的土房爲兒童的住室。每所可容兒童十餘人，保姆二人。一切睡覺，吃飯，穿衣，沐浴等事，均由保姆經理。此周圍兒童住室以外可多樹林木，大小無定，亦爲村人遊息之所。兒童除風雨或大寒暑外，工作遊戲應均在遊戲場或小林中。外加一避風雨室，不得已時入之。房質應與村中通用者相同，惟注重于清潔及堅固。兒童的衣物食料均當由各家中按月均攤送往。縣城附近可開一保姆訓練所，由每村送數婦女往受訓練。畢業後即在本村服務。薪金較其他經營農家副業者稍優。

二，國民教育。國民教育中頂關重要的是教職員如何養成，所以當談牠以先，不得不先談高等教育裏面的師範學校。

因爲在我們的計畫裏面，沒有中學小學的分別，所以我們擬議的師範學校，也沒有高等初級的分別，爲一專門學校。牠的位置是在鄉野的。但因爲交通的方便，可選擇離鐵路百幾十里，有馬路可行汽車自行車，並適宜農業的地方。學校的房屋，止要不潮濕，不黑暗，堅固，清潔即好。無論校欵如何充裕，不準建築清華燕京各大學一類的房屋，以致把學生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無論何種學校均應如此，不止師範學校也。師範學校附近有兩個大規模的農場。第一農場爲就我國舊法稍加改良者，第二農場爲新式工業化者。這兩個農場爲全校教職員及學生的共同耕作場，不得雇用工人。無論何種學校中均無年暑假，農忙即作田工，農閒即講學問。如初辦不易得能農事的教員，也止好暫請在農科畢業者經營農場。但以能手自耕種者爲限，不能者絕不聘請。師範學校的學生前一半入第一農場，習我國固有農事；後幾年入第二農場，習新法農事。學生由各縣選派。在新制度中，萬不準河南省人跑到山東省服務，也萬不準南陽一帶人跑到彰德一帶服務。止有鄰縣不出百里者教職員始可互相通融。每縣應先作一精密的統計，預計需要某種教員的數量若干。比方說，需要生物教員二十五名，那就要陸續選派三十五名就學。因爲恐怕有中途輟學及疾病死亡等類情形，所以必須多派十名就學。學生一切全係官費。在我們新計畫裏面，高等教育一切學生

，幾乎全屬官費，一定有人疑惑款項何來，那就需要分別來說：我們的學校是一個大農場的組織，教員學生自耕自食，本屬不成問題。我想經營的好，一定不止够教職員及教職員的家庭以及學生工人的伙食。如有贏餘，即當儲蓄起以爲擴充學校設備之用。住可由國家負擔。學校在鄉野建築，地址容易寬暢，不成問題。建築樸實堅固，供學生寄宿，辦法同現在的學校可大致相似。至于行，我們理想中的學生，如果有一百二百里地，一定可以步行走去。不過我們希望師生多作有計畫，有組織的學術旅行。這一類旅行，路途較遠，應呈請教育部核準後，即由國家免費。然則食住行均不成問題，衣則應視學校的性質，分由政府或地方負擔。各省應斟酌地方的氣候，定每學生需棉衣若干，袷衣若干，單衣若干，皮衣需要與否，由省政府酌定。著爲定式，頒行各縣。材料不惟不準用舶來品，即他省土產亦不準用。本縣有土布即用本縣土布做成，否則用鄰縣的土布做成。每月可斟酌情形，給每學生零用費五角。法國戰前，凡服義務兵役者每人每日得銅子一枚爲零用費，此定五角，已較優厚。如此則每學生每年費用大約不出三四十元。畢業後必須在本鄉服務。應視地方經濟情形，酌給薪金。如一優良農夫經營農家副業，每年可得百元者

國民學校薪金可從百二十元起，漸加至百五十元止。如此則學校經費一定大減，從前六年義務教育猶患經費不足，現在九年仍不患無辦法。

國民學校略如現在的小學，但有兩點大異：一，先生學生盡屬農夫。農忙力田，農閒治學。二，授課不如現在的每點鐘變換而以時季畫分。自然科學授以春夏；數理科學授以秋冬；歷史社會及藝術各科分配于各季。自然科學十分之八的時間係由教員領導學生作附近百數十里的旅行，隨地引誘學生啓問，繼之以講授；只有十分之二的時間到課堂中以學生的實際見聞中與書籍相印證。英國的植物，法國的礦產，學生將來一點不知道，也尚無關宏旨。可是他們那近數百里裏面的動植礦物，氣候，土壤等類，一定需要他們全弄得清清楚楚。秋冬則學生全到校受課。衣食原料可由兒童父母送往學校，學校請人烹煮縫紉；但任此役者並非工人，亦係教師。兒童至十四五歲時，即教之以烹煮縫紉，使他們自己試作。不過教烹煮縫紉的先生，不必由師範學校出身。十二歲後，加授農家附業及作本地相宜之簡易工藝的知識。

三，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分專門教育及大學教育兩種。一切專門學校均與師範學校相類。不過商科各種學校

地址，可近通都大邑，工科各種學校地址，可近工業區域以便實習。附設農場亦如師範學校。將來全國人士，可以有人因職務關係——如法官醫生之類——不能兼事農業，但須無人不能從事農業，亦以防學或中輟，失業堪虞也。工商業的學校，須斟酌情形：如前二三年不須實習者，仍當附設第一種農場，資其練習。以後本業實習增加，農業實習減去。如開始即有本業實習，亦可將農業實習酌量減去。如法律等類學生應由國家考選者，衣服零用費由國家供給。各種專門學校學生均受嚴厲軍事訓練一年。將來除有陸軍專門學校教授高等軍事知識外，沒有另外的軍官學校。非專門學校畢業者不得爲軍官。此等軍官，非有外患，亦不得動員。各專門學校無齊一的年限，自三四年至十年不等。海陸空軍等類的專門學校，大約均須十年。三年後免除農業實習；後三年得有少量薪水。專門學校畢業生服務薪金額數均採「祿足代耕」意，按年漸進，但均不得超過優良之農夫工人所得一倍。凡一切實用科學均在專門學校講授，至理論科學則在大學內研究。專門學校學生的受課要比現在大學學生少的多，自修及實地練習的功課多的多。但仍有若干的受課，與大學不同。

大學教育前有預備學校。預備學校中止教授數學，國文，外國文各種工具學問。雖亦有附設農場，練習農事，而無年限，自由上課；國家亦不供給衣服零用費。大學中以研究室爲單位。全大學中或有二三課堂。大學中無學生，只有助手。助手由受過預備教育的學生中考取。入後即有少額薪金。研究主任如認爲需要者，每週也可以給他們講授一小點鐘。餘時均受研究主任的指導，學習研究。他們除了將來可以代替主任，繼續研究外，絕沒有另外的出路。如果有特別研究，能在科學中自找出一新枝，得將計畫呈學校最高之審查會審查。合格後即由學校酌加一研究室，並任之爲新研究室主任。待遇則一切研究主任——因爲大學中並無教授——可得到優良農夫工人全年所得的一倍半。專門學校畢業生服務五年後，得入大學研究室中受指導研究。研究三兩年得有特殊成績後，可歸入專門學校作教授，其待遇與大學中之研究主任等。如某地方教育經費特別充裕者，可特選已經服務五年而成績優良的國民學校教員，入大學，研究本地方所特別需要的科門。如果成績良好，其研究主任認爲有繼續研究的能力者，得由地方或大學爲之設置一新研究室。待遇亦得比大學中研究主任。如過四年未得允許者，仍歸國民學校服務。

我們所擬新教育的輪廓大約如此。看見這個計畫的，

是否有人感覺到牠同蘇俄的制度有很多的相同點，疑惑我多從蘇俄的制度取材？那我就老實告訴他說：對於現行教育與社會經濟狀況的不適合，我于民國八九年初回國的時候已經感覺到。但是那時候國難未急，我個人的精神頗覺麻木。偶然想到，不過想設法子補救牠，對於都市教育的自身，未能有根本懷疑。前年上半年曾在北大講演過一次教育制度的問題，也仍是這樣的思想。國難驟來，我麻木的精神頓受鉅大的刺戟，對于現在的教育狀況異常痛心。深思之餘，漸知教育制度自身的缺陷，中國抄襲外國教育制度的荒謬。但直至去年暑假時，消極方面雖已清楚看準而積極建設方面仍未能有所擬議。暑假後閉戶冥想，始得結果，大約如上所述。同時讀梁漱溟先生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一步，對於教育部分，驚爲先得我心。對於他所用的都市教育，鄉村教育二詞，亦認爲確切不易。但是這個時候，我對于蘇俄的教育，很慚愧的，什麼全不知道。所僅知到的，不過是他們完全不抄襲歐西固有的教育制度，而另外獨出己裁，以求適于他們那社會的新環境而已。我既然想出新計畫，就問或同朋友談起。有一個朋友問我對于蘇俄的新教育制度是否頗有研究，我答完全不曉得。他說你所說的同蘇俄的制度相仿處頗多。這我才非常高幸，向他借到一本蘇俄新教育。讀完之後，才知道我對于新計畫中所懷疑的各點：教育縮成三階段，國民教育的延長，大學研究院的合併，均與蘇俄制度暗合，或大同小異。閉門造車，出門還能合轍，狂喜可知也。至于同蘇俄制度不同的各點，那却不是我所懷疑的。另外蘇俄的教育方法，有極多很好而我却沒有想到的地方，我當然希望實用的時候，把這些儘量採擇進去。不過我現在却沒有把牠攙在我上面所說的計畫裏面。這上面所說的計畫，大體可以說完全是我自己想的。我現在所希望的，就是全國關心教育的人們，把教育的現狀，極嚴重的思想；對于我們的新計畫，極嚴正的批評。如果覺到這個改革方案不好，就提出另外的方案；如果覺得牠還有可用的地方，就精詳的補正。有一年的嚴重討論，這個問題或能闢出一點眉目，然後得著一個實驗的區域，從師範學校辦起以爲改組國民教育的預備。三五年後，全國試用新教育制度，我國教育的前途，或者能有轉機乎！（完）

編者按：旭生先生的『教育罪言』陸續發表在下列各期的本刊上：

教育罪言（一）第二五期（二）第二七期

（三）第三十期（四）第三三期

（五）　第三四期（五續）第三七期

讀者又可以參看本刊本期蔣廷黻先生譯的陶內先生論『中國的教育』，其中有一部分的意見和旭生先生的結論頗相同。（適）

中國的教育

R. H. Tawney 著　蔣廷黻譯

在本刊第三十六期，我從陶內先生的「中國的農工」一書節譯了一段泛論「中國的政治」者。本期我續譯一段。爲未讀前篇者的便易，我可以說陶內先生是英國的一位大經濟史家及勞工黨要人。他曾受太平洋國交會的委託來中國考察農工，又曾參加國聯派遣來華的教育考察團。

中國政治的上軌道及經濟的進步最後要靠中國人民思想的改變。中國教育的現狀如何？教育在中國的發展上，能占個什麼地位？

中國現有的公立教育是庚子年以後的產物，大部份還是近十二三年的產物。在不及人生一代的短期內，在內亂外患，經費困難，旱災水災，交迫之中居然能有這個產物已經是特別。可驚異的不是牠的殘缺，是牠的存在。在西方直到近年，大問題是怎樣使人民了解教育的價值；在中國這不成問題。中國的大教育問題是：怎樣使教育以中國的實在需要爲基礎，不以外國的模型爲基礎；使教育人生化，與中國生活的實際事實相關連；使授課及行政的標準提高；使現在這些無調勻的，相矛盾的工作成爲一個平衡的系統。

中國現在教育的弱點確是很嚴重的。應當作爲全部教育樓閣的基礎的小學，論質論量，都是很殘缺。究竟從六歲到十二歲的幼童幾分之幾入學，無從知道。充其量，平均不過百分之二十；在較好的省市或到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僻遠區域，幾至全無入學的。入學的幼童之中，許多在學時期太短，不能收實效。中學分初高兩級，共六年。在許多地方，讀畢六年的似乎很少。中小學裡的工作，在一個旁觀者看來——自然也有例外——偏重形式，書本，理論，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程度。這種工作太忽略幼童的體質需要，太勉强他們用心；不圖喚起他們的興趣和好奇心，反圖堆積他們記性的負擔。他們應該利用耳目作有興

趣，有關緊要的事的時候，他們反守着課本，聽着教員。學校過於用口授的方法，以致忽略實際工作和試驗。除少數例外，這種教育不預備幼童了解他們所生在的社會。眞的，許多時候好像中國故意用教育使後代的人們呆蠢，神經失常，和不快樂。

大學——例外除開——似乎有同樣的毛病。因爲中等教育之不良，許多大學學生實不能接受大學教育之益。他們聽講太多，應考太多；自修太少，與教員接觸太少。教員也是每星期講演鐘點太多；許多因爲經濟的困難而兼課。教材過於利用外來的。頂壞的教授不過重演他們在外國所聽的講演，所讀的書本。頂好的過於注重知識的灌輸，忽略幫助學生預備他們將來在社會的生活。教授們還不注意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中國學生將來既要在中國服務，知道中國的政治經濟狀況，比知道西洋的國會和交易所還要緊些。結果中國大學的空氣有如花房裏的陰空氣，不像天空的自然空氣。

中國現代的教育免不了學西洋，正如十六世紀的英國教育免不了模倣希臘羅馬。在中國，如同在歐洲，文藝復興的來源起於一種昔日所不知的或鄙視的文化的發現。那般生長在一個快要崩潰的社會的人，得了這個發現如同得了一個改造社會的仙方。在這種空氣之中，西洋科學自然時髦起來；而對於科學的崇拜免不了不知分寸。西洋歷史的因果也就顚倒了：他們以爲西洋文化是西洋科學的產物，其實西洋科學是西洋文化的產物。因此，政治上的中國民族主義反承認了一種反民族性的教育爲聯盟，爲理想的目的，豈非怪事！

新知識的發現時期產生了中國現代的教育。此時期雖未過去，但其工作已完了。此時期生出一種醞釀；牠不能再有所爲了。下個時期的工作比較更加困難，但若擱置，其結果必是國家的解體。除非教育在土內生根，牠必不能成爲活的教育。救國的秘訣，就是西洋有這個東西，也是不能輸進來的；牠並非貿易物品。中國如要得這個東西；牠必須是國產。中國教育家遷移視線的時期到了：以後可以不必望天，應該看看脚下的地。惟獨在這個地上——這個中國生活的實況的土地上——中國教育家能够找得材料來創造一個適合中國需要的教育制度。

中國社會有一種極驚異的特別：即知識階級與一般人民漠不相關。中國社會階級的區分，以財產爲標準的，並不如在西洋那樣厲害。在舊日的中國，一個人之出類拔萃不是靠財產，是靠官級。因爲官的出身由於科舉，所以

士大夫自然爲社會所尊崇。現在中國士大夫的威風尙存在，或者比往日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爲西洋科學的知識尤爲社會所推重。學生幾乎成了一個特殊階級。一進中學——大學更加——他們就進了一個特殊權利的階級。權利很多，義務則很少。有時候，他們好像全不知道民間生活是怎樣；除少數例外，他們也不想對民間生活的改良有所貢獻。教育僅幫助了少數人從一級攀到第二級，並沒有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除非知識階級與民衆的隔閡能够掃除，民族的團結不過是虛文。

小學教育當然是全體教育的基礎。在質與量兩方面均須改良。只要教員及行政者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初步的改革可以在短期內實現。所要改革者不在機械，而在精神。要把小學從現在這種無生氣的書癡的工廠改爲適合人生基本需要的學校並沒有不可能的理由。小學很可教小孩們養成康健的日常生活習慣。小學可以給小孩們作工的機會，如簡單木工，種植花草，飼養牲畜。小學可以幫助小孩們了解他們四週的環境：只要把十分之九的書本燒了，而把平常種地，手工，及附近的交通作爲地理，歷史，及自然的課本。簡單一句話，小學的改革很可以拋棄這個從西洋輸進的講授及教本制度。其實西洋也正在那裡廢除這個無生氣的制度。學校的作用不在使小孩採取成人所認爲正當的模型或程式，是在使小孩康健及快樂。這個顯明的原則就是中國及所有的國家的小學教育改革的基礎。

小學教育推廣的問題比較困難，但深知此中情形的人認爲不是全無辦法。在比較進步的省市，如江蘇浙江及杭州天津，入學的幼童約與一八五〇年的英國相等。在這些區域，如有相當準備，應該能够實行强迫教育。教育部可以爲這些區域預定一個實行的時期，並且偕同地方當局調查校舍和師資，及趁早作補充的預備。要緊的不是一時要遍行强迫教育，是要在這些區域作個榜樣。

中國的中學教育也是太偏重書本。全國的中學太趨一致。很少的中學有一個實事求是的課程，那就是說，以農工爲課程的中心而以其他科目爲輔助。高中除有普通文科科目預備學生升學及當教員外，照章程應該有職業科目，但實際上有的很少。結果一方面有些絕無學文科天才的人也受一種所謂普通教育——究其實，這種教育就是文科的專門；另一方面，中國正在需要有實用知識的人的時候，學校反供給過多的善於宣傳舞弄筆墨的人。中學的改革也不是一件深微奧妙的事情，僅施行一個顯明的原則就够了：青年並不因爲作了學生就不是青年了。中學的課程應該

減輕和簡單化。上課的鐘點應該減少；露天活動的機會及個人或分組自動的工作應該加多。已有的高中如不設立職業課程，教育部應取消他們的註冊。專有文科課程的高中，除非萬不得已，不應添設。

已往中國大學教育的進步眞可驚異。憑空造起，不過二十多年，到這個地步，可佩之至。發展既快，自然產生尚待解決的問題。有幾個大學，無論在那一國，都可以引爲光榮。其他則有很嚴重的，幸而可掃除的缺憾。因爲太學在中國影響之大，這些缺點的修改是很關重要的。

大學的弱點一部份在於組織，一部份在於教育方法。一方面，大學在地理上的分配是絕無佈置的。一九三〇年，北平及上海兩處有全國五十九個大學之中的二十五個，及全國大學學生百分之六十。同地有好幾個大學致工作重複，且原可以成立一兩個好大學，事實則因分散而有好幾個次等大學。政府既常欠經費，學校財政不能穩定，因之教授多兼課。

另一方面，許多大學學生不够資格：結果他們自己不能受益，而全校的程度爲之降低。學生聽講有每星期過二十五小時的；他們的工作平時則忙於作筆記，攷試的時候則忙於背誦筆記，致犧牲自己的觀察和思索，而所得的知識有許多絕無意義，因爲與自己的經驗沒有關係。教員講演的時候過多而又兼課，所以師生之間除講堂外難有發生密切關係的機會。因之學潮時起，教育工作不能進行。這種空氣是最不適宜於青年的長進的。

在中國，如同在別國，高級職業及政府機關大部份吸收大學的畢業生。因之上面所說的現像與國家的關係當然很嚴重。這班人員，在作學生的時候，對于中國生活的實況所學的既少，對于學校的章程稍不便於己就反抗，要這班人來計畫和執行一個改造中國的方案簡直是幻想。

大學的改良，在行政方面，第一要經費穩定。同時國立大學的經費既出於政府，政府當然可期望牠們不要有浪費，不要在同一個區域內有重複。能合併的應該合併，不能完全合併，也應該成立聯邦式的組織。這兩種改革倘能實行，學校就能按期發薪，而兼課的毛病就能廢除。此外如各地的大學能聯合起來，執行共同的嚴格入學攷試，大學的程度就可提高了。

行政的改革還是次要。根本的毛病還是大學教育的商業化。經濟壓迫學生去圖得學位，壓迫教員去幫助學生得學位。除幾個例外，中國的大學已屈服在這種壓迫之下。結果這些大學的學生人人都畢業，確是沒有一人受過教育

。這話我想不是過當的。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是受過教育的人，不是沒有受過教育的畢業生。這個改革確不容易。現在的學生，將來的學生，以及他們的親戚，因爲利害的關係，難免要反對。大學教育是許多職業的入門。牠不但是一種投資，如同在別國一樣，並且因爲中國經濟的落伍，幾是惟一的投資可以圖謀較舒適的，體面的生活。除非大學能供給一班受過嚴格知識訓練而又能利用他們的訓練來解決中國特殊問題的人，中國的經濟發展及政治安定都不能有希望。

『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的討論

（一）顧毓琇先生來信

適之先生：

今天看見孫逸先生關於「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的討論同先生的「附記」（本刊三十六期），十分高興，因爲我在原文裏早曾『希望當代的科學家同一切對於提倡科學及解決中國問題有興趣的國人加以指正』。

但是我讀完了孫先生的大文，我覺得或者還有把我的「太偏」的「主張」誤解的地方，敬再鄭重聲明如下：

（一）我個人向來是看重科學研究的，對於從事「純粹科學研究」的人，向來是欽佩的。

（二）前文所討論的是目前中國客觀的「需要」問題。這「需要」二字並不含有絲毫褒貶的意義。我希望當代的中國科學家都來客觀地討論這個問題，不要主觀地「抗議」。

（三）我不但沒有反對中國人學「純粹科學」，並且我是贊成青年注重「科學」的；我只感覺得「純粹」的「科學研究」不一定是目前中國最需要的。

（四）萬一我提出的討論有『使青年氣沮的指示』，我是十二分抱歉的。我的朋友同學生們都曾聽我說過：『在科學研究上，中國人的資質和成就並不會比世界上任何一國人差』。我願把這句話轉獻給有志「科學研究」的青年。

（五）但是，我們若要希望「科學救國」，救危急存

亡的中國，我仍然希望全國的科學家同全國有志科學的青年，鄭重考慮「我們所需要的科學」是什麼？

○　○　○

我順便報告最近幾天我聽見幾位物理學者討論這個同樣的問題。他們的討論，自然受了山海關失陷的影響。他們所討論的專題是「高射礮」而不是他們研究有素而有貢獻的「X光論」或是「波力學」。他們竟有放棄「純粹科學研究」而從事「國防製造」的趨向。我勸他們不要放棄已有成就的「科學研究」，但是我亦贊成他們分出一部分精力來幫助國家解決「國防」上的許多科學問題。不知先生以爲如何？敬頌

撰祉　　顧毓琇

一，二十二。

（二）汪敬熙先生來信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第三十六號所載孫逸先生批評顧毓琇先生「我們需要怎樣的科學」那篇文章的話，我大體贊成。但是我還想補充幾句。

中國如沒有純粹科學的研究，只想以模仿的方法，利用外國的成方，去發展工業，那是一定不能成功的。辦一種工業，決不是完全抄襲外國的成法，便可以辦好的。各國的情形不同。就是利用他國的成法之時，一定是遇着許許多多麻煩的困難問題。這些問題不解決，工業便辦不成。有毅力的聰明的工程師，既是沒有受過研究的訓練，當然是也可以經過長時間的努力，把這些困難打破，把這些問題解決了。但是這種工程師是甚難遇到的。在過去三十年間，中國辦實業的種種失敗，原因固然是很多；我們卻不能不承認沒有勝任的工程師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要想養成勝任的工程師，就不能不提倡科學研究。不但研究純粹科學的人時時可代工程師解決困難問題，並且受過一些研究訓練的工程師自己也有解決困難問題的興趣和力量。近幾年來，有些工業，漸漸辦的成功。其重要的原因的一個就是辦這些工業的工程師是曾經受過研究訓練的。

求中國實業發達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須極力堤倡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地質學，等純粹科學的研究。

這是一個很淺近但是很重要的道理。可惜不是多數人所知道的，所注意的。顧先生是學科學的人尚不如此主張，那就難怪黨國要人是只知道提倡應用科學了！我們應該大聲疾呼的說：「沒有研究的精神，研究的訓練，就是想

利用外國的成法來振興中國的實業，是一定辦不通呵。」

汪敬熙　二十二，二，二。

行政研究的重要（通信）

廷黻兄：

昨讀獨立評論第三十六號我兄節譯陶內『中國的政治』一文，甚感介紹之功。中國政治之改造應由地方着手，而地方政治應以省爲單位，改良省政當從行政制度開始。弟年來講學作文專介紹政治制度而不講理論者，即此旨也。北大政治系今年設有中國行政制度研究一科，其目的在研究中國現行政府機關之行政組織，本學年內只以北平公安局與中國外交部組織爲研究題目。此科創設伊始，以實際調查之工作爲多。出版刊物可供參考者則甚少。選讀者僅以四年級學生爲限。半年以來，選讀諸生頗感研究之興趣。公安當局已予弟等以盡量之援助，此則非始料所能及者也。

中國只有政治而無行政。研究政治者多偏重政治學理，而忽視行政制度。弟人微言輕，雖欲有取挽救，亦恐無補於萬一。今得外國學者痛論之，得我兄宣揚之，得獨立評論廣播之，其收效自不可限量。但弟希望我兄暨獨立評論諸君子作左列進一步之提倡：

（一）各大學政治學系設行政制度研究講座。

（二）中央研究院專設中國行政制度研究組。

（三）中華文化基金設行政制度研究講座。

弟意我國現代名人學者具有兩種錯誤的認識：（一）言科學則只注重自然科學，而不同時並重社會科學。（二）言社會科學則只言經濟調查或農村調查，而不注重行政管理。猶憶數月以前，適之先生曾有科學救國之論。當時弟即病其對科學之定義太狹。適之先生所着眼者爲自然科學，殊不知國家之富强不能專賴自然科學之發達。社會科學至少有同等之重要。因爲巴特斯之發明雖然『足够還清』法國對德五十萬萬佛郎之賠款，但美國韋洛貝（W. W. Willoughby）教授所提倡之中央預算制度於一九二一年經美國國會通過後，一九二三年美國中央政府的預算節省了三一二，一七二，二九二元美金。自然科學之巴斯特可以替政府還抵賠款。但政治科學之韋洛貝可以替政府節

省費用。弟認爲行政科學實屬刻不容緩，而中央研究院與文化基金會更有首先提倡設立講座之必要。獨立評論諸君子倘於鼓勵研究魚虫鳥獸之外，能以些少金錢提倡研究人事機關的組織，以使之科學化，則助進中國政治改造之功當非淺鮮也。拜讀尊文，因有所感，故不惜拉雜爲兄言之。

弟邱昌渭上言

一月二十八日

人與醫學（書評）

汪敬熙

Henty E. Sigerist: Man and Medecine. 1932. W. W. Norton and Company. New York, N. Y., U.S. A. x+340pp. G. $ 4.00.

這本書的著者H. E. SIGERIST 是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繼那有名的醫學史家SUDHOFF爲醫學史教授的。他作這部書的目的是想給醫科一年級的學生一個關於醫學全體的觀念。現在醫學一天一天發達，一天一天的專門化。醫科的功課門類愈分愈多。學生好像走入了一個大森林裏，只見一顆一顆的樹，看不見林子的全體了。這本書就是爲着救正此類而作。

他在這本書裏，以通俗的文字，極流暢的敘說：（一）常人的構造，生理和心理；（二）病人在社會的地位，病人的行爲；（三）病的徵象；（四）病理；（五）病源；（六）醫學對於病人的幫助；（七）醫生在社會中的地位。他把醫學生所應知道的各方面都論到了。他對於醫學各部分的發達，有正確的了解，公平的估價；對於醫學與文化（CULTURE）的關係，看的清楚；更是時時不忘病人和醫生對於社會的關係。尤其好的，他處處都以歷史的發展爲他的根據。這本書實在是能達到他作書的目的。

因爲文字通俗，敘說流暢，且能供給一個現代醫學全體的歷史的觀念，不但適合初學醫的人之需要，而且適合一般人的一種需要。誰不想着知道醫學究竟是什麼樣的呢？他原書一出，在德國便甚流行。一年之後，便出了瑞典文和英文譯本。法文和西班牙文的譯本也快出來了。

現在聽說已經有人動手將這本書譯爲中文了。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從我們不是醫生的人看來，我們的西醫多數是太偏了，很需要這本書所能供給的全部觀念。並且我們又深覺得，許多西醫是不了解他在社會的地位，不明白醫生同病人的關係，似乎是太相信「拜金主義」了。讀這本書的醫生及醫學學生多了，或者可以在提高西醫的道德標準上，有些好影響。還有一層更重要的好處。現在國內各種中西醫學比較論，實在是太糢糊，太不清楚，太不明白。發爲此種言論的人固然是對於中西醫學往往都是不甚了了。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論者絲毫不知中西醫學的歷史。這本書恰恰可以使讀者知道：（一）現代的西醫學是什麼；及（二）西醫學是怎樣發達起來的。這本書譯出來之後，至少可以使這些論者對於西醫的現狀和歷史有個清楚的觀念。希望他們再把中醫的現狀及歷史自己努力去弄清楚，再給中醫一個公平的估價。希望他們讀了此書之後，自己能承認自己有所不知，少發些烏煙瘴氣的話。

業角　丁二元　織一償　紡定　棉之本日
王子建著

棉貨侵略是日本對華經濟侵略中很重要的一種，歷年日貨輸入值中向以棉貨占最要地位。本書詳述：（一）棉業組織的內容（二）勞工狀況及工人能率的高下（三）生產成本的分析（四）棉貨供求的比較（五）向外發展的前因後果。所有推斷，全以精確的調查統計作根據。非但可供我國實業家作借鑑，也是關心國際經濟者的重要參考品。

△北平文津街三號社會調查所出版▽

社會科學雜誌
第三卷第四期要目

價值理論的意義……樊弘
世界食糧恐慌，原因及各國政府的救濟政策……王守禮
浙西農產貿易的幾個實例……曲直生，韓德章
日煤傾銷中之國煤問題……吳半農
書評……吳承禧等

定價：每期四角全年一元四角郵費在內

發行所　北平文津街三號社會調查所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戲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式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郵費在內〕〔日本及其屬地〕每月一元五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其他各國及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學風　第二卷第十期目要

書評的價值及其作法……霍懷恩
望溪手稿題跋……傅增湘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金燾
遼金元之科舉與教育……陳東原
西廂記底演變……傅永孝

清末安徽新教育（下）……高正方
寧事著述人物考（下）……蔣元卿
書報評介：
評「現代中國經濟史」（揚子）
「文憑」（景賢）
「鐵流」（景賢）

發行處：安徽省立圖書館
定價：每冊零售一角　全年十冊連郵一元
安慶舊藩署內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國聯報告書與建議案的述評　胡適

國聯態度轉變之推測　孟眞

我所知道的朱慶瀾將軍　丁文江

評國聯教育考察團報告　叔永

歧路（書評）　衡哲

第三十九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代書局　四單君中書社　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獨立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立達書局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朝野書店　神州國光社　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摩登教育社　各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上海　書局　文元書局　亞東圖書館（代定）　現代書局　新月書店（代定）　光華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眞茹新中華書店　樓書店（代定）　中央書局　花牌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正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四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開封　派報處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安慶　和平報社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遠東書局

廣州　中山書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

汕頭　代書店

興寧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屋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長沙　開明書店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晉民書報社（代定）　青年圖書社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嘉興　疆海書局

泰州　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瓊州　海口百科公司書報部　會文書局

南通　三友書店

合川　新川書店

桂林　永昌公司

國聯報告書與建議案的述評

胡適

國際聯盟的十九國委員會自從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提出中日爭執的調解草案以後，很委曲求全的疏通日本，盼望日本不要使調解一條路完全閉塞。但國聯很明白的表示必須接受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的十項原則。日本軍閥把持的政府始終反對「滿洲國」的取消，所以不肯承認李頓報告第九章中的第七項原則。我們在一個月之前，就推測國聯「決不至於承認日本的蠻橫要求，拋棄李頓報告書的第九章或其中一部分的原則，尤其是否認滿洲僞政權的根本原則。」（本刊三十六期，頁四）

一月十六日十九國委員會開會以後，日本政府不但不肯接受調解的原案，並且不肯接受國聯讓步的新案。（國聯讓步的要點是取消邀請美俄兩國參加調解委員會，和把原決議案的理由書改爲主席宣言。）國聯既不能否認其自身所委任之國際調查團的公正報告，就不能不承認調解的失敗。調解失敗之後，十九國委員會就依據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進行製作報告書及建議案。在報告書起草之前，委員會通過了三項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是不承認滿洲僞政權。這三項原則由英國代表提出，法國代表贊成，國聯的態度到此時始得着最明白的正式表示，世界的輿論也驟然趨向一致。

日本還想惑亂世界的耳目，避免調解破壞的責任，於是又假意表示願意繼續考慮調解的途徑。國聯的特委會，一面進行做報告，一面正式質問日本究竟能否接受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的第七項原則。這樣正式的逼迫，使日本不能狡賴了。日本的答覆，延遲又延遲，最後還只是一篇謎語式的遁辭。國聯認日本爲絕無誠意，就用全力進行報告書與建議案。

二月十三日，十九國委員會通過了報告書前三章的初讀；十四日，通過了建議部份。二月十七日下午三時，國聯以書本式發表報告書草案的全文；下午四時（北平時間十一點二十分）國聯用短波無線電向全世界廣播這一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報告書草案。

報告事實的部分完全採用李頓報告書前八章的記載，只補充了上海戰爭及李頓調查報告完成以後的事實兩章。

這篇報告的結論，——即是國聯對于中日爭執的事實的判決書，——有這幾個最重要之點：

第一，報告書用老吏斷獄的文字，確切的判定東三省是中國主權之下的一塊領土；凡俄國和日本在滿洲所得的權利都是根據於中國的主權的。這就是說，如果中國在這裏沒有主權，日俄所得的權利就都沒有法律的根據了。

第二，在中國各次戰事與地方獨立時期，滿洲始終是整個中國的一部分。

第三，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以前的二十五年中，滿洲與中國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的關係都一天一天的更密切了，而日本在滿洲的利益同時也繼續發展。日本所獲得或自以爲獲得的權利的行使，往往妨碍中國主權之行使。此種局勢當然引起兩國之間的誤會與衝突。兩方面的各種權利的互相連帶，法律地位的不分明，有時日本對於其特殊地位的見解與中國民族主義的要求之對抗，這些也是許多事故與糾紛的根源。

第四，在「九一八」之前，雙方各有正當的不平：日本利用有疑問的權利，而中國則阻礙那無疑的權利的行使。「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前，曾有用外交與和平方法解決懸案的努力，此種方法並未用盡；但形勢日見緊張，日本方面主張遇必要時用武力解決。——這就是說，報告書指明日本蓄意用武力解決。

第五，空氣緊張的原因，報告書中頗以爲中國方面負一部分的責任。如排貨方法的使用，如學校中的排外教育，都足以增加空氣的緊張。但報告書也明說，「九一八」以後的抵制日貨則屬於國際報復的一類。

第六，報告書指出國聯盟約的目的正是要防止國際空氣緊張時決裂的危機。『據李頓調查團的觀察，中日間的爭執無不可用「公斷」方法解決的。正因爲懸案堆積已使空氣緊張了，那自以爲受侵害的國家如果感覺外交方法拖延過久，就應該喚起國聯的注意。國聯盟約第十二條對於國際爭執的和平解決，定爲會員國的正式義務。』——這是明白的對日本的責備，因爲當時日本『自以爲是受侵害的國家』。

第七，報告書明說『九一八夜日本軍隊在瀋陽及其他地方的軍事行動，不能認爲自衛的動作；就是當爭

執時期內日本的一切軍事動作，總括看來，也不能認爲自衛的動作。』報告書雖然沿用了李頓調查團的話，說，『當九一八之夜，日本軍官或許自信其行動爲合法的自衛，此種可能，不必斷其必無』，但報告書很嚴重的申明：『合法自衛的行使，並不免除一個國家對盟約第十二條的責任』。

第八，報告書明白指斥『九一八以後日本軍事當局的一切活動，無論在軍事上或在民政上，其主要動機都是政治的』。又明白指出，『一羣日本文武官吏，在滿洲境內計畫了，組織了，並且實行做出了一個獨立運動，來做九一八事變以後滿洲局勢的解決方法。……這一個由日本參謀部的援助與指揮的運動，若非有日本軍隊的存在，決不會實現。這不能認爲自然發生的，出於眞情的獨立運動。』報告書又明白宣告：『上述的運動所產生的『滿洲國』政府的政治的及行政的主要權力都在日本官吏的手裏，名爲顧問，其地位皆足以充分把持行政。滿洲境內佔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都不贊成這個政府，並且認牠爲日本人手裏的工具。』

這是國聯對中日衝突一案的結論。我們看這些結論，可以看出這些判斷無一條不是用李頓報告書的前八章作根據的。當李頓報告書發表之日，我曾在本刊作文，稱爲『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當時國內輿論都不贊同這個見解。我所以那樣稱許李頓報告，因爲我們知道那個調查團裏有顯然袒護日本的人，居然能全體一致簽字於一個很明白指斥日本理屈的報告書裏，使此次爭端的是非大白於世界，不能不說是世界正誼的最大勝利。西洋國家有了長期的法治的訓練，對於公斷人的信仰是我們東方人所不能夢見的。公斷人也自己明白他們的地位的尊嚴，都不敢曲徇私情的偏向，損失自己在公論裏的聲價。即如英國前任外交部長雷丁勳爵（Lord Reading），在二十年前做美國與加拿大的漁權爭執的公斷人時，他研究本案的結果，認美國的理直，就不惜宣判加拿大的敗訴。一個法家肯宣判他本國屬地的敗訴，這正是西洋人所以尊信公斷人的由來。自中日爭執提出國聯以來，世界輿論因爲認識不充分，因爲厭惡中國近年排外的囂張，因爲日本宣傳能力之大，因爲中國自身政治之實在不滿人意，所以同情於日本的議論在各國都頗佔勢力。在這種空氣裏，我們雖用全力做宣傳，終不能期望國外輿論的一致同情於我們。在這種形勢裏，止有負世界重望的公斷人的報告可以統一世界的是非

，矯正世界輿論的錯誤。李頓報告書的最大功用在此。李頓報告書裡自然有不少指斥中國的文句，自然不能使我們全國人滿意。但我們要明白，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完全偏袒我們自己的見地，是一種不偏不黨的公斷人報告。完全偏袒我們的意見，和完全偏袒日本的意見，在中立國家的眼裏是同樣可以懷疑的。李頓報告書公布之日，我們料到世界的觀聽一定可以漸趨一致，雖有一千個Bronson Rea(滿洲國的美國顧問)，雖有一萬個新渡戶博士，雖有一百萬個松岡洋右，都不能減低歐美國家對於公斷人的判斷的信仰了！國聯裏的各大國何嘗不怕日本？何嘗不想偏袒日本？但國聯決不能否認李頓報告的公正判斷，因爲李頓調查團的主要團員都是是各大國的代表，他們的六個月實地調查的結果若還不足依據，那麼世界上眞沒有可依據的是非標準了。所以李頓報告書公布之後，國聯的主張都不能踰越李頓報告的範圍：調解案的原則必須依據他；調解失敗了，國聯提出的報告書也必須依據他，報告書的建議也得依據李頓第九章的原則。若沒有李頓的前八章，決不會有這樣明白確定的國聯宣判。李頓報告書的權威給了國聯一個最可信任的事實的基礎與解決的原則，所以國聯能在很短時期內製成這樣明白公允的判斷書。

一〇　一〇　一〇

依照國聯盟約第十五條第四項，國聯『繕發報告書說明爭議之事實』之外，還得提出國聯『所認爲公允適當之建議』。此次國聯提出之建議案，共分三章：

第一章引用盟約第十條，非戰公約第二條，九國條約第一條，並宣言國聯大會採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白里安所提倡的原則，並重行聲明去年二月十六日國聯行政院竊日本的宣言：凡違反盟約第十條而侵略一個會員國的領土或改變其政治獨立，國聯會員國皆不得承認。此下並聲明，中日衝突之解決必須符合於李頓報告第九章的十條原則。

第二章爲建議案的本身，共分四節：

第一節：因爲滿洲主權屬於中國，故大會建議在適當時間內在滿洲設立一個在中國主權下又不違反中國行政權之完整的機關，有廣大的合法自治權，並顧及日本的特別權益，顧及一切現行的多方面條約，第三者的權益，以及上節列舉的一般原則。中國中央政府與本地當局間之各種權限及關係的決定，由中國政府發表正式聲明，此項聲明有國際條約同等的效力。

第二節：因爲日本軍隊出現于南滿線之外殊不合上述解決應遵守的法律原則，故大會建議此等日本軍隊的撤退。下文所建議的談判的第一個目的即是辦理撤兵，並規定其條件，次第，與時期。

第三節：關於調查團報告書中所述及的其他爭執問題，大會建議兩國依據上述各種原則與條件，商定其解決。

第四節：因爲此項談判進行時任何一造不應該强令其他一造接受違背上述建議之條件，所以大會建議雙方的談判應照下述方法進行：（1）請任何一造通告國聯秘書長願否接受大會建議的解決，其唯一條件即其他一造亦願接受建議。（2）談判的進行應由大會設立之委員會襄助，此項委員會之組織如下：九國條約簽字國，十九國特委會中其他會員國之願意加入者。兩造表示接受大會建議時，國聯秘書長即通告各國選派委員會之委員，並通告美俄兩國選派代表加入委員會。（3）在兩造接受大會建議後一個月之內，秘書長應採取適當步驟，開始談判。

第三章聲明大會建議之解決方案不是僅僅恢復九一八以後的原狀，也絕不包含維持與承認滿洲的現政權，因爲此種現政權的承認與現行國際義務之基本原則不相容，又違反遠東和平所繫的中日兩國間的和好。本章又聲明，國聯會員國應繼續在法律上或事實上不承認滿洲現政權，並應相約不作關於滿洲局面的單獨行動。會員國應採取一致行動，並應在可能時與有關係之非會員國採取一致行動。

○　○　○

這個建議案雖然仍是用李頓報告書第九第十章作根據，但有幾點可說是比李頓的建議有點進步。李頓第十章的建議的辦法本來有點太煩瑣，其中有些步驟（如所謂「諮詢會議」）本來就行不通。國聯的建議案把許多枝節都刪去了，只留下了幾個重要解決方式，這是一個優點。此案所定的方式只有四個：（一）滿洲主權屬於中國，故由中國政府正式聲明建立東三省自治政府，（二）日本軍隊撤退到南滿路線內，（三）其他爭執問題由兩國談判解決，（四）國聯設立委員會，襄助談判的進行，以免任何一造强令其他一造接受不合建議原則的條件。這樣的明白規定，表示國聯對滿洲局勢的認識已比李頓報告發表時更明瞭了，所以能毅然決然拋棄李頓報告所擬議的諮詢「滿洲居民代表」的笨重辦法，這是最大的優點。此案明白命令兩

聯各會員不得在法律上或在事實上承認滿洲僞政權，這是李頓報告書所要說而未敢明說的話，也是一大進步。

但此建議案也有很使我們失望之處。第一，任何一造的接受建議，皆以其他一造也願接受爲條件；若一造不願接受，則委員會不能產生，談判不能進行。在此局勢之下，國聯將取什麼步驟？第二，如果有一造不但不接受建議，甚至於退出國聯，國聯將取何步驟？第三，此跋扈的一造若更進一步，不但無視國聯的建議，並且繼續進行對中國作戰爭行爲，如今日日本軍隊大舉進攻熱河之暴行，國聯應取何步驟？——凡此三點，都極關重要，何以建議案在此很明顯的局勢之下，完全不提起預防或救濟的辦法？

照現在事實上的趨勢看來，日本已決定不接受國聯的建議案了，已公然宣布要脫離國聯了，已公然大舉進攻熱河了，在此形勢之下，國聯的建議不待大會的通過，早已被日本拋入廢紙堆裏去了。中國方面應該如何自衛，那是我們自身努力的問題。但國聯的權威與尊嚴在今日已到了最後的試驗時期，國聯既已代表世界公論發表了這一篇最明確又最嚴重的判斷，不應該不採取相當的步驟，使這『全世界的道德的貶議』有一個可以發生效力的機會。我們希望國聯大會要明白：日本的暴行者對於國聯的建議早已有明白答覆了！日本答覆不待松岡洋右的書翰，而在於熱河境上的飛機坦克的作戰！我們希望今日開會的國聯大會不但通過這個正義的報告與建議案，並且立即宣告日本的戰爭行爲已足够構成盟約第十六條所規定的犯罪行爲，『應即視爲對於所有國聯其他會員國有戰爭行爲』。第十六條所規定的『制裁』方法，國聯大會應即宣告已到適用的時期，並應即採取有效的步驟，計畫此種制裁方法的實施。

昔者威爾遜總統曾宣言，要使民治在這個世界可以安全。今日之事已不僅是中國與日本的衝突了，今日之事乃是日本與世界正誼的作戰。國聯的責任是要使人類在這世界可以安全！

一九三三，二，二十一，國聯大會開會之日。

國聯態度轉變之推測

孟眞

在這一星期中，國聯的態度，在九國起草會中所表見者，及在十九國委員會中所表見者，突然轉於强硬的態度

。十九國委員會所通過的報告，在若干點上直比李頓報告書更合於事實，即是對日本的頑暴行爲做了一個更深切的認識，也即是對日本軍閥及其附和的國民作一個更嚴重的公義指摘。盟約十五條第四項下之草案能突然到這個地步，局外人誠然免不了驚愕，身受其痛的中國和全世界的些須相信正義者不能不感佩，而一般人亦不能不感覺何以在這幾個星期中國聯的「紙老虎」幾乎穿完之後，突然出了這麼一個路程。於是人人推測，其說不一，現在且將所聞及所可推想到者寫下，隨條約略討論一下。

一，國聯路窮命盡，且作困獸之鬥。　這一說是假定國聯作此一轉不過是不負責任的上台，其結果自然是瓦解得更快。我絕不能相信這一說，因爲：——(一)小國語言及行動之強烈的趨重於維持盟約亦不可謂爲全是高調，「捷克及瑞士的海軍」雖然不能來鎮壓中國東海，但這些小國都不是日本，也都不是蘇俄，大言與宣傳的外交委勢究不能不有若干實在，也都不是中國，不是慣於專說空話的。小國的態度自也是他們本國在將來變化中可以相當實踐的態度。(二)大國的態度，特別是英法兩國是不會取不負責任的路徑的，上臺時總須先想到下一步。且法國報界久有爲日寇麻醉的嫌疑，何以這次少聽到法國報界對國聯態度的嚴評？英國報界在保守黨及接近保守黨一派者，何以不多有責備國聯卤莽或過於理想者？且以今日所得倫敦路透電論，泰晤士報，即最可反應英國外交政策的報，大稱讚國聯對中日案之新趨向，何況起草會中提議對東北案應說明不承認「滿洲國」者，正是英國外交次長伊頓？他這議論正可與月前西門外交部長之說不可決定不承認「滿洲國」者遙遙相映。此一對比雖微妙而有趣，究不能說伊頓的話不是完全得到英國政府的許可的。(三)外交家說話，滑則有之，宕則有之，詭詐則有之，僞善則有之，若像我們貴國的黨八股大言不慚，儼然「以天下爲己任」，只論說，不論作的，可是斷然無之。總而言之，國聯走上這一路，決不能看做輕易不負責任的衝動。國聯固然久已陷于絕境了，國聯固然實在不得了了，然而他的積極的一轉方向，總不能認爲回光返照。日寇也知道是這樣，所以久已說下的退國聯，而今也躊躇了，民政黨顯然不贊成即退國聯，海軍方面顯然不與陸軍同一感覺，雖然「勢逼如此」的末後總是退出，而此一躊躇——照他們以前的狂論不應該有的躊躇——很可表現他們了解此事之嚴重性。

二，英法已與美俄有合作的諒解或約定。　這也未免過於樂觀。蘇俄以其立國之根本論，斷無與英法美取一

種同盟式的結合之可能，而美國對歐洲之戰債問題正在嚴重的危機中。戰債問題正接不上時，美國的下次政府竟與英法政府默契，是事實上絕不可能者。且前些時英國財長張伯倫晉委爾正說了一個絕不合美國立場的演說，而謂同時英美對日已成默契，頗不近情理。日本人也看到這一層，所以也並未曾拿國聯的這一傾向作爲一個抗全世界的開端。

以上的兩極端論既非事實所能容許，然則國聯之轉方向究應如何解釋呢？推測這事，自然要注意在英法兩國上，所謂「小國」向來是坦白的維持正義者，原不待論。我們先說法國。法國的小政變，即內閣變動，是常有的，然而大政變總是至少四年一次，即是以國會之選舉爲定。去年法國國會的選舉中，左黨得到一個很明顯的勝利。所以這四年內內閣無論如何改換，總是左傾的政府。我們或者想達拉捷內閣是在最近三個內閣中最左傾的，但法國不是一黨執政的內閣，而永是羣黨聯合的內閣，則在國會左派得勢的四年中，大體上應無根本變化。厄日歐總是此時法國國會中第一顆明星，和俄總是法國政府的一貫策略。法國外交在左派右派有一最不同之點，這一點如下。左派右派都是希望俄國還債的，然而右派以抗俄爲法國霸業之保障，左派以和俄爲歐洲小康亦即法國榮盛的路徑。左派右派都是怕德國起來危害自身的，然而右派以繞德國四圍的國家之連合把德國壓住，左派以條約有效，國聯有威，爲「安全問題」之保障。惟其如此，所以法國政治左傾之後，出來了洛桑會議的成功，出來了法俄互不侵犯的協定。法國本已走上了這一條較光明的路，而德國最近的政治變動更使法國不能不維持條約，維持國聯。德國極右派之外交政策並不是上了台便與法國開戰，乃是上了台求與法國聯盟，向俄進攻。此計如售，便是宰割波蘭，其結果是法國失其東歐憑藉。此計不售，更有聯意的花樣，聯英的夢想。總而言之，是要先弄得歐洲現局破壞，然後條約可改，局勢可變。在這情形之下，法國單身對抗是名不正勢不便的，莫妙於憑借國聯的威權，作爲條約之保障，然後歐洲若干小國多可站在法國方面。國際聯盟本不是一個單純意義，說他是大國的工具也可，說他是法國在歐洲大陸上合縱連橫的機關也可，說他是大同思想國際合作之化身也可，說他是未來之希望也可，說他是第三國際的正面敵人也可。他本有一個複雜的來原與演進，所以批評他的話本不能同，全看是從何一觀點著筆而已。且看一向及最近法意德三國對國聯的輿論，這個情理正是明顯，德國甚不愛國

聯，最近尤其輕視國聯，意國對國聯態度若即若離，法國則顯然最熱心。這豈不是他們三國自身立場之反映嗎？日本必欲頑弄國聯到底，以便消滅之，法國能不戒懼嗎？

再說英國。英國有一個「待以觀之」的傳統態度，有一個「鬼混過」的名譽。伊頓既在起草會中說了列入不承認滿洲國的話，這裏邊不能全無所謂。若說中國憤慨西門的表示可以使英國轉換態度，未免太把這中國人的感情看重了。在相當限度內，英國人決不願中國人與他生惡感，然而冒着大危險以救濟中國人對他的感情，是不會的。況且中國人此時絕沒有與他翻臉至於排他的貨的本領，他是看得明白的。況且他在中國的貿易究敵不上香港新嘉坡的陷落及澳洲的危險。若說，日本照這樣子起來，實在給英國的亞洲威權與利益一個大打擊，故不得不預防，未免看得英國人太知慮遠大了。這個打擊的要出現自然是很清楚的，然而這是將來的話，一旦對日本起了大危機是現在的話，英國人的脾氣決不會爲將來且然的危險，先造出目前立現的危險來。且英國人所最顧慮者是俄國，縱然列國合起打下日本來，俄國在遠東的力量，勢必無形的大申張，英國又將如何收拾？若無俄國，英國早不會如此怕日本了，若中國有成强國的目前可能，英國早要把均勢的一端放在中國了。無如這兩件事實皆明顯，所以英國依日本爲其遠東防衛的心思，雖在荒木的吞併南洋澳錫主義下，究不會完全斷絕，至少在保守黨之右派中這樣。不過，遠東的均勢，歐戰後已不存在，日本之廿一條要求便是這個均勢因歐戰而破壞的第一聲。我們若想到華府會議之最初提議者是英國，用海軍協定九國公約代替英日同盟者是英國，則可了然華府會議已來英國在遠東的外交已進入一個新章，即安格魯撒克遜合作的一章，猶之甲午戰後英國取日本爲與國之舉爲時勢造成之一大轉方向也。美國既早標不承認爲國之主義，而後任總統羅斯福在遠東問題上原則繼續司汀遜政策已有明白之指示，則英國在遠東局勢不得道路之困難中，長久下來，不得不逼到與美同一道路上去，是事實之當然者。英國之變態度，恰與駐美之英國大使回國同時，又恰在英國戰債代表團不久出發赴美之前，我們自不能不覺得美國新任總統對東北問題之立點已爲英國所知，而英國爲解決戰債軍縮等問題不得與美國立一個對遠東異樣的態度。況且俄國之決不會承認僞國，是人人所知道的，俄國之決不會與日本合作，也是不成問題的，則英國雖不能希望與俄國澈底合作，也正用不着顧慮俄國之或有搗亂行爲。然則英國之取此一個新態度，可以當做一種對俄

的認識看，且可以當做對美的一種迎合看，也可以當做戰債問題討論之前奏點綴看。若以爲英美中間沒有接洽，是絕不然的，若以爲已有深切合作的默契，也未免言之過早。英美合作的趨向是大有了，此趨向之明顯自九一八以來無過今日者，然此合作究竟能否堅確實現，還待後來若干事件之推移，例如戰債問題之解決，中國之支持力，日本之步驟，歐洲大陸上之形勢，等等。我們中國人今日雖可略高興些，然還不能死心塌地，以爲我們已有所恃了。

所以我們可以說，國聯走這一條路，雖然已經指出來一個明顯的方向，但在這一個方向的道路中歧路還是很多的，也許前面的荆棘閉塞着這條路。中國人是負斬伐這些荆棘的先鋒責任者，我們不做我們應做的工作，而責備別人奈何不進一步，天下豈有此理？若問國聯下一步能不能走上十六條，這應該完全問自己了。不抵抗沒有結果，小抵抗有小結果，大抵抗有大結果。國聯能不能用十六條，正待我們能不能做比利時了！現在「抵抗」一詞已成爲衆口一詞的話語，然而放一槍，開一礮，盡民之膏澤以買飛機一類的抵抗，還不算數。既要抵抗，又要抵抗得好，否到昔日醉生夢死之無抵抗，今日醉生夢生之抵抗，其無濟而有害於國家大事國民榮譽是一樣的！我且問當此責任者一年中之準備如何？今天的努力如何？

我所知道的朱慶瀾將軍

丁文江

許多不滿意于青年的人往往歸咎于前輩的人格墮落，不能做青年的模範。平心而論，這種話不是完全公道的。前輩中可以做青年模範的固然不多，却不是絕對沒有。只可惜青年很少有知道他們的機會：因爲一來這種人對于青年不能常常接近；二來目前的風氣以罵人爲時髦；除了哀啓以外，很少看見有恭維人的文字。青年所看見的大抵是描寫社會墮落的小說，或是攻發人陰私的新聞。無怪他們以爲普天之下沒有好人了。我現在要來介紹一位我最尊敬的前輩給青年，使他們有所景仰，或者可以幫助他們養成他們自己的人格。

誰都知道朱慶瀾將軍是一位慈善家。留心東北近事的人也許知道他是義勇軍的首領。但是很少人知道他的詳細

歷史。我認識朱將軍不過十年，一共和他見面不過十次，不配給他做傳記。我現在只能把我個人的觀察寫點出來，表現他的人格。

我第一次認識朱將軍是在民國十一年的夏天。那時候中國科學社在南通開年會。我因爲有事要到上海，會沒有開完，就先走了。臨走的時候，張孝若說，「朱子橋將軍也是今晚上船。你路上可以不寂寞。」我知道他是民國以來的第一位廉能的疆吏：做過廣東巡按使，黑龍江將軍，政績都極好；而且宣統末年他在四川做新軍的統領，部下有許多人是我的朋友，他們每次講起他來，都是極口的推崇。但是我並沒有見過。聽見可以給他同船，我很高興，立刻請張孝若寫了信介紹，並且打聽他在江口所住的旅館。孝若對我說江口只有一家旅館可住，到那裏決不會錯過。

但是我到了江口，向旅館打聽朱慶瀾將軍，却沒有人知道。江口等輪船是一件很苦的事。下水船到南通都是在夜間，又沒有一定的鐘點，事前也沒有電報。南通不是一個「通商口岸」。輪船沒有碼頭可靠。只憑「洋棚」的人在一個高台上瞭望。看見了輪船的燈，立刻用小划子把客人裝到江心去迎着輪船。所以等船的客人都不敢睡覺。等到旅館的人一聲叫喊，立刻就要起身。南通的蚊子極多。夏天晚間張着口說話，往往蚊子會飛進你口裏去。我雖然可算是有通人，但是離家鄉多年，抵抗蚊子的力量早已喪失，只好躲到帳子裏面去。帳子是洋布的，悶的透不得氣。牀上舖的蓆子，染過無數旅客的汗，臭不可當。不得已只好跑出來喂蚊子。等到實在咬得太利害了，又鑽到帳子裏去躲一陣子。如是進出了好多次，好容易聽見說望見燈了，連忙出來上划子。一出旅館門，就看見一位客人，身長六尺以外，挺着胸脯，在我前面走着。我心裏一動，想道，「這一位不要是朱慶瀾將軍？」再一看，他走的很快。旅館的夥計幫他拿着兩個極大的皮包，跟他不上。他就接一個皮包自己拿着。我想做過巡按使將軍的人，在內地旅行，豈有不帶一個當差的道理。這當然不會是他。上了划子，聽見他說的是一口山東話——朱將軍原籍紹興，在山東生長！——我又疑心起來。就低聲向旅館的送客的夥計打聽。他回我道，「這一位是鹽店裏管事的」。划子上的水手把燈一提，我看見這一位大漢，烏黑的頭髮，臉上沒有一點皺紋，大約歲數不過三十歲左右。我想不必再胡猜了。在宣統三年朱將軍已經當統領。那時候至少也有三十歲。民國十一年他至少在四十以外。這一位一定不會是他了。

上了划子一會子，方知道我們的船並沒有來，來的是一隻貨船。沒有法子，大家又回到旅館。我既怕蚊子，又怕帳子裡汗臭，只好在旅館裏穿堂過道，走來走去。看見一間房開着門，我同行的一位熟人坐在那裏和那位大漢談天。我就也走了進去，向那一位大漢請教姓名。他說，「姓朱」。「台甫呢？」「子橋」。我纔恍然大悟，他果然是我要見的朱慶瀾將軍。但是燈光底下細看他的面目，實在像是比我年輕。問起他的歲數，他說是四十九，比我大十三歲！

天大亮了船方才來到。上了划子，我問朱將軍道，「子橋先生預先定了艙位罷？」因爲我以爲他一定是坐大餐間的。他說，「艙位用不着定。好在如果房艙沒有地方，總可以在統艙裏擠一擠的。」我方纔知道他是不怕坐統艙的。划子搖到輪船邊，客人和行李，救火的一樣搶着上去，倒沒有甚麼。上了船以後，却困難了。我們的船是太古公司的大通，是長江船裏最老最不堪的一隻。那天又特別的擁擠：統艙的客人把甲板上，樓梯口，鍋爐傍的地方都佔滿了。朱將軍兩隻手提着他的兩個極大的皮包，擠在人堆裏面，很難走動。我只帶得一個小包，手差不多空着，我就把朱將軍的皮包接過一個來幫他拿着。這一個包有五十斤重，我僅僅手提得起來。好容易擠到房艙，却早已沒有地方。我怕他老人家要坐統艙，不等他同意，就向官艙裏跑。居然在房間外面所謂客廳上每人佔了一席之地。我因爲一夜沒有睡，困頓不堪：踹了下去就睡着了。等到我醒轉來，看見朱將軍立着和人談天。原來他遇見了一位四川軍官，是他的舊部。他非常的高興，向着他問長問短，不但沒有睡，而且沒有坐。開出飯來，他一口氣就吃了四碗。吃完了依舊的劇談。一直等到天將晚了，船到上海，他始終沒有一點倦容。船一到岸也沒有看見有人來接。他一個人提着他的皮包下船去了。

○　○　○

這一年的冬天，我到奉天。他已經做了中東路特別區的長官，恰巧也在奉天。見了面他很高興約我去逛北陵。十二月天氣，溫度在零度以下十幾度，而且刮着大西北風。我穿了皮大衣還覺得很冷，他着的是夾呢的軍服，上面只披着一件夾外套，但是他下了汽車，各處飛跑，沒有一點瑟縮的樣子。回來已經天黑。我到一個熟人家裏吃晚飯。主人聽說我跟朱將軍去逛北陵，大笑道，「你遇見這位先生，眞正是晦氣了。請問這種天氣，除了他還有誰會想到逛北陵？他在此地沒有那一個不討厭他。他是老前輩，

凡有宴會，人家不好意思不請他。他又每請必到。到了以後，穿起軍服，正襟危坐。凡有要吸鴉片，叫條子，推牌九的人都覺得不方便。他酒既不會喝，菜又不知味，坐在桌上，只曉得等飯吃。吃起飯來至少三碗，叫一桌子客坐在那裏等他。人家請他吃酒席，眞是寃枉。請他吃飯最好甚麼菜都不預備，只請他吃水餃子。給他幾十個水餃子，他就很高興了。你是做買賣的人，何必和這種人來往」？我于是知道朱將軍在中東路特別區決不能久于其位的了。果然到了民國十五年我在上海的時候，他已經辭了職到南方去。我請他在我家裏吃中飯，只請他的舊部溫應星陪他。家裏人以爲三個人吃飯。有一百隻水餃子，一定够了。那知道他老人家甚麼菜都沒有十分吃，却一口氣吃完了六十隻餃子！

○　○　○　○

我第四次看見他是在塘沽火車站。民國十九年我從貴州回來，從上海坐船到塘沽，在那裏等火車。忽然聽見有人叫我的名字。回過頭來却是朱將軍。寒暄以後，他拉我到他車上坐坐。我去一看他坐的是一個鐵蓬貨車。掛在一列粮食車的最後面。他的舖蓋攤在地下。傍邊放着一個小爐子燒飯吃。我問其所以。他笑着道，「我這幾年無聊，做點慈善事業。現在蔣同馮打起仗來了。陝西的人民都要活活餓死！我弄了幾個錢，買了幾車粮食，想運到西面去。第一是要車輛運輸已經很難。有了車輛，還要弄火車頭。好容易火車開動了，走不到幾站，火車頭又被人搶去了。臨時再得想法子。我現在就是在這裏等車頭。」我說，「子老何必自己押運？派兩個得力的職員還不行嗎？」他說：「你那裏知道！現在他們打仗，車輛和車頭都很缺乏。糧秣也不充足。要不是我自己在車上，不但車輛車頭半路上要被人搶去，連糧食也都要沒有下落！好在我沒有甚麼事。從此地走起，運氣好五六天也就可以到鄭州。到了那裏和馮煥章接洽好，再向西就沒有困難了。」

我聽他這番話，無言可答。等了一會，通車到了。我本來想坐頭等車的。想起他的鐵蓬車，心裏很慚愧，就買了一張二等車票回到北京。

○　○　○　○

我已經說過他是民國以來第一位廉能的疆吏。他在黑龍江和廣東的政績，我並不知其詳。我只曉得凡有廣東黑龍江兩省的人提起朱將軍，沒有不肅然起敬的。賑災的捐欵，華僑是大宗的來源。他們捐欵的條件往往是要朱將軍個人的收條。民國十七年我在澳門去參觀賭場。遇見一

個侍者告訴我，「現在澳門的生意遠不如從前了，因爲省城的河南地方已經開了賭。省城的人就很少到澳門來了。」他又說，「先生你是外江人，不知道賭是廣東最好的買賣。做官的沒有不靠這個發財的。只有朱將軍不肯要這筆錢。其餘的那一個不弄幾十萬！」民國十九年秋天我到哈爾濱。火車上遇見一個會說中國話的白俄。他說，「我是生長在哈爾濱的，俄國沒有去過。我對于蘇俄的共產黨，並沒有惡感。但是我已經入了中國籍了。因爲朱將軍在這裏的時候，我看他待人太好了——他待我們和待其他的中國人完全是一樣。我想我的財產都在哈爾濱，不如做了中國人罷。那知道他沒有許多時就辭職走了；後任的人就大大的不同。」他聽見我說我認識朱將軍，立刻肅然起敬。介紹他同行的朋友，請我喝酒。「你是朱將軍的朋友，我們應該款待的。」

從民國十九年到如今，只有前年夏天，他來看我一次。以後就不通音問。最近這幾天我方纔又看見他。他對我說道，「丁先生你是講科學的，凡事都要講計畫，講預備。我們只曉得胡幹。想到甚麼就幹甚麼，幹到那裏是那裏。等你計畫預備好了再幹，人民都餓死了，國家也亡掉了！」

我與他見面的次數雖然不多，每次見面都談得很久。我從來不聽見他罵人，說刻薄話。他自己穿布，但是他並不怪人家穿綢；他現在自己吃素，但是他並不厭惡人家吃葷。他的刻苦是他的天性。他並不因爲如此而不近人情。他口裏雖不臧否人物，但是他並不是不識人。我第一次看見他，講起我們所認識的一個青年軍人。那時我很恭維他，以爲前途很有希望。朱將軍把兩隻手向上一托道，「太浮。脚根沒有立定」。果然沒有幾年這位軍人就墮落了。我纔佩服他的先見。

他三十八歲做統領，四十二歲做將軍，四十四歲做巡按使。今年他整整六十歲。頭髮也白了，臉上皺紋也多了。但是他這幾根白髮，幾條皺紋，救活了百十萬災民，組織了十五萬義勇軍，爲中華民國爭了幾分人格！

我所知道的朱將軍不過如此。青年的讀者，請你們想想，這一位前輩，配不配做我們的模範！

二十二，二，二十

評國聯教育考察團報告

叔永

國聯教育考察團受國際智識合作委員會的委任，於民國二十年秋間來華考察。他們考察的結果，在幾月前已經用專著的形式名「中國教育的改造」一書發表了。這本報告書出版後，極受教育界的注意，幷經國立編譯館譯成中文，於去年十二月出版。無論如何，這本書對於我國教育前途的關係是狠大的。我們看見這本報告書的時候，雖和幾個朋友相約，各人寫一個書評，以表示我們對於牠的反應。現在時隔兩月，還不曾見有其他的批評發表，我不妨先寫出一點來作一塊引玉的磚頭。

這本書共分兩部分：第一部爲通論，中又分（一）中國教育的情形，（二）國家教育與外來影響，（三）教學精神，（四）語言與文字，（五）行政原則，（六）財政組織，（七）教員，（八）全國學校的分布，（九）學校的合理的利用，（十）學童與學生的社會選擇，（十一）學制等章。第二部爲各論，又分（一）小學教育，（二）中等教育，（三）大學教育，（四）成人教育等章，而以改革初步的建議案做牠的附錄與總結。這本報告書中的各章，有的是事實的敘述，有的是觀察和意見的發表，而每一問題之末，在可能範圍內，必定提出幾條建議。這是這個報告書的特點，也是我們所以特別重視這個報告書的所在。

這本報告書的體裁，既是由通論而各論，由小學而至大學，成人的教育，設如我們依次一一加以討論，決不是這樣一個小小篇幅之所許，而且也無以見出此報告書中的重要觀點。我們現在且就事實，觀察，建議的三項來做一個討論的範圍。

關於事實一方面，考察團諸君雖經聲明，他們所引用的數字，都是根據政府發表的統計。他們不能保證這些統計的正確，但在他們考察的短時期內，不能希望他們製成新統計。這些話，我們當然是極表同意的。不過在有些地方，報告書中指陳的事實，與實際却有大相逕庭之處，這恐怕不能讓統計來代負責任罷？例如第二十頁說「因爲各國退還庚款，纔有許多高等教育機關的設立，而且許多經費充足的大學也是由此成立的」。又如第二十二頁說「

中國中等學校的大部分，都是由外國人發起的』。這兩個說法，恐怕凡稍知中國教育的歷史和現狀的，都不能認爲正確罷。最顯著的錯誤，莫如說平民教育會定縣工作的經費，有百分之六十，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補助。但事實上，我們曉得中基會對於平民教育會的補助，不過兩萬元，若拿此數與平教會的經費三十六萬元作比例，不過百分之五而已。這種經費的來源問題，本來沒有重大的關係，我們把牠指出，不過以見「走馬看花」式考察的危險，無論如何的專家也是免不了的。

關於幾個教育問題數字上的比較，我們得到不少的教訓。例如討論小學教育，他們發見山民國四年至十九年，十四年之中，學生的增加率爲每年百分之七。因此他們推論，如中國欲實行四年的義務教育制，照此率增加，須要十年。但如每年增加百分之五，則達到此目的須二十至三十年。（第七十七頁）

最有趣味而又最重要之事實，在此報告書明白指出的，莫如各級學校每一學生每年用費及各級學校教員待遇的比較。照考察團的估計，中國每一個初小學生每年的用費爲三元半至四元，高小學生約十七元，中學約六十元，（高中及師範職業學校約一百二十元，）大學約六百至八百元。在歐洲各國，小學學生用費與大學學生用費之比，爲一比八或一比十，在中國則爲一比二百。教員待遇，小學月薪二十至三十元，中學八十至二百元，大學則三百至四百元。在歐洲各國，小學教員與大學教員月薪之比，爲一比三或一比四，在中國則爲一比二十或更多。（第五十一至五十二頁）這些事實固然單簡，但狠可以指出我們教育上許多問題與癥結，例如中等以下教育經費的短少，小學教員待遇的應加改良等等。倘若我們看了這些數字，只當作是一些數字，別的不發生甚麼反應，那麼，我們用不着請甚麼外國專家來考察，更用不着看他們的報告。

○　○　○

關於考察團對於中國教育的批評，我們以爲有兩點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外國教育的影響，二是我們的教學方法。若是我們的觀察不大錯誤，這兩點是他們批評中國教育的骨幹，也是我國教育的生死關頭，我們覺得有提出討論一下的必要。

（一）外國的影響問題。在報告書第一部分第二章討論『國家教育與外來的影響』，劈頭先說：

『此多種外國制度，爲中國所竭誠熱心採用，而努力使之同化者，是否眞能應付當今中國國家教育之

需要，中國尚無暇顧及』。（用國立編譯館譯本，下同。）

他們繼續地說：

『故主要之危機，即在對於外國文化之方法與實質，徒爲形式上之摹倣而已。現代中國最顯著之特徵，即爲一羣人所造成之某種外國文化之特殊趨勢，此或來自美國，德國，法國，或其他國家，影響之最重大者殆爲美國』。

考察團的這種觀察，不只是限於一地一時，而是說這個『危機』，『癥結』，普遍於各級教育之中。例如在討論小學教育時，則說：

『關於課程及方法，中國之小學—實際一切學校及科學機關皆然—對於中國社會在科學上與教育上不可少之要素，尚未加以充分之注意』。

對於中學教育又說：

中國之中等教育，『對於……根本的文化問題，鮮能有充分注意與相當考慮者；大多數中等學校，不過率然相與摹倣歐洲制，美國制，或日本制而已』。

對於師範教育，他們又說：

『在歐洲各國，中學教師所受之訓練，事實上即根本與大學教育相同。……蓋此種任務，應由大學中之文學院與理學院負担之。……但在中國，一如在美國然，因着重教育學，遂特別設有許多師範學校』。

像這一類的話，散見於報告書各部分的還狠多，我們爲篇幅所限，當然不能一一的徵引出來。綜結起來說，考察團的意思，以爲一國的教育，應該根據歷史文化，社會環境，經濟情形，創造一種新制度，以求適合以上的種種條件，不可盲從外國，尤其摹倣那文化經濟和我們社會情形相隔太遠的美國，是不對的。

對於考察團這種意見，我們只有表示十二分的贊成，不過我們不曉得考察團諸君對於我國教育的歷史，曾經有過相當的研究否？在三十年前，我們無所謂新式的學校，更無所謂教育制度。我們所有的，只是一些八股策論的教書匠和讀四書五經的私塾。後來科舉停了，學校漸漸的起而代之，但經過了三十年的演進，我們如果到內地去考察一下，便可以見得有許多地方，這種私塾，還能與新式學校幷行不悖。不但如此，我們曉得在許多學校裏面，雖然教的不是四書五經，而是白話國文地理歷史等等功課，

可是他們的教法，還是和從前唸四書五經一樣，而且許多學生的心裏，也還在那裏做他們的洋八股洋翰林的夢。在這樣情形之下，考察團諸君，認我們的學校教育過於外國化，我們的意思，却是覺得我們的外國化不够。自然，我們所謂外國化，幷不是說外國學校用英語法語講授，我們也非用英語法語上課不可；外國學校以西洋歷史，外國地理爲必脩科，我們也非講授西撒拿坡侖羅馬希臘不可。關於這些方面，當然各國有各國的差別與需要。我們所要外國化的，乃是功課的編制，教材的選擇，教學的方法，人格的培養，是不是如外國學校的有目的，有辦法？我們試看看我們中小學功課的龐雜，教法的呆板，正如陶內教授所謂『好像中國故意用教育使後代的人們呆蠢，神經失常，和不快樂』，那一件不是恰恰和近代的教育原理相反？拿考察團所特別指出的美國來說，我們參觀過美國小學教育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他們養成學生的活潑精神和健全身體的注意。但是我們小學教育的缺點，恰巧是與這個現象相反。這能說我們的小學教育是美國化嗎？所以我們對於考察團諸君所說：『新中國必須振作其本身之力量，幷從自有之歷史，文獻，及一切固有之國粹中抽出材料，以建造一種新文明』，固極表同意，但謂中國目前教育的失敗，由於過分的外國化，則尚不敢苟同。我們以爲中國目下新教育的失敗，一大半由於新的只在形式而舊的仍是實質。這種實質的改革，除歡迎澈底的外國化——即種種方法精神的改革，無他道也。

（二）教學的方法問題。這個問題，在報告書的第三章中即有極詳盡深刻的討論。第三章的題目是『教學的精神，尤其是科學方面』，這可見他們認定科學在教育上的重要。而我們教科學的不得其法，尤其是教育無良好結果的一個重大原因。他們在第三章的末段說：

『中國欲返乎昔日之安定狀態，端賴一種教育組織，其大部分須建築於固有文化之上，而同時亦須受實驗科學精神深切之激發。中國人所應知者，卽科學對於人類之價值，不在於人類之物質力量，而在吾人由科學而養成之態度。眞正的科學，既非以物質支配世界之實際結果之總和，又非知識上之一種虛飾；乃係內心之生命，以適應現實環境爲目的，努力從事，而尚未完成其使命者也』。

如何能使中國的教育組織，建築於科學基礎之上，這個問題，在本章裏已有相當的說明。他們說：『中國須使其新近之努力，與其過去所固有者聯合，又須從西方科學中採

取其具有眞正人生價值之特點及其精神與方法，不可徒採其結果』。又說：『中國欲完成此種使命，與其遷就摹倣，毋寧遷就心靈之奮發。她必須發展一種教育制度，能滿足其需要，并與其自有之價值觀念相符，以養成再造中國之人才。她對此既有信心，對於實驗方法的教授，必須利用過去的教訓，使物質與精神，學校與外界生活接觸的可能，愈益增多，并隨時留意外界之反應，以便力謀學校對於環境的必要適應』。因爲這種主張，他們對於背違實驗精神及不合社會環境的一切教法制度，都是極力反對的。例如在中學校用外國語言講授科學；因爲採用美國的師範教育制度，製造出許多『知道如何教授自己所不知之科目』的中學教師；中學及大學教育的過於偏重講演與課本，都是與科學的精神方法相反的，都是他們極端反對的。我們對於他們這些主張，除了高舉雙手表示贊成外，并無別的話說。

可是在這一方面，他們又提出一個嚴重的問題。他們在第二章裏說：『此輩（中國的）教育家，恒持一種理論，謂今日之歐美，實爲近代科學發展之結果；故中國僅須採各國在科學上與專門技術上之設備，其文化程度即可與歐美并駕齊驅。……吾人恒謂此種理論爲一種荒謬之主張。近代之科學與專門技術，并不曾產生現代之歐美；反之，歐美人之心理，實產生近代科學與專門技術，并使其達到今日優越之程度』。此種鷄與鷄蛋先後產生的爭論，似乎能使我們大大的失望。如其近代歐美的文明，不是由科學得來；反之，近代的科學，是由歐美人的特殊心理發生，那末，我們提倡科學的主張，還有實現的可能嗎？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固然不能如某教育家的主張，說歐美的科學只靠各種專門技術上的一切設備，却也不能說只有歐美人的心理能發生科學，配研究科學。科學的種子，萌芽在西方，但牠能培養移植於世界任何處所，只要有適宜的土地與養料就行了。我國自來沒有科學，可以證明我們沒有科學的種子，但不能證明我們沒有適宜於科學的土地與養料。考察團的這一個說法，使我們明白土地與養料的重要，格外去留心培養，却不能使我們認爲科學與我們無緣，聽其失敗，放棄。這是我們應該明白的。

大學教育的討論，古報告書中大部分，也是報告書中最精采的部分。可是他所舉出的大學教育的弱點，如學校分布的不勻，同地學校所授科目的重複，一個學校中課程的無組織，教員待遇的不善，經費分配的不均與不確定，教法的不良，入學的太易等等，雖然都是針針見血之語

但却不一定要經過專家的考察才能見到。讀者不信，可參觀本雜誌上發表的徐旭生先生的『教育罪言』，或幾年前作者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所望於教育經費有着以後』，便可以知道這些教育的問題，是怎樣的彰彰在人耳目了。

○　○　○　○

這篇評論，已經寫的够長了。關於建議的一部分，似乎沒有再加討論的必要。這有兩個原因：一是我們若果知道我們教育的弱點所在，那建議的部分，便成了邏輯上應有之義，不必再事討論。二是建議的方案，無論怎樣的好，要是能言而不能行，也是徒然的。我們曾經看見我國政府，對於許多重要議案的實行能力是怎樣的了，那末，我們索性儉一點煩，把建議的全部分，暫時不討論，留給學教育的朋友們去研究。

附記

這本教育考察報告，經國立編譯館於短時間內譯出發行，我們不能佩服該館同人的熱心與勤勞。但也許是因爲譯得太快的原故，文中仍時時不免有錯誤之處。所以在本文引用的時候，我也隨便改易幾個字，這是要附帶聲明的。關於譯文中錯誤之處，如像定縣的平民教育促進會，譯成民衆教育運動，及其他中英文語意不符之處，希望下次改版時都能更正。

二十二，二，二十，

歧路（書評）

衡哲

書名　歧路

著者　曾寶蓀女士

出版者　女青年會全國協會　民國二十二年

上一個星期，我的老朋友曾寶蓀女士寄來了一本小冊子，叫做『歧路』的，是她去年夏間所寫的一本『問題』小說集。那時我正在病中，正希望有這樣一類的作品，來排遣那沉悶的日夕。所以不到半天的工夫，我竟把那本小冊子看完了。

我們知道以問題爲目的而做的小說，或是其他的文學作品，都是不容易寫得好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爲在文

藝的作品中，很不宜于加入含有道德性的討論。但我們却也不必因此『因噎廢食』。若是一位作者能有文學的天才與修養，以及對於人情的一點常識與同情，那麼，他所作的問題小說，或類似的著作，將不但可與純粹的文學作品分庭抗禮，並且靠了他們的充實的內容，與迫切的情節，尙儘有可以超過純粹文藝作品之處。他們的成功，正是所謂爲生命的藝術（Art for Life's Sake），戰勝爲藝術的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個標記。這是我看完曾女士的小說集子之後所發生的一點感想。

這本小冊子共分爲五篇，每篇所提出的問題都是獨立的。第一篇『珍珠練』，是講有色人種（本篇特別指出中國人與印度人）與白人結婚的問題。第二篇『永遠條約』是講一位受過中等教育的女子，在謀求職業時所受到的痛苦的待遇。第三篇『淡青色的信封』，是寫社會上兩重道德標準，對於女子生命上所發生的影響。第四篇『並蒂蘭』，是寫一位貧苦女子，想在孝與人格之中，犧牲其一的爲難。最後一篇，『拮蘭的照相』，是寫一個正在熱戀著的妻子，對于她丈夫同他的前妻的愛情的感慨。這五篇中除了第五篇不能算是一個社會的問題外，其餘四篇都是不能使我們關心文化與社會問題之人忽視的。

曾女士對于這些問題的態度，是很可佩服的。原來對于一個問題的態度，是人人不同的。故用武斷的方式來替小說中人求收場，或是用狹窄的眼光來評論他們的行爲，都不免有拉長了面孔講道德的嫌疑。曾女士不是一位拉長面孔的人，故即在寫這些小說的時候，她也決不來教訓什麼人。她的態度是懷疑的，虛心的，不加結論而由讀者們自己去想解決方法的。故在『珍珠練』中，那個異族結婚的問題，到底也並沒有解決，只不過在那位中國女子對于她的英國情人所說的話中，『我曉得我是不能改變了，何必害你苦守等著』，暗示我們，她是爲了保全她的中國女子的人格，犧牲了她的愛情罷了。在講述女子謀求職業的問題時，曾女士也用暗示的方法，使我們希望那位女主人翁，與其『利用女性的媚態』來謀生，不如乾脆的嫁給一個知己。第三篇也是沒有結論的，那位女主人翁說，『我現在已經失了自信力，不知怎樣才好』。我們眞不知道，一位在熱戀著的妻子，發見了她的丈夫的不貞之後，應該怎樣才好。在『並蒂蘭』的結局時，我們但看見那位彷徨兩難之間的『少年女子』，仍舊是『呆呆地當窗坐着』。我以爲這些都是寫問題小說的最好方法。靠了這些方法，一件作品方能保有文學的意味，方能免去陳腐的道德教

訓，方能引起讀者的興趣與同情，方能使他們想，使他們發生研究的願望。

會女士雖是一位教育家及實行家，但同時，她也是一位素有文學傳授與修養的人，而她的同情心又是十分深厚的，她的了解力的範圍也是十分廣大的。故她在這本小說中的敘景述情，都能眞切確當。對于人品的描寫，除去極少數的幾位之外，也都是有深刻的個性的。而五篇小說的背景，也是各有各的個性——上中下三等的社會，新舊兩種的家庭，以及中國社會與英國不同的社會情況，都是寫得本地風光，不可互移的。這是這本小冊子成功的第二個理由。

我對于此書只有一個小小的批評，那便是，作者在寫作這些小說時，似乎是心頭的衝動湧得太高了，只顧到把她的人物的問題與動作，亟亟寫下，以致在文字上面留下了好幾個匆忙的痕跡；雖然從全體看來，作者對于白話的運用，是甚爲流利優美的。

中國青年女子的問題，實在是太多了，本書所指出的，不過是其中的幾個代表。所以我希望，本書的著者能秉著她的這個虛心的態度，同情的了解，以及文學的手腕，再寫幾本這樣的小冊子。我更希望國內受過教育的女子們，對于這類的問題，也能多多的想想，多多的討論，更能多多的把他們表露出來，使大家能多得到一點研究的材料。

第二中國勞動年鑑次編

審訂者 陶孟和

編輯者 林頌河 吳鐸 邢必信 張鐵錚

社會調查所自民國十八年印行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後，就著手搜集一七關于勞動的資料，續編第二次年鑑。這本書便是三年來許多人繼續努力的結果。第一次年鑑的資料截至十六年十二月止，本書的資料，則自十七年一月編起，至二十年十二月止，時期既然銜接，體裁也大致相同，但在選擇資料上，更爲精審。全書共分三編二十一章，合計八百餘頁。定價精裝三元六角正，平裝三元正。又第一次中國勞動年鑑定價布裝大洋三元八角，紙面大洋三元二角，凡同時定購兩次勞動年鑑者，第一次年鑑按對折收價以示優待，但此種優待以在總發行所購買者爲限。總發行所：北平文津街三號社會調查所。代售處：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天津大公報代辦部，上海大公報代辦部，以及國內各大都市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圖」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尙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埠】每月一元一角【國內郵遞各埠】每月一元三角【日本及其屬地】每月一元九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西藏金邊暹羅南洋群島】每月國幣一元一角

上海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新書

懷疑論集【漢譯世界名著】……嚴既澄譯 一冊 二元五角

快樂的心理【社會科學叢書】……子嚴熙譯 一冊 五角

青年期心理學【師範小叢書】……沈履編 一冊 四角

近五大家倫理學【哲學叢書】……慶澤彭譯 一冊 一元七角

世界宗教史【百科小叢書】……鐵卿譯 一冊 五角

現代國家自由論【社會科學叢書】……何子恆譯 一冊 四角

中國政治思想史大綱……陳安仁著 一冊 一元二角

社會經濟學撮要【社會科學叢書】……林光澂譯 一冊 三角

馬寅初經濟論文集 第一集……馬寅初著 一冊 二元五角

中國土地制度……陳登元著 一冊 一元六角

中國新工業發展史大綱……龔駿編 一冊 元

中國古田制考【國學小叢書】……謝无量著 一冊 三角

國際私法【新時代法學叢書】……子能熙編 一冊 七角

戰時國際法【百科小叢書】……鄒斌編 一冊 四角五分

貿易【商學小叢書】……凍長洋譯 一冊 三角

中國典當業【商學小叢書】……楊肇遇著 一冊 二角五分

婚姻【百科小叢書】……岑步文譯 一冊 二角

文鍵……陳登元著 一冊 八角

金屬學【工學小叢書】……駱楨著 一冊 五角

生存互助論【百科小叢書】……吳克剛譯 一冊 二角

神經病學……吳祥鳳著 一冊 二元

重要內科病概說【醫學小叢書】……顧壽白編 一冊 三角

肺炎【醫學小叢書】……劉祖蕃編 一冊 二角

眼病【醫學小叢書】……劉雄編 一冊 二角五分

良藥與毒藥【醫學小叢書】……江瘦吾編 一冊 二角

食物常識【醫學小叢書】……上官悟塵編 一冊 二角五分

哺乳兒養育法【醫林叢刊】……顏守民編 一冊 三角五分

化學戰爭概論……孫德謙編 一冊 四角

果樹園經營法【農學小叢書】……王太乙編 一冊 三角

造林法【農學小叢書】……雪厥民編 一冊 二角

家庭賬簿……本館編 一冊 七角

家常衛生烹調指南……胡華封編 一冊 六角

公司財政【百科小叢書】……孔滌塵編 一冊 四角

嗣學通論【國學小叢書】……吳梅著 一冊 五角

瓦輪斯丹【漢譯世界名著】……胡仁源譯 一冊 二元二角

英雄與英雄崇拜【世界文學名著】……竹盧白譯 一冊 一元二角

心病者【世界文學名著】……郭琳譯 一冊 四角五分

近代地理學……王勤堉譯 一冊 五角

世界人種誌【新時代史地叢書】……林惠祥撰述 一冊 七角

世界幼稚時代……敝松笠譯 一冊 五角

巴西童話【世界兒童文學叢書】……王煥章譯 一冊 二角

孔子【兒童史地叢書】……胡寄塵編 一冊 一角

浙東學派溯源【國學小叢書】……何炳松著 一冊 五角五分

黃梨洲學譜……謝國楨著 一冊 五角

全謝山先生年譜【中國史學叢書】……蔣天樞著 一冊 七角

麥哲倫【百科小叢書】……劉虎如編 一冊 二角

華盛頓【英文世界名人傳記】……Green著 一冊 五角

蒙古史研究……陳捷箏譯 一冊 四角

元代蒙漢色目待遇考……陳捷箏譯 一冊 三角

遼金北軍【及金代兵制考】……陳捷箏譯 一冊 三角五分

兀良哈及韃靼考……陳捷箏合譯 一冊 二角五分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四十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五日出版）

如何開發西北　詠霓

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　吳景超

對于旭生先生教育方案的商榷

國聯中國教育考察團報告書中幾個基本原則的討論　蔣夢麟

中國心理學的將來　汪敬熙

塞上歸來　青海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萬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輔實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各

天津　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文元書局　新月書店（代定）　光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中華書局　花牌書店

南京　鍾山書局　眞茹新中華書局　中央書局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樓書店（代定）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開封　派報處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遠東書局

廣州　中山書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重慶　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雲南　朋友書店　新時

漢口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汕頭　代書店

興寧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橡蘇　興寧書店

成都　新時代書局

長沙　現代文化社　開明書店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晉民書報社（代定）　青年圖書社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燕湖　禮海書局

泰興　書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瓊州　海口百科公司　會文書局

南通　三友書店

合川　新川書店

休　永昌公司

威海　吉昇昌書坊

如何開發西北

詠霓

西北是怎樣的地方，我在『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一文內（獨立評論第四號）曾經大略說明。好幾次有人引用我的話，証明西北不可開發。其實我並非反對開發西北，我只是指明開發西北不能盡如現在幾位理想家所鼓吹的容易。而且因地形雨量種種限制，開發西北的方法也不能如一般所說的移民實邊便能成功。最顯明的事實是現在稀疏的人口已在飢荒的要死，如何還能夠馬上談到人口增加。

但是偌大的西北地方（陝甘綏寧四省面積約與東北三省相等，新疆青海面積之和約二倍于東北三省），難道始終聽其荒蕪不治？決不能的。我們不但要賑濟災荒，治標一時，而且應該根本設法，第一步使這種地方經濟上足以自立，第二步更加發展以貢獻于全國的繁榮。

開發西北的方法，有若干人先注意于都市的建設。彷彿以爲馬路加寬，房屋加高，甚至于成立了博物館圖書館之類，人口自然加多，經濟自然發達了。實際是相反的。近代式的都市建設只宜于中原區揚子區東部邱陵東南沿海以及四川盆地（詳見獨立評論第三號第九——十頁）等富庶之區。在西北地方，民生憔悴，那有餘力以作非生產的建設。稍有些微的力量，必須儘量的用在直接有益生產的事情。在這種民不聊生的地方，如果還去提倡奢侈的生活，或裝飾品的文化，實在是有損無益，而且也不容易成功。津浦路上的頭等藍鋼睡車，搬到平綏路上，便不會有多大生意。北平的故宮博物院，如眞搬到西安，也不見得賣得出許多門票。窮苦地方的農戶全家一年的收入還不到一百元，我們豈能更從他們身上榨出錢來，修蓋洋房！

大隊的考察團已經有人組織過，還有人在提議更加擴大進行，還聽見說要花幾十萬元錢來考察調查。這也不是最好辦法。固然我們也聽見說蘇俄的建設事業很得力于大規模的調查。但是人家是有目的有組織的實在工作，不是像我們的毫無準備，熱鬧一場。西北各地不是未發見的南極大陸，一個普通考察團所能得到的知識，我們坐在家內也已知道的不少。如果現成知識不能運用，隨便閒逛一躺，決不會有很好結果。近年來有一種風氣，以考察爲時髦

，內地的地方當局又肯出力招待外來的考察團體，請宴送禮，糜費巨欵，最多博得些報紙的宣傳。其實考察團體往往盛興而往，一鬨而散，對于地方除騷擾外有何益處。譬如陝北煤油鑛在延長一帶分布甚廣，一萬元左右便可開一新井。固然成敗沒有把握，但照以前的經驗十個井內總有三四個有成功的希望。組織一個空洞的考察團，一來便花去十來萬元，何如用這筆欵來做一些實在的工作。如果要去再花幾十萬元，當然更不值得。以上這段話只是說明以考察爲開發的誤會。至於以考察擴張見聞，到內地去領略民生疾苦，提醒一下智識階級空虛矯妄的迷夢，自是好事。或是有目的有計畫的考察工作，當然更該提倡。不過地方當局對于這等事，亦只須予以旅行的幫助，和工作的便利，不必濫費公帑做個人的酬應，或無聊的宣傳。在富庶的省份，添些熱鬧倒也不妨，在貧窮得要命的地方，必須將涓滴的財力全用在實在的事業。

我想特別說明的是西北與東北根本不同。東北有天然未開闢的處女地，現成等人去開墾，所以只須大批的山東人河北人出去，地方便開發了。西北可墾之地既少而散漫，已耕的地又比例的多，而且歷時已久，所以一來便想大規模的移民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西北自有他的特別重要之處。

西北的重要第一在他的地理位置。譬如關中平原，平常人都以爲關中四塞沃野千里，從古爲帝王之都，只要移民開發不難恢復漢唐盛況。其實整個的渭河平原土壤，我們已調查完了。最長的距離是從潼關到鳳翔，沃野決沒有千里，而且其間又不盡是沃野。把他與華北平原比較，大小相去如百與四的比例。這個小地方在古代所以繁盛，實因爲他居東西交通的孔道。在東南水鄉尚未完全開發的時代，中亞細亞（例如漢唐時之新疆頗爲繁盛，近來攷古家迭有証明。）及黃河下游爲當時經濟及文化的中心，而其間的交通全由此道，所以能成爲建都要地。到後來因爲移殖開墾的結果，東南地方愈加發達，又因爲氣候乾枯或是文化變換的關係，中亞繁盛幾乎消滅，于是關中地位也日益衰落，中國的國都也逐步東移了。這是歷史的事實，也就是地理的定律。

現在西北地理位置的重要確又復活了，而且更加上前古未有的擴大。自從前清帝國的疆土發展，使中國的西北境界遠及蒙古新疆。自從俄國勢力遠及東方，北亞及中亞漸見開發。現在西伯利亞及中亞細亞鐵路已環繞我們的蒙新邊界。所以一方面有我們東方的中原區與揚子區人口繁

殖，物產豐盈。又一方面是他們西方的嶄新的文化，與勃發的經濟。西北各省介處其間，其位置是何等的重要！當然近代海道交通最爲便捷，無論如何西北的陸路交通決奪不過東南水運的勝利。但自鐵道汽車及飛機應用日廣，西北後門的重要也並不多讓于東南前門，倘能充分發揮這種地理位置的意義，便是開發西北的妙法。

所以發展交通是開發西北第一關鍵。西北交通的大道從古以來是西出潼關，由渭河平原西登隴坂（過六盤山），復經皋蘭武威，出張掖酒泉，以向中亞細亞。陝甘地方的重要，全在于此。自從前清晚年，天津成爲華北商務中心，西來駝隊往往由寧夏經綏遠而至平津，綏包之商務漸增，陝甘之繁盛因之漸減。近數年來政失常軌，愈近政治中心土匪愈多，稅捐愈重，于是西北駝隊寧願深涉沙漠，不敢輕入內地。新疆與平津間之駝隊，大抵經額濟納而入烏蘭察布盟地。故交通路綫愈移愈北。更至最近，土匪擾亂愈甚，即此最北道之商旅亦復裹足不前。這幾道大路既然閉塞不通，不但近西北不能繁榮，而且遠西北的出產不能東來，則經濟上的出路變更方向，政治上也漸與中原隔離。對于這種情形不加救濟，而只知空言開發，如何有效。

要開發西北的交通，當然包專隴海二條鐵路的完成與延長爲最要緊的大事。但在鐵路未能完成以前，至少可把原有的大路消除土匪的擾亂，及苛捐雜稅的障碍。綏遠包頭一路，天然是西來駝隊的要道，還可爲恢復蒙古貿易的起點，庫倫烏里雅蘇台通商均可由此出發，都應開闢汽車道，加以沿路保護。陝甘一路，天然是東西行旅的孔道，因爲經過地方人口比較略多，左宗棠西征所修的大道，老樹垂蔭基礎猶在，急應重加修治，整肅治安，禁止苛擾，多加汽車，低收運費，庶行旅安全貨運通暢。一面更多修支路以疏通陝甘黃土高原各處物產，並連接漢中秦州等山間平原。脈絡既通，經濟自然較爲活動。只要運輸方便，西北的牧畜業及棉業確是很可發展的。

這本是各處一樣需要的二件最普通事，治安與交通。這二件事弄不好，其他一切事業都說不上。所以現在西北第一需要的，不是鋪張揚厲的建設空談，乃是勞來安集的保育政策。中國人民本是最有恢復經濟能力的，只要沒有政治的障礙。近來外國經濟專家（例如Tawney）很多主張中國不必束施效顰，急於振興大規模的重工業，並以爲恢復及改良農村小工業實爲目前要務。此說如爲中國全體言，不免過於消極。我以爲中國東部諸區，應該積極建設近代工業。但在西北各省言，除因地方特產關係外，可以

成立小規模的織呢紡紗等廠外，的確也應該特別注意小手工業，以補農業經濟的不足。至於秦嶺山中大鋼鐵廠等計劃，無論並無可靠鑛源，即使有之，也只可當作笑話而已。

以上只是對于近西北的一些大意，至于遠西北的問題，只要地方安全交通便利了，我已說過，甘肅西部及新疆沿山各處水草地的開發確還可以增加不少的人口。開闢田地本是我們中國人唯一的本領，也就是鞏固西陲最好的方法。至于對俄國的陸路交通，隴海鐵路延長到迪化塔城路途遠極了。但從張家口或歸綏或五原北向俄邊的恰克圖，比從塔城經嘉峪關的大路，路線近得許多。我們如果不怕理想得遠一些，假使能從平綏鐵路的平地泉一直向北，造一條橫貫蒙古高原的鐵路，以接于西伯利亞之上烏丁斯克，其距離只等於從潼關到肅州，但地頗平坦建築較易。此路一經接通之後由西伯利亞到平津出海，比經由中東路至大連出海，路線要更近一千里左右，足爲歐亞交通之捷徑，很可以分一部份東北的繁榮。如果中俄兩國眞能親善不怕引狼入室的話，這個計劃似也值得攷慮。

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

——對于旭生先生教育方案的商榷——

吳景超

旭生先生在獨立評論所發表的教育罪言，前後共有六篇。前五篇是批評的，指出現有教育制度的缺點；最後一篇才是建設的，提出他的改革教育的方案。我在這篇文章裡，所要與旭生先生討論的，只是他的方案。

我覺得旭生先生的方案，其最新穎的一點，便是注重農業教育。六歲以下所受的幼稚教育，我們姑且不談。他的國民教育，與現在的小學不同的，便是「先生學生，盡屬農夫。農忙力田，農閒治學。」國民學校中的教職員，雖然是師範學校出身的，但是這些師範學校，「位置是在鄉野的，……師範學校附近有兩個大規模的農場，第一農場爲就我國舊法稍加改良者，第二農場爲新式工業化者。……師範學校學生，前一半入第一農場，習我國固有農事；後幾年入第二農場，習新法農事。」換句話說，從這些

師範學校出身的，只能教授農業，對于別種職業是外行的。旭生先生在高等教育中，還是一貫的注重農業，所以商科各種學校，工科各種學校，都要「附設農場，亦如師範學校。……工商業的學校，如前二三年不須實習者，仍當附設第一農場，資其練習。」「大學教育前有預備學校，預備學校……亦有附設農場，練習農事，而無年限。」

旭生先生爲什麼要使全國的教育農業化呢？因爲他覺得這種教育，才合于中國的需要。他對于中國社會的組織，以及變遷的趨勢，有下列一句重要的論斷。他說：

「中國是以農立國的，我們相信不惟今日如是，即將來亦仍如是。」

因爲他有這樣一個前提，所以才有他的全國教育農業化的方案。這是他的主張中最新穎的一點，也是我認爲最可商榷的一點。

主張以農立國的人，近來眞是不可勝數，但是什麼算是以農立國，可惜沒有人給他下一個詳細的解釋。假如說中國以農立國，只是要表明中國的多數人，是依靠農業爲生，那誠然是一件事實，但我却認爲是一件可憐的事實。因爲這一件事實，只是證明中國的農業生產方法落後，要多數人在農業中勞碌，才可維持全國人的衣食。生產方法進步的國家，只要有少數人在農業中努力，全國衣食的資料，便有着落。如美國在一九三〇年，只有百分之二二的人在農業中謀生，不但生產可以維持本國人的衣食，還有餘剩可以運往外國，便是一個好例。中國在農業中謀生的人數，現在雖無統計，但許多估計，都把他放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文化先進的國家，生活程度高的國家，沒有一國的農民，其百分數是在七十以上的。根據一九三二年的國際年鑑，農民百分數在七十以上的國家，可攷的有南非洲聯邦的黑人，（七五・〇）印度，（七二・三）布加利亞，（八二・四）立陶宛，（七九・四）波蘭，（七五・九）羅馬利亞，（七九・五）及俄國。（八六・七）俄國的統計，是一九二六年的，那時五年計劃還未開始。現在我們敢說俄國農民的百分數，要降低很多了。以上這些國家，如把俄國除外，試問有那一個國家，不是比較貧窮的，生活低下的，文化落後的？所以如說中國以農立國，便是多數人依農爲生的意思，那麼我們最好努力改良農業的技術，使少數人耕之，多數人便可食之。如此便可使很多的人，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從事于別種實業，努力于他種生產，使中國的財富，除農業外，還有別種來源。

旭生先生又以爲不但現在的中國，是以農立國，即將

來亦仍如是。這便等于說是，中國的經濟組織，是固定的，是不變的。但是旭生先生有什麼根據，下這種奇異的推測？在旭生先生所提倡的新式師範教育中，不是要學生習新式農事麼，不是設備一種新式工業化的農場麼？我相信中國的農業，如不開倒車，總有一天會採納新的生產方法，如旭生先生所希望的。假如有那一天，中國農民的百分數，一定要減少的，這可以外國的經濟爲證。我們試看各國的歷史，凡是農業進步的國家，沒有一國農民的百分數，不是下降的。今列表如下：

國名	第一時期	農民百分數	第二時期	農民百分數
美國	一八八〇	四四・一	一九三〇	二二
比利時	一八四六	四四・〇	一九二〇	一九・一
英國與威爾士	一八八一	一二・〇	一九二一	六・八
德國	一八八二	四二・五	一九二五	三〇・五
瑞典	一八七〇	五一・六	一九二〇	四〇・七
瑞士	一九〇〇	三一・二	一九二〇	二五・五
挪威	一九一〇	三九・五	一九二〇	三六・八
法國	一九〇六	四二・七	一九二六	三八・三
丹麥	一九〇一	四六・二	一九二一	三四・八
荷蘭	一九〇九	二八・四	一九二〇	二三・六
奧國	一八七〇	六二・六	一九二〇	三一・九
匈牙利	一八九〇	七〇・五	一九二〇	五八・二
加拿大	一九一一	三四・二	一九二一	三二・八
澳大利亞	一八七一	四四・〇	一九二一	二二・九
新西蘭	一八八一	二九・〇	一九二一	二七・一

以上這些國家，第二時期的農民，百分數都比第一時期爲低。這些國家裏面的農民，有的只是百分數的降低，如表中所示的。有的不但是百分數的降低，而且是實際數目的降低。如美國在一九一〇年，在農業中謀生的人，有一千二百六十五萬，一九三〇年，只有一千〇七十五萬。德國在一九〇七年，農業中有九百八十八萬人，一九二五年，只有九百七十六萬人。丹麥在一九一一年，農民有五十一萬人，一九二一年，只有四十七萬人。法國在一九〇六年，農民有八百八十五萬人，一九二六年，只有八百十九萬人。但是這些國家的農民，雖然減少，而農產品却在增加。以少數的農民，產多量的農品，這是最經濟的生產方法。假如中國採用這種最經濟的生產方法，當然無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在農村中。所以假如中國的農業有進步，中國人依賴農業爲生的人，是要減少的。

以上這些討論，只是要說明我與旭生先生對于中國情

形的觀察不同之點。我們的見解有一點是相同的，就是都認中國的國民，大多數以農爲生。但他以爲這是一件好事，所以要把教育制度去遷就他。而我却認爲這是一件可憐的事，能早日脫離最佳。脫離這種畸形的狀態，使中國除農業之外，還要發展工業、商業，交通業，運輸業，金融業，礦業，乃是我們所希望的。此外，旭生先生認將來的中國，還是以農立國，而我以爲農業技術進步的結果，農村中可以不必容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口，這些剩餘的人，將來一定是在別種職業中找生活。結果，中國人口的職業分配，一定要與現在不同。那便是說，將來大多數的人，不一定要靠農業爲生。我們即使學不到美國，學不到澳大利亞，也應當學到法國。英國當然不足學，因爲他誠如旭生先生所說，工商業畸形發展了，弄得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在農業中。不過我們要記得，工商業的畸形發展，固不足取，然而農業的畸形發展，如中國與印度，又何足爲法。

我對于旭生先生的前提，既然不能完全同意，所以對于他的教育方案，也不能完全贊同。他提倡農業教育的精神，我是很表同情的，但是他要使全國的教育農業化，就未免「矯枉過正」。我們先不談將來中國的情形如何，就拿現在的情形來說，中國人口的分佈，幷不完全在農村中。中國人的職業，也不完全是耕田種地。中國在百萬人口以上的都市，據我所知的，至少便有三個。滿十萬人口以上的都市，據託格雪夫（Boris P. Torgasheff）在中國評論週報三卷十四期中所說，至少有一百十二個。此外在五萬人口以上的都市，我們還不知道有多少。陶內先生在中國的農工一書中，估計中國的市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請問這些人的子弟，也都應當習農業嗎？假如他們都習農業，那麼中國的商業，工業，運輸業等等，應當交誰執行？總之，「驅天下之民，歸之于農，」乃是中國以前的頑固思想，由于不明他種職業的生產價值而發生的。自從經濟學發達以後，誰都知道一國的經濟組織，不是靠一種實業所能維持的，一定要各種實業平衡的發展，才可以收國富民榮之效。所以我們如想建設繁榮的中國，不但在農業上要努力，在別的實業上，也要有相當的努力。旭生先生似乎也想到這一點，所以他也「希望我們的工商業有相當的發展，不再受帝國主義的壓搾」。可是他只希望而已，在他的教育方案中，實在看不出實現此種希望的教育。他的國民學校中，先生學生盡屬農夫，一切的學校，都附設農場。從這種學校出身的學生，耕田種地，固然

是拿手好戲。但是要他們從事于別種職業，試問有無此種能力？

所以我的意思，以爲在市中的國民學校與師範學校，與其附設農場，不如附設工廠。與其教他們種地，不如教他們織布。與其教他們拿耙，不如教他們開火車。與其教他們割麥，不如教他們打電報。與其教他們研究土壤，不如教他們研究都市交通。與其使法官耕田，不如讓他利用那些時間，去研究中國的司法制度。與其使醫生種地，不如讓他利用那些時間，去設法減低中國人的死亡率。總之，中國社會中的生產事業，不只農業一項；中國社會中所需要的人材，也不只農業人材。教育制度，要造成各色各樣的人材，要滿足各方面的需要，所以國民學校中的學生，旭生先生要他盡屬農夫，乃是我所不敢贊同的。

不但在都市中的學校，不必教授農業，就是農村中的學校，也不必專教農業。我是因爲看清楚中國農村中的人口過剩，所以有此種主張。農村中的人口過剩，何廉先生在獨立評論第六號中已有說明，我們徽州人，尤其深刻的感到這一點。在我們那兒，農場是很小的，一個農場的經營，有時交給家庭中的女子便够了。這種小農場的生產，不能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同時農場的經營，也用不完一家人的勞力。于是這些過剩的勞工，只好向外發展，向農業以外的職業去發展。中國南部有一句土話，說是「無徽不成鎮」，這是表示徽州人在外路謀生者之多，但這種情形，實有經濟地理之背景的。中國有好些地方的情形，一定與徽州相彷彿，如寧波，如廣東的許多部份都是。在這些鄉村地方，如只給他們以農業教育，一定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辦教育的，一定要斟酌當地情形，除農業教育外，還要辦商業教育，工業教育，以解決他們的生計問題。此外中國還有許多地方，有其特殊的富源，如山西之煤，河北之鐵，湖南之鎢，雲南之錫，爲充分利用這些富源起見，那麼在這些省裏，豈可忽略鑛業教育嗎？

至如中國將來的情形，恐怕對于農業以外的教育，需要更有甚于今日。這是將來的話，現在也不必多談。

最後，我願意對于這篇文章的題目，加一解釋。「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二詞據旭生先生說，是採用梁漱溟先生的。他們都反對都市教育，而主張鄉村教育。假如目前的中國教育，是都市教育，那麼都市教育，誠然是可反對。但是與其稱目前中國的教育爲都市教育，不如稱他爲遊民教育。因爲現在的學校，特別是中學，只製造出來一批一批的遊民。他們當然不會耕田種地，在農村中做生

麼的事業。但都市的事業中，又豈有他們的地位？他們固然不能從事于農業，又豈他從事于工商業？所以把中國的教育叫做都市教育，眞是冤枉了都市教育這個名詞。假如我們說都市教育是工商教育，以別于鄉村中的農業教育，那麼都市教育在中國應當提倡，正如鄉村教育應當提倡一樣。在創造新中國的過程中，我們要發展農業，同時也要發展其他的實業。假如我們承認這一點，那麼旭生先生的教育方案，就應加以修正，使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在他的方案中，都佔有相當的地位。

二月，二五，清華。

國聯中國教育考察團報告書中幾個基本原則的討論

蔣夢麟

中國向來的教育，本來與社會隔離的；教育與社會，不是整個有機的組合。學校不適應於實現生活迫切的要求。新教育施行後，此種趨勢，不獨不見減輕而且加甚。教會學校與回國的留學生所設施的教育，均爲養成社會的優越階級，而於一般民衆之需要忽略過甚。

中國目前當頭的大問題是：從民族的和社會的方面着想，怎樣取得經濟的獨立，與增進一般的繁榮與文化。要謀迅速和有效力的解決上述的目的，教育可以做一個有權力的工具——但教育的組織必須爲有意識的爲民衆謀利益。

這段的大意是報告書的開宗明義，是西洋近百年來教育的趨勢，也是我們近年來努力的方向。

我們中國，自近代式的學校創始以來，教育的組織爲有意識的爲政治謀革新，而其目的本不在爲民衆謀利益；從政治改革方面着想，而非從民族的和社會的經濟獨立，及一般的繁榮與文化上着想。民國開始的時期，因政治上的紛爭，無暇顧及教育。政變而教未變。民六七之後，（一九一七—一八），一般人士知教育不從社會及民衆方面着手，無以改革政治，始漸漸改易向來之方針。十餘年來，我們已向那條大路上走。這是我們從歷史上看來的答案。現在可把報告書裏的幾個基本原則討論一下。

（一）中國教育的外來影響和歷史的背境

報告書裏有反覆注意的一句話，就是要中國教育改進，須先掃除在中國教育方面的歐洲的或美國的影響。所謂

「歐洲的」似乎不是考察團的本意要說的，因爲我們在全書裡找不到在中國教育裏他們有指出受歐洲影響的地方。或許因爲單說「美國的」有點不好意思，所以把「歐洲」來陪襯一下。現在我們要問他們所指的美國影響，到底是些什麼呢？

中國教育所受的美國影響，我們可以找出來的是：（一）大學及中學行單位制（或稱學分制）是採自美國的。（二）師範學院或大學教育學院的設立，也採美國制。以上兩點他們曾一再指陳其弊。（三）教會學校的影響——此點他們曾指爲使中國教育養成優越階級的一個原因。但是我們都知道，教會學校於中國教育制度，絕不發生任何影響的。（四）大學教員中不少美國留學生，及圖書館裏不少美國出版的英文書籍。

但是我們都知道，中國教育之受美國影響，開始於南京高等師範之創立（民國五六年間，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及北京大學之改制（一九一七），至今不過十六七年。在此以前，中國學校中無美國影響之可言。雖然北洋大學，南洋公學，創立於戊戌（一八九八）以前，並因美人丁家立福開森之關係，有幾位美國教授担任教課，但學校的組織，說不上是美國制度。不過這兩校畢業的學生，到美國去留學的，確是不少。他如京師大學堂，（創立於戊戌，一八九八）及各省的兩級師範學堂，高等學堂（癸卯一九〇三前後設立），都是由科舉出身之名人担任監督，而主持校政的，大都係日本留學生。重要教課，多以日本人担任，中國留日學生任翻譯之職。同時各省政府，競派學生赴日本留學，復因地便費輕，私費生接踵而往者，爲數甚多。當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前後，留學生之在日本者，不下二三萬人。

當時學制，係根據奏定學堂章程，而奏定學堂章程是以日本學制爲模範，這是人人知道的。故自民五民六以前，中國教育，一大部份係日本化，一小部份係由科舉遺留下來的東西充塞進去的，還有一小部份是書院制度。當時中國的教育可謂由（一）日本制，（二）科舉，（三）書院，三個原素混合而成。庚子前後至明令廢止科舉之時，可稱學校附屬於科舉時代，書院同時並行。學校學生，同時應試科舉，而士之出身仍在科舉。科舉廢，日本制之學校興，而科舉附屬於學校，以秀才舉人進士等名稱賜學校畢業生，而士之出身在學校。民國成立，舉人進士之名稱雖廢，而科舉之餘毒仍然存在。以後雖屢經改制，其根本實少變動。

攷察團以校課繁重，爲中國學校病，這是受日本影響而來的。我們記得於民國初年，美國哈佛大學校長愛利亞脫氏遊日本時，力言日本學校功課太繁重，學生乏自動的機會，爲日本教育病。日本教育者讀他的記錄，頗有受感動的。（作者記得曾經讀過他的關於日本教育英文的記錄）同時我們曾經留學美國的，都知道美國學校功課並不過於繁重，而自動，敏捷，活潑，頗爲教員們所注重的。

以上是從教育方面說話，若從政治方面看起來，我們知道從前曾國藩羙慕外國槍礮好，派學生百三十人赴美留學，其議雖倡自容閎，而他的目的在學習美國政治與文化；但曾氏之意却不在此。此後淸廷創立海軍，期圖自强。甲午（一八九四）之戰，海軍盡殲；而政治革新之議漸起。戊戌政變（一八九八），實爲政治革新之開始。庚子（一九〇〇）義和拳之變，又爲戊戌政變之反動。其後國事日非，淸廷遂倡立憲之議。因爲要改革庶政，不得不養成新官僚，於是廢科舉，興學校，其目的固在造官而不在造民。辛亥（一九一二）革命以後，革新運動漸及於民衆，而社會革命之聲浪起。五四運動，（一九一九）起於羣衆的愛國運動而轉入思想革命運動。五十年來由武器革新而至政治革新運動；由政治而至社會革新運動；由社會而至思想革新運動。其間雖無鴻溝之可分，但其犖犖大端，屈指可數。歷次轉變，其方向雖不一，而其原動力只是一個，就是於外患迫切之中，怎樣爲國家求生存。其初試爲武器；武器無效，再試爲政治；政治無效，三試爲社會革新；社會革新推動之不易，四試爲羣衆運動；羣衆運動屢試而成强努之末，五試爲思想革命。

人類的習慣，凡欲解決一問題，必先注意其顯而易見者而嘗試之；嘗試而失敗，必進而求其隱而難見者。由淺入深，由流而源，都從經驗中得來。我們中國六十年來之經過，也就是如此。

中國立學校之初，其目的本來在以學校造成新士大夫，代替科舉出身之舊式士大夫。辛亥革命以後，舉人進士之名稱雖廢，而實質未變。洋科舉式或洋八股式的學校，仍舊在那裏造官多而造民少。在此種狀況之下，即使把攷察團所說的美國影響如師範學院制，單位制等都驅除淨盡，中國教育還是從前一樣。

可是我們也不要太悲觀。這二十年來，中國教育也很有顯著的進步。如小學學生人數之增多，現在比較民國初年，增加達一倍以上（現在整數八百八十萬兒童在學，民國初年爲整數四百萬）。大學的課程，圖書館和科學的設

備，學生的思想，均較往年大有進步。同時在造官教育的舊典型裏邊，民衆教育，社會教育，思想革命等等運動，也正在那裏萌芽出來。

政治的改革和教育的改革，成一平行線的。政治不能超越教育現狀而過分的進步；教育也不能超越政治現狀而充量的發展。政治影響教育，教育影響政治，互爲因果。所以我們講到教育，不可忘却政治的環境。

以上所討論的，爲攷察團給我們的改革中國教育的第一個原則。我們繼續討論他們的第二個原則。

（未完）

中國心理學的將來

汪敬熙

心理學最初能得到國人注意，是因爲理學的餘風使我們喜歡談心說性。老輩的人之喜歡看看心理學的書皆是因爲這個緣故。王靜安先生之重譯霍甫定的心理概論（人名書名王先生是否如此譯法，現在記不清了），大概也是由於這個緣故。在十五六年前，更有一種原因使心理學漸漸風行。那時候，許多人有一種信仰，以爲想改革中國必須從改造社會入手；如想改造社會必須經過一番澈底的研究；心理學就是這種研究必須的工具之一。我記得那時有好些同學因爲受了這種信仰的影響，而去讀些心理學的書，聽些心理學的功課。再加上教育學家的鼓吹，心理學也曾時髦過一陣。

近七八年情形變了。第一，我們醒了；我們知道，心理學實在不能在改造社會上與我們以重大的幫助。第二，近年來國家從來未得安寧，種種實際問題相逼而來，多數人沒工夫高談心性，並且也不耐煩聽這種議論。現在心理學不但不能引起人的注意；並且多數人對於心理學起了反感，以爲心理學這門學問至少是現在我們所不需要的。

因爲心理學曾經時髦過，所以有許多大學設了心理學系。因爲近年對於心理學輕視了，所以每一個大學的心理學系學生人數非常之少。我可以武斷的說，現在每個大學的心理學系每年級的學生，是一定比教員的人數少。甚而至於一二三四年級的學生合在一齊還比系內教授講師的數目仍然是少。這是不應該的！在這貧窮的中國實

在不應該費許多金錢培植極少數的學生。如果這少數的學生眞是人材，或者還可以說這經費用的不算妄費。無奈現在各校心理學系的學生好的實在不多。除了少數例外的學生，往往是理學院中根底最差的學生才入心理學系去。

但是在心理學本身說來，中國的心理學實已由翻譯外國書的時代走入國人自己研究的時代了。中央研究院心理學研究所，清華大學，燕京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之從前存在現已消滅的心理學研究所，都有實驗的研究發表。在這些研究之中，確有些能站得住，並且能引起外國同行的贊許的。

在這種狀況之下，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如何使這點心理學的萌芽長大了？如何使心理學能吸收一部分有研究興趣和能力的青年？如要將這點萌芽消滅了，實是可惜！至少對於心理學有興趣的人是如此想法。但是現在各大學心理學系的情形實是妄費國家的財力！這個問題實是值得想想。

○　○　○　○

我們應該先想想現在研究心理學的人所走的路途是不是有希望的途徑。如果走的是有希望的路，有有趣的問題供研究，自然可以引起青年的注意，自然不患吸收不來好學生。

我們的心理學家確曾走過兩條「此巷不通行」的路子。

第一條是教育心理學家測驗之路。美國教育心理學所做的種種測驗，頗招美國學術界的非議；心理家中有人也給這些人一些嚴刻的批評。我們的教育心理學家大多數是美國教育心理學家的徒弟。這些學生往往是「青出于藍，而「淡」于藍」，比先生還差些。先生鑽到一隻牛角的中間，學生是鑽到角尖，尚不知回頭。從前心理季刊中那些無常識的利用統計方法的研究，多麼可笑，引人輕視心理學的效力怎樣大！近幾年內，有些教育心理學家發表了一些國文英文測驗的計劃，也曾到各處做了許多測驗。但是有什麼效果？在國文英文教學改良上有什麼幫助呢？

我國心理學家專門動物心理學的頗多。近年有些原來不是研究此道的，也改趨此途。不過我個人總覺得這些動物心理學家自己走入了一個「絕徑」（Cul de sac）。爲什麼他們專去研究白鼠在迷津（Maze）內的學習？用迷津研究學習的方法，已是用了二三十年了。這根甘

蔗內的糖汁幾乎是已完全壓出來了。爲什麼他們還是津津有味的去嚼這些蔗渣？這是第二條不通行的路。

這二種的研究實不足引起興趣。青年不屑於走這兩條路正是他們的好處。

○　○　○　○

但是心理學並不是沒有希望的路走；並且我們的心理學家有些確是在這種路上走着。例如，中央大學郭任遠先生正在研究的鳥類胚胎的行爲發展，就是一條有希望的路。

中國心理學可走的路途可分理論的及實用的研究兩方面說。

簡單說來，就國際心理學界近來的趨勢，和我國心理學的現狀看去，理論的研究有兩條有希望的路。一是利用動物生態學的方法或實驗方法去詳細紀載人或其他動物自受胎起至老死止之行爲的發展。在兒童心理學及動物心理學均有充分做這種研究的機會。這種紀載是心理學所必需的基礎。二是利用生理學的智識和方法去做行爲之實驗的分析。近年關於行爲的觀察積聚的多了，生理學的智識也增多了，做這種實驗分析的機會實在是多。這兩種工作都不是玄想空論，而是用實驗觀察去求可以實際證明的智識。我國心理學家如能如此切實做下去，一定在心理學上可有所供獻。

這種理論的研究，普通人或者以爲是太不切實用。不過科學史上時時告訴我們，極有實用的發明多是從極無實用的科學發現來的。就是在實用一方面說，中國心理學也有一條極有希望的路可走。這條路就是工業心理的研究。

我國工業才見萌芽。在工廠的組織和布置，工人的選擇和訓練，工作的方法，各方面均有種種的問題等待研究。這些問題大半是在工業心理學範圍之內的。我國心理學家如走這一條路不患其無問題可研究，更不患對於國家無實際的供獻。

這種研究是以求能用節省工人精力增加工人快樂的方法，去增加工廠出產品之質和量。在資本主義的英美德日，在共產主義的俄國，和在法西斯蒂主義的義大利，均有此種研究。因此種研究實是能使社會全體和工人本身都能享受利益的。如能使此種研究在中國發達，結果不但可在增加全國的生產額數上盡一些力；並且可使工人少受一些苦痛，多得幾分快樂。

○　○　○　○

上面說的理論研究的路，我國的心理學家是有的正在這路上走着。領導學生走上此路頗有些困難。最大的一個困難就是各大學的生物學系沒有適宜的生理學課程。我國生物學家注重分類及形態的研究，忽略生理的研究，對於心理學的前途頗有影響。所以心理學家極容易感覺這偏枯之苦。

至於工業心理研究的一條路，現在是尚無人走。極希望有這種興趣的人努力，並且更希望有力的研究機關加以提倡。這種研究如果發達，心理學家自身也可得一種好處，就是可以爲學生開一條出路。可以使學生在出校之後能用其所學；可以看見自己的學生向上生長；可以免去學生墮落入「官」，高等游民階級之苦。並且有出路之後，自然可以吸收些有才力的青年。英國近年心理學比以前發達，C.S.Meyer 所辦的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 的確有些力量促成近來的發展。學問的興趣固然可以催促青年努力，但工作的報酬適當與否也是一個重要問題。

我國近年來用在心理學上面的錢頗爲不少。國家對得住心理學，心理學家對得住國家嗎？心理學的將來完全在心理學家愼擇發展的路途呵！

二十二，二，二十二。

○　○　○　○

塞上歸來

青海

好容易過了中秋，農場裏許多糧食也忙着收割。幾十方里的莊稼，一片的黃間着一片的綠，點綴着成羣的牛羊，倒也有天然的樂趣。可是我因爲一個多月沒有好好睡覺，整天耳朵裏好像有小蟲歌唱。同時我接到了天津的信，說董事長已竟到巴黎去，從此以後每月祇許我有二千塊錢的開銷。讀者，要是你設身處地，在幾千里四面是匪的所在，帶着幾百農戶和工人開荒，忽然你的費用減少了一大半，連支付工人的薪水都不够。同時中國滿州的郵政已經隔斷，就使不隔斷也有許多顧忌，再加上日本人的無形監視，你當時心理是那一種感覺？

我收到了這個消息，眞是非常灰心，我到此來賣命，而安坐在天津北京的還要抽我的後腿？　當時我又不敢聲

張，消息一出去，會全局瓦解的。我決定了主意，非自己冒險回天津力爭不可。但是我一離開村子，誰能維持呢？

眞是禍不單行，城裏的辦事處又來告急，說翟匪又要進城，日本挨戶的搜鎗，局內的衛兵也有不務正業的，要是我不去鎭壓一下，恐怕要出亂子。我知道城內當事的那一位職員，胆子是太小，怕是故意張大其詞，要我出去。開荒要失掉了村子，還要城裏的辦事處做什麼？同時我找不到一個相當的人來維持村子。老鄧是好像有能耐，可是守着一個禮拜容易，守着兩三個月許能叫你發瘋，我還得試驗他一下。

剛巧城裏辦公處還藏着多少盒子礮，讀者，你要知道盒子礮要能使用得法，三支便抵一座手提式。我想要把那些盒子礮都拿到村裏來，同時也看看城裏情形和公司情形的究竟，我當下便又派老鄧帶着我最親信的牛工頭到城裏去，叫他們相機行事。盒子礮可拿則拿，千萬別走進日本人的圈套。我又送他們走了。

那時我的烟捲早已完全抽光，過日子是非常的煩悶。部下的衛士們看我一天儘吃些土豆，三頓飯的量還不抵他們一頓，都替我担憂。他們也知道從我的馬「小火車頭」死了以後，我就很少騎馬，除非是不得已。於是他們想盡法子來安慰我，有的把他平常賸下的捨不得抽的烟捲送給我，也有送些洋麵粉叫我做大餅吃的，也有送我白乾酒的。我一邊感激他們，一邊想着我自己的責任，眞捨不得離開他們，連他們的生死也不得而知！

過了幾天，遠處山頭又發現了兩個黑影。老鄧同牛工頭回來了，我忙着騎馬去接。不錯！他們眞膽大的偷運盒子礮。原來他們一到城裏，便把埋在公司地底下的盒子礮取出，連夜運到車站，買通了護路的巡警，讓他們一人背上一枝，到了終點又借名喝茶一起齊集下來，立刻往村裏走。一百里的旱路，老鄧同牛工頭僱了一輛蒙古的「拉拉車」，棉花包裏也裝着鎗，車在山凹裏走，他們兩人各自背上兩枝盒子礮壓着兩邊的山頭護送。那天要遇着大幫翟子，他們準會捋一捋頭髮（因爲翟子大半是沒有鬍子的）說：「多好的運氣，招財進寶！」幸而我的朋友沒有遇着！

老鄧告訴我，公司是很平安，就有一個衛隊長姓劉的，看着我那同事膽怯，常常嚇虎他，要錢出去抽大烟，玩姑娘。

當下我知道鐵路一帶的義勇軍已發動了，我要不趁早

到天津走一趟，就怕回不來，因爲鐵軌是常被弄斷。我希望他們越幹越凶。是的，我村子裏能有五千担糧，能給七八千義勇軍過冬。

當下老鄧兩次的冒險，我已覺得他有代我支持村子的能力，況且他的勇敢也已經得到衛士們的佩服和工人佃戶的讚許；就是他年紀輕些，對於「體恤」之工夫，沒有到家。

有一天晚上，九月的初頭，我同老鄧閑談的時候，我告訴他我要出去一次，要他代我維持村子。同時我也警告他，這種工作並不靠一時的勇氣，却是長時間的磨折，要不預先防着一步，神經上會慢慢的起劇力變化。我是要打破他的「下意識」的恐怕心，使他能常常提防着自己。我把一切事情在兩天裏頭交代清楚。第三天下午，我召齊了全村的人，告誡了一番，叫他們要『服從老鄧，遇事不要大驚小怪，倘使有人不守秩序，勾引鬍子，我回來——斃他』。講完了一番大道理，穿上便衣，把我兩支手搶交給了老鄧，我就上馬出發到城裏去。老鄧同一半的衛士默默的送我一陣。可憐可敬的牛工頭又得跟着我走一趟！頭一晚便在離村四十里地一個小窩堡裏歇着。

我爲着要到天津交涉欵子，從村裏出來，冒着兩種危險。第一，要是我在村裏，別人被鬍子綁去，我可以設法去贖；而我要是綁去了，（他們也都想綁我，好發一批大財）公司的欵子不够贖，而且他們准把我做擋頭陣去破我的村子，所以村子的安全，有極大的危險。第二呢，我自己的身子，經過了五六個月的滋養缺乏，要綁去了一定受不住鬍子的待遇，兩星期便可不起。這些事情，天津的北京的大人們何曾想到！

隔了一晚，我同牛工頭便起早前行，預備遇事便做無抵抗的勾當，因爲兩個人走荒道，又不騎馬，是不能帶鎗，也帶不得鎗的。那時，夏天的大水已慢慢的退去，不過你還能見一片一片小湖似的淤積，鐵路橋樑也缺腿斷手似的靜靜躺着。當天走了一百里地左右，路上經過幾次蒙古兵的盤詰，天黑便到了一座大喇嘛廟，離火車站也不過七里多地，我們便在喇嘛廟住下了。

那一座大喇嘛廟，裏頭的佛爺大喇嘛，管着六七旗的蒙古，在內蒙是很有勢力的。幾百里地以內，連王爺府也是土房子，可是這廟却用石塊蓋造，遠遠的看去，好似美國列萊堡（Fort Riley）的大兵房，踞在山上好不威嚴！他的建築也很奇特，深紅色的牆同黃色的頂，嵌在半沙漠裏眞好看。大喇嘛是我的朋友，可是那晚他不能陪我（反

正我們也講不通話），因爲剛有三百多人一幫鬍子在廟下鎭邊搶掠，所以他晚上得親自去查夜。好，我心裏想着好笑，我幹了三個月這種勾當，我今晚看人家來做這把戲。同時我也担心，因爲我知道這三千多喇嘛，不過有二百多桿雜牌鎗支，子彈也是不足。不過是「旣來之則安之」，我也好好睡一晚。

我睡到兩點多鐘，醒了。聽着廟裏的鐘聲，被風送得遠遠底散遍了曠野。又聽得巡夜的在各處山頭呼喚。我睡不着，起來到廟中空庭散步。幾百里地很少看見樹，而這庭中却有兩株蒼翠的孤松，新月從松際偸射到石砌的空庭，外邊斷續的聲音更顯到廟中的靜默。我獨自散步，一時萬念齊來，想到祖國的烽烟，自己的身世，感覺着一個人求了比較高深的學問，有了些經歷，想要爲國家出一份力，却埋葬到這步田地；又迴想到在美國時候的快樂，去年今日，正同着一個人在頤石公園釣鱸魚，而今眞是天南地北，情愛的絲也牽不到那樣長！我走來走去，越走越覺得這喇嘛廟空庭，孤松，石塊，和月色的可愛。當時我眞羨慕着靜，羨慕着做和尙。我想着，要是我有回到關裏的那一天，我一定到戒壇寺去住一下，就是臥佛寺也不差！天亮了，我告別了倦眼矇矓的佛爺喇嘛，同牛工頭浸着北風去趕火車。

一到了城裏，公司是並沒有危險，可是這城市的周圍已滿是鬍子，出城三里地便有危險。當下我拜訪了當地幾位熟人，知道城裏除了幾十個兵以外，是毫無防禦工作，連一個保安隊的影子也沒有。當下我打定主意，明天就得動身到天津去，因爲義勇軍太活躍了，我恐怕一到了天津，要是多住幾天，鐵路都被義軍拔完了，就回不來。

我臨走的那一天，地方上的人都知道我已竟回到城裏，所以非常之忙。下午四點多鐘的車子往南去，在三十幾里外頭的一個城鎭還得住一宵。那天還有幾個「滿洲國」的官吏定要我去吃飯，我一面把幾件衣服放在小提箱裏，叫人到時候送上車站，一面還得穿上馬褂去敷衍飯局，整整坐到三點半鐘，我便告辭上了車站。我同來的那一位助手，因爲太膽小了，又一定要跟我回來，他把東西早歸得舒齊，一個月前就想南返的，他在公司等我還不歸來，急得眞像螞蟻在熱鍋上盤轉，照他的意思，恨不得一脚就跨到天津租界上。

去四平街的旅途，當時通遼一帶正爲義軍佔領，路上很不好走。鐵路的兩旁，左一個倒着的火車頭，右一個碎了的車輛，我顏上雖不顯出來，心裏可十二分的高興。從

燒燬的車站，橋樑，電桿我都感覺到忠心，勇氣，犧牲的大精神，我眞想跟着去。

我回來除了一個助手以外，還有兩個初次見面的同伴，都是南方人，所以我非但不寂寞，而反覺得異鄉逢知己。況且他們的局子，對於我眞是十二分的幫忙，我感激他們幾位，眞是難於筆述。到了四平街的時候，我助手又因爲驚顫過甚，受了日兵的查詰，幸虧這兩位同伴中的一個，能講日本話，挺身出來替他解說，才算沒有出亂子。

在南滿車上一夜，清早便到了大連，可巧又碰上北來時遇見的熟人，所以又免了一切檢查，登輪到津。

天津的公司，正在改動，舊人都裁去了，而新到的支持人年紀又輕，經驗又少，他一來就問我爲什麼我的公司不能造火犁，而每月還要有許多化費；一方面他要省錢，一方面又要多開荒地。還有一位竟問我那兒有沒有海參吃。他們在天津招待我吃飯是好極了，不過我一方面看着珍羞滿桌，一方面想起村裏吃土豆，蕎麥，我不能下咽。當下我左思右想，他們既然難於合作，而且我在滿洲的時候，還有人私下將我的舉動報告到關裡，我算不得白白的拚命。要拚命也是當義勇軍的好。於是我忽然提出辭職，同時因爲想仍舊爲我的工人等想個辦法。所以答應維持到年底。我把天津那批人駭了一跳。我告訴他們老鄧是很有才幹而能維持下去的人，他們非但不聽，還要把他取消職務，就此一點，就可以知道他們雖然鞭長莫及，還想自做主張，把許多人的生命當兒戲，反正自己是遠在平津，沒有危險的！

我辭職之後，想當義勇軍，於是先在北平各方面打聽了一下，覺得關外同關內的情形很有不同，我非常的悲觀。那時聽說以前東北很有頭腦的一個領袖，住在上海，他要是能去（而且他以前是講去的），能號召好幾萬人，我跑到上海，才知道他正在花天酒地，於是我拋棄了滿肚子的熱望，再回到北平。

投稿注意！

投稿是本社極歡迎的。但請莫忘了寫明通信地址。用「筆名」者，也請寫明眞姓名。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全國震驚以後　胡適

給張學良將軍一封公開的信　丁文江

國難與智識界的婦女　衡哲

識了字幹嗎？　希聲

國聯中國教育考察團報告書中幾個基本原則的討論　蔣夢麟

第四十一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四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瓶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南開大學（代定）　大生書局（代定）　文元書局　天津　天津書局（代定）　亞東圖書館（代定）　現代書局　新月書店　上海　書局　新中國書店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南京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四北文化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派報處　開封　華新報社　和平報社　統一派報所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遠東書局　中山書店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書滄桑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開明書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雲南　現代書局　新中國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代書店　眞美善金城圖書公司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汕頭　興寧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長沙　開明書店　紹興　甘一學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辦事部　眞茹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　無湖　滙海書局　泰興　書橋春華文藝社　現代書局　杭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徐州　海口百科公司　會文書局　瓊州　三友書店　南通　合川書店　新川書店　永昌公司　桂林　吉昇昌書坊　威海

全國震驚以後

胡適

當十九路軍因瀏河受迫脅從上海退兵的第三夜，（廿一年三月四夜），我還在北平協和醫院裏，忽然有幾個護士時周跑進我病室裏來，手裏拿着各種晚報，十分高興的說：「胡先生，十九路軍又打回去了！日本人大敗了！」我細細看了報紙，搖頭對她們說：「這個消息靠不住。恐怕沒有這樣好的事。」她們見我不相信，臉上都很失望；我很不願意掃她們的興，可是我知道她們到了明天失望還得更大。果然，到了第二天，每個護士都是很懊喪的樣子；我回想她們昨晚狂喜的神氣，我幾乎忍不住要掉眼淚了，——因爲她們的狂喜眞是從心坎裏出來的對國家的熱望。

過了一年，我到上海，聽我的朋友們談起那一夜上海的人民爲了一句謠言，人人都發了瘋狂，滿街上爆竹的殘紙堆到幾寸厚；還有幾個人在那隆冬天氣赤裸着半截身體，開着汽車，吹着喇叭，滿市狂走！我聽了兩眼都噙着熱淚，抬不起頭來，因爲我能了解那狂喜的意義，也能想像那第二天失望的奇慘。

在那狂喜裏，在那失望的奇慘裏，我們經驗了整個民族的精神的悲哀！

現在，在那狂喜與奇慘的一夜的一週年紀念的時候，我們全國的人民得着熱河全省陷落的警報。南方同胞派來的慰勞抗日將士團的代表還在津浦車上，帶着一百五十箱的慰勞品，每箱裏裝着無數男女同胞的熱烈的期望！他們夢裏也想不到熱河六十萬方里的土地已在十天之內完全被我們的敵人不戰而得去了！他們夢裏也想不到孤軍深入的敵軍，一百二十八人，四輛鐵甲車，可以爬山越嶺，直入承德，如入無人之境！他們夢裏也想不到熱河境內的中國軍隊已開始總退却，退入長城以內了！

這一天的全國國民所受的精神上的慘痛，只有去年今天（三月五日）的全國狂喜之後的大慘痛可以比擬。所不同的是去年十九路軍與第五軍在淞滬苦戰的成績確有引起全國熱望勝利的理由，而今天的慘痛只是我們雖然不曾期望張學良湯玉麟的軍隊會打勝仗，然而也決不曾想到失敗的如此神速！

我們初受着這種慘痛的刺激，都感覺到慚愧，失望，

痛恨：慚愧的是我們這個民族如何能抬頭見世人，失望的是我們本不應該希望這種軍隊有守土的能力，痛恨的是國家的大事眞如同兒戲。

在這猛烈的刺激之下，我們應該鎭靜我們自己，回頭想想這件事的教訓。這回熱河的事件給我們的第一個教訓是敵人的勝利眞是疾風掃落葉，絲毫不費勁：我們的失敗是摧枯拉朽的失敗。

第二，從這回的熱河事件，我們可以證明一件歷史事實：就是前年「九一八」的失敗，也不是有計畫的「無抵抗」，其實也是一種摧枯拉朽的崩潰。幾百個決死攻城的日本兵眼裏就沒有看見那二十萬的東北大兵。即使沒有那九月六日張學良將軍「不准衝突」的密令（見李頓報告書頁一一〇），即使沒有王以哲司令「不抵抗」的命令（見同書頁一一一），那二十萬大兵也不會抵抗的，也會在很短的時間就崩潰的。當時變起倉猝，來不及抵抗，還可以說是有主張的避免衝突。但我們看後來錦州的退却，北滿的潰敗，這都是有了相當準備時期以後的情形，都够證明當日的不抵抗只是無有抵抗的能力。今年元旦的山海關事件又是「九一八」事件的縮影，少數的敵兵黑夜爬城，也就可以使中國軍隊驚惶失措，一晝夜的接觸，「天下第一關」就入敵人之手！元旦以來，重兵十幾萬雲集灤河東西，熱河的必被侵攻是人人皆知的，然而榆關方面毫無反攻計畫；直到日兵已大舉進攻熱河了，榆關方面的十萬大兵也始終沒有反攻榆關進兵綏中以牽掣日軍後路的計畫。日軍孤軍深入，絲毫沒有顧忌，正因爲敵人眼裏早已不看見那十幾萬的正式軍隊，更不看見那號稱十幾萬的義勇軍。日軍一晝夜衝鋒五十英里，因爲他們經過的是雖有人而等於無人的土地！一百二十八個日本先鋒衝進了承德，十幾萬的中國大兵就總退却了！這不但是湯玉麟的軍隊的潰滅，也不但是義勇軍的消滅，這是東北軍隊的第二次大潰敗，這也是華北軍隊的整個失敗。所以我說，這回的事件足够證明前年東三省二十萬大兵的不抵抗是實在沒有能力抵抗。一年零五個月的整理與補充還不能抵抗，熱河的絕好的天險地利還不能抵抗，可以證明這種腐敗軍隊遇着現代式的敵軍勢必如枯葉之遇勁風，朽木之遇利斧，無有不崩潰之理。

第三個教訓是我們從這回的大敗可以看出這樣摧枯拉朽式的崩潰究竟原因在什麼地方。三月五日北平世界日報列舉熱戰失敗的四個主因：

（1）指揮缺乏統一

（2）溝壕工事太不堅固

（3）全線未能一致動作

（4）民衆之不合作

同日大公報也提出四個結論：

（1）中央地方當局者自始未會盡力布置熱河之防禦。

（2）如此重大之軍事而無作戰的計畫。

（3）將帥未融爲一體，呼應不靈，指揮亦不當。

（4）賞罰不明，軍紀不整，棄土喪軍者罰不及身，無以獎勇士而勵怯懦。

這些評論自然都是事實。但依我們的觀察，此次大潰敗的主要原因有這些：

（1）軍隊全沒有科學的設備，沒有現代的訓練。三月五日宋子文院長發表談話，敘述熱河的情形，『我國守熱河之軍隊絕無所謂參謀工作。軍事長官遠遙後方，遲遲其行。太古式之車輛用作運輸，自北平至前方用駱駝須數星期方能運達。最前線各部軍隊一無聯絡，高射礮及排壕工具絲毫未備。軍士所受者僅操場之訓練。』他又泛論吾國『養兵數百萬，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周，幾等烏合』。這是政府最高官吏的評語。丁文江先生在本刊第三十七號『抗日的效能與青年的責任』一篇裏曾痛論中國軍隊的缺乏現代科學的設備，及中國軍官教育的落後。他屢次對我說，中國軍官都不會看地圖。我起先還不相信，近日我才相信了。前幾日北平一個機關負責的人對我說，『此次軍隊出發，都沒有地圖，都來問我們要地圖。我們半價買了許多幅蘇甲榮編印的東三省熱河地圖送給他們。』我聽了眞不勝詫異。蘇甲榮先生的地圖只可供我們平常人看報時的幫助而已，豈能用作軍事地圖！何況各軍連這種簡單的地圖都沒有呢？舉此一端，可見中國軍隊完全是太古式的軍隊。此種軍官與此種軍隊，即使擁有貴重的新式設備，也只是「齎寇兵，資盜糧」，拱手送給敵人，如瀋陽的飛機與兵工廠一樣而已。

（2）軍官的貪污墮落。朱慶瀾將軍曾說，『軍官有了兩萬塊錢以上的財產，決不能打仗了。』東北軍隊從前曾有能戰的名譽，近年所以一蹶不振，都由于軍官積產太豐厚，生活太奢侈，久已無鬥志了。石友三一役，能勉强一戰的已不是東北嫡系的軍隊了。「九一八」以後，東北軍人雖遭絕大恥辱，而

他們在關內的行爲無一不是存了日暮途遠的頹廢心理，只想快發財，毫不體恤士卒，更不繫念國家。拿這種頹廢墮落的軍官來抵抗那抱着併吞東亞的野心的日本軍人，豈非以卵投石嗎？

（3）地方政治的貪污腐敗。　熱河政治之腐敗，人民之怨毒，是人人知道的。錦州失守後，北票朝陽已成了前線，而湯玉麟父子叔姪們還只用種種苛法剝掠這地方的人民，使人民天天盼望有人來解救他們的迫切的苦痛。關內民衆團體的代表，如朱慶瀾熊希齡諸先生都曾向湯玉麟呼籲過，勸他解除苛捐雜稅，幷且幫他籌畫補充餉源的方法。但中央與北平的當局都塞了耳朵，不肯協助餉源，使湯玉麟一羣人有所藉口繼續敲剝人民的脂膏。朝陽一帶的人民，本有自衛的組織，抗捐至一年之久；後來因抗日救國的民衆團體的勸告，自動的把一年的抗捐全數補繳給政府！這可見人民眞是好人民。但這種可愛敬的舉動絲毫不能感動那一羣貪官汚吏的天良；苛政苛稅借軍事而更加嚴重，逼使人民不能不暫時投入仇敵的懷抱裏以求避免當前水深火熱的暴政。張學良將軍前幾天親對我們說，熱河人民因痛恨湯玉麟而痛恨一切抗日軍隊，所以丁春喜旅進入熱河，途中丟了兩個營長，大概是被老百姓殺害了。是的，熱河人民因痛恨虐政而痛恨一切曾庇護這虐政的更高當局，這是這回失敗的大原因。

（4）張學良應負絕大的責任。　張學良將軍自從民國十七年以來負了東北四省軍政全權的責任；自從十八年以來更負了華北的軍政領袖的大責任。東三省之淪陷，他應負最大的責任，這是他去年八月七日自己曾承認的。他的體力與精神，智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够擔負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倘使他在前年引咎辭職了，中央還可以有一年多的時間來布置熱河與華北的防務。倘使他去年八月初眞能實行了他辭職去國的決心，中央也還有半年多的時間可以計畫布置。不幸他受了他的部下的包圍，變更了去職的決心，又不能振作起精神來積極準備。惡惡而終不能去，善善而終不能用。湯玉麟高紀毅沈能毅周大文張學銘一班人的飯碗雖然保全至今，然而六十萬方里的熱河全省終于在他統治之下送在敵人的手裏！他的罪過，綜括說來，至少有五點

（一）自己以叢咎叢怨之身，明知不能負此大任而

偏要戀棧，貽誤國家，其罪一；（二）庇護湯玉麟，縱容他禍害人民，斷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時間而對于熱河檢關不作充分的準備，其罪三；（四）事機已急，而不親赴前線督師，又至今還不引咎自譴，其罪四；（五）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無一個敢負責作事的人才，亦無一部能負責自爲戰的軍隊；事必躬親，而精力又不容許；部下之不統一，指揮之無人，聯絡之缺乏，設備之不周，都由于無一個人敢替他負責任：其罪五。（5）中央政府也應負絕大的責任。湯玉麟的責任應由張學良担負；張學良的責任至少有一大部分是應由中央政府担負的。要而言之，中央政府對于此次事件，至少有四層罪過：（一）容留湯玉麟在熱河，其罪一。（二）容許張學良在華北，又不督責他作有效的準備，其罪二。（三）當此强敵壓境之日，中央不責成軍事領袖蔣中正北上坐鎮指揮，乃容許他逗留在長江流域作剿匪的工作，輕重失宜，誤國不淺，其罪三。（四）如宋子文三月五日的談話，他明知熱河不能守至『一星期至十日』，此言如果確實，則是中央最高行政當局明知熱河必不能守而靜待這六十萬方里土地的淪失了！既明知不能守，宋院長何必在承德發那大言的通電來欺騙國人與世人？何不電召蔣中正委員長飛來指揮挽救？何不徵召全國最精良軍隊出關補救？何不明告政府全體，早日籌畫軍事以外的救濟方法？此種罪過豈但如宋院長所謂『驅市人而戰』？簡直是他自己說的『拱手讓人』了！其罪四。

以上三個大教訓，我想全國人都不會不承認的。最後又最重要的教訓，是我們應該深刻的反省我們爲什麼這樣的不中用？爲什麼只是這樣做勁風裏的枯葉，利斧下的朽木，做人刀俎上的魚肉？

是不是因爲這個國家上上下下整個的沒有現代化，整個的沒有走上科學工業的路？是不是因爲在這個現代世界裏我們還不肯低頭做小學生的苦學，所以不能抵抗一個受過現代科學工業文化的洗禮的民族？

是不是因爲我們的老祖宗和我們自己都是罪孽深重，腐化太深，所以闖了三四十年的維新至今還是不可雕的朽木，禁不起風吹的敗葉？

是不是因爲我們自從庚子以後，受了國際均勢之下的

苟安局勢的麻醉，誤認『彼入我京師而不能滅我』（王壬秋語）的形勢可以長久存在，誤認中國眞是亡不了的，所以又陷入了醉生夢死的昏迷狀態裏，既不能自立又不肯埋頭學人家自立的本領，既不能吸收他人的新把戲又不肯刮除自己的腐肉臭膿，就成了這樣一個禁不起風吹草動的無用民族？

現在到了這個大試驗的日子了。在全世界人的眼光注視之下，我們的一切法寶—口號標語，精神文明，實華山念經，金剛時輪法會，「太古式」的軍備與運輸，等等—都不靈了，我們万才明白我們原來至今還只是一個束手坐待强人宰割的國家！

這就是說，世界儘管變了，我們這個國家的危機還和十九世紀末年的情勢相差不遠。也許比那時代還更危急，因爲那時代遠東的一點均勢局面現在久已不存在了，我們的近鄰還是我們最可怕的侵略者，而全世界沒有能力也沒有决心制裁她的暴行。我們絲毫沒有準備怎樣在這個現代世界裏求民族之自由平等，所以幾百噸的大言空談，抵不過「九一八」夜的一炮，也抵不過今天朝陽承德之間橫衝直撞的敵軍。

古人說的，『多難所以興邦』，這不是欺人之談，這是人類歷史的教訓。我們這個民族在甲午以後，歐戰以前那二十年中，屢經大難，所以確有一點自己悔悟的態度，有譴責自己的雅量，有冒險出國求學的少年精神，—這都是『興邦』的氣象。歐戰至今，二十年中，國外有形的壓迫稍稍鬆懈了一點（雖然無形的經濟的壓迫只有加重而無輕鬆），我們的虛驕與誇大狂又都回來了，那二十年前剛萌芽的一點自責與願學的虛心都銷滅了。不先整頓自己的國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强敵；不先學一點自立的本領，而狂妄的藐視一切先進國家的文化與武備；不肯拚命去謀自身的現代化，而妄想在在這個冷酷的現代世界裏爭一個自由平等的地位：這都是亡國的徵象。

這種迷夢，今日應該醒醒了！『養兵數百萬，而器械窳劣，衣食不周，幾等烏合』，這個國家是不能自存于這個現代世界的。沒有科學，沒有工業，「太古式之車輛用作運輸」，這個國家是不能自存于這個現代世界的。貧到這樣地步，鴉片白麵害到這樣地步，貪污到這樣地步，人民愚昧到最高官吏至今還信念經誦咒可以救國的地步，這國家是不能自存于這個現代世界的。

二千五百年前，一個哲人曾說：『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斃也！』我們今天的最大教訓是要認清我們的地

位，要學到『能弱』，要承認我們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虛驕誇大的狂妄心理，要養成虛懷願學的雅量，要準備使這個民族低頭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學生。這才不辜負這十八個月（也許還更長）的慘痛的教訓。

除此一條活路之外，我看不出別的什麼自救的路子。

廿二，三，六夜寫完。

給張學良將軍一封公開的信

丁文江

漢卿先生：

最近這幾次見面有許多話要想詳細的對您談談。始終因爲在座人太多了，不能容我一個人演說，不能暢所欲言。我現在索性把我要說的話寫了下來，請您放慮。

我認識您到今天差不多十一年了。從民國十一年到十五年，我當北票公司的總經理，常常因爲公司的事和您見面。您對于公司的幫忙和對于我個人的好意，我至今沒有忘却。到了今天，不但是中華民國生死存亡的時會，而且是您個人遺臭流芳的關鍵。在這個時候，您很需要幾個朋友忠實的對您說兩句眞話。我下面所說的話，我知道都是您的朋友心底裡的話，但是因爲種種關係他們不肯說或是不敢說。以我的觀察，您不是一個拒諫飾非的人。友誼的忠告您未必即以爲忤。萬一我這封信能够增加您幾分的決心和勇氣，就是使您感覺一時的不痛快，也是值得的。

熱河的戰事是二月廿一日開始接觸的。廿二早上八點鐘日軍已經由南嶺開進北票。廿五日就到了朝陽。廿四開魯失守，廿六日軍佔領下窪子。以後三月一日失淩南，二日失淩源，三日失赤峯平泉，四日失承德。據東京的路透電四日上午日軍已經佔領冷口。自今以後不但我們的國境只能到長城，而且長城上的要隘都在日本人的手裏。朝陽到承德一共有六百四十多里，日軍七天就佔領了承德。昔人說：「日蹙國百里」。這眞是這一次戰事的結論了！

不錯，把這一次戰敗的責任完全放在您一個人身上是不公道的。湯玉麟這幾年在熱河無惡不作，弄得十室九空，天怒人怨，是這一回悲劇的背影。不過湯玉麟是誰用的？他的行爲是從今日纔變壞了的嗎？九一八以後您對他不能沒有顧忌，我們可以有相當的原諒。從民國十七年到二十年，您完全主持四省的軍政。那時候您豈不能早爲之地

？您前幾天對我們說熱河的老百姓並不知道東北軍和湯軍的區別，把東北軍當湯軍一樣的看待。老實說，這種心理並不限于熱河的人民。我敢說今天大大多數的人都是如此觀察。就是知道最近事實的人至少也不能不承認湯玉麟是張家的人，張某人應該負相當的責任。

這一次作戰計畫最大的錯誤是把朝陽建平，和開魯赤峯這兩路交給湯軍。董福亭沒有打傷一個日本兵就放棄了朝陽，崔興武沒有抵抗到一天就退出了開魯。從純粹軍事上看起來，開魯是不容易守的，朝陽是不容易接濟的。但是一點沒有犧牲就把這兩個地方喪失了，對于我們的人心士氣都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何況建平赤峯又絲毫沒有準備。日軍到了開魯，孫殿英的隊伍還沒有完全達到圍場！因此在凌源的主力軍隊左翼受了威脅，軍心因之慌亂。您是總司令。去年十二月初已經向熱河進兵。這三個月中難道不可以從容佈置？如果早把孫殿英放在赤峯，宋哲元放在建平，戰爭的結果何至于如此的不堪？不錯，這種計畫湯玉麟未必同意的。但是他一共不過二萬桿槍，而且分散在各處。您如果有決心，他就是阻撓，也不會發生效力的。

就是您自己親信的軍隊在凌南凌源作戰的，也沒有給國家爭得絲毫的人格。我們知道因爲朝陽開魯失守，建平赤峯空虛，凌源的左翼受敵人的威脅原是事實。但是日軍的佔領凌南和凌源都是從正面攻擊的。我們沒有等到左翼發生危險，先就崩潰了。凌南凌源，兩處的軍隊一共在六旅以上，何以日軍用三旅人不到幾天就輕易的攻下？我們原不肯相信日本人的宣傳說，攻凌源的時候他們只損失了九個兵士，或是說凌源的戰壕裏面不但拋棄了無數的輜重糧秣，而且還掉下了許多現欵。但是川原的隊伍一日纔用汽車由朝陽出發當日就到葉柏壽，二日就佔了凌源，三日就佔了平泉。白石咀，紗帽山都是天險。何以綏中的日軍二十七出發，當天就佔了白石咀，廿八就佔了紗帽山，一日就佔了凌源？凌南凌源的地勢比吳淞江灣如何？閘北倉卒作戰比這次有三個月的預備何如？何以十九路軍能支持一個月，您的軍隊抵抗不到半天呢？

不錯，您有您的許多困難。您所直轄的軍隊三十幾萬，有一半是雜牌，因此號令不能統一，指揮不能如意。加之兵多餉少，部下不免都有怨言。但是去年夏天以前您是國軍的副司令，現在是軍分會的代理委員長。這一年以來稍有知識的人都知道熱河免不了要有戰事。整頓淘汰軍隊是您惟一的責任。日本的經常陸軍預算每年不到二萬萬元。您的軍費每月是四百多萬元。爲甚麼我們每年化五千萬

元錢，得到了今天喪師辱國的結果？

您知道國民的憤激痛恨到如何程度嗎？中國的人民不是不愛國的。東北熱河後援會幾日內已經收到廿五萬捐款。其中的八百多元是一個山東的農民傾家破產寄來的。自今以後要想捐一個錢都做不到了。我有一個朋友從上海來的，他並不是有錢的人，這一次在上海籌了二千二百元，預備捐給我們的。昨天他遇見了我，氣得要死，說，「我的錢是捐給他們打仗的。他們既然望風而逃，我不再捐錢了」。今天我僱一輛洋車到西城。洋車夫對我說，「這兩天抓車，昨天不敢出門，一家子挨餓。今天受不了了，只好出來。先生！不要說公家一天還給八毛錢。就是不給錢，只要有得吃，我也願意幫着打日本人。現在兵不肯打仗，只知道叫我們吃苦！」大公報是最負責任的。主筆都是您的熟人。今天社論的題目是「當局誤國至何地步？」到了今天，爲您個人計，自己立刻跑到前線去，把畏縮不前的將領槍斃幾個，趁日本兵還沒有完全集中，親自帶着比較精銳的軍隊，不顧死活，不計成敗，一直向承德衝過去，使天下人都知道您是眞愛國的，不怕死的——凡是眞正爲國效死的人，以前的事都可以不提。這是上策。立刻引咎辭職，束身待罪，這是中策。若是還要保全所謂實力（？），所謂地盤，坐算着您的政敵紛紛起來攻擊您，惹起極大的內爭，搖動全國的政局，使中央對您忙的朋友一個個受累，這是最下的下策！

我知道您也是愛國的，是有血性的。不過是因爲環境的關係，愛國心和血性都發作不出來。所以公開寫封信，希望所有您的朋友看見牠都一致的主張，完成您的晚節。文天祥說的好，「人生千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希望您猛省！

二十二，三，五。

國難與智識界的婦女

衡哲

在情感緊張的時候，比如賭博到緊要關頭時，飢寒到不能忍受時，一個人最容易把他的眞人格暴露出來。同樣，一個國民的人格，或是一個階級的人格，也是最容易在患難之中表現出眞象來的。所以古人說，盤根錯節，乃見利器，正是這個道理。

自從山海關失守以後，中華民族的命運已是到了火燒

眉毛的程度了。在這個惶惑憂忿的空氣之中，我却靠了種種的接觸，對于北方智識界的婦女們，得到了一個很好的印象。我覺得在大體上說來，她們是有沉着的意志，和犧牲一切以共赴國難的精神的。但在這樣國危家破的時候，單單靠了意志與精神，是不够的。我們必須知道，應該做點什麼。不，單單知道應該做的什麼，還是不够的，因爲一個人可做的事太多了。曾經受過教育與訓練的婦女們，還應該知道在救國工作之中，什麼是最根本的，更應該問一問自己，有沒有担負這些工作的能力。我現在且根據了這兩個問題，來同受過教育的姊妹們，討論討論我們在國難期中所應該注意的幾件事。

第一，講到救國的工作。依我看來，在智識界的婦女們所能做的事業中，實在沒有比爲中華民族保留一點元氣爲更緊要，更基本的了。因爲現在中日的局勢，決不是一個無因的現象，這是誰也能知道的。故我們看眼之處，亦當在他的原因上，而不當在他的外象上。雖然前方的敵愾與後方的援助，也是不容忽視的一種工作，但僅僅靠了慰勞與開會，鼓勵與供養，也是決不能打倒日本的。再讓一步說，即使眞能靠了一班志士仁人們的救國工作，把日本打倒了，而中國的外侮，又豈僅僅一個日本？中國的國難，又豈僅在外侮？國難的癥結不除，即使沒有外侮，中國也難立國。外侮的根源不去，即使日本陸沉，又豈沒有第二個强者，來繼木屐兒的後塵？

所謂國難的症結，與外侮的根源，細分起來，雖是千頭萬緒，但扼要說來，也不過兩三件。其一是民生的窮苦，其二是民智的閉塞，其三是全民族體力的萎落。此外如貪很，如無恥，如做匪做盜，如自相殘殺，如毒品的吸食，如低能兒童的無限止的製造，却都不過是上面三個情形的產品，或是與他們互爲因果，而不是獨立的症候。故我以爲救國的基本工作，仍當在此三方面着眼。至于我們下手的地方，亦有兩處。其一是救濟農村，其二是救濟兒童。此二者雖同屬于保留中華民族元氣的事業，但救濟農村的責任不是婦女們單獨所能負的，也不是外行如我者現在所敢討論的，故此處不去細說。救濟兒童却是婦女們的專責；雖然男子們也應當盡其幫助之責。故我以爲在這個時期中，智識界的婦女們若不欲做一點基本的救國事業則已。假如她們能把她們的眼光，超出『現在』與『此地』之外，向高處遠處看一看，她們便應當立刻明白，她們救國工作中的最切要處，乃在此而不在彼了。

救濟兒童的工作雖是一言難盡，但在現在教育及社會

狀況之下，我們應該注意的，亦不外下列的幾事。其一，是我們應該覺悟；兒童教育的根本，不單在書本的呼唔，而更在身體的鍛鍊，不單在智識的加進，而更在人格的熏陶。而這兩件基本教育的事業，却又非有康健優良的環境，以及父母師長人格的感化，是不行的。其二，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兒童的思想與人生觀，使他們對于內憂外侮，有一個正確的觀念，使他們對于自己將來的責任，有一種任重道遠的自期。不然，那一個學校不唱愛國歌？那一個集會不高呼打倒日本與帝國主義？若我們不能啓發這羣兒童，使他們知道諉責于他人的可恥，使他們知道，凡是就易避難的救國行爲，都是虛僞的，愚懦的，都是沽名釣譽的，若我們連這一點也做不到，那麼，我們還不如乾脆把中華民族的未來主人翁，一概交與那班以盲導盲者的手中好了，何必再來講什麼救國，什麼兒童的救濟？

再從救濟農村的眼光看來，我覺得我們應該大規模的聯合起來，把兒童遷離了那腐敗化和衰弱化的城市，使他們到鄉下去住，爲他們建設一個工作與游戲的學園。這樣，不但兒童們可以靠了與自然的接近，得到一個較優良較康健的環境；幷且靠了與鄉村的接觸，我們可以更容易的與農村的救濟合作。因爲一方面我們可以使兒童的生活樸素化，使他們的身體與人格日見康健，使他們對于平民能發生了解與同情，發生他日爲他們工作的願望；他方面又可以靠了鄉村兒童與自己兒童的接觸，使後者的智識提高，生活改良。這樣，頭大身小的城市兒童，與脚大頭小的鄉村兒童，乃可以漸趨于平等與合作的途徑，以爲復興中華民族的一個基本勢力。

這是一件神聖的工作。他的能否實現，全視都市中負有教育兒童責任的智識界的婦女們，有無高遠的眼光，犧牲的精神，與偉大的人格，來担負這個救國的根本事業。

除了兒童的教育與熏陶之外，婦女們可做的救國事業也不是沒有，幷且還有那些學有專長的職業婦女，她們活動的範圍當然也不能以此爲限。故我雖深信，這件崇留民族元氣的事業，是婦女們的最神聖的担負；但對于有專長，有職業的婦女們，我也希望她們能堅守着她們的職務，在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去求救國的眞確意義。具體說來，即是，我們學的是什麼，我們便做什麼。比如有幾位受過教育的女子，甲是教授；乙是銀行家，丙是模範的母親，丁是醫生，戊是律師，己是看護婦，庚是大學生，辛是工程師……。在平時，這幾位女士當然是各在各的範圍

，各盡各的職務的。但一旦國難來臨，她們的情感不免便要立時緊張到了極點，覺得非做一點難做的事業，是不足以表現她們的愛國心的了。于是銀行家便去學做看護婦，大學生便去做前方的工程師，母親又拋棄了她的兒童去代替銀行家的職務，醫生便不得不去權做母親了，……。這樣一來，各位的職業是交換交得團團轉，忙是極忙了，難是難透了，苦也是苦够了，而結果却不過消滅了一個『專長』，減低了各種事業的效率。這那是救國？這簡直是喜劇。不，他是一個大悲劇，因爲劇中人的高尚的犧牲精神，不幸都變成破壞勢力了。所以我希望，在國難期中，我們最愛國的行爲，便是去做我們最能做的事，把他們做得好，把他們的效率提高，如此而已。這一層我們女子是尤當注意的，因爲從全體上說來，我們的智識根基究竟不甚牢固，而我們又是最易受情感的衝動的，即使那衝動是純潔的，是沒有卑汚的虛榮心夾在其中的。

第二我們要問自己的，是我們有沒有担負這件偉大工作的能力。這問題包有體力，才能，與人格的三方面。我們第一當問一問自己，我們的身體能够吃苦嗎？他們受得起磨折，經得起風波嗎？我有幾個青年的朋友，她們自九一八之後，便立志不吃葱，不穿暖。我便對她們說，『這是愚忠，不是救國。你們要救國，先須把你們自己的身體煅鍊好。吃飽與穿暖，不是奢侈的生活，乃是生活必需的條件。你們何必先把自己弄成病夫呢？幾曾聽見過病夫能救國的？』她們聽了也不能不失笑，不能不承認是走錯了路了。

關于青年的才能與智識的修養，近來教育界的領袖們，已經發表過不少意見與忠告了，似乎用不著我來再講。若必欲簡說一句呢，則我可以對青年的姊妹們說，『沒有工具不良，而能善其事的。智識與才能，是你們救國的基本工具。缺少了他們，即是等于以盲導盲，雖然有時可以僥倖成功，也不過是築屋于沙灘之上，他是經不起風雨波濤的。所以我勸你們，即使火燒到了眉毛，也不要忘了這個修治工具的工作吧。』

至于女子們在人格方面的修養，却更是根本中的根本了。我希望我們能憬然于我們所處地位的危險，與我們所負責任的重大，至少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做一個人。我們應該先屏棄一切的虛榮心——下自裝飾，上至報紙上的玉照，都包含在內——。他是女子們的附骨疽，我們若不能忍痛把他割除，那麼，即使毀壞舒難，做出一點粉淚嬌啼的動作，也就不免有自欺欺人的嫌疑，那還能說到救

國的眞實效果？其次，我們應該與男子們去分負一點救國的責任。在一方面，我們是不應該再做什麼小鳥兒，小松鼠兒，小白菜兒，聽見了破聲便投到男子的懷裡去求保護的了。我們應該反過來，自己去做一個保護者，去保護家庭中與社會上的兒童與老弱。在他方面，我們也不必再雄糾糾氣昂昂的，去與男子們爭什麼參政權，爭什麼財產平均權。我們應該看淸了這個同舟過難的情形，且讓他們去應付眼前的國難，而由我們自己來教養與訓練那未來的中華民族，來做一點未雨綢繆的工作。最後，我們還應該去學着過一點刻苦的生活。酒食賭博，醉生夢死的毛病，智識界的婦女們，大概是能不常犯了。但我們豈不仍犯了愛舒服，求安全的毛病？我們中間有幾個人是在實行『鴞鷽巢林，不過一枝』的人生哲學？內亂了二十餘年了，因此毀家滅身的人，也不知道有多少了；而我們却仍是髮膚不毀，衣食安全，過着舒適的生活，這實在已是非分的享用。故我說：自此以後，我們不但要學着過一點刻苦的生活，并且還應該抱一個不怕死的決心。這個決心是我們人格的火洗禮，受過這個洗禮的人，還有什麼工作不能做，什麼重任不能負，什麼精神與身體上的享樂不能犧牲？

識了字幹嗎？

希聲

近代最凶的利器，并不是重磅，也不是飛機，是字。字得了報紙的流通，有線無線電的傳播，標語傳單的張貼，它早已不是像在過去只供少數文人的吟哦與少數藝術家的描畫了。這也是近代的重要變遷之一吧？所以，它雖沒有飛機的翅膀，而飛的比飛機快：它雖沒有重磅的口徑，而叫的比重磅響。在時間上它能把過去變爲現在，在空間上它能把地球縮於一室。在它的立場看，好似一切的聲光電化，都是爲它發明而助長其權威。明白這一層，我們就知道在近代的國家裏，無論是澈底改造，或是要實行一種新的政策，都必以識字運動爲其最基本的政策，其手段比之焚書坑儒以愚黔首者，眞不知高出幾百倍了。

但，它雖能利用一切的發明，它的本身是無意識，無成見，無自動能力；換句話說，它還得受識字運動的人們的利用。所以，促成民族自覺者利用它，增進人類文化者

利用它，造成軍國民主義者利用它，造成共產政策者也利用它，甚至挑撥人類相仇殺者利用它，促成民族的頹廢與自盡者也是利用它！那就要看，利用它所作成的讀品。

在中國，似乎幷不如旁的國家一樣，一切事只有表面價值。識字運動就是識字運動。運動一成功，便一切解決，關門大吉了。殊不知識字運動成功的話耳！假如能，那問題便更嚴重了。我只問一句，大家識字後讀些什麼呢？讀點普通科學，增進大家認識及和用環境的能力能？咱們沒有這些書。讀點較好的文學作品，增進人生的了解與興趣罷？這些書也是「君家所寡有者」。咱們頂多的還是黑幕大觀，神怪妖俠之類：大家儘可放心讀，舊有的已經不少，新添的還在層出不窮，日新月異呢！咱們眞是個進化的民族呀！不見火線上的戰士，需求供給：遍中國的飢民，鬻妻賣子；還有人拿二十萬去重修白馬寺嗎？假使沒有這些妖書，去造就妖僧妖道與一般善男信女，這寺如何修得起？修起又有誰去守廟呢？所以，我們只有祝禱他們的靈魂得救罷！

眞的，假使一般讀品只這貧相，我們還吵着大家識字，識字後去看妖書，那才是自速滅亡呢！

不信嗎？義和團若不是封神演義，西遊記，七俠五義等等的產品，那團中的哪吒，孫悟空，黃天霸是那裏來的？剛剛識幾個字的人若不是受了妖書的影響，去年那上海報上載的兩個學徒棄家逃走，要到峨嵋山上修道，又是那來的觀念？開天闢地，火燒紅蓮寺一流的電影，又是何處的取材？遍中國都城市鎮，甚至于很少的村落，沿街上都存算命問卦的坐攤，一羣民衆圍着一頭妖道，又是誰傳的本領？上海近幾年的綁票，愈多而方法也愈奇，說是包探案與黑幕大觀的影響，不算寃枉吧？自然還得算上經什麼機關審察過的電影！

在中國奇怪的事情也太多了！譬如說，刑具，人家用它懲罪犯，咱們用它催租稅；軍隊，人家用它對敵人，咱們用它殺自己；識字，人家用它造國民，咱們當然也可以用它來書符！

就不說那些妖書會製造許多的妖人，只單講中國一般人與一般讀品，也足覺希奇的了。吃過黃油麵包的人，會讀他們曾經在某國讀過的外國書，講起中國書與中國事，則一問搖頭三不知。他們都是某一國很好的國民，但不是中國的。「槁項黃馘」讀線裝書的大國民，講起國家與社會來，則又大發其「懷古之幽情」，他們是古三代很好的國民，而不是民國的。至于一般青年學生呢？除了教科

書之外，很少數的能利用中國舊書，更少數的能利用外國參考書，並非少數的喜讀馬克思，最大多數的喜讀石頭記，也許還有性史！商人呢，總是三國演義，金瓶梅；一般的民衆呢，則是五鼠鬧東京，狸貓換太子；兒童呢？則是貓小姐與猪奶奶。假若我們相信讀品能影響讀者的思想與行爲的時候，我們似乎不用再懷疑中國國民是走向那裡去，也更不便希望中國會有一種整個的民族意識！這樣下去，縱使識字運動成功，中國人民也終于各有其讀品而分爲若干階級。智識份子是終不會與民衆接頭的，因爲他們沒有接頭的媒介。

智識份子經營奔走的也有，但不是爲了民衆；作官的鞠躬盡瘁的也有，但也不是爲了民衆；眞爲民衆的是那一般殺人不見血的「小人書」的作者，他們才眞是民衆的領袖呵！

我幷不主張利用識字，就必定宣傳給人民一種什麼主義，如中世紀教會之辦學校是爲傳教，今日蘇俄識字運動是爲宣傳共產。我也知道禁止一種讀物等于替它作宣傳，也更知道以主義爲識字運動的動機是天字第一號的愚民政策。但是，我要求我們的民衆應當有一點好的書讀，特別是我們運動他們識字以後，得供給他們讀品。

中國民間文學裏，幷不絕對都是壞的，得有眼力的人去搜集、選擇及批評。中國古書裏也不是沒有可讀的，得有學力的人去整理，選擇及翻成白話。中國今日不是多的是文學家嗎？與其作許多文不文學不學的玩意兒，何如多作些這一類的事？反倒可以多賣錢，又賺了「到民間去」的頭銜。至於許多的文化機關，也似乎不妨降低身分多作點基本工作。中國到了今日，實在是危急萬狀了。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翻譯——大批的翻譯。我們知道不把中國造成一個近代的國家，是不能在世界上立足的；不先養成近代國民，是不會造成一個近代國家的；不借重近代知識，也不會養成近代國民的。欲借重近代知識，不是靠能讀外國書的少數人，而是靠不能讀外國書的多數人。我們以爲在學校加多外國文鐘點就會達到販運目的，那是大錯。不論能受高中及大學教育的目前是少數，就使整個能，我們還沒看見？除了少數極好的之外，中國書是不值得讀，外國書是不能讀，翻着字典看書，到底不如寫標語發傳單來的得心應手些。

假如學西洋文化，只靠看外國電影，穿洋服，吃大餐，就可以成功，那日本人早已不敢來了。若還得讀書的話，咱們就得努力作上一大批的翻譯。

若只運動識字而不注意讀品，不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而且在那九十里的盡頭，就是個無底的深淵，搭個十里的長橋過去，方是光明的大道。

國聯中國教育考察團報告書中幾個基本原則的討論

（續）

蔣夢麟

（二）回到中國文化泉源裏尋獲自己

中國本來是一個重己輕人的國家。輸入歐化，是在外患迫切中，不得已的舉動。不是外患日迫，中國人那裏肯拋棄自己的國粹和科舉的頭銜？如有外國人勸我們回到中國自己的文化上去找出路，我們聽了，能不手舞足蹈？

中國改革學制之初，張之洞本來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其學說範圍中國教育，垂三十餘年。體用兩字，本採自理學成語，其意若曰，中學是根本的，西學是補充中學的不足能了。中國的人倫道德，學術文章，是天經地義的。西洋的格致，（當時稱科學爲格致，取大學格物致知之義）工藝，鎗炮，是補充的。學校以教中國的人倫道德學術文章爲正宗。格致之學，不過附庸。後來留學生回國者日多，他們把從外國學來的科目，一件一件的擠進學校裏去，逐漸推廣，把張之洞所主張爲體的中學，逐漸拋到門外去了。那一方面愈擠愈多，這一方面愈擠愈少，直造成了「用夷變夏」的局面。然而近來吳稚暉先生還嫌「用夷變夏」的不够，更進而主張焚燒線裝書，撲滅洋八股，一切以「摩托」爲師，凡以古非今者，殺無赦！

我們把報告書裏的意思綜合起來，攷察團諸位先生雖堅決反對我們單純的模仿外國，但並不勸我們復古。他們要我們利用固有的材料，以科學的方法，和試驗的精神，來發展自己的文化。他們的用意有二，（一）從研究自己的歷史哲學文學，來認識自己，（二）從研究工夫裏所得到的知識上的訓練，爲接受近世科學之準備。

他們說，嘗聽中國人說，中國只要把外國科學和工藝的設備搬進來，中國的文化就會和歐美並駕齊驅。他們以爲這是不對的。西洋科學的發達，是經過幾百年的知識的訓練才成的。中國如要發展科學，也必須經過多少年的苦功，從自己的歷史哲學文學泉源上用功夫，和西洋文藝復興及大光明時代所經過的一樣，先有長期的知識訓練的準

備，然後才達到科學時代。中國要回到自己文化泉源裏尋獲自己。這是創造的，不是模仿的。是內部眞實的發展，不是外表的模仿。

以上所說的是攷察團貢獻我們的一個意見，不是張之洞體用論，亦不是吳稚暉『摩托』論，是創造的自覺論。這種辦法，中國現在已經有相當的基礎，並且有推廣的趨勢。自然科學方面，有北平地質調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的自然科學各研究所，這是用中國自然界的材料來做研究工作的。這兩個機關，報告書裏也曾談到的。此外關於自然科學的，還有科學社及靜生生物調查所之研究中國植物。歷史及社會科學方面的，如民八前後北京大學教授們之文學革命，及繼續發生的整理國故運動，中央研究院之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北平社會調查所的工作。這都是用科學方法和試驗精神，來研究中國固有的歷史社會或天然界的材料的。其他學術機關的各種試驗或調查工作，也還不少，不過沒有普及罷了。

中國學術方面的出路，我們不是沒有找到。只要隨時改進和向前進行，並推廣到一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裏，並應用於一般教課上，我們現在教育上的弊病，自然去了一部份。現在我們可以討論學校課程中國化的問題了。

（三）學校課程要中國化

報告書裏說，中國大學裏所授的社會科學，都引用外國材料，不知道中國大學是爲西洋學生留學中國而設的呢，還是爲中國學生留學西洋而設的呢？這種弊病，誠是顯然的。中國大學畢業生之習社會科學者，都能粗知西洋經濟，政治，教育的大意，對於中國經濟，政治，教育的實況，恐怕比外國人還外行。我們相信現在政治上不合中國社會實際的設施，如行政，教育，司法等等，大半由於留學生和本國大學畢業生之未諳中國實情者思想和設計的，都以西洋材料爲背境。我們只要留心看看報上所發表的黨政領袖對於政治設施的討論和計劃，時時可以發見這種現象。

我們應多設眞能悉心工作的研究所，或在校內，或在校外，均無不可。在校外的應與學校聯絡，如地質調查所與北京大學地質系的合作，就是一個好例子。北大地質系畢業的趙亞曾，於畢業數年後，有價值的著作不下一二十種，聽說現在還有幾位的成績可以趕的上趙君的。如我們能多設此種研究機關，並與學校同性質的學系聯合進行，現在大學裏的學科，自然漸漸中國化了。

（四）教育要社會化

我們從社會方面講教育，我們要回到報告書裏開端的幾句話去了。中國教育與社會隔離，學校的組織但能養成優越階級而教化不及於大衆。這個原因，我們在上面已經討論過了。現在我們要討論改革的方法。

第一，要把課程適合於中國社會的需要。教科材料之採取應從中國歷史，社會，自然界之有關社會實際生活者着手。使青年明曉歷史的背境，和社會與自然界的現象。

第二，學校教課要適合學生生活。現在中小學教科，與學生生活需要太不相干，除講演與書本外，學生得不到什麼有益於日常生活的知識；且課程分量過重，使學生無自動工作之餘地。考察團的意見，學校應使學生使用他們的官覺，與以實地觀察的機會。

據考察團的觀察，以上所說的缺點，雖爲中小學所同具，但在在中學裏較爲普徧而重大，其影響亦較爲嚴重。據他們說，中等教育缺點甚多，如專重形式而疎於實際工作，如倚賴講解與教本，如偏重記憶，不注意於引起求知之興趣，如忽視知識與思想之歸納的與實驗的方面，如不注意養成學生之自動與責任心。他們以爲中學之最大目的，不在造就入大學的學生，而在養成身心健全的，機警的，頭腦靈活的人們能關心其所處之環境而準備參與其應爲的工作。

第三，要教育普及。這個問題。考察團有不少的討論。他們以爲於國家稅收沒有一個統盤籌劃的正當辦法以前，普及教育是不易辦到的。退一步想，他們以爲只要使各地校舍使用，和教員工作分配，均經濟一點，不要增加經費而一二年內學生的數目就可增加不少。

（五）師資訓練應以造成學科專家爲目的

考察團的意見，以爲我們教育學院或師範學院的訓練，太重方法而學科的實質缺乏相當的準備。他們以爲這是美國化的緣故。其實美國師資之訓練，何嘗如此。在美國大學教育學院裏研究教育史，學校行政，教育心理，各科教學法的人，是準備充當師範學校裏的教育學教員，或教育行政人員的。何嘗以研究教育方法的人，去當中學裏的數理化或史地教員呢。教某種學科的人，都是習該種學科的專家，不過兼習幾門教育法罷了。他們所說的歐洲式的師資訓練（以德法爲例）重學科本質，美國式的太重方法，兩種制度，或者各有所偏重，但爲比較的而非絕對的，在學科與方法的比量的多少而不在性質的不同。

中國中學教員的訓練亦是如此。師範學院的畢業生，要學過那一科專門的人，去教那一個課程。研究教育學爲主科的人，也是預備充教育行政人員，或在師範學校任教育學教員的。攷察團諸位先生看見中國中學教科成績不良，便誤會爲過重教育方法而忽略學科實質所致。其實不然。中國大學一般學科不良，實爲造成中學教課不良的原因。（中學教員，好多是普通大學畢業生，而非由師範出身者。）其過不在重教育方法，而在實質訓練之淺薄。

美國中學教員之程度，確不及歐洲之高，其原因在美國中學之性質及程度與歐洲不同。歐洲（法德）之中等學校，爲某種階級而設，故其訓練嚴而程度高。美國希望中等教育相當的普及於大衆，故其課程自不免較爲淺略，而教員之程度，自不必如歐洲之高。又美國中學教員之地位，不如歐洲之崇高，亦是一個原因。

攷察團之意見，以爲將來中國之中學教師，必須爲某種學科之專家，同時對於教學法具有相當知識。這是當然的。我個人的主張以爲中國中學應略師歐洲制，將程度提高，訓練加緊；同時師資的訓練，當注意某種學科本質的比量加重，而旁枝末葉的化裝課目，應一律屏除。即大學中之各項學科，均應如此，這是又一問題，而攷察團之主張，本亦如是。

（六）單位制

中國學校向無單位制（或稱學分制）。其採用實開始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間北京大學之改制，而南京高等師範於創立時（民國五六年間）亦略採此制。至今爲時不過十六七年。中等學校之採用單位制，爲時更暫，至今猶未逾十年。推原採行此制之目的，在將當時零亂碎雜之課程，使確定每課之份量與各課間均衡的制配。實行以後，從前之弊，雖未盡除，而學校課程，確較以前爲系統化，爲均衡化。中國學校課程之不良，其原因不在採取單位制，而單位制實欲爲救課程零亂之弊而施行。

在單位制之下，如攷察團所主張之指導學生作研究工作，學業終了時全部學業之綜合攷試，均可施行而無礙。

（七）結論

以上所討論的，但從報告書立論的原則上着想。其所討論之大中小學各個的實際問題，有暇當分別另討論。現在把上面所說的話，總合起來，（一）現在我國教育之弊，由數百年來的科舉及三十年來的日本影響混合演化而成。僅僅十幾年來所受的美國影響，未能搖動數十年來所造

成的狀況。（二）近十年來中國教育的趨勢，已開端向攷察團所指示我們的路上走。但他們的報告，提醒我們的地方，確乎不少。

攷察團諸位先生費了幾個月寶貴的光陰，作成有價值的報告書，指出教育上好多的缺點，並指示我們正當的出路，我們很感謝而欽佩的。但以時間太匆促，於歷史的背境，未及進一步的研究；故不得不從現狀立論，而未能追求其根源，我們不能不引爲憾事。且教育與政治循環影響，教育不能離政治現狀而適進；若但以教育立場論教育，未及體察四週所環繞的政治勢力，其立論有時太理想化，自不能免。這是我們應當注意而原諒的。（完）

國聯的中國教育考察團報告書，本刊第三十九期有任叔永先生的批評，讀者可以參看。（編者）

經濟統計季刊

天津南開大學
經濟學院出版

每年三六九及十二月底發行
定閱全年四元每冊一元一角
（郵費在內）

第一卷第三期要目

中國棉紡織工業及棉紡織品貿易……方顯廷
民國十六年至十七年天津手藝工人家庭生活調查之分析……馮華年
津滬每週外匯指數修正之說明……編者
二十一年四月至六月中國經濟概况述要……編者
統計附錄

第一卷第四期要目

宋代之荒政……華文煜
膠濟鐵路一九三〇年營業統計之分析……廖芸皋
中國之指數……馮華年
中國棉紡織業之歷史及其區域之分佈……方顯廷
二十年之中國對外貿易……編者
二十一年七月至九月中國經濟概况述要……編者
統計附錄

曇華文藝半月刊

第三期目次

愛與仇……羅岡
孩子們……夏蒂
友誼……胡譚
獵名作家與成名作家……朱無掛
燈下談叢……劉枕濤

第四期目次

電報……夏蒂
偷走……潘小平
還願……辰仲
活財產……廿村
燈下談叢（續）……劉枕濤

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
定價：每期三分。
預定：全年二十四期連郵六角；半年三角。國外加郵六角。

通訊：北平
北平大學法學院第二院號房轉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illegible]，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illegible]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illegible]一角「國內郵寄」[illegible]日本及其[illegible]「[illegible]」每月一元[illegible]元九角[illegible][illegible]每月[illegible]一角

社會調查所出版

※指數公式總論※　楊西孟編　定價七角

是書除敘述指數之意義與指數研究之略史外，對於指數一百數十種公式之來源，得失，優劣，準差問題皆一一加以分析評斷。統計家有言：「吾人今生于指數之時代」。欲研究指數者，誠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　楊西孟著　定價九角

本書為上海工人二百三十家全年記帳的結果，照目前說來，國內用精密方法，研究勞工的生活費的，這個調查是最大的一個了。我們研究勞工問題，生活費的調查是一個最緊要的步驟，本書用數量的方法樸質的把上海工人生活的各方面表露出來，供社會的觀察和討論，凡欲研究我國勞工生活狀況者，不可不讀。

北平文津街三號發行

地質彙報第十九號出版

內載熱河闈場一帶地質圖說黑龍江札賚諾爾油岩鑛研究及陝甘四川石油分析共三篇全冊定價二元北平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發行

土壤專報第四號出版

山西大同附近土壤報告潘德頓等著內附彩色土壤全圖及照片多幅定價一元北平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發行

地質專報第十號出版

黃汲清著中國南部二疊紀地層之研究此書綜述各省二疊紀層之時代分布及與各國地層之比較為地層學中一大貢獻全書定價三元北平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發行

村治　第三卷第二三期

要目

中國鄉約制度……楊開道
河北合作事業考察記……陳以靜　任善立　合記
「華北農村問題」序言……王怡柯
清河鎮社會實驗工作……許仕廉
薩縣新農試驗場民國二十二年份工作計畫書……任承統
中國土地問題與農業問題（續）……阮模
中國的耕作制度和各區域的農業……孫倘紋　趙變　譯述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合刊零售每冊二角

預訂　全年二十四期大洋二元八角　半年十二期大洋一元　郵費在內

發行處　北平西單牌樓舊刑部街四十號　電話西局一四七〇號

各省市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認為新聞紙類

日本人應該醒醒了！ 胡適

介紹一篇日本人的談話 爾和

技術統治（Technocracy） 張銳

權利是什麼？ 胡道維

（十一）英國人的權利觀念

漫遊散記（十六） 丁文江

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苦竹的土司太太

第四十二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景山書社 萬文齋（代定） 撷華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各 朝野書店 摩登教育社 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

上海 書局 文元書局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 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

南京 書局 新中國書店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開封 派報處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遠東書局

廣州 中山書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汕頭 代書店 眞美善 金城圖書公司

興寧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長沙 開明書店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

眞茹 新華書店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蕪湖 滙海書局

泰興 哥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瓊州 海口百科公司 會文書局

南通 三友書店

合川 新川書店

桂林 永昌公司

威海 吉昇昌書坊

日本人應該醒醒了！

胡適

本期有爾和先生譯出的一篇日本人的談話，是三月號的東京『同仁』雜誌上發表的。這裏面開端就是這樣的問答：

K　中日問題到底怎樣才好？

L　目下沒有法子。

K　這不是說沒有法子就可以丟開的問題，到底有方法沒有？

L　也不是沒有，要之，日本人停止侵略中國就行。這眞是一針見血的話，我們中國人要對日本人說的話，也只有這一句話：『中日問題不是沒有法子，只要日本人停止侵略中國就行。』

這樣的談話居然可以在日本出版，居然能在這個軍閥氣燄最高張的時候在東京出版，這不能不說是日本心理轉變的一個起點。雖然在這篇談話裏，那位大概代表日本自由主義者（Liberals）的L氏說的話還只能很委婉的指出一個光明的方向，還不敢提出具體的主張，然而我們在這裏已可以看出他們已公然提倡『披瀝胸襟，互相研究』一種有『覺悟』的『國策』。

這種覺悟的表示，正因爲是在那狠可怕的恐怖主義之下發出來的微弱的喊聲，是我們應該表示同情的敬意的。

這個時候，——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整整一年半了——日本的軍隊不但佔據了整個的東三省，不但揑造了一個傀儡的僞政權，居然又侵略到熱河的全省了。日本的炸彈和重炮的聲音也許不久就可以在我們的編輯室裏聽得見的了。——然而我們要問日本人：中國人屈服了沒有？中日的問題的解決有了一絲一毫的進步沒有？中日兩國的國際關係有了一分一寸的接近沒有？

沒有！絕對的沒有！

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進一步乃至千萬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一年之內侵略到整個的華北，即令推進到全海岸線，甚至於深入到長江流域的內地，——我們還可以斷言：中國民族還是不會屈服的。中國民族排日仇日的心理只有一日深似一日，一天高似一天。中日問題的解決只有越離越遠的。

即使到了最後的一日，中國的『十八九世紀之軍隊』眞個全被日本的新式武器摧毀到不復能成軍了，即使中國的政府被逼到無可奈何的時候眞個接受了一種恥辱的城下之盟了，——我們還可以斷言：那也只是中國人的血與肉的暫時屈伏，那也決不能够減低一絲一毫中國人排日仇日的心理，也決不會使中日兩國的關係有一分一寸的改善！因爲中國的民族精神在這種血的洗禮之下只有一天一天的增長强大的：也許只有在這種血的洗禮之下我們的民族才會眞正猛烈的變成日本的永久的敵人！

這都是常識與歷史都能保証我們的事實。這都是日本的人民與政府不可不覺悟的事實。

是的，『這不是沒有法子就可以丟開的問題』！

是的，『法子也不是沒有。要之，日本人停止侵略中國就行』！

日本的眞愛國者，日本的政治家，到了這個時候，眞應該醒醒了！

蕭伯納先生（George Bernard Shaw）在二月二十四日對我說：『日本人決不能征服中國的。除非日本人能準備一個警察對付每一個中國人，他們決不能征服中國的。』（這句話，他前幾天在東京也一字不改的對日本的新聞訪員說了。）

我那天對他說：『是的，日本決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國。日本只有一個法子可以征服中國，即就是懸崖勒馬，澈底的停止侵略中國，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這句話不是有意學蕭伯納先生的腔調，這是我平生屢次很誠懇的對日本朋友的忠告。這是我在這個好像最不適宜的時候要重新提出忠告日本國民的話。

日本是最能學德國的，我希望這個德國好徒弟不曾忘了德意志帝國創造時代的兩件富於歷史教訓的故事。一八六六年六月十二，普魯士對奧國宣戰。在三個星期之內，奧國的軍隊大敗不能復振了。普魯士全勝之後，俾士麥主張立即停戰議和，終於接受了一個『不割地不賠款』的和議。俾士麥的政策留下了奧國作普魯士的友邦與將來的聯盟。過了四年，普魯士同法國開戰，七個星期之內，法國大敗了，法帝被俘了，巴黎被圍了。這回戰事的結果，法國賠款五十萬萬佛郎，並且割地兩省。然而這回的大勝利種下了法德兩國四十八年的不解冤仇，種下了一九一四年的大戰，種下了德國最近十五年的空前的挫辱與苦痛。這兩個不同的故事的教訓是值得日本全國人想想的。

日本軍閥在中國的暴行所造成的仇恨到今天已是很難

消除的了。但這一個仇恨最烈最深的時候，也許正是心理轉變最容易的時候，九世之仇，百年之友，都在這一點覺悟與不覺悟的關頭上。

日本的自由主義者已大胆的宣言了：『日本人停止不侵略中國就行。』

我們也可以回答日本的自由主義者：『只有日本人澈底懺悔侵略中國，是征服中國的唯一的方法。』

二十二，三，十二夜。

介紹一篇日本人的談話

爾和

昨天接到東京寄來本月出版的同仁雜誌，內有一篇談話，是問答體，題目叫做『KL問答』，署名『無平學人』，當然是筆名。我讀完之後，隨手把他譯成國語，借「獨立評論」的餘白，披露一下。

這篇談話的內容，很有一針見血的地方，就是：『解決中日問題，不是沒有方法，只要日本人停止侵略中國就得啦』。他們又說：『日本向來開口就講滿蒙是日本生命線，我以爲這個念頭非改換不可。』又說：『日本人要有歸化中國的決心，……即使自己本身不能歸化，應該拿這種意思去教養自己的子孫，一定能與中國人同化。』都足以表現一部分日本人的情感。

瘋狂的日本軍閥，憑藉他的蠻力，一手遮天，那裏還許人民開口？但是這篇問答中，對於軍閥的摧殘資本主義，公然表示不滿。自從事變以來，日本的幣原外交，早已被軍閥走狗罵得體無完膚，這篇談話中，竟公然稱許幣原外交，也是很值得注意的地方。我記得東京帝大橫田教授曾經發表過正論，也不知受了多少壓迫；新渡戶博士批評了軍閥幾句話，在鄉軍人非偪迫他謝罪不可，最近尾崎行雄氏在「改造」雜誌上發表「以代墓碑」的文章，他在二月二十一從倫敦回到神戶時，日本浪人不許他登岸，這位七十多歲的老頭子，也很强硬，終於攙着他的小孫子，走上跳板。應當時就有兩個渾人，跑上來要動手，幾乎沒把老命送掉。現在這位「無平學人」敢於說他們所不敢說的話，居然在東京出版的刊物上登載，可見日本眞正民意，已漸漸擡頭，軍閥的末路，恐怕也就不遠了吧！

○　○　○　○

KL問答　（三月號同仁）

K　中日問題到底怎樣才好？

L　目下沒有法子。

K　這不是說沒有法子就可以丟開的問題，到底有方法沒有？

L　也不是沒有，要之，日本人停止侵略中國就行。

K　日本人並非故意幹傷害華人感情的事件，但此外沒有方法，便怎樣呢。結局是因爲日本人過多的關係，所以制限生育，現已成爲大問題，但是現在八千萬人彷徨在餓死線上，非想法處分不可。

L　這也是因各人的觀察而不同。日本向來開口就說滿洲是日本生命線，我以爲這個念頭非改換不可。我對於日本的現狀，有兩種疑問，其中之一，就是財富不均。

K　這是資本主義的流弊，現已成爲問題。滿洲軍在大嚷特嚷的，就是這句話，日本的資本家，一概不許他們接近滿洲。最近在日本軍需工業，大爲活動，但完全交給民間小工場，決不交給一切資本家。這種趨勢將來或可使日本產業界覺醒。但從別一方面看來，使得日本能有今天的國勢，也不能不說是資本主義的餘澤，這是世界大勢，不能單責日本，又中俄兩國，雖然形式不同，多少採用會有這種傾向的政策，也不能否認的。

L　這種事情，我不清楚，拿現狀來比較，日本人一般的生活狀態，已經比中國人高上數等，這是事實，還要說這樣那樣，在我們看來，不過是奢侈。

K　不錯，這也是比較問題，在別一方面，擁有過剩的富力和土地，但是一切東洋人都不許靠邊的地方很不少，由此看來，日本人的要求，也不能說是無理吧。

L　正因爲如此，所以我們東洋人更覺得必須一致團結。這就是我的第二個疑問，日本人的愛國心，過於强烈，換句話說，就是因此失之褊狹。到中國去的日本人，小有積蓄，就想回國，這種根性如不拔去，永不能得中國人的好感。倘使眞爲中國，就是爲自己所住的土地而工作，一定誰都歡迎。日本人在實際上如果覺得困難，進一步歸化了中國人民，怎麼樣？假使沒有這種決心，光說困難，那是廢話。

K　論道理確也站得住，但是實際上，我們歸化中國，與中國人競爭，能否得到生活？

L　這不是大問題，就看決心如何。有專門學識的，不必說，就是沒有，在能力上，我想也決不下於中國人。果

然在事實上確係爲中國出力，即使自己不能歸化，拿這種意思去教養小孩子，我想小孩子或者是孫子，一定能與中國人同化。如其沒有這種覺悟而講國策，大概是辦不成的吧。

K　你的話確有道理，我很了解中國，但因爲國民性的緣故，還沒有想到這一點。歸根說：日本及日本人特性的研究，恐怕比研究中國還欠充分。像你這種不客氣的話，直到如今，還沒人和我說過，當然應該披瀝胸襟，互相研究，我希望你此後多與人講這種道理。

L　我自己就抱着這個主義在工作，中國人和我可謂毫無歧視。但是我所說的話，日本人到底不能了解，我要是强硬主張，他就說你是排日，終究無從說起，滿洲問題，也是這一套，所以沒法開談。我不很懂政治外交，但我覺得所謂幣原外交，於這一點非常澈底。

K　幣原外交，我在主義上，也很贊成，但他光是不干涉，不能積極講親善之道，在日本立場上，終久不行。在中國不限定日本，無論何國都行，不過以日本論，與中國保持親善關係，眞是絕對的必要。

L　我也這樣想，雖然中國高唱排日，但是日本對華貿易，年年發達，雖不能說絕對數，但是他那發展的比例，歐美各國到底不能與日本並論。爲什麼要用這種鹵莽滅裂的方法？你說中國不限於日本，無論何國都行，我不是這樣想。總之日本與中國有不可分的關係這是事實。

K　聽你的話，我們大爲滿意，我很望此後努力，使同樣理解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起來才好。

技術統治 Technocracy

張　銳

「我們根據十幾年來事實的研究，早就斷定一九三〇美國經濟方面一定有個大難關。這個推測與事實只差了六個月。我們現在更豫測這難關雖能安然渡過，如生產方法和經濟制度沒有澈底的更變，一九四〇年還要有一個更大的不景氣，到那時美國的經濟組織勢將瀕於破產。

「如能依我們的法子來改良生產方法和變更經濟制

度，二十五歲以下的美國人可以免費入任何學校，四十五歲以上的美國人可以怡然自得的養老。只要二十五歲以上四十五以下的美國人每星期作兩天工，全美人民都可享年入萬金的福。

「拿日常用品來講，我們可以製造畢生不用更換的剃刀片。價錢只比現在通行的刀片貴百分之二十。我們這種刀片製造出來，現在的剃刀大王馬上要塌台，剃刀廠都得關門。如其我們將 Ramie 這種含有纖維性的植物介紹到市場，所有絲，棉，毛織，呢絨等工業都得受極大的打擊。Ramie 絲長二十二吋，每一英畝可種一千五百磅，在氣候好的地方，每年可種三次。棉花每英畝只能種一百五十磅。用來做衣服 Ramie 比毛織品可以經穿七倍的時間。用來製紙，比木屑價要便宜，製成的紙人手不能撕破。照他們的法子，皮鞋的壽命可以達到二年半。用美國現存的製鞋工廠做十個月的工可以供給全美十年之用。我們可以造一種汽車，走三十萬以至三十五萬哩用不着花半分錢的修理費，價錢比現在的汽車貴百分之五十。現在汽車的平均壽命不到十萬哩。

「以上的種種新發明，不能早日見諸實施，都是因爲現存的生產方法經濟制度不良之故。要創造一個新的有福同享的社會，我們主張技術統治！」

上面這些話是技術統治家 Technocrats 標榜技術統治的說話。在現在銀行放假，證券跌價，關人閣窮，窮人失業的美國，這些話當然要特別引人注意。技術同盟 Technical Alliance 雖然不是政治的集團，也並不鼓吹直接行動，但他們的學說如眞能見諸實行，華爾街的資產家將無噍類，有錢的人聽了不免害怕。所以，技術統治這名辭公開不久，便已喧傳全美。近幾月來的美國雜誌報章討論這問題的很多，例如New Outlook, Herald Tribune都有很詳的記載，甚至 Vanity Fair 上也有文論及。這實在是很有趣的一種學說，值得在此介紹一下。

技術同盟的中心人物是斯考提氏 Howard Scott 年紀不過四十二歲。他並不是具有博士名位的學者，但他對於一般科學和工業上的知識是一般技術統治家所公認爲淵博的。技術統治理論上的始祖是已故經濟學家魏不倫氏 Th-

orstein Veblen，魏氏在一九一九年著「工程師與價值制度」一書，攻擊資本家代表管理的工業，贊成工程師應爲工業的主幹。一九二〇年時，斯考提，魏不倫，和斯坦因美茲 Charles P. Steinmetz（美國的理論上的共產主義者）會同幾位在歐戰期間對於各項工業管理有切實經驗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開始組織這個技術同盟。技術同盟的用意在研究各項工業生產的方法，謀股東利益的生產方法和謀社會全體利益的生產方法。魏不倫氏認爲資產制度下的工業生產並不依照生產能力或羣衆需要而定，完全以獲利的多寡來決定出產的質量，所以有很多不必需的浪費。技術同盟既是一個研究事實的組織，這些技術統治家從一九二〇年起就用全副的精力研究美國三千種主要工業的生產事實。這個研究到現在還未完全畢事。據說不久有幾百種驚人的圖表將要公諸於世。技術同盟的基本會員不過百人，同情的人却很多。會員中有哥倫比亞大學工業工程學教授 Walter Rautenstauch 有加省理工大學教授 Richard C. Tolman 有著名電氣工程師 Bassett Jones 愛因斯坦據說也是贊助者之一。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布特勒氏曾給同盟種種幫忙。現在同盟的大本營就在哥校工業工程部裏面。同盟的研究經費完全由會員擔任。

技術統治家認爲人類的社會和物質上的享受完全是用人力或機器的力量創造出來的。這種原動力可以測量得出。通常的人以價錢來分別各種貨物，技術統治家却以原動力的數量來區別各種貨物。所有通常工商業的競爭，工作上的重複，天然物產的濫用，技術統治家都認爲是不必需的浪費。在技術統治之下，這些浪費定可免除。浪費去掉，人羣的享受自會增加。

汽機發明之先，有七千年的光景，人類產不多都靠人來做原動力。最近百年來，因利用汽機電機的結果，人類的原動力，單拿美國來講，據技術統治家的估計，增加了九百多萬倍。其中八，七六六，〇〇〇倍都是一千九百年後增加的。燒磚的工人以前每人每天只能出四百五十塊，現在最新式的磚廠每個工人每天能製磚四十萬。磨麥子的工人以前每天每人只能出一袋半麵粉，現在最新的麵粉廠每天每人能出三萬袋麵粉。美國各發電廠雇工二十四萬人，可得一，三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的力量。機器效能日增，人工需要日少，於是失業問題就發生了。現在全美失業人數將近一千四百萬人，照這樣下去，再過幾年，將要達到二千五百萬之數。同時美國人的平均負債額亦隨機器發達而俱增。現在美國人的平均負債額要比一九一五年

多十六倍。負債額的增加以前是數學律的，現在是幾何律的增加。全美工業的負債現在是二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這些債額每年固定的負擔如還本付息等是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這些負擔完全要靠售賣貨物來維持，而負擔增加速率比貨物製造的速率還要大。這樣繼續下去，美國的天然富源行將羅掘殆盡。自一九〇〇年來，全美開發的鐵礦比全世界有史以來所掘發的還要多。

根據這些事實的統計，技術統治家有下列的推斷：（一）在十八個月內美國經濟界將飽嘗風險，這次風險雖能安然渡過，但一九四〇年的大難關決難渡過。（二）到那時銀行工廠大破產，資產制度支持不住。技術統治家雖不願爭取政權，也會有人請他們出來救此蒼生。（三）技術統治實現之後，所有全美的債務完全作廢，前賬一筆勾銷，價格制度不復存在。所有各工廠概由技術家統治，於是人無失業之憂，貨無過多過少之弊。人人安居樂業，共享昇平。

現存的價格制度，技術統治家認爲最不公平。在價格制度之下，物以稀爲貴。實則貨物價格不應以金銀計而應以原動爲計算。現在美國的情形是人受困於機器，實則機器如管理得當，只有增加全民的享受。在美國，如用適當的機器，四千人便可供給全美的食料。鋼鐵工廠的工人，只需半數便已足用。舊機管理得當，新機不斷發明，生產有通盤的計劃，配置適當，人人工作的時間都可縮短，享樂的機會自可增多，而國無不足之虞。在技術統治之下，金錢完全無用。二十五歲以上四十五歲以下的人每人每星期只要做十六小時的工作。工資不是金錢，而是政府發給的「原動力執照」。衣食住行以及娛樂等等都靠「原動力執照」購買。最初每人所得工資完全一律，將來慢慢的依職務繁簡和勞動程度再劃分出不同的工資以鼓勵上進之心。全國所發行的原動力執照與全國出產貨物所需的原動力是一樣的。所以製成的貨品決無銷不出去的危險。每個工人的享受，據技術統治家的估計，至少可以達到目前年入萬金的美國人的生活標準。二十五歲以下的青年都可免費入各級學校。大學畢業後，依其性之所近及其所習的專門技術而分配於各種職業。四十五歲以後，便可依照最後一年所得工資的數目原俸退休，打球弔魚，山林隱居，隨你尊便。在海陸空軍服務的人更有特別優待，每過兩年，便有四年例假。全國人民工作時間少，娛樂時間多，所以政府竭力提倡各種公共娛樂事業，音樂美術，大有文藝再興

之勢。

以上所說，都是技術統治家「一廂情願」的話，現在固然不能十分作準。並且美國還有很多其他有權威的專家對於技術統治家提出的統計和豫測加以嚴厲的反駁。例如技術統治家聲稱在最新式的磚廠中，每人每日能造磚四十萬，有一位磚廠工程師只說每人每日至多不過造磚二千塊。至於華爾街的銀行老板和其他資產同志對於技術統治運動的懷疑與攻擊，那更不在話下。總之，技術統治運動剡下尚未成熟，所研究的事實和所繪製的圖表亦未完全發表，是好是壞，是對是錯，現在很難遽下斷語。無論如何，總不失爲極有意義的一種研究。如其技術統治家所研究的果然不錯，所標榜的眞能實行，那共產主義見了技術統治也不免小巫見大巫了。在農村破產，工業落後，政治混亂，大部分的原動力仍舊是人力的中國看見人家這種運動，除了倒抽兩口凉氣之外，更無別的可說。

權利是什麼？

胡道維

從前梁任公先生有鑒於中國人缺乏權利的思想，曾大聲疾呼的教我們都學「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的楊朱；因爲他覺得「愛我」的哲學，便是權利思想的起點。梁先生的話雖是一時出於憤慨，但是中國人對於權利缺乏認識確是不可諱言却可惋惜的事實。近來蔡孑民先生等發起民權保障的運動，胡適之先生在「獨立週刊」第三十八號內發表了一篇文章，站在中國哲學與習慣的立場上，來解釋中國人的權利觀念或權利觀念的缺乏，且指示了今後民權運動所應採取的幾條途徑。論到權利觀念，當然要推西方爲先進；我們既希望我們國內一般人民對於己身權利能有一個正確的認識，介紹先進民族的權利思想，我認爲是一種必要的工作。西方人的權利觀念，可以劃分爲三個系統：（一）英國人的權利觀念，（二）美國人的權利觀念，（三）歐洲人的權利觀念。我現在就把這三種權利觀念，分別敘述於後，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英國人的權利觀念

據政治學家的公斷，英國人的權利觀念最深刻且發達亦最早。他們首先有了一種特殊的經濟與社會的環境；這種環境產生了若干不同的政治因素；這些因素不斷的互相衝突，彼此影響，經過長久時間，又纔產生了近世英國人的政治思想與權利觀念。

我們研究他們的權利觀念（其實無論研究他們任何政治制度），必須要知道英國人是世上最務實最不注重理想的一種民族。他們不管他們的政治原則是什麼，也不管他們的國體是什麼；他們所寢饋不忘的，所努力以求保存的，就是他們的權利——他們所謂「英國人的權利。」

這些權利究竟是些什麼呢？有什麼方法可以保障牠們呢？對於這些問題，英國人的態度始終是實事求是的，始終是不作哲學家的玄想的。他們就根本不曾制定什麼權利的系統，不曾在任何法律或法典中列舉過他們的權利。英國人的權利，大半都是首先被人加以蹂躪，然後人民纔發見有尋求保障的必要；首先有了保障，然後權利纔變爲固定的，普通人也纔知道他們有這種權利。差不多任何英國人的權利，都是經過了長時期的保障運動且等待這種運動已獲有相當成功之後而始成立的。

因爲這種原故，所以英國人的權利大都不是些實質的東西，而是些特殊的審判方法或法庭程序。英國人常稱陪審制是他們的一種基本權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証。他們所以爲這些司法手續力求保障的原故，當然是因爲他們的經驗曾明白的証明這種程序足以給他們達到他們所希望的目的。這種目的，就是要擺脫一切政治權威的武斷專制的行爲。換句話說，英國人所要達到的目的，就是法治制度，就是要用一種有普遍施行效力的原則爲政府舉措的根據，而排棄一切以個人武斷意志爲從違的政治行爲。

因此，英國人從來不說他們有什麼自然權利；從來不說徒徒因爲他們是人類，所以他們便應該享有某種權利。他們祇說按國家法律的規定他們享有某種權利，祇說非依法律這些權利是不應該被人削剝的。他們總覺得他們有方法可以使國家法律承認他們所有的權利。英國人民無時不欲擴充選舉的權利，也就是這個原故；有了選舉權利，就有了支配立法的權利，有了支配立法的權利，就有了規定權利保障權利的權利：這是一定不易的道理。

要考察英國人的權利是些什麼，祇有國會的立法與法庭的判例可供我們的參攷。這種法律之中最早且最重要的一種，就是一二一五年國王約翰所頒佈的「大憲章」。這裏面最重要的條款，也不過是一種程序或方法的規定，對

於積極的實質的權利却幷沒給以載明。最關重要的第三十九條，就是規定：『非經同等人的合法裁判，非依國家的法律，任何自由人民均不得被逮捕或禁錮，或被置於法外，或被放逐，或經用他種方法而遭毀滅，其財產亦不得被剝奪，國王亦不得對他有所判決或傳遞。』本條顯然不曾承認自由人民的任何實質權利；牠幷不曾說自由人民有不「被逮捕或禁錮，或被置於法外，或被放逐，或經用他種方法而遭毀滅」的權利。本條所云不過就是規定：非經過一定的手續，換句話說，非依法律，一個自由的人民即不能遭受某種的待遇。所以「大憲章」的着眼處，仍然在於法治。

英國關於人民權利的法律和判詞極多，我們當然不遑一一枚舉。但是有一種與我們中國人民權利演進的現階段上有密切的關係，不能不提出來加以討論：這就是在查爾斯二世的時代——十七世紀的後半季——成立的「所謂人身保護法案。」這個法案的內容，規定如何頒行「保護人身令」，所以稱爲「保護人身法案」。所謂保護人身令就是一種法院的令狀。今有人或以非法而拘禁另一人，法院乃向第一人發此令狀，令其將被拘禁者的身體提交法院，以備法院加以審訊而決定其被拘事之是否合法。

英國法院應用保護人身令狀的事實，遠在通過「人身保護法案」以前。但是，因爲十七世紀革命前的法院，都是處於國王支配的鐵蹄之下；法院的法官們業已創了一種原則，就是說：當一人經保護人身令狀提到法院來的時候，如果原來拘禁他的人能提供國王逮捕與拘禁他的諭旨的話，法院不能考察此人被拘禁的合法與否的問題，却仍應將此人送回監獄繼續拘禁。在「人身保護法案」被通過以前，國王曾以武斷的命令提拿了很多的無辜良民，幷不給予審訊而將他們拘押起來。按當時法律規定，這般人非經合法手續的審訊——陪審制的審訊——不能被判爲有罪。但是這般人有什麼法子可以得着審訊呢？審判以前的拘押，實際上等於監禁。一個人因爲被人控告或被國王命令捕拘，既未經審訊，又未經判決——或則經過合法的審訊以後，根本就不曾被判爲有罪——現在就似這般馬馬虎虎的受實際的監禁，豈不冤枉嗎？

所以這「人身保護法案」的用意，可以分爲三種：第一，使各法院得以用人身保護令而考察一種捕拘命令的是否合法，無論此項捕拘命令係出於國王抑係出於他人；幷且如果法院發見此項命令爲非法的話，使法院得以開釋被拘的人。第二，使被拘的人有立即獲得審判的機會。第三，

詳細規定發給與答復人身保護令狀的手續，藉以保証本法案的根本用意得以形諸事實。

所以按此種法案的規定，被拘人或其代理人均得向法院請求發給此項令狀；被請求的法官必須頒給此項令狀；如該法官疎忽或拒絕發給令狀，他便要被科以罰金，幷且任何人均得提起訴訟要求法院索取此種罰金；接收令狀的人必須於限定期內將被拘人的身體提交法院，否則須以誓言作答復，呈稱該被拘人於彼接到令狀時，不是於彼作答復時，實屬不在彼拘禁之下。這個法案的規定可謂極週密詳盡之能事，其目的也不外力求免除不經審判的武斷拘禁罷了。

我們對於這件法案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牠幷不曾說英國人民有不被拘禁的權利，只是說拘禁須在相當條件之下舉行而已。牠不曾對任何權利作籠統的承認，牠的規定仍然只是關於一些詳細的工具方法某種與司法補救策略而已。英國人認爲政府應予保障的個人權利，內容就祇包括有這些工具方法與策略。

英國人在十八世紀終局以先，便已達到了這種權利觀念；至今他們還是克勤克儉勿忘勿荒的極力保存這種祖緒。亞謀斯謝爾頓（Sheldon Amos）在評議英國憲法一書中，對於英人的權利思想，有一段極扼要的概括的敘述。我且把牠譯錄在下面：

『所謂臣民的自由權利，當然不是說任何國民有任意行事的權利，或是有不受法律節制的權利。牠的意義不過是說：法律的制定和執行的方法（如果在憲法原則範圍以內行動的話），不應侵蝕任何個人的自由權利；即令有犧牲個人權利的必要，亦應以企增進全國人民最大可能的自由與幸福時所絕對必需的個人犧牲爲限制。……

『臣民自由權利的主要保障，與下列諸項的一項總有關係：（一）立法的方法；（二）法院執行法律的方法，就是審判被告人的方法；（三）非法拘禁的一般的禁止；與（四）警察職權的規定與限制，特別是關於嫌疑犯的初步審訊的職權一方面。

『第一類的保障，完全在下議院（國會之代表人民的一部分）的存在與組織方式。……

『第二類的保障，包括有處理比較重要刑事案時須用陪審制的規定。……陪審員享有的各種保障（例如他們關於他們的判決不負民事或刑事上的責任等）亦同屬於這一類。……高等法院法官的獨立，也是這一類的保障。……

『第三類保障，概係制止非法拘禁或幽囚一類的規定

。按此類保障，人民遇有自由權利受官廳束縛時，得請求法院對其受拘理由予以審察（請求發給人身保護令狀，即其一例）；受拘人如係被人控告，得請求迅予審訊；得請求法院對於拘禁地點加以限制；如係非法被拘，幷得提起民事訴訟要求損失賠償。「不應强索過分的保釋金」一類的普通原則，也是大家公認爲屬於這一種的保障；不過牠的價值比較的輕微罷了。

『第四類保障，係關於警察職權的規定與限制，特別是關於給予嫌疑犯以司法形式的初審這一方面的職權。……「拘票」的用意，就是要在審判程序最初階段上取得一種法官的負責的許可與合作。……「英國人以住宅爲衛城」，這句話已成爲很普通的格言了；但是牠的意思也不過是說：警察人員若非爲貫徹幾種法律明定的宗旨或爲達到重要公共的目的起見，不得擅自闖進任何英國人民的私宅或住房』。

英國人的權利觀念，至十八世紀末年便已完全成熟；現在的英國人還是秉承十八世紀的遺緒，這是我在上面已經說明過的。他們在當時的觀念，絕不是一種實質的自然的權利觀念。他們幷不曾僭妄的說：他們有什麼在任何環境之下幷用任何方式都不可以剝奪的權利。他們的基本意思不過是說：按他們國家法律的規定，他們的生命，他們在法律以內的行動自由，以及他們業經被法律承認的財產所有權，除非經過法律所規定的手續，一概是不能任人加以損害或侵佔的。

個人權利的總數，便是所謂公民自由。英國人公民自由的觀念，著重在司法的程序與方法；祇有按照這種程序與方法，他們纔能容許別人削剝他們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他們沒有純理想的積極權利的思想，却祇在實際方面講求救濟的方略；他們不喜作關於人權的空洞哲學式的討論，却祇努力對於立法司法的詳細程序作切實的研究。

從政治學說一方面看，他們是否已獲得他們所應有的一切權利：這是他們漠不關心的問題。他們認爲理想的哲學的問題，殊不值識「寔」務者的一顧。數百年來，英國人在保障民權運動一方面所收的效力，比任何其他國家也要强，恐怕也就是這個原故呢。

漫游散記（十六）

丁文江

四川會理的人士著人種　苦竹的土司太太祿方氏

我于六月十四日回到會理縣城。預備東行過金沙江去看東川的銅鑛，就請縣裏派人鄉導。蕭縣長對我說過，「你要走的這條路現在很不太平。聽說大路要經過魯南山。山附近都是玀猓。近來常常出來搶人。我到任沒有兩個月，已經出了十多起搶案，並且殺傷了好幾個人。這還是報到縣署裡來的。沒有報的更無從查攷了。我要派人保護，多了我派不出；少了不但不中用，反因爲有槍，做了玀猓的目標。我勸你還是繞回雲南再到東川去罷。」繞回雲南！說起來很容易，一繞就要二十幾天。不但路遠了一半，而且要走回頭路，極不經濟。我又知道魯南山是大涼山的南尾，地質上一定極有趣味，極不願意放棄了。我初起疑心這位縣長圖省事，不肯派人送我。以後遇見地方的一位馬團總，問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說，「蕭縣長的話完全是眞的。不要說他沒有兵可派。就是有兵，也派不得的。你要不信，只要向郵政局打聽就知道了。因爲這原來是東川通會理的郵道。近幾年來因爲不太平，郵政局久已不敢寄包裹，只是信件還是可通。這幾個月來連空身的郵差都不敢走了。聽說最後一次，郵差的衣服都被玀猓剝光了。你千萬不可冒險。」

我聽了這一番話只好發悶。恰巧一位內地會的牧師來拜我。他是愛爾蘭人，在會理好多年，地方情形很熟悉。談起我的路程問題來，他告訴我道，「蕭縣長馬團總的話都是眞的。但是我給你出一個主意。從城裏到魯南山要經過姜州和昌意壩。這兩個地方中間有一個苦竹土司。離大路不過一里多路。目前的土司是一位婦人。人極其能幹。家裏有幾百桿槍。涼山的玀玀沒有不怕她的。你何妨順路去見她，請他派兩個玀玀送你過山。只要她肯負責任，你一定可以安全通過」。

于是我與蕭縣長說好了，請他派兩個穿號褂子的徒手差役給我做鄉導，先到苦竹土司衙門。如果土司太太不肯保護，再想法子繞回雲南。

我于六月十六日從會理出發。縣裏派的鄉導，倒也一

早就來了。但是一個是十六歲的後生，一個是六十歲的老漢！我很生氣，要到縣裏去請他另派兩個精壯點的差役。那一個老差人對我說道，委員，請你將就點能。昨天縣長本來說是派兩個精壯點的。但是全衙門百十個差人，沒有一個肯去，大家都怕吃獵猓的虧。最後纔推到我兩個身上。我是個苦人，甚麼都不怕了。他是新進衙門當差夥的，沒法推却。委員要請縣裏另外派人，今天一定走不成了，因爲他們寧可挨打板子，也不肯去的，況且我年紀雖是大點，路却是很熟；土司衙門我也去過，倒不會誤委員的事。」我聽他說得有理，只好罷了。

從會理縣城到苦竹不過五十公里（九十華里）。雖然是山路，兩天可以趕到，我因爲要沿途測量，分作三天走。第一天十四公里宿彈冠驛（又作淡罐驛），是一個三十多戶的野店。第二天二十三公里宿姜州，是明朝洪武初年所設的七州之一——會理在明初是會川府，領七州一縣。我住在貴州會館，是一個極其高大的建築。大殿上中間供的是南霽雲，右邊是黑神，左邊是觀音。南霽雲的侍從，却穿着馬褂，掛着辮子！會館是道光七年建的。當時貴州人一定很多。經過咸豐年間的回亂，地方極其殘破，到如今只賸有兩家貴州人了。

我每天的習慣：一天亮起來就吃早飯；吃完了就先帶着一個鄉導，一個揹夫，獨自一個上路。鋪蓋，帳棚，書籍，標本用八個牲口駝着，慢慢在後面走來。到中午的時候趕上了我，再決定晚間住宿的地方，趕上前去，預備一切。等到天將晚了，我纔走到，屋子或是帳棚已經收拾好了，箱子打開了，床鋪鋪好了，飯也燒熟了。我一到就吃晚飯，一點時間都不白費。那一天從姜州起身我打聽明白：姜州到苦竹十三公里，苦竹到昌意壩五公里半，昌意壩到波羅塘四公里半。一過了波羅塘，就上魯南山，一直要走二十八公里半（約五十七里）到山東北坡的岔河，纔有地方可以投宿。波羅塘岔河之間，只有距波羅塘十公里，在魯南山的半坡上有一個村子叫做李子樹，但是這是羅猓的巢穴，每次搶人殺人都是這村子人幹的，萬不可住。于是決定第一天走二十三公里，宿波羅塘，第二天走二十八公里半，宿岔河。我自己半路上到苦竹土司衙門去請土司太太派人保護，當天趕到波羅塘過夜。預備好了我一個人先走。沿路加緊的工作，不到十二點，已經到了離苦竹二里多路的腰店子。駝行李的牲口也從後面趕到。大家吃了午飯，駝馬由大路一直向昌意壩。我帶着一個老差人，一個揹夫，繞道向苦竹走去。

我在腰店子吃飯，向飯店裏的人打聽這位土司太太的爲人，方知道土司姓祿，她娘家姓方，原是成都的漢人，幾歲的時候就被祿土司買來，以後做了土司的姨太太。祿土司死了，留下了一妻一妾。妻姓自氏，住在苦竹，妾方氏，住在披沙，相距有一百五六十里路。本年陰曆二月十四日（距我到那裏的三個月以前），自氏太太被手下殺死了。方姨太太得了凶信，從披沙騎着馬，帶了一百多人，一夜半天工夫趕到苦竹，出其不意，圍住衙門，把凶手拿住當場槍斃了。據店裏人說，自氏太太人太老實，不能管束下人。這位方姨太太人極其能幹，但是到這裏不久，又經過亂後，所以秩序還沒有恢復。

我從腰店子走，二十分鐘就到了苦竹。村子四圍有土築的城牆，牆上站着有拿槍的士兵。但是我並沒有受任何的盤詰就一直走到衙門前面。老差人指着對我說道，「委員，你看這座衙門，多們闊綽。房子都砌在山上；從大門到後門，一共九進，一進比一進高。聽說是仿照九重金鑾殿砌的！」我抬頭一看，果然是一個絕大的衙門，比會理縣署雄壯得多。于是找着號房，拿了我的官銜名片，和雲南都督府給我的護照，一齊拿了進去。不一刻他跑了出來，說聲，「請」！一面把正門一齊開了，從大門，走上大堂，二堂，穿過中門，到了第四重的廳上，看見一位二十多歲的婦人，前後十幾個差役簇擁着，迎將出來。見了面作一個揖道：「委員從京城裏來，很不容易！恕我不知道，沒有出城迎接。」一面讓我到客廳東房坐下。我再細看她：頭上盤着青色的「鑼鍋帽」，身上着一件青布的大袖長襖，下邊束着百摺裙子，身材在五尺一寸左右，一雙天足，鵝蛋式的臉，雪白皮膚，眉毛雖不狠細，却是灣長，眼睛雖不很大，却是棆圓；鼻梁雖不很高，却是端正；嘴雖不很小，嘴唇却是很薄很紅，加上一口很整齊的白牙，不擦粉，不擦胭脂，是我生平所見東方人中少有的美人。她一面拿我的護照看着，一面說道，「委員原來是要到東川看銅礦去的。從此地到東川，要經過魯南山。我們夷家的孩子們不知道委員是甚麼人，也許要得罪委員呢！」「我正是因爲如此，所以纔來見太太，請你幫忙。」她笑着說道，「不要緊的。我派幾個人送送；就沒有事了。」她又看了我幾眼，再向外邊一望道，「委員走這們遠的路，怎麼只帶着兩個空身人，難道沒有行李嗎？」「我的行李上前先走了。我今天要住波羅塘。請太太立刻派兩個人和我同走罷。」她答我道：「那有這樣的道理。委員是貴

客，好容易到我們這裏來。我無論如何，也要請委員住一天。我還有許多話要告訴委員呢。」她也不等我回答，就喊着道，「派人向前去把丁大人的行李追回來！」我眼看見走不成了，就拿我的片子，寫了幾句，叫他們把隨身要用的東西拿幾件來，其餘的行李留在波羅塘等我。

她于是告訴我道，「這幾年來，我們吃盡苦頭了。委員從京城裏來，我正好訴訴我們的冤枉。會理原來有六大土司：普隆土司姓沙，黎溪土司姓白，其餘的苦竹，披沙，者保，通安四處，南到金沙江，雲南祿勸縣界，北到西昌縣阿都界，東到窪烏，雲南東川巧家界，西到姜州，南北六百多里，東西三百多里，夷家一萬多戶，都是我們祿家的地方。這四個土司衙門原來是四房分管的。光緒年間，三房都絕了後，一齊歸併到我們通安這一家來。先夫祿少吾在的時候，收租要收一萬多石糧食。委員只要打聽，他是極其奉公守法的土官。光緒末年，大涼山夷家造反，先夫奉調去打了三年的仗，先後折去一千多兵，熬了三十萬兩銀子的餉，因功陞爲副將。不幸在涼山受了潮濕，得病回來，于光緒三十一年死了。只留下我們兩個寡婦，一個一歲的女兒。照我們土司家的規矩，女兒也不是不可以襲職的。後來因爲有貴州威甯招田壩的還房本家出來爭了承襲，我們纔呈報會理州，請州官替我們做主。州裏批了下來，叫我們母女三個，帶了土司的印，到城裏去襲職。那知到了城裏，州官就把我們送到甯遠府監裏！那時候甯遠府是陳廷緒，會理州是王香余。他們兩個迎合趙帥的意思，把四個土司一齊改土歸流。同時派了曹永錫帶兵來佔據我們的地方。這些兵一到，把我們的衙門裏所有的東西一齊搶的精光，並且還要虐待夷民，强奸夷女。于是披沙衙門的土兵爲首抵抗，把官兵打退了，還奪下了五十多桿快槍。一直等到宣統三年革命，會理地方上的紳士出來講和，把者保，通安兩處歸流，只留披沙，若竹兩處給我和自氏太太分住。只纔把我們放了回來！

最可恨的是會理知州王香余。他三番兩次逼我改嫁。委員，請你等一等，我拿一件東西給你看。」她說着就走進裏面去。不一刻拿了一封信出來交給我。信是三張八行書。頭上說改土歸流是已決定的政策，不能變更。接着說她狠年經，很可憐，不能沒有歸宿。現在有一個馬燦奎參將，「雖」有妻室，而兩房兼祧，禮可再娶……行將由本州爲媒，籌府主婚，不勝于爲土司之妾萬萬哉！」下面簽名「王」「余」。方太太又說道，「我雖是成都的漢人，但是從小就到夷地，和夷家相處的極好。又豈肯改嫁？改嫁又

豈是地方長官所能逼勒的？何況他們害得我們破家蕩產，又是我們的仇人呢？王知州也知道自己不對，後來幾次向我要回這封信。可是我始終不肯給他，要留着做個証據！」

我安慰她道，「這都是前清的事，與民國無干。現在五族共和，一律平等，決不致再有這種不幸的情事發生。還有一件我不甚明白。你不是說會理州紳士講和的條件是把通安，者保兩處改土歸流嗎？何以我上月到通安，土司衙門仍舊存在？難道你們放回來了，就不肯實行這項條件？那麼，不是你失信了麼？」她答我道，「委員，你到過我們夷家地方的，應該知道土司衙門的情形。每個衙門養活着一百多戶到二百戶人。每年要多少糧食？講和的時候我們以爲家裏存着有幾萬石糧食。靠通安，者保兩個衙門的人家可以安插的，不妨答應把這兩個地方改土歸流。回到家來纔知道家裏的糧食早已搶光了。豈但糧食？委員，你看我們這樣大的房子，裏面家具都沒有幾件，就知道我們受了多大的害了。如果立刻把通安者保兩個土司衙門撤了，手下人沒有法安插，一定要出事的。所以我沒有法子，只好叫小女孩子向會理縣長磕頭求情，暫時把這兩個衙門留着，等到我們休養幾年，恢復了元氣，再實行撤消不遲」。

我問她自氏太太死的情形。她說是因爲小女孩子的奶媽妄想扶助幼主來篡位，勾通了幾個下人下這毒手。說了大半天話，她纔站起來，進裏面去。最後又說道，「家裏甚麼都不方便，簡慢的很。自己不便出來陪客，又沒有傍人可以和委員同坐。晚上用飯只好請委員一個人獨吃。請委員原諒」。

等她進去了我纔想起要給她照相。叫她下人傳話進去。她慨然應允了，就傳令排隊伍一齊照在相裏面。等了一刻，她忽然差人出來說，「太太想自氏大太太死了纔三個月，現在服中，照相恐怕不方便，請委員原諒。」

天沒有黑，晚飯已經開了出來，原來是一桌「全羊席」。放得滿滿一桌子的羊肉，羊肝，羊肚，羊肺，羊腦等等。我一個人吃了幾口，就咽不下去。我正吃着飯，忽然看見十幾個揹着槍的士兵和幾個吹鼓手一直跑了進去。問起來，說是太太吃晚飯，照例要站班奏樂。不一刻裏面果然吹打起來。我方纔知道土皇帝的尊嚴！

晚間我又把她的巫師叫了來問他獵猓的風俗。他所說的和我在環州所聽見差不多。語言也是一樣。他的程度比環州的那一位是要高明點。我拿我在環州所得的書給他看

。他說是占吉凶用的。我教他翻譯幾段，他也說不十分明白，因爲他的漢話很不高明。他也有幾本書，但是他不肯給我。抄寫又來不及，只好罷了。

第二天一早起來，我就預備出發。方太太出來給我送行，一定要派二十支槍送我到波羅塘。我知道這種護兵于我工作很有妨礙的，而且波羅塘這邊毫無危險，是絕對用不着的。于是我再三堅辭，她纔答應只叫他們送我五里，作爲她的敬意。此外又派兩個徒手的黑猓玀送我過魯甸山一直至岔河。

她拿出一張用蠅頭小楷寫的呈文交給我，請我帶回北京，代呈大總統，請求不要改土歸流。她又叫人拉了一匹小紅馬來送給我騎。我堅決不肯受牠。她笑道，「委員，你何必客氣。這是你路上用得着的東西。你不要小看我這匹紅馬。牠是涼山種，我常常騎牠。走山路異常的穩當。比委員自己的牲口要强的多」。我謝謝她道，「我很知道你的誠意，但是一來我要測量，很少有機會騎馬，用不着牠。二來現在民國時代，中央的官吏出來，旅費很充足，絕對不能受任何人的禮物，不然就要受懲戒。三來你要叫我同到北京給你說話。若是人家知道我受過你的禮物，豈不是要以爲我得了你的好處，幫你說好話？」她沉吟道，「委員既然這樣說，我就不敢勉强。」

我臨出門的時候對她說道，「我承你招待，萬分感謝。臨別有幾句話奉送。據你說你們過去的土司是沒于王事的。這是很光榮的。我希望你不要忘記他的遺志，墜壞他的家聲。如今五族共和，大總統事事主張公道，決沒有欺負夷家的心事。但聽說你所管轄的地方還有許多夷家不甚安分，常常要鬧事。日子久了，一定要連累你的。我希望你趕緊的約束他們，恢復秩序，和漢家共享太平。」她直立着，揚起頭來答道：「敢不効犬馬之勞！」作一個長揖，轉身進去。我于是纔眞正相信她是讀過書的。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顏精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尙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埠〕每月一元一角〔國內郵遞〕每月一元三角〔日本及其屬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熱河失守以後　蔣廷黻
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　陳序經
權利是什麼？　胡道維
（二）美國人的權利觀念
最近獨立評論上引起的兩個問題　董時進
（一）計劃與實行
（二）中國農民何以這樣多

第四十三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四單君中書社　文奎堂　新月書店（代定）　風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鼎盛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名市場書店　摩登教育社　各大學售書處　南開大學（代定）　大生書局（代定）　天津書局　繡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現代書局　新月書店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四北文化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安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報社　統一派報所　開封　華新報社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書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遠東書局　中山書店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現代書局　南京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開明書店　文化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柳州　現代文化社　成都　興寧　新時代書局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油頭　代書店　眞美善金城圖書公司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廈門　開明書店　新一學社　太原　晉民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眞茹　山東　濟南　書報代辦部　江蘇　鎮江　書局　蘇州　書局　泰興　黃橋　華文藝社　浙江　現代書局　杭州　徐州　振華書局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海口百科公司　會文書局　南通　三友書店　新川書店　合川　桂林　永昌公司　威海　吉昇昌書坊

熱河失守以後

蔣廷黻

遠東問題鬧到如此田地，原由固多，其中最要的莫過於中日兩國國情之相左。在日本，武人主戰，文人主和而不敢言和；在中國呢，文人主戰而首當其衝的武人則不主戰，其是否主和無人知之。不幸兩國都是武人當政。武人的日本只論勢而不論理；文人的中國只論理而不論勢。目前日本得着了意外的勝利；終久這種局面只能演到兩敗俱傷。

自明治維新以後，倘日本武人是時常主政的，則日本的戰爭尚不只中日，日俄及日德三役。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的時候，因高麗拒絕與日本往來，西鄉隆盛，江藤新平，及副島種田諸人主張與高麗宣戰。適是時巖倉，伊藤，及大久保新自歐美歸來，看見西洋文化的進步及日本的落後，力主日本的第一要務是在於速圖西洋化的推展。那一次靠了巖倉諸政治家的遠見及明治帝的果斷，主戰的運動總算壓下去了。後江藤新平雖以武力反對政府，當局者不但不想借外戰來平內爭，反以叛逆處置江藤而加以討伐。明治十年的時候，反文治的領袖西鄉隆盛又想以武力來貫澈他的政策。文治派毫不顧惜遷就，致雙方鏖戰七月之久，兵士加入者幾及十萬人。這役以後，直到近年，武人反文治者沒有敢作到西鄉隆盛那個地步的。明治十七八年之際，因中日在高麗駐兵的衝突，武人的領袖黑田清隆一方面憤日兵在漢城的被迫而退，一方面以爲中國自中法戰爭以後將勵精圖治，就主張先發制人，對中國宣戰。那時首相伊藤的議論極值得我們的回憶：

> 我國現當無事之時，每年國庫尚短一千萬元左右。若遽與中國朝鮮交戰，欵更不敷。此時萬難冒昧。至云三年後，中國必强，此事直可不必慮。中國以時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爲變更，則言官肆口參之。雖此時外面於水陸各軍俱似整頓，以我看來，皆是空言，緣現當法事（中法戰爭）甫定之後，似乎奮發有爲，殊不知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倘此時我與之戰，是催其速强也。諸君不看中國自俄之役（光緒六年伊犂問題）始設電線，自法之役始

設海軍。若平靜一二年，言官必多參更變之事，謀國者又不敢舉行矣。即中國執權大官腹中經濟只有前數千年之書據爲治國要典。此時只宜與之和好。我國速節冗費，多建鐵路，趕造海軍。今年我國鈔票已與銀錢一樣通行。三五年後我國官商皆可充裕。彼時看中國情形再行辦理。至黑田云，我國非開闢新地實難自强，亦係確論，惟現時則不可妄動。伊藤攷慮中日兩國內情以爲不必即時宣戰以後，井上馨外相又繼續說明當時的國際形勢如何不宜於戰：

使我與中高搆兵，俄人勢必乘機占取朝地。彼時朝未取得，餉已花去，俄反增地，非特中國之憂，我日本與俄更近，東方更無日寧靜矣。

黑田雖不服輸，但明治帝裁奪以後，也就算了。

日本文治派並不是酷愛和平者；伊藤也承認「我國非開闢新地實難自强」。文治派與武人的不同不過是文治派主張戰前應有充分的內政與外交的預備，戰後應守分寸，所希望者不可超越局勢所許可者。中日，日俄，及日德三役均是如此佈置的。此日本之所以成爲世界大國之一；此日本政治家之所以能成大業。國人當能記得馬關條約以後，中國已割讓遼東半島予日本，俄法德三國聯合出而强迫日本放棄。三國的行動不爲日本留餘地十倍於國聯的報告書。彼時明治帝，伊藤，陸奧諸人反能鎭壓輿情，接收三國的勸告。現在國聯對日本可謂盡情盡理了，而日本不但不接收報告書，反而擴大事件的嚴重，加增自己的罪惡。

此無他：因日本近年的內政及世界近年的局勢有以致之。我們若不把這兩點看清楚，我們不能決定熱河失守以後的步驟。近年日本經濟的困難；政黨政治的腐化；世界法西斯底的潮流；加上日本民族離封建時代之近：這是在日本造成武人主政的根因。荒木也是時代所造的英雄。九一八以前，日本人心已離文治派而附於武人了。九一八以後，武人節節得勝。戰爭僅十日又得了熱河。此時想要日人悔禍，要日人屈服於國聯一紙決議之下，這是斷不可能的。

自大戰以後，歐美人民怕戰過於怕虎。元氣尚未恢復以前，又來了這三年的空前經濟恐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戰債，軍縮，關稅，法意，法德諸問題使得西洋絕難有兩國或三國聯合對日的可能。而這種聯合是制裁日本必須的條件。歐戰以前，日本對中國的進攻已有餘；所可慮者，日本對西洋的防守力不足。歐戰以後，這一點的不足也就補上了。現在日本對中國的進攻有餘，對西洋任何一

國的防守也有餘。日本因此就肆行無忌。在這種形勢之下，日本原能佔相當便宜；這是日本的一個好機會。但所能佔的便宜也不能毫無止境。他不能全不知分寸，把華府會議所造的均勢根本推反。全世界受了這種壓迫之後，難聯合的亦必設法聯合。在十九世紀，英俄原爲世仇。德國外交的一個基本前題就是英俄絕不能合作。等到英俄感覺德國的威迫太甚的時候，這個德國所逆料不能發生的聯合居然於一九〇七年發生了。日本之進佔熱河並沒有減少，實大加增，日本對全世界的壓迫。熱河的失守，雖然在我們看來是可萬分痛心的，並沒有基本改變世界的形式。

不過熱河的失守，尤其是這樣可憐可恥的失守，當然是有其影響的。精神的損失比土地的損失還要大。自從九一八事情發生以後，歐美一般人民（政府當然別有打算）以爲日本之侵畧中國有如一個兇漢欺負一個老婆婆。他們旁觀者很忍不住，要打抱不平。但是仔細一想，如出來干涉，這個老婆婆不但毫無能力，且須人負荷。旁觀者認爲一面要背着老婆婆，一面又要與那兇漢對抗，這是不可幹的事。淞滬戰爭以後，旁觀者知道了這個老婆婆並不是老婆婆，不過是一個無訓練無器械的不幸人；而訓練和器械都是可以設法得到的。淞滬之戰的影響是全國上下都知道的。國聯大會通過報告書以後，熱河戰爭將起之際，我們都以爲這又是一個好機會。顏顧郭三代表之所以力主抵抗，宋院長的北上，宋張湯三人的通電，以及全國人民對此通電的鼓掌無非是要利用這個機會來促進世界對日本的制裁。原來事在人爲；倘熱河的戰爭能作到淞滬戰爭那種程度，我雖不敢說國聯就會引用十六條，我敢說國聯必須向十六條進一步。

經過這一次的大失望以後，我以爲我們應須認清這個基本事實。第一，武力的收復失地是絕不可能的。第二，我們須承認湯玉麟雖不足代表中國的軍人，十九路軍及第五軍也不能代表中國的軍人。我們以後未必能希望淞滬之戰那樣的精神勝利。這次熱河之戰，如我們無這種太樂觀的奢望，宋子文也不與張學良湯玉麟聯名發通電了。熱河這樣的失敗其精神上的損失遠過於東北三省不抵抗而失敗，我們要看清楚就是我們能在平津作淞滬的戰爭，其收獲尚不能塞補熱河這一戰的損失，何況我們在平津絕不能作淞滬之戰呢？第三，我們喪失熱河這個機會以後，我們很難促進世界對日制裁的發生。原來我們絕無左右世界大勢的能力；充其量不過促進已成的趨勢。現在連這一點促進的能力都沒有了。倘國聯於某年月日決定制裁，那必不是

因爲我們作了什麼事，必是因爲國聯自有其理由。

有了以上這些事實，我們不能不承認中日問題現在已到了一個很嚴重的新階段。我們應該認清局勢，決定我們的策略。我們至今還未認清中日問題的嚴重；因爲如此，我們在已往的一年多內，還常常想找解決的捷徑。這種野夢，我們現在必須放棄，而下決心來作長期的準備。第一，中國自今以後，無論因何原故，假何名義，不可再有內戰。第二，中俄復交我們應當看爲一個外交的種子，要多費力氣來培養牠，使牠將來能結好好的果子。我們外交的大毛病是在只圖收穫，不事培植。私人的交情尚須時日，何況邦交？第三，無論國聯作何處置，即使有令我們失望的處置，我們絕不可放鬆牠。黎頓報告書豈不是替我們作了無價的宣傳？國聯大會所通過的報告書豈不是爲我們作了聯合世界一致對日的預備工作？最低限度，國聯不但是我們的代表宣傳的好講壇，且是最有效的宣傳工具。倘兩個報告書不是出自國聯，是出中國政府，或美國政府，或俄國政府，其效力能有如此之大麼？對國聯，如同對蘇俄，我們不可期望收穫太早，我們尚須繼續作培植的功夫。第四、我用不着說，我們應十分努力於內政的改良。急進者應拿犧牲於疆場的精神來與衙門中各種惡鬼去奮鬪。就是我們暫時喪失了東北，我們的國永還是比伊藤博文的日本大好幾倍。事全在人爲。

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後，我常和外國朋友講笑話，說：上帝造日本的時候，原只造了一個三等國，日本人擅改爲一個一等國；上帝造中國的時候，原造了一個一等國，中國人自改爲一個三等國：但是我還信上帝。

總之，目前論中國的內情及國際的形勢，我們都談不到收復失地。目前我們的工作惟有在國內造成有收復失地的能力和資格，在國際上造成有收復失地可能的形勢。

二十二年三月十二

編者附注：此文送到時，上期的稿子已付排印了，編者又不在北平，所以這一篇文字壓到這一期才發表，這是編者應向作者告罪的。

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

陳序經

一

從獨立評論第十一號登載邱椿先生討論關於教育崩潰的一個責任問題的通訊裏，我們找出下面一段話：

中國新的教育，最初抄襲日本，……後來模仿法國，……近三四年來，他們都覺悟純粹抄襲的錯誤，而提倡中國化的教育。關於這類文字，已發表了好多，差不多成爲爛調了。

新教育的中國化，的確是數年來一般教育家的時興口號，而且是國內一種很普遍的思想。這種思想的動機，也許會像邱椿先生所說，是由於他們覺悟純粹抄襲的錯誤，然其結果，——據我個人的意見，——是很有中國教育再趨向於復古運動的危險。

原來新教育，既像從事這種運動的人們所說，不是中國固有的教育，而是從外面輸運過來的東西，那麼中國固有的教育，當然是舊的教育。舊的教育，是舊時代的產兒。新的教育，是新時代的產兒。要是新的時代是要有新的教育，那麼新的時代的中國，也要有新的教育。換句話來說，就是中國的教育的新時代化，或是現代化。

除非我們把這個「中國化」的中國，叫做舊的中國，那麼「新的」教育這回事，是無從發生的。因爲使中國而新了，則中國變爲現代化的中國，並非現代的中國化。同樣，使中國的教育而新了，那是中國的教育的新化，或現代化，並非新教育的中國化。所以把中國和新教育來相提並論而要新教育的中國化，顯然是想把沒有經過現代化的中國，來化新的教育。

但是所謂沒有經過現代化的中國，不外是舊的中國。舊的中國，是舊時代的產兒。從新的時代或現代看去，舊的中國，若不是落後的中國，至少也是「古董」的中國。因爲她若不是落後或古董的中國，他必定是適合現代的中國。適合現代的中國，就是新的中國。要是整個中國是新了，是現代化了，那麼教育也必定是現代化了，也是新了。同時，這一個中國是用不着現代化的，而這一種教育，也用不着新化，更沒有所謂中國化的可能。所以要使新教

育中國化，其結果若不是新教育的退後化，至少也有新教育的古董化的危險。

既是古董，必不能適合時代。既是新的，必非古董。新教育的中國化這句話，本來是自相矛盾的。新教育既不能而且不應該退後化，古董化，——中國化，而所謂新教育的中國化，又恐怕是掛起新教育的招牌，骨子裏還是以前屢屢發現的復返舊的教育的主張。而所謂復返舊的教育的主張，就是復古運動。

明明白白是復古運動，偏偏又要加上一個「新」字，這簡直是一種掛羊頭賣狗肉的故智。一方面把起一個新教育的招牌，來號召一般所謂喜歡於新的人。一方面又掛起「中國化」的招牌，來籠絡一般的留戀於舊的人。在這青黃不接，新舊過渡的時代，一般所謂喜歡於新的人，既看不出這個運動是復古，而一般留戀於舊的人，當然是快快活活的以爲溫故知「新」，吾道而西。爲了這個原故，怪不得所謂新教育的中國化的運動，能够這麼行時。怪不得關於這類文字的發表，多到要成爛調。

我們忍不住這種似是而非，而最易迎合一般中國人的心理而有開倒車的危險的言論，因在這裏稍事批評。

二

所謂新教育的中國化的最大理由，大約不外以爲專從西洋販來的教育，總不免有了不合於中國的國情和需要的地方。假使能合中國的需要和國情，就是叫做中國化。這種議論，驟然看起來，好像非沒有她的道理；然詳細的去考察，實在是一種很大的錯誤。

我們上面已經說過，新的時代是要新的教育。中國既是要在這新的時代過日子，中國就不能不提倡，而且不能不特別的提倡新的教育。所以從中國目下的需要方面來看，中國之應當新教育化，可以說是完全沒有問題的。至說新教育要合中國的國情，我們首先就要問問，什麼叫做國情？國情這兩個字，雖可以包括一切的天然，氣候，地理，物產，人種，——以及文化的情況，然而事實上所指明的，却只能說是文化一方面。我們承認天然，氣候，地理，物產上的不同，固然可以影響到教育的制度，然在文化進步的社會，這些東西的影響，其實微乎其微。而且事實上中國的天然，氣候，地理，物產，和西洋文化先進的各國，並沒有多大的差別。此外若說中國人種的聰明和腦力，沒有像西洋人這麼高超，所以說不到來模仿新教育，配不上來享受新教育，這是無論何人，都會不承認

的。

國情既是專指文化方面來說，教育又不外是文化的很多部分當中的一部分。因爲她是文化的一部分，或是一方面，她不只和文化有密切的關係，而且還受文化的支配。因此之故，想對於教育上有相當和充分的了解，應當明白文化之對於教育的關係，以及教育之受文化的支配。

在文化沒有或是很不發達的社會裏，本沒有所謂教育，政治，經濟，宗教的分門別類。這些分門別類，是在文化較高的社會纔有的。因爲文化愈進步，則分工愈繁複。人們因爲精神時間的有限，不得不把文化來分門別類，使能對於某一門，或一類上，能够專精。於是有的叫做教育，有的叫做政治，有的叫做宗教，經濟等等，然文化本身上，並沒有這樣的分門別類。她是一種複雜的總體，而分開不來的。所謂分開，不外是我們對於事物認識上的一種主觀作用。文化本身既不能分開，一方面的波動，必引起他方面的影響。因爲了這個原故，新教育的中國化，或是中國教育的現代化，都和文化其他的方面，有了密切的關係。

固有的中國文化，是自成一個系統的，自成一個圈圍的。所以固有的中國的教育，和固有的中國的文化，像政治，經濟等，有了密切的關係。自東西文化接觸以後，中國人感覺到事事樣樣都不如人，同時又不能閉關自守，而保存自己固有的文化，結果是固有的中國的國情，已不適合新的時代。整個文化既是不合現代的環境，則整個文化也要現代化了，何況文化之一部分的教育呢？若說中國的國情，或文化的某一部分，或好多部分，是合乎新時代，那麼這一部分或好多部分，已變爲現代的需要，而非中國的獨有的，或固有的需要。在這種情形之下，也沒有所謂新教育的中國化的可能，因爲除了教育外，文化的其他方面，已經新了，那裏還有新教育的中國的國情化呢？

所謂新教育的中國化的前提，必定把現在目下的中國，當作還未達到現代化的地位。但是中國而若尚未達到現代化的地位，則今後的中國，愈要趕緊的現代化。同樣，今後的中國的教育，也當然要加緊的現代化。把新教育來中國化，又豈不是變成中國及中國的教育的現代化的歷程中的大大的窒礙物嗎？

我們以爲所謂新教育中國化的最大錯誤，正是以爲現在的中國的國情，還是中國的固有的國情。他們忘記了現在的中國，已和六十年前的中國，很不相同。現在的中國的國情，事實上也非中國的固有國情。而且這些國情，正

是朝向着新時代化的途程中。我們可以說，固有的中國的國情，不過是從舊的中國的國情，到新時代的中國的國情的過程中，逐漸的已成以及將成爲過去的陳迹罷。

同時他們又必以爲除了文化的教育一部分外，其他的部分像政治，經濟等，還是依舊的不變。他們忘記了不但是教育，就是經濟政治等，也是趨向着現代化的歷程中。要是教育家不願努力來求教育的現代化，而反要使新的教育，來適合正在變換歷程中的舊的政治，經濟，或禮教等，以及這些東西所產出的結果，或是所傳下來的遺毒，試問我們何不專心去保存舊的教育，以及文化的其他的方面，來維持我們的固有的國情，那要多生枝節的，去採納新的教育，而致徒勞無益呢？若說因爲了除了教育以外的他方面的文化，已非固有的，所以教育也要變換來適合這一個國情，那麼這一個國情，顯明非中國固有的國情，而是現代化的國情。現代化的國情是現代的環境，並非中國所獨有的，更非中國所固有的。這麼一來，中國教育之要現代化，不但是理論上所必然的，而且是事實上所不免的。

三

平心來說，從數十年來的新教育史上看去，新教育並非完全沒有成績。她不過是進步太緩罷。我們當然可以說，這麼遲慢的進步，是不能够適應我們的需要，而叫做失敗。但是與其說這種失敗，是由於新教育之不能完全和澈底中國化，還不如說是由於中國教育之不能完全和澈底的現代化。

我們已經說過，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的澈底現代化，當然是和全部文化的澈底現代化，有很密切的關係。關於全部文化的澈底現代化的問題，我們不能在這裡討論。單從教育的現代化的歷史來看，我們可以大胆的說一句，六十年來所謂教育現代化的運動，是陷於皮相淺薄的現代化的危險。而這種危險的主因，又不外是由於教育上的中國化的運動，——復古的運動。

中國之採納新教育的制度，固不過是三十年左右的事情，然感覺到新教育的必要，却在六十年前。是一八七二年，第一批學生在容純甫先生的指導之下，起始赴美留學。這一次所派的學生數目是三十人。到了一八七三，及一八七五，又繼續遣派。然自一八七六年，陳蘭彬被派爲美國公使，吳子登爲留學監督以後，留學生之命運，也因而中止。純甫先生自傳裏說：

蓋陳之爲人，當未到美國以前，足跡不出國門一步

。故於揣度物情，評衡事理，其心所依據爲標準者，乃完全爲中國人之見解。……推彼之意想，必以爲一已所受純潔無瑕之中國教育，自經來美與外國教育接觸，亦幾爲所汚染。蓋陳對於外國教育之觀念，實存一極端鄙夷之思也。（西學東漸記頁一二〇——一二一）

陳蘭彬之爲人既是如此，而吳子登更是冥頑固塞。結果正是像耶路大學校長樸德Porter一般所說，這般的中國留學生，還未受有相當的教育，而遣之回國，能不痛心？然則這一次所派的留學生之未能澈底西化，而僅拾其皮毛，可以概見。

不但這樣。這一羣留學生之在美國，因爲當局要使其不忘祖國的文化，於是特造一堅固壯麗的特別房子，來安置他們。他們除了在美國學校上課和特別情形之下，所謂讀經文，談天地，相交友，相習染，他們差不多可以說是像在中國一樣。我們簡直可以叫這地方做中國城（China Town）。結果是一方面少有機會來審察西洋人的教育和生活的眞精神。一方面因爲和這般所謂頭腦頑固，成見過深的官僚監督，朝夕相處，仇恨愈多，因此澈底西化的教育固沒有法子去領受，還有中途遣回的悲劇。這一點錯誤，事前雖爲純甫先生所意料不到，然而事後却爲他所承認的。

一直到中日戰爭和八國聯軍入京以後——一九〇二年，中國始廢八股，設學堂，和再遣派留學生。這一次的學生之赴外國者以到日本爲最多。然其所學的，十九都是速成科。日本人爲求滿足中國學生的慾望起見，還且專替他們創設一所弘文學館來容納他們。裏面連教授時，也有人翻譯爲中文。這也正是中國城。結果是大多數留日學生，不但是直接的西洋教育，沒有法子享受，連間接的日本教育，也學不到家。因爲他們對於必要的工具的日本文，還是十九不懂。

這種不澈底的外國化，固是由於學者之只慕留外的虛名，然當時名爲維新，實是守舊的政府及士人，乃是最大的阻碍。曾國藩，李鴻章的惟務機器教育，固不待說，像張之洞的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思想，尤爲鑄成大錯的主因。

張氏的勸學篇，刋行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他本是當時一等名流，又被辦理學務像張百熙一流人，稱爲當今第一通曉學務的人。而且他的著作，又得上諭的獎勵廣佈，一時傳誦，無不奉爲金科玉律。這本書分爲內外

兩篇，張氏說：

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

從這種理論推衍下去，遂有所謂

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較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莫過於此。

所謂「無悖經義」，「去華較近」，「易曉長繁」，沒有一件不表示根本上，他們是要沿舊蹈常。他們忘記了直接去仿効西洋，尙恐不能得到西洋教育的眞諦，何況是從東洋間接學來？他們忘記了東洋人能够從西洋直接學來，中國人安有不能的道理？何況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信條，來提倡新教育，根本上已經不澈底，而事實上却是趨於復古。

從一九〇二年到歐戰的時候，可以說是日本教育化最流行的時代。然事實上這班跑去日本留學的人自己對於西洋教育的研究，已不激底，無怪乎尙不及日本教育化的中國，是沒有多大的成績。我們反觀中國留學生的日本教師們，尙終年孜孜不倦的讀西文書籍，以求直接得到西洋教育的眞詮。中國好多留日學生，西文不讀，尙有可恕，連日文也不願讀，相形見拙，並非無因。

十餘年來，大家都以爲中國的教育是美國化的。我們以爲設使中國的教育而是認認眞眞的美國化了，那麼中國的教育，斷不會糟到這麼田地。其實，一個人若到美國讀了十餘年書，恐怕未必就能和美國人並駕齊驅。要把全國的教育，於十餘間，做澈底的美國化，或是任那一國化，恐怕是絕對不能實現的事。何況國人十餘年來的教育上的復古趨勢，層出不窮，數見不鮮呢？

歐戰以後，國人見得歐洲滿目瘡痍，於是大提倡其東方精神文化。教育上我們已說過——是受文化支配的，而又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提倡精神文化的人，對於西洋教育之澈底採納，當然存着懷疑態度，所以最近如鄒海濱陳果夫等的提倡停辦文科法科，專事發展職業教育，無非表示我們之對於現代化的不澈底。我們試想，文科法科及無論那科，纔在萌芽的時期，就要停辦，而專提倡職業教育，又豈非跑回曾國藩李鴻章們那條路嗎？

我們的見解是：全部的中國文化是要澈底的現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現代化，而且要澈底的現代化。職業教育固是要如此；普通教育也是要如此。低級教育固是要如此，高等教育也是要如此。城市教育固是要如此，農村教育也是要如此。惟有現代化的教育，纔能叫做活的教育。惟有現代化的教育，纔能叫做生的教育。惟有現代化的教育，纔能叫做新的教育。中國人而不要新生活的教育，也算能了，要是要了，那麼只有趕緊的，認眞的，澈底的現代化。然而要達到這個地步，首先就要放棄和推翻這種似是而非，而最易迎合一般中國人的心理，而有開倒車的危險的言論。

這篇文字，是去年寫的。但是一路閣置到今，沒有發表。近來讀獨立評論陸續登載徐旭生先生的教育罪言，及蔣廷黻先生譯陶因的中國的政治諸文，很覺得高興和同情。然而最近讀到第三十八號所載旭生先生的教育罪言的結論，和蔣譯陶因的中國的教育的見解，却生出很大的失望，因而決意把這篇文來發表。我的意想就是假使中國教育而像旭生先生所說的要農村化，則這個農村化，還是要現代的，或西洋的農村化；決不是，而且決不應該要中國固有的農村化。其實，近來國人所提倡的農村運動，本來還是近代西洋人對於城市的「畸形」發展的一種反響。這種農村運動，還是西洋人的農村中的事情，並非中國農村的事情。假如是了，那麼中國教育，老早已農村化了數千年，用不着我們來吶喊，來提倡。末了，這篇文既草成於去年，對於徐先生和陶因氏的見解的批評，當然不是她的主旨。但是裏面所說的先要中國教育現代化的見解，我以爲是中國教育上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假使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有了充分的認識，那麼其他的枝節問題都可迎刃以解。

著者附誌

編者附記：陳先生此跋是他讀了本刊第三十八期之後寫的。本刊第四十期有吳景超先生論「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一篇，又有蔣夢麟先生討論國聯中國教育考察團報告書一篇，都可以同陳先生此篇比較參看。（適）

權利是什麼？

（二）

胡道維

美國人的權利觀念

美國人的權利思想，一方面是承襲英國人的觀念，一方面也受了歐洲大陸極深刻的影響。

歐洲大陸各國在十八世紀的後半季，因爲商業發達與實業振興的結果，社會環境爲之大變；一般思想家爲適應這種新環境起見，風起雲湧的羣起對於舊有學說予以修正，或竟從事於闡發完全新穎的學說；並且他們還認爲他們的哲學有不分畛域的普遍的效力。盧梭的社會契約，孟德斯鳩的三權鼎立，都是這類哲學的表徵。不過最關緊要的，還是要推一般法律思想派的「自然法」說。這種自然法說的基本觀念，就是所謂人類自然權利的思想。他們說，凡爲圓顱方趾的人類，秉承自然的賦予就握有種種私人權利，并且這些權利非經個人同意是不容任何人予以剝奪的。

他們假定社會是靜止的不變的，不是活動的進化的。他們相信有一種社會的情狀，是絕對的合於理想的，是處於任何環境任何時代而不失其爲理想的。他們在哲學上的目的，就是要發見這種絕對理想的社會。到了十八世紀的末年，這班哥命布都相信他們已經發見了到達這個西方極樂世界的航路，這條航路就是社會契約與自然權利的學說。所以他們很虔誠的接受了這種學說，異口同聲的奉牠爲絕對基本的天經地義般的信條。

據這種學說的理論，國家是建設在一種約契的基礎上，這種契約是治人者與被治者兩造互爲結訂的；不過契約內容的一般詳情，與結訂的時間和手續，他們幷不曾加以準確的解釋罷了。被治者的人類集團，已由這種協定而舉某某種的治權授予政府；不過在此項契約裡，被治者還保留有相當的自然權利；這些權利都是人權，都是人格上附帶的權利，絕對的不容統治者予以削剝。

這種學說在西歐的政治法律哲學上，握有極雄厚的勢力，至十九世紀猶綿延未絕。實事求是的英國人民，也未免爲這種潮流所波及。不過我們所最應注意的一件事實，就是美國人民因環境所迫由革命而宣布獨立由獨立而改組政治制度的時代，也正當上述的思想潮流洶湧澎湃瀰漫全歐的時代。結果他們就把社會契約自然權利及政府分權諸

學說，一一都拿來作了他們憲政的基礎。在他們的憲法上，分權說就產生了極精密的三權鼎立的制度；社會契約說就產生了具體的主權屬民的觀念；但是自然權利的學說，對於他們秉承於英國人的權利觀念，又有什麼影響呢？

美國人對於英國人的權利觀念，有兩個極重要的修改點：第一，他們認爲人權—就是自然權利—對於國家法律有相當的獨立性。英國人的權利是民權，是以法律爲根據的；美國人的權利是人權，是脫離法律而獨立的。這些權利都一一規定在權利法案裏面，權利法案便是美國人所成立的各種憲法的一部分。這種憲法既爲有主權的人民所設置，代表他們至高無上的意志，所以在地位上要遠過於立法機關裏的人民代表所通過的普通法律。如果成文憲法明白規定人民有某種權利，立法部便顯然不能剝奪他這種權利。美國的法院有權將違憲的法律宣佈無效，就是因爲他們認爲憲法是最高的法律，凡與這憲法相衝突的議會通過的議案便不能稱爲法律，不能予以執行。

美國原有各憲法裏的權利法案，就是由當日流行的自然權利觀念具體而成的。所以照這樣看，自然權利是脫離法律—至少是脫離普通人之所謂法律—而另有其生命的。並且這種權利還有司法制度上的特殊保障，任何政治權威也不能加以蹂躪。美國聯邦憲法原來並沒有作自然權利的具體規定，後來各州人民僉主非列舉此項權利不能予以通過；結果纔又加進去第一至第九條修正案，這九條修正案就是一種權利法案的性質：美人重視自然權利的觀念，於此可見一斑了。第九條修正案極能代表美國人民當時的心理，他們總覺得這些權利是脫離一切法律而獨立存在的。該修正案規定說：「本憲法內關於權利的列舉，不得認爲有拒絕或剝奪人民保留的其他權利的意義」。由此可見憲法中列舉的權利，不過是幾種例子；此外還有其他種種權利，雖未經規定，却仍然有同樣的存在。

第二，美國人曾努力於憲法中列舉人民個人權利。在聯邦憲法中，列舉的權利幾全部包括在頭八條修正案裏面，不過還有少數權利是散佈在憲法的本部中。他們首先假定人民方面有這些權利，纔予以有系統的列舉；這種列舉並沒有以明文頒給權利的意味，因爲這樣頒給是與自然權利的觀念不相符合的；他們假定人民本有種種權利，然後列舉以略示其範圍而禁止政府有破壞牠們的舉動。所以依照憲法的規定，政府的行動是受有層層節制的：比如說政府便不得通過法律，來創設國教或禁止信仰自由；或干涉人民的出版自由，和平的集會自由，或請願政府以申訴冤

情的自由；或侵害人民的備置軍器與服務兵役的自由；或在平時不經房主同意而擅於民房駐屯軍旅，或在戰時不依法定手續而發生此種舉動；或侵犯人民身體房屋文件與財物的安全權利而擅行無理的搜索或佔領；或頒行拘票，而無須經人以誓言或口供証明的相當的原由，或無須對於被搜的房屋與被拘領的人物加以特殊的說明；最後，或通過任何撤消公權的法案或釐定任何反效法律。上述各條概是對於中央政府所下的禁例。各邦亦有聯邦憲法所不容許的行動：這一方面的禁例，用意有一部分是要規定中央與各邦間的關係；另有一部分的禁例却是爲保護個人權利而設置的。例如各邦均不得通過任何撤消公權的法案，或釐訂任何反效的法律，或制定法律以損害契約的義務：這都是統屬於後一部分的禁例。

這些根據假定而加以保護的權利，大都爲實質的權利；那就是說，政府不能採用任何手續或方法以削剝人民這種私人的權利。英國人說：「我們必須要求政府採用相當手續，以資保護人民，否則我們的民權等於烏有」。美國人說：「我們必須禁止政府採用某某手續，以免他們侵奪我們固有的人權」。所以照這樣看來，個人在美國有種種絕對的權利，如信仰自由集會自由等權利是。不過這些實質權利因爲不是個個有明確的意義而有須仰賴法庭判例予以解釋的地方罷了。但是祇要這種個人權利一旦有了明確的意義與範圍，牠便成爲在那種範圍中的一種絕對權利，政府方面無論用何方法亦不能予以剝奪。這就是英美兩國人民在權利觀念上最大的差別。在英國就是一種已被社會共認的權利，也還要靠法律—那便是要靠立法的議會—去酌定牠的意義。在美國這些權利是經憲法給予承認，而由各法院隨時決定其意義的。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美國人民原來也是盎格魯撒遜的子孫，他們的思想制度根本上還脫不了英國人的舊日。除開上述各項所謂實質的權利以外，美國人的公民自由的觀念內容，還包括有許多關於司法程序手續方法的權利。他們很明瞭英國人的觀念，羨慕他們的經驗，并領悟他們的方法的價值；他們豈肯輕易放棄這種好經驗的收穫？所以美國聯邦憲法爲民刑兩種訴訟供規定有陪審的審判制，并規定法院不得勒索過分的保釋金或施用暴戾非常的刑罰。憲法并禁止人身保護法令的停止發給，除非因內憂外患的發生欲維持公共治安而不得不予以暫停；并且非經二人証明有某種公然舉動，或經本人在公開法庭自行承認，任何人亦不得被判爲有叛逆國家的罪名。憲法中對於叛逆國家罪

，亦定有詳確的定義：「祇有對他們（美國）舉行戰鬬，或附和他們的仇敵，供給他們以援助與方便」，纔算是叛逆或危害國家罪。并且國家議會的懲制叛逆權，也受有憲法中規定的限制：「懲罰叛逆時損害血肉或剝奪財物，不得超出被懲罰者在生時期以外」。換句話說，父親的罪惡，不應由子孫負責任。

最後，按美國憲法的規定，任何人不得爲同一犯罪而受兩次審訊，不得在刑事案內因受强迫而提供危害自己的証據，非經法律相當手續不得受生命自由或財產的削剝；並且私人財產非經酌給公平的代價，亦不得奪取以作公用。在一切刑事檢舉方面，應將控告的性質與原由通知被告人，應給被告人以與反對他的証人面質的機會，應使他得以强迫方法而尋求贊助他的証人，並應給他以律師顧問的援助以便爲他辯護。

這般程序上的權利，有與實質權利相同的一點：牠們的眞諦，也是不歸國會立法所決定，而全由法院的判詞加以詮釋。這種判詞極多，我們當然不能一一詳述；但是我們要知道：美國法院所持的觀念，乃是一種實質權利的觀念。實際上，憲法內所頒給的權利，依正確歷史的眼光來觀察，并不是一種在任何境遇下都能享有的自由權或財產權，而祇是一種非用某種方法——非經相當法定手續——不能剝奪的自由權或財產權。美國各法院似乎完全漠視了這種事實。立法機關所通過的任何議案，英國人都認爲是法律；如果這種法律有削剝某項權利的規定，這種規定便是相當的法定手續，便可以無阻礙的削剝該項權利。美國法院的觀念，却不以此爲然：僅僅議會通過的議案，還算不得是法律；牠的規定也不能構成相當的法定手續，所以也不能擅自削剝人民的權利。但是什麼纔算是法律呢？什麼纔是相當的法定手續呢？據法理上說，祇有議會議案之合於憲法者，方得謂之法律；祇有牠的規定，方得謂之相當法定手續，纔有削剝權利的威權。究竟一種法律是否合於憲法祇在法院口裡一句話；結果所謂法律，所謂相當法定手續，也不過就是一般合於法院口味的國會議案罷了。因爲法院口味不固定，所以「相當法定手續」也就不固定。換句話說，美國各法院並不曾規定可以削剝權利的相當法定手續是什麼；他們實際上的主張，不曾直認各個私人的權利是絕對的實質的固有的自然權利，沒有任何相當法定手續可以予以削剝的。

總之，美國人因受了自然權利主義的影響，所以趨重於權利的實質性；英國人專從法律上找權利，美國人則從

哲學理論上找權利。美國各法院緊抱着一種靜止不動的社會觀念，所以他們頗有假定個人權利不爲任何時代與任何環境所影響的傾向。

由此可知美國人的公民自由觀念，範圍比英國人的觀念爲寬廣：除了英國人認爲重要的關於司法程序一方面的各種權利以外，美國人還有許多實質的權利，是任何方法亦均不能予以削剝的。美國人的觀念在權利保障的工作上，亦有極大的效力；但這却是因爲他們效法英國人的原故，因爲他們把英國人保障與補救的辦法完全採取過到大西洋的西岸來了。

美國人在思想上對於個人權利範圍的變遷——由於經濟與社會情狀變遷而發生的變遷——却不曾留有相當的餘地。這種保守觀念直可以說是一種進步途徑上的阻碍。但是這種弱點與其說是來自美國人的權利觀念，勿寧說是來自美國法庭爲此項觀念所定的一種特殊的形式。這般法庭近若干年來已發見了他們自身的錯誤，正於國家最高法庭的指導之下講求改進呢。

○　○　○　○

最近獨立評論上引起的兩個問題

董時進

讀了最近兩期獨立評論上的兩篇文章，使我要對於這兩個問題發表一點意見，茲分別討論如後。

（一）計劃與實行

丁文江先生在獨立評論第三十九號「我所認識的朱慶瀾將軍」一文中引了朱將軍對丁先生說的幾句話：「丁先生你是講科學的，凡事都要講計劃，講預備。我們只曉得胡幹。想到什麼就幹什麼，幹到那裏是那裏。等你計劃預備好了再幹，人民都餓死了，國家也亡掉了。」丁先生對於這幾句話，雖未置可否，但是我們從全篇的義意看來，知道他一定是不言而喻的贊成。

朱將軍的話對於目下一般祇管空談，不眞幹的人們，下了一個針砭，不過也很有流弊，因爲他明明是說，祇要幹，不必講計劃，講預備，甚至於計劃預備好了去幹都不必。

說而不幹，是中國人的通病，特別是近年來政府要人的通病。但是無計劃，無目的，無準備的胡幹，也是大家常犯的毛病。熱河的戰事便是最近的一個好例子。他們何嘗不是在打，但祇是在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對付，沒好好的計劃，組織，準備，所以打不到幾天就敗退了。北平的古物南遷，又是另一個好例子。東西到了浦口，還沒有決定存放的地點，於是就在火車上擱了好幾宿——幸而沒有損失！等到各方面追急了，纔臨時找地方；我們相信，那些古物匆忙間一定沒得到舒服的住所。無論幹什麼事體，倘使沒有計劃，都會得同樣的結果——起初未嘗不可行，但是不久就行不通。

有計劃而不幹，不過計劃白做；無計劃的幹，還可生出危險。一個人忽然得了一個新奇思想，他不暇而且不願去同別人研究一下，他「想到什麼就幹什麼，」那末結果很可以惹起糾紛，貽害別人。革命便是一個好例子。假使革命理論能够公諸衆人研究批評，不要急忙拿去實行，那末結果一定會圓滿些，不致弄到如今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們要知道，開會講廢話，並非計劃；一個人忽亂想一頓，打一些不切實際的主意，也非計劃。說中國人是祇計劃而不幹，還太恭維了他們，他們是既不肯幹，也沒計劃。要做事體，計劃與幹是一樣要緊，而且是不可分離的，計劃而不幹固成不了事，幹而無計劃也幹不到那裏去。

（二）中國的農民何以這樣多？

吳景超先生在獨立評論第四十號「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裏面談到這問題，他說靠農業爲生的人多，「只是證明中國的農業生產方法落後，要多數人在農業中勞碌，才可維持全國人的衣食。」又說，「……我們最好努力改良農業的技術，使少數人耕之，多數人便可食之。如此便可使很多的人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從事於別種實業」。吳先生的話和許多美國經濟學家的口吻相似。他認爲一國裡頭要這許多人去做農業，是一件可憐的事實。這話確是對的，很可將一般以農民人數多自豪的人們，從夢中驚醒。從農民的利益上說，尤其是種地的人越少越好。假使三萬萬多人的事體，能够讓一千萬人做了，豈不是都可以發財嗎？

不過吳先生以爲農民多是由於農業生產方法落後一層，還有可以討論的地方，我以爲農民多是因爲大家沒別種事體可幹，祇好擠在鄉間種田。吳先生以爲要農業技術進步，把農民從農業中解放出來，纔好從事別種事業。我認

爲祇要別種實業發達，農民便會從農業中踴躍的跑出來，同時農業生產技術的改變，也會不成問題。

中國農民耕地的法子誠然是很笨，然而即使用這樣笨的耕種方法，中國的田地也並不需要這麼許多人去耕種。不看鄉間到處是閑人嗎？不看許多農民一年有許多日子閑空嗎？假使能利用這許多閑人和閑日去辦實業，就不知可以辦多少。

農民祇要能多用牲口耕種，他們工作的效果便可增加許多倍，但是許多農民完全是用人力，連牲口也不用。本人曾在河北省調查過二萬數千戶農家，其中養騾馬的祇佔百分之十三，總共纔養五千二百餘頭，養牛的佔百分之二十四，總共所養的頭數不過六千。但他們並非不知牲口耕種的利益大，也不是不會用牲口耕種，然而他們不能用，不肯用，因爲他們祇有那麼大一塊地，連他們自己的勞力還用不了，那裏還有事體給牲口做。假使他們的勞力有好買主，他們可以馬上丟下鋤頭去幹別的事，同時其他的農民便可以用牲口和有效的器具代替他們的手。

中國的情形和美國當年的情形大不相同，美國當年是人少事多，所以每件事體，頂好能以最少數的人幹了，纔好有人去幹別種事業。中國是事少人多，祇怕有人沒事幹，所以凡是能够多容納一些人的事體，都會被人重視。我們與其說中國實業不發達是因爲勞力被農業束縛住了，不如說因爲實業不發達，大家都不得不在農業上找棲身之處。要如吳先生所說，將農民從農業中解放出來，是很容易辦到的，然而問題是，解放之後教他們上那兒去？他們既無實業之路可走，恐怕只有走苦力，乞丐，盜匪之路了。

三月十日

編者按：丁先生絕不贊成朱將軍的話。他只承認這句話很可以代表朱將軍的精神。（適）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圃」「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顏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埠】每月一元一角【國內郵遞】每月一元三角【日本及其屬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嘉坡暹羅安南緬甸南洋群島】每月國幣一元一角

商務印書館

最近出版新書

新書一種

星期日除外

倫理學	亞理士多德學說	向達譯	一冊 二元
變態心理學		朱光潛著	一冊 一元
近代歐洲政治史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周鯁生著	一冊 三元
各國民權運動史	百科小叢書	董之學著	一冊 三角
最近中日問題	英文 Plain Speaking On Japan	桂中樞著	一二冊 四角
歐洲農地改革	新時代史地叢書	彭補摘譯	一冊 一元
偵探學要旨	百科小叢書	張澄志著	一冊 三角
初級教育心理學		艾偉編	一一冊 二元
天文考古錄	百科小叢書	朱文鑫著	一冊 四角
世界植物地理學	百科小叢書	胡先驌譯訂	一冊 五角
商業學概論	新學制高商	孔士謙編	一冊 九角
銀行實踐	英文商業科講義 Banking Practice	朱彬元著	一冊 三元
電化學工業	工學小叢書	馬紹援編	一冊 一四五分
蔬菜園藝學	新學制高農	黃紹緒編	一冊 九角
花卉園藝學	新學制高農	章君瑜編	一冊 一元
熟帶果樹栽培法	農學小叢書	黃紹緒編	一冊 四角
農藝化學淺說	農學小叢書	張龢齡編	一冊 二角
育種學		唐志才等編	一冊 四角
人與超人	世界文學名著	羅牧譯	一冊 一元
英文世界名劇選	Best Long Plays	何善傑編	一冊 五元
高級英文選	標準 第三冊 Standard English Readings for Advanced Students Book III	李儲勉編	一一冊 六角
史地叢考續編		馮承鈞編譯	一冊 六角
德國史	史地小叢書	康選宜譯	一冊 四角
印度一瞥	少年史地叢書	徐鼎臣譯	一冊 一三五分

獨立評論

第四十四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日出版）

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　胡適

熱河失敗的教訓　叔永

美國銀行風潮之回顧　陳君慧

皖贛農賑　章元善

居里夫人（Madame Curie）　衡哲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文齋(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景山書社　瀰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各　朝野書店　慶覺教育社　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代定)　大生書局　繙譯齋　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光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中國書店　花牌　鐘山書局　中央書局　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南京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青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開封　派報處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安慶　和平報社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魯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遠東書局

廣州　中山書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華

汕頭　代書店　真美善書店　金城圖書公司

興寧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福州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成都　新時代書局

廈門　現代文化社

太原　開明書店

嘉定　廿一學社

蘇州　新華書店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湖州　潘海書局

嘉興　青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張華書局

南通　海口百科公司　會文書局

合川　三友書店

吉林　新川書店

威海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坊

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

胡適

熱河失陷以後，日本的軍部與政客都表示希望中日兩國開始直接交涉。從這一點謬妄的希望上就生出了許多見神見鬼的謠言，到今天還有人宣傳中國政府裏有某某人主張這種直接交涉。

我在這一年半之中，曾經主張在某種條件之下中國政府應該表示可以和日本開始交涉。（獨立評論第五期，論對日外交方針）但我曾明白的說：『交涉的目標要在取消滿洲僞國，恢復中國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

在最近幾個月之中，事實的昭示使我們明白這種交涉的原則已經完全沒有希望了。最明顯又最正式的表示是二月十四日日本出席國聯代表團答復國聯秘書長的書信。先是二月九日國聯秘書長代表十九國特委會致書於日本代表團，請他們明白答復：日本政府究竟是否承認「滿洲國」的繼續存在不能解決現前的爭端；究竟是否接受李頓報告書第九章中的第七項原則。二月十四日日本代表的答書有許多强辯的遁辭，但有一句話是很明白的：『日本政府深信「滿洲國」獨立的維持與承認是遠東和平的唯一的保障』。國聯十九國特委會接到這封答書之後，當日即回答日本代表團，說，『在這種情形之下，討論日本代表提出的各點是不會有結果的。』

是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決沒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此時中國全國的人民都應該明白這一點：交涉的目標是要取消滿洲僞國，恢復中國在東三省與熱河的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除了這種條件之外，中國決不能和日本開始交涉。

理由是很簡單的。第一，我們要對得住國聯和美國的『不承認主義』。美國政府去年一月七日曾正式宣布：

> 凡用違反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非戰）公約的規定與義務的方法而造成的局面，條約，或協定，美國均不承認。

去年三月十一日國聯大會的五十個國家也通過了這樣的決議案：

> 凡因違反國聯盟約或巴黎公約之方法而造成的局面，條約，或協定，國聯會員國有不予承認之義務。

這就是所謂『不承認』主義，有時也叫做司汀生主義。司汀生去年八月曾說：

當一月七日美國政府單獨表示決不承認侵略所得的結果，侵略者見了也許不放在心上；可是當整個的文明世界都表示贊成美國政府的主張時，這局面可就顯出他的眞意義了。道德的貶議，一旦成了全世界的貶議，他的意義的重大是國際公法從來不曾有過的。（參看獨立評論十九號，『究竟那一個條約是廢紙』）

司汀生的話，有許多中國人和日本人也許至今還很懷疑。這種懷疑也很自然，因爲現在已有『全世界的道德的貶議』了，然而侵略者的暴行並沒有因此減輕了一分一毫！可是我們不能這樣性急。向來國際的關係總是承認一個已成的局面的。這一回的司汀生主義確是開了一個『國際公法從來未曾有過的』的新局面：就是不承認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這是一種新的政治理想，牠的成功與失敗是關係全世界人類的前途的。這種新的政治理想的第一次試驗的場所就是我們的東北四省。我們對于這種理想主義儘管懷疑，可是無論如何我們決不應該自己首先跪下來承認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個世界拒絕承認的局面。

第二，我們不應該拋棄國聯。中國在這個中日衝突開始的時候就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一條，提出國聯行政院。在這十八個月之中，國聯的行動雖然引起了我們中國人不少的失望，但是平心論之，國聯在這一年半之中對中日衝突案的努力是值得我們全國人的深刻的感謝的。假如沒有國聯的受理，這個衝突在舊日國際公法的原則之下只是中日兩國之間的衝突，別的國家儘可以趁火打劫，或者宣告中立，都沒有參預評判或調解的義務。這個問題所以成爲一個全世界的大問題，使侵略者不能不有所瞻望顧忌，這是國聯的第一貢獻。國聯派出的李頓調查團，發表了他們的公正的報告書，指出「九一八」夜的日本軍事行動不能視爲合法的自衛辦法；指出「滿洲國」的成立是由於日本軍隊的存在及日本官吏的活動，而不是由於眞正自然發生的獨立運動；指出滿洲爲國之維持決不能解決中日兩國的衝突。這個報告書的公布使得此次爭執的眞是非大白於全世界，這是國聯的第二貢獻。最後，國聯在本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大會，通過了十九國特委會的報告書與建議案，在那報告書裡整個接收了李頓報告書的公正的結論，正式判定東三省的主權無疑的屬于中國，正式判定日本軍隊在九一八夜以及後來的軍事行動均不能認爲自衛的動作；正式

判定滿洲僞國是一羣日本文武官吏在滿洲境內計劃組織起來的傀儡，是『滿洲境內佔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都不贊成的』；正式判定雖然九一八以前中日兩國都有錯處，九一八以後，日本應負完全責任；正式判定九一八以後中國抵制日貨是屬於國際報復的行爲。這種種的判斷使我們的申訴得着整個文明世界的正誼的判決，得着國際公法上的法律根據，得着了蔣廷黻先生（本刊四十三號）所謂『聯合全世界一致對日的預備工作』。這種判斷使日本成爲全世界道德的貶議之下的大罪人。這是國聯的第三貢獻。——在國聯給了我們這種種援助之後，我們至少的限度的義務是必須做一個忠實的國聯會員國；這就是說，我們必須遵守去年三月十一日國聯大會通過不承認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的決議；必須遵守本年二月二十四日大會通過的報告書與建議案的規定，解決爭執的辦法必須不違反李頓報告書第九章的十項原則，必須與其他會員國一致在法律上或在事實上繼續不承認滿洲僞政權。

這兩個理由完全是從中國的國際的局面着想。至於國中輿論的道德上的制裁決不容許政府當局作今日之李鴻章，這是國中各報紙都已詳細發揮的了，不用我再來申說。

總而言之，國家的生命是千年萬年的生命，我們不可因爲眼前的迫害就完全犧牲了我們將來在這世界上抬頭做人的資格。國家的生命是國際的，世界的，不是孤立的：我們不可因爲怕一個强暴的敵人就完全拋棄了全世界五六十個同情於我們的友邦。

我們此時也許無力收復失地，但我們決不可在這全世界的道德的援助完全贊助我們的時候先就把失地簽讓給我們的敵人。我們也許還要受更大更慘的侵略，但我們此時已被『逼上梁山』，已是義無反顧的了。我們此時對自己，對世界，都不能不堅持那道德上的『不承認主義』，就是決不承認侵略者在中國領土內用暴力造成的任何局面，條約，或協定。

我們要準備犧牲，要準備更大更慘的犧牲。同時我們要保存一點信心。沒有一點信心，我們是受不起大犧牲的。我們現在至少要有這樣的信心：『現在全世界的正誼的贊助是在我們的方面，全世界的道德的貶議是在我們敵人的頭上，我們的最後的勝利是絲毫無可疑的！』

一九一四年比利時全國被德國軍隊佔據蹂躪之後，過了四年，才有光榮的復國。一八七一年法國割地兩省給普魯士，過了四十八年，才收回失地。

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候四年，我們也許應該準備等候

四十八年！在一個國家的千萬年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麼？

熱河失敗的教訓

叔永

一九三三，三，二十七。

熱河戰事的發生，迄今不過一月，熱河全省的淪陷，迄今也二十餘天了。在這二十幾天之中，全國人心震動激昂，對於守土有責抵抗不力的將領們，幾有欲得而甘心之勢。但是這樣的事後的激昂慷慨，雖然可以表示我們人心不死，民氣可用，設如我們不能在失敗之中得到一點教訓，結果還是於事無補。不但如此，設如我們不能找到此次失敗的癥結，力圖補救，不但於事無補，恐怕此次的失敗還有重演的可能。

熱河軍事失敗以後，第一要問的自然是責任問題。此次喪師失地，直接負責任的，自然第一是守土有責的湯玉麟，第二是坐鎮華北的張學良。目下湯玉麟既已褫職拿辦，張學良也退職出洋了，雖然在一般人心目中，還以爲張湯的罰太輕，不足以蔽其辜。不過張湯的罰輕罰重，對於已失的土地和未來的局面，是不發生多大關係的。我們現在要研究的，是中央當局對於此次戰事責任的表示，因爲最後的責任，自然還是中央當局負的。

在承德失陷後的第二天，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先生發表了一篇談話。他說『近代之新戰術，以數月不斷的後方集合全力，作最後數日之決戰』，而我們的舊式戰術，則『以數萬或數十萬舊式大軍，蜿蜒迤邐，日行數十里，以文電口頭爲勝利之宣傳，極少眞正之接觸。』他從這些比較的結果，得到一個結論，是：『此次敗績之咎，不在一人，亦非在數人，在於吾國之軍制』。這個談話顯然的意思，是說此次的失敗，是我國軍制不良應有的結果，軍事當局或政府當局都不能負其責。若是這種言論可以代表中央當局的意見，我們不能不爲國家前途抱絕大的悲觀。我們的理由如下：

第一，我們的軍制不良，不能與近代的新戰術爭勝，這當然也是事實。但是要問：我們能夠等到軍制完全改良了再談抵抗嗎？如其不能，我們唯一的希望，便是要用人

的精神與能力來充補我們器械的不足。照這樣說來，因爲我們軍制的不良，帶兵的將領和兵士的責任乃愈重大，不能說因爲軍制不良，我們對於軍事失敗便不負責。試看目下長城一帶的戰事，那一次不是用劣等的軍器來抵抗優良的機械？我們沒有以身許國，誓死不顧的決心，大可以不必高談抵抗。失敗之前，不設法改良軍制與人事，失敗之後，方諉過於軍制的不良，而人事不負其責，絕對不是抵抗的方法。

第二，所謂『以文電口頭爲勝利之宣傳，極少眞正之接觸』，這也大概是事實。不過我們要看清楚的，這種事實，不是軍制的不良，乃是全體的腐敗。文電宣傳，不必有眞正的事實，這不是我們今日上下相承的衣鉢眞傳嗎？政治可以用宣傳成功，軍事又何嘗不可用宣傳制勝？祇可惜的，在內戰的時候，大家都用宣傳作武器，倒也勢均力敵；一到外戰，一邊用的是飛機大炮，一邊用的是文電宣傳，那就不戰而勝負之數早已定了。我們戰術的腐敗，到了如此地步，宋先生言之不免也有餘慨。不過我們看見宋先生於三月六日發表談話，說他明知熱河不能守到一星期至十日，但半個月前他在承德，還發出『觀察形勢，更感熱河之重要，而前方士氣之壯盛，後方民氣之憤激，足使子文感奮有加』的話。同時張學良等『舍奮鬥無以求生，舍犧牲無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厲』的通電，也和宋先生的談話一齊發布，這豈不是單靠文電的宣傳嗎？我們的軍器不如人，打起仗來，不能操必勝之權，這是人人所能明白諒解的。獨是到了大事臨頭，我們負責當局的眞正態度與主張，常常不免受了宣傳的作用，使一般國民如墮五里霧中，迷離徬恍，不能置信，國事的前途，就根本沒有辦法了。

這種專靠宣傳，不求實際政策的結果，是使國民對於政府失其信仰心。這個話不是隨便說爽與政府爲難，我們隨處都可以看見這樣的傾向。例如現在一般熱心救國的國民，風起雲湧的起來捐款購買飛機。這本來是國民於無可如何中共圖自救的一個方法，誰也不能說他不對。不過要圖航空救國，決不是單有幾架飛機就可以成功。那駕駛人才的訓練，軍械的設備，部隊的組織，都非由政府通盤籌算不可。可是現在在那裏捐款購機的團體，似乎人人都打算自購自辦，沒有一個願意把他們的捐款交給政府統籌共辦的。這件事情倘長此這樣下去，我敢說牠決計不會發生相當的效果。又如各處捐給軍士們的慰勞品。按最好的辦法，自然應該把物品或捐款，一起交給軍部的後方兵站或

軍需課，讓他們去斟酌需要，平均購置與分配。但是因爲軍隊中的糧台或軍需，早已失了這種信用，捐欵的人也就情願枝枝節節，直接去送手套鋼盔了。這些事情，本來沒有多大的關係，但很可以表示人民對於政府的信心到如何程度。如其這樣的小事，人民與政府尙不能合作以期收到較大的效果，其餘的事更不必說了。

此次熱河的失敗，損失固然很大，尤其是精神方面的損失，比物質方面的損失更大。不過我們從另一方面看，物質的損失雖然一時不易恢復，精神的損失，則不可不急圖恢復，而且恢復也比較的容易。那便是政府當局須要認淸事實，積極負責，不可再拿宣傳手段，來麻醉自己，蒙蔽國民。必須恢復國民對於政府的信心，然後可以說集中實力，長期抵抗。

二十二，三，二十六

美國銀行風潮之回顧

陳君慧

（一）風潮的成因

銀行倒閉是美國金融史上一個不斷的現象。這次銀行風潮，據作者的觀察，一方面爲累積倒閉的結果，一方面爲信用喪失(loss of confidence)的擴大。前者——累積倒閉——形成失信銀行的基礎概念，而後者又爲前者之傳播。二者合併是爲這次風潮之前身後尾。

先讓我們談談這次信用喪失擴大的原因。爲研究的利便起見，作者把它分爲助成的與完成的兩類。第一類之顯著的，作者以爲有下列二項。1.在經濟復興一再失望的過程中，政權交代釀成一個不安定的局面。2.在上述情形下，美國會有信用膨漲的運動，金融局面爲之搖動。如現金流出與金貨流通額增加即爲它的象徵。

其次，這次不信用擴大的完成的原因，重要的，也有兩個：（1）一般人心理之易於動搖；（2）銀行資產偃結過多，尤以中南部銀行的資產爲甚。至於資產之所以偃結又可以歸結到三個大原因：（1）近年經濟衰落累進；（2）政府的農業金融政策失當；（3）銀行制度多端缺陷。第一，經濟衰落影響借欵人的償還力量，和銀行的資產的價值。第二，農區銀行曾幾度仰承政府的意旨

維持農民合作社，但結果它們自身也不能保。　第三，銀行制度不完備自然影響銀行資產之變動。

（二）美國銀行倒閉的觀察

近年美國銀行倒閉可分爲兩個時期：（1）從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平均每年銀行「停業」數目在六百左右；自一九二九年以後，每年平均數目超過千數以上。近三年數目之激增顯然受着經濟衰落的影響。　由此可見歷年倒閉是一種常態，而近年增加則爲特別原因所致。

其次，從國別比較上來觀察我們可以引用加拿大爲例。這次經濟衰落不只限於美國，人所共知；而受影響的當首推農業國家。假如別的情形相同，農業國如加拿大爲着這次經濟衰落，照理應該有同美國一樣或更要利害的銀行倒閉。　然而事實上却不是這樣。　加拿大只在十年以前發生過銀行倒閉一件。該銀行的負債額只合美金一千九百萬元（約），較諸美國近四年來倒閉的負債額爲三十五億元美金（約），有天淵之別。　這樣比較起來，我們又可以說：銀行倒閉雖與商業衰落有連帶的關係，但經濟衰落不一定使銀行倒閉。

又其次，從倒閉的情形來觀察，我們應該先得「個概念：即美國銀行倒閉並沒有普遍性存在；反之根據W.H. Spahr 氏之統計（1921—1930），有下列三種特殊情形之發現。　1.把銀行依資本額之大小分爲數種，「停業」數目依資本之大小而消長；總數百分之六一爲資本額及或不及二萬五仟元美金之銀行，百分之八八爲資本額不及十萬元之銀行。　2.把地方依人口之多少分爲數類，「停業」銀行數目依人口額之多寡而消長：總數百分之四十在人口額不及五百之鄉村發現；百分之六十在人口額不及一千之鄉村發現；百分之九二在人口額及或不及一萬之地方發現。　3.把銀行分爲聯合準備制會員銀行與非會員銀行，前者占倒閉總數較少，後者占總數較多，——爲百分一三與百分八三之比。這樣，我們可以明白：美國已倒閉的銀行，五分四以上是在鄉村或小城市的小資本的非會員銀行。

上述三種事實是美國歷年銀行倒閉的特徵。　我們可以說美國銀行的倒閉是常態的，而不是普遍的，與經濟衰落有關係而不全是原因於經濟衰落的。作者從歷來美國銀行倒閉的情形觀察，以爲他的根本原因在美國銀行制度的不完善。　此點於下節略論之

（三）美國銀行的缺點

1.銀行法制不統一。美國銀行分國制銀行與州制銀行；前者受聯邦政府之監督制；後者受各州獨立之制裁。因此之故美國銀行法制有四十九種，而國制又和州制相對峙。結果便是，(1)銀行設立易於超過經濟上的供求原則的範圍；(2)銀行營業標準不特不一致，並且因之而降低；(3)銀行監察不周密。就第一項而言，因爲兩制互相競爭，資本法定額減到過低。(國制銀行現行法定資本額至少爲二萬五千元美金；州制銀行法定資本額，更低過此數。同時各州對新銀行設立，有一部份不特不經過嚴格的調查然後批準，並且採納鼓勵政策，以增稅源。結果銀行林立，以一九二九年爲例，全國銀行總數達二四六三〇家之多，誠爲別的國家所望塵不及。再把加拿大來比較，全國只有銀行十家支行三九七〇家。可見美國銀行太多，超過經濟上的供求原則的範圍，無疑。就第二項而言，大部份因爲兩制競爭，近數十年來，銀行現金準備曾經減低，投資限制曾經縮少，營業範圍曾經擴大。最後，就第三項而言，兩制競爭足使州的銀行立法機關敷演了事；加以司法不嚴，於是銀行法制上之缺陷更要擴大。

2.單位銀行制與資力之不均分。美國銀行制度根本上是單位制——設立支行俱有區域上的限制。全國銀行數目既如上述之多，則每銀行的平均資本額，一定比較在支行制度下的平均額特別薄弱。還有一層，就是資力分配之不均。根據統計，全國銀行資產總額百分之五十爲全國銀行總數百分之一的小部份佔有；二十四家紐約銀行的資產總額等於二萬家鄉村銀行的資產額之和。由此可見銀行資力的偏面集中和單位制的畸形發達的程度。他的直接的或間接的結果如下。1.全國銀行區域分爲不貫通的段落；資力大的銀行集中大城市；資力小的散佈於農業區域。2.佔多數的鄉村銀行與該地結不解之緣。它們的放款和投資沒有相當的安排，而資產直接受着地方經濟變動的影響。3.小資本銀行缺乏深於銀行學識者之主持；因而管理不良，弊病叢生。據聯邦政府銀行司一九三十年之報告，國制銀行倒閉案件總數百分之三八爲管理不良所致，百分之五十爲地方上農業或工業衰落的影響所致。上述二項倒閉原因實爲重要而爲研究美國銀行倒閉所不能忽略的。4.小資本銀行歷年有收入不敷支出之勢。就在一九二七年（是年乃平常年）國制銀行之虧本的有九六六家，溢利不及五分的

有二千家；兩項銀行佔該年國制銀行總數百分之三八。近年情形，較此尤劣。

3. 聯合準備制的範圍過小。據聯合準備局統計，一九二八年全國銀行總數爲二五，五七六家；會員銀行僅佔八；八三七家，非會員銀行佔一六，七三九家。又一九三二年全國銀行總數爲一八，七九四家；會員銀行僅佔六，九〇四家，非會員銀行佔一一，八九〇家。由這些數目可見聯合準備制還沒有充分發達。結果：（1）銀行政策的設施只及於一部份銀行，效力有限。（2）大部份銀行不能直接得聯合準備銀行之應援，到緊急時只有束手待斃。（現有改造投資公司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 之後援，情形較好一點。）

4. 証券投資累增與附設証券公司之危機。又據聯合準備局統計，國制銀行的証券投資（証券抵押借款在內）有如下述情形：一九二一年佔放款與投資總額百分之四六；一九二九年，百分之五六；一九三〇年，百分之五九。國制銀行情形如此，州制銀行情形更可不言而喻。由此可見十年間，銀行流動放款減少而不流動投資增長，這情形完全違背銀行原則。再進一層，一九二七至一九二九年大資本銀行紛紛附設証券公司。他的危險就是：（1）商業銀行侵入非商業的投資範圍；（2）附設公司可免銀行法律之制裁；（3）銀行實在情形可以隨便掩飾和搗把。

上述美國銀行制度的缺點雖欠詳盡，但已指出美國銀行制度若干根本的缺點。因此之故美國銀行在過去已繼續地發生搖動，在近年經濟衰落的過程中更要失掉它的健全的效能。所以在銀行倒閉的諸種原因之中，美國銀行制度的缺陷實在是根本的。

假如上述的觀點與所引的事實是不錯的，我們相信，我們的結論也不會大錯。這次風潮可以說實在給美國人一個教訓。因此之故，國會議員格拉斯 Glass 氏的銀行建議或者可以實現。

三月二十二日於社會調查所。

章元善

皖贛農賑

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協助政府辦理民國二十年之水災賑務，其方式有二：

從二十年八月間水災發生之時起，至二十年之年底，義賑會派員參加政府之賑務。所有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之賑務方針，事業計畫，以及其他關于賑務實施之種種規畫，義賑會人員均曾參加意見，並加入工作。

從二十一年一月起，義賑會担任政府賑務計畫中幾部工作之實施。一爲修復江西境內江堤之工程；一爲皖豬兩省內應辦之「農賑」。爲辦這兩樁事，國府水委會撥給美麥，義賑會自籌經費。兩省農賑計先後撥定美麥一萬六千八百噸。這些美麥，約二千噸是用原物散放的，其餘的麥子，均經水委會按每噸七十四元之代價，折合現金。

「農賑」雖然是水委會賑務三種（急賑；工賑；農賑）方式之一，究竟是一個新名詞。農賑究竟應辦些什麼事？「農」是如何「賑」法？這些問題，自從水委會決定交給義賑會承辦之後，急待解決。否則無從下手。對於農賑的一般觀念，在二十年九月九日水委會委員會接受的賑務方針及農賑計畫二件文字內，可見一些大概。原文有下列諸端：

「此次賑務，是恢復人民物質上及健康的能力，以增加人民生產力爲目標。……將舉辦各種防災事業，……剷除未來災荒之成因，……並引起人民對於農業復興之興趣與決心」。——賑務方針

「……非另有補充辦法，不足以增進人民之購買力。……應仿照合作法，放給低利借款。……本會應設法組織極簡單之農民團體……凡有眞正需要的農人，均應入會。……如能嚴密剔除需要不急之村鎭，這種用合作方法來救濟農業的工作，可以集中于需要最急的區域之內。……這種農村組織，將來都應改組爲合作社。」——農賑計畫

水委會對于農賑的辦法等等，並無詳細的規定。該會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義賑會公函中，明白申明，義賑會得在「原訂計畫」範圍內，全權主持辦理。因此農賑之解釋，及其實施方法，均須義賑會自行規定。義賑會特爲此事，指定一個委員會，並在上海設立一個事務所，于十二月十六日同時開辦工作。

這委員會所規定的原則及辦法之中，最要者便是解釋農賑的目標，他們認定農賑是協助被災農民在最短期內恢復農事的工作，所有種種設施，都是以這目標爲根據的。凡是要得到農賑的農民，均須組織互助社，農賑是專對互助社放借的。修理民堤一事，義賑會認爲是先決問題，因爲民堤如不修復，其他一切復興工作，都說不上。此外並

將互助社的組織及工作，定出章程來規定明白。義賑會本身的布置，賑款會計規則，工作人員的召集及訓練，各種簿冊的設計，印製，試用等等，均經籌備妥貼。雖在「一二八」事件發生後，炮火連天之下義賑會居然能于一個月之中，籌備完成。二月初間，工作人員，分批出發，到民間去實地辦事，與水委會原訂計畫中，時間之支配，適相符合。

賑款來源是受限制的。安徽只有一萬噸麥子，（以後增至一萬一千八百噸），江西只有五千噸，時間又極短，一要想協助被災農民上忙有收成，一農賑的散放，不得不先儘被災最重的區域內辦理。因此之故義賑會感覺着許多的困難。『官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是深入民間的了。義賑會爲圖增進辦事的效率起見，本着大無畏的精神，硬着頭皮做去，不聽那一套，在安徽揀定二十縣，（以後增至二十五縣）江西十二縣，嚴格的照着計畫，切實去辦。這些縣分，按着義賑會的組織，分配如下：

義賑會農賑區　服務縣分

安　慶　區　懷寧，桐城，貴池，東流，望江

蕪　湖　區　蕪湖，宣城，合縣，當塗，無爲，桐陵

蚌埠（二）區　鳳陽，懷遠，五河，靈壁，壽縣（三），

鳳台（三），霍邱（四），阜陽（三）

南　昌　區　南昌，新建，進賢，永修，鄱陽，

九　江　區　德安，星子，瑞昌，都昌，湖口，彭澤，宿松（一），九江，

（附註）（一）宿松屬安徽，但爲實施便利起見，劃歸九江區辦理。（二）四月二十八日始開辦。（三）因爲地方不靖，七月中旬始開辦。（四）二十一年年底始能開辦。

六月間，水委會決定擴大農賑區域，加撥美麥一千八百噸，交給義賑會，請在安徽加辦五縣。因此安慶區工作添了繁昌南陵全椒三縣；蚌埠區加添宿縣泗縣二縣。

除了水委會所撥的美麥外，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以所募賑款三萬元，委托義賑會在蕪湖附近代爲辦理農賑。義賑會辦理二省農賑的經費，共支六萬六千六百零五元六角九分，（代表放出賑款總數的百分之五．四七），此款是由美國華災協濟會，轉由該會駐滬委辦捐助的。該會共捐之數爲十五萬元，所餘之數，即以之辦農賑後應辦之合作事業。前項經費之中有二千六百六十四元，是水委會撥來的。即係一千八百噸「加賑」美麥換價十三萬三千二百元的百分之二。

本篇所記皖贛兩省工作之外，還有湖南省內之農賑，亦由義賑會的湖南分會承辦的。湖南農賑起手極晚，七月

間水委會方始交出。義賑會即以皖贛成規，應用于湖南。放欵于互助社。湖南情形，較皖贛爲良好，農間原有比較健全的組織。義賑會辦農賑的時候，在可能範圍內，就利用這種原有組織。因此之故，工作較爲容易，時間省去不少。起手雖較晚，十月間即已辦完。水委會撥給義賑會辦湖南農賑的欵共洋五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八元一角二分。義賑會放給一千九百三十二處（社員總數爲十六萬六千四百七十六人）互助社，五十四萬四千三百十七元三角九分。

農民入了互助社，義賑會就拿以下所說的單簡易明的基本觀念，灌輸給他們：農賑是協助有自助決心的農人的；農賑只能補充農民力之所不及；（農人們不可希望農賑來供給他們整個的需要，）借去的欵，務必用于生產的用途，修理民堤更爲重要，農賑充其量只可幫助農人種他們水災後第一次莊稼，其他改良農田的計畫，一時談不到；農人們如能遵守規章，相見以誠，農賑後接着就辦合作，幫助他們的日子還多着呢；義賑會喜歡同農人直接辦事，向來用「紳士」們來代表的辦法，不能適用；農人們不認字，不會寫，毫無關係，但一個互助社之中，至少要有會記帳的社員。

實際放出去的農賑，可分爲兩種：一種是共借共用的，例如堤工會借去修民堤；一種是共借分用的，例如互助社借去分給各社員，由各人自由去應用，例如購買籽種。

皖北的工作，因受匪患的影響，以及交通的困難，——起初希望用麥子及麵粉去放農賑，——以後又爲出賣美麥，時間上受了些損失。但皖北以外各區的工作，大部是在四月底以前趕辦完成。扣至五月十五日手續完全清楚的放欵，共計現款三十五萬零九百二十五元四角八分；麥子一千二百三十七噸二；麵粉七百四十七噸九三。這些農賑是由一千七百三十七處互助社承借。到二十一年底，除霍邱一縣外，全部辦竣。計放出一百二十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四元三角二分，承借社數爲三千六百六十八社，這些社的社員總數，爲二十萬零二千三百零二人。此次工作，不但辦得極快，十一月底已有二十五萬元到期歸還了。二十一年年底到期應還之欵，十分之七已經按期收還。其餘的十分之三，代表手續未辦清及請求展期中的借欵。

農賑放欵，一概沒有抵押品，利率是年息四厘。（即每百元每年收息四元。）定章農賑借欵，可以長至五年。但是從下表中可以看出，借欵中百分之六二·五是在當年內到期。（夏季以前放出八十四萬六千零九十八元三角二分之中，倒有七十三萬一千四百十一元一角九分，即是

百分之八六・五當年到期。）平均每一農戶，（社員都是戶主）只借六元。足見承借農賑者，俱係資本極爲缺乏之農人。至于用途，吾們起初的觀念是錯了。最普通的需要，並不是修復民堤工程費，而是籽種的購買費。這種用途，代表全部百分之六十；買耕畜一項，占百分之二十五；其餘是用在農具及肥料上的。

到期	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交辦皖北外各區	皖北『加賑』	青年會共計	共計
二十一年	七三一、四一一、一九	七、九六九、〇〇	五、八六五、〇〇	一六、八三五、八一	七六二、〇八一、〇〇
二十二年	一〇一、六六〇、九〇	一九四、〇五四、〇〇	一〇七、八一八、〇〇	二一、四八〇、一九	四一五、〇一三、〇九
二十三年	一三、八二九、七三	一三、〇三〇、〇〇	一四、七一〇、〇〇	一、三六四、〇〇	四一、九三三、七三
二十四年	九八、三五	——	——	三三〇、〇〇	四一八、三五
二十五年	九八、三五	——	——	——	九八、三五
共計	八四六、〇九八、三三	二一五、〇四三、〇〇	一三八、三九三、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一九、五三四、三三
餘額	二五、一一三、一〇	△四三、九五七、〇〇	三、一四三、〇〇	——	六一、三一三、一〇
經費	——	——	三、六六四、〇〇	——	三、六六四、〇〇
總計	八六一、二一一、四三元	三五九、〇〇〇、〇〇元	一三二、三〇〇、〇〇元	三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三八三、四一一、四三元

內有霍邱賑款三萬七千元，該縣匪患新近方始略清，工作尚在進行中。

承借農賑的各互助社，都能利用農賑于適宜的用途。借欵到期，都按期歸還。上年到期之欵十分之七，完全依期清償，毫無糾葛。即未及清償之各戶，大部亦在籌劃或請求展限中。

農賑大部辦完以前，合作工作早有籌備，——農賑後接着辦合作，是原定的計畫，——基本合作觀念，隨時灌輸到承借農賑的農村裏去。在辦農賑的時期內，義賑會的辦事人，時常到各村裏去，他們就口頭宣傳合作。簡易的合作文字，隨時流傳到農間去。二月以後，並專爲此事，編印一種月刊，——合作訊附刊——散給各互助社。從十一月起，又辦了二十八處講習會，召集各社的社員，到會聽講三天。合作的理論及實施方法，即于此時傳授給他們。扣至本文脫稿時已有二十處辦完。每處聽講的人，多至一百二十人，少亦五十人。預計因有此番講習，在皖豫兩省四十縣內（除前列之安徽原辦二十縣加辦五縣，江西十二縣外還有豐城安義清江等三縣經江西省政府撥欵委托義賑會代爲提倡合作，共四十縣）至少有二千人可以得到初步的合作教育。

此外還用其他方法，在農村中宣傳合作，希望時機成熟之後，互助社全可以改組爲合作社。義賑會認定合作是要人民自己去辦的，始終自處于第三者的地位，是一個美意的旁觀者，以爲非如此，不能保持各社自立的精神，而自立精神，爲合作運動的要件。雖然如此，義賑會努力協助，扶持合作的萌芽以至于枝葉茂盛之時期。所以凡是力所能辦的事，義賑會是不辭勞苦的幫忙。譬如合作社在縣政府登記一事，爲鄉農不習爲之事，義賑會就力謀各社的便利，減少他們的困難。

限期修復洪水冲刷之江淮運湖蔓延數千里之長堤，使得七省農人得于次年春夏間收獲災後第一次農產物，實係一樁偉大的工作。現在此項工作已告成功，凡曾參與其事之人士，都值得吾人的欽仰。此工之成，不但可以代表人力集中的力量，且可表現組織之精密，紀律之嚴整。修成之堤，不啻是堤工工程師愛國之紀念碑，結晶品。

規模較小，但是效用亦相同的工作，可以說是農賑。同修成的堤一樣，農賑工作，亦是爲將來農民的福利建立了一個堅固的基礎。凡是辦農賑的地方，第一件好事，就是人民得了災後第一次的收成。這次收成非常的好，且有生產過剩之光景！假使不辦農賑，或是辦得太晚，災區內的情形，惡化到什麼程度，吾人是無法揣想的了。農人們借去的錢是買籽種的。吾人不難想到假使沒有籽種，災區

內收成，決然要減少，經濟狀況，當然要大大的不景氣，這是可以斷言的。這次受水災的區域，如此之大，因爲民間多少有些積蓄；人民復興的能力，又非常雄厚；加上工賑等有效而充量的賑濟，水區內未尙絕粮。這是就大體而言，間或有一二處，因爲天災人禍，種種原因，民間經濟狀況亦曾達到饑饉的程度。

因爲農賑，人民們的責任心及自立心得到了一番興奮與提醒。他們受歷來經濟的壓迫，差不多喪失了人生的樂趣與希望，沒有勇氣去改善他們自己的環境，等着共產主義來利用。水災之後，情形更加惡劣，危機四伏，隨時可以爆發。修堤固然是一件要事，但完全是實質的，缺乏精神治療的效用，不能鼓動人民們的新希望，不能引導他們向一條新的途徑上走去。農賑不但使得人民們可以恢復已有的損失，並且改造整個的農業經濟統系，有了起點。合作將來的功効如何，現在還難預料。但從合作在相類狀況之下，在世界上已往的成績看來，吾人可以敢說，他在農間的影響，一定是不會使人失望的。水災使得吾們在這幾方面努力，使得吾們集中心力，教吾們組織，使得合作在一個重要的區域內發生了萌芽。如說這次水災，中國因禍得福，似非過甚之辭。

辦農賑得到的經驗指示給我們：中國農人富有合作的情緒，他們都是誠實無欺的良民。這次借欵到期歸還，是一個表徵。略加訓練，他們亦有組織的能力。當領袖的都能負責，不輕視他們的責任。至于錢的用途，他們亦能斟酌適宜，應用有限的力量于有效的用途。對于他們有益的運動，他們是竭誠接受，而能感覺到深刻的興趣。

這回農賑工作，總算是成功。要根究此次成功的原因，其一就是事前的充分籌備。籌備的時期多費些時間，實施的時候，進行就能順利省工。還有避免「土劣」，直接向農人接洽，亦是成功的一個要素。義賑會以同情的態度對農民，引起他們的好感與協助。義賑會對于合作一事，幸有充分的經驗，這次均能充量的應用。義賑會徵集了幾十個河北省合作社的社員，南來幫助農賑工作。農賑得他們的助力，不在少處。北省農人，因此一事，與南省農人發生友誼，將來的影響當必甚佳。這又可說是農賑的一個良好副產。

二二，一，二四　北平

居里夫人 Madame Curie

——一個新女子的模型——

衡哲

居里夫人是鐳質的發明者，也是近代一個第一等的科學家。關於她在科學上的貢獻與地位，國內的科學雜誌上已經有過專門的介紹，不用我多說了。我現在要說的，是她的身世與人格。

夫人原名Marie Sklodowska，於一八六七年的十一月七日，生於波蘭的華沙城（Warsaw）。父親是一位中產的地主，但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喜愛文學，擅長數學物理，曾做過大學的教授及校長。母親也是一位奇女子，是一個著名女校的校長。在家庭中，她又是兒女的良師，丈夫的益友。夫人生長在這樣優美高明的環境之下，在智識和人格的兩方面，便早已得到了一個良好堅固的根基。

在兒童的時代，夫人的嗜好是傾向於文藝音樂的，但對于數學物理，也有同樣的欣悅與了解。後來她的母親死了，她修養音樂的機會便減少了。在十七歲的時候，她離開了華沙，別了她的老父與家庭，到一個富農的家裏去教書，以求去分一點老父在經濟上的担負。在這個時期之內，她決定了她求學的宗旨——她要到巴黎去專修數學與物理——于是她便開始積蓄她求學時的費用。

在離開波蘭之前，她曾回到華沙，同她的老父過了一年快樂的生活。同時，她也在這時去參加了一點波蘭青年們的秘密救國工作。這些青年志士們，與夫人一樣，都相信復興波蘭的事業，是應該建築在學問與人格的基礎之上的。故他們都願砥志礪行，到異國去做苦學生。在一八九一年的初冬，夫人乃別了老父，到了巴黎，開始她的苦學的生活。在巴黎的波蘭學生是很多的，夫人初去之時，也常常參加他們的工作與聚會，但後來因專心研究科學，便無暇再及此類的活動了。

到巴黎的第三年，夫人在一個家庭宴會上，遇到了一位青年科學家。『我一進客廳』，夫人在她的自述中這樣說，『便見一位高高的少年，站在窗前。他有琥珀色的頭髮，大而清明的眼睛，莊嚴和靦的態度，以及一個夢想家的神情。我們談話之後，他便要求我，允許他常來看我，因爲我們的志趣很相同，意見也很一致。』這位青年科學

家不是別人，乃是因爲研究科學而不願結婚的居里先生。後來居里先生告訴她，他並不是一個忘情戀愛的人，但他怕女人，因爲『女人常用生命與自然的力量，來引導我們向後走。』夫人在寫她丈夫的行述時，也說，『他常常對我說，他到三十六歲還不曾結婚的緣故，是因爲他不易得到那位夢中的同志，那位能與他同做科學之夢的伴侶。』但在那一夕的宴會上，居里先生居然把他的夢中的伴侶找到了，而且這位伴侶也眞能不使他失望。

相識一年以後，這一對科學上的情人，彼此便都明白，在這個廣大的世界上，是沒有第二個人能代替眼前這一位的了。于是他們便在一個簡單的儀節之下，結爲夫婦。在普通女人的生命中，結婚雖不必一定是戀愛的墳墓，但却沒有不成爲學問或事業的墳墓的。但在居里夫人的生命中，結婚却是她生命與學問的開始。這固然是由于他們夫婦的志同道合，但也未嘗不由於那所志所道的能超乎平凡。不然，跳舞場中，賭博台上，飲食衽席之間，一個男的或是一個女的，又豈不能一樣的覓到一個志同道合的伴侶？

自此以後，居里夫婦便開始去做他們的科學的夢了。關于這夢的奇偉成績——鐳質的發明及其他——我已說過，不在此處記述了。此處且讓我來述一下他們兩人的夢中生活。

第一，他們所做的，並不是一個柔軟的，玫瑰色的夢，乃是一個與環境奮鬥的壯健的夢。他們兩人都不是有錢的人，而在結婚的第三年，夫人又生了一個女孩子，于是這位未來的女發明家，除去烹調及家事之外，又須兼做保姆了。但她絕不以此爲苦。他們夫婦間的高超情感，能使她享樂一切的工作，無論是科學的或是廚房的，雖然她也未嘗不惋惜她的精力與光陰。當他們結婚的時候，有人送了他們一點金錢，作爲禮物。他們便把那錢買了二輛自行車，每逢星期日或是假日，便雙雙的騎着車子到郊外去，作一天或是數天的旅行。他們常常採集了許多野花，回來供在瓶中。居里死後的一晚，夫人有這樣的幾句記載，『在那書室中，他親自從鄉間折來的野花，是仍舊新鮮的開放著，但人是沒有了。』這寥寥數語酸楚的回憶，反襯出了多少他們生活的恬淡與和諧！

第二，在學校的設備上，他們兩位也是得不到什麼便利的。他們沒有自己的試驗室。最初居里先生的工作室，是在一個課室外的過道上。後來學校給了他們一間破屋，作爲他們試驗鐳質的場所。那屋遮不住風雨，趕不出暑熱

，『在寒冷的冬天，一個舊而小的火爐，只烘暖了圍近他的那一點面積。』他們沒有儀器，除了幾件簡陋的管子與量杯。這時他們對于鐳質的研究，已經不能不分工了。居里先生研究的，是鐳的性質，而夫人研究的，却是採取鐳質的方法。她終日用極細的頭腦，做著極笨重的工作。有時她須用一個和她一樣長的大鐵棍，不住手的攪動那燒着的流質，至于數小時。有時又須把那試驗過的物質，大量大量的往屋外傾倒。他們沒有助手，也沒有下人，但他們絕不以爲苦。他們不曾嘆着，『設備不周，供給陋劣，我們不能工作，』這一類的話。他們一天一天的做去，一步一步的試驗，終在一八九八年，獲到了那個驚人的發見。

我們看了這兩位天才夫婦在這時期的生活，第一個感想是，天才是不受環境支配的。有天才的人，即使在陋屋破桌間，也能作驚人的科學發明；即使在黑暗囚室中，也能有奇偉的文藝創作。雖然優良的環境，比了惡劣的環境，有時更能幫助天才的成功，但環境的惡劣，也决不能作爲一個人生失敗的藉口與推諉。

我們的第二個感想是，天才雖然不受物質環境的支配，但精神上的恬靜與慰樂，尤其是夫婦間的契合與協作，却是成就天才的一個重要條件。居里夫婦的簡陋的物質環境，與他們的偉大發明，即是一個証明。假使在他們中間，缺少了一個精神上的和諧——從興趣，人格，及天才的相同而得到的和諧——這個霄壤懸殊的環境與發明，是不容易發生關係的。不信，且看居里夫人自述的一段。

『我們終日在試驗室作工，吃的是學生們所吃的簡單飲食。在我們那個破陋的棚子中，照臨着一個偉大的安靜。有時在看守一個試驗的時候，我們兩人便來回的走着，談談現在，又談談將來。有時我們覺得冷了，便在小火爐的旁邊，飲一杯熱茶，這便能使我們重新振起精神來。我們在這樣的遐想中生活着，像做一個完美的夢一樣。』

我看到這裏，不由得想起了那位八百餘年前的大詩人，李易安居士的結婚生活。我們且看她的自述。

『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錢半千，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

『後屏居鄉里十年，……每獲一書，即共同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鼎彝，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

，夜盡一燭爲率。……余性偶强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弟幾葉，弟幾行，以中否決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見李著金石錄後序）

這兩位天才女子，生時不同，國籍不同，教育與志趣，也各不相同，而兩人在學問上及家庭中的生活，却有這樣一個極相似的精神。她們像顯示奇蹟一樣，給我們看到一個完美的人生，看到一個夫婦結合的最高意義。

我們的第三個感想是，一個人若欲成就他的天才，他對于他的事業與學問，必須先有一個虔誠與專一的信心。社會的浮華與虛榮，乃是擾亂這個信心的最强仇敵，故他們是很可厭的。關于這一個意思，居里先生說得最痛快。他說：

『最痛苦的是，我們不得不在我們所生活的偏狹社會中，作種種的讓步。要是一個人的讓步太少了，他必得受到摧殘；要是讓步太多了，他㆒成爲一個沒有骨氣之人，他將看不起他自己。我現在已不能如十年前的堅定了。在那時候，我以爲……一個人是不應該對于他的環境讓一步的。我甚至相信，一個人不妨發展他的過失，猶之發展他的美德一樣』（見夫人著居里傳）

在一般人的眼光看來，這豈不是一個怪物的口吻？但這個意見却是與居里夫人的意見完全一致的。因爲在他們的心目中，只有科學是最神聖的，是最值得尊敬虔拜的。他們的愛情，也是因爲能建築在這個聖境之上，方才有了價值。假使他們但知道趨承社會的意嚮，或是應付社會的膚淺要求，他們還能有偉大的成功嗎？後來他們的發明爲一般人士接受之後，他們的名譽更一天高似一天，而他們的痛苦也就隨着來了。居里夫人對於這個情形，有這樣的幾句記載。

『因爲我們的發見，可厭的聲名便起來了。他擾亂了我們在試驗室的安靜工作。後來我們同 Becquerel 三人，分得到了諾貝爾獎金之後，我們的工作便更爲人所注目了。有時竟至絕對沒有平安。訪問的，要求寫文章與講演的，每天都來打斷（我們的工作。）』（見夫人自述）

但除去誠意的不願枉費時間與精神于無謂的酬酢之外，這兩位夫婦却並不是什麼怪物。他們敬愛道義的朋友，

喜歡恬淡簡樸的生活，愛樂天然的景物。對于社會與國家的事業，他們也能盡力相助，絕不漠視。故他們對于鐳質的採取與施用的方法，完全公開，遂使鐳質的製造與治療，成爲一件對于社會的重大貢獻。而在歐戰初起之時，巴黎的危亡迫于旦夕，夫人却又隻身來往巴黎，把鐳質遷移到安全之地。又親到前線去，爲傷兵施用鐳質的治療，爲醫生看護講解施用那治療的方法與手續。但這都是後話了。

在一九〇六年，居里先生的名望正如日到中天的時候，一夕在朋友處走回家的途中，他突然的爲一個汽車壓死了。這晴天的霹靂打在夫人的身上，最初是但見全世界都變爲黑暗。但慢慢的，她記起她的兩個女兒，和他們夫婦兩人同做的夢了。她又記起了他丈夫常常對她說的話，「即使他死了，我還當繼續的做我的工作。」這一句話給了她一個再與生命奮鬬的勇氣。後來巴黎的科學院，又決議使她補充了她丈夫在巴黎大學的教授席。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因爲那裡是從來不會有過女教授的。在一九一一年，夫人又獨自受到了一個諾貝爾的化學獎金。一九一二年，巴黎大學又創立了一個鐳質研究所，請夫人做了那裏的主任。

在這樣繁忙，這樣艱巨的工作中，夫人却不曾忘了她的兩個女兒的教育，和她對於她們的責任。那時居里的母親是早已去世了，故他的老父久已搬來和他們同住，並且幫助他們撫育這兩個女孩子。居里死後，夫人的研究及教授的工作，便更加繁重起來，她的女孩子的教養責任，也就更加移到了那位老翁的肩上。夫人對于兒童教育的見解，是很不平凡的。她主張兒童不必多讀書，但却應該注重科學的觀察、與文藝的嗜好，尤應該煅鍊身體，與天然接近。她因老翁喜愛鄉居，故他們不久便全家遷到巴黎的郊外去住。不幸老翁又在一九一〇年死了，于是夫人便與同志們組織了一個試驗學校，大家親自參加教授的工作，使兒童們能在文藝與科學兩方面，得到平衡的發展。經過了二年的這樣的訓育，她的兩個女孩子便居然很年輕的進入了大學。她的大女兒對於科學尤有興趣，故她不但得到了一個好助手，還得到了一個青年的同志與伴侶。

一九一四年，歐戰突然開始。德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侵入中立的比利時，不到幾個星期，巴黎便可以聞到敵人的礮聲。於是夫人奉了政府的命令，把她試驗室中的鐳質，親自携帶到法國的臨時都會 Bordeaux 去。但她並不願離開她的職守，她把鐳質放到安全地點之後，

仍即日回到了危在旦夕的巴黎城。此後三年之中，她的生活便大半消磨在傷兵的醫院中，如我上面所說的了。

現在夫人是已經六十五歲了，却仍在做着那鐳質研究所的主任，不斷的爲一班青年科學家做着領路的工作。她受到了全世界的敬仰，爲地球上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偉大女科學家。但她却仍是那樣的簡樸，那樣的謙和，那樣的恬淡韜晦。我們因此明白，她的成就已是超出了她丈夫的期望，她所做的夢，也已不是科學所專有的榮光。因爲她所給我們的，不但是一個科學上的偉大貢獻，幷且是一個更爲偉大的人格，一個完美高尚的人生模型。

主編者：陶孟和
出版者：社會調查所　湯象龍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

定價：第一期每冊五角，第二期每冊七角，定閱全年二冊大洋一元。

第一號　發行　北平總街　三津

第一期目要
厘金制度的起源及其理論……羅玉東
道光以後中琉貿易的統計……周益湘
清總理衙門及其經費……陳文進
胡夏米貨船來華經過及其影響……張德昌

第二期預告
道光朝兩淮廢引改票始末……劉鴛
光緒朝補救財政之方策……羅玉東
清季使領經費……陳文進

▲每週一冊全年五十冊▲定閱連郵費五元五角▲每冊零售一角五分

社址：法租界三十一號路一百六十一號

第十卷　國聞周報　第十一期出版

本期要目
世界戰爭爆發性……大炎譯
今後中國政治制度商榷……楊玉清
幾個應研究的實用問題……翁文灝
關於竹書紀年詩書春秋左傳的幾樁公案（續）……陳振先
鄉舍一夜（小說）……窘羊譯

第一期特大要目
楊朱之學……馮友蘭
蒲鮮萬奴國號考……（7）岩井大慧著　錢稻孫譯
漢代之巫風……（45）辰伯
蕭伯納的生平及其社會主義的檢討……（53）張露薇
紅樓夢批判……（60）李長之
乾燥的蘋果……（116）李景範
水面上油之試驗……（137）I. Langmuir著　一隽譯
領事約特權與時免權……（148）芷蓀

清華週刊　第三九卷　號

本期零售三角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圃」「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顏插畫，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懋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埠】每月一元一角【國內郵寄】每月一元二角【日本及其屬地】每月一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嘉坡暹羅安南菲律賓】每月四元一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為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與國際　蔣廷黻

跋蔣廷黻先生的論文　胡適

權利是什麼？　胡道維
（三）歐洲人的權利觀念

陷落時的熱河　劉節

中國科學發展的路線　秋若

討論「中國農民何以這樣多」　吳景超

第四十五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九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聯華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各朝野書店　摩登教育社　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光華

上海：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新中國書店

南京：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中央書局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安：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甘肅書報社

武昌：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開封：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和平報社

安慶：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東方書社（代定）　遠東書局

廣州：中山書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朋友書店

雲南：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眞美善金城圖書公司

汕頭：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新時代書局

成都：現代文化社

廈門：開明書店

綏遠：廿一學社

太原：覺民書報社（代定）

眞茹：新華書店

山東：荷澤書報代辦部

蕪湖：滬海書局

泰興：芸橘春華文藝社

杭州：現代書局

徐州：徐州廣告社

常熟：振華書局

瓊州：海口百科公司　會文書局

南通：三友書店

合川：新川書店

桂林：永昌公司

威海：吉昇昌書坊

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與國際

蔣廷黻

中國近代的厄運之主要原因，無疑的，是現代化的遲緩。換言之，就是內政改革的失敗。所以對于靠國聯不如靠自己的主張，我是十分同情的。但是立國於現代的世界，不僅一般弱小國家，即少數所謂大强權，都不能一日忽略國際的關係。內政與外交好像左右兩腿：左腿向前進一步，右腿必須跟上：不然，全體就不能有進步。內政辦得有起色，外交因之容易辦；外交應付得宜，內政的進步亦因之更加順利。我們要記得：我們統一的遲早和程度，工商業發達的快慢，鐵路幹線完成的早晚處處都受外國政府和人民的態度的影響。我在這裏要討論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和國際，不是因爲我想國聯和國際，不問我們奮鬬與否，犧牲與否，就會把東北四省送回給我們；正是因爲我深信現在惟一促進國聯和國際幫助我們收復失地的方法在於速圖內政的改革—或國家的現代化。

日內瓦日報 Journal de Genève 的前主筆馬丁教授近在北平政治學會講演的時候，說了一句很使我傷心的話。他說：中國與國聯的關係可分爲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中國無所求於國聯因而冷淡的時期，第二時期是中國有所求於國聯因而熱烈的時期。馬丁教授說這話的時候一定也是很傷心的，因爲他是國聯的忠實信徒，曾爲國聯的原故而替我們在日內瓦奮鬬的。他這句話最足以形容我們全盤的外交。我們是精於打小算盤的：不見利就不爲義。我們是天生的物質主義者：政治上的精神力量——政治的不能測量的元素是我們所看不起的。國聯盟約這個東西我們平日——或者甚至於現在——不是把牠當個「好好先生」看嗎？國聯在國際的重要及其所以然，我們看不清楚，因爲我們想這根本值不得我們的注意。國聯不是個理想的東西嗎？有人這樣的疑問。牠不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工具和假面具嗎？還有人這樣的判斷。

國聯在現今的國際上有兩種重要。第一：牠是世界的公安局。在歐戰以前，各國是各自圖安全的保障的。各國各自圖安全好像各人各自圖安全一樣——一樣的不經濟，一樣的危險。我帶一枝槍，你也帶一枝；我疑你的槍是對付我的，你疑我的槍是對付你的；爲先發制人，戰爭就爆

發了。我怕你的槍比我的利害，你也怕我的比你的好；於是你我都節衣縮食以求槍桿——軍備——的精良。有一天，我想我的努力得到了相當的成績，我相信我的槍實在比你的好，我就趁早向你開放起來。上次世界大戰就是這樣的打起來的。你我現在不帶槍，不各自圖安全，因爲我們有公安局。上次大戰只有戰敗者，沒有戰勝者；因爲就是號稱戰勝的英法在戰後的富庶和安樂不但不及戰前，並且十五年的努力尚不足以復元。拿現在的軍器來演第二次的大戰，其結果不是人類的末日，也會是文化的末日。所以戰後有許多遠見的人——在大國的不少於在小國的——一致的主張組織一個國聯，一個世界的公安局。牠是小國的必需品，這是很明顯的，全無疑問的。同時因爲以上所說的原故，牠也是大國所需要的，不過大國的需要國聯究竟不如小國那樣的迫切。我們拿英國來作個例子。現在在英國的國聯同志會的會員有三百萬以上之多。那一個英國政治家敢公開的藐視國聯？儘管有些是口是心非，他們不敢不「口是」已經表現國聯在英國的勢力。這次爲國聯報告書的通過而奮鬪的捷克，瑞士，瑞典，哀耳蘭諸國的代表，我們要認清，與其說是爲中國奮鬪，不如說是爲國聯的前途而奮鬪。他們覺得中日問題是國聯的試金石，而國聯又是他們國家的公安局。

第二，國聯是現代世界的公益局。有許多事業是各國的公益而非一國所能單獨舉行的，如勞工待遇的改良，麻醉品的取締。還有許多問題雖發生在一國而其影響則牽連許多國，如數年之前奧國的經濟破產。實際上，現代一國的貧窮能使全世界均減富；所謂局部的問題都是全世界的問題。

第三，國際的形勢大部份在國聯之內表演。國聯和國際已到了一個不可分離的狀態。日本除外，其他列强均將假國聯的名義以貫澈其政策。當然各國的外交都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爲第一目標，但其主要的活動場是日內瓦。

國聯現在固然沒有海陸軍，固然無制裁能力，固然不是太上政府，固是幼稚的，但牠的目標是對的，所走的路是對的，說牠是資本主義的工具的人並不承認軍備是不應該裁的，仗是應該打的，大國是應該併吞小國的；他們也不過說國聯的毛病在於不能實行盟約的條款。就中國說，我們所患的不是國聯盟約之不利於我們，也是國聯的力量的薄弱。那末，我們運用國聯的第一個方法就是要培養國聯的力量。別國不信任國聯的時候，我們要特別信任牠。別國事事處處要破壞國聯的威信的時候，我們一舉一動都

要尊崇，要提高國聯的威信。別國的人如說國聯盟約是廢紙，我們就要說盟約是天經地義。別國的人如說國聯只能管歐洲的事，我們就要說國聯是全世界的仲裁者。別國的國聯同志會會員如有三百萬，我們就應該有三千萬。別國如把國聯作爲外交家專門研究的題目，我們就應把國聯的歷史，組織，目的作爲中小學的必修課。無論國聯提倡甚麼，我們都竭力合作。無論國聯召集甚麼會，我們必派代表出席，且派國內最有資望的人去。

日本退出國聯了，我們在國聯活動的機會也就到了。在會員國之中，中國最有代表亞洲的資格。國聯爲維持牠的世界性起見，從此以後，更將歡迎中國的合作。

國聯不但是我們聯合世界一致對日的好工具，且是幫助我們實行現代化的一個好機關。我們如要找外國的專家來幫助我們，國聯替我們去找比我們自己找的還要好些。我們如要利用外國的資本來開發我們的利源，國聯能作有力的媒介。借用外資，大概現在沒有人反對；聘任外國專門家也不應有人反對。中國以往的毛病不是聘任外國人太多；是所聘任者問或不得其人。比這更要緊的，是在外國專家指導下服務的人引以爲恥而不虛心學習。甲午以前，北洋海軍的留學生如劉步蟾，林泰曾諸人就犯了這個毛病。他們自己陞官雖然快些，但國家的損失不知幾何。

近來政府好幾次請了，或託國聯替我們請了一些外國專家來。不過作了調察報告書或計畫書，他們就回國了，而政府就把他們的計畫置之不理了。除軍隊裏的外國顧問外，別的顧問只替我們造計畫，並不得幫助我們來實行。這是不能收效的。我們奮發圖强的日子——那就是說，切實現代化的日子——已經到了。我們如能在現代化的程序中竭力圖歐美資本及技術的合作，我們的進步必可一日千里。

遠東問題，歸根起來，就是中國的無力，而無力的根由就是中國之欠缺現代化。國聯及國際對日本不能施行制裁大部份可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但是國聯及國際如有機會來幫助中國改造，這是心有餘而力亦有餘的事情。一個强有力的中國是當今國際形勢的一個必需品。這是我們千載一時的機會。近幾十年來，與中國有邦交的列强可分兩種：一種是以通商爲目的的，如英美，一種是在遠東有土地野心的，如日俄。通商的國家惟恐中國自己不富强，因爲中國一富强，牠們的商業就可以進步。有土地野心的則惟恐中國富强。當宣統末年英美德法組織四國銀行團的時候，日俄即起而反對之。現在我們從法國外部所發表的秘

密公文，我們知道日俄反對的理由。她們說如果中國能大借外債來修鐵路，興實業，中國就能自强起來，這是與她們的希望相反的。華府會議以後，在華只圖通商的國家切望中國的自强更加熱烈，有時比中國人只有過而無不及。我們以往沒有利用這種國際形勢，以致有今日。一誤不可再誤了。一個富强的中國出世之日就是遠東問題終止之日，此外別無出路。我們是這樣想，國聯及美國也是這樣想。從這方面看，國聯及國際的利益完全是與中國的利益相同的。

在長期抵抗中，利用國聯和國際來圖中國的富强，比利用國聯和國際來制裁日本，是更容易舉行的，更有實效的，更無流弊的。

中日兩國的對抗不是我們所求的。直到現在，我還想是兩國的大不幸。但我們是處於被動的地位，是迫不得已的。在甲午以前，日本是進步的，順世界潮流的，中國是守舊的，在內政外交上，均是反動的。日本有了局部的改革，因而富强；富强了以後，就以爲無須再改革了，再事西化了。我們的歷史正相反：甲午以前，局部的物質改革不見效，於是有戊戌的局部政治改革；又不見效，於是有辛亥的整個革命；還不見效，於是有民四以來的思想及社會革命。我們犧牲之大及上軌道的困難當然遠過於日本，同時我們也有相當的代價。現在我們的思想解放亦遠在日本之上。日本現在的全盤外交內政都到了反動時期，我們則處於前進及後退兩可之間。日本現在無選擇的可能，因爲她的局面是已定的，我們則正在十字路上。在這個當兒，我們應該決然毅然放棄反動的路而走到歐戰後改革家所指出的新路上。不但在外交上，因爲日本是反國聯及其精神的，我們應該全心的擁護國聯及其所代表的新國際關係。就是在內政上，我們也應該如此作。日本軍閥討厭國會及政黨，我們則應大行民治的憲政。日本嚴厲的取締勞工運動，我們於勞資之間則應扶持勞工的利益。日本的工商業已歸少數財閥把持，我們不妨貫徹資本與工業的社會化。

民治主義，政治的和經濟的，是一個不可遏抑的潮流。反動只能得一時的成功。久之，天下是民衆的天下。在長期抗抵中，我們的某本政策如能順着世界的大潮，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正加日本甲午以前的努力得着甲午的收穫一樣。

四月三日

跋蔣廷黻先生的論文

胡適

蔣先生這篇「長期抵抗中如何運用國聯與國際」，我讀了之後，覺得這是一篇極重要的文字，所以我大胆把我讀後的感想寫在這裡做一篇短跋。

十年前（民國十一年十月），我在努力週報上發表了一篇文字，題爲「國際的中國」，本意是對於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倡出的「瞎說的國際形勢論」下一點批評和矯正。當時我說：

> 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的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數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享有安寧與統一的。……國際投資之所以發生問題，正因爲投資所在之國不和平，無治安，不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與安全。故近人說，墨西哥，中國，波斯，近東諸國，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國際上的亂源。」

所以我那時說：

> ……我們現在儘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噩夢。最要緊的是同心協力的把自己的國家弄上政治的軌道上去。國家的政治上了軌道，工商業可以自由發展了，投資者的正當利益有了保障了，國際的投資便不發生問題了，資本帝國主義者也就不能不在軌道上進行了。

我的結論是：

> 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國侵略主義的先決問題。（全文見胡適文存二集卷三，頁一二八a以下）

十年以來，我當時所批評的「瞎說的國際形勢論」不但沒有減少勢力，竟漸漸成爲有力政黨的正統思想。所以全國政治的努力不用在改造國家的政治，倒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動，用在口號標語式的打倒帝國主義。結果是我們糟塌了整整十年的寶貴光陰，自己國家的政治至今還不曾上軌道，而在外交上反早已走上了某先生所謂「止有敵人而無與國」的孤立地位。華盛頓會議給我們的休養整理的時間，我們完全不會利用，全用在自己相殘相殺相壓迫的死路上了。直到國難臨頭，我們從噩夢裏跳起來，方才知道阿蒙還是十年前的腐敗阿蒙，方才知道一個殘破散漫的中

國止可以給敵人做侵略的口實，而決不能抵禦最新式的武力的侵略。十年的大錯鑄成了今日的奇恥大辱，還落得我們的敵人向全世界宣傳我們是一個沒有現代國家資格的民族。

在一年半的慘痛的經驗裏，我們的大多數政論者似乎還完全不曾了解這回事情的教訓。我們還只看見整串的名詞和口號的撒弄，全不顧到事實的局勢。即如最近一期的東方雜誌（三十卷六號）的『太平洋現勢之分析』專號的引論，開口便說：

> 帝國主義分割中國的悲喜劇，已從日內瓦政治外交鬥爭的場面，移轉到太平洋武裝鬥爭的場面來了。

又說：

> 自九一八以來，一直到最近爲止，帝國主義者想在日內瓦的綠色壇坫上，用政治外交方法解決日本獨佔或國際共管的問題。……

這種議論完全是一串杜撰的名詞在那兒變戲法，名詞的背後若不是惡意的抹殺事實，就是無識的武斷。我們至今還沒有一點點自責的態度，還不肯用一點思考的工夫，還只知道造作名詞來抹殺青天白日的事實：這種現象眞是亡國的現象。

蔣廷黻先生這一篇文字，我認爲是對於今日這種「瞎說的國際形勢論」的一種最切實的糾正。他第一勸我們要認清國聯的性質。今日的國聯已不是幾個大國所能完全操縱的了；牠一面要顧到許多小國的志願，一面又要顧到幾個非會員的強國（蘇俄與美國）的趨向；牠爲自己的生命與前途的發展，不能不維持盟約的尊嚴。這十八個月中國聯應付遠東局面的經過，至少應該可以使我們相信牠寧願得罪一個跋扈的強國而不肯失去世界公論的同情的。這是我們今日談國際政治時必須認識的第一點。

第二，蔣先生勸我們要認清國際的形勢。他指出列強（小國更不必說）之中至少有些國家對於中國除了通商之外沒有別的侵略野心：『華府會議以後，在華只圖通商的國家切望中國的自強更加熱烈，有時比中國人只有過而無不及。』在這一點上，這些國家的利益可說是和中國的利益相同的，因爲他們知道一個富強的中國必定是他們的更大又更有益的市場。這是我們今日談國際形勢應該認識的第二點。

第三，他勸我們要認清只有一個現代化成功的中國方才可以根本解決遠東問題；並且在中現代化的過程中，國聯可以給我們最可靠又最少危險的援助。我們必須充分了

解這種形勢，然後能放手放胆去利用歐美資本與技術的合作來促進中國的現代化。這雖然很像是迂遠的路徑，然而只要我們打定方針做去，最迂遠的路也許是最快捷的路。這是我們今日談國際形勢應該認識的第二點。

我讀了蔣先生的文章，覺得他的主張和我十年前的主張有不少共同之點，我忍不住要寫這幾句讀後感，表示我的同情的敬意。蔣先生的論調在今日一定要挨那班「瞎說的國際形勢論者」的詛咒的，正如我十年前挨他們的詛咒一樣。但今日的國際形勢的事實比十年前明顯的多，瞎說的人未必能使今日全國的人都變成瞎子。我相信蔣先生這種歷史事實的觀點終久是會佔勝利的。

一九三三，四，三夜。

權利是什麼？

胡道維

（三）歐洲人的權利觀念

歐洲大陸各國以法律的體裁敘述私人的權利，要算以法蘭西一七八九年公布的「人權與民權宣言」爲破題兒第一遭了；這是個範圍極廣的文件，在一七九一年法國第一次成文憲法內曾被採用而爲此重要根本大法之一部分。

制定並通過這個憲法的國會明白的在這個權利宣言裏說：「一般人對於人權素極缺乏認識，或儘忘，或忽視，這便是國家不幸與政治腐敗的唯一的原因」；所以國會才以愼重態度敘述「人類的自然的不可讓渡的神聖的權利，用以昭示社會全體人員，俾其不忘本身之權利與義務」。

宣言本部包含有下列的敘述與解釋，都是與人民權利有關的條文：人類都是生而平等且繼續保持其平等的，都有平等的權利；任何政府的目的，都是要保存人類的自然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與反對壓制等權利；主權是屬於國家全體的；所謂自由，就是在不侵害他人的範圍內任意行事的權利；因此，每個人自然權利的行使，只以保存他人同一權利爲限制，並且這種限制只有法律可予以規定；不過這種法律亦只能禁止一切違害社會的行爲，凡法律所不會禁止的行爲，人民不能受限制而不作，凡法律所不會命令的行爲，人民亦不能被强迫的去作；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現，所以任何國民都有直接的或間接的（假手於代表

們）參與法律制定的權利，這種權利對於全體國民都應有不分軒輊的一致性。

除此項關於法治精神的規定外，宣言內還有種種特殊權利的記載：類如宗教意見的自由——祇要這種意見於發揮時不妨碍法律規定的公共秩序；言論自由；財產自由——非因有公共需要且經給付代價後，這種自由是不能剝奪的；並且一種行爲若在發生時沒有應受懲罰的性質，人民便有此後不因此而受刑事制裁的權利。本憲法的其他部分還承認有別種的權利，例如國民和平集會的權利，用調解方法解決其紛爭的權利，不受未經法律規定的法官的審判的權利。

這些話可見此宣言所最注意的，大部分都是些實質的權利，人類自然的權利；牠不曾重視到限制這些實質權利的方法，尤不曾注意到唯一限制的方法。但是在本宣言與憲法的其他部分（尤其是關於司法制度的一部分）裏面，却也有削剝人民自然權利時所必經的手續程序的規定；不過這種規定大半都是關於刑事案件一方面罷了。按這類規定，國民於尋常刑事案件裏非經陪審員提起控告不能受裁判；控告提出後，控告的事實應由陪審員加以審判，並且陪審人員不得在十二人以下；被告人有否認二十位陪審員的絕對權利，而無須提供任何否認的理由；他有聘僱律師的絕對權利；並且如被宣告免罪，有不爲同一事由而再受審訊的絕對權利；法律問題應取決於裁判官，並且審訊程序應一律公開；非有警察或法庭傳票，不得擅行逮捕；被捕者應立即帶於警吏之前，於二十四小時內即應受審訊；如經審訊後証明無拘禁理由，便應立將被捕者開釋；若依法得付保証金而求開釋，他如自願如此辦理，亦得以保証金而達其開釋之目的；監獄看守人非見相當拘票，不得接收或拘禁任何罪犯；未經法律規定之拘留處所，不得拘禁人民；如有人未經法律授權而欲逮捕或拘禁任何罪犯，便犯有擅行拘禁的罪狀。

內中也有取締民事案件的規定，最重要的就是禁止法庭在雙方當事人尚未出庭以先，或在原告人尚未招被告人於調停人之前而進行和解手續以先，而受理任何民事訴訟的案件。

緊隨着一七九一年的憲法之後，法國又採用了若干共和形式的憲法；這些憲法都曾插入與上述宣言極相類似的權利宣言。幷且在許多地方，還可以發見新的權利的規定。譬如，在一七九五年成立的「指導委員會」式的政府，牠的共和憲法就有法國領土上任何人的住宅統有不可侵犯的

性質的規定。任何外人於夜間均不能擅入他人住宅，若有水火變故或有宅內人請求的事由則在例外。日間外人進入亦須有法定事由，或有公共權威所頒發的命令。並且這次憲法還規定：拘捕令狀若不載明拘捕理由與頒發本令狀所執行的法律，不得謂爲合法；此項令狀並須說明係由某合法權威所頒發，並須以拘捕令的頒發事實預先通知被捕人而以令狀一分交存於該人之手。

但是當時三權鼎立之說盛行，影響於人民權利殊不淺：司法機關與行政官吏既是立於平等的地位，所以原來法庭並不能因行政人員之行使職務時有所錯誤而將其帶庭傳訊；這樣，如果人民的公民權利有被政府官吏加以蹂躪的時候，他們便要感覺呼籲無門有冤莫白了。後來一七九五年的憲法，對於這種缺限，曾稍予以更正：按牠的規定，人民可以於普通法庭內控告行政官吏，唯一的條件就是要預先取得全國最高行政權威（指當日的國務會議）的許可。

這種權利保障實太欠充實，個人公民性質的權利絕不能盡免政府的蹧踏；加之法國革命常有過分的舉動，在一七九五年已引起了守舊派的反響；因爲這些原故，一般人覺得由憲法予人民權利以形式的廣泛的保障，實於事實無多大裨益；所以一七九五以後的各種憲法，均不曾載有大範圍的個人權利的規定。但是，這却不是說法國人民的權利就果眞要遭官方踐踏的毒手了；因爲我們知道在這些新興憲法裏或普通法律裡，還是散佈着不少的關於拘捕審訊等手續的特殊規定；另一方面，一七九五年以前的各種憲法莫不給人民權利以詳細的說明，在人民心理上已經產生了極深刻的印象與認識，現在雖沒有明文的權利規定，但是舊日各種規定却還被一般人認爲有法律的效力。

馴至一八三〇年，自由運動——從前曾產生過正式權利宣言的運動——又興奮起來了；結果在法國讓非列卜路易(Louis Philippe)得着了王位；在比利時也產生了革命，成立了一個離荷蘭而獨立的新王國。一八三〇年的比國憲法又包括有一種權利宣言，但與從前法國的宣言有兩種很大的分別。

第一，絕不似法國的那樣複雜。牠給個人自由的定義，就說個人自由是非在法定案件上並非依法定手續不得受檢舉的一種權利。對於一種特殊的法庭拘票，尤認爲必需的條件。若被拘人不是正當發生犯罪行爲時即被拘捕的，拘捕人犯時——至多在拘捕後二十四小時以內——一定是要提供拘票的。並且按憲法的規定，任何人非依法均不得

受懲處，其懲處方法亦不得出於財產的沒收。人民住宅有不可侵犯的權利；非在法定案件上並非依法定手續，任何人不得擅進他人的住宅。若非爲公共利用，非在法定案件上，非依法定手續，且非經預付公允的代價，任何人的財產都是不能被剝奪的。此外，宗教信仰自由，言論出版自由，結社自由，和平集會自由，請願自由，及書信秘密自由：也都在憲法承認之例。被認爲絕對的自由，却只有兩種：即結社自由與書信秘密自由。其他項權利的積極的公開行使，均可以受法律的限制。

第二，比國人民因有鑑於前三十幾年的經驗，所以在制定憲法時側重於權利的保障或救濟方法，而不崇尙絕對的實質的權利。凡憲法中所列舉的權利，幾乎無一不可受立法的限制，並且憲法對於權利限制的方法也有相當的規定。據比國憲法的特殊規定，人民對任何官吏的行爲都可以提起訴訟而無須取得長官的許可，只有國務員是唯一的例外。並且憲法中關於司法機關的條文，爲刑事檢舉規定有陪審制度；厥後國會通過的組織法庭的法律，亦不曾規定任何特種法庭得訊審政府與私人間的訴訟；這種案件按憲法規定概屬於尋常法庭的權力範圍以內，只要國會不曾以法律另作別一種的規定。

普魯士與義大利的憲法，係產自十九世紀中葉的革命運動中；這種革命潮流幾乎影響全歐各國，所以普義憲法也可以當作歐洲典型的根本大法來看。這般憲法對於個人權利的條文，顯受有比國憲法極深刻的影響。牠們首先有一種類似權利宣言的規定，然後對於權利的限制與限制的手續再行加以說明：足見牠們注意的對象，不是實質的權利而是程序的權利了。

所以就一般的憲法來觀察，歐洲人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便已逐漸放棄十八世紀中在美法二國中盛行的實質的絕對的自然權利的觀念了。自二十世紀開端以來——尤其是自歐洲大戰以來——歐洲人簡直有回到原來英國人的觀念的模樣。換句話說，他們所日欲冀求的目的，不在於爲絕對的寔質的權利取得承認，而在於爲保障與救濟方法（此種方法大半爲司法的性質）取得規定；各個人民既有了國家積極法所授予的權利，他們就要代這些權利力圖有效的保障，免受政府官吏的摧殘與侵蝕。比國憲法的評論家亞瑞納（Errera）說：憲法中關於私人權利的規定，「純無趨重學理的性質；牠們只是防禦政府的（那怕就是立法部的）行動的一種堡壘。牠們都是加在公共權威之上的憲法規則；牠們禁止除法官外任何別人對於私人自由的干涉，

雖個人有濫用其自由的情事也是這樣」。一七八九年的權利宣言的基本觀念，既已深入近代人類的精神，形式上的權利規定似已不復爲緊切的需要；憲法所三致意的對象，只是一種法定的方法與程序，用以在一般假定的權利之上加以限制的：這是亞瑞納與任何別人都承認的事實。所以歐洲人的觀念現在雖還未完全脫離十八世紀的窠臼，但是事實上早已有向英國方面轉變的趨勢了。

綜合我上面三篇文章而加以論斷，三種權利觀念英國則趨重事實，歐洲則趨重理想，美國則介於二者之間而事理俱重。歐洲方面既久有與英國觀念打成一片的傾向，則現時所存之權利觀念可以說只有兩個系統——即英美二系統。然而無論我們採擇那一種觀念，權利保障端賴於權利被侵擾時有救濟的方法，並且這種方法的實施最好是假手於獨立的法院；否則權利斷難行使，亦徒托空名而已。英國的人身保護法案，以及該國人民因政府官吏越權瀆職所產生的損失而對他們提起控告的權利，比任何別國的補救方法都要有更進一步的效力：這可以說是我們最好的模範。

（全文完）

胡道維先生的「權利是什麼？」一文共分三章，其一二兩章分見本刊第四十二，四十三期。（編者記。）

陷落時的熱河

劉節

我們從北平動身赴熱河的前一天，正是朝陽失守的消息傳到北平的那一天，然而我們的計劃已經決定，熱河訪古的興致也決不能打斷。雖然知道這回旅行有點危險，却以爲熱河的形勢險要，又有十多萬的大軍把守，至少也要個十天半月才能影響到承德，於是就決定了，和諸位夥伴計畫着所走的路綫，怎麼設法把熱河那些喇嘛廟裏的藏經搬運過來，並且還要傳拓那邊的各種古碑。一切都預備好了剛要出發，那天晚報（二月二十五日）又傳凌晨吃緊，我們也管不了許多了，打起精神半夜起來到一位朋友家裏等遼吉黑後援會的第一號汽車，六點半鐘出發。車中除了我們三人以外全是往前線打仗的忠勇愛國健兒，越發壯着我們的膽子。在車上走了半個鐘頭，才慢慢的天亮。八點半到密雲，十一點半到南天門，路上又因孫殿英的給養車和駱駝隊擋住我們的車，只得下來步行，從南天門到古北口

祇八里路，中間隔着一道大沙磧，走了一個多鐘頭才到。從古北口再往北，一路是崇山峻嶺，車便走得很慢了，直到晌晚時分才抵承德。我們三個人搬到玉成飯店。我們住的是一間極小的屋子，大約只有六尺見方，土坑却佔去三分之二，屋頂上掛滿了塵網，白色的門帘子已經變成黑色的了。這屋既沒有窗子又沒有火爐，單靠燒坑取暖，然而像這樣的旅館在承德還算是頭等的，也就可以想像承德的市面了。承德雖然是熱河的省城，其實還不如南方的一個小縣城。當地的人民歷年經軍閥們削剝，眞是十室九空，據土人說：自從湯玉麟到了熱河，熱河的天都高了三尺。熱河的沒落，我想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我們到那裏本來有很多的事要做，第一天，早上去找湯玉麟，沒有碰見。（據說熱河省政府裡一個小科長也得過午才見客，到了下午四點就停止辦公，雖在軍事緊急的時候也一樣。）那天下午兩點鐘光景我又到司令部去造訪這位湯將軍，承他派參謀長李贊庭氏接見。對於我們所要求保護當地藏經的事，沒有肯定或否定的答覆，說是要等省政府會議之後再說。過了一天，省政府會議已開過了，打聽的結果是交秘書處，民政廳，教育廳，警務處，會同辦理。我們得到了這個消息之後即刻去見教育廳長張翼庭氏，承他替我們寫了一封介紹信去見省政府代理秘書長濮良至氏。在他的口裏才得到一番正式的答覆。說是：『搬經的事我們是贊同的，不過這幾天時局太緊張，如果搬運起來，非得三四汽車裝不下，這樣做法恐怕要搖動人心，等過幾天再說吧。』我們知道搬經的事是沒有希望的了。便進行拓碑的事。承濮先生替我們辦了一封公函，允許在熱河境內自由傳拓各處的古碑。我們拿了這公函就一邊調查，一邊就近的先拓起來。據我們調查所得的，有下列各種的藏經和碑板：

一，札什倫布，亦名福壽寺，又名行宮。

大門外四體字小碑三，大門裏碑亭內四體字碑三，西藏板甘珠爾及甘珠爾經各一部。

二，布達拉，俗名白臺子。

門外四體字小碑二，大門裏碑亭內四體字碑三，北京官板甘珠爾經一部（又一部封好的，恐怕是西藏板甘珠爾經），西北院四體字碑一。

三，殊象寺

無碑，滿文甘珠爾經一部。

四，羅漢堂

無碑，亦無經。

五，普寧寺，俗名大佛寺

碑亭內四體字碑三，（四體中的蒙古字爲新疆蒙古人所用的托特字）。

六，安遠寺，又名伊犂廟

四體字臥碑一。

七，普樂寺，俗名圓亭子

四體字碑一。

八，溥善寺，俗名後寺

無碑。

九，溥仁寺，又名前寺

漢文碑一，漢滿蒙三體字碑一。

當我們開始拓碑的那一天（三月二日），早上便來了兩架日本飛機，在空中兜了兩個圈子，去了。下午凌源的電話不通了。晚上七點鐘光景後援會的汽車一齊叫湯玉麟抓了去。那時我們便要走也走不了，祇得先住在玉成飯店，等到夜間，那些客人更忙亂起來了，好像事情即刻就壞，其實那時候平泉的電話都還通的。街上的大車轎車，擠滿了。問起來都是給省政府裡的官員們搬運行李的。我們想要是跟着他們走呢，無論如何總覺得不妥。三個人還是在玉成飯店候了一夜。等到天快亮的時才隨着行李移到熱河東岸的一個喇嘛廟裏去住。這廟就叫溥仁寺，我們開始拓的碑就在這兒。這天剛好下很大的雪，日本的飛機沒有來。我們在寺裏遠遠的聽見散兵放槍聲，一打聽，說湯玉麟早已退灤平去了，行宮裏的貴重東西都搬起走了，省政府裏的人員也散光了。中午在廟裏吃了點東西，我便踱到街上看一看，很靜，沒有什麼。一問起來才知道承德縣長已會同商會的會長伊君組織了一個承德地方維持會，籌備歡迎日本人了。

到四日的上午，湯玉麟的兵大部分都已退去，祇有在獅子溝的兵還沒走完。在東北山口裏還隱的聽到礮聲。那天早上八點左右又來了十幾架日本飛機，這回却在獅子溝和故宮下了十多枚炸彈。日本兵就是四號下午三點半鐘進街。那時我正從廟裏出來，看宮裏已經掛起日本國旗了。走到商會附近看那邊停着一輛鐵甲汽車，裏面坐着一位日本軍官，正和商會會長在那裏說話。一會兒這鐵甲車望西開，日本的先鋒隊便跟着進來，領頭的是什麼百武司令。商會的職員們都趕着出來同他握手。一路上貼出『歡迎大日本軍』的標語，家家掛起日本國旗。我便在人叢中拍了幾張照片。這時候我纔知道；熱河的民衆對於亡國的觀念是沒有什麼難堪的。否則日本國旗怎麼會做得這樣快呢？！

那天進街的日本兵大約有五六百人光景，其中夾雜着許多蒙古兵（報載入承德日兵祇有一百二十八人，不曉得根據什麼的），總共有六七十輛汽車，大半都向西開走。這些日兵住的都是民房和旅館，並不駐紮宮裏，許是怕我們尚有埋伏，或怕我們夜裏會反攻的緣故。（因爲這行宮很大，又在山上，我們要是把他們一圍起來，他們會整個毀掉的。）

等日兵進來半個鐘頭以後，我們也從溥仁寺搬回玉成飯店了。剛搬進去不到一個鐘頭，日本軍第八師團的衛生班也搬進來了，一共有三十個人，其中一位是將校，其餘都是士兵。一到，即刻要掌櫃的辦五桌酒菜，付五元老頭票一桌，還硬要喝紹興酒。那掌櫃的苦苦央求，說今天街上舖子都不開門，買不出來。他們看實在沒有法子了，只得喝他們自己帶來的玫瑰酒，大喝大嚷，鬧了一宵。到夜間十二點的時候，掌櫃的引着兩個日兵和一個翻譯員到我們房裏來。我們從夢中醒來被他們澈上澈下的搜檢了一番。那兩個日兵看見我們有一大包的藏經目錄，以爲我們是蒙古人，態度即刻和緩了許多，大約檢查了五分鐘，也就出去了。第二天一早起來我便到商會設法打電報給北平的朋友，因爲電報局在行宮裏面，給日兵把守住了，商民無法通電，祇得作罷。

日兵進承德的頭兩天商民還勉强開市做買賣，到了第三天，又是關起門來，什麼也買不出，我們在店裏常挨餓。掌櫃的說我的口音不很對，疑心是替南方傳達消息的，對我們更冷淡了。以前幾天還給些高粱米飯吃，現在連高粱米飯都不給，到街上去買大餅十六個銅子一個都買不着。我們想都這樣下去可了不得。正在設法，却來了一位姓張的翻譯員，吉林人，和我們說：他已經在日本人面前替我們說了許多好話，不然日本人是多少要給我們點厲吃的，還說了許多駭人聽聞的話，我們也摸不着頭腦，只有默默的聽着。他又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應該互相幫忙的，既然你們沒有東西吃，我可以叫他們拿來。於是把日本兵吃的大白米飯和紅鹹魚都一盆一盆的送過來我們吃。我們倒接連的吃了他三天的飯。

這三天以內（四日至六日）沒有看見東邊來一輛車，他們的食品原來都用飛機送的。街上的日兵漸漸的稀少了，原來他們又都已開赴前方去了。這時承德便覺得十分空虛。到了夜深只聽見遠遠的炮聲。我們猜想這大概是我們的軍隊在反攻。到了七日下午，日軍從前方運回許多死傷的兵士，承德的空氣便即刻緊張起來。我以爲我們的軍隊

有反攻入承德的希望。到九日下午，又從東邊來了二千多日軍。我說這一回可糟了，再住在這裏眞會餓死，並且我們又什麼事情也不能做。我們想還是趕緊設法回北平。走的計畫是定了，還得向人打聽走那一條路妥當。一問，說是從承德向南走，經興隆山，直到薊州，這一路都是大高山，山嶺又都是羊腸小徑，這裏兩方都不好用兵，大約可以走得，並且路上又有各村的伙會保護，土匪也不怕了。於是我們當天下午便雇好脚驢，先將行李搬到承德南街的一個李家店裏去，在那裏住了一宿，第二天早上出發更方便。

十日早上九點鐘出南營子，並沒有碰見一個日本的哨兵。走了五十里路，經過兩道山嶺，渡過灤河，灤河的水並不凍，因爲那水是流的，又很淺，我們騎驢過去，水只到驢腿。過了灤河就到大澤南溝，這兒就是驢夫們住的村子。在那裏憩息了一下午，晚上就住在村裏那姓家中。次早五點鐘上路，過五道嶺，又渡白河，便在胡家營子打尖。熱河陷落的消息，雖也已經傳到這村子裏，然而這些莊戶人家的興致眞不淺，他們正在大唱其戲，據說已經整唱了七天的戲了。我們在那裏喫過午飯，便又趕路，走到六點鐘左右，才上窄道嶺，這嶺上去並不十分高，下來足足走了二十來里路。還承伙會裏的領頭派了一位姓楊的荷槍送到二撥子，晚上就在那裏的李家店上歇宿。那天正是舊歷二月十六，月亮非常的好，我們雖然在流亡的時候，心裏也覺暫時安慰。大家談到十點鐘左右纔睡覺。睡到半夜三點鐘，正好睡，驢夫們却催我們起來上路。出發的時候還不到四點鐘，走了二十多里路纔天亮，一路都是在很窄狹的山溝裏面走的。出了山溝便沿着柳河的上游向南走。這河的兩岸都是很肥沃的土田，沿路的村落也比較以前所經過的那些村莊整齊些了。這裏已經不在熱河的境內，是屬河北省的興隆縣管轄。興隆縣在東陵的西邊，雖然也是在萬山之中，却因爲這裏的山溝比較廣闊，水流比較遲緩，所以農產物還豐富。據說這些山上從前都有森林，自從曹銳作直隸省長的時候把樹都砍去賣了，到現在便只留着滿山的樹根，很像經火燒過一回似的。我們到興隆縣城正是上午十一點半鐘。這邊的商業狀況比承德熱鬧多了，街市長至三里多路。附近的山上都蘊藏着金礦和鐵礦。只恐這裏地在長城外邊，日本人很容易來，現在雖然有東北軍駐守，怕遲早也得要逃的。出了興隆縣三十里，又走向很窄狹的山溝裏，足足走了五個鐘頭，大約在下午七點鐘左右纔到柳樹坑。住紀家店。這裡飯店的設備已經比熱河整

齊多了。前幾天吃的是高粱米飯，小米粥，現在也可以買到白麵了。足見熱河農產物之少。柳樹坑還在長城外邊，離黃崖關有八里路。我們經過黃崖關在早晨七點鐘光景，那邊看不見長城遺址。但當我出了山口向南走時，就看見對面兩峰之間一個山頭上築着一個堡壘似的，大約就是從前長城上的墩臺，從這兒逐漸往南走，出了很窄狹的山溝。到晌午時候，在揚庄子打尖。揚庄子離薊縣三十里，雖也一路是山溝，比較前幾天所走的路，人煙稠密多了。我們在那天（十三日）下午三點半鐘到薊縣。從山上一望而南是河北省的大平原，薊縣正在盤山脚下。我們在路上遠遠的就可以看見獨樂寺的觀音閣同閣前的白塔。寺同白塔都是唐代的遺蹟。據梁思成先生的考證獨樂寺始建於唐代，到了遼統和二年（即宋太宗雍熙元年）重新修建，又經過元明清三代的修葺，寺中祇有山門同觀音閣保存本來面目。寺後殿從前有臥佛一尊，現在也搬到觀音旁邊來了；又有銅佛一尊，倒在閣的東北角。觀音高有三丈多，背後叫人掘了一個大窟窿，這想必是有人覬覦觀音肚子裏的寶貝出的主意。在觀音閣前兩百多步，就是白塔的所在。塔並非西藏式，四旁圍着短牆，不能上去。究竟塔上有些什麼，我們也沒法考察。從遠處看看塔上的字體，決不是遼金以後的作品。

我們到薊縣，不上一個鐘頭光景，那邊的街道幾乎走過了大半。在那天晚上打電話給北京的朋友們，老是軍隊裏說話，直等到第二天上午纔打通。又因爲那幾天軍運很忙，雇不到車輛。祇得向二十九路軍總指揮部辦事處借了一輛大車回通州。十五日早從薊縣動身，路上遇着大雪，一百八十里路整整的走了兩天。從通州坐火車回北平，到家已經是十六日晚上八點半鐘了。這一回的旅行，我們目的是訪古。想不到會碰到這樣軍事嚴重的時候，亡國的滋味也叫我們嘗到了幾分。幷且我們這回所見的人和所做的事，大半都是平常所想不到的。

中國科學發展的路綫

秋若

無論在那個地方，科學的發展的順序不能完全照任何種人定的科學系統或層級進行。照學問的系統說，天文學

很不應該那麼早發生；然而竟然因爲天象的週期性很早引人注意而早發生了。就在近代的西洋，各科的發達也不完全是有規則的。生物化學必在生物學及化學之後發生，是當然的事情。但許多旁的科學的關係不是這樣順乎人意的。曾經在外國的好的科學環境中工作過的人很容易覺得中國科學工作的情形許多地方不對：譬如，這一科在外國已不時行，而在中國正在起頭；這一種研究，外國人已不熱心，而中國人却在動手。我的淺見以爲一國科學怎麼樣發展，由于當時的各種情形，不能一定照別國的模型。外國科學發達已經長久，當然許多門類都比較平均地發達。中國科學發達不久，有些部份先發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姑舉一個假定的例子。設想一種現象有構體與機能兩方面。在外國許早已過了研究構體時期，現在正在注重機能的研究。但中國則不能不也注重構體方面。要就從機能部份做起，也未嘗不可。這種做法，就是把構體已經外國人研究過的東西來研究它的機能。這種辦法有一個好處，就是很可以給外國人「印象」，使他們承認中國的科學工作能够趕得上他們。但若要眞正發展科學，從根本上做起，構體的研究是不能不做的，無論在外國人的眼中這種研究是怎樣無味。同理，一個學術機關要那種工作先來，那種工作後起，也不能以外國人的看法爲標準。

至於那種研究法有價值，那種無價值，科學家也不免各有各的見解。即如統計法的應用這件事。近年在某些學科中，有好些工作，原得的材料不好好小心地收集，而既收集之後則大用特用統計以求達到精確的地步。原得材料不精確，無論用多少統計，都不會變成精確的：這種濫用統計當然是不應該。但我們不能够因此而懷疑統計法本身。有些已負重望的科學，其中的工作，假如對于統計學中取樣及比較差異的條件稍微注意，對於這些工作的價值總是有益無損的。并且因爲不重視這些條件，恐怕將來好些工作還要重做。一個用得小心得法實有用處的方法，一經濫用，會發生許多流弊：這是當然的。經人濫用的方法，自己能够不用，確然是「明哲保身」的研究政策。但我們不能因此斷定這個方法在任何條件之下都是不能用的。一個方法所以招人攻擊，多半是因爲用的人中有些不知道它的來歷，詳情，并應用的條件與限制，只是「依樣畫葫蘆」，機械地照抄。假如認識充分，使用小心，并且把它與那攻擊這方法的人所認爲好的新的方法聯合起來作比較參稽的分析研究，往往可以得到新的重要的事實。科學的事實是客觀的；但對于研究工作的評價，常常不免帶主觀的成

份。近年國內有些工作，得外國同道及作相關科學研究的人贊許的，中國的同道有以爲不够「摩登」，沒有意思的。中外翻過來的例，也有。所以就是同道，也有「見仁見智」的不同。

科學的研究工作是有計畫的，但也是嘗試的。單看論文的人或許以爲作者最初想到的方法一試就成功。這種湊巧的事當然是有的；但許多時候，在這成功的方法以前，他曾試過別的不成功的方法的。這些失敗的方法，除非有特別關係，當然他不必報告。那些失敗的方法所稍耗的物力時間一面可以說是虛耗的，一面又可以說是必需的：因爲不這樣消耗，就沒有最後的成功。還有，他論文發表以後或許又想到更滿意的方法，到了他用這方法得了更精確的結果之後，從前所謂成功的方法所需的物力時間又好像是虛耗的了。又有所得的結果，雖是事實的資料，而意義不明瞭，或許是看不出有什麼意義的。往往到了他自己或旁人找了相關的事實之後，就忽然看出來從前結果有了確定的意義。在這些相關事實未得之先，那得到第一次結果所需的物力時間不免總有覺得是虛耗的。這種種的嘗試工作，好像是無用的，其實是有用的。這種精益求精永無止境的工作正是科學家所謂科學；所得的結果還在其次。（結果當然也是重要的，在一般人的眼裏尤是這樣）。這樣看，一切理論科學都好像是虛耗的無用的，而實在是必需的有用的，研究理論科學的人記得這個道理就能够用公正幷同情的眼光看旁人的研究工作；研究應用科學的人記得這個道理就不至於誤認理論科學爲可有可無的頑意兒。必須國內學科學的人能够這樣互相了解，才能够誠心合作。必須他們誠心合作，中國的科學才有發展的機會。

討論「中國農民何以這樣多」

吳景超

適之先生：

在拙著「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中，主要的論題，幷非討論「中國的農民何以這樣多？」所以對于此點，幷未暢所欲言。今天看到獨立評論四十三號董時進先生的大作，知道他對于我在那篇文章裏說到的「農民多是由于生產方法落後」一點之外，還加上他的一點意見，便是「農

民多是因爲大家沒別種事體可幹，祇好擠在鄉間種田。」其實這兩個意見，幷不衝突，而是互相補充的。關于董先生所提出的這個意見，我在別的文章裏也提到數次。如五年前我在新月一卷十號中，發表了「中國移民之趨勢」一文，提到解決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三個方法，其中

「解決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第三方法，便是發展實業，把那擠在鄉間的農民，疏導到都市中別的職業裏去。」

三年前我又在新月三卷三期中，發表了「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與農場」一文，提到擴大中國農場的幾個方法，其中

「第二個方法，便是發展農業以外的實業，如工業，礦業，商業，交通業等等，疏導擁擠在農業中的人口，到別的實業中去。」

此外在拙著社會組織中，也提到了這一點，因爲自己對于這個意見，在數年中發表過好幾次，所以在「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一文中便把他忽略了，以免重複之嫌。

其實改造中國的經濟組織，別種實業的發展固然要注意，同時農業本身的改良，也不可忽略。英美的經濟史以及最近俄國的五年計劃，都表示無意的或有意的，工商業的發展，與農業的革命，是要幷進的。中國人尤不可忽略此點。因爲中國的農民，誠有如董先生所說：

「他們雖是生產者，然而生產能力很薄弱，不過可以養活自己。」（獨立評論三十號「鄉居雜記三」）

假如發展中國的實業，而同時不用十二分力量，去改良農民的生產技術，以及其他需要改良的事，請問在別種實業中謀生的人，其食料問題，如何解決？董先生在他的食料與人口一書中，不是歎息中國以農業國而向外國輸入食料一現象嗎？假如中國的農業不改良，而農民的數目却減少，（姑承認他是可能的）那麼中國將來的食料問題，比現在還要嚴重若干倍。

總之，我的意見，以爲一方面要改良農業，一方面要提倡實業，幷不偏重于任何一方面。假如董先生主張提倡實業，而對于農業生產技術的改良，以「不成問題」四字了之，那我不敢與他同意。假如他以爲改良農業技術之外，還要提倡實業，那麼我們的意思是一樣的，因爲提倡實業，是我心中想說，在別的地方也說過，不過在「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一文中，未能暢所欲言就是了。

景超。

二二年三月二十九。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為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　胡適

中國的廢話階級　董時進

冷口視察所感　枕濤

關於心理學的預言　潘菽

漫游散記（十七）　丁文江
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完）

西安通信　徐炳昶

第四十六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鳳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華盛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各朝野書店　摩登教育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華北印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文元書局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國書店　中央書局　正中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開封　派報處　統一派報所

華北新報社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書社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遠東書局

中山書店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貫美普金城圖書公司

沅陵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厦門　開明書店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晉昌書報社（代定）

真茹　新華書店

山東　衛濤書報代辦部

蕪湖　灌濤書局

泰興　青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瓊州　海口百科公司　會文書局

南通　三友書店

合川　新川書店

桂林　永昌公司

威海　吉昇昌書店

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

胡適

徐炳昶先生從西安來信（見本期），其中有一段是希望獨立評論的幾個朋友聯合起來出個宣言「主張堅決的戰爭」。他特別問起我「近來的意見若何」。我想，我的意見雖然不能代表獨立評論同人的全體，也未見得有多大的價值，然而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都應該赤裸裸的說自己良心上要說的話，所以我借這個機會說說我的意見。

我的意見不過如此：

我在前年（一九三一）十一月曾主張政府當局應該接受日本政府在國聯提出的五個基本原則，開始交涉。

我在去年（一九三二）六月曾公開作文主張政府應該表示願意依據上述五項原則，進行與日本交涉。（本刊第五期，「論對日外交方針」）我當時說，「交涉的目標要在取消滿洲僞國，恢復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

到了今年日本拒絕國聯調解並且退出國聯之後，我不主張與日本交涉了。我深信，對日交涉無論取何種方式，必須不違背國聯在今年二月二十四日的大會上通過的報告書與建議案的原則。在日本沒有表示承認這些原則之前，中國對自己的人民，對世界，都有不同日本進行交涉的義務。（本刊四十四期，「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

這是徐先生和其他朋友都知道的。至於徐先生特別要知道我對於主戰的意見，我可以說：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這不是說凡主戰的都是昧着良心的，這只是要說，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

我極端敬仰那些曾爲祖國冒死拚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

我讀了董時進先生的「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拚」（四月三日至四日的大公報），很佩服董先生的痛快的筆鋒與辯才，但我的理智決不能允許我希望「脫開赤膊，提起鐵匠舖打的大刀」的好漢可以「徼倖三次四次乃至於許多次」。我決不能像董先生那樣信仰「大車

駱駝和人」的運輸；更不信他說的「後方運送械糧，單用人挑抬也儘够！」我絕對不信他說「我們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樹皮都沒有，他們不吃也成，到餓死也不會騷動，更不會同兵士爭糧餉」：如果眞是這樣，這樣「到餓死也不會騷動」的百姓裏決不會產出董先生所希望的拚命爲國家作戰的武士！

我的良心絕不能容許我學董時進先生說這樣的話：

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一使軍閥慣用的手段，去榨他們的錢，拉他們的夫。反正我們的百姓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就拉他們上前線去死，盡其所有拿去供軍需，他們也不會出一句怨言。

老實說，我讀了這種議論，眞很生氣。我要很誠懇的對董先生說：如果這才是救國，亡國又是什麼？董先生說的「我們」究竟是誰？董先生是不是「我們」的一個？「他們」又是誰？董先生又是不是「他們」的一個？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着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決不願學着這種壯語主張作戰！

董先生在本刊這一期裏有一篇「中國的廢話階級」，勸我們大家不要說廢話。他有他的廢話的定義。但依我的愚見，凡不負責任的高調，都是廢話。孔子曾說：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言之必可行也，這就是「無所苟」，這就是自己對自己的話負責任。凡立一說，建一議，必須先把此說此議萬一實行時可以發生的種種結果都一一想像出來，必須自己對於這種種結果準備担負責任。這才是立言無所苟。不能如此的，都是不負責任的廢話。

作政論的人，更不可不存這種「無所苟」的態度。因爲政論是爲社會國家設想，立一說或建一議都關係幾千萬或幾萬萬人的幸福與痛苦。一言或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所以作政論的人更應該處處存哀矜，敬愼的態度，更應該在立說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結果，——必須自己的理智認清了責任而自信負得起這種責任，然後可以出之於口，筆之於書，成爲「無所苟」的政論。不能如此的，只是白日說夢話，盲人騎瞎馬，可以博取道旁無知小兒的拍手歡呼，然而不是誠心的爲社會國家設計。

「作戰」不過是兩個字，然而我們很少人充分想過這兩個字包涵的意義。最近出版的東北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有一

篇多馬舍夫斯基的「未來戰爭的研究」，約有四萬多字，詳述「吾人所可想見之將來戰爭，爲大量之軍隊，在物質方面有豐厚之供給，交戰之各方必竭其一切之能力，一切之方法，直至一方完全疲盡爲止」。作者告訴我們：當上次歐洲大戰開始時，德國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至十七日共計十七日之中，鐵路方面共開行一萬二千列車，共運送三百二十萬人，九十萬匹馬，而無一次意外及不幸事件發生。他又告訴我們歐戰各國汽車運輸的統計：到歐戰終了之日，

汽車	十一萬五千輛，
機師	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人，
工匠	二萬七百六十二人，
辦公職員	十六萬五千人，
官員	二千六百五十七人

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年之中，共耗用了

汽油	二，四一一，五三一立脫
油	一五九，八三五立脫
水電石	一八，八六四基羅加倫
擦輪油	一六，七九九基羅加倫

他又告訴我們「空間防禦」的種種方面：他說：

> 一國空防組織，必多設偵察之點，使其聲息相通。……於各偵察點上當設置收音機，可於數十里外聽得敵機之聲響，同時且能預測其距離及速度。在法國專理此事之人員，平時大約有一千五百人，戰時則增至二千人。

他又說：

> 法國之施用及準備上述各項（偵察，防禦，空軍）方法者，即達十五萬人，而猶不敢謂其全國之各大城鎮皆有完全之保障。

這不過是摘鈔那篇長文中的幾個例子。我們讀了這種統計，至少可以稍稍想像「戰爭」的意義是個什麼樣子，至少可以不至於隨便說出「後方運送械糧，單用人挑抬也儘够」那樣的夢話。

董先生的「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拚」一篇是對本刊四十三期「熱河失守以後」而發的。他說：

> 我們千萬不要相信暫時忍耐以後勵精圖治收復失地的話。這和懶人所說「今朝多睡一刻，明朝早點起來」，是同一口吻。大約從前割台灣琉球的時候，也曾經有人說過同樣的話。

我可以根據歷史的事實，告訴董先生：從前中法之戰和中日之戰都有像徐先生董先生一樣的慷慨激昂的「清議」極力主戰，「全國一致的主張」，使政府「無所躲閃」。當時只有一兩個立言無所苟的先知者，如郭嵩燾之流，大胆出來反對主戰之論。郭嵩燾在中法戰時上疏說：

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萬不可以力爭。可以借其力以圖自强，萬不可忮其强以求一逞。臣嘗論西洋要求事件，輕重大小，變幻百端，一據理折衷，無不可了。一戰則必不易了。……（郭侍郎奏議卷十二，因法事條陳時政疏）

這種話是當日的「清議」所不容的，正如今日我們的話或爲徐先生董先生乃至無數「清議」家所不容一樣。然而失安南，失朝鮮，割台灣，割遼東半島，以至造成今日的局面，當日主持清議的名流又何嘗想像得到，又何嘗準備負其責任呢？

郭嵩燾在四五十年前曾有這樣很感慨的話：

聖人之立教曰愼言，曰其言也訒，曰古者言之不出，曰巧言亂德，曰言無實不祥。無相獎以言者。宋儒顧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凡事皆可言也！……唐宋之言官雖囂，尙無敢及兵政。南渡以後，張復仇之議，推陳兵事，自諸大儒倡之，有明至今承其風，持兵事之短長尤急。末流之世，無知道之君子正其議而息其辯，覆轍相尋，終以不悟！（文集卷十，致曾沅甫）

這是對當日的「廢話階級」下的針砭。我們談政治的人，在今日讀這種忠告，應該作什麼感想？

一九三三，四，十一。

中國的廢話階級

董時進

中國提倡教育的結果造成了一些廢話階級；說是造成了高等游民還不甚恰當。教育愈發達，廢話階級愈膨脹，同時廢話也就充塞了人間。

中國社會不是有閑階級和勞動階級形成的，乃是廢話階級和廢力階級形成的，因爲中國社會整個是有閒的社會，毋論舖子的夥友，街上的車夫，鄉下的幾萬萬農民，實

際都是很有閒的。他們因爲有閒，所以多數是下沒效果的廢力，另外一般人有閒就專說沒意識的廢話。

最愛說廢話的，要數一般要人，他們可算是廢話階級的舌人。天天充滿報紙的，大都是他們的廢話——談話，演講，通電，宣言，等等——他們的目的，無非爲出風頭表白自己，數衍人民，攻訐仇敵，或爲其他私圖。所說出的話儘管表面滿漂亮，——多數是笨的！——然而全非由衷之言，令人一見而知其是空虛的，所以不但不能動人，反而使人肉麻。讀者大約還記得，在榆關失守的時候，某部長曾經表示他要去投義勇軍，最近某要人又說他願意去前線替兵士燒飯。這些是多麼好聽的話，但是他們去了沒有？要人們說話，言行不相顧，大概都是如此。頂奇怪的是一些紙報，偏要給他們大登而特登，好像他們發現了破天荒的新理，眞得了興國的大計。這是許多人說他們不願看報的大原因。

他們不但好說廢話，並且喜歡召集會議，大規模的製造廢話。近幾年各種會議不知開了多少，試問那一個會議不是以廢話始廢話終，那一個會議曾經發生實際的影響，那一個會議曾經解決了什麼問題。會議既不能達到這種目的，就完全失去會議的意義，作用，和召開的理由，然而一直到如今，這類廢話會議還是很普通的把戲。許多會議開完之後，還要將一些毫無意識的廢話，大本印刷保存，眞是廢上加廢。

將廢話再用文字發表，是廢話階級的得意的工作。近幾年來，形於文字的廢話數量增加竟非常迅速，這確不是教育文化發達的現象，實在是社會上一大病徵，是廢話階級的大罪過。爲發表廢話所費去的紙張，已經成了中國漏巵的大宗。即就民國二十年說，那年輸入的各種紙張，價值竟超過四千五百萬兩銀子，其中報紙佔了一千三百餘萬，油光紙佔了約八百萬。紙的進口和幾年前米的進口價額差不很多了，但是還很少人注意。米是爲的維持生活；紙呢，並不是用去供給了什麼腦筋的食料，最大部分是耗在傳佈廢話！

在中國稍識幾個字的人，都染了一種著作狂和出版狂。乳臭未脫，已是著作等身。三五文人，一時高興，即可組織學社，發行刊物，甚至於開辦書店印刷所，大批製造。所以現在出版品充滿市上，令人眼花。單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來，新產生的定期刊物，眞如雨後春筍，不知多少。隨便在一個小書攤上，便可找出數十種，到一個圖書館，可以看見擺滿書架。他們題目往往是很時髦，而內容大抵

是千篇一律，簡直是說了等於沒說，因爲說的都是不關痛癢的廢話。

大本小本的書籍，近幾年也出版不少，有時書名很堂皇，目錄也頗動人，然而內容却蕪雜幼稚不堪。有的是東竊西抄，有的是堆積陳腐統計，有的是無病呻吟，强不知以爲知。這些「書籍」是絕對的糟踏報張與人工，白費讀者的時間與目力，絕對不能給讀者以新智識或新思想。我們一看就知道，許多著書的人自己幷未明白他的題目，自己也不知道他說的什麼；許多連文字也不通，並且滿篇是錯落。還有許多翻譯的書籍，譯書的人原文不曾看懂，著者的原意不能體會，字句又繁冗而不能達意，草率成書，難怪一般無經驗的讀者要驚喚高深。

我們應該趕緊覺悟到說廢話的害人和無聊。除非你眞有好主張，好見地，最好莫發言。除非你發見了有價值的新理，新思想，或新見解，最好少作文。至少總要你的話在社會上有發生一點好影響的可能，或者能糾正社會上的錯誤，或者能替社會指出一個好的方向，使社會可以前進。不然即是廢話，說廢話便是妨害別人的時間，妨害社會的進步。

談論時事的刊物，恐怕要數中國最多，但是價值之低與銷路之窄，恐怕也以中國爲第一。這是在物質上以及大家的精神時間上，都很不經濟的。我以爲我們所需要的，是少數有價值的刊物，內容必須經過嚴格的選擇，編製印刷必須精良，銷路必須寬廣，言論必須公開，不必個個人自立門戶，發行刊物。我們更希望已經成立的報紙雜誌，厲行縮減篇幅，少登廢話，稍減價錢。這樣對於作者，讀者，發行者，都是很有利益的。

同時我們又還缺少一種刊物，即是討論人生問題的刊物。我們現有的刊物，絕對的忽略了人生的問題。我們需要建設性的關於人生的撰述，將良好的人格，以及高尚人物的生活方法，處世經驗，和他們的人生觀等，多多揭示出來，作後進的模範，與借鑑。我們希望一般作者及出版家向此方面努力。

作者也曾說過不少廢話，願與讀者一同懺悔！

冷口視察所感

枕濤

懷着滿腔的熱情，一嚮來的希望，我同了二十幾位青年朋友，走上黃砂的路途，「到前方去！」沒有負什麼使命，更沒有遊山玩水的心情，「到前方去」只爲了想看一點我們民族爭鬥的掙札的苦況。於自己，是想把幾月來鬱悶的思想，求一個痛快的「廓清」。因此，我們多數的同行者都是嚴肅地到了冷口以外。

我們老是在後方讀報的人，每天每天在報紙的第一版上看見幾個特大的標題，在心裏喚起的想像，是一片血肉糢糊的爭鬥的幻景，這自然是在「抵抗」了以後的話，但同時也想到我們自己的單薄的軍隊，窳敗的武器，在日軍兇暴的迫壓之下，總有些躭心。情報歸來，僥倖聽到了「退敵若干里」，「奪回要塞」，「俘獲多少」，又高興着我們究竟不是弱者。自從山海關失陷以後，我們沈重的心情，就在望眞正抵抗一回的結果來掃除這種抑鬱。自己不能捐了鎗，持着刀到前方去殺敵的人，要想一點痛快，至低限度，在我想，總得加入一部分爭鬥的工作。自然，我們也作一點後方可能作的事。不過，消息傳來，抵抗了不見反攻，損失了不見補充，不到前方去，也許不會感覺到怎樣的疑惑吧？我們政府的宣傳，慰勞，視察，通通都動了員，我們興奮了，有了希望了；讓我們去看看前方爭戰的情形！到了最前方，停留不到一個鐘頭，我們的熱情我們的希望，天知道，在那兒去了？

勞了許多軍事長官的駕，護送我們，陪伴我們，他們確實有着熱烈的抗日精神，而且都有着嚴整的計劃。後方預備兵操練的純熟，長官訓練的勤懇，和他們與民同居的協洽，不錯，每件每件都使我們安慰，滿意。我們會見每一個軍官或士兵，問及他們抗日的情形，慰勞他們的辛苦，從每一個回答裡，我們非常滿意的聽到這樣的話：「這是我們的職分」。試問中華民國二十年以來，殺人爭地，刮民搜財的大小千百次內戰的軍人，那一個有這樣一回的光榮，敢來驕傲地說這樣一句話？在他們口頭，心上，充滿着一種熱烈的情緒，但當他們說這一句話的時候，一點不矜驕，而我們聽者都如觸了電似的，使我們肅然。在這一類的談話中，我們知道我們民族爭鬥的最終決勝還是在

我們這邊。

但是，讓我們看一看他們生活情形，問一問戰爭準備，立刻使我們感到成千成萬的熱愼的將士，他們的前途命運的悲慘。爲抗日，爲弱小的民族而爭鬥，在他們想來犧牲原是應當的，而且是樂意的。爲什麼說他們的命運是悲慘呢？這自然大有原因在。

後方預備兵的生活，是好了許多倍的。他們在開平，遷安一帶，多半住的民房，有少數是有坑可睡的，大多數是在一間屋裏舖下草，上面蓋一張蓆子，是他們的臥場。每日二餐，整日受着訓練，上課，下操。星期日是一個不下操而自己清潔的日子。前線的，白日因爲要避日本的飛機，早上五點鐘吃了冷饅頭（這饅頭是在冷口內十多里地的地方作好了又送到前線去的），就一直伏起來，在暗地裏放放鎗炮，直到下午六點鐘又才吃東西。晚間和拂曉是頂緊張的時候。深夜或者持了大刀，懷着手榴彈前去偷襲敵方的營。在敵方防得嚴的時候，襲營的結果總要丟去幾個人。作工事也得在下午五鐘，飛機不能再來的時候出動去作。這是一般的生活情形，是最近戰爭不烈的時候的抵抗狀態，是在冷口外二十餘里地的馬道溝一帶與敵相持的戰情。

戰事中的生活，本是頂苦頂苦的，也用不着薄薄的溫情去慨嘆。只是，前方一位師長說得好，「燈要他燃得亮，燃得久，油總要添才得成」。這種生活，在中國軍人本是常事，不過，雖然簡單，要他維持下去，還望他進一步有能力反攻，收復失地，則後方的補充，軍實的接濟，糧餉的籌劃，指揮全國抗戰的計劃，都是急于眉睫，缺一不可的。而後方政府究竟怎樣呢？

我們只聽見前後方軍政當局的高呼「抵抗」，前線下級軍官和士兵的陸續地傷亡，和民衆要求抗日的熱忱。所謂接濟，補充的計劃，我們在幾位軍官口裏聽見的只是一種被壓抑着的感喟。在下級的士兵，大部分的是要求痛快的犧牲。他們知道犧牲至少可以得點英雄的美名，要不早點了結，日子延長下去，連煮飯的柴火都弄到非取材於當地的百姓不可的時候，恐怕那時人怨沸騰，抗日的軍隊翻成了殃民的軍隊。那時的情形，眞不敢想下去！

我們以爲政府當局既然決定了長期抵抗的國策，那抗日作戰的計劃，應當明確的整個的規劃出來，如何的調動大軍去增援，充足的加添接濟，使在前綫的不空犧牲，不白費光陰與血肉，那抵抗才是眞的，具有意義的。

二二，四，九。

附記

枕濤君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的研究生，此次隨着燕京送鋼盔的慰勞隊到冷口前方視察回來，得到不少的感想。我們以爲他這樣視察所得的感想，也許不是中央要人的視察所能得到的，所以要求他寫了出來，在此發表。（永）

關於心理學的預言

潘菽

近來汪敬熙先生在本刊上（第四十號）對於「中國心理學的將來」有所指示，這自然是我國心理學界所要感謝的。其中有許多話作者都表示十分的同情。但有幾點頗有商量的餘地。汪先生說的話不免要被人引作依據的。假如他的話說得不十分完滿，那便要在中國心理學的將來發生多少流弊。

汪先生告訴我們說，現在心理學上有兩條不通的路，兩條有希望的路。第一條不通的路『是教育心理學家測驗之路。』我個人對於測驗是毫無研究的，也沒有什麼興趣。但我覺得要一筆抹殺測驗却不能這樣容易。汪先生所以說測驗之路不通，一是因爲『美國教育心理學所做的種種測驗頗招美國學術界的非議；心理家中有人也給這些人一些嚴刻的批評，』二是因爲『我們的教育心理學家大多數是美國教育心理學家的徒弟。這些學生往往是「青出於藍，而「淡」於于藍，比先生還差些』。從第一個理由講，不知道汪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種測驗。假如是指的智力測驗，那麼汪先生的話確是合乎事實的。我個人對於智力測驗也很懷疑，並非因爲別的，而是因爲我到現在還沒有明白所謂智力到底是什麼東西。但假如汪先生的話是包括教育心理學家的一切測驗而言，那便和事實完全不符了。譬如就學力測驗而講罷，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人對於學力測驗根本否定其價值。有許多教育測驗的對象是很確定的。牠們的能成立我認爲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只在方法上的益求精密。所以汪先生的話是足以引起誤會的。汪先所釘的『此路不通』的牌示地位有些擺錯了。測驗的研究雖然不見得是心理學上的康莊大道，但假如有人要走這條路也是有路可走的。

的確，從前我們會有一些『無常識的利用統計方法的

研究，多麼可笑。』但這只能算是初學的時候的一種幼稚病，並不能因此就斷定『將來』。又假如眞的像汪先生所說，我們的教育心理學家，往往是靑出於藍而淡於藍。但這至多不過是我們的教育心理學家的差錯，並不能因此就歸罪於測驗的本身。我們從外國回來的數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等等能靑出於藍而「勝」於藍者試問有幾人？我們能因此說數學物理學等之路不通嗎？

現在關於種種測驗的研究須要加以嚴密的批評，這是我們和汪先生完全同意的。但那種籠統抹殺的方法我們認爲不大妥當。有許多教育心理學中的測驗事實上是可以做得通的，並且有實用上的價值。但我以爲一切測驗都是「應用心理學」上的事情，換句話說，就是，都是一種技術或方法，和心理學本身並無多大關係。任何測驗方法上的進步並不就構成心理學上的進步。不過這和說牠是一條不通的路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

汪先生所指示的第二條不通之路是指白鼠的迷津學習的研究。的確，關於這方面的研究，許多問題都已有人做過了。不過一定要說這方面已無路可走，我以爲這至少是一種近乎武斷的話。白鼠的迷津學習的本身原來沒有很多可以研究。但我們有時可以應用迷津學習的方法去解決其他的問題。譬如近來拉符黎（Lashley）應用白鼠的迷津學習的方法以研究大腦的功用便是大家知道的一個例子。迷津學習的本身亦許已糖汁完全榨乾了。但我們很難說以後不再會有什麼問題的研究須要應用到迷津的學習。況且心理學上一件最缺乏的事情，就是一種試驗很少有第二個人去把牠照同樣方法重做一遍以校正前人的結果。科學的研究是很須要反覆證明的。心理學上缺乏反覆的証明這亦許就是心理學還未能成爲正確的科學的一個主要的理由。所以假如有人有時間和興趣去覆做任何白鼠的迷津學習的問題，用極精密的方法，因此可以得到更正確可靠的結果，或否證前人的結果，那正也應該是我們所歡迎不暇的。爲什麼一定要說此路不通呢？在這裏我們所須要的批評也應該是個別的而不是籠統的。個別的講來，的確有許多關於白鼠迷津學習的研究差不多毫無意義。但要說這方面已是「絕徑」一條，不可以再去請教了，那也未免是太橫掃一切而含有錯誤的暗示的。

其次是汪先生所指示的兩條有希望的路。他說『中國心理學可走的路途可分理論的及實用的研究兩方面說。』在理論的方面也有兩條有希望的路。『一是利用動物生態學的方法或實驗方法去詳細紀載人或其他動物自受胎起至老

死亡之行爲的發展。在兒童心理學及動物心理學均有充分做這種研究的機會。這種紀載是心理學所必須的基礎。二是利用生理學的知識和方法去做行爲之實驗的分析」。在實用一方面，汪先生說「中國心理學也有一條極有希望的路可走。這條路就是工業心理的研究。」不錯，這些話我們都完全同意。但我們希望汪先生的意思並不是說，除此以外就沒有別的有希望的路吧！什麼是有希望的路，我們必須走了一下以後才能大約知道。沒有走以前或甚至於有沒有別的路也不知道以前要斷定那一條是有希望的，那一條是沒有希望的，那只能是一種主觀的武斷。科學上有許多極重要的發見都是無意中碰着的。這就是說，我們所認爲尋常的路往往可以成爲極有希望的路。反之一個科學家可以對於某項問題的研究花了很多的工夫而絲毫得不到原來所期望的結果。這就是說，我們起初認爲有希望的科學的研究之路往往結果証明牠是一條充滿荆棘難於涉足的路。所以要說那條路有希望，那條沒有希望，除了有充分的結果可以証明外，不過是主觀的和個人的意見，很難靠得住，至於要依此判定「將來」那就更屬毫無是處。現在心理學上有幾條新闢的路，由牠們已有的結果證明，是很有希望的，這是一些也不錯的。但我們絕對不能因此說此外就沒有其他同樣有希望或甚至更有希望的路。我們更不能說，因爲這幾條路已證明爲很有希望，便應該大家都走向這條路。科學是一種探險的事業。假如有一個人要想走一條大家所忽視的路，那正是一種「好精神」，我們所應該加以鼓勵的。所以要在任何科學的領域內如像很確定的對着新進的人說「此路不通」「請走此路」是無益而有害的。這不是促進將來的希望，簡直是摧殘將來的希望。汪先生雖然並沒有明白的說，除了所指示的兩條（或三條）可走的路外就沒有其他可走的路，但語氣之間不免使讀者感覺到有這樣的暗示。所以當我們補充了我們的意見以後，讓我們希望汪先生原來沒有這樣的意思。

至於汪先生所說其他的話我也覺得並不都是心理學之罪。因爲牠們也可以同樣的應用到現在中國其他的科學上去。譬如，國家可以說是對得住科學了，科學對得住國家嗎？除了三四例外，這個問題是可以問的。又現在心理學以外，中國其他種科學的研究有那幾種可以說是直接有用的呢？除了幾個例外，各種科學在中國還未曾弄得十分像樣。心理學至多也不過是其中的一例。不過其他的科學都已有確定的成規可循，而心理學却很少確定的成規可循。所不同者如此而已。

然而，無論那一種科學，在其方法上和理論上都時時須要加以嚴正的批評。汪先生的評論雖然欠公允正確，但可以大大的促起現在中國心理學界的反省。這種反省是我們現在所極其需要而極其有益的。

漫游散記（十七）

丁文江

四川會理的土著人種（完）

魯南山

我于六月十九日離開苦竹。因爲和方太太周旋，等護送的獵猓兵同走，一直到九點多鐘方纔出發。送我的二十個獵猓兵服裝和普通的獵猓一樣。槍至少有四種：英國的舊來福，日本的九子，德國的老毛瑟，成都兵工廠的五響。此外還雜着有前膛土槍。槍既然是新舊不一，人也是長短不齊。而且並沒有官長統率。二十個人前前後後的走着。我剛拿出指南針來看方向，大家就圍上來看稀罕。好容易把他們撵開了，他們又在前面遮住了我的視線。走不到一里，遇見一羣水鳥，有一個兵竟拿出槍來打着頑兒！這樣走着，一點鐘走不到四里。我沒有法子，再三的叫他們回去，但是言語不大很通，他們只是搖着頭，對我呆笑。如是走了三里，我實在受不了了，只好把送我的那個徒手獵猓叫來，厲聲的責備他道，「你太太叫人送我原是爲好。現在他們耽擱我的公事。叫他們回去，又不聽話。以後你太太知道了一定要處分他們的。你快點對他們說我不要他們送了。他們再不聽話，我只好回頭見你太太去」。這位徒手的獵猓却很懂事，看見我生氣，很是惶恐。「他們因爲太太吩咐要送五里，所以不敢回去。既然委員不要他們同走，我叫他們早點回去就是了」。于是他用獵猓話對他們咕嚕了半天。這班獵猓兵纔對我行一個禮，亂哄哄的向苦竹跑去。

把土兵送走了，我纔加緊的工作。幸虧從苦竹到波羅塘一共不過十公里，路又是很平。雖然沿途耽擱也就早早的到了。我的從人看見我帶了兩個獵猓來做鄉導，大家都很高興。尤其是波羅塘的那位鄉約。他拍着手道，「這一來可沒有事了！委員昨天你的管事的一定要我派人送你過來。李子樹的寅家多麼可怕。我們如何敢負這樣大的責任？現在方太太派了人帶路，你只要大胆放心去罷！」話雖

如此說，我因爲天氣還早，要想到附近山上看看，他仍舊是極力的攔阻我，說「白天大路上不要緊。天要晚了，又到山上，是不妥當的。還是小心點的好」。

波羅塘原是大路上的一站，正在魯南山的坡脚下。我所住的店也還整齊，但是村子裏的房屋三分之二以上是破爛的。據鄉約說從前因爲是在大路上出山的口子，生意很好。自從宣統末年開改土歸流，獞猓造反，地方遭了大害——破爛的房子都是那時候燒的——現在只賸了三十家子。

二十日的絕早我從波羅塘起身過魯南山到岔河。我仍然照平日的辦法：一個人帶一個獞猓鄉導，一個會理的差人，一個揹東西的苦力，上前先走；留一個鄉導，一個差人護送行李。往日我的從人知道路不遠，不必着忙。等我起了身，他們纔慢慢的收拾起來。總要到上午方趕上我。那一天路又比較的遠；雖然說有獞猓護送，大家都有戒心，所以我走了不多時他們已經趕到我前面去。一出波羅塘就上大坡。從坡脚到山頂一共約爲十三公里。其中可分爲五段：第一段長四千二百公尺，上高五百四十五公尺，坡度爲百分之十三；第二段很平，長三千六百五十公尺，上高纔一百公尺，坡度爲百分之二·七；第三段長一千六百公尺，上高三百十五公尺，坡度爲百分之二十，是各段中最陡的一段——李子樹的村子就是這段的終點；第四段從李子樹向東，長一千五百公尺，上高一百公尺，坡度爲百分之六，比較的平；第五段上到魯南山頂，長一千八百五十公尺，上高二百公尺，坡度爲百分之十一。五段之中，第一，第三，第五這三段因爲坡度很陡，不但沒有田地，而且沒有樹木。第二和第四段比較的平，坡上有點土可以耕種。李子樹的村子正在這二段之間。這兩段都種過鴉片烟。六月裏天氣烟已經收了，但是鶯粟的莖子還都留在地裏。民國三年是禁烟最嚴厲的時期。尤其是在雲南，凡種烟的無論多少都是要槍斃的。李子樹是獞猓地方所以纔敢犯禁。

從波羅塘到魯南山頂地質極其有興趣。因爲路很遠，又不放心，工作不能十分精細。走了將近十公里，上到第三段的陡坡，纔不過十一點多鐘。做鄉導的那個獞猓向路右指道，「這就是李子樹！」村子離路邊不過幾十公尺，我們悄悄的走過去，並沒有看見人。我心裏暗想道，「走過李子樹，沒有驚動一個獞猓，大概今天可以沒有意外了！」正想着的時候，對面來了一位裹着頭被着氈的獞猓，當路站着，用漢話問道，「你們來有甚麼事的？」指儀器的

夫子不等我開口，就回答他道，「我們是來查鴉片煙的！」——他因爲上坡的時候看見地裏有罌粟莖子，所以給他開頑笑。他忘記了在獵猓地方頑笑是開不得的。我一聽這話，就知道要出亂子，連忙的分辯道，「你不要聽他胡說。他是給你說笑話的。我是北京來的委員到東川去看銅鑛的」。他聽了這話，也不理會，立刻向李子樹村子裏走去。我知道事情不妥，趕緊的上坡，但是路既然不好走，又還要測量，不能走得很快。等到上到魯南山頂，已經有二十幾個獵猓攔路站着，在李子樹遇見的那一個也在其中，大概他們從村子裏走小道先上山來等着我們的。

第一次遇見我們的那一個獵猓指着揹東西的夫子說道，「他說是來查鴉片煙的」，一個年紀最大的向我問道，「你們究竟是來做甚麼的？」我看他們雖然有二十多人，手裏却沒有任何的武器，心裏就安了大半。「我是到東川去看銅鑛去的。這個夫子他看見山坡上有烟莖子，所以和那一位說笑話。請你們不要理他。」「你們不是一齊的嗎？他的話怎麼和你說的兩樣？」我拿出護照來道，「我有雲南都督府的護照。上面說得很清楚，我是來查鑛的。與鴉片烟沒有關係，」他搖頭道，「我們夷家不認得字」。我只好向我的鄉導說道，「我來查鑛，你太太是知道的。你拿夷家話對他們說說。他果然用獵猓話向他們咕嚕，但是說了半天，沒有結果。二十多人仍舊把大路攔着，不放我過去。

我從昆明出發的時候，一個軍界的朋友借了我一支「盒子礮」。我沿路從沒有用着牠，但是常常把牠帶在身邊，寸步不離。爲首的那個獵猓指着我那支槍道，「十響毛瑟，頂好的槍。你肯送給我，我們放你過去」。我心裏很躊躇。論起來一支槍不算甚麼。拿牠做買路錢總算是便宜。但是他們沒有武器，我有牠還有抵抗的希望。把牠送了出去，他們有槍，我是徒手，豈不是更危險嗎？安見得他們不是要先繳我的槍再要我的性命呢？如此一想就決心不給，「一支槍不要緊。送給你們本來是可以的。不過我這支槍是向雲南都督府領來的。回到省城還得繳回去。送了你們，我就交不了差，所以對不住不能送你」。他們交頭接耳說了半天的話，拿手指指槍，拿眼睛看看我，依然不放我走。

我只好對着我的獵猓鄉導說道，「你太太原是怕他們麻煩，所以纔叫你送我。現在他們要我的槍不放我走，你怎麼不想法子。要是我走不了，我只好回到苦竹去，見你太太。那時看你怎樣交差！」他滿頭流着汗，面色都變了

悄悄對我說道，「委員，你走遠點，到那邊山頭上去看看。等我一個人慢慢的對他們講」。我依着他的話，離開大路向南幾百公尺，走上一個小山。索性把一架經緯儀拿了出來測量四圍的高山。我所在的地方出海面已經有三千公尺，所以望得很遠。向西不但看見從會理來的大道，而且會理西北的龍爪山也看得很清楚。東面雖然看不見江底，江的深谷却已經在望；谷兩傍都是三千公尺以上大山，南北橫亘着。我東西眺望不知不覺忘却了處境的危險。但是半點，一點鐘以後，還不見玀猓鄉導來到。向北一望，二十幾個人仍然在原地方站着，心裏未免發慌。只好故作鎮定拿着顯微鏡東張西望。又歇了半點多鐘，方纔看見嶺上的人慢慢的散了。玀猓鄉導飛跑上來。見了我拍着胸脯道，「都被我趕走了！我們太太吩咐了話，他們敢！」

我連忙的收拾儀器預備下山。又照了一個相把我自己和那位鄉導都照在裏面。剛下去不到一公里，看見會理的差人，被一個騎馬帶槍的人攔在前面。我心裏想，「這一次恐怕逃不過了，」因爲那個人揹的是一桿長槍。走到面前方纔知道，他是趕街子回來的。看見差人揹着照相匣子要求我給他開開眼界。並沒有甚麼惡意。我又敷衍他好幾分鐘，方纔踉踉蹌蹌的向山下跑。山東坡的路，因爲多年不修，沿路橫着大石塊，比西坡還要難走。從山頂到坡脚河邊十公里路，共下降七百多公尺，天已經完全昏黑。順着河向下還有兩公里半纔到岔河村子，而路沿河邊走，來往要過幾道水。黑地裏很是危險。正在沒有辦法，忽聽見有人喊叫，而且看見燈光。我們同時答應，不一時燈光來到，是我的從人派人拉了馬打着燈來接。騎上馬兩個人扶着安全過了幾道水，將近九點纔走到宿處。我那當差的早已經急壞了。問起他來方知道行李過魯南山的時候也遇見玀猓。因爲護送的人解釋，沒有絲毫的困難。足見得我的麻煩是夫子要冒充查鴉片煙惹出來的。我當差的又說，「今日岔河趕街子，我數一數街上有三十多桿槍。差不得上街的人沒有一個徒手的！」

過了岔河，我又走入雲南省境。從此只有在威寧曲靖兩處在玀猓的家裏過了兩宿，無甚可記。一直到民國十九年到貴州大定纔再和他們接觸。據岔河的人說，祿土司年輕的時候也很好胡鬧。晚年却很守規矩。自氏太太是個無用人，所以爲人害死。這位乃太太却大不同。來到苦竹沒有三個月已經槍斃了十六個人，所以人家很怕她。

我于民國四年回到北京，把方太太交給我的呈子，送了上去，請部裏轉呈。那知道部裏的長官把原呈發還，說

不是本部所管，不必多事。同年夏天，通安土州有人來說會理縣長又與苦竹土司衝突，已經請兵去進攻。以後結果我沒有打聽。不過近來披沙已經設了新縣，恐怕方太太就是尚在人間也不能再做女土皇帝了。我現在把她的原呈附在下面來做本文的結束：

世襲苦竹土千戶職婦祿方氏報爲瀝陳衷情，敬叩大總統宏恩電鑒，賞還疆域，淑慝攸分事。竊職氏夫祿繩祖承授祖德宗演，歷功昭著，傳襲會理縣屬沿邊四署：披砂，者保，苦竹，通安。各設頭目家丁，遵理舊制憲書，茯苓貢馬，約束夷衆，管轄生番。自前清雍正康熙初年，始祖祿魯姐率衆投誠，招撫番蠻，鎮靖烏蒙東川等府夷虜有功，世世罔替，襲裔數代，無異繼職。至氏夫繩祖稟請接鈐任事。迭奉大憲札調，自備兵餉，辦理甯遠府屬凉山乾象營，石板溝，昭覺縣各寨夷蠻，猖獗武甚，出沒無常。氏夫督軍剿賊，折兵千餘，費糧餉卷拾餘萬，均由自墊。蒙　軍督大憲隆恩知遇，奏陞副將，仍令威鎮邊陲。不料驟辦三年，因染潮濕痰瘵，於光緒三十一年回籍殁亡。遺留一女，僅存嫡庶，撫鞠孤女。選議威甯家族稻田壩抱子承祧，稟懇就職，懾服夷衆。陡遭甯遠陳守廷樽，會理州牧王香余巨測濫政，仗權壓治。將氏嫡庶及祿禎祥拘留甯獄，勒繳鈐記，家私抄沒，幷將孤女天祥改名劉齡。廬田墳墓，掘骨拋屍，數代靈牌宗祠燬化。派委曹永錫率兵役霸收租潤，縱兵姦淫夷女，酷虐佃戶，蹂踐不堪。家丁槩行驅逐，土署家資，盡被抄掠侵蝕。可憐一家之患而延萬戶。且又逼氏再醮馬燦奎。如氏不允，守牧定要治罪。氏本堅篤忠貞，矢誓不二，惟死無憾，遂絕奸念。氏嫡庶只以朝夕涕泣，諒無生期。幸值

大總統命令，五族共和成立，則荷　川蜀隆遇，解釋祿禎祥幷氏嫡庶孤女回籍，恢復舊業。氏即聘員演說四凉山敬教新學，各守本分，稍有歸化氣象。是年舊曆二月十四日，慘遭奸人弊竇，附合逆奴弒嫡。氏接兇耗，星夜兼程數百里，聚團平亂，辦獲十餘逆正罪，以清九原冤魂。迺蒙　會理縣蕭知事清慎廉明。查氏彈壓夷虜有方，秋毫無犯，悉氏甘苦備嘗，詳請四署給還，准氏繼職撫孤，抱子承祧，禋祀宜續。況夷人各認有主，歷服世職撫馭，若以威脅，斷不服輸。惟有匐匍俯懇

大總統鋭察昭雪，憫氏撫孤勞瘁，電令川督賞還職
婦塋幅員域，致免李代桃殀而禍桑樹。不但衆夷民
咸慕來享來王，暨氏生生世世頂祝千秋不朽矣。特
爲縷訴，伏乞
大總統臺前，賞准昭察原宥瞻依之至。須至報者。

徐炳昶

西安通信

孟眞先生如握：

我現在又來到西安十來天了。這一次西來所見的，無非是飢民，飢民，再有的還是飢民！但是我現在仍是毫無動搖的，極堅確的相信：如果我們中國還想著生存，萬不可忽視這一片極可敬，極可愛的西北！如果我們自稱爲知識階級的人，還有若干知識，就應該大批的來到西北一同受飢！如果我國東南的人民，還不是想在小朝廷苟安求活的賤徒，總不致于吝嗇肯來西北同受飢，並且堅苦工作的人及其家庭的最小生活費！（每月百元上下）我堅確的相信：如果我國此時對于關陝，不聞不問，無論怎麼樣掙扎，早晚要蹈南宋的覆轍！如果所謂士大夫階級裏面，有些人還能洗面革心，懺悔從前止圖享受，不肯好好工作的鉅大罪孽，來到西北堅苦的工作，五年以後，可以把西北的現狀弄得清清楚楚；精確設計，再加上相當的投資，再過十五年以後，西北可以恢復漢唐的境況，我們全國，也可以恢復漢唐時代的興隆！如果我們老而不死，自己的眼睛也還許可以看得見！

近來我們獨立評論的社員，一像先生一準社員，一像在下一對于戰事的意見怎麼樣？熱河失陷，主張不戰的先生們，是不是要振振有辭？實在事後想起，從前張學良的軍隊不能開到熱河，中央的軍隊不能開到河北，像那樣的情形，寧可以說，失敗是意中事。如果這樣的現象，能隨湯玉麟以俱去，或者更可以說，這樣的失敗是我國的轉機。叔永先生已經早放棄不戰的主張，在君先生也是主張抵抗的健將。胡老博士近來的意見若何？我想無論什麼人，在這樣情形之下，態度萬不容有疑義了吧！如果大家全無疑義了，我希望大家聯合起來，出一個宣言。獨立評論現在是以右派著名的，連右派都主張堅決的戰爭，那國論可

定于一致，對于戰事，不無良好的影響。我對于軍事最高當局的決心，總有點懷疑。全國一致的主張，或者可以使他無所躲閃。還有一件，是馮玉祥將軍的出處。老實說起，現在有一個要緊點，是非委之于馮將軍，萬作不好；另外一個更要緊點，是非全國投降馮將軍，萬無其他辦法。第一點，就是今日以後的戰事，大部分一定是濠溝戰，器械恐怕用大刀的時候要很多。可是這兩種戰術是馮將軍極擅長的。第二點，就是現在無論什麼人，如果離了東南的大都會就不能生活，他就不配談什麼抵抗！全國人士個個全像馮將軍堅苦卓絕，中國立時就有辦法。所以現在我雖然知道馮將軍也有很多的短處，可是總抱著「斯人不出，如蒼生何」的感想。我現在所最怕的，不是平津的失守，不是中國北部大平原的擾亂，却是中國同日本作一種上海那一類停戰協定，甘心帖服的作強盜的壓寨夫人，讓强盜安適的布置我們的東四省！

孟眞先生既爲宋江的同鄉，當不以我這話爲荒謬吧！

清華週刊

第三九卷 第四期

要目

郭子儀與寒山子 …… 陶希聖
賓詞之數量限制說之批評 …… 分角
蘇聯工人的情況 …… 耶芳斯著 木武譯
亞里斯多德的革命觀 …… 五八學作
零原子序數 …… 民角
蘋菓車（戲劇） …… 元大
「落日頌」（書評） …… 張露薇
「中國文化之發達」（書評） …… 一華

蕭伯納（Bernard Shaw）著 吳綺譯 …… 軼雲
…… 期卷
…… 錢偉長 每全：
…… 價：
…… 社址：
…… 長之
…… 芷
…… 璋
…… 定

平明雜誌

第二卷 第七期要目

日本竟欲與全世界爲敵 …… 許孝炎
亞洲門羅主義與大亞細亞主義凌 雲
美國銀行風潮的檢討 …… 因 銘
英國自由主義的展望 …… 馬青野
疲憊了的法蘭西 …… 向金聲

意大利民族英雄瑪志尼傳 …… 郭 垣
生產教育的理論與實際 …… 吳家鎮
世界論壇二則 …… 林 聿
途上（短篇小說） …… 士 良
…… 潘兆鵬

總發行處：北平西長安街大柵欄平明雜誌社 總批發處：北平沙灘楊本賢廣告部

定價：每冊二角，預定三月一元二角二分；半年二元二角四分；全年四元二角八分。

華文藝半月刊

第七期目次

二十四夜 …… 飛 靈
克復以後 …… 零 零
腳病 …… 亦 明
期待 …… 夏 蒂
無聊？惆悵 …… 未 生
考試日記 …… 徐 平

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定價：每期三分。
預定：全年二十四期連郵六角；半年三角。國外加郵六角。
郵票代洋九五折。

通訊：北平第大學二法學院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醫育界」「學園」「藝圃」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覺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頴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illegible]〔國內〕[illegible]日本及其[illegible]〕每月一元[illegible]角[illegible]〕每月二元九角〔[illegible]〕每月[illegible]

中國經濟問題叢書之一

中國的內債

千家駒著

定價五角

本書係將民國二十年來政府所發行的內國公債作一個精密的分析，首將北京政府及南京政府之債劵作有系統的整理與檢討。次論發行公債與中國金融，財政，產業的關係，舉凡公債之用途，公債與銀行資本，公債與工業經濟，以及公債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的影響，均有客觀的論斷，讀此可明瞭中國目前經濟病態之一般。

社會調查所出版

北平文津街三號

第四次礦業紀要出版

地質調查所自民國十年以來即印行礦業紀要詳載礦業統計及各礦狀況茲已出至第四次篇幅增多材料豐富於東北及西南各省更多最新調查末附燃料試驗要略及日煤傾銷研究侯德封著全書三百五十餘頁定價三元北平兵馬司九號地質圖書館發行

第十卷

國聞周報

第十四期出版

本期要目

日本南洋委任統治島嶼問題……楊敬慈

日本漠視世界公論，退出國聯，復宜言南洋委任統治各地，不能放棄，使英美德諸大國，莫不側目，太平洋之衝突，日本正加緊製造之也。

法國外交的背境……郭威白譯

現在歐洲各種問題，處處以法國為中心，故欲明歐洲局勢者，不可不熟考法國外交，欲明法國外交真象，不可不讀此文。

東北鐵路問題的新史料……王芸生

東北外交，乃鐵路問題之外交，帝國主義在東北之衝突，已有年矣，近王先生又發現錦愛鐵路借欵正式合同草稿，特先刊之，以供研究中日外交者之參考。

關於竹書紀年（續完）陳振先

中國方志考 張國淦

粉彩 飛虹

▲每週一冊全年五十冊▲定閱連郵費五元五角▲每冊零售一角五分

社址：天津法租界三十三路一百六十一號

獨立評論

我們還有別的路麼？ 詠霓

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 蔣廷黻

察哈爾的現狀（一） 唐尊

亞丹女士(Jane Addams) 衡哲

鄉下目前最需要什麼樣的教育 董時進

關於「三民主義共和國」（通信） 林紀東

第四十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文奎堂 新月書店（代定） 風雲書店 民智書店 立達書局 朝野書店 市場書報社 南開大學（代定） 文元書局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中國書店 中央書局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四北文化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和平新報社 安徽省立圖書館 中華書局 東方書社（代定） 中山書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文化書店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廈門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天津 天津華昇印書局 南開大學（代定） 大生書局 天津書局 文元書局 現代書局 新月書店 花牌 正中書局 四北文化書局 胡正興 統一派報所 新生命書局 和平新報社 中華書局 東方書社（代定） 東亞書局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現代書局 新月書店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中央書局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四北文化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統一派報所 新生命書局 和平新報社 中華書局 東方書社（代定） 東亞書局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四北文化書局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統一派報所 新生命書局 和平新報社 中華書局 東方書社（代定） 東亞書局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廣州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和平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新生命書局 胡正興 中華書局 東方書社（代定） 東亞書局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濟南 中山書店 東方書社（代定） 東亞書局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青島 春記報社（代定） 東亞書局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蚌埠 中華書局 東亞書局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重慶 朋友書店 現代書局 文化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漢口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汕頭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廈門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福州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太原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綏遠 廿一學社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榆縣 新時代書局 興亞書局 新民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瀋陽 新時代書局 興亞書局 新民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哈爾濱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長春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營口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錦州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濟南 中山書店 東方書社（代定） 東亞書局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青島 春記報社（代定） 東亞書局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蚌埠 中華書局 東亞書局 南華書局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重慶 朋友書店 現代書局 文化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漢口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汕頭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廈門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福州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太原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綏遠 廿一學社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榆縣 新時代書局 興亞書局 新民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瀋陽 新時代書局 興亞書局 新民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哈爾濱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長春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營口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錦州 現代書局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興亞書局 新時代書局 現代文化社 成都 開明書店 一學社 民智書報社（代定） 新華書店 荷澤書報代辦處 現代書局 徐州廣告社 振華書局 常熟百科公司 新川書店 三友書店 永昌公司 吉昇昌書莊

我們還有別的路麼

詠覽

研究一個問題，最怕是被幾個空名詞所拘住，弄得離問題的實際愈趨愈遠。做一件事，最吃虧的是兩個不同辦法之中，定不下取舍，始終徘徊歧途，弄得一步不能進行，連目前可做能做的事，都忘懷了。譬如學者們儘管討論理論科學重要呢還是應用科學重要呢，狠可愈說愈遠，各不相下，討論到毫無結果。到不如認定目前可做應做的題目，認眞去研究，其結果於理論及實用多少都可以有些成績。

我以爲論政治也是一樣，主戰呢還是主和呢，做政論的人如果專從原則上著想，嚴分壁壘，各持主張，狠可以引經據史，爭到無窮，終也不能使對方信服，反可以引起自己內部的紛爭。當政權的如果也只從空言上著想，左顧右盼，只覺得這條路也不好，那條路又危險，弄得一步不走，坐以待斃，從古亡國皆是如此。

中國被日本逼迫到這步田地，侵略到一天深一天，在他們是決心非把中國弄到完全屈服或是完全崩潰，不肯罷手的了。在我們呢還是主和主戰徘徊歧途，甚至還有因主張的不同釀成國內自行分裂的可能。但是子細想想，主戰罷，中國的飛機大礮種種必需的武器，究竟能否立刻齊備，而且勝過於準備三十年的敵人。即使當局如何決心，士卒如何勇敢，能否眞個單用武力奪回東四省，驅逐敵人出境。這是物質問題，事實問題，無可如何的。主和呢，叫我們承認失地，再把全國送給日本做一個附庸國，這是無論何人不肯的。即使日本將中國全國都武力佔據了，我們還不肯簽字承認，何況他們也還不能。所以絕對的戰——武力戰爭收回失地——或絕對的和——簽字承認屈服——這二條路都是不可能的。事實上不可能，空說是白說的。

但是除此之外我們果眞沒有別的路麼？我們除宣戰與屈服之外究竟沒有別法，只有一事不辦，束手待死麼？我以爲這是大家應該用心想想，並且應該督促政府速速進行的。從戰的方面講，我們固然不能正式宣戰，也不容易專靠武力收回失地，但未失的土地應該如何保守勿失，這是不能不急速設法的。固然嚴格的說，能戰方能守，但是究竟攻勢的戰與守勢的戰，多少是有些不同的。而且敵人打

到我們的領土，我們不論勝敗，終要拚命抵抗，愈多守一地愈好，愈多守一天愈好。淞滬的戰事，長城的戰事，我們奮勇抗敵的將士決不是白犧牲的，他們的犧牲已引起世界的同情而值得全國國民的感激。即使終于敗退，但是他們的壯烈的抵抗對于國事前途及外交形勢已有了極大的益處。無論何人——連敵人在內——決不會稱贊像守熱河的軍隊的不戰而走望風而逃。但是使我們感覺不安的是政府對于未失土地的防守似乎還缺少完整的計畫與準備，只知道敵來抵抗，而沒有預先準備下抵抗的設備和供給。例如九一八以後一年又半，熱河還毫無防禦工程，連壕溝都沒有挖好。等到熱河已危急了，極粗淺的人也應該想到長城各口的重要，但也一些沒有做防禦工事，等到敵人到了纔臨時去設法。我們只聽見古北口被敵人奪去了被敵人炸毀堵塞，何以不聽見我們去炸毀或堵塞他們的來路。前車之覆便是來車之鑒，前事之不忘可爲後事之師。現在日本人再進一步的侵略的形勢是很顯然的。我們知道日本人將規取平津，我們便應該積極布置平津的防守。我們知道日本人將侵略察哈爾，我們便應該積極布置察哈爾的防守。我們在自己領土內而且在離敵還甚遠的地方築礮台，安高射礮，準備抵抗，這決不是對敵挑釁，也決不是給他什麼威脅，這是我們最低自衛的權利。我們即使明知軍器不足訓練不足，但終也不肯將我們的疆土輕輕的白丟，即使失敗也要使敵人出相當的代價，費相當的時間。防禦工程對于守勢的戰事是極重要的。工程建築得愈堅固，我們的犧牲愈小，他們的代價愈大。但是堅固的工事臨時往往不及，是必須預先建築的。不但平津及察哈爾，退一步想，保定滄州石家莊都應該先有準備，以防他併吞整個的華北。山東江蘇浙江等沿海沿江地方也應該先有準備，以防他海軍的登陸。明知勝敗利鈍沒有把握，但保守疆土是政府最大的天職，必須盡其力之所及，積極做去。我們應取的態度是始終不好戰爭不尚武力，對于一切國際的紛爭只準備以公理來解決。但同時更堅決的表明對于自己的國土一寸不能放鬆，步步爲營，處處抵抗，失了一線，還有一線，使敵人知道我們中國人還是人，不能專以武力叫我們屈服。

從和的方面講，兩國相爭總有一天要講和，和是不必諱言的，問題只在如何能得到光榮的和平。當軍人的必須時時刻刻，做抵抗的準備，即使和約已經簽字了，還應該準備隨時可以犧牲，萬不可以聽見一點交涉的謠言便說灰心。當外交官或做政治領袖的必須時時刻刻想如何能渡過

這個難關，以保全國家，利養民生。政治是隨時變化不能做刻板文章的。一個國家遇到國勢嚴重關頭，如何應付，總有好幾條不同的途徑，而且各個途徑又總各有他的利弊，利取其重，害取其輕，權衡輕重，決定一個方針而努力爲之，這便是政治家的責任。在這個決定之中，國家的利益是唯一的標準，一時之毀譽，一身之進退，都是不足計較的，尤其不可含有對內政爭的作用。這次中日爭鬥，全世界皆承認日本的不是，中國外交官的努力是狠值得我們贊許的。但有二個形勢是狠顯然的，一是歐美各國自身的經濟困難和彼此間的紛糾不清，聯合以實力制裁日本一時不易做到，雖然道義的制裁已使日本陷于孤立的危險。二是世界各國對于中國自身的情形狠多懷疑，以爲組織不健全，政治不安定，因此而有愛莫能助之感。有這種感想存在，積極幫助更不容易了。所以如此僵持下去，中國在國際法上是極勝利的，沒有問題，但是在事實上是疆土日促，民生日苦，政治弱點日益暴露，政府力量日益薄弱，而實力的外援終是不易得的。在這種形勢中，我們的出路狠顯明的是在利用國際地位的優勢，嚴整國內的組織，促成對日問題的一個解決；至少一個暫時的段落。在幣原提出五項原則之時，在錦州未陷落以前，在國聯調查團未來以前，在日本未承認滿洲國以前，都還有機會可以交涉。甚至在日本未退出國聯以前，也還有一線講話的希望。但是中國的政策似乎只坐穩了法理上的優勢，而從不敢求事實上的解決。日本也是一樣，狠有好幾次機會，應該適可而止，而始終不肯求一個外交上的解決。所以中日兩國的態度似乎都是只以政府的面子爲重，要求對方完全屈服，絕不想一想對方的地位，謀一個大家過得去的出路。日本因爲貫澈他的强硬到底的政策，所以弄得與全世界各國爲敵，與一切條約及國際法爲敵，與一切人類向上的企圖——如國際聯盟等——爲敵，只落得退步到原始野蠻的狀態，不顧信義，不顧一切，只靠武力侵略，這不容說是極危險的，一定要失敗的。在我們一方面究竟是一個弱國，公理上無論如何勝利，事實上恐怕會弄到不能立國。所以弄到亞洲兩大國共滅共亡的僵局，實不能不怪二年以來兩國當局的蠻幹僵持，沒有解決問題的勇氣與能力。事情是已僵到極點了，一切機會都已過去，日本態度如不變更，中國也只有堅持到底，準備把華北甚至沿海沿江的地方都給日本佔領，看看他們這種師出無名的野蠻舉動在二十世紀究竟行得通否。

眞的，中國果眞在這一會亡了國在世界歷史中倒是很

有意思的，就是從此証明我們又回到古代相斫相殺的野蠻時代，一切近代文化的進步通通推翻了。事實上這是一切進化公律所決不容許的。中國人恰爲這人類文化而奮鬬也算意外的光榮。不過仁者存心終是要與人爲善，大政治家的責任終是要解決問題，恢復和平，而決不是存心要將事情弄僵。我們在絕不屈服決心抵抗之中，還是要常常想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決。所以我們抵抗的決心必須從抵抗的準備上來証明，大可不必發十八次不接見日本代表的宣言來掩飾。現在眞正國民（除了幾個有作用的政客）的心理所感覺不安與不滿的是軍事方面對于抵抗終像還沒有用足他們所能用的全力，而政治方面對于交涉的態度又似太近乎不敢而非眞個不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這是不錯的；不抵抗又不交涉那便大錯了。

未失的疆土是我們的出路

蔣廷黻

「我之兵力每以討寇，寇急則調邊兵以征寇，東夷急又輟剿寇之兵將以防東夷。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爲矣。」

這是明朝遺臣夏允彝在明亡後的第二年所說的話。他所說的「寇」就是流寇李自成；所說的「東夷」就是滿清。我們都知道，終久明朝先亡於流寇，而滿清入北京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爲崇禎帝發喪，第二件事就是肅清中原的流寇。

現在的局勢與明末的局勢何等相像！現在共產黨勢力蔓延之廣幾等於明末的流寇，而有組織，有計畫，有主義則過之。現在的日本，用不着說，論其本勢力之雄厚，野心之大，兵器之精，都遠過於三百年前的滿清。倘若現在士大夫階級不覺悟，仍舊的像明末的士大夫一樣，逞意氣，尙虛浮，知有黨派而不知有國家，那末，共產黨大可入南京而日本兵或英美兵又將繼之而爲國民黨，爲中華民國發喪！

「先剿匪，後抗日」：這是當然的步驟。日本將佔中國多少的省份專看日本軍人的意志和國際的形勢，不是看我們抵抗與否。時至今日，我們還靠大刀隊來對大炮與飛機，這不是中古迷信嗎？時至今日，我們還靠幾百個宣傳

員所能造的民氣來對付一個經過五六十年的訓練和組織的民族，這不是國粹八股，黨八股，洋八股合而爲一嗎？我們要面子要到這等程度至於不承認羊不能抗豺狼虎豹。這樣的不自量力只能有一個結果：「卒之二患益張，國力耗竭，而事不可爲矣。」

以武力收復失地這條路，我看是走不通，是死路。熱河未失以前，努力抗日尚有一線之望；熱河失守以後，這一線之望都沒有了。愈集中精力來抗日，未失的疆土愈要糜爛。我們不要唱高調唱到日本人或英美人來替我們發喪的日子。

我們惟一的出路在於未失的疆土的整理，而整理的初步就是共黨的肅清。

共黨在西洋各國的運動都從城市的勞工下手。他們知道農民是最守舊的，最不易受煽動的。他們知道農民所望的不是任何主義——共產主義在內——的實現，是土地的享有。平均地權，或耕者有其地——這種口號可用以號召農民，至於土地國有，則農民莫明其妙了。蘇俄現在最感困難的就是土地公有制的實行。工業商業的國有和國營，蘇俄已經作到了；土地國有，農業公營，蘇俄現在還差得遠。換句話說，蘇俄至今還不能完全在鄉村行共產主義。鄉人之難共產化於此可見。中國農民與他國農民不同嗎？天下最守舊的，最不相信主義的，莫過於中國的農民。最老實的，最勤儉的，最容易治的，亦莫過於中國的農民。但是共黨在中國的努力全集於鄉民。他們現在的勢力亦全在鄉下。中央政府，以數省的兵力財力，費兩年的功夫，尚不能從共禍之中救出江西的農民。這豈不是天下的怪事？這又是個中國謎！

農民所要的不外治安，輕賦，及土地。中國鄉村有共黨不是因爲農民有特殊心理，是因爲官軍和官吏有特殊心理。共禍，我敢大膽的說，大部份是官軍和官吏造的。打了兩年還未打清是因爲官軍和官吏一面剿共匪，一面造共黨。我們要整理未失的疆土不必舍近求遠。第一，我們要作到兵不擾民。江西農民樂與共黨合作而不願與官軍合作就表示我們沒有作到這個初步之初步。第二，我們要作到官不欺民。新收復的區域尤其不是官吏發財的地方。這兩件事的責任完全在當局的身上。

兵不擾民，官不欺民，則農民的治安和輕賦的希望就達到了。土地問題固較複雜。我們先要看清這個問題不是個法律問題，學理問題，是個迫不及待的政治問題。去年蔣介石氏曾說過：剿匪的工作七分是政治，三分是軍事。

這七分的政治根本是一個問題：官軍是爲紳士地主收復產業而戰呢，還是爲消滅反抗政府的蘇維埃而戰呢？如是因爲第二個原故，官軍的出戰是名正言順的：一國之內當然不能有兩個不相統屬的政府。農民對蘇維埃的政權，亦斷不至擁護，如此政權沒有經濟的利益。不幸以往官軍是與紳士地主合作的；政府曾未大膽的宣告農民蘇維埃的土地分配是政府所要承認的，維持的。政府只與蘇維埃政權爲敵，不與農民爲敵。這是釜底抽新之法，政府未曾實行的。

蘇俄革命以後，白黨的反攻最有成功可能的是田尼肯（Denikin）。其最後失敗的主要原因在於不直截的承認革命的土地分配。

這個土地問題不僅發生於匪區，不過匪區更加急迫。其實這個問題是全國皆有的。耕者有其地是當代的一個大潮流。我們平素研究國際事情的人注視了各種政治的大變動，如希特勒的執政，莫索立尼的演說，某國的廢君主爲民主等等。大戰以後歐洲土地制度的改革就少有人注意了。其實鄉村的改革也是戰後的一種大事業。普魯士，捷克斯拉夫，匈牙利，波蘭，羅馬尼亞，布加利亞，及俄國都曾用政治的力量來平均地權，不過程度有不同，方式有不同而已。

革命最澈底的當然是蘇俄。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以後，列寧的第一道命令是停止對德的戰爭，第二道就宣布土地是農民的。地主保了生命已算了不得；土地的代價簡直談不到。

普魯士的辦法是强迫大地主將土地分爲小塊出賣。

波蘭一九二〇年的土地法說：「惟獨耕者及其後嗣可以有地。」

捷克斯拉夫一九二〇年的土地法的基本原則完全與波蘭相同。

匈牙利在戰前完全是大地主的國家。戰敗以後，受了短期的布爾雪維克的統治，大地主們決定以毒攻毒，那就是說，把田產賤價的出賣與農民。

羅馬尼亞與蘇俄既近，且其北部原是俄國的土地。故羅馬尼亞的土地改革受了蘇俄的影響這是很自然的。北部的土地改革完全學俄國：農民收沒了大地主的土地而瓜分之。南部由政府收沒土地，給了舊地主很低的價值，而分配於農民。到一九二〇年的秋天，政府收沒的土地達四千萬畝之多。

戰前布加利亞的土地分配不若羅馬尼亞那樣的不平均

，但戰後農民黨當權的時候，也大行土地所有權的改革：舊皇室的土地，教堂的土地，以及地主的土地過七十五英畝者概收沒分給貧民。這些歐洲東部的國家既與蘇俄接近，而大半又同是斯拉夫族的。現在這些國內僅有少數共產黨員，絕無所謂共禍。原故固不一，但最要緊的就是行了釜底抽薪之法。農民已經得到了土地，共產的宣傳無用武之地了。

前不久報傳汪精衛氏復職以後，組織了一個鄉村經濟委員會。我希望這個委員會不是會而不議，議而不辦的。農村經濟有轉機的日子就是共產潮流降退的日子。

我們前面有這條路：走與不走在乎我們。

二十二年四月十七

察哈爾的現狀

（一）

唐尊

察哈爾省之政況，知者極少，半由於言論不得自由，半由於忍痛而不欲言。言論不得自由，在中國爲普徧現象；忍痛而不欲言，在察省有特殊情形。無知民衆欲言勢有不可，知識階級言出禍必隨身。紳商或有表示，當局則橫加干涉，即令集會他省，每舉輒多不成。在外學生，上焉者忙於讀書；其次則漠不關心。呼籲無效，要求不應，吾民即忍，豈能長此容忍。見於外患者，熱河豈非殷鑒！證諸內亂者，共黨爲其適例！此皆我樸實良民，痛當局之不恤人言，是以出此；豈其別具心肝，有所樂而必如彼哉？近且多倫告警，恐我察民之或將然也，故不自量其膚淺，大聲急呼：一以述我察人之痛苦，冀即加以改善，一以指陳利弊，便有司之採取；庶於國破家亡之際，可免袖手旁觀之咎乎？

治內區域之今昔

今之察省，爲舊察哈爾特別區中之達里岡厓牧場，錫林郭勒盟，及興和道之東六縣，與舊屬河北省之口北道十縣所合成。至舊日察哈爾特別區與和道之西四縣——豐鎮涼城興和陶林——則於民十七年後季劃歸綏遠。現在察省境內，成熟縣分，祇有口北十縣。興和道之東六縣，直不過較大之土堡柵欄，俗人所稱爲口外之地也。至若錫林郭勒盟，達里岡厓牧場，人煙稀少，俗仍牧業。

口北地位與邊防之關係

口北十縣與晉屬雁北十三縣，地居內外長城之間，形勢天塹。昔在明清，宣化大同皆爲重鎭。雖局勢與今不同，然以蒙民知識未啓，風教不同；邊疆有事，必其定爲我用，恐無確實把握。徵之往事，無可諱言。然則口北雁北，仍爲國防之重鎭，開發內外蒙之後備，與昔無以異也。惟是明之初葉，宣大駐軍，憑長城設防，力不能外征，僅足以苟安。時或將非其人，寇每內犯。也先瓦剌之侵，英宗土木之變，其適例也。迨及明季，事又遜前，藩將怯弱，吏治貪汚，置國防於不顧，惟民膏是吮。內則結納閹豎，爲祿位之固；外則殺戮人民，冒捷報之賞。卒之闖王北犯欲由潼關而不得，終經雁門宣大以成功，長趨直入，勢如破竹，未始非防務未充，民心未結使然也。迨及清初，武功之大，除平定三藩，幾全力注意於新蒙，觀康雍乾三帝之親征，可以瞭然。惟其策略，重在安邊以制外，故其軍政吏治，頗稱清明。証之遺諺——交了銀子糧，賽如自在王——亦可見當日人民之熙熙樂生也。終清之世，其安如此，未或稍替；故在清世，力足以經營內外蒙新疆者，非徒無因也。惟是駐外——內外蒙新疆——大臣將軍，類皆旗人，不學無術，昧於治體；加以親貴用事，保薦私人；視新蒙爲羅掘之地，罔存衛國之心。是以回民屢變，乃成新疆建省之議；蒙民騷動，亦勞御駕親征之舉。究以羈縻有方，版圖未爲大虧；所差者，吏非其人，內外蒙新疆人民之程度，迄今未躋於內地之列耳！然方之明世，對於內外蒙新疆，政治措置，成績所獲，良多多矣！究其原因，即在於先安邊境——口北雁北——也。降及民初，熱屬經棚，蒙民變起，宣府駐軍，往征即平，其時民亦未嘗輸誠，兵則自能衛國，晏然不驚。其後外蒙獨立，爰又出征，雖則失敗，民不生心；內蒙相安，外難再侵，未始非清世治績所遺也。自此之後，外蒙携貳，不受干與；聽俄煽惑，倡言獨立。新疆則有挾於項城，擅作威福，術盡羅掘之能，毫無建設之實。當此之時，中央對於新蒙，已有鞭長莫及之慨矣！及徐樹錚有屯軍西北之議，適外蒙正爲內向之際。於是宣化練兵，龍烟採鉄；事雖出於爭權，要爲國防至計。然以段吳不合而起內訌，國防重地形成割據——口北爲直隸省之口北，雁北爲山西省之雁北——各不相謀，時復牽掣。經營新蒙，不特失其資助，即內蒙特別區域，徒使匪勢坐大，鴉片充斥；尙何政治可言，直一西北魔窟。而外蒙則任俄人處置，新疆僅由楊某擅專，統一既破，國防不靈，小徐之計畫休矣！及馮氏勢成，步武小徐，清河孔家莊（屬今察省萬全縣）有飛機場之設，平綏沿線

，皆駐重兵，張垣建署，通蒙築路（平綏沿線至張家口由此向外蒙各處）是時內地之經營外蒙者，有大進展；卒以規模略具，惹起內亂。認以爲是者，既無實力之援；指以爲非者，謂有近俄之嫌。於是羣起攻之，分贓了事。內政如此，外交失策，求俄抵隙，進佔庫倫。沒收我財產，殺戮我人民，內外之關係斷絕，一任俄人憑陵，喪權辱國，言之痛心。迨北伐成功，全國混一，政府意在鞏固中央，國都南遷；對於西北邊防，無暇顧及。山西以北伐之功，既據河北，復以軍事之勢，口北劃察；事雖內蒙設省，對外蒙毫無經營之心，而口北劃察，於內政實有過問之意。此局一成，口北頓異；向之視爲邊防後備者，今則直成內爭之區。西勝則西者據之，東勝則東者有之。視同征服之地，待如虜掠之民，國防之計畫不施，人民之骨髓是敲。以致家家破產，人人思亂。其在無事之時，邊政如此，固非治世之象；況在今日，外蒙則赤化已深，日人又攻察甚急。設有不幸，不入於俄，則入於日。是時河北更危，雁北定失，而西北之屏藩將盡撤矣！

居民之複雜及其風俗

察省治內區域，既係舊隸河北省之口北道，與原名察哈爾特別區之一部所合成，已見前述。故其居民，約略分之，已成兩部。而又以特別情形，有他省人民或宗教不同，雜居其間者，爲數亦不在少。茲爲便利起見，特分地述之：口北十縣，率多土著之民，風尚勤儉，恒心自守；尤以蔚縣陽原二縣爲最。其習尚虛浮奢逸者，則首爲張垣，次即涿鹿。蓋以張垣於民三開埠後，爲津平蒙俄貨物會萃之地，八方人等聚集之區，互通風氣，習俗愈雜，服裝妖艷，娼寮充斥。當昔繁盛之時，（民十六前）固爲商埠之地所不免，自今蕭條之後，風氣既成則難除。落得空存皮殼，華而不實，直如枯症莫治而已！至如涿鹿，僅以縣城之內，有旗族數家；繁文縟節，本其所尚，婚喪大禮，每事闊綽，觀感既熟，土著效尤，降及今日，此風未革。至若特別區之一部，極北牧場，純爲蒙人；業既未變，俗亦仍舊。稍南錫林郭勒盟，則漢蒙雜處，少見幕帳，俗近漢族。再南六縣，已近張垣，則多漢族；縱有蒙人，完全同化。此外尚有一部回民，散居於張垣宣化兩地；多清軍官千把總之後裔，意必屢勘回亂之內向而有功者。其人強悍有爲，多經商新蒙之間，或業駱駝腳戶，往來沙漠中。自民十五以後，屢經戰事，駝被軍用，虧本折業者不少；改作屠戶飯館以及入伍者，比比皆是也。

政況

當清之時，口北十縣，爲宣化府治。而多倫張家口獨石口亦屬之。卽俗所謂內三廳也。其劃歸綏遠之豐鎭興和陶林三縣，在昔亦爲宣化府管轄所及之區，而稱爲外三廳者也。宣府上隸於直隸總督，而直隸總督爲畿輔重臣，則是今之察哈爾省，在昔無異直轄於中央也。迨至民二，裁府留縣；惟於十縣之上，設道尹鎭守使各一員，直屬於直隸省長之下。而內外六廳，及北部之錫林郭勒盟，與達里岡崖牧場，則稱爲察哈爾特別區，都統一人領之。其下則有興和道尹，多倫鎭守使隸屬焉。卽昔所稱爲興和道者是也。自是之後，察稱特區，政權另樹；雖其意爲設省之備，引而近之，而不知權分力小，反而外之也。況歷任都統，多爲武人，昏庸無謀，以爲太平。對外無發展之策，內爭有染指之心。坐令外蒙獨立，無計可爲，內蒙土匪，一任橫行。行旅裹足，商賈退畏；是則經營外蒙，官旣不爲，人民縱爲，亦不易言矣！故內蒙則草昧如故，外蒙則離附無常，以言國防，有何憑恃？迨小徐屯軍，有意經營，旋以內訌，事卽中阻；旣無成效之可言，而中國官憲之設於外蒙者，從此盡撤矣！馮氏勢成，步武小徐，數年之間，頗有進展，已詳前論。而復以近俄之嫌，羣起環攻；旣倒其人，復拋其計，以視日人之政黨迭代，而計畫不變者，良可痛矣！至後察綏雁北口北，奉軍駐防，一切政權，自亦由彼。視該區如征服之異族，時加蹂躪。稅捐則額外徵收，每藉端勒索。以視前此之僅失於對外發展者，又加甚焉。而察綏雁北口北之農村破產，亦從此時爲甚兆矣！

北伐之後，閻軍駐防，縣政人選，中央與山西參半。時方注意於黨務之爭權，與民隱無關也。而所收編之直魯軍，約十數萬，則亦散駐於口北矣！其中尤以宣化爲最多。所用餉項，就地供應，房屋用器，咸佔民有。如此年餘，該軍始行南下，而吾民之困頓已深矣！

際此時會，劃省已成，機關設備，上而省政府，下至各廳院，莫不應有盡有，亦如他省。然察省十六縣之負擔，從此更重。吾常以察哈爾設省，比之內地各省，亦如窮人與富人賭鬬，縱能支持一時，不露破綻，但若長此如是，則恐行不得也。後此中原變起，雖非戰事之區，而征斂頻繁，人民痛苦，較前更甚。是時奉軍舉足輕重，安據察省；惠政未見及民，機關必須多設。計於原有之外，於省則有公安管理處。財廳之下則有清理官產總處，各縣復有分處，設專員焉。縣區公安，本兼行政警察事務，而於公安局外，旣有行政區之分，復有助理員之設，縣屬每區莫

不如是。再加稅捐分卡，自衛隊，則已併此而五矣！以不足二千戶之編氓，組爲五十村之一區，而其機關有五，其意何居？而暫設駢枝之機關，尚不在內也。倘此輩官員，盡屬善良，薪俸之外，別無苛求，一省負擔，則已增重。況又額外徵收，藉端勒索，民衆財力，其何能給？況又事權不一，政出多門。就如民政廳長，對於縣長簡拔，自有專責；而某氏蒞任以來，所放縣長，祇有一人。其餘則爲華北最高長官所放者，長官愛弟所放者，某太太所放者，及某姨太太所放者。包苴一入，便門大開；但亦無能久任者。多則年餘，少僅數月；蓋以增賄以攘者多也。此吾聞之該廳長友人所談，非敢妄言也。民政如此，他政亦然。銓敘如此，而欲以吏治成績，責之某氏，某氏不受也。

察省法院，最高者爲高等法院，其次即地方法院，民刑兼理；設署張垣。其下各縣，則縣署兼理司法也。法官任用，亦如前述民政之濫；兩者相較，其害尤甚。蓋以司法不特易取民錢，且亦易枉民命。茲舉親所見聞者二事，以見司法之一斑。

某縣民武某愚人也，家有山地數畝，被人盜賣於該村小學校。武氏婦即托其近親顧某代訴縣府。但縣府以事涉學校，未便擅專；而教育局則以賄賂所動，爲被告庇護，被告迄未到案，然縣府竟宣告判決，原告敗訴。而其判決，則於原地畝毫無涉及，僅以與此相近之又一地，罪其補稅。則是訴訟標的尚未認清，無怪其判由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然此究屬縣府兼理司法，未嫻訴訟，猶可原也。迨及上訴，被告不到案如故，而開庭審訊，不作筆錄；惟至退庭，使當事人畫押白紙，而後補作。此中弊竇，不問可知。卒之原告敗訴到底；地契發還；雖該地之權利不享，地賦仍須照繳。是則盡義務，則契爲有效；享權利，則契爲無效，吾不知何說焉。

某縣西門外新房子，王某，有姪子一人，年十五；夜間與一僱工某，在院外草房住宿。一晚，有逃兵一人，携槍入。喚醒二人，謂願將槍換取些微現錢，以給盤費。王姪年幼無知，未識事體；僱工心懷叵測，遂允留置。予銅元二百，兵即出走。去尚未遠，當即被其長官提獲。追究其槍，則一一直告。遂復至該房，將槍尋得。除王姪僱工爲重犯外，併王某亦帶至軍部，認爲匪人，毒打百般，死而復甦，終以未與知其事，開釋。而逃兵則執行槍決。僱工與王姪，各判徒刑有差。然按刑律，王姪爲未成年人，不應有罪，而判徒刑二年有奇，或以軍法然耶？去歲七月，幸逢大赦，此項罪犯，概應六折。則是王某之姪，

按其期限已經超過六月矣。是時友人郭某，適爲該縣承審，謂已詳報上峯，不日當可開釋。數月之後，未見開釋，而郭亦以事他適。迄至此時（二十二年三月），恐又逾八個月矣！

（未完）

亞丹女士（Miss Jane Addams）

衡哲

一位救世者的人格

亞丹女士與居里夫人一樣，同是當代女界的第一流人物，但她們致力的方向和情形，却又很不相同。居里夫人是一位科學家，故小小的一個試驗室即是她的全個的世界。亞丹女士是一位社會實行家，故整個的現實世界不過是她的試驗室。因此，亞丹女士的一生就比較的難寫了。況且她的事業與功績，在空間與時長上，都占着一個極大極要的地位，寥寥數千字的記述，是絕對不能表達她的生平的。

但在那無量功業的背後，却有一個一貫的動機，那便是亞丹女士的悲天憫人的博愛精神。這精神是她五十餘年來一切偉大事業的原動力，是她生命的精華，也是她對于人類的最大貢獻。我們對于亞丹女士的成功，固然有無量的欽佩；但更值得我們的崇拜的，却是她的精神，她的偉大的人格。她一生的努力，即使都歸失敗，而這個人格的存在，即足以使她不朽。故我願在此處，用十足的熱情與敬意，把這位悲天憫世的偉大人格，介紹于國內的青年。

亞丹女士名叫建痕(Jane)，于一八六〇年的九月六日，生于美國中部依利諾州的賽達維爾城（Cedarville, Illinois）。她的父親是一位開拓西部的創業者（Pioneer），有識見，有材能，有高超的人品。女士在嬰兒時即失去慈母，故她的依戀與崇拜的對象便集在她的父親一個人的身上。她在很小的時候，背脊有病，致使她的頭部常常偏傾在一個肩上。因爲這點殘疾，又加上她的强烈的同情心，與多思多慮的天性，故她的身體自小便不甚强健。十七歲時，她進了一個初級大學。卒業之後，她原想學醫，以爲救世之用。不幸背脊病復發，臥床半年，又因她的天性與醫學不甚相近，病愈之後，便把學醫的念頭打消了。後來她得到了她父親的一點遺產，便到歐洲去漫游。但她的漫游與別人不同。普通人到了一個新地方，大概不是游樂，

卽是觀光。她的眼光却專射在各個城市的貧民窟上，這使她對于人間疾病與飢餓的痛苦，得到一個更爲深刻的了解與同情。有一位深知她的人曾說過，『這位女子對于所有人類的了解與同情，在現代的人物中，是沒有一個能比得上的。』這眞是說着她的人格的深處了。

但她所有的，並不僅僅是一個海樣深的同情心，她還有一個天樣高的理想，與一個地樣平易的實行手段。她比如一位良醫，對于社會的種種疾病—痛苦與罪惡—不但有精細的解剖與判斷，並且還能爲那些病症想出最好的方案。不但如此，她還能自己製藥，自己親手調理，自己給病人吞服。服藥之後，她還要給那些病人作很內行的看護，直到他們恢復了康健，方算盡了她的責任。這是一個心與腦與手腕三方的偉大合作，決非單單具有熱情，理想，或是實行能力之一者能希望做到的。

這個心，手，腦，三方合作的第一個成績，是亞丹女士的社會事業。而這些事業的具體表記，乃是她和她的同志斯太女士（Miss Ellen Starr）一八八九年在芝加哥所發起的好爾廳（Hull House）。牠是她四十餘年來，爲掃除階級，國際，與種族間的隔膜與不平等而努力的大本營。她七歲的時候，曾立過一個誓，說，待她長大之後，她將在貧民的陋屋中間，造一個大房子，她自己便這樣的在他們中間居住。好爾廳的成立，即是成就她的這個願望；因爲牠的目的，是在揉和那社會的上層與下層，使富的遇着窮的，智的遇着愚的，美國的土著遇着歐洲的移民。象徵的說來，即是把一個大房子，置在許多卑陋小屋的中間。她相信，這不但于下層階級有益，于上層也是有社會教育的價值的。她說，『社會各級的倚賴是相互的，故社會的關係牠都是相互的。』這個主張是好爾廳在精神上的基礎。

好爾廳的精神，既是建立在揉和那不同幸運的兩個階級之上，故牠的表現方向，也就很自然的集中在歐洲各國來美的移民身上，因爲他們乃是一切不幸者的代表。他們帶來的，是愚闇與飢餓，疾病與罪惡。而好爾廳却能使疾病的得到醫治，飢寒的得到飽暖，黑暗中有了陽光，傷心的得了安慰。而年老的，孤單的，殘廢的，犯罪的，心中流血的，對生命絕望的，各種各類的不幸人們，都在這個救助所中，獲到了身心兩方的安慰與光明。他們猶如一片大沙漠，這個救助所便如一條大河，流行所過之處，一一得到了蘇活，一一得到了滋潤，一一得到了一個新生命。

亞丹女士的第二個大成績，是她對于世界和平的運動

，而那個運動的具體表記，乃是瑞士日內瓦城的『婦女國際和平與自由聯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和平是人人所能說的，但女士的和平主張却與一般口頭禪不同。第一，普通人大抵以戰爭爲人類的天性，是一件積極的事，而和平乃是一個消極的主張。女士的意見却正與此相反。她相信，人類的所以戰爭，乃是由于彼此的猜疑與恐懼，正是一個十分消極的心理狀況。欲求這個狀況的消滅，必須有一個積極的代替。這即是說，必和平主張有了積極性，方能希望消滅戰爭。在女士的心目中，這個積極性乃是人類的互通需要，俾一切的生命能得到養育。她說，『熱心和平運動者所以灰心失敗之故，乃是由于他們缺少一個積極的動力，那個救助經濟上及社會上的需要的動力』。第二，她不相信和平是可以用空言獲得的，她說，『和平不是一句空言，也不是一個抽象的教條，』所以必須有人能去實行這個理想，方有成功的希望。第三，她相信，這個以養育人類爲基本的和平主張的實行，乃是婦女們的天職與特權。因爲自原始時代以來，婦女們的努力焦點，即是在謀人類的保存，而這個工作又是與戰爭不能並存的。因此，她又主張，婦女們應該担負這個和平運動的大責任。

這三個原則即是亞丹女士的新和平主義的基本條件。而她自己對于這些原則的實行與成績，則有她在大戰期中，爲求『世界上大部份人民的生存』，而對于糧食的奔走；有她在好爾颺的融和各國民族的四十餘年的努力；有一九一二年，她的參加羅斯福的進步黨的組織；有上面所說的婦女國際和平與自由聯盟；有在歐美各城召集的許多國際婦女大會；有許多以她爲精神領袖的婦女和平運動——兩年前，從美國西部遊行到美京華盛頓的『和平隊』，那個要求美政府在軍縮會議實行軍縮主張的大運動，即是例。此外所謂她的婦女運動，國際主義，以及其他一切活動的表現，也都是可以上溯到這個共同的淵泉的。

爲了她的和平的主張，尤其是在美國參加歐洲大戰的時候，她受到了社會上的，尤其是報界中人的，無限的誤解與侮辱。有一次，她照着她的預定的計劃，到一個地方去演說，但她的一位老朋友竟不敢給她做主席，因爲那樣一來，那位朋友將不免受到同情于她的主張的嫌疑。對于這樣的打擊，亞丹女士眞不能不感到孤寂了。她說，『我深刻的感到社會上對于我的誤解與毀謗，差不多自悲自憐了，這是人性所能墮落的最低的一個坑。』她又說，『羣衆的力量是那樣的大，我們不迫抵抗不住，幷且覺得不自

然，我們差不得想加入那人類的愚騃隊裡去了。』但她又說，『這樣的社會侮辱，這樣的成爲無價值的嘲罵的目的物，這樣的瀕于失敗的景地，尙比良心上的譴責爲容易担任。假使我們因爲畏懼侮辱的緣故，對于我們縮短戰爭的工作，有一分的怠懈，我們良心上的譴責，是要比任何外來的嘲罵爲難受的。』（見女士所著『和平與麪包』）雖是這樣說，但這個精神上的創傷，加在一個奔走戰地的辛勞身體之上，她終于不得不病了，幷且一病二年，差不多成爲一個廢人。但病愈之後，她又不斷的在糧食與和平的方面努力，爲戰後的人類謀求一點生機，爲全世界保留一點光明。

女士不但有實行的才能，幷且還有著作的天才。但著書立說却並不是女士的本願。她早歲即感到享樂式的文化的空洞與虛僞。在好爾廳成立之前，她曾有這樣幾句的記載，『我此刻的大部份時間，是彷徨于道德的巨洋之中。我緊握着那個在現實世界生活的願望，拒絕了他那泡影般的智識與藝術的返光。』（見女士所着『二十年的好爾廳』）然而她又終不能不著書，幷且著了八九種書，這豈不更足以表示她的內心的壓迫？在這些著作中，尤足以感動與啓發我們的，則有『二十年的好爾廳』，『戰時的和平與麪包』，『民治與社會倫理』，以及『和平的新理想』諸書。在他們中間，我們找不出一句虛空的，或是不負責任的說話。我們但覺得有一個偉大的心，不住的在喚醒我們的沉睡着的理智與同情，使我們不得不醒！

古人說的，立德，立言，立功，是謂三不朽。亞丹女士可謂是三者俱備，尤其是在德行的一方面，女士的博愛精神，和救世行爲，眞能使她成爲一個超人。我們現在引她的幾句回憶的說話，作爲她的人格在立德方面的代表。『我記得我小時的那個古怪的，異常的責任心，那個對于世間疾苦的責任心。我常常做惡夢。有時夢見全世界的人都死了，只剩下我一個人，而在我的肩上却負着製造一個車輪的責任。我似乎明白，除非先把那個車輪做好，再先使他轉動，全世界的事是無從做起的。我獨自沉思，究竟應該怎樣下手呢？我感到我實行力量的不够。』（見女士所作『二十年的好爾廳』）她做這個夢的時候，還不曾滿七歲。

一九三一年，她與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巴得拉（Butler）一同獲得了那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金。她在美國也受到了許多表彰她的功德的獎金，她是美國人所公認的第一個女偉人。但這個榮譽之于她的人格，不過如雲彩之于日光。日

光正無需那一點浮雲來顯揚他的光華，雖然那點彩雲也未嘗不可以反映出日光的偉大與美麗。

女士今年七十二歲了。在她七十歲生辰時，她的一位老朋友和老同志給她的祝辭中，有這樣的幾句話：『你的心到徧了人類的中間，你能了解那分離與聯合各等人類的種種勢力。……你不但以麵包與工作給予萬千個人，你還以那更可貴的美麗，快樂，與了解，錫予那受了創傷的人類。這樣，你把那醫治與創造的勢力，（從人心中）釋放出來，使人們能獲得一點應付生命的痛苦與厄難的力量。』

鄉下目前最需要什麼樣的教育

董時進

鄉下人概是種地的，所以鄉下最需要的教育是實用的農業教育——教鄉下人如何耕田種地，如何養豬養牛，如何改良他們的生產方法。這是近來吾國朝野一致的主張。但是我細審鄉下的情形，和鄉下人的需要，使我不能不另作主張。

常聽人說，中國農民的耕種方法窳敗拙劣，須得教他們改良。其實說這種話的人，不但無所根據，而且多半自己不知道所說的是什麼。試問他那裏窳敗，怎樣才不是拙劣，他一定瞠目不能對。我不敢說中國的農法一定很好，但是我敢說，就他們所有的資源和環境講（土地資本，地方狀況等），總算作得不壞，恐怕教任何國家的農民，處到同樣的境地，也未必能多超過他們的生產。

但是鄉下另有困難問題，另有需要改革補救的地方。鄉下是暗無天日的活地獄，是純粹的中古社會，到處人吃人，一個剝削一個，一個壓迫一個。稍說厲害一點，鄉下幾乎無一人不是土豪，大土豪欺服小土豪，小土豪欺服更小的土豪，最沒出息的，也會在自己家裏婦女兒童中間充土豪，或在雞狗牛馬身上使用權威。世上壓迫與被壓迫的兩極端，都是在鄉下。世上最可憐的莫過於鄉下的弱者，最兇惡的莫過於鄉下的強者。他們可以橫行無忌，爲所欲爲，而弱者則什麼殘酷難堪的壓迫凌辱，也得忍受。婦女是人類中之弱者，鄉下的婦女，許多是過的地獄的生活。在未出嫁之時，父母以生她爲恨事，很輕賤她，既出嫁之後，她便是一家的奴隸，尤其是丈夫和婆婆的洩氣筒。我

們在城市覺得摩登婦女太自由，太浪漫，誰知道鄉下婦女仍舊是在過非人的生活。最可恨可嘆的是，每一個婦女，一到嘗了婆婆的時候，便要將她們所受過的罪一二的再加到她們的同類的身上，以爲非此不足以表示她們有出息。這都是因爲她們沒有智識的緣故。所以鄉下頂需要一種教育來改變這些傳統的惡觀念，惡風氣，使鄉下人知道這樣的欺負人，和受人負服，都是不對的。這層要能作到，那就眞能減少他們的痛苦，增進他們的幸福，那比教他們生產黃金還重要些。

鄉下人不僅自相壓迫，他們全體又是受外界的壓迫與剝削的。整個鄉下便是一個愚昧的，牛馬式的社會。農民們祇知道種地和吃飯，正好像牛馬祇知道耕田和吃草，蜜蜂祇知採花和釀蜜。不錯，他們都是些生產者，但是牛馬，蜜蜂，也是一些生產者。他們的生產就和牛馬蜜蜂一樣，都是給別人做了，別人要多少，就得給多少，甚至於要他們的性命，也不能不給。他們一年到底活動的範圍就是吃飯種地，此外什麼也不知，什麼也不幹。他們一世，就是這樣過去。如果我們不願鄉下人永遠做牛馬或蜜蜂，那末，最好是給他們一種做人的教育。

再說教育本應該是一種爲社會服務的工具，但是中國的教育竟變成侵掠人的武器，這本是極不對的。而這種武器又祇是少數人所獨有，於是危險就更大了。鄉下人缺乏這武器，所以處處吃虧，祇好任人剝削與壓迫。爲全體鄉下人的利益計，須得給他們一種調皮教育，使他們得到人人應有而向爲士大夫所獨佔的武器，藉此使他們可以抵抗外界的惡勢力。

但是鄉下也並非不要農業教育，不過不宜限於職業式的農業教育。鄉下人所需要的農業教育主要目的不是教他們怎樣作農，是要教他們知道農。因爲他們本是做農的人，做總算會，最不會的是知。（所謂士大夫之流，最不會的是做，所以應該叫他們做，並且使其由做而得到眞知。但是鄉下人不是這樣。）農業是鄉下的好教材，最容易使鄉下人領悟，並感覺興趣。我們很可以用農業上的現象和問題去教育鄉下人，不但使他們知道他們一天所幹的是什麼，並且可以藉此教他們數學，論理學，經濟學，和各種科學的知識。同時也可以訓練他們的腦筋，開通他們的思想，增加他們解決問題，辨別事理的能力。這些是眞正的教育，特別是農民所需要的教育。

總之，我們要知道鄉下人是和所謂士大夫階級正相反的。他們有了用手的能力，用腦的能力太缺乏，生產的本

不壞，做人的資格太不够。所以他們所最需要的教育，是要能够增加他們用腦的本領和做人的資格的教育。分解的說，我們應該使鄉下人看見天日，知道世界是怎樣的東西，現在是什麼時代；使他們了解人生的意義，明白國家，社會，政治，是如何搆成；使他們能够重視現代文明的價值，不以爲一切是中國的舊東西好。鄉下人的舊頭腦，必須得改成新頭腦，牛馬式古代式的鄉下人，必須得改成現代的國民。他們所最需要的教育是最能達到這種目的的教育。

關於「三民主義共和國」

（通信）

林紀東

編輯先生：

立法院着手起草憲法以後，在各報遍登廣告，殷勤的徵求國民的意見。我爲這種態度所感召，想借獨立評論一席之地，討論憲法草案裏的一個問題。

據三月七日大公報南京電，『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決：一，領土：採用概括主義：領土非經國民大會議決，不得有任何變更。二，國體：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三，主權。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四，旗色：中華民國之旗定爲紅地左角上青天白地。』在以上各條規定中，我覺得第一條第三條第四條，大體上都還可以成立，惟有第二條毛病很大，深有商榷的餘地。現在把我的意見，寫在下邊，希望立法委員諸君加以注意。

何以說第二條『中華民國爲三民主義共和國』的規定毛病很大呢？理由是這樣的：

第一：我們知道，大凡一種主義的實用性都附有嚴切的時間和空間的條件。在環境需要的時候，他固然應運而生，但一旦時過境遷，就有增綴減縮或根本廢棄的必要了。取譬不遠，即就三民主義本身而論，在興中會同盟會時代都只有個民族主義，以後感于環境的需要，纔跟着有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的發生。這可見他的相對性爲何如了。至于憲法，雖則未必是什麼「行之百世而不悖」的東西，然而他終竟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其受制于時間性的程度，遠視一種主義爲不同。所以我們以爲以具有嚴切底時間條件的政治主義，附在國家根本大法的憲法之中，這種立法政

策，是很可懷疑的。因爲不改則方柄圓鑿，于時勢爲不適：如果隨時更改，那又使憲法的尊嚴大生問題。何況即以目前而論，三民主義是否一無疵陷，也還很有爭議呢？

第二：據建國大綱規定，建國之程序，分爲（一）軍政（二）訓政（三）憲政三期，直到第三期方始公布憲法，可見憲法是憲政時期的產物，而憲政時期已經用不着保姆的國民黨，來行一黨專政，而將實行多黨政治。既然實行多黨政治，則一黨有一黨的主義，一黨有一黨的政策，勢不能以國民黨之三民主義，強使同之。在憲法裏規定三民主義，豈不仍然是一黨專政？憲政於何有？

我最後要向立法諸君三致意：在中國這樣法治未昌的國家，憲法固要力求其剛性，然而還原不過是指精神上的注重而言，並不是說，到處亂來，硬板板地，不應剛者亦剛之，使與環境不相適。以我國內憂外迫紛至沓來的艱難環境，我們固不敢對于憲法多所責望。但最低限度，亦要求不添害處；如果反因此引起爭端，那我們又何貴有此憲法？

林紀東（一九三三，四，一三，朝陽大學）

獨立評論　第一期至第廿五期　合訂本出售

本刊前二十五期，因印數較少，已多有賣絕的。現本社向各地徵求，湊成全部一百份，裝訂成冊，附有詳細索引，最便各地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裝訂分三種，價目如下：

甲種（布裝）　二元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欲購買合訂本者，請指明何種裝訂，寄款向北平本社購取。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醫育界」「學圈」「藝圈」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頭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報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郵寄】每月一元三角【日本及其屬地】每月一元五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歐美各國】每月國幣一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四十八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這一次的華府會議　蔣廷黻

我們是右派嗎？　叔永

經濟封鎖與日本　永修譯

漫游散記（十八）　丁文江

金沙江

察哈爾的現狀（二）　唐尊

我們最多祇有兩條路　董時進

對胡適之先生的答辯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瀾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摩登教育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代定）　大生書局　繡華印書局　文元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新月書店（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局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開封　派報處　統一派報所　華新報社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遠東書局

廣州　中山書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圖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真美善　金城圖書公司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廈門　開明書店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

眞茹　新中華書店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蕪湖　滙海書局

嘉興　秀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瓊州　海口百科公司　會文書局

南通　三友書店

合川　新川書店

桂林　永昌公司

威海　吉昇昌書坊

這一次的華府會議

蔣廷黻

自九一八事件以來，國人屢有提議請美國根據一九二二年的九國條約召集第二次的華府會議者。現在世界各國的代表又將集於華府。在英美最有聲望的宋子文氏也放洋了。究竟這一次的華府會議是會有利於我們如上一次的華府會議嗎？

這個問題可分爲三個問題回答。第一，一九二一年冬季的華府會議有利於我們者究竟是什麼？第二，當時的國際形勢及會議形勢有什麼特別使我們能得相當便宜呢？第三，現在的形勢與當時的形勢比較又如何？

第一次的華府會議幫助我們收復已失的權利是有限制的。我國代表團所提出的要求有二種：一種是對普遍國際的，一種是單對日本的。對普遍國際的包括關稅自主，法權自主（即領判權的取消），外國駐華軍隊的撤退，外國在華所設郵局的取銷，及租借地如旅大，威海，廣州灣的退還等項。實際我國代表所要求的就是「取消不平等的條約」，不過他們沒有用這個標語就是了。除郵局外，其他各項均是成敗參有的。關稅我們略可提高；領判權呢，會議以爲時機過早；駐軍的撤退，會議以爲應斟酌時地辦理；租借地除威海外別無具體的結果。單對日本的就是民四條約的取消。我們所得到的是山東的收回及日本放棄二十一條的第五組的正式聲明。至於旅大問題，南滿，安奉，吉長諸鐵路問題，土地商租權的問題，及漢冶萍問題，日本在上一次的華府會議絲毫沒有讓步。總而言之，第一次的華府會議可說是我們收復失權的初步，離完成還差得遠。這也是不足怪的：八十餘年的失土及失權的歷史那能一筆勾銷？

上次的華府會議雖然不能完全挽回已往，却曾努力于保障將來：至少是條約上的保障。九國條約一則曰，列强共同尊重中國政治的獨立及領土與行政的完整；再則曰，列强須給中國充分的機會來完成她的統一和建設强有力的政府；三則曰，列强各國不得在中國任何指定區域有任何優越權利。這個條約西人都稱爲列强自制的律令（Self-denying ordinance）；此約在遠東問題歷史上的重要簡直不可言喻。牠可以說是關於遠東的國際大憲章。

所以把兩方面合起來看——挽回已往及保障將來——上次的華府會議可說是有利於我們的：在保障將來方面遠勝於挽回已往方面。

當時的形勢有三點特別。第一是美國國際地位的優越。歐戰期中，美國的富力和兵力有了一日千里的長進。戰後美國實有左右世界大勢的能力。上次的會議一方面討論海軍限制的問題，一方面討論遠東問題。是時美國並無限制海軍的必要。美國人民的負担遠在他國人民之下，而富力又在他國人民之上。如美國要與別國爭競，她很可以超過海上霸主的英國。別國如要與她競爭，必至破產。由美國提出海軍限制，是她所犧牲者多，別國所犧牲者少，甚至談不到犧牲。是以美國有所施於人。在外交上，有所施於人然後可以有所求於人。因此美國所提對於遠東問題的處置能得着別國的贊同。去年史汀生曾說過：如九國條約不能維持，全華府會議的成績，海軍的限制在內，均將被推翻。海軍的限制與九國條約可說是互爲因果，互爲條件的。

當時形勢的第二點特別是歐洲各國都爲歐洲的問題所困，無餘力在中國發展。同時她們都以爲中國是世界的惟一的最容易受宰割的大肥肉。在這種狀況之下，她們何樂不贊成大家不下手的政策呢？日本適得其反。日本除中國外別無問題；她的國力全集中於中國。並且日本的資本和工業遠不及英美。不用政治的侵略，專靠經濟的競爭，日本未見得能維持她在遠東的地位。何況她的目的不僅在維持，而在發展？美國當時固有餘力在中國發展，但美國只須通商的機會均等；政治的侵略是無須的，且是不經濟的。在這種狀況之下，美國一倡之，歐洲自然和之。這個「列強自制的律令」於是產生了。實在呢，九國條約與其說是列強的自制，不如說是歐美聯合制裁日本。

第三點特別是大英帝國外交的改變。英國在中國有通商的機會均等也就够了，用不着政治的侵略。關於這一點英美的立場完全相同。門戶開放主義是英國的素志。英國最講帝國主義於內閣總理沙侯（Lord Salisbury）尚以門戶開放主義爲上策，利益範圍與瓜分爲下策。在歐戰以前，反對門戶開放主義的就是日俄兩國。戰前兩國都是英國的與國；那全是爲防德。戰後，德國敗了，俄國革命了！短期內，這兩國均不能危害英國。蘇俄固尚能以世界革命來動搖英國，但這種危險不是區區日所能防止的。所以在華府會議，英日同盟就宣告壽終正寢了。同時在歐戰期內，日本的進步頗足使加拿大及澳大利亞寒心。美國禁止日

本移民；英屬自治領土也禁止日本移民。在巴黎和會，日本提出民族平等的時候，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都知道這個提議是指她們的移民禁律的。這兩國自治領對日所處的地理地位又完全與美國相同。戰後，自治領在大英帝國內的重要遠過於戰前；她們的意志，親美反日的意志，英國政府不能不尊重。

因爲有了以上三種戰後的特殊情形，上次的華府會議才能得着成績。現在的國際形勢與一九二一年的形勢又怎樣呢？

上文所舉的三種形勢基本尙存在。美國的勢力仍舊是列强中比較的最雄厚的。歐洲各國仍舊爲歐洲的問題所困而希望遠東沒有巨大的變化，希望美國出力維持門戶開放主義。大英帝國仍舊對中國只圖通商機會均等，對美國力圖親善。然而近十來年世界上發生了一個大變動：上次華府會議的時候正是世界經濟上進的時候，這一次則是世界經濟最黑暗的時候。會議快將開始，美國竟放棄金本位。美國現在失業的人民在千萬以上。去年美國的國際貿易不過一九二九年國際貿易百分之三十。這類的數目字我不必多提：全世界的經濟恐慌是當代最重要的事實。

所以這次的華府會議是世界經濟會議的預備會議。所討論的問題分爲三大項：戰債，各國幣制的整理，及國際貿易的提倡。三種問題均嚴重，均複雜。歐洲各國所欠美國的戰債的原本約計美金10,000,000,000元。其中英國所欠的佔4,600,000,000元；法國所欠的佔3,000,000,000元；意大利所欠的佔1,600,000,000元。原先歐洲各國希望能拿德國給她們的賠款來還她們欠美國的戰債。去年德國賠款已由各國決定實際上取消；於是英法意諸國感覺無法還美國。而戰債問題一日不解決，國際經濟一日不能復常態。各國的幣制均已放棄金本位；國際匯兌因之紛亂，國際貿易因之加添阻碍。並且各國均求本國貨幣的匯兌率的降低，以圖推銷貨物於國外。國際貿易近年大爲各國關稅所阻；長此下去，各國均會到我國閉關時代的經濟。這是世界經濟恐慌主要原因之一。

在這次的華府會議，美國所能施於人者是戰債的減少或取消。美國大概會拿戰債來交換幣制的整理和關稅的減少。如美國想更進一步，拿戰債的減少或取消來交換英法關於遠東問題的合作，這就要看合作的範圍如何了。如果這種合作需要重大的犧牲，英法必以爲要價太高，交易難成。同時我們要知道：美國如能拿戰債換得各國金幣的穩

定及關稅的減少，美國的經濟恢復就有了希望：這是美國切身的問題，她決不願因遠東問題而犧牲經濟恢復的希望。這是與上次華府會議的大不同點：上次美國甘願爲遠東問題而犧牲海軍的充分發展。所以這次會議的形勢不如上次會議的形勢之有利於我們。

但是上次華府會議有利於我們的三種形勢依然存在，不過因爲經濟恐慌的原故不能成爲動力。這次的會議如能得到關於經濟問題的了解，遠東問題的解決亦必能有進展。總之，這次的會議關於經濟問題已經是預備會議，且其成敗頗難逆料；關於遠東問題充其量不過是預備之預備而已。

同時中國也爲經濟恐慌所困。中國的經濟不振也是世界的經濟不振原因之一。我們如在會議中提出具體的經濟振興計畫，比較容易得到列强的協助。最後之最後，這遠東問題解決之是否有利於我們還看我們自己的力量如何。我們絕不可因遠東問題而忽視這次會議的重要。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我們是右派嗎？

叔永

徐炳昶先生近來由西安寫了一封信給孟眞先生，主張大家起來，聯合一致，出一個主戰的宣言。他說，『獨立評論現在是以右派著名的。連右派都堅決地主張戰爭，那國論可定於一致，對於戰爭，不無良好的影響』，（見獨立評論第四十六期）。徐先生這個話，可以說有兩層意思。一是徐先生自己希望我們大家起來，發表一個主戰的宣言。一是徐先生告訴我們，國人—或者應該說獨立評論的讀者—對於我們的批評，而這個批評，對於徐先生所要發表的宣言，有甚麼關係，則又要看徐先生所說的『右派』兩個字的意義而定。因此，我們—至少是作者個人—以爲有略爲說明的必要。

『左派』，『右派』，是近來政論家拿來代表政治主張的兩個相對的名詞。要引經據典，把這兩個名詞的分野和含義，一一指明出來，那是太繁重不易做的事體。不過就普通常用的意義說，『左派』是指世界主義的，社會革命的，激急改進的，而『右派』則是指民族主義的，少數專

制的，維持現況的各等分子。至於誰是激烈，誰是溫和，却不能作左右派的分別，因爲右派的分子，也不少採取激烈的手段以推行他們的政策的，如意大利的法西斯運動，和日本目前的青年軍人專制便是。又反對政府或維持政府，也不能作左右派的分別，因爲這要看政府當局的屬於某派。如在意大利，日本，反對政府的爲左派，而在俄國，則反對政府的必屬於右派。這些都是人人心中應有的普通常識，但因爲要說明右派兩個字的意義，不能不在此處提到一下。

在徐先生的通信裏，我們可以看出他所謂『右派』，至少有以下的兩個含義。一是右派的人是根本不主張戰爭的。所以只要右派也出來主張，國內主戰的言論便可『定於一致』。二是右派是與政府表同情的，而我們軍事最高當局的決心，又始終有一點使徐先生懷疑。所以只要右派也出來主戰，那政府當局就可以『無所躲閃』。這兩層意思—即不主張戰爭與表同情於政局—拿來和我們前面所指出的左右派分別對照，已經覺得不能成爲右派的特殊徽誌了，至於獨立評論，是否對於戰爭與政府有徐先生所想象的主張，還是另外一個問題。

老實說，獨立評論，自來對於任何問題，就不曾有過完全一致的主張。牠的信條，只是『根據自己的智識，用公平的態度，來研究中國當前的問題』。牠的主張，只是『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各人思考的結果』（見獨立評論第一期『引言』）。所以在一年來獨立評論的文章裏面，雖然談到了不少的當前問題，却不曾單純地討論一個甚麼主義。這樣的一個態度，我們相信不配成一個甚麼派系。我們自己期望做到「獨立」的精神，但不期望成一個「獨立派」。

可是，徐先生的說話當然可以代表一般讀者對于我們的一種空泛的印象與擬議。那嗎，我們要追問這種印象與擬議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

就對日方面說，獨立評論有兩個狠惹人注目的所在：一是對於一二八事件後上海協定的態度，一是對於黎頓報告書的態度。獨立評論的誕生，正在上海協定成立之後。當時全國輿論沸騰，痛責政府的失策，只有獨立評論的論說，對於政府多少有幾分贊許之詞。（參觀獨立評論第一期『上海戰事的結束』。）黎頓報告書發表的時候，全國的輿論正在遲回審愼，或極力吹求以表示我們外交政策的强硬，而獨立評論竟毫不遲疑的發表了贊成稱許的文章，引爲解決中日問題的一條出路。（參觀第二十一期『一個代

表世界的公論的報告』第二十二期『國聯調查團所指的路』和第二十三期『自殺』等篇。）這些無所顧忌，直率坦白的言論，其用意不過是要指出一個中日問題解決的外交途徑，但因此引起獨立評論主張妥協的誤會，也許是免不了的。

可是獨立評論的交涉論是不應該引起這種誤解的。交涉必定有一個目標，獨立評論主張交涉的目標，是『取消滿洲國，恢復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見本刊第五期『論對日外交方針』）。這個目標，在黎頓報告書發表的前後，未嘗沒有幾分達到的希望。可是半年以來，敵人對於黎頓報告書的回答是甚麼？東三省佔領之後，繼以熱河的侵奪；熱河侵奪之不已，繼以長城以內的蠶食。這與我們所標榜的『取消滿洲國，恢復領土及行政主權的完整』的原則，愈走愈遠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獨立評論也曾很明白的主張此時沒有交涉的可能。（本刊四十四期『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不過我們這班人的理智上的訓練至今還不容許我們輕易高談武力是中國唯一的出路罷了。

其次，對於政府，獨立評論曾經發表過擁護政府的言論（參觀本刊第四期『監察院與汪精衛』及第五期『我們要有政府』等文），徐先生以爲獨立評論對於政局表同情，是無庸致疑的了。不過讀者若能深察一下，便覺所謂擁護政府的言論，都是在兩個條件下發表的：一是有政府勝於無政府，一是我們至今還相信改善政府總比推倒政權爲更經濟的辦法。故與其說本刊表同情於政府，無寧說本刊表同情於政府的艱難地位，這和政府的政策，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

中國目下還够不上談甚麼左右派之爭，說我們是那一派，本來沒有多大關係。不過我們覺得眼前國內言論界的說話，似乎只有一個標準，那便是：論事必須激昂慷慨，不管事情的能否實行，論人必須隱善揚惡，斥責怒罵，不然你便是落伍的右派。獨立評論的同人既不會高唱激昂的論調，又不會專做責人無已的文章，如果因此得着右派的嫌疑，我們也無法推辭的。

二十二，四，二十四。

經濟封鎖與日本

日本牧野輝智作　永修譯

這是一篇日本人對經濟封鎖的觀察，載在日本雜誌「文藝春秋」的四月特別號。在這種自己安慰自己的論調裏，也可以窺見他們對于經濟封鎖的顧慮。

由我國（日本，以下倣此）對聯盟關係極端惡化的結果，近日經濟封鎖問題，頗縈一般人的念慮。但我們對於這問題的觀察，應該分作兩個觀點來研究：第一，「經濟封鎖」是否果能實行？第二，假定能够實行的話，那麼我國又是怎樣？

現在先研究第一問題。關於這一點，據多數識者的意見，都以爲聯盟無論怎樣努力想把「經濟封鎖」來制裁我國，其結果是不能實行的，就是作者箇人也大概和這一派的見解表同情，因爲日內瓦的對日勸告案，雖然以四十二對一的情勢通過了，但所謂四十二國，其大多數國家，對於「經濟封鎖」云云，是既沒有利害關係，亦毫無實力的，就中只有英（屬地在內）法兩國，最有關係，而聯盟加入國中，尤其是英國的態度，最具有重要性，其餘各國，可說是沒有多大影響的。

究竟所謂經濟封鎖的內容怎樣？這是我們不可不知道的。經濟封鎖的主要內容，第一是斷絕貿易，其次是斷絕金融上的往來。但金融的斷絕，其重要性較之貿易上的斷交差得多。就我國的貿易關係看，最和我有深切關係的，是美國。因爲我國輸出入貿易的百分之三五，是對美貿易，其次是對華貿易，不過在滿洲已經獨立了的現在，若僅就對中國本部的貿易言，那他的重要性，也就差得多了，何況年來因排斥日貨，及其他種種關係，對華貿易已經大不如前。所以就今日的現狀看，次於對美貿易的，毋寧認爲對印度貿易；去年我國的對印貿易額，實佔我全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十一。由這樣關係看起來，可知所謂經濟封鎖的實現問題，其實即是對美和對英的關係問題，而兩國的態度怎樣，也即是這問題的成行怎樣了。

美國雖然不是聯盟國，但對這次聯盟的勸告決議案，是表示贊成的，並且這種態度，雖然胡佛已退，羅斯福登台，但總也不會有什麼變更，不過關於實行經濟封鎖一件事，還是不易置信的事實罷了；因爲實行經濟封鎖，在美

國自身，也是要受非常的打擊的。不但這樣，此外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緊要問題。即：要實行對日經濟封鎖，當備有不辭對日戰爭的決心啊！

日美間的貿易關係，不但美國是日本的一個最大主顧，日本也是美國的一重要顧客。她的對外貿易中，加拿大是第一個對手國，其次是英國，又其次就是日本了。在今日這樣貿易蕭條，經濟疲弊的狀態中，就使風平浪靜，已經無由振拔，何況要她把一個重要的顧客日本失去，這於美國未免太痛苦了些罷。就日本說，生絲對美銷路斷絕，固然是日本的苦痛，但美國亦未嘗不痛，美國的絲織業，在該國中，實佔着重要工業的位置，此中從業人員，達三十萬人之多，一旦這個工業受打擊，美國的經濟界，能够不受影響嗎？又我國重要的輸入品是棉花，就中的六萬萬餘斤，是由美國輸入來的，這項數額，佔美國棉花輸出總額的十分之二以上，現在美國農村不況的重要原因，是由棉花價格暴跌來的，在這時候，要他再放棄二成的棉花輸出，而實行對日經濟封鎖，能够嗎？此外如木材，小麥，鐵材機器等，亦都是美國對日輸出的重要品。總之這類的數額愈多，美國所要受的苦痛，亦是愈大的。

其次說到日印貿易，我國和印度的貿易關係，是輸入棉花，而輸出棉製品和其他物品的。自印度看來，她的對日貿易，實居於她對英本國貿易的次要位置。所以一旦經濟封鎖，日本固然要受打擊，印度亦是要受同樣打擊的。不寧維是，就輸出入狀況觀，印度對日本，實是一個輸入國，所以他所受的打擊，還恐怕要比日本大。英國對日本的貿易，也是這樣，她亦是一個日本的輸入國，所以由日英貿易關係斷絕，所受到的打擊，不能不說英國要比日本還利害。其餘英屬濠洲亦是一樣。由這種關係看來，英美兩國，既然不容易實行所謂經濟封鎖，那麼這問題的大勢，就不問可知了。所以作者對於嚴格的封鎖之實行，是以爲不可能的。

然而我國却不可以經濟封鎖不能實行，而晏然不置意。我們要時時刻刻，以如果受各國經濟封鎖時，應如何對付爲念慮。就作者的豫想，以爲經濟封鎖，就使能够實行，那也不過是一種極緩慢的惡性的排貨，或關稅壁壘等方法。這種意義的經濟壓迫，那實際就是金融上的問題了；而這種手段亦可以說現在已經有幾分在實行了。我國現在無論對英對美或對法，都無法募集外債，至於期限到臨的債欵，亦無法換借，只有拿現金去清還，如最近到期的與業銀行外債，便是一個顯例。這種意義的經濟封鎖，此去

恐怕還要更加利害，這是我們不可不覺悟的，而同時恐怕還有和這個相幷行的緩慢的經濟封鎖（毋寧說是經濟的壓迫）的實現的可能性。

我國關於食糧問題，是可以自給自足的。在眼前米穀等類，很可以不必靠外國輸入，小麥雖是我國的重要輸入品，但輸入的一半，是拿來做麵粉再輸出去的。假如把麵粉的輸出停止，那麼小麥的輸入需要量，也就減少了，至其不足分量，大約可由內地小麥產額的受戕刺而增補之。總之，所謂食糧問題，我國無論如何，是受不到外國威脅的，這一點是我們比較別國（如英國等）差堪自慰的地方。

其次，棉花的輸入，一旦停止，我們的紡織業，固然要受一大威脅，但我國輸入棉花，是用來製造棉織品，然後再輸出去的，所以如果把這方面停止了，那麼就不輸入棉花，大約衣料亦不至於缺乏。所最感苦痛的，只有煤油這件東西。就我國每年的煤油消費量計，國產品不過十分之二，剩下十分之八，都是靠外國輸入的。所以如果一旦煤油輸入，全然杜絕，那倒是於我國重要軍需品上，以及軍艦動力上有很大的打擊。此外鐵材等等，雖然一旦斷絕，不能不感相當的苦痛，不過這種情形，或者反足以刺戕內地的製鐵業，而令斯業更確立牠的基礎的。

綜上以觀，可知經濟封鎖，於我國固然苦痛，但並不是絕對難堪的事情；而這種苦痛的副產物，或者反使我們內地各項產業基礎的更加鞏固！

漫游散記（十八）

丁文江

金沙江

江的南岸——武定元謀

最早知道金沙江是揚子江的上游的是徐霞客。他的江源攷說的最明白：「發于南者（指崑崙之南）曰犁牛石，南流經石門關始東折而入麗江，爲金沙江；又北曲爲叙州大江，與岷山之江合」。他于崇禎十一年（一六三八）十一月十一日到武定，十二月一日到元謀的官莊。他走的路和我的大致相同。可惜從十一月十一日起到十一月三十日止他的游記殘缺，他對于金沙江的直接觀察，已經沒有記錄存在。他的朋友季夢良聽見跟徐霞客同走的顧僕說：「至

武定留憩于獅子山，遍閱名勝。乃至元謀，登雷應山，見活佛，爲作碑記，窮金沙江，由是出官莊」

獅子山在武定城西四公里，高出武定城四百公尺。廟在山頂下六十公尺。廟門口有一個大牌坊：外面題的是「乾坤雙柱」，裏面是「此中有眞意」。廟修得很整齊。大殿的扁額是「大雄寶殿」，裏面是供的佛像。大殿後面，比大殿高一層的是後殿。後殿的題額是「帝王衣鉢」。中間有三個像，當中是建文帝，兩邊兩個像不知姓名。左邊一間供着馮淮，史仲彬，葉希賢，程亨，嚴震五個人的牌位，左邊一間供的是沐晟，焦雲，楊應能，程濟，郭節，黃直。大殿前面右邊一株茶花，左邊兩株柏樹都說是建文手植。廟附近的一個泉也說是建文發見的。出了廟門上山，半路上有個破敗的閣子，這叫做「朱君閣」。閣子下面是玉玄關。閣前面石頭上刻着「雲重石門」四個字。再上又有一個小閣，也供着建文的牌位。西南幾省，關于建文的神話很多。可惜徐霞客的遊記對于這一部分殘缺，不知道當日是否已經如此。

從武定到金沙江大路是走石臘他，向東經馬頭山到元謀馬街，再向北到金江驛過江。我因爲要到環州，所以于五月十日從石腊他岔路向西北。走不到十公里，經過楊家村西的大嶺，高出海面二千七百六十公尺。從峯頂向北，已經望見金沙江。江水出海面不過一千一百公尺，比我在的高峯要低一千六百多公尺。比從泰山頂上看汶河還要高二百公尺，而江面離我所在的地方不過二十多公里。從南向北的坡度在百分之六左右。從峯頂北望，只看見一條條的深溝狹谷，兩邊的峭壁，如刀切斧削的一般。加之岩石全是紅綠色的砂岩。與遠望見的紅黃色的江水，兩相映照，眞是奇觀！

我從環州往鷄冠山到苴寧，要經過洋鐵坡的大嶺。高度爲二千八百公尺，而離江面不過五六公里。向北的坡度爲百分之二十四。從洋鐵坡向西下到苴寧的平原，不到十公里，高度相差一千五百公尺。平均坡度百分之十五。所以路極其難走。加之越向下走，溫度越高：下到山根，早上十點鐘，寒暑表已經高到攝氏三十二度以上！比環州要高十六度。

苴寧平原南與馬街元謀相通，北到金江驛，坡度也是很平。從金江起到馬街以南十五公里止，共長三十多公里，寬半公里至十公里。從馬街到金江驛二十公里，高度相差不過一百公尺，坡度不過二百分之一！金沙江深谷邊上忽然有如此的一個平川，是地理上極可注意的一件事。

平川中間的水叫做龍川河，發源于楚雄以南的南安州。水源距馬街一百公里，而高度相差不過七百公尺，平均坡度不過千分之七。從南安向南就到紅河的支流的發源地。這種支流與龍川河之間的分水嶺高度很低。現在的龍川河的水量很小，不能冲出如苴寧平川這樣的寬谷。足見得在地質史上苴寧平川不是龍川河所獨有的谷。我的意見是從川邊來的鴉礱江，與龍川河，紅河本來是從北向南的一條大江。以後鴉礱江的水被自東向西推進的揚子江搶了去了。于是鴉礱，龍川，紅河就變成功三條不相通的江。

一到了苴寧平原，溫度太高了，工作就發生困難。我在平原裏幾天溫度的紀錄如左：

地點	年	月	日	時	間溫	度
水井田	三，	五，	十六	下午二時	三五，八度	
苴寧	三，	五，	十六	下午九時	三一，〇度	
苴寧	三，	五，	十七	上午六時	二六，一度	
普墩	三，	五，	十七	下午三時三十分	三九，〇度	
怕地	三，	五，	十七	下午八時	三三，四度	
怕地	三，	五，	十八	上午六時	二七，〇度	
苴寧	三，	五，	十八	下午六時	三二，六度	
苴寧	三，	五，	十九	上午六時	二六，四度	
海螺	三，	五，	十九	下午六時	三六，〇度	
海螺	三，	五，	二十	上午六時	二七，五度	
金江	三，	五，	二十	下午六時	三七，五度	

看上面的紀錄，下午的溫度比人的體溫還要高。不要說工作，躺在床上都煩悶的難受。只有五點鐘起來，六點出發，勉强做工到十點。一過十點，只好休息。休息也是很不容易。在苴寧，是住在學堂，怕地是住在廟裏的。到了海螺和金江都是住在鄉下人家裏。在海螺還好。在金江這一家，院子裏是一大堆糞。太陽一晒，臭不可當。尤其可怕的是蒼蠅。我生平走遍天下，沒有看見那一處的蒼蠅如苴寧平原裏那樣的多。我要想看看書，書上，頭上，手上，眼鏡上都是蒼蠅。開上飯來，立刻碗上盤子上聚得烏黑的一堆。沒有法子只好赶快躲到行床上帳子裏去。直等到太陽落了，纔敢鑽了出來。一看放在棹子上的幾本書，幾張畫圖紙，都變成深棕色的；原來蒼蠅給我舖上了密密的一層糞點！等到晚上九點鐘，溫度依然在三十度以上，要想睡覺也很不容易。

氣候雖然如此不良，土地却是異常的肥美，所以人烟很是稠密。馬街苴甯都是平原裏的大村落；住戶都在一千以上。元謀的縣治原在馬街的東南。自從杜文秀亂後縣城

殘破了，縣衙門就移到馬街。一般的人就把馬街的名字來替代元謀。我到苴甯的那一天，正逢趕街子。六點鐘街上還有一千多人未散。我從苴甯到怕地繞道到馬街去見元謀縣長。他極力誇說他這一縣的富庶。怕地在苴甯南十公里。西面一公里是以前有名的銅鑛，我去的時候已經衰歇。苴甯平原不但現在農業很繁盛。有史以前大概就是「好地方」。因爲民國十六年美國人奈爾生曾在馬街的北面同東面發見了新石器的痕跡。據奈氏給我的信說時代與河南的仰韶時代相當，是新石器時代的最上部。因爲他雖然沒有發見得彩色陶器（仰韶時代的特點），所得的石器可以和仰韶石器比較。其中有半月式的石刀，中間有兩個小孔，尤其與仰韶的相同。

天氣如此酷熱，洗澡又發生問題。在雲南省內，因爲氣候很温和大部分人沒有洗澡的習慣。笑話雲南人的說他們一生一世只洗三次澡：生出來一次，結婚一次，死的時候一次。這話雖然是過分，但是民國三年我在昆明就沒有找着浴堂。外州縣也從來借不着浴盆。熱得受不了只好借他們的脚盆，仿照廣東法子來「冲凉」。只有從苴甯向怕地，路上經過魯墩，村子西面有個温泉。雖毫無設備，而且經過許多有皮膚病的人洗過，水很不乾淨，我遇見着如獲至寶，不客氣的脫去衣服，痛洗一頓。到了金江那一晚尤其酷熱。太陽一落，我就跑到金沙江邊上脫去衣服浸在江水裏。我的廚子，馬夫，僕役，都極力攔阻，說是要生病的。我不理會他們。不多時一村子的人老老少少都走到江邊來看稀罕。「江水裏怎麼可以洗澡？不怕受凉罷？」直等到我回寓睡覺了，還聽得房主人在那裏議論：「委員眞正自在！當着許多人，脫了衣服就下水，也不怕人笑話。」

金沙江在金江驛這一段江身很窄，水流很急。我用單簡的方法測量的結果：

江寬	二〇〇公尺
江深	二至二，三公尺
水流速度	每秒五公尺
江水流量	每秒二，〇〇〇立方公尺

所以江面雖不寬，水也不很深，而因爲速度很高，所以流量也比較的大。我測量的時候是五月二十日。那時候夏雨沒有下，是比較的小水時期。照最近的研究，揚子江下游的水量平均爲每抄六萬立方公尺。如此則我所量的數目，纔不過下游平均數的三十分之一。

察哈爾的現狀

（二）

唐尊

財政

察省財政，比之往昔，更加不同。在未設省之先，除印花稅局，烟酒稅局，按縣設置外（酒烟稅局在此先僅宣化張家口有），普通徵收機關，只於沿路各站由官設辦。各縣集鎮，皆由民商標包；凡所得價，約有半數入官，半數用之地方。今則一省財政，概由省府財廳總理。稅局之設，下及農村，誅求之苛，徧諸細物。稽查則汲汲防漏稅勝於防盜，商民則惴惴慮過犯勝於營業。是以咸有戒心，商多倒閉，市面蕭條，非偶然也。至其徵收機關之設置系統，就其性質，約別爲三。茲以便利，分述如下：

甲，各縣政府　縣府所收解省之款：一爲買賣田房契稅，一則田賦丁銀是也。所解數目，有案可核。姑置不論。茲所欲言，乃就其關係於民者也。田房契稅，近以金融停滯，農村破產，賣者雖多，而買者無幾，料其所入，當亦不多。田賦丁銀，每年繳納，向分兩忙。折銀標準，在昔低於時價三分之一，而今則超過時價一倍矣。是則應交五斗之糧者，已成一石；該納五錢之銀者，必費一兩。名雖原額，實已多徵。以地本瘠磽之察省又遭連年旱災，國府無免稅之令，財廳有催欠之文。此項催欠，百元之中，縣長可抽四十；其餘六十，始行解省。是以利欲薰心者，則糠粃必竭，從此升官發財。而天良不昧者，稍事因循，必予撤職以懲。不幸國難緊逼，財廳藉口下令各縣，謂于四月之前，必將本年度上下兩忙，一齊繳足，庶便軍用。倘有故違，定依軍法從事。如此作去，簡直開始預徵之兆。四川預徵，雖已五六十年，並無大故，而羣魔得從容爭其殉骨者，地勢然也。至如察省各已困敝不堪，呻吟抑鬱，若再預徵，是速國家之不幸也！

乙，各縣地方稅捐局及縣以下各區分卡。　縣局分卡所徵得款，直接解交財廳；其應徵項目，名色很多。茲爲便利，分述如下：

1. 烟酒　烟酒稅收昔有專局，今併合一處徵收。烟類所包計有西烟（山陝烟），捲烟，烟葉等目。如就地種烟，則按畝抽捐，平均每畝元餘。收穫之後，臺賣自須報稅，亦如各種烟之批發；零賣尙須繳納公賣牌照等費，始得

自行銷售。究其稅率，就按當街設攤，本賣無幾，每月亦需五元。至如坐賈大商，更勿問矣。酒類除公賣牌照與烟類相同外，若爲燒鍋，則尙有所謂厘金課程之目。二者分四季交納，每期約須百元，而額外敲索不在其內。

2鹽，硝，碱　鹽硝與碱，在察省本皆土產，販賣不特報稅，且需運票。稅率將及十分之一，零售公賣牌照，亦如烟酒。

3牲畜　牲畜稅收約有三項：一曰買賣稅，二曰屠宰稅，三曰執照捐。買賣稅率，按價計算。不分騾馬猪羊，約皆值百抽三。屠宰稅率，定有詳章：計牛一頭，徵洋四元。馬騾駝驢，均收一元。猪爲每口陸角。羊則一隻四毛。執照捐項，猪羊除外，騾馬每頭各四角，駝牛三角，驢爲二角。

4米粟　米粟一類內含豆麵麩糠等項。凡有交易，務須報稅，不論零整，概按價值核算，值百抽二・五。其尤可怪者，即某縣某人，家居甲村，乙村有地，租與某丙。迨秋收後，丙自交租，非同買賣，而某卡長必使按照交易納稅。吾則云：交易二字，於此未妥，曷如名爲「挪地稅」之爲愈也！某卡長默然。

5木料　木料一項，係指各種木質原料，凡已成器，不在此內。計其稅率，概按價額值百抽三。

6油類　係指煤油，香油，檳欖油，蔴油，豆油等。

7麵　係指燒酒所用缸麵，及作醋所用之醋麵等。

8山乾水貨　此項包含水菓，乾菜，水菜等物。與上二宗皆按價額值百抽二。

9煤　煤之稅率，概不按照價額抽稅。以該地煤產豐饒，價值不多。則咸以一千一百斤爲準，納洋一角一分；按之百分比，約亦值百三四。業運煤者多係極貧之民，稅捐及彼，固不應有，而收稅人員，每多藉此留難，其苦更甚。

10車捐　車捐一項，內含大車，汽車，轎車，馬車，人力車，脚踏車等。察省貧瘠向無民有汽車，官僚所乘，是又不出捐之車也。馬車張垣僅有，有捐無捐，未可一定。其主要納捐者，則是大車轎車與人力車也。大車轎車，皆按套數（一牲口拉者爲一套，餘類推），一套一元五毛。每加一套，增稅陸角，而車牌證價在外焉。其餘人力車與脚踏車，約而計之，亦各元餘。

11營業稅　中央原定營業稅章，除燒鍋糧行，僅領營業證，不納稅捐外。其餘只少數飯館業，娼妓業，影戲園等，稅率爲千分之十以上，而其他一切營業，則皆千分之

二。至其徵收限度概以月入二百元以上者爲合格，不足二百元之小生意，不在被徵之列也。中央此制，意固至善；然今察省，稅率既增於原定四倍，限度復降至八十元以上。營業證雖未增加，而有所謂資本註冊金者，官方則縱其私人，暗中勒索。核之稅章，曷曾有此？官方既不追究，而商人頗有吃其苦者。

12印花　印花在昔，本有專局，今亦歸之稅局辦理。按其性質，本與郵票相同，任人購買貼用，即有偷漏，罰章具在，意至周備也。而乃計不出此，强令購買；即無所用，每月亦必迫購若干。奉行此事，非祇地方稅局，即其他公安行政機關，亦不時派送。如有不遵，動輒拘押；終必購買，始能了事。蓋銷票若干，內有幾成抽頭也。

此外如泥水(內包石灰，洋灰，磚瓦等)蔴繩，糖類，柴草，雞蛋類，各稅，尙未知其稅率，姑不論。

丙，財廳以下清理官產總處及各縣清理官產處　清理官產，於情於理，在察省本不應有，於邊防亦須顧及。蓋以口外六縣，具爲新闢之區，從事寬大，募墾尙且不易，遽加摧殘，發展更無所冀也。口北十縣，地本不肥，畝額稅收，本已相符；即有羨餘，是乃力田之果，國家應有嘉獎，何可驟奪所有，以爲黑田也。況多荒棄廢地，總值亦無幾多；若認官產價領，徒增吾民之憤恨耳。矧於前此當局，清理已有數次；若再施以勘查；寧非吹毛求疵？而財廳不此之計，乃派專員各縣清理。彼以官旗營產，下手既無所得，何妨搜索民產，所入定可加多。於是察省寓地(房院地基)，謂無糧串(田賦交糧票)，即指以爲官地；契紙所載僅有房院，地基應再償領。是則察省民衆，有房皆官，無地不黑；價領則每畝六百，何從領起；租賃則無錢交付，官不我許；直成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於是據有祖籍之國民竟在中國領土無立足之地；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羣起抗爭，方始作罷，亦可見該廳長之剝削察民，無所不用其極矣！嗣後雖有明示，決不涉及民產；然以藉口勘查，浮收究屬不少也。今則外患日亟，藉口軍費，官產清理，又急待進行矣！

以上所述，皆係一省收入，月約四五十萬元。其支出項目：除月供華北長官三十萬元外，其餘用途，則非吾人所知。省垣政費，月約二十餘萬，其款來源，另在各稅附捐項下。故附捐之多，幾又等於正稅半額。而此二十萬之政費，用於地方者，僅月二萬元之中等教育費，及年三千元之大學獎金而已！各縣政費，乃就附捐中之一小部分，作爲的款；而小學教育，除賴少許學田租金外，其大部分

，尚須農民直接負擔，於此無與也。

軍政

察省軍政中心在張垣宣化。張垣爲通蒙要道，宣化則塞北重鎭。清時張垣設有統領，宣化則有五營府兵，是皆就地所練，軍心甚固。民元以後，譚慶林威鎭內蒙者，率卽此部也。迨直奉二次戰後，地方軍從此零落，國防軍未能樹起；加之內戰頻仍，動輒牽涉西北，地介兩大（閻張），拉鋸式之戰禍更多。及至打出結果，敗者滾蛋，勝者駐防。紳董欲結其歡心，減其騷擾，是以去者敬送，來者歡迎。而彼則毫無心肝，絕不客氣；去必報以飽搶，來則藉以洩憤。故於每一交替之時，家家住兵，戶有丘八。蹂躪踐踏，一任所爲。卽便時局略定，抓車拉馬，需糧索草，不一而足。甚至藉詞勒索，携械搶刼，時有所聞。至如出入無時，逾越閭閎，交易不公，爭吵鬥毆，更無論矣。所以如此，固由於軍紀不良，而佔居民房，過於散渙，門禁難嚴，便於微行，亦大因也。張垣姑且勿論，而宣化本有營房六所：其三爲清時所建，餘三則徐樹錚練兵所築也。屋宇宏廠，約容萬人。至如舊鎭署，道署，大倉，各廟，俱爲公所，並宜住兵。乃於王瑞華鎭宣時，除將徐氏所築三營折毀外，其餘道署倉廟之門窗，俱行燒燬。反謂如此房屋，不堪居住，飭令修補，地方無力，卒遂其佔居民房之欲焉。自此之後，每軍如是。至有數家民房，七八年未見收回。今又熱河陷落，察省吃緊，以滿目瘡痍之地，爲敗軍退將之所；以血盡皮乾之民，供一方軍需之索；吾不知其究能支持幾時也！

交通

察省境內，平綏所經，以言交通，大致便利。在昔獨立經營，贏餘向西展築；自後抵作押欵，原狀幾難維持。試查機車之缺乏，枕木之腐朽，車皮之破碎，固已可見一斑。究其所以，固由於路政本身有所未盡，然而國際商業衰落，內政窳敗，未始不爲大因也。其由於路政本身者，來往客車遵章駛行，運貨無賄則置之不顧。包苴縱入，撥予車輛；及至裝妥，不與運走；蓋以車首（司機）尚未揩油也。故每躭擱曠月，半年不等。致使商不能因時趨利，貨或至霉爛腐朽，折本虧錢，破家蕩產者，職此故也。包苴行矣，車首肯矣，即小至搖旗掛鈎者，亦必買通；否則，從事阻撓，或行毀貨，在所不惜也。向在南口，眼見香油一車，業已掛妥；而車首以未饜所欲，故於駛行之始，猛一閃蕩；油桶盡裂，滴注於地。該商面色灰白，計無所施；呆若木雞，懊慘欲哭。又於昌平車站，載有棉花一車，

行至半途，火燄忽發，該商發覺，鳴笛止車，而車首不顧也。迨及火勢將大，始行停駛；然已損失將半矣！似此貪汚穢濁，暴殄天物，固屬可恨；而其以國家之車輛作犧牲，乘客生命同兒戲，不知罪應何律耶？其由於國際商業者：中俄決裂，外蒙不通，西北商業，頓形衰落；事雖路政不好，實亦無貨可運。入款不豐，發展無力，意中事也。加之內政紊敗，動輒挪借，軍運隨便，任意阻隔。不特貨車無緣暢行，即客車亦時常悞點。至如沿路稅卡，種種留難，更無論矣。平張之間，本通汽車，在民十三，國民軍所修也。自後失修，任其傾敗，間有一段不能行走，則抓就近民人爲之代築。究其所用，僅在販運鴉片，於察省於國防無與也。近因熱河陷落，軍事吃緊，方始飭令沿路村民，按段修築。以上所述，火車汽車，東西交通之大略。境內南北，除延慶，龍關，赤城三縣，山多路狹，不便通車，只宜高脚（騾騾駝馱子）外，其餘各地，咸有大車之便。餘如郵務，電報，電話，大致尚足應用。（未完）

我們最多祇有兩條路

對胡適之先生的答辯

董時進

我沒料到我的那篇「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來與日本一拼」，（大公報四月三日至四日）竟惹怒了胡適之先生，使他在四十六號的獨立評論上以徐炳昶先生的一個通信作引子，將我痛申斥了一頓——我說「申斥」，因爲他是「眞很生氣」的申斥，並未據理切實的辯駁。我誠惶誠恐的向他老人家告罪，同時要敬謹的致一個簡短的答辯。

讓我先說說我那篇文章的大意：大家都說中國是無組織非現代的國家，絕不能和日本打，我想這無組織非現代的國家，雖有許多短處，也有一些長處，所以我說何妨就利用無組織和非現代，去同她一拼。我沒說我們可以打勝，但是我反對不戰先降。我說即使打敗，也要給日本一點創傷，鯁她一下，並且也給我們的子孫留下悲壯的遺痛，好教他們臥薪嘗胆，以圖規復。我說反正不禦外便要起內戰，何如一致爲國犧牲。我那篇文章大約有四千字，胡先生從中間挑出幾句話，抓住幾個字，把我形容成一個好無良心無常識的人。胡先生是斷章取義，這是我首先要訴冤的。

我不願意聽中國絕對不能和日本打，失地絕對不能收復一類的話，因此我的文中說，國際事情很複雜，變化很多，我們對於戰事，雖可以揣測，然而絕不能算到數學的準確。我引了上海和喜峯口的戰事作例證說：誰想到十九路軍可以支持那樣久，宋部提起大刀，儘能將用飛機大礮的日本兵砍死那麼多？我又說：即使十九路和二十九路軍是傲倖勝的，但是既然傲倖勝了兩次，誰能說絕不可以僥倖三次四次乃至於許多次。這些話我不承認是背乎理智的。當然我並非說單用大刀就可以戰勝日本，說「夢話」也不至於如此，十九路軍和二十九路軍也不是單用大刀作戰。誰也知道武器的重要；我的文中說，中國比日本所差的，祇是武器，（至少最主要的祇是武器）但武器是可以買，可以造的。到必要時我們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點，榨他們的錢來買，拉他們的夫來造。這幾句話最遭胡先生的指摘，他說他的良心絕不容許他這樣說，他說他讀了很生氣。他問我所說的「我們」是誰，「他們」又是誰。他說，如果這叫做戰，他情願亡國，也不肯主戰。從字裏行間可以看出胡先生是眞實的生氣，所以我不但不恨他，反而覺得他天眞爛縵的可愛。要是看見那翻話，（而沒了解眞意）還不生氣，那眞是沒良心了。不過他恨會了我的意思，大致他不會將前後文看明白，將全篇的意思認清楚。我可以答復胡先生，我所說的「我們」，指的是國家，「他們」是百姓，不過都是泛指的，也可以當作一些不定代名詞看。胡先生問我是否「我們」的一個，又是否「他們」的一個。我可以答都是，而尤其是「他們」的一個，因爲我也是老百姓之一。打起仗來，政府要我們出錢出力，只要有，總得出。

我的那番話，或者可以說是一些傷心話，或憤慨話，但絕非喪心話。看一般軍閥打起內戰來，不是慣會榨錢拉夫，趕百姓上前線去死嗎？爲何外侮來了便以這樣不行，那樣不行來推諉？反正教他們不括錢不拉夫是不成的，何不教他們將括的錢拉的夫拿去抗日？有一家小報轉登了我的文章，編輯的按語說那些話是一字一淚，這話雖未免太過，然而那位先生到能看出我的眞意。何以胡先生竟不能？

我的文中又一段說：不要以爲後方接濟當眞絕無辦法，我們姑不提我們的鐵路和汽車，並且有的是大車駱駝和人。後方運輸械糧單用人挑抬也儘够。這幾句話—特爲是「單用人挑抬也儘够」的話—又給胡先生從字面上抓住，道，他決不至於說出「那樣的夢話」。他並且從東北月刊的

一篇文章上舉出歐戰各國汽車運輸的統計數字來嚇服人。（有汽車十一萬五千輛！）我赶快聲明，我並非說大車駱駝和人的運輸是好辦法，乃是不得已的辦法。本來全篇所講的都是不得已的辦法，因爲我原是說的「拼」，我們受人欺服過甚，無路可走，祇好一拼老命。我們搜索家屋，還有一些大車駱駝和人，就憑這些東西，也祇好去一拼。我以爲這是民族不亡應有的精神，不能說是夢話。再說國內現在還有約五萬輛汽車，其中屬於本國人的想必不下三四萬，既是農民的車馬和身體都可以徵發，富人的自用汽車爲何不可以徵發？

我認爲中國要救亡惟有靠自己，靠國際局勢來維持終不經久。（在歐洲或者可以）我們對於國聯的幫助可以希望，而不必期待，可以利用，而不可倚賴。我以爲拼命一戰是促使國聯幫助的好法，世界斷沒有本人不好好抵抗，而旁人會代出死力的。我很佩服蕭伯訥，他說我們不應期待他人幫助，應效法愛爾蘭人的精神，那末日本就須對每一居民派一携槍之兵士去監視，這就要够她忙了。中國現時應該提倡的是愛爾蘭精神，不是哀矜忍耐愼重。有這種精神，國亡了還可以恢復，否則這次不全亡，下回也得亡。但是我並非說，決定國家大計不應該謹愼，不過謹愼要有限度。過於謹愼，畏首畏尾，反致貽悞。前年瀋陽事變，假使駐軍魯莽一點，多放幾槍，這事件或不致弄到現在的糟。假使十九路軍再謹愼一些而不抵抗，恐怕此次日人早已在天津挑釁。我們大胆一點他們到許有幾分顧忌，我們謹愼正合他們的希望。如不省悟，恐怕他們要利用我們的老成來亡我們的國了。

最後歸到本題，我以爲我們最多只有兩條路，戰與和，胡先生既不主張戰，又不主張交涉，不知還有第三條路是什麼。我不相信國聯或列强能爲我們規復失地，因爲東亞情形和歐洲絕不相同。我認爲不戰不和的結果不外兩個：一，日人佔了四省，各自經營，不管你承認與否。這樣我們暫時不致再失地方，但難免引起內戰。二，日人更進逼，迫我屈服爲止，結果不但要多犧牲生命財產，恐怕還要多失土地。這是愚見，不知胡先生有什麼高見。

四月十九日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爲的政治　胡適

對於新疆亂事的一個緊急提議　丁道衡

人的文化與物的文化　陳序經

察哈爾的現狀（三）　唐尊

答潘菽先生「關於心理學的預言」　汪敬熙

第四十九號（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七日出版）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青年書社　獨雲書局　志遠書店　書店　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遠書局　神州國光社　朝野書店　摩登教育社　各市場書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　（代定）　大生書局　橋華印書局　書局　文元書局　新月書局

上海　亞東圖書館（代定）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店（代定）　新中國書局　中央書店　花牌書局　鐘山書局　中國書店　正中書局

南京　樓書店（代定）　天一書局　大中書局　正中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開封　派報處　統一派報所　華新報社　和平報社

安慶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各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遠東書局

廣州　中山書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代書店　眞美善　金城圖書公司　新啓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廈門　開明書店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

眞茹　新亞書店

山東　菏澤書報代辦部

湖州　湖海書局

泰興　帝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瓊州　海口百科公司　會文書局

南通　三友書店

合川　新川書店

桂林　永昌公司

威海　吉昇昌書坊

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爲的政治

胡適

前不多時，政府發表了一個農村復興委員會，其中有我的名字。我因爲實在沒有研究過農村問題，又因爲不久就要出國了，所以決定辭去農村復興委員會的委員。可是政府的好意却也使我在這幾天之內想想這個問題。現在這個委員會快要在南京開會了，我想向各位委員，並且向政府，提出一個門外漢的意見，供他們的考慮。

我的意見是這樣。農村的救濟有兩條大路，一條是積極的救濟，一條是消極的救濟；前者是興利，後者是除弊除害。在現時的狀態之下，積極救濟決不如消極救濟的功效之大。興一利則受惠者有限，而除一弊則受惠者無窮。這是我要貢獻給政府的一個原則。

積極的救濟如農民借貸，如合作運動，如改良農產和改良農業技術，這都是應該努力去做的事。但此種積極事業必須假定兩個先決條件：第一要有錢，第二要有人才。有多少錢，才可以辦多少事；有了錢而沒有相當訓練的人才，也往往靡費擾民而無功。所以此種積極政策的可能範圍必須受財力與人才的限制；在這種無錢又無人的狀況之下，積極救濟的可能範圍是很有限的。

反過來看看，究竟全國農村爲什麼大都陷入了破產的狀態呢？這裏面的因子很複雜；有許多因子是由於世界的變遷，國際的關係，不是我們自己輕易管顧得住的（如西洋婦女剪髮盛行，而我國的髮網業衰落；如中俄商業斷絕，而洋庄茶業破產；如世界經濟蕭條，而我國蠶絲皮貨都大衰落。）但絕大多數的農村所以破產，農民所以困窮，都還是由於國內政治的不良，剝削太苛，搜括太苦，負擔太重。此種政治的原因，都是可以用政治的方法去解除的。解除人民的苦痛，減輕人民的負担，這是消極的救濟。

現時內地農村最感苦痛的是抽稅捐太多，養兵太多，養官太多。納稅養官，而官不能做一點有益於人民的事；納稅養兵，而兵不能盡一點保護人民之責。剝皮到骨了，吸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一絲一毫的治安的幸福！在這種苦痛之下，人民不逃亡，不反抗，不做兵產黨，不做土匪，那才是該死的賤種哩！

依我的愚見，此時在絕大多數的內地省分，第一急務是努力推行消極的救濟。最容易的是裁減官吏與機關；其次是停止一切所謂「建設事業」，如强制徵工築路一類的虐政。其次是努力裁兵。在實行裁兵之前，應該趕緊停止近日各省抽提壯丁編作保衛團的新政。今日的大患不在兵少，而在兵多而無用。已有的兵不能剿匪，不能衛國，不能保護人民，即使再添一倍兩倍的保衛團，只奪取民時民力，只增加人民的苦痛，決不可提倡。

這三件事，一裁官，省事，裁兵，一都是今日救濟農村的最先急務。因爲這三件事是減輕捐稅的先決條件。現在各省人民的捐稅實在遠超過他們的納稅能力了。四川的租稅已預徵到三四十年後，每兩錢糧券已加到十七八元了。江浙的錢糧每兩也加到十元了。苛捐雜稅之多，已是古今中外的得未曾有。（「古今中外」四個字是我考慮過才用的！）至於烟畝捐之野蠻，逼欵之奇慘，更是人間的地獄變相。（參看本刊第廿八，廿九，三十期「鄉居雜記」及「關中見聞紀要」等篇。）救濟農村必須趕緊努力做到減輕正稅和免除一切苛捐雜稅；而減除捐稅必須從裁官省事裁兵三事下手。

裁官，停止建設，裁兵，減除捐稅，這都是消極無爲的救濟。讀者莫笑這種主張太消極了。有爲的建設必須有個有爲的時勢；無其時勢，無錢又無人而高倡建設，正如叫化子沒飯吃時夢想建造瓊樓玉宇，豈非絕倫的謬妄？今日大患正在不能估量自己的財力人力，而妄想從窮苦百姓的骨髓裏榨出油水來建設一個現代式的大排場。骨髓有限而排場無窮，所以越走越近全國破產的死路了！

此時所需要的是一種提倡無爲的政治哲學。古代哲人提倡無爲，並非教人一事不做，其意只是教人不要盲目的胡作胡爲，要睜開眼睛來看看時勢，看看客觀的物質條件是不是可以有爲。所以說：『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以說：『不爲物先，不爲物後；與時推移，應物變化』。所謂「時」，即是時勢，即是客觀的物質條件。第一是經濟能力，第二是人才。沒有經濟能力，就須用全力培養經濟能力；沒有人才，就須用全力培養人才。在這種條件未完備之先，決不能做出什麼有爲的政治。

現時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哲學決不是歐美十九世紀以來的積極有爲的政治哲學。歐美國家有富厚的財力，有濟濟蹌蹌的專門人才，有精密强固的政治組織，所以能用政府的工具來做大規模的建設事業。我們只是貧兒，豈可以妄想模倣富家的大排場？我們只是嬰孩，豈可以妄想做精壯

力士的事業？我們此時只能努力撫養這嬰孩使他長大，教練這貧兒使他撙節積蓄，養成一點可以有爲的富力。

最好的撫乳培養的方法是一種無爲的政治，『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以至於無可再損。這種老子的話頭也許太空泛；我們可以用十九世紀後期哲人斯賓塞（Spencer）的話：要把政府的權力縮小到警察權。這就是無爲政治的摩登說法。警察權只是維持人民的治安，別的積極事業都可以不管；人民只要有了治安，自然會去發展種種積極的事業。斯賓塞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提倡此種消極的政治主張，自然是背時。但這種思想在今日一切落後的中國，我們認爲是十分值得我們的政治家注意考慮的。

試看中國境內的幾處租界發達的歷史，那一處不是先從努力做到警察權下手？租界的政府只是一個工部局，俗名爲巡捕房，他的唯一作用只是維持公共治安。治安維持住了，一切公用事業，一切商業工業，一切建設，自然有人來發展，自然有法子發展。決沒有一個政府不能做到維持治安，而能發展建設事業的！

再看看中國歷史上，統一帝國的成立全靠漢朝四百年立下了一個基礎，而漢朝四百年的基礎又全靠開國六七十年的無爲政治。漢書食貨志說：

> 漢興，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史記平準書作『米至石萬錢。』）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四匹馬一色），而將相或乘牛車。

經濟的狀況如此，自然不是可以有爲的時勢。所以魯國的儒生對叔孫通說：

> 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

所以當時哲人陸賈也主張無爲的政治。最奇怪的是當日的武將，『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的平陽侯曹參，也極力主張無爲的政治。曹參和韓信平定了齊地，高祖把韓信調開了，封他的長子肥爲齊王，用曹參做齊相國（前二〇二年）。曹參以戰功第一的人，做韓信的繼任者，他豈不明白高祖的用意？司馬遷說：

> 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

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

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二〇二—一九三），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惠帝二年（一九三），……參去，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並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史記五四）

曹參在齊相國任內，行了九年的清靜無爲的政治，已有成效了，故他到了中央做相國，也抱定這個無爲不擾民的主義。

參代蕭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漢書三九木字作『長大』二字，孟康說，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希冀）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惠帝看了曹參的行爲，有點奇怪，叫他的兒子曹窋去規諫他。曹窋回去問他父親爲什麼『日飲，無所請事。』曹參大怒，打了他二百下，說，『天下事不是你應該說的！』第二天，惠帝只好老實說是他叫曹窋去說的，

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

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

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

上曰，『君似不及也。』

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

惠帝曰，『善，君休矣。』

這裏明明說出他的無爲政治的意義是：『我們都不配有爲，還是安分點，少做點罷。』曹參的尊重蓋公，實行黃老的思想，便已是有意的試行無爲主義了。孝文孝景二帝的政治也都含有一點自覺的無爲政策。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所行政策，如除肉刑，除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律，減賦稅，

勵農商，以及對南越及匈奴的和平政策，都像是有意的與民休息。他的皇后竇氏便是一個尊信黃老的婦人。她做了二十三年的皇后，十六年的皇太后，六年的太皇太后，先後共四十五年（前一七九——一三五）。史記（四九）說：

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

從曹參到竇太后死時，五六十年中，無爲的政治已發生了絕大的效果，做到了全國的太平與繁榮。司馬遷在呂后本紀後面說：

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史記九）

可見當時的政治儘管龌龊，而「政不出房戶」，人民便受惠不少。幾十年的無爲，有這樣大成效：

至今上（武帝）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二〇二——一三〇）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萬萬爲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吏不時時更換，至生長子孫而不轉職），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緇耻辱焉。（史記三十）

有了這六七年的無爲政治做底子，所以漢武帝可以有幾十年的大有爲。這一段漢初的無爲政治的故事也許可以供我們今日的政治家開會議做紀念週完時的一點有趣味的讀物罷？

（附記）蔣廷黻先生主張承認克復的共黨區域內的田地分配，這也是我所謂無爲政策之一種。

對於新疆亂事的一個緊急提議

丁道衡

新疆的亂事醞釀已久了，今天才爆發出來，實是意中事。據各方所傳消息，纏民同甘肅一部分回人因爲新省當

局金樹仁的壓迫虐殺的結果，舉戈反抗，亂事越來越大。據最近的消息，北路由哈密以至迪化，南路由阿克蘇以至喀什附近，都有纏回騷擾的舉動，據地殺官，攻城略寨，充分表現反抗的精神，就此看來，新疆已有二分之一的地方是在混亂中。

最近亂事的起因是爲哈密回王沙親王的去世，回民想藉此機會脫離回王的統治，減輕自身的担負，呈請「改土歸流」。不想省政府派去的委員大人們竟認爲是升官發財的美差，盡量的榨取纏民的脂膏，并要沒收他們的田地，那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纏頭同胞竟得個「求榮反辱」的苦瓜，於是民變，反戈，圍剿，沒收，升官，發財，領餉，送械（纏民的軍火皆係奪取官兵的槍械），以至於不可收拾，都一幕一幕的演過去。

當纏民呈請「改土歸流」，省政府若果不允許，不致弄出亂事；允許了，派去的委員不是個愛財不愛命的人，也不致弄出亂事；民變了，省政府若果善於安撫，也不致弄出亂事；省政府無辦法了，中央若果早派員查辦，民怨不深，也不致弄出亂事；但是所有可以挽回的機會都放棄了，坐待星星之火變成燎原，新疆的亂事，怎得不擴大！

及今警報傳來，似應採取斷然決然的處置，免去紓徐觀望的政策；然而政府前有金樹仁馬麒就近處理的命令，近又有派大員數人前往宣慰的擬議，雖積極的關心西陲，而舉棋不定的情形，已顯露無餘了。一着之差，影響全局，在政府自應熟思遠慮，籌劃萬全，但今事態業已急轉直下，爲中國計，爲西陲計，不得不採取敏捷有效辦法，萬萬不可以此次新疆事變，視同四川二劉貴州猶王的爭鬥，徐徐云爾。今就所知，擬提議如下，願與政府及國人商榷：

（一）此次亂事，無論背景如何，纏民既已申稱反動目標僅在金樹仁一人，就以往事實觀之，此次事件的擴大，金氏實負全責，罪無可逃，中央應明令停職查辦，以息民怒。金氏停職後就省委中擇一負有時望的委員暫代主席職務，從事撫綏。

（二）通令各行政區行政長宣撫各族人民，善良的給以獎勵，强悍的加以勸導，凡參與騷動的概不追究；并予各長官召集民團，購置軍火，制止反動之權。現爲纏回佔據的地方，若纏回申明願受中央招撫的，不得進剿，靜候中央派員處理。

（三）中央用纏蒙漢等文字發表安撫宣言，告誡纏回不得輕聽人言盲從妄動，凡有不平的均由中央處理，中央

對於纏回一視同仁，合理的要求無不容納，背叛的行爲決不寬恕。

（四）此次戰爭，據傳馬仲英師長部下亦曾參加，馬氏爲中央所委師長，不得中央命令何能派人參加，雖因同教關係，激於義憤，實屬不合。今金氏既去，民患已除，應由政府明令退回原防，以免事態愈形糾紛。

（五）中央速派大員隨帶少數衛隊，急赴新疆改組政軍等事，宣撫人民、綏和各族，並令陝甘寧軍事長官，於必要時，得派軍隊護送前往。

以上五項，著者認爲處理新疆亂事敏捷有力的辦法，若果能辦到這五件事，著者相信不過半年新疆仍要恢復以前熙熙攘攘的情形，此次亂事未始不可說是改革新疆開發西北的前鋒了。至於宣撫善後等等問題，亦稍有所見，且待下次再談。

人的文化與物的文化

陳序經

近來有些人，而特別是前年（民國二十年）在南京成立的亞洲文化協會的人們，把東西文化之差異來分做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

所謂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的意義，在亞洲文化協會於民國二十年所出版的半年報告書裡所載亞洲文化協會第一次大會的主席的開會詞裡，及亞洲文化協會的使命一文裡，說得很詳細。我現在且把主席開會詞裡幾段話錄之於后：

他們（西洋人）自己誇耀自己的文化，實際上他們的文化的本質，只是物質的侵略。他們的文化，簡直是物的文化，而不是人的文化。在現在的世界裡，物的文化竟代替了人的文化，這是多麼可痛而又可惜的事。

歐羅巴的文化是世界上大多數民衆呻吟痛苦的文化，是近百餘年興起的文化，是物的文化，是覇道的文化。

亞細亞的文化，是具有解放一切被壓民族的特質的文化，是具有悠久的歷史過去的光榮的文化，是人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

原來一切的文化，都是人的文化，沒有物的文化。因

爲惟有人，纔能有文化。人固然依賴於物以創造文化，但是物的本身上，決沒有變成文化的可能性。一塊很美麗而可以有用的雲石，藏於大山之中，沒有經過人工的磨琢，而成了一件東西，像一間大厦的柱，或是別的用途，決不能叫做文化。一株生在森林裡的菓樹，沒有用過人工來培養，決不能叫做文化。連了能飛，能走，能叫喊，能動作的禽獸，也創造不出文化來。所以「物的文化」這句話，簡直就是不通。

但是要是一切的文化都是人的文化，那麼中國人的文化，固是人的文化，難道歐洲人的文化，就不是人的文化嗎？中國人從來就有夏夷之分，以爲華夏纔有文化，蠻夷是沒有文化的。沒有文化的人，是近於禽獸。二千年前的孟夫子，既已說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近來像劉鑑泉先生，也說西人乃習染於野獸。所以亞洲文化協會諸君，也許有了這種見解，以爲亞洲乃人文之邦，而西洋乃獸物之邦。然而孟夫子的時代，既想不到有西洋，他簡直是把「禽獸」兩字，來加上名滿宇內，學流天下的楊子墨子的身上。這樣說來，我們兩千年前之祖宗，大半就是禽獸，那麼我們二千年來所傳下的文化，也是物的文化了。至於劉先生以爲西洋文化是動物文化，而東方文化是植物文化，不但是說東西文化都是物的文化，而且在進化的程序上看去，動物的文化，就比了植物的文化高了一級。儒家的健將荀子，豈不是說過嗎？

>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生，有氣，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

我已說過，物本身沒有能變出文化，所以「物的文化」這句話，就不能成立。就使「動物文化」，「植物文化，」這些名詞，而有成立的可能，那麼像荀子所說的有生又有知的動物的文化，豈不是勝過有生無知的植物的文化嗎？那麼西洋的文化，又豈不是勝過東洋的文化嗎？

上面的話似近於戲謔。但是從字面上看去，所謂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已是一種戲謔。自然的，我們承認人物文化的意義，還有別的重要意義，不過把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來區別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是容易使人因詞害意，望文生義的錯誤。所以這裡所說的人的文化和物的文化，至少在字面上是不妥當的。

若說物的文化，不外是物質的文化，那麼我們就要問問，物質的文化，是不是人的文化呢？飲食是充饑渴，衣服是蔽寒冷，宮室是禦風雨，以及一切的物質的用具，都

是物質文化。這些文化無一不是由人創造。由人創造，就是人的文化了。何況人類一旦離了這些物質文化，像食物，像衣服等等，不是餓死，就要冷死。人之於物質既不能須臾離開，物的文化，正是人的恩物。有之則生，無之則滅。今把物的文化，來做人的對方仇敵，豈非愚昧之至。其實人的本身，就是物質。沒有了組成人的物質，那裡還能有人，竟說什麼人的文化？若說所謂人的文化，就是人道；而人道之對方，就是物質，人道是包括了一切的道德的美性，如仁義，禮樂等，但是專說人道，而不講物質，物質固不會進步，人道也是講不來。管子豈不是說過嗎？『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倉廩實而後知禮節。』管子固然是偏於物的方面，而不大得孔夫子的贊同，然試問孟夫子之所謂制民必自經界始，以及他的重農主張，豈不是把人道和物質來混爲一談呢？

可是他們又說：物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人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這麼一來，簡直是愈弄愈糊了！近年以來，國人因外患日亟，於是異口同聲的以爲西洋文化，不外是霸道文化，而東方文化乃王道文化。殊不知所謂王道，霸道，無非乃政治上一種策略，而所謂政治，又不外是文化的很多方面之一方面。今把王道霸道來表示全部的文化，其籠統淺薄之見，孰甚於此？何況東方文化裏，既不只是王道而沒有霸道，而西方文化裏，也不只是霸道而沒有王道。

何以見得中國不只是有王道呢？原來所謂霸道，大概是指着征伐，而征伐在中國歷史上，是一件並非希奇的事。自我們的開國元勳，直到現代，試問霸道政策之實行，指何可勝屈。呂氏春秋曾說：

兵之所自來者久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

又說

黃帝固用水火矣。共工氏固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勝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

五帝固是如此，三王又何獨不然？夏禹，服湯武用兵，以直到春秋之五霸，以開口就說王道的，也免不得要嘆道：「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降及戰國，七雄相爭，那是更鬧得了不得。秦皇統一天下，人人知道不是王道。漢高，光武，一般的開國人主，中興君王，所

用之道，難道不是霸道嗎？三國之世，六朝之時，而唐，而宋，而元，而明，而清，那一代不是用了霸道？那幾個君主是不用過殘酷的干戈？在明朝的末葉，在清時的太平天國的時代，我們的皇朝人物，還要借西方的機械槍礮和霸道所養成的臣民，來征伐所謂皇朝之叛亂，而衛扶王道於危傾。這樣看起來，中國不但只有霸道，中國之王道，還借霸道以維持。所謂「逆取順守」，「揆文奮武」，豈不是顯白的證明上面所說之不誣嗎？

反過來看，一部歐洲歷史，雖有了不少的你征我伐的事情，然而雅典人的正義主張，斯多亞的世界觀念，羅馬法家的自然平等的法律，基督教的博愛信條，以至近代的哲學家，像康德的永久和平的思想，以及近來的民族自決，裁兵運動，種種的主張和動作，難道就是霸道的主張和運動嗎？

我們的見解是，要是亞細亞人强盛起來了，那麼亞細亞人的霸道的施行，恐怕還要甚過西洋人。亞細亞文化協會諸君，未嘗不見及這點，所以協會開會時，除了弱小民族像中國，高麗，印度等外，日本不但不邀之入，而且反被謾罵，見於言詞。年餘以來，日人的霸道氣燄，有加無已，始而佔領東三省，繼而擾亂黃歇浦濱，再而侵犯熱河，今且進而窺伺平津。試問諸君所謂亞細亞文化乃王道文化之說，豈非矛盾錯誤之甚？藉曰，雖然從前到現在受過中國文化和思想的影響很深的日本，今日乃步到西洋之後塵，不能稱爲亞細亞固有的文化，那麼諸君之所謂亞細亞文化者，固非亞細亞之文化，乃是中國印度之弱者的文化。就把日本算做例外，試問三保太監之征服南洋諸國，元代軍馬之犯歐西，又豈不是霸道嗎？元帝之西征，歐洲教皇之勢力，尚未崩墜，我們一讀當時教皇所遣來中國之使者的遊記，只覺得歐洲人心目中之中國的文化，大都不外是霸道文化，而反乎歐洲之王道文化。在東西溝通艱難的十三世紀的歐洲人，尚能見到這一點眞詮，乃在中外交通後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智識界，尚不及十三世紀歐人之觀察，豈不令我們自覺羞愧嗎？

從物質文化的霸道和人的文化的王道，他們又分出歐洲文化爲物質侵略文化，亞洲文化爲解放文化，八十年來的中國，歷受外人的侵略的痛苦，凡是中國人都這樣感覺，固很自然的，然而要免除這種痛苦，絕非盲目的自尊自大和感情的空言的抵抗侵略，所能濟事。歐人日人固自恃其物質優越的能力來侵略中國，然而中國之有槍階級之侵略民衆，何嘗不是物質的侵略？事實上，歐人之侵略中國

，並不只是物質的侵略，還有其他的侵略。於此可知歐洲人的文化，並不只是物的文化。

歐洲人之對外，兩百餘年來，雖有了不少的侵略的形跡。然而歐洲各國之對內，却有不少的解放。思想上的解放，宗教上的解放，而特別從政治上的解放，無一不是歐洲近代文化史上的特點。至於中國，所謂對外既不見得有所解放，而對內呢，却無時無處不在壓迫之中。中國人之於歐洲民族，在歷史上固以蠻夷相視，其對於亞洲之各種民族，也並不見得是當作平等民族看。春秋和傳統的「內夏外夷」，既不是解放思想，「德以治中國，刑以威四夷」的信條，更不是對外解放，而乃對外壓迫的表示。若說近百年來之放黑龍江以北之土地，東南海之大小島嶼，以及高麗之放棄，安南之割讓，和最近來東三省之喪失，乃是解放之明徵，那就是未免過於滑稽，而且背乎協會諸君的本旨。

再從對內方面來說，恐怕有史以至今日的中國，都不見得做過甚麼驚人的解放。書經周書裏多士一篇所載的事實，就可知所謂以王道治天下的聖人的周公，沒有法子去用王道來感化一般臣民，而唯一的辦法，也不外是壓迫他們遷到洛邑。孔子之尊君屈民，商君之愚民，秦始皇之徙天下之有智識有財富的人們於咸陽，也不外是行周公的故策。這些的政策，難道就是解放政策嗎？此後一朝一代，幾經滄桑，然思想上的束縛，禮教的固執，專制政治之形成及發達，無一非違背解放之眞諦。我們所謂亞洲文化具有解放一切被壓民族的特質的文化，究竟是指着那一件事呢？

他們所謂物與人的文化的觀念，既是錯誤，他們對於文化的發展史上的觀察，也是錯誤。他們說：現在的世界，物的文化竟代替了人的文化，難道過去的世界是沒有他們所說的物的文化嗎？他們又說：歐羅巴的文化，是最近百餘年興起的文化，這也是錯解了。歐洲的現代文化史，歐洲的物質文化的發展的速度，雖是最近百餘年來的事，然而近代歐洲文化之興起，却是好幾百年的事。此外又如他們說亞細亞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過去的光榮，我們也有了這種感想，不過過去的歷史和光榮，是亞洲過去的人所做的歷史，所得的光榮，你們生在千數百年後的，不自努力振作去顯出你們的能力和光榮，不但是太過自暴自棄，弄到樣樣都不如人，試問還有甚麼面目來對着你們的祖宗？說起祖宗的光榮，豈不是愈顯得自己的醜拙呢？

我們老實的感覺到這一派的人們，對於文化這兩個字

的認識上，太過糊塗。他們懷着一種感情的作用，去號召所謂亞洲的弱小民族，聯合起來，希望能够反抗歐洲文化之壓迫，這種熱忱是很可嘉的。無奈他們錯誤了文化的根本觀念，以及發展的途徑，和目前的趨勢，於是想喚起所謂東方之優美特質，來抵抗西方的文化的趨入。殊不知東方之所以衰敗到這個田地，就是因爲東方人不忍放棄他們所謂祖宗數千年來傳下那些特性特質。現在再來重張旗鼓，把這些三百年來屢試無效而反受害的法寶，去和歐洲的文化挑戰，豈不是不死不休呢？

他們只知道日本是可惡的。然而他們却忘記了六十年前的日本，同樣的受過西洋文化的征服。他們又忘記了今日的日本，不但四百兆衆的中國，沒奈他何，就是目前情況的西洋各國之於日本，也是沒奈他何。然而這是甚麼緣故呢？大約稍能留意過這問題的人，決不會不明白的。

平心來說，這一派的人們之反對西洋文化，和歌頌亞洲的固有文化，他們好像是偏於復古的路上。然而他們看得歐洲的文化只是物的文化，霸道文化，而東方的文化是人的文化，王道文化；他一方面想把這些東方的優點，去救濟調和西方的物狂，一方面並沒有反對西洋人的吾物而東，所以骨子裏，還是走在折衷的路上。

而且把東西文化分爲王霸文化的論調，不只是亞洲文化協會諸君的獨有的論調，國人自從甲午戰後，無時不希望能够利用西方之機械，槍礮，武備，兵法來衛護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王道，所以王霸互用之說，也是一種有了相當的歷史，和一般普通人所主張的學說。但是根本上這種學說既不能免於錯誤，則這種論調和學說的實施，終不外是一種夢想罷。

察哈爾的現狀

（三）

唐尊

建設與實業

察省屬縣既少，經濟見絀，現狀尚難維持，發展如何爲力；以言建設寧非囈語。縱以必需，偶有一二工事，可由該管機關辦理；籌謀計畫，直接交由包商，嚴加督責，亦至便也。何事另設一廳，長川領薪，無所事事，以重吾民之困？省垣各公家機關，不過數間平房，幾條土路；即

有新築舊修，各該機關，不乏總務雜務，稍具常識，已優爲之，何勞煩此建廳大員耶？即使煩之，彼固不肯，且亦不屑也。遑論農田水利，根本未嘗慮及。修路濬河，每事尙賴商民也。省垣如此，縣城亦然。時人謂打倒非空談所可能，我則云：建設更非空設機關所能實現也。

政治不上軌道，實業無從發展，農事方興，催糧正急，索車要馬，時有所聞。水利未興，旱災固所難免；即年逢大有，亦穀賤傷農。小米一斗（小斗），貴時可值一元五六，賤則不過三毛有餘。變化如此，安得不困。商販則既苦稅捐，路局又多所留難，國家根本無調濟誠心。歲歉則任其餓死，豐收則亦聽其腐朽。此關於農事者一也。察北地帶，本屬牧民，牛馬與羊向爲大宗。有司時加剝削，土匪每搶罄群。即令安全保有，入口（張家口）則苦於稅大，殺而供食，皮毛亦無所容。牛羊乳酪，更無論矣。此關於牧畜者二也。農牧破產，購買無力，俄蒙不通，交易斷絕。坐賈苦於稅局而倒閉，行販又困於路卡而絕跡。有無不能互易，金融因而停滯。此關於商業者三也。宣化東南，煤產極富，路政窳敗，既不能暢爲運銷，稅捐過重，亦防害營業進步。城北鐵鑛，蔓延連至龍關，鐵質成數；百分含七五。段氏一度開採，此後無人問津。貨棄於地，自爲可惜，影響工業，亦爲至鉅。此關於鑛業者四也。察省原料現有者爲五穀皮毛，將來者爲煤礦鐵產；工業振興，端即賴此。而鐵鑛之開，渺無音信，五穀皮毛，重爲民困；經營有心，力每不足。坐棄大利，徒喚奈何。此又關於工業者五也。察省實業，原無幾多，即此數種，已受羈勒；而欲民不破產，市不蕭條，不可得也。

教育

察省文化本不甚盛，蓋有歷史遠因：其在明世，乜先瓦剌等部，不時內侵；民人則忙於防守，國家亦重在戰備。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是以有明一代，無可足云。迨及清世，蒙人內附，地方安謐，朝廷開科取士，父兄亦教子應考。舉業之外，直不知學問爲何物。卒之每縣所成，舉人三五，秀才十餘，點綴昇平，奉承孔祀。進士及第，則幾若鳳毛，學問經濟，僅魏果敏（象樞）一人而已！光緒末年，立憲議起，宣化府學，人才濟濟，稍長者送入優級師範，年少者派往日本學習。時才匝年，戊戌變起，優級則僅獲卒業，留日者薄言旋歸。究以風氣已開，非力可抑，從政者大有人在，辦學者亦自此發跡。宣化中學（今改稱察哈爾省立第二中學），即此中人所手創也。過此以往，皆爲現代教育所鎔成，人數較前爲增，志趣自

亦多途，計所從事，教育爲多；而以政治窳敗，未得各盡所能，功罪未便判別，顧視將來之努力爲何如耳！凡此所述，僅就口北立論，口外六縣，猶未足以語此也。文化之低，亦可想見。上略綜昔日學風之衍變，下分敘現在教育之本身。

甲，兩級小學

口北各縣，高小數目，多者七八，其次五六，最少三四；而女校每縣約僅一所。口外六縣，至多一二，或則竟無。其於初級，大縣四五百，次約一二百，再次則百餘；而口外六縣，爲數寥寥，甚至有村學究設教其地者。察省小學經費之來源，除少數學田租金外，如有不足，鄉村則概由農民攤派，城區則稅項附加補足。如此何異苛捐雜稅？而財廳猶趁火打劫，竟認學田爲禁臠，責成官產，必欲勘察變賣，以遂其發財大慾。若非我教界團結反對，幾爲彼輩侵蝕矣！

乙，中等學校

察省中等學校，現有兩種：一爲縣立，一爲省立。縣立者，有縣款或募款之分，省立則全爲教廳直轄。蔚縣懷來二縣有縣立初中，其餘各縣，皆爲鄉村師範；而口外六縣，甚或並此亦無。縣立初中，以方在創始，姑置不論。茲僅就鄉村師範，申述一二：鄉村師範，在昔稱爲單級師範，例皆結束一班，始能再招。每次人數，肄業年限，概視初級小學需要師資之緩急以爲定。所需急，則額多期短；否則數少而年長。蓋以款額有限，正如原水作原湯也。然則此項學校，就其性質，實一初小師資之速成班也。此在昔日，固所應有；但就現在，似非必需。每思初小教育，不能突進，其病根或即在此。雖有二三勤苦自勵之士，慘淡經營，卒於初級小學無補者，未始非以不得已之捷徑，而誤認爲長此不變之正途所致也。欲謀改善，舍招考新生，提高程度，教職學識，務使充實外，其道莫由。省立中等學校，除農專與塞北中學，具有特性外，其餘則一如他省。計有男師二，男中二，男職二，女師二，總共八校；張垣宣化，每類各一。學員數目，以中學爲最，平均約計，每校三百。其次男師，校約二百。次則男職，校亦百餘。最少者則爲女師，每校僅約數十人耳！

丙，就學外省之中學專門大學生

中等學生，就學外省，在昔可謂絕無，近今增至百十餘人。大部肄業於北平，在天津者僅爲少數。此等學生，出外就學，有特別情形者，間有一二；而多數則爲本省取額太少所致。專門學生計僅漢陽兵工廠二人，中央軍校七

八人，東北商船學校二人，天津高工三四人，北平藝專五六人，與警官三四人耳。大學學生，以私立學校爲最多，民大二十餘人，中大十餘人，朝大約二十人，燕大三四人，都計所習，半爲社會科學也。至於國立者，北洋約十餘人，北平工院三人，交大三人，法學院五六人，女大三四人，農醫二院各一人，北大十五人，師大約二十人，清華僅一人。按上所述，察省專門與大學學生，總計不過百五六十人。口北十縣，約占百分之八九，而口外六縣，則僅一分也。此輩學生，多係農家子弟，故尚勤儉樸實，雖有虛浮，實不多見。此殆察省將來之希望乎？

丁，教育廳

設省既成，教廳亦立，郭氏貴暄任是職，時僅年餘，計畫從未着手，爲功爲罪未可遽評。迨後高氏繼長，復兼省委，權力之大，數倍郭氏；倘欲爲善，所志何患不行？詎意彼輩，本其整個政策，蹂躪剝削，即此清白教育，亦不問能否勝任，一味引用私人，教職屢換，校長迭更。甚至校長一席，行賄者至三十六人；是固彼輩之無恥，亦可見高氏之污濁也。張垣女師，人數甚少，於此幼稚之女子教育，一般人尚應維護，使其成長；況司教育之柄，握政治之權者乎？而乃縱公務人員誘脅，從之者任其蹂躪，不遂者或削學籍。察人知之而不敢一言者，一則以名譽攸關，被害人自須維護；一則爲事屬親告，局外人不能爲力也。又高氏對於留學規定，僅限於農教兩科；而留東洋者年金六百，去西歐者不足千元。除去路費，尚餘幾何？況併此數亦不照發乎？是以留日者已歸，去歐者恐亦將返矣！

餘錄

察省政治，壞至如此，國防危急，又復如彼，欲謀善後，應即痛加改革，安內攘外，端賴中央擘畫。縱不念及察民，亦當顧全國家也。在昔張氏攬權，中央無力過問，今中央有整治河北之機，應圖國防之計；察省惡吏，急待撤職；苛捐雜稅，務必盡去。事雖開罪於少數官僚，實有大造於察省民衆。察省設施，權應操之中央，地方政治，尤宜極力扶植，務使上下聯繫，情無隔閡。凡此二點，應於馬上見諸事實，方能談到抵抗，否則，時不我與，恐將再誤也。察省政務甚簡，機關不必多設，祇要負擔減輕，澄清吏治，努力教育，則地方力量自能充實，內蒙藉此鞏固，外蒙方能發展；此雖事關地方，實亦有裨國家。察省地處塞北，原爲國防要衝，政府應有整個計畫，側重軍政。塞北健兒，平時加以訓練；口外牧畜，務求改良馬種；煤鐵礦先開採，工廠即應設置；庶可形成軍事區域，而作

國防之準備。則北徼萬里，雖不能固若金湯，亦不至再蹈覆轍。若仍因循敷衍，視察省爲酬勞之品，對人民如虜掠之敵；卽日俄不侵，久必自敗，熱河陷落，其殷鑒也。（完）

答潘菽先生「關於心理學的預言」

汪敬熙

本刊四十六號上潘菽先生有一篇文章「關於心理學的預言」批評我在四十號上所發表的「中國心理學的將來」。潘先生對於我的話大體上是贊成的，但是以爲我的話是欠「公允正確」。我對於潘先生的批評有幾句回答。

我在四十號上曾說中國心理學者現在走了「教育測驗」及「迷津學習」兩條不通之路。潘先生不以爲然。我先再談談「迷津學習」這條路。迷津學習是個極複雜的現象。現在我們幾乎沒有方法去分析他。所以在現在想從這個現象去研究學習的心理和生理是極少希望的。迷津學習所給的學習曲線是可以使我們比較在各種不同的訓練方法之下，學習的快慢如何。但是這一部分的工作已經有許多人做過了，糖水也榨盡了。至於 Lashley 近十五六年來研究割去白鼠的大腦皮各部分對於他們的迷津學習的影響，這些研究正足以証明迷津的方法是不能用來研究學習作用的神經生理的。他那些『Mass Reaction』『Equipotentiality』的學說，是不是已經自己漸漸收回去了（參看他最近在今年一月的 Physiological Reviews 發表的文章）？現在國內走這條路所得的結果又有什麼呢？這條路是通的嗎？

至於教育測驗，潘先生是懷疑智力測驗的，但是以爲我一筆抹殺教育心理學的測驗爲不對。潘先生並且以爲這些測驗只是技術的方法上的問題。這種技術和方法上，卽使有進步，也和心理學本身無大關係。我的意思不以爲然。潘先生是學實驗心理學的，當然是深知在實驗的學問，技術和方法的進步，與事實的發現和假設的創造有同一的重要。測驗的技術如有進步當然也是心理學本身的進步。可惜教育心理學的測驗實少技術的進步。並且可惜潘先生沒有舉出幾種確有進步的教育測驗來討論。國內近年費錢費力做的那些國文英文測驗又有什麼結果呢？我們是不是應該轉個方向走呢？

論到有希望的路，潘先生是完全承認我的話。不過他

說我語氣之間似乎說此外沒有可走之路。這裏我要請潘先生「公允」一點！至於潘先生是否「公允」，最好請讀者去判定。

預言和懸記只是仙人和佛祖可以做的。在科學上要做神仙佛祖是不可能而且危險的。我前一篇文章的意思只是看心理學界現在的狀態，不免對於最近的將來生些憂慮罷了。潘先生稱之爲預言，是我所不承認的。並且我也以爲這種空談辯論道路是無補實際的。我希望心理學界中的人各個人努力自己的工作，五年十年後再看看自己的工作如何，自己走的路是否得當！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社會調查所出版

吳半農　王子建　韓德章　劉心銓　合編

中國之經濟地位統計圖

定價大洋一元

全套計圖七十六幅，分（一）人口及地（二）富源及出產（三）工業（四）交通（五）對外貿易（六）財政及金融（七）外人投資，七組。材料翔實方法新穎，爲習地理研究統計及留心中國經濟問題者之極好參考資料

吳半農著

中國經濟發展問題之一　鐵煤及石油

定價大洋四角

本書企圖解答三個問題：（一）中國發展之用；（二）在目前中國工業初期化的過程中，鑛業方面是帝國主義占着優勢，還是民族資本主義占着優勢呢？（三）這三種礦物的生產與消費，在中國方面，能否指示工業化底程度？如說能够，中國從這一方面表示出來的工業現在到了怎樣一個程度？

行發　北平文津街三號

獨立評論　第一期至二十五期　合訂本出售

本刊前二十五期，因印數較少，已多有賣絕的。現本社向各地徵求，湊成全部一百份，裝訂成冊，附有詳細索引，最便各地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裝訂分三種，價目如下：

甲種（布裝）二元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欲購買合訂本者，請指明何種裝，訂寄歉向北平本社購取。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十七期出版

本期要目

陳獨秀案開審記……記者

日本的「孤立不足畏論」（續）……楊敬慈譯

赤身入川之前後……丁作韶

藏園羣書題記……傅增湘

中國方志考……張國淦

結束（小說）（續）……靳以

▲每週一冊全年五十冊▲定閱連郵費五元五角▲每冊零售一角五分

社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百六十一號

外交評論

第二卷第四期要目

憲法上的外交權……樓桐孫

日本退出國聯以後……湯中

太平洋委託治理地問題……徐公肅

歐洲現勢之鳥瞰……袁醒吾

世界經濟會議與中國……壽勉成

設立不駐兵區域問題……王德輝

美國太平洋政策的兩個動向（通信）……潘礎基

德意志之軍備現狀……安毅

羅斯福與美國金融風潮……陶樾

書報介紹與批評……徐景薇

外交評論

第一卷合訂本 布面金字 一巨冊 式樣美觀

愛讀者請速預訂裝費奉送

預約辦法

（一）實價每冊二元半（二）預約一律九扣（三）廿二年五月底止（四）國內郵費二角 國外伍角（五）預約處本社（六）來件務請掛號（七）代售處黎明書局發行（八）郵票不折不扣

外交評論社出版 南京土街口壽康里三號

黎明書局發行 上海南成都路大德里

外交月報

第二卷第三期

要目

田中內閣時代之「滿蒙積極政策秘密上奏文」考証……培棫

甲午戰役之顧回（續）……劉奇甫

東北問題在日內瓦會議中的經過和教訓（續）……王冷樵

菲島獨立與遠東問題……蔣長嘯

倫敦海軍會議……王維華

一八九四－一九〇〇美國在華之政策……萬異

經濟制裁與外交……余協中譯

蘇俄對日之軍事計劃……張乃強譯

日本戰時經濟鳥瞰（續）……鑫舟譯

此外撰譯稿件尚多，不及備載。

價目：零售每冊大洋四角，國外五角，預定半年六冊，國內一元五角，國外二元五；全年十二冊，國內三元，國外五元，郵資在內。郵票代價，不折不扣以一角以下為限。

地址：北平西城府右街運料門裡實光門側外交月報社

平明雜誌

第二卷第八期要目

論日本退盟……肇良

日本能保持委任統治地嗎？……疑今

日迫的世界大戰……克林

世界繁榮有恢復的可能嗎？……郝倫

金本位制的危機……孟平

英波煤油爭執……兆蘭

生產教育的理論與實際……吳家鎮

博白民間情歌研究……王祥珩

世界論壇二則……青野

大事述評……編者

嘉德橋的市長（長短小說）……熊式式

價目：每冊二角，三月一元二角二分，半年二元二角四分，全年四元二角八分，

總發行處：北平西長安街大柵欄平明雜誌社

總批發處：北平沙灘楊本賢廣告部

清華週刊

第三九卷第五，六期 文藝專號

要目

開始……宗植

小花的生日……吳組緗

劇情的轉變……的之乍

老冉……候梅

疤痕……崔垂言

愛歌猛忒（葛德原著）……敦福堂譯

白楊先生無望的戀慕（Lord Dunsany著）……柏寒譯

清華大學出版

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新書

書名	著譯者	冊數	定價	叢書
版本通義	錢基博著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百科小叢書
羣經概論	周予同著	一冊	定價三角	百科小叢書
經學抉原	蒙文通編	一冊	定價三角	國學小叢書
柏拉圖對話集六種	張東蓀等譯	一冊	定價一元	尚志學會叢書
西藏佛學原論	呂澂著	一冊	定價四角	百科小叢書
歷史學派經濟學	朱謙之著	一冊	定價九角	
美國警察行政	E. D. Graper著 劉麟生譯		四角	市政叢書
商業航空建設	鄧孤魂著	一冊	定價六角	百科小叢書
空襲與空防	鄒文耀著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百科小叢書
人文主義與教育	薛文蔚著	一冊	定價三角	師範小叢書
幼稚園的管理	葛承訓編	一冊	定價二角	幼稚教育叢書
幼稚園的社會	張宗麟編	一冊	定價五角	幼稚教育叢書
中國學校制度	周予同著	一冊	定價四角	師範小叢書
近世幾何學	E. A. Askwith著 方倹譯		二元	
化學與量子	片山正夫著 鄭貞文譯		二角	百科小叢書
元素之研究	鄭貞文著	一冊	定價三角	百科小叢書
高等植物分類學	杜亞泉編	一冊	定價六角	百科小叢書
下等植物分類學	杜亞泉編	一冊	定價五角	百科小叢書
昆蟲	鄒樹文著	一冊	定價二角	百科小叢書
中藥淺說	丁福保著	一冊	定價三角	百科小叢書
農場管理	楊開道編	一冊	定價三角	農學小叢書
農業病蟲害防治法	鄒鍾琳編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農學小叢書
工業藥品	高銛著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工學小叢書
家計簿記	杜賡堯編	一冊	定價一元	
交廣印度兩道考	Paul Pelliot著 馮承鈞譯		四角	
王安石評傳	柯昌頤著	一冊	定價一元	
近代世界史話	F. S. Marvin著 俞定譯		九角	

*K68—22;3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獨立評論

第五十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出版）

制憲不如守法　胡　適
「憲」與「憲法」　胡道維
蘇俄五年計劃的結算　丁文治譯
清華大學與國恥　衡　哲
作何感想（通信）　厤逸敏
馬克斯主義果眞在德國「詐死」麼？　江紹原投稿

每期定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月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北平圖書館　東亞書局　現代書局　西單君中書社　佩文齋　新月書店（代定）　佩文齋（代定）　景山書社　獨雲書局　志遠書店　青年書店．民智書局　良友公司　立達書局　神州國光社　各朝野書店　摩登教育社　市場售攤及各大學售書處
天津　南開大學（代定）　天津書局（代定）　大生書局　精華印書局
上海　文元書局　新月書店（代定）　亞東圖書館（代定）　光華書局　現代書局（代定）　新中國書局
南京　鍾山書局　中央書店　花牌樓書店（代定）　正中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西北文化書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
開封　派報處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安慶　和平報社　安徽省立圖書館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遠東書局
廣州　中山書店　神州國光社　南華書局　書消費合作社　現代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　新時代書店　代書店　眞美善　金城圖書公司
汕頭　文華美術圖書公司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成都　現代文化社
厦門　開明書店
綏遠　廿一學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
眞茹　新中華書店
山東　荷澤書報代辦部
蕪湖　滬海書局
嘉興　秀橋春華文藝社
杭州　現代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常熟　振華書局
通州　海口百科公司　會文書局
南通　三友書店
合川　新川書店
桂林　永昌公司
威海　吉昇昌書坊

制憲不如守法

胡適

立法院的憲法草案委員會上月通過了「縮短憲法草案起草工作程序」案，其程序如下：

（一）研究時期　四月一日至四月三十日
（二）初稿時期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三）本會討論時期　七月一日至七月十五日
（四）公開評論時期　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
（五）再稿時期　八月十六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六）大會討論時期　九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

這回的憲法草案起草工作需時半年之久，並且公開的徵求全國國民的研究與批評，這樣的愼重從事，比前年的約法起草與通過時的潦草，自然大不相同了。然而我們觀察全國輿論，總不免感覺得全國人對於這回的制憲事業還是很冷淡的，很不注意的。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呢？

現在憲法草案的「原則」十二項已陸續通過發表了。起草的程序已到了「初稿」的時期了。然而我們觀察全國的輿論對於這件事還是很冷淡的，還是很不關心的。這是什麼緣故呢？

我們猜想，全國對於這回制憲工作的冷淡，其原因有偶然的，也有根本的。偶然的原因是在這國難嚴重的時期，大家的注意都在中日的問題，所以制憲事業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反成了一種不緊急的點綴了。

除了偶然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原因：這就是人民對于憲法的效能的根本懷疑。我們讀了報上用五號或六號小字登載的憲法草案委員會的新聞，或聽了他們徵求意見的廣告，總不免微微苦笑，自己問道：「有了新憲法，能執行嗎？這還不是和民國元年臨時約法以來的許多種憲法同樣的添一大堆廢紙嗎？現今不是已有了一部「訓政時期約法」嗎？有了和沒有，有什麼不同呢？那一部八十九條的約法，究竟行了幾條沒有呢？」

這種對於憲法的根本不信任，是今日大家不注意這回的制憲事業的根本原因。而這種根本不信任，完全是政府自身造成的。我們試分析人民爲什麼這樣不信任國家的根本法，可以得着幾種有益的教訓：

第一，官吏軍人黨部自身不願守法，所以使人民不信

任法律。凡官吏軍人黨部感覺於他們不方便的法律，他們都不願遵守。例如訓政約法第六十二條規定中央應以法律限制各種有弊害之課稅，然而在中央權力直轄省分的鴉片特稅，如皖北的畑畝捐，如江蘇的鴉片公賣，中央可曾有制裁的決心嗎？又如訓政約法的原草案第四十二條本規定「人民除依戒嚴法所規定外，不受軍法審判」，這條文本來很妥善；但後來改成了「人民除現役軍人外，非依法律，不受軍事審判」（約法第九條），這一改把「除戒嚴法所規定外」改成了「非依法律」，就把種種絕不應該存在的單行法（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等）都保留下來了！軍人官吏黨部覺得這種單行法於他們最方便，所以他們不惜犧牲根本法來保留那些於他們有利的單行法。又如約法草案第二十九條本規定「凡逮捕拘留人民之命令，除現行犯外，限於法院」；但後來的約法刪去了此條，也只爲黨部官吏軍人都感覺這種規定於他們的權威大有妨碍。又如約法第八條明明規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草案原作「提交法院審問」！）」。約法頒布至今，恰恰滿兩年了，試問這一條約法有一次實行過嗎？——官吏軍人黨部自己不願守法，故不但不許那些於他們不便的條文列入國家的根本法，並且肆無忌憚的違背裏根本法內已有明文的規定！這樣有法等於無法，何怪人民不信任憲法呢？

第二，政府立法之先就沒有打算實行，所以立了許多紙上具文，使人民失去對法律的信仰。訓政約法中的「國民生計」「國民教育」兩章，就是最好的例子。如第五十條「已達學齡之兒童，應一律受義務教育」；第五十一條「未受義務教育之人民，應一律受成年補習教育。」此種條文，豈不好看好聽？然而政府立法時何嘗打算實行呢？立法至今又何嘗準備實行呢？法律的靈魂在於執行；故商鞅變法之先有移木之令，使人民相信他的法令是要執行的。凡多立不行的法律，必使人民輕視法律本身的效能。約法八十九條之中，不準備實行的空文居其半數，何怪人民對國家根本法沒有信任心呢？

第三，憲法中列舉的條文總是空泛的原則，若沒有附加的詳細施行手續，就都成了無效力的具文，這也是中國的根本法不能得人民信仰的一個根本理由。試舉約法六十二條的課稅限制爲例：空泛的說「妨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課稅應由中央裁制，有何用處？要使這一條生效力，必須有明白禁止鴉片烟的畝捐，吸捐，營業捐等等的詳細手續

法。此外如同一條所載的「複稅」「妨害中央收入來源」等項，也都必須有詳細執行制裁的手續。宋子文財長近年在中央直轄各省推行捲烟等稅，其所以有實效者，全靠中央一面能擔保各省的收入，一面又嚴格的擔保商家如有被地方政府複征之稅概由中央償還。若無此種詳細執行的手續，雖有憲法的條文也決不會得人民的信任。課稅如此，其他如教育、如人民權利，都是如此。憲法上儘管規定「中央及地方應尊籌教育上必需之經費，其依法獨立之經費並予以保障」，但政府若無教育經費的具體辦法，若無切實保障種種教育基金的具體手續，那麼，本來獨立的教育經費，如清華大學基金，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尚且可以隨時受侵害，何況那本來不固定的國家與地方教育經費呢？又如約法第八條規定的「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本人或他人並得請求於二十四小時內提審」。此種「提審」手續，至今沒有規定頒布，不但人民不知道如何運用，法院也從來不曾辦過，誰也不知道此種「提審狀」是什麼樣子。此時即使有人依據約法向法院請求提審，法院就根本沒有「提審令」一類的東西！此種無施行手續的空泛條文，是無法執行的。有法而無法執行，又何怪人民對法律不生信任心呢？

以上所說，都要指出人民何以對國家根本法絕不生信仰。此種狀態若無法改進，雖有最完美的憲法條文，終不過與天壇憲法訓政約法等同其命運！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明白這種很明顯的事實。此時未嘗不可制憲，但制憲之先，政府應該要在事實上表示守法的榜樣，養成守法的習慣，間接的養成人民信任法律的心理。這才是憲政的預備。憲政的預備不在僱人起草，不在徵求討論，而在實行法律。與其請吳經熊先生們另起新花樣的憲法草案，不如請他們先研究研究現在已有的各種法律，看看有多少種法令是應該立刻廢止的（如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等）；看看有那些法律是從來沒有執行的；看看有多少種法律是必須編制施行細則方才可以施行的；看看有什麼法子可以教官吏軍人黨部多懂一點法律，多守一點法律。

總而言之，制憲不如守法。守法是制憲事業的眞正準備工作。

一九三三，五，八。

「憲」與「憲法」

胡道維

現在國民政府立法院正從事於制憲的工作，研究「憲法」的組織與討論「憲法」的文章，到處皆是；同時，國人對於國家根本法的錯誤觀念，也表露出來；大部分的人對於「憲」與「憲法」的區別，似尚未具澈底的瞭解。但這却也不是我們中國人獨具的錯誤；即在歐美一般的學者也是將牠們混亂的應用，不常把牠們的區別劃分清楚的。在這國憲草創的時期，這兩個重要名詞的眞諦究竟何在，是我們不能不詳加辨識的。

「憲法」（Constitutional law）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亦稱爲有機法：政治社會要利賴牠（或牠們）才能發生組織，不然就是一盤散沙了。「憲」（Constitution）不過祇是「憲法」的一個種類，一個原素，或一個部分；並且在十八世紀以前，一般人還不認爲是必需的一部分。「憲」是一種有組織的有系統的完整的成文的有機法或根本法；就性質言，「憲」即是憲法，憲法即是「憲」，同爲有關國家組織的有機法或根本法；就意義言，則「憲」要比「憲法」範圍狹小多了。據近代先進的憲法學者柏結斯（J. W. Burgess）說，「憲」的要素有三：曰政府組織法，曰自由保障法，曰主權規定法。所以我們若將這三種法律歸納於一個系統之內而組成一篇先後有序輕重有分的完整法典，這就叫着「憲」——「國憲」「邦憲」「省憲」都是「憲」。例如美國於一七八七年經非列德爾非亞會議所制定的根本法，就是「憲」；現在南京立法院所忙於制定的，也是「憲」。

「憲法」呢？牠的原素，至少可分爲五種：第一就是「憲」，自十八世紀美國成立國憲以後，大抵都認「憲」爲「憲法」的必需要的一部分；但在十八世紀以前，却沒有這種觀念；就是在目前二十世紀的時代，還有些國家的「憲法」並不包括有「憲」的部分在裏面：英國與法國就祇有「憲法」而還沒有「憲」，這要算是最重要而顯著的例証了。第二就是尋常國會制定的用以補充或執行「憲」的法律：比如美國國憲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合衆國司法權應執掌於一最高法院與其他國會隨時得以設立和組織的下級法院。……」。至於下級法院的等級數目組織職權等問

題，國憲並未曾絲毫提及；所以美國國會在一七八九年便通過了一種所謂「司法法案」，對一切法院的組織加以詳細的規定，連下級法院也在內；這雖是在國憲以外的普通法律，却是一種補充國憲執行國憲且有關政治組織的法律，當然是一種憲法。第三便是尋常國會制定的一種單獨的含有憲性的法律；這種法律不但在國憲之外，亦且不是根據國憲而來的，甚或根本就沒有國憲可以作牠的根據；選舉法與文法官考試法，就是很好的實例；選舉與考試實在就是一種官吏委任法，當然是有關於政治制度的，所以也是一種憲法，但是牠們通常都是與國憲沒有關係的，換句話說，牠們不作憲的補充，也不執行憲的任何條文；不過最好的實証，還是要數英法兩國的各種憲法，牠們一方面是有關國家政制的根本大法，一方面又是沒有國憲可據以爲根據的普通法律；英法兩國是祇有這種「憲法」而沒有一「國憲」的。第四便是法庭解釋國憲的判例：從前英國學者蒲萊斯（Bryce）說美國國憲祇要幾分鐘便可誦讀一過，但是現在美國大理院解釋國憲條文的判決案已佔有三百大冊的篇幅了；這是因爲國憲無論如何詳盡，總不能將現在與將來的政治制度與事變盡行週知而加以規定，結果總有許多語焉不詳或絲毫未曾涉及的事體，不能不期待國家施行與解釋法律的機關隨時有以詮釋與訓注；這些解釋國憲的判例，都是可以說是有憲性的法律，換句話說，都是憲法。第五就是有憲性的政治習慣：比如說美國總統候選員必須由各政黨提名，總統任期至多亦祇能蟬聯一次等制度，在國憲與任何普通法律內均無此種規定；完全是一種所謂「政風」；然而上下恪守不逾，其效力與性質正與國憲明定條文不相軒輊。英國的這種習慣更多，差不多整個國體制度都建立在這種「政風」之上。其他各國亦多少有一部分的憲性習俗，這種習俗也就是憲法。

綜上以論，「憲」是個特殊的名詞，「憲法」都是個概括的名詞；「憲」是狹義的，「憲法」是廣義的；「憲」是「憲法」，「憲法」却不一定就是「憲」，「憲法」雖是根本法，但不必定有比普通法更高的地位與效力，往往也不過只能取得國民較高的重視心罷了；「憲」則有自別於普通法的根本性，其地位與效力視其他任何法律爲優越，兩下遇有衝突的時候，普通法的效力就要被「憲」予以打消，一提到「憲」，我們心目中立時有個固定的意象，立即想到一種有系統有組織有邏輯的完整而成文的法典；但是「憲法」的意義却沒有這樣的確定，牠或是指着上述五種原素的一種而說的，或是指着數種而說的，或是指着牠們全體而說

的；各國的憲法彼此不同，其內容的範圍當然也不同，不過大概不能出上述五項的範圍罷了；所以說一憲」固然是一憲法」，「憲法」却不一定是「憲」；十八世紀以後的人，都視「國憲」爲憲政的根本或必需品；其實，有「國憲」的固然都有「憲法」，但是有「憲法」的不必一定有「國憲」，英法就是顯著的近例；並且「憲」是不須有的，「憲法」却是必須有的，因爲所謂「憲法」就是成文的或不成文的國家組織的制度，焉有國家沒有組織沒有政治制度而還能成其爲國家的呢？「國憲」是近代美國人的供獻，「憲法」在上古希臘的時代已經就有了；據說亞里斯多德曾經收集一百五十餘種「憲法」加以分析而著爲一書，可惜此書十九已散失不可復得了；但就其現在尚存的一部分—「論雅典的憲法」—來推論，我們可以斷定亞氏當時所研究的，祇是上古各國的政治制度而不是眞正所謂「國憲」罷了；推之其他任何國家，自古迄今，也未有沒有「憲法」的，不過「憲法」有適宜不適宜與完備不完備的分別罷了；就是我們中國也不能說是例外：漢劉邦初入咸陽，約法三章；唐李淵入關，約法十二條；唐刑書有四種名目，曰律令格式，律令固爲衡罪屓明等威之用，格者即百官有司規定其所常行之事，式者即規定其所常守之法，與西人所謂憲法極相近，特具體而微罷了；唐李乾祐諫李世民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者」；這更可說是憲法的基本觀念了。歷代官制會典刑律（例如宋代則有宋刑統，清則有大清會典大清刑律等）一類的典籍，甚至顯宦奏摺的內部，都可以發見一大部分有憲性的法律。書說命有云「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左傳內也有「今擅作刑器，以爲國法」的話；漢書更曰「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這是說憲法是固定的，應該永遠遵守以爲文物制度的準繩，不應任意增損或刪改的意思。管子內有云「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據漢書張釋之傳，釋之曾謂「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這又是說憲法有高於普通法的威儀，君民均應共同遵守的。古時中國人不但認識有效力威儀高於普通法的特別法，而且在若干地方還隱約的表示按古時習慣法律君王威權也還是受有嚴緊限制的；不然，國語內襄王就不會說「余一人僅亦守府」，公羊傳亦不會有「君若贅旒然」的話了。足見中國昔日不但有散布各方的憲性法律，而且意識上還備具有近代憲法的基本觀念。歐洲古時羅馬人曾認定「憲法」與「普通法」是有分別的，「制憲權」與「立法權」是有分別的；十四世紀的法國人也認

「國法」（"les lois fondamentales du royaume"）與「王法」（"les lois du roi"）是有分別的；十六世紀歐洲一般反君權主義者（monarchomachs）更有「根本法」（"lex fundamentalis"）的觀念，他們認爲這種根本法有高於一切普通法的威權：這便是近代憲法的基本觀念，與上列中國憲法觀念殊無異致。雖說在中國這種觀念因種種關係不曾演化具體而成爲近代式的「憲」，但是中國人心理上既藏有這種觀念，顯見得國內也曾發生有「憲法」，這是我們可以推想的。

十八世紀以後的立憲運動，有形無形都中了美國人的毒，都孜孜以成立一種「國憲」爲運動的終極的目標，以爲有了「國憲」便已爲「子孫萬世之業」奠定基礎，從此可以「高枕無憂」「坐享太平」了。其實憲政制度只須有「憲法」，不必定須有「國憲」；「國憲」至多亦只能作「憲法」的中心與憲政的樞紐，絕不能盡「憲法」憲政的能事；我們要是預備制定「國憲」，絕不應將所有的憲性的法律一齊擁擠到「國憲」裏面去而加以固定的規定，很可以劃歸一部分到「憲法」的範圍裏面去，很可以保存一部分留待普通法加以規定。世界上最大的「憲」，莫過於紐約市的市憲，長至一千數百頁，然而牠在已往被人破壞的史實也就令人不忍卒讀了。歐戰後的新國憲，大抵規定綦詳；但是這些國家的國人遵守國憲的精神，却遠遜於一般有成文憲法的國家的人民。我們最好的殷鑑，莫過於法國：從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五年，法國至少也經過了七種國憲，每一種都是很完備而且有很嚴密的組織的，在制憲的人們看來都是可以「永矢咸遵，垂之无極」的典型，但是結果總不到幾年就被人束之高閣了；直到一八七五年，國會有鑒於前此之失並且因爲環境的壓迫，才簡簡單單的通過了三種個別的「憲法」：一種是關於參議院的組織的，一種是以總統衆議院及內閣爲對象的，一種是規定政府公務官員彼此的關係的。在制定的時候，誰也不想他們這種掛一漏萬的工作會有長久的壽命；但是結果都遠過了他們的期望，至今已差不多施行有六十年之久了，並且牠們的力量與穩固性還是有加無已的。大抵國憲的規定愈詳確愈精密，則被破壞的機會亦愈多亦愈易：這是歷史上的教訓，希望吾國人有以注意及之。

蘇俄五年計劃的結算

張伯倫原著　丁文治譯

本文載在四月份外交季刊 Foreign Affairs。作者爲 H. Chamberlain 是一個久駐莫思科的美國新聞記者，對于五年計畫的批評，似乎很公道。所以我翻譯出來介紹于我國人。

原定爲五年後來縮短爲四年零三個月的蘇俄五年計劃，於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滿期了。現在回顧，我們覺得這種用極大的方案來統治各種經濟的社會的和教育的活動，實在是俄國革命史上三大事件之一。其他兩件當然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的布爾雪維克革命，和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寧新經濟政策的採用。各方對於五年計劃的看法很多！有的認爲是世界經濟的出路，有的認爲是蘇俄對于他國的恫嚇和挑釁，也有人只把牠看爲做不到的夢想。然而各方注意蘇俄的視線全集中於該計劃的成敗。同時五年計劃正和空前之世界經濟恐慌相值，所以更引起各方的注意。

雖然我們尚缺少這計劃的最後幾個月的數字，但我們已經可以將他成功失敗大致作一結算。顯然的，我們不能歌頌牠是絕對的勝利，但也不能輕視牠爲完全失敗。因爲國外的和國內的環境所限制，這計劃發展的方向與原計劃者所預料大有不同。原來的目的，本想將工業和農業同時發達；想在工業上增加出產量，同時提高一班人的生活程度。但是實際上農業是爲工業而犧牲了。同時那些明顯的大規模的工業建築，是靠着那同樣明顯的生活程度的降低而成功的。五年計劃所最昭著的成功，是在國內分佈了幾個大的新式工廠和動力廠，是吸收了許多農民加入新的公共農場，是避免了已往三年西歐和北美所遭遇的廣大的工人失業和建設事業的不振。這計劃的顯明的失敗，是不能給一個平常蘇俄國民以充分的住食和製造品。蘇俄是逃避了那廣大群衆的失業了；但是蘇俄所遇的難題，是多數工人和農民在國內的流落。他們不是找那儘多的職業；却是找那缺少的糧食和住屋。這足見建築大的新式工廠比較的容易；要使這種工廠管理得有效能，却是困難。用消滅富農爲恐嚇來吸收農民加入共合農場比較的容易；想充分利用農場勞工的生產力來解決歷年糧食的缺乏是很困難

的。

從籠統的印象說到具體的事實，我們知道有一部分的工業出產——特別是煤油農場用車和機械製造，已經超過了原來的估計。但是另一方面，基本工業，如鋼鐵，如煤，却比預定估計落後很多。預定的一九三二的生產爲鐵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鋼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煤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噸。但無論如何不能做到。按照蘇俄公佈的數字，一九三二年頭十個月只出產鐵五，一〇〇，〇〇〇噸，鋼四，九〇〇，〇〇〇噸，煤五二，四〇〇，〇〇〇噸。有幾種消耗品工業，最著的如紡織工業也是比預定計劃落後。

蘇俄的工業生產率，每年約增加百分之二十，但是一九三二年的增加率已經降低爲百分之一三，八了。我們雖然可以說蘇俄原有的工業產量微小，這種生產增加的速率，不如在有大生產量的國家之足驚人。但是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增加實在是很快的速率。縱然這種生產因爲品質不好還須折扣計算——這一層近年更爲利害，因爲新成立了許多工場使有過訓練的管理人工程師和工人更爲缺乏——但我們總不能不承認蘇俄在工業化的路上很迅速的邁了一大步。數年之後，等到那幾種現在正在建設，和正準備建設的大工業完全發生效力的時候，等到那些妨礙蘇俄大工廠的困難減輕的時候（即使不能消滅）蘇俄工業生產的進步一定更加顯明。

五年計劃之結果，農業的進步較工業大爲遜色。共產黨首領說到農業上的成績，喜歡指明農民組織上構造上的變更。例如用一五，〇〇〇，〇〇〇農家組成二一，〇〇〇農場；國家農場總面積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畝（華畝）之大；建築了二，〇〇〇個供給鄰近公共農場保藏曳引機的大車站。

但是，國有或是公共農場和曳引機站本身不是，也不應該是，發展農業的最後目的。牠們的功用祇在生產糧食。從這觀點上看來，蘇俄的農業離希望還是很遠。五年計劃原定的耕地畝數爲二，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華畝，但是現在只有二，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畝。一九三二預定本年（一九三三）農產收穫爲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噸，但是照現在計算這項產量無論如何必定較預定的少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噸。耕地的差異比較細微，而收穫上的差異如此之大，這正是表明蘇俄農業上的根本困難。因求產量的增加，往往犧牲品質。每年因缺乏牲畜和勞力，耕種的土地比能收穫的土地多。每年有多量的穀類蘿蔔

糖等等遺棄在田地上面。

似這種大規模的損失，在昔日農人單獨耕種土地制度之下是沒有的。除此之外，更有對于土地照顧不良的困難。這都使我們感覺農業上同時要集產化和機械化，實行比理論困難的多。私有土地制下的種種原素是經營農業極重要的獎勵，直至今日，雖然經過許多試驗，還沒有找到牠的替代品。所謂取締富農階級，實際是消滅農民全體的百分之四至五，也產生了慘痛的結果。因爲通常富農是最優秀的農民，他們的生產能力遠在他們人數比例之上。

目下蘇俄農業上最嚴重的問題是畜牧農場。一九二九年的冬天，蘇俄的畜牧業曾受過一個嚴重的打擊。農民一部分爲着反抗强制集產，一部分爲着農產品被强制購買，沒有充足的食料飼喂，所以全國牛的四分之一，羊的三分之一，猪的二分之一全被農民宰殺了。這種重大的損失至今還沒有多大的恢復。去年冬天小規模的屠殺耕牛又復發生。特別是烏克蘭地方像是陷入于惡化的循環：耕牛減少，因之耕地面積也減少。耕地面積減少又影響於耕牛的減少。

農業狀況既是如此的不健全，原來計劃所定的城市消費量，猪肉每人增加百分之二七、七，雞蛋增加百分之七二，牛乳品增加百分之五五、六，絕對沒有實現當然是在意中的。因爲家畜缺乏的結果食品減少本來是不能免的。加之都市發達得太快，尤其是有大工廠的地方；又因國外貿易的需要將所有能够輸出的貨品包含食糧在內，運輸到國外去交換機械和工具，所以蘇俄的食糧問題更形嚴重化了。

五年計劃對于價格成本和工資的計算完全失敗了。計劃的原來目的是求工資逐次的增高，同時生活費減低的結果能使眞實收入增加。後來的結果是貨幣工資高出於原計劃所料。但是如果單憑貨幣工資之增加就說生活提高了，那是錯誤的。因爲更重要的是盧布購買力之跌落超過了工資之增加。蘇俄近年的公佈統計，對於生產成本和每人食品消費額大都忽略不提。但有許多無可懷疑的事實。食糧券分配的日見減少，市場上糧食價格的奇昂，就在許多糧食比較便宜的地方，所食的東西也很惡劣並且缺少多種食品的調和。在許多地方最簡單的食品如糖如茶葉完全不能供給。所以就糧食方面說，大多數的蘇俄人民比較五年計劃實行以前困苦的多。共產黨是最不信神怪的，但是一方面家畜減少，一方面人口增加，除非是神仙，纔能够使都市有充分的食糧供給。

在金融方面，却有超過計劃的惡結果。按照原定計劃去年的盧布流通額應爲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但是現在流通的貨幣却有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多。蘇俄每年編製預算，總把減輕成本看得太容易了。等到預算所估計的成本減輕不能實現，只好求救於印刷機器，來補預算的虧空。因爲紙幣的濫發和糧食製造品的缺乏，物價逐漸的提高了。這當然在自由競爭的市場上最利害，但是國家所經營的合作社也不能免。事實完全把生活費減低的計劃打倒了。通常蘇俄人民所有的紙幣遠超過他們所能交換的食糧和製造品。所以有一個笑話說：「蘇俄人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因爲他們有錢不知怎樣花。」

因爲蘇俄政府急需外國貨幣的結果，在莫斯科和許多大的都市產生了一種雙貨幣的記賬制度。最完備的旅館飯店和商舖只肯受用外國錢幣。這種政策的結果當然更減低了盧布的價值，因爲最好的貨物只有那少數有外國貨幣的人才能享用。一種貨物凡是能用外國錢或是用盧布都能購得的，其價值上總有很大的差異（盧布法定價值約兩盧布合一美金元）。這是很明顯的表示蘇俄官吏所欲定的盧布價值遠超過了盧布的實際購買力。人民用盧布購物，既受種類和數量的兩層限制，民間私下發生一種以物易物的交換。政府對之雖然禁止，但是無法禁絕。例如製釘工廠有時避免複雜的政府分配機關，把幾箱釘子直接去交換相當的紡織物，麵條，點心，和其他的應用品，因爲釘子是蘇俄很缺乏很寶貴的東西。

現在蘇俄改革幣制的空氣很濃厚。如何可以實現，還不明白。不過因爲盧布的購買力沒有一定的標準，包工制和工資等級差異大部分失却了效力。薪水的多寡工資的大小，現時在蘇俄沒有多大的重要性。決定一個人的生活不是靠他能賺盧布的多少，而是看他能分到多少實質的東西：他所能住的房屋，所能購物的店舖，所能吃飯的食堂，和他放假時所能休息的地方。

在五年計劃開始的幾年有些外國人和蘇俄本國人總當牠有一種極樂界的希望。他們以爲五年計劃完成之後一切困苦和貧乏都可以免除了。實際情形完全不是如此的。五年計劃不過是蘇俄新經濟史上的開始，將來繼續這計劃的艱難正不亞於已經過去的時期。當第二個五年計劃（一九三三年初到一九三七年底）開始進行的時候蘇俄政治家遭遇到三個非常急迫的難題。

第一個難題，最急迫的難題，是如何使農民願意工作。唯有如此，才能解決現時的糧食缺乏。過去的幾年蘇

俄人民的耐苦的能力是共產政府極大的本錢。空前的國家工業建設是用困苦和貧乏交換得來的。但是這種過分的耐苦是有危險的。一個不精通馬克斯唯物主義的人也能了解高的生活程度與高的勞工生產力是不可分離的。精巧的專門技能一定要有高的眞實工資。一個俄國工人，吃慣了苦的，再感受共產主義的宣傳，也許甘受這許多尋常的苦痛，如住房的擁擠，食物的惡劣，買東西的挨次等候。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蘇俄工人，能否有和西歐或美國工人的同樣的生產能力，很是疑問。

共產黨首領最近想種種的方法來增加糧食供給。向農民徵收的麥子，肉類和其他產物的額數已經減低了；市場的交易也比較的自由。各工廠的糧食也不僅僅限於由中央機關供給，政府常常勸導牠們自己開拓鷄場猪場和兎場。生產方面也特別注重到消費者，尤其是農民的需要。以前在冬天政府總用强迫購買的方法，在一定價格之下買盡了農民的生產剩餘，但是現在漸漸的用一種有定額的徵收來代替前法了。這些方略是否就能變更農民的心理，而使農產量增高，目前還不能斷定。由冬季到春季糧食的供給，總是少的。等到這時期度過以後，我們或者可以知道詳盡一點。

第二個難題雖然不如此明顯，然而也是十分重要的。凡是到蘇俄工廠裏看過的人，都知道蘇俄最缺乏對於管理員，工程師，專門家，和技術工人的教育和訓練。以上種種的缺乏雖然不是消耗和損壞機械的唯一原因，但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這種消耗與損失最終還是影響到人民的生活程度。蘇俄政府運用五年計劃所建造的大的新式鍊鋼廠，機車廠，汽車廠，和化學工廠，令人想到試騎劣馬。駕駛的人要跌好幾交纔能够把他制服。

第三個問題是蘇俄與其他大規模出產的國家所同有的。在世界經濟恐慌的時期，在價格低落市場縮小的環境之下，如何取得合算的受付結算。一九三一年蘇俄貿易的入超爲二九四，二〇〇，〇〇〇金盧布；一九三二年的最初十個月入超更增加了一三五，七〇〇，〇〇〇金盧布。同時期蘇俄的輸出額比一九三一年減低了百分之三一、五；輸入額減低了百分之三五，一。共產黨時常誇口，說世界經濟恐慌到了蘇俄的邊界就停止了。眼看見一年一年的過去，而糧食和製造品的缺乏不稍減輕，這種誇口的話越過越不足信。不錯蘇俄是避免了那失業潮流和工業的停頓。但是蘇俄工人生活的困苦情形，在任何其他的國家都不能比的。國內需要的糧食必須省下來輸出國外，消費者需要

的輸入品必須禁止，這都是蘇俄生活程度降低的原因，都是因爲蘇俄輸出品不如兩三年前之多，價目也比兩三年前低，這都是世界經濟恐慌直接的結果。在最近期內蘇俄減輕人口的壓迫和改進生活程度的機會是要靠着資本主義方面商業的轉機。這話聽起來很像矛盾的，而實際上却是眞的。因爲資本主義商業能有轉機，物價才能增高，金融才能活動。反過來說，如果蘇俄經濟進步，在世界市場上購買力增加，於世界經濟當然也有很好的影響。

五年計劃所發生的社會事業也不可忽略的，近幾年來，對於舊的價值標準和習慣全根本推翻了。蘇俄地面上風景的變化就是這事實的結果和表現。五年前曾有一位尖刻的外國觀察者，把蘇俄社會組織的革命和城鄉裏物質設備的很少進步來相反照。現在這種觀察是與事實不符的了。莫斯科的風景差不多天天在那裏改變。金頂的大教堂被拆毀了，新的公共建築完成了，舊的街道也放寬了。差不多無論在那一個大的城市裏，我們不但看見幾個大工廠，並且有成行的磚砌的新式住屋，與革命前平民所住的小屋棚正相反照。

與五年計劃同時發生的是絕大的人口遷移。這也是五年計劃一部分的結果。有的從鄉間移住都市，有的從舊的區域搬到那幾個大的工業中心。在從前纏回遊牧民族所漫遊的草地，建築了偉大的鍊鋼廠，在高加索高原上成立了國立農場。這都一定要影響到舊日生活的習慣和方法的。

我們不可以把五年計劃單認爲一組死的設計和方案，或是幾所死的磚瓦洋灰的建築。牠是一齣很緊張的活劇。很少的蘇俄人民生活上沒有受這計劃的影響，無論這影響的好壞。這計劃烘動了全國青年的意想，而且把蘇俄聯邦變爲青年的出路。（因爲出身貴族或是富產階級而受排斥的當然除外）。從少計算，有權力和責任的職務因爲這計劃比以前多了兩三倍。新工程師，技術助手，教員，農業專家，工商業管理員的需要因爲這計劃而無限量的增加。牠使得在蘇維埃制度之下的社會流動性更大，使得一個尋常的人更容易從下級進升上去。專門人材的造就往往因數量而犧牲品質。很少的蘇俄青年工程師能做與美國或是西歐的工程師一樣好的工作。所得的物質報酬也不如他們。可是他們都覺得有他們的機會。蘇俄人民最近數年的生活雖然困苦低下，但是有一件事我們不可忽略或是輕視。蘇俄人民免除了這次世界經濟恐慌中的一幕大悲劇：就是許多受過高深教育或是訓練的青年男女在社會經濟組織變動

之下找不到職業可做。

這計劃並不是沒有牠的黑暗和悲慘的方面。我們不由的想起那些富農從家鄉逐出，單身或是携帶家眷到很遠很苦的地方去做粗工：那些工程師和教授被控爲不忠實或是怠工潦草了被送到集中罪犯的帳棚裏去；牧師教徒眼看他們的教堂被人拆毀，來建築反對派的偏執的新信仰的住屋。五年計劃正如同俄國革命本身一樣，是一齣極大的社會劇。不容我們用數字來計算牠賬目中的幸福和痛苦。在這種劇變的時期中，幸福和痛苦的帳目都是很長的。

已經完成的五年計劃對於國外有何意義？兩年以前流行一種意見，以爲五年計劃會產生一種大的「紅色貿易恐怖」；蘇俄出產的低廉貨品將傾銷於世界市場。這種預言已經爲事實證明不確了。蘇俄一九三一年的輸出比一九三〇年減少了百分之二一、七；一九三二年最初十個月的輸出比一九三一年同時期的又減少了百分之三一、五。照現在所知道的情形，一九三三（五年計劃的最後一年）將成爲蘇俄多年來輸出最少的一年。一九三二的輸出價值較一九一三的半數還少（一九三二年最初十個月的輸出額爲四六一，四〇〇，〇〇〇盧布，一九一三輸出價值爲一，五〇六，一〇〇，〇〇〇盧布）所以眞的「紅色恐怖」不是傾銷，而是蘇俄不得不減少牠在國外的購製到最小限度，因此國外的機器製造者喪失了一個好的主顧。

五年計劃除引起上述的恐懼外，還給許多經濟學者一種希望，以爲有組織的經濟計劃可以立刻救濟現時的經濟恐慌，並能防止將來經濟恐慌的再現。但是實際上蘇俄過去數年所成就的工業進步與精確平衡的計劃並沒有多大關係。原計劃的預算和執行其中有不少的很顯明的錯誤。如果蘇俄經濟制度的成敗是要看實行與預算是否完全相符，那麼我們的判斷一定說是失敗的。例如做計劃的人對於交通需要完全計算錯了，所以雖然實際上一九三二年的貨物運輸已經超過原計劃所定的數目而貨物運輸在國家經濟生活中至今還是一個弱點。按照去年（一九三二）的預算，應該出產八，五〇〇，〇〇〇噸生鐵。但是實在的出產量只有四，九〇〇，〇〇〇噸。觀察今年的情形，鋼鐵出產比計劃要低百分之四〇，煤的出產也要低百分之三〇。有這樣長久性的錯誤的計劃只可以說是猜想或是希望，不能說是計劃。更不能表示蘇聯已經有編製平衡的準確的國家經濟計劃的技術。很可笑的是蘇俄計劃每種物品在一年之後或五年之後要出產多少，往往計算數字到小數點以下很多位，而每個工廠常常胡亂的改牠們工作的計劃。

過去四年零三個月蘇俄對於經濟史的貢獻不是在那精確的計劃，而是在把整個國家生產的工具集中於一獨裁政府之手。工業建設的成功，和同時提高生活程度的失敗都可用這個來說明。對於蘇俄的計劃經濟的試驗，我們可以作無窮盡的研究討論。但是除非有國家整個採取蘇維埃制度時（目下還沒有這種趨勢），計劃經濟足供我們研究的很多而能使我們仿效的很少，因爲牠原是共產黨獨裁政治的肢體和作用。一個必須遭遇普通選舉的政府想要求人民作如同蘇俄完成五年計劃的犧牲，或是想實行那種農業集產和取締中農的政策都是不可能的。

俄國，至少是蘇俄，有一種空氣能使觀察牠的人好用過火的名詞。這是五年計劃往往在國外受過分的稱頌或是過分的攻擊的理由。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的蘇俄和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蘇俄並沒有多大差異。蘇俄並沒有因爲五年計劃有幾部分的成功，而成爲地球上的樂土。也沒有因爲計劃的幾部未完成而致崩潰。將來回顧起來，這第一次的五年計劃祇是這種進行的起始：——要將蘇俄變爲高度工業化的國家，有建築得很好的都市，有很密的鐵路，電話，電報網，有高量的糧食，衣服，慰籍品和必需品的消費額，這種進行大概需要本世紀的大部分，方能完成。蘇俄的假定以爲國民的生活可以用大規模的經濟計劃來規定，恐怕要在很遠的將來才能證明是否眞實。目前蘇俄經濟行政的難題雖然很多而且很麻煩，他們絲毫不必害怕生產過剩。沒有一種經濟生活不是需要遠超過供給。等到蘇俄所出產的主要食糧和製造品在量和質上都能同美國和西歐比擬，那才是這種計劃眞正的試驗。那時候計劃的人纔可以有機會顯出他們的眞本事：能令生產和消費相均衡，能把已經發展足了的工業的資本和勞力，立刻運用到缺乏牠們的工業上去，使得工業循序的進步，不發生貨物跌價，建設停滯，工人失業。但是當我們看着許多蘇俄店舖裏面的空架子，我們知道這樣的證明，還在距離很遠很遠的將來。

清華大學與國恥

——清華大學二十二週年紀念日演說詞——

衡哲

今天是同學們回來慶賀母校生辰的日子，我反來說牠

與國恥的關係，似乎有點殺風景。不過仔細一想，清華大學與國恥，實在有一個特別的關係，我們愛護她的人，又怎能不說一說？這個關係是，清華大學的存在，乃是三十三年前的一個大國恥的紀念與象徵。記得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有人問起我是不是賠款學生（ Indemnity Student ）時，我總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慚愧與羞憤。這個感覺，在我的心中，至今還不曾消滅。

我的所以慚愧與羞憤，也不一定是由于中國在庚子年打了一個敗仗。世界上儘有光榮的打敗，也有羞辱的戰勝。鴉片戰爭即是一例。我凡遇見英國人時，從來不羞愧的對他說，『是的，那次中國是被你們打敗了，所以我們便不得不買鴉片！』我說的時候，面上覺得光彩，心中覺得驕傲。因爲我知道那次中國的打敗仗，是世界歷史上稀有的一個光榮的失敗，而英國的勝利，也是世界歷史上稀有的一個羞辱的勝利。

但庚子年的失敗，却與鴉片戰爭不同了。因爲牠暴露了中華民族的三個大潰瘍，把國恥從內心裏顯現了出來，故牠不但是一個失敗，幷且是一個羞辱的失敗。這三個潰瘍是什麼呢？

第一是愚。要不是人民那樣的愚，怎能產生那個義和團，相信靠了符咒的力量，能把天下的洋人都殺盡？要不是政府大臣那樣的愚，怎能相信這些愚民的胡說八道，還要給他們以鼓勵與便利？要不是西太后那樣的昏聵，光緒帝那樣的低能，怎能相信那些胡塗大臣的胡塗說話？一國之中，上自帝后，下至羣衆，愚到這樣的地步，那還有不闖亂子的嗎？

第二是弱。既然闖出亂子來了，那麼，就錯到底吧，就學着英國的鴉片戰爭，頑硬到底吧！這樣，在强權世界中，我們倒還可以占到一個地位。不幸我們又是那樣的弱，弱到洋兵一到，便如嬰兒見了狗狼一般。闖禍的帝后，是抱頭鼠竄的逃走了；闖禍的王公大臣，也彎着腰爲洋兵洒水掃街道了；愚而弱的老百姓，也忙着掛順民旗，做他們的德國民，法國民，日本民，……去了。

愚了，弱了，闖了大禍，受了大辱，賠了肥肥的一大筆款子了。要是能像六十年前法國人民那樣踴躍捐輸，把賠給敵國的款子一口氣還清了，也還像個樣子。而我們却又是那樣的窮，窮到要人家可憐我們，把賠款退還我們，窮到要拿這個記念國恥的金錢，來辦最高的教育，來送青年學生出洋讀書。即以我個人而論，假若不是靠了那個賠款學額，我便要連那一點求學的夢想也達不到。這是何

等難受的一個境地！

三十三年是輕輕的過去了，現在我們又遇着第二個國難與國恥了。我們且先看看國內，看看那三十三年前的三個大潰瘍。但見患是依舊如故，而弱與窮則又加甚了幾倍。我們再看看國外，則見三十三年前的那個國際形勢，是已經改變得不認識了。老大的土耳其，既已不再爲我們做替死鬼；而國際競爭的焦點，又早已從巴爾幹半島和北非洲移到太平洋的東岸和中國的本土。我們現在是不能再靠着在三十三年前，曾經救過我們的那個國際形勢，來苟延殘喘了。我們看了這兩個情形——國內的與國外的情形——應該發生什麼感想，尤其是我們這一羣受過那個三十三年前的國恥的恩惠的人？

我個人的感想是這樣的。第一，我們的自身既是一個大國恥的象徵，我們便應該加倍的努力，以期能把這兩個新舊的國恥掃除廓清。第二，我們努力的目的雖然不止一樣，但我以爲人格的修養，却是最爲根本的。假使一個人的人格站不住，那麼，無論他有多深的學問，多大的才能，多強的體魄，也不過如老虎添了翅膀，只能加添他的禍國殃民的能力，是講不到洗刷國恥的。在現代的社會中，這樣的有翅老虎是舉眼即有，所以我很可以不必多費時間來舉例子。

講到人格的修養，我以爲沒有比孟老夫子的三句話說得更爲切實，更爲高明的了。他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現在再替他加上一句，『大名不能惑』，因爲爲了求名的緣故，一個人把他的人格墮落的，也未嘗沒有。我們欲求這四件人格上的大成功，却又須先注意到一個更爲根本的條件，那便是，先把自己忘了。一個人所以貪錢，貪名，貪權位，無非是因爲先把自己做了人生的中心點。假如我們能把自己的種種享樂，放到一個角落裏去，把國家與人道，移置到我們生命的中心點來，我們便將立刻感到一種恬淡靜寂的味道，覺得身心自由，不爲物役了。我生平最佩服兩句話，常把牠們當做個人物質生活的金科玉律。那兩句話是，『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這眞是幫助我們遣忘自己的一個最合理，最近人情的好法子。我們若能做到這一層，我們的人格還有不向上的嗎？我們洗刷國恥的志願，還有不能達到的嗎？

人格修養的問題，當然不是單對自己一人而言。一個人是不能不與社會發生關係的，而青年又是不能不有他的理想的。但這個理想到了現實的社會，尤其是中國的腐敗

社會，包管你十碰十釘子，十個鼻子十個灰。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應當取一個怎樣的態度呢？我覺得我們對于社會，是有了解牠的義務的。因爲我們的目的，既在把牠洗滌，把牠提高，那麼，除去了解與同情，我們又怎能幫牠的忙呢？但同時，我們又不當輕易與牠同化。關于這一點，法國的科學家，居里先生，說得最好。他說，「要是一個人的讓步太少了，他必得受到摧殘；要是讓步太多了，他又成爲一個沒有骨氣之人，他將看不起他自己。」我們對于社會，似乎也應該取這個態度；而我們讓步的多少，却又應該看牠對于我們人格的影響。因爲那是我們立身處世的唯一的與不變的標準。這樣，即使我們因爲讓步太少而受到壓迫，而至于喪失朋友，而至于喪失生命，我們至少總做了一點開路的工作，使繼我們興起的人，知道那裏是站得住脚的，那條路是可以走的，雖然我們不能及身走到目的地。

我要對同學們說的話，豈止這幾句？不過這一點點的意思，却是我多年的經驗與觀察的結論，也是我所視爲人生的最根本的問題。所以我現在特別的把他提了出來，用至誠和熱情，奉獻于我們負著兩重國恥的十字架的清華同學之前。希望你們在煆鍊身體，增集智識，培養才能的種種爲國爲人的努力中，不要忘了這個更爲根本的努力；要不然，我們的一切努力，便將立刻有製造奴隸人才的危險了。

一九三三，四，二十九

作何感想

（通信）

麻逸敏

編輯先生：

前些日子各報盛傳被日軍槍殺的北寧路某站長不幸未死，同時有封信寄來。我願意同胞明瞭羣衆的眞象，所以把原信一字不改的寄到獨立評論。不知大家讀了以後作何感想？

麻逸敏

……津門拜別，兩月於茲。兄在此兩月內所受痛苦，較前在皇姑屯爲尤甚。國軍退却時，公私物品多被搶劫。敵軍退却時亦復如之。車站公欵因會同洪警務長送至教會保存，尙未被劫，是亦不幸中之幸也。敵軍號稱「救國軍，」流品至雜，多非善類，既無訓練，焉有紀律？名爲四旅，

每旅不過百人。似此幾百烏合之衆，竟使我軍數師望風潰退，不戰而放棄灤東。敵軍已退却二日，我軍今日始至。旬日間兩易得失，雙方均無死亡。如此作戰，實所罕聞。然而兩翻進退，姦淫搶擄，無所不爲，灤東已無噍類矣。兄目見耳聞，實所痛心。灤東失地雖已恢復，將來如何殊難逆料。離站既格於局令，在站又危險萬分。敵軍司令官因到口時兄未與歡迎，致招不滿，前因無有歷車，曾令兄親赴秦皇島取借，其淫威概可想見。此次幸保平安，來日憂患方興未艾，尙不知伊於胡底。處茲外患益深，當軸者泄沓如故，毫無整個計畫，戰又不戰，和又不和，熱血青年犧牲寧有代償？飲痛之餘，謹陳積悃，甚望弟等有以教我。

兄口口口

二八，四，二二，

馬克斯主義果眞在德國「詐死」麼？

江紹原投稿

——譯電檢閱記之一——

四月二十五日我讀華北日報時，發生了一個小小的疑問：此報所載某譯電，中云德國新總理希特勒氏在門興講演，曾說馬克斯主義雖然正在詐死，它不會因詐死便不滅亡。馬克斯主義詐死！好個古怪的消息啊！

怕又譯錯了呢！我一面想一面攤開英文時事日報來看。然而我這次失望了，國文本並沒譯錯。吹毛不見疵，又見一具臥地詐死的馬克斯主義英裝屍，晦氣啊晦氣！

人在上午聞見了假死屍臭，到了下午，頭腦還是會清醒的。「不信馬克斯主義會假裝死亡，」我想道，「而且從我較閱某氏宗教史英德文本的經驗看來，這假裝或佯爲，定是髣髴之誤。把德文原電找來看吧。」

天津德華日報到手之後，我知道我完全猜中了。這一吹毛，罪過無量：毛開屍去，只餘二疵，一華一英，楚囚對泣。

（一）四月二十五日華北日報譯文

「慕尼斯二十三日亞細亞電」國社黨地方要人等，今日在此地舉行會議，總理希特勒，與閣員高貝勒與弗尼克，特由柏林來此蒞會，希氏出席，會衆加以熱烈歡迎，希氏當衆發表一贊助和平演講，謂事實言之，德國係需要和

平，故德國必須盡其力之所能，以維持和平，但是，同時德國尙須堅持一切國際事件，德國與他國受一樣待遇，關於內政各事，德揆力言，政府之抵制馬克斯主義競爭，永遠不能減力，雖然馬克斯主義，在今日佯作滅亡，但此種僞詐行爲，終不能保全其不消除，德國國民革命，在德國內政外交未徹底改組之先，決不停止，歷史非由傍觀與中立之人所成立，其建設必爲富有競爭心理之人，國民社會運動，已自任爲德意志二十年歷史與文化之保護人，並爲德國將來文化之前導，建立新永久的榜樣，使吾德人民之紀錄，仍居世界文明國之先烈，末云，國民運動，非爲謀現時之利益，但希望日後國人予以公道之裁判云云。

（二）同日英文時事日報英文電譯文

總理希特勒氏，今日於歡呼聲中，出席國家社會黨各區領袖人物之會議時，以毫不遊移之措辭，作一贊助和平之講演。希氏力言德國需要和平，並將盡其所能以維持和平，但同時德國堅持在國際政治中世人須以一平等份子待遇之。希氏復轉向內政，云政府決不緩和其對於馬克斯主義之鬥爭。即使馬克斯主義現正佯作滅亡，此並不能救拔之出於確然的消滅。德國對內對外關係徹底改組前，國民革命決不能停止。「歷史非彼徵溫與中立之輩而是決心奮鬥之人所造成。國民社會運動，已自任爲德國二千年曆史與文化之保護人，且將爲德國將來文化之傳聲器。此運動將產生永不磨滅的新華表，使我民族在文明國中居於最前列之紀錄，得以保持。」結束時，氏云國民運動所圖謀者，非現時之利益，而是將來世世代代之裁判。

（三）同日德華日報德文電譯文

上星期日，總理希特勒氏在門興市，對國家社會黨諸底層領袖，講演德國無條件贊助和平之努力。開場歡呼既畢，總理說明德國將盡其所能以維持和平，然德國同時堅持在國際政治中世人應以一平等份子待遇之。關於內政，氏云政府決不緩和其反馬克斯主義之鬭爭。縱使馬克斯主義髣髴已入眠，該主義終被鏟除前，此項鬭爭決不告終。全德國「對內和對外」關係通體改組前，國民革命，決不能中止。「歷史非彼徵溫與中立之輩，而是始終準備奮鬭之人所造成。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現已成爲德國二千年歷史與文化之保護人，且將爲未來的德國之傳聲器。此運動將產生不可磨滅的華表，使我民族能保持其在文明國家中居於最前列之紀錄。」結束時，總理闡明國民運動非爲目前一時的利益而工作，而專靜候將來世世代代之裁判焉。

「髣髴」之句，經楊震文董人驥兩教授証明無訛，時在四月三十日下午一時。

獨立評論第一期至二十五期合訂本出售

本刊前二十五期，因印數較少，已多有賣絕的。現本社向各地徵求，湊成全部一百份，裝訂成冊，附有詳細索引，最便各地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裝訂分三種，價目如下：

甲種（布裝）二元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欲購買合訂本者，請指明何種裝訂，寄款向北平本社購取。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爲平中僅一之報紙。每週尙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縷述。

定報價目

「本報」每月一元一角「國內郵費合[illegible]」寄日本及其[illegible]」每月一元[illegible]角[illegible]每月二元九角「[illegible]」每月[illegible]一角

社會研究叢刊第十四種

日本之棉紡織工業

王子建著

定價一元二角

附統計表三十種插圖十五幅

棉貨侵略是日本對華經濟侵略中很重要的一種，歷年日貨輸入值中，向以棉貨占最重要地位。但是日本，並不是棉產國，怎會有這樣堅強的侵略能力呢？這便是本書所要討論的。書中詳述：（一）棉業組織的內容，（二）勞工狀況及工人能率的高下，（三）生產成本的分析，（四）棉貨供求的比較，（五）向外發展的前因後果。所有推斷，全以精確的調查統計作根據。文中於縱的方面着眼于歷史的推演，橫的方面主重英美情形的比較，讀此一書，對于日本棉業發達的因果，必能昭然若揭。非但可供我國實業家作借鑑，也是關心國際經濟者的重要參考品。全書約八萬言，附錄有系統的詳細統計表三十種，插圖十五幅。

△總發行▽北平文津街三號

社會調查所

東北月刊

第二卷第四期

要目

論中蘇貿易……劉紹周

英美遠東政策之索引……旭湃

「日滿經濟統制論」之探討……石橫

日本退盟後之南洋羣島統治問題……馬毅

暴日侵佔中之東北農業……孫欲齊

東北消息……應文

外國人在蘇聯之權利地位……王之相

現代關稅戰爭的展望……向金聲

社址：北平地安門外後海廣化寺內

定價每月一冊二角　半年六冊一元一角　全年十二冊二元

代售各埠各大書坊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十八期出版

本期要目

美俄日的三角關係……楊敬慈譯

世界經濟會議之使命……謝強譯

國家何以存在？……石質譯

梁質人年譜自序……湯中

談岑春煊……一士

春天……劉水

▲每週一冊全年五十冊▲定閱連郵費五元五角▲每冊零售一角五分

社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百六十一號

Z62
4